

康有为遗稿

列国游记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地球第一
古物

七·上海人民出版社·

金字塔 塔名神

半七丈横星后于

之山四百英光二

千四百尺横星大地

塔中塔

秘首人身才各星士

丈为以百尺身

校方刻石

上石以

五马与塔

成甲二月更生



EGYPT.—The Pyramids of Khéops and Khéphren with Camels and Cattle. — 12.

康有为遗稿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列国游记

(沪)新登字 101 号

责任编辑 王有为
封面装帧 傅惟本

列国游记

——康有为遗稿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医科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8.75 插页 12 字数 430,000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08-00370-X/K·96

定价 38.00 元

1340

THOUSAND ISLANDS

INDELIBLE PHOTOGRAPH
FROM RECENT NEGATIVES

加拿大聖勞倫斯河
 千島群島
 遊
 庚生以光緒
 二十五年己亥三月



一八九九年三月游加拿大聖勞倫斯河千島群島



一九〇四年四月游錫金時土庫贈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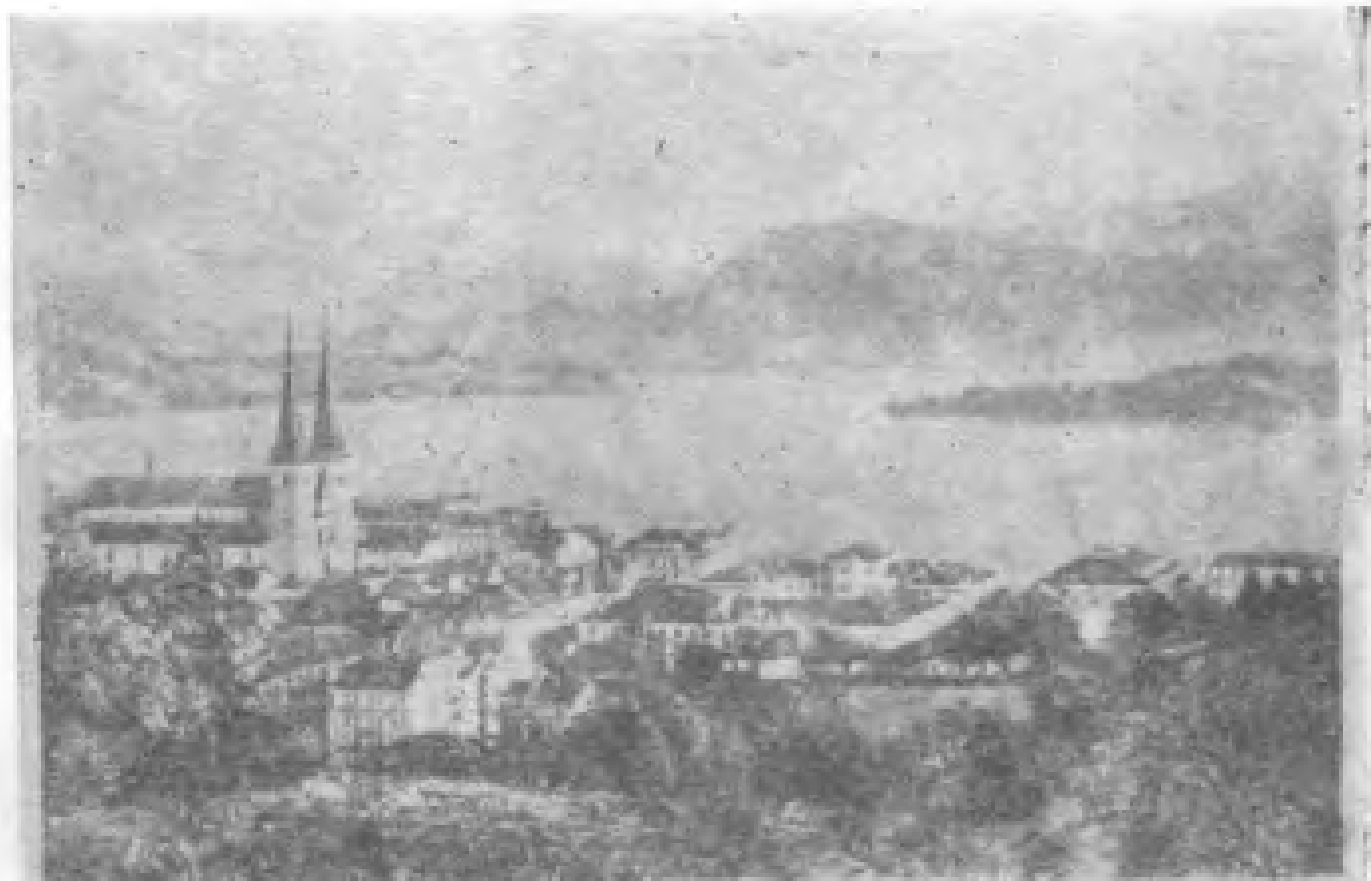
一九〇四年五月游意大利那不勒斯



一九〇四年五月游意大利罗马



一九〇四年五月游瑞士卢塞恩



此乃在瑞士之盧塞恩市
湖名曰瓦爾登湖

一九〇四年夏游瑞士盧塞恩



十
教
殿

一九〇四年七月
游丹麥哥本哈根

一九〇四年七月游丹麥哥本哈根



一九〇四年七月游丹麦哥本哈根

光緒三十四年七月十
五日遊忘天影之
美蘭祝大寒
念物華年大人
之新借以爲壽



一九〇六年七月游意大利米兰



一九〇四年八月与女儿康同璧同游德国波茨坦



一九〇四年秋游比利时滑铁卢



一九〇四年游荷兰海牙



一九〇五年五月游美国芒特弗农
 国为华盛顿住宅



一九〇六年八月游奥地利蒂罗尔州



一九〇六年游德國紐倫堡



一九〇六年秋起游瑞奥斯特哥尔摩居避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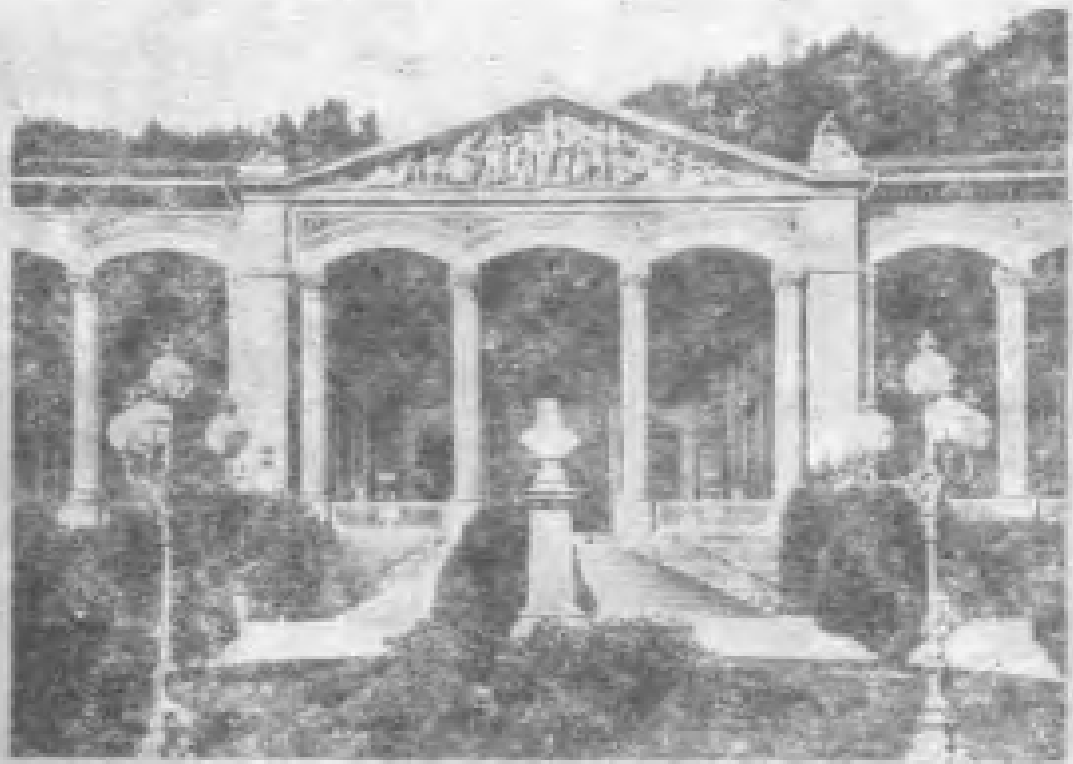
德意志海堡
一九〇七年

一九〇七年游德国海堡

聖蹟圖
 光緒戊午七月廿二日
 文士遊古蹟
 大地宮
 志遠亭
 此園自耕步致後以爲奇
 久遠之轉方以補寄
 庚戌十一月老書



一九〇八年七月游希臘雅典



一九〇九年夏游德国巴登—巴登



一九一〇年五月游日本京都

《康有为遗稿》出版说明

康有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戊戌政变后易号更生；张勋复辟后又号更甦；晚号天游化人。广东南海银塘乡人。生于1858年3月19日（清咸丰八年二月初五日），卒于1927年3月31日。

康有为一生，著作浩瀚，据《万木草堂丛书》目录所列，有经部十九种；史部六十四种；子部二十六种；集部二十八种，共一百三十七种。然业经刊布者大多系经部，而史、子、集部作为零星单本刊出，年代久远，流传不广，且多有刊落。

一九六一年，康有为家属康同凝、康保庄、康保娥将家藏多年的康有为遗稿、函札、电稿以及书籍、图片等捐赠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其中不少是未经行世的康有为的手书稿本，对开展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是一宗颇为有用的资料。为提供学术界及广大读者参考，特编辑一套《康有为遗稿》。已出版的有《康有为与保皇会》、《戊戌变法前后》。其他如《万木草堂诗集》等，也将陆续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十月

FJ18/11

编者说明

戊戌政变失败后，康有为于 1898 年出亡海外，至 1913 年始返故国。足迹所至，环球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所见所闻，撰成游记。

1904 年 6 月，康有为自香港启行，历意大利、瑞士、奥地利、匈牙利、丹麦、瑞典、荷兰、比利时、德意志、法兰西、英吉利十一国，是年冬，于加拿大撰《欧洲十一国游记》。然印刷出版者仅二种，一为《意大利游记》，初版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一为《法兰西游记》，初版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此后，《不忍》杂志一至十册陆续刊登有《突厥游记》、《欧东阿连五国游记》（塞耳维亚、布加利亚、希腊）、《补德国游记》、《满的加罗游记》。

近年，康有为弟子蒋贵麟将上述已刊游记加上新觅得《印度游记》一种，合成《康南海先生游记汇编》一册，由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出版，为现今康氏游记综合之本。

本书所辑除印度、法国、满的加罗、希腊、塞耳维亚、突厥、补德国游记诸种已刊外，另有缅甸、巫来由（马来西亚）、暹罗、丹麦、英国、补英国、瑞士、荷兰、德国、奥地利、比利时、补比利时、瑞典、西班牙、葡萄牙、挪威、补法国、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游记，均为未刊。且多为康有为手书稿本。已刊游记诸稿经与台湾刊印本相较，文字出入颇大，亦可供校读。

整理时，凡原有纪年均注在标题下，无纪年的则根据内容加以考定。

凡原有标题一律照录，原无标题的由编者酌加。

凡康氏手迹均用“*”号标出：缺字和无法辨认的字用“□”号；缺字字数不清的用“[上缺]”、“[下缺]”；所有夹注、旁注、眉批等均置“()”号内；错字改正用“< >”号；衍文用“〔 〕”号；补字用“[]”号。

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有丁义忠、朱仲岳、陈明江、俞淑珍等同志，最后统由沈宗威同志校点审订。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

一九八四年十月

目 录

一、印度游记*(一九〇一年)	1
二、缅甸国记(一九〇三年).....	61
三、暹罗国记(一九〇三年).....	64
四、巫来由记(一九〇三年).....	68
五、瑞士游记*(一九〇四年、一九〇六年、一九〇七年)	70
六、德国游记*(一)(一九〇四年)	88
七、英国游记*(一九〇四年)	184
八、丹墨游记*(一九〇四年)	228
九、挪威游记*(一九〇四年)	247
一〇、瑞典游记*(一九〇四年)	252
一一、比利时游记*(一九〇四年)	272
一二、荷兰游记*(一九〇四年)	283
一三、法国游记*(一九〇五年)	298
一四、奥国游记序*(一九〇六年夏)	344
一五、补德国游记*(一九〇七年)	386
一六、补比利时游记*(一九〇六年)	428
一七、满的加罗游记*(一九〇六年)	440
一八、西班牙游记*(一九〇六年)	444
一九、补法国游记*(一九〇六年)	499
二〇、葡萄牙游记*(一九〇七年)	511
二一、再游匈牙利(一九〇八年).....	524

二二、塞维游记*(一九〇八年)	527
二三、罗马尼亚游记*(一九〇八年)	531
二四、突厥游记*(一九〇八年)	536
二五、希腊游记*(一九〇八年)	568
二六、补英国游记*(一九〇九年)	581

一、印度游记*

一九〇一年

中国人之游印度者，自秦景、法显、三藏而后千年，至吾为第四人矣。然秦景、法显、三藏自北路行大陆来，逾越天山、葱岭至克什米尔而入印度。吾自南路跨大海来，经星架坡、槟榔屿至恒河口之卡拉吉打而入印度。海陆之程各万余里，然大陆艰难，风灾冰雹，头痛身热，故六朝唐宋时，非高僧艰苦者不敢远游。今则海道大通，自粤来卡拉吉打者，月有汽船六艘，海波不兴如枕席上过。粤之木工、履工集于印者数千人，吏于卫藏或商人多假途出入。岁月相望，视如门户。然而无一人记印度之教俗、文字、宫室、器用，发其祖父孙子，镜其得失派别，以资国人之考镜采择，以增益我文明，则谓未尝有人游焉可也。黄懋材者，尝作《轺轩纪程》，颇能考藏、滇之山川，而不能言印度之教俗，盖非深于教俗政治者不能游也。夫印度者，大地之骨董、教俗、文字、宫室、器用至古，为欧美文明祖所自出，文明所关至大也。与支那交通二千余年，自身毒竹杖、菟酱始入中国，及白马驮经而后，佛典大译，浮屠新义，及幡幢铙钹大行于中夏，以增长文物知识。夫物相杂谓之文，物愈杂，则文愈甚。故文明者，智识至繁，文物至盛之谓。支那之文物无所加于印度，故印度之智慧不增，至今手食地坐，衣无缝衣。印度之文物大入支那，故支那之文明更广。心学灵魂戒律塔寺是也。盖娶妇必择异姓而生乃繁，合群必通

异域而文乃备。惜二千年之游印度者既极寡，或有其人，皆佛法之裔，仅传佛之经典，而于印度之政俗、婆罗门及诸教之瑰异，皆不及考。举印度至古之文明而委弃不收，此则二千年来最可叹惜痛恨之事也。吾昔于佛典中辑《婆罗门教考》，后于戊戌之难不存。然古今殊异，不经身亲目击，而但据残文以考大教，岂有当哉！今驱驰印度中八千余里，蒙沙犯尘，举耳闻目见而亲考之，乃皆为中土数千年所未闻者。恨不识梵文，不携传记，无从疏证引伸，自知脱略，亦何足言！惟举四库著录，无言印度近事者，姑纪日月所游，述其所见，庶几中土人言印度者，有所参稽云尔。其次编言印藏边事者，姑俟异日焉。孔子生二千四百五十二年为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康有为自序。

孔子生二千四百五十二年为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日，明夷子始至印度之卡拉吉打。先是久居槟榔屿英督署中，经年，槟地暑多疟，吾病累月，乃决居印度雪山中。且以印为大地第一古国，旧教如麻，及英新变政，必有可考观而益中国者。乃坐渣甸金生船以十月二十七日去檳，次女同璧通英文可任译事，携璧及妾婉络、黄榕生、吴积仁及仆妇阿娟行。英巡捕官派巡捕十数人列植码头，驱逐闲人，用官船送至大船而返。同富以足疾，与有四弟、李棠皆遣回粤。二十七日二时，船行槟榔屿口出海峡，回望全屿，苍苍山脉，自后直入，横列如屏，前铺坦地，雄秀独出，又握孔道，宜为南洋之巨市也。居此年余，望如故乡。渐出海峡，两山夹翠，西通印度，东达诸华，为海中第一通道。古者自隋、元两朝征爪哇，明郑三宝下南洋外，鲜有过之。中国泥古少变，不讲殖民之学，久设海禁，故坐以南洋之地让人也。

二十八日二时，船行二百二十二英里，海浪如镜，风日晴平。但回首中原，去国日远，怀思惘惘耳！船主出印度图及恒河图、印度铁路图，相与考证。同船二英女出阿尔兰非利群岛诸影画

洞观。弱肉强食，天演自然，而惜非利群之阿军鸦道自立之不成也。

二十九日二时，船行二百八十四英里，船主出大吉岭影画相示，见雪峰插天表，铁轨盘岭上下，楼阁冠山，为之神往。海上时见小岛，晚过烟打问士岛(Andaman)，是岛长一百四十英里，广十四英里，狭处四英里，起经度十一度二十五分至十三度三十五分，纬度为英伦之九十三度(海中据英图)。自緬之仰光西旁非顿(Phaeton)山脉走数千里，出于海面斜西行，盖护印度者也。入印度海，此为大岛矣，名丫巴力尽呢士(ahoi)，印之野人居之，无衣服，下体仅有一带，色如酱，其始食人，今英以为移罪人之地，立都会于悲顺呢士，有二官及二医生焉。山多虎，船夜行其旁，犹闻虎啸声。

三十日二时，船行二百七十四英里。

十一月一日，船行二百六十四英里。

二日晓起见黄水，十二时入恒河口，船缓行，千曲百折，两岸绿树平畴，茅檐瓦屋，绝无寸阜，酷似吴淞、津沽，盖大水下流多如此也。至五时抵卡拉吉打，行一百二十英里，为印度之都会焉。自槟屿至印凡一千一百六十英里，自香港至印度三千一百二十英里，凡为中土一万二百九十六里，汽船行十六日而至也。恒河发自罽河，沿须弥山东行，纳五河之流而入海口，广百里，其旁分十数支河入海，广七百里，如山东九河入海形。印人称恒河，古者译音甚正，英人名之曰坚治，亦如江水，欧美人名之曰扬子江，此由扬州人先作译人，以其扬子江为长江名，而今欧美人沿为定称，不必其得真也。久读佛典之恒河，今亲渡之，与之习熟，如黄河大江，已恍然如见古德说法时矣。船泊公园前，因投信巡捕官，故候次日乃登岸。晚望公园，车马杂沓，上岸少游，地平如掌，灯火如繁星丽天，弥望十余里，夹以大树，此则伦敦犹逊

其繁丽，盖公地旷远，印地所独也。船上多暇，与船主按印度沿海图，自卡拉吉打循海南一百二十英里巴拉疏(Palasar)，自巴拉疏循海南四百英里至睨除劫不担(Vizagapatam)，是市人三万二百，又循海南四百四十英里至密他喇士，人民四十万，有巡抚驻焉。当南印度之南，铁路四达，自加拉吉打、孟买外，为印度第三大都会矣。印度万里，惟此有僧，凡□□万□□人，庙塔瑰伟，盖摩诃末教入印之后，惟南地未灭尽佛法，余此及锡兰也。吾已遍游中、东、北印度，奔走万里，访问皆无，后有寻佛迹者，惟来此及锡兰乃得见耳。自此循海南行一百四十英里，至呢格不担(Negapatam)，为南印度之极，印度地平如掌，此乃舌尖矣，人民五万八千，亦一都会也。自此行三十二英里至天助即渡海，凡三十海里至锡兰矣(吾已西冬游之，见后记)。锡兰本与印度大地毗连，中隔海不及一英里，水深仅三十五英尺。呢格不担有颇眠奶士灯塔可相望也，但水浅不能行汽船，故绕行三十海里。若自加拉吉打至锡兰之哥林布都会，凡海里一千二百，船行四日程也。自呢格不担西南循海行七十英里至挑秩沟(Tuticorin)，人民二万，少南至码刀喇(Madena)小镇，为南印度之极。自加拉吉打汽车踏行三十六时可至，印度地平长如舌，此为舌尖。自此沿海渐西北行，复至孟买矣。

三日六时登岸，入克兰(Grend Hotel)大客店，若克兰店之大者凡有三，正棧皆无室，外棧仅余二室，非其上也。住其近街园者，日每人八卢卑，此三店为印之大客店矣。从人日三卢卑，店日须十五圆，其至小者亦须五卢卑以上。其营构四层，若壮丽则逊于欧美远矣。卢卑重三钱二，而汇来用星坡、香港之银重七银二分者，每百仅得一百四十卢卑或一百三十有奇，是每卢卑值中国、港、坡银五钱或有奇矣。计每一卢卑赢水一钱八分，但此一端，英政府之以此获利，何可算哉！是时吾在槟屿携有美国金

钱，值银千圆，檳屿之价大金四十三元半，中金钱半之，小金钱又半之。至印则大金钱仅值六十卢卑，中金钱三十卢卑，小金钱值十五卢卑。及游印度内地，则一中金仅值二十八卢卑或二十五，甚者值十五卢卑，所亏至十之一，否或不用，故各国无不用本国钱币者。昔经美及伦敦，皆沿途易其国币，本国皆赢其汇水，惟中国不然，恐不可及，此不可不亟改者也。卢卑之圖法大厚，略如中国中银钱（三钱六分重者），体小易握，亦与古五铢等，实便民用，胜于七钱二分者也。自印度以西至俄国哈萨克、波斯皆行用之，亦广大矣。印度圖法每一大铜钱名卑士，印人名卑沙，如香港之仙士也。每一卑士可易亚打卑士二枚，亚打者半也。每一亚打卑士易时机卑士三枚，时机卑士如香港之小钱，值一钱者，其至小矣。铜钱凡三等，皆无孔，四卑士为一烟拿矣。银钱凡四等，小者曰叨烟拿，重四分，易大钱八枚；倍之曰科烟拿，重六分，易叨烟拿二枚，为大钱十六枚；又倍之曰半卢卑，重一钱六分，可易科烟拿二枚；又倍之曰卢卑，银钱之至大者矣。每一卢卑易半卢卑二枚、科烟拿四枚、叨烟拿八枚、大钱六十四枚，有铸银局铸之。其银币多自千卢卑少至五卢卑，无一二卢卑者，其银级以倍，其数以四起算。吾以中土十进算法较之，其算一数，而印法五倍中法之时，其算数不便，远不如十进者也。

印度之马车，比欧美、日本价为极贱矣。惟马车有四等，单马车第一时十二烟拿，次时六烟拿，后同。双马车第一时一卢卑，次时半卢卑，后同。单马车平人坐之，若上等人必坐双马车，无坐单马车者。盖印旧俗贵贱悬殊，其王之士大夫至今尚多皆坐双马，不与其民同，故成为特例。至上则有火马车，但坐一人，褥饰皆高嵌精美，后可立二人，盖印王及其贵人出入必有从弁，执金杖二柄立其后，以示威仪，故来印之英官及游印之贵人，必从其俗，而用大马车，别用二马车在前后，盖呵殿之旧俗也。此

等每一租用必四卢卑，此最上者，真为印之特俗，而欧美所无也。最下为街马车，坐数十人者，每人收五卑士，不论远近，若易一车，则收六卑士，若易二车，则收九卑士。

吉埠船至，即有土人托名客店接引，照料一切导游，在店中侍食铺床，如侍者然。室中器物店主亦一切附之，然实非店伙也。其人皆须通英语，上者日给一卢卑或十二烟拿，导游一切无不熟识，凡游印者，皆携一人，用至去时为止。自余印人皆操印语，无通英语者，若不用之，即雇车亦不能，一步不可行矣。是日早膳后，即命马车先至书店购印度全图及都会图、印度官制政考、风景图五者，吾乃漫游都会，客店临大道，门外公地，马道交错，夹植大树，凡十里许。左为总督署，中间巍楼四层，前后园林，四方四门，如禁城然，体制崇闳。右数里许为石城，近河，英人备印变之所，有事则官与兵入焉。循大道绕行三十余里，崇楼巍阁，相接弥望，复出至河，盖英人所居，环游过半，惟印人所居者未至焉。是日游公园，但游万货场。一公园大三里，临河有亭翼然，顶累宝相七层，左右及后环以石阑，作龙身而人首，后门作两天神，以一白石雕成，大数丈，高冠相好端严，如中土金刚形，盖印旧物，极玮怪矣。引水曲折，长松短桥，杂沓回抱。是日值休息，衣香人影，游者蚁集，园外大道，车马如龙，极目无际。万货院极大，仅游其半。其果则有石榴、核桃，皆与中国全同。鸟则鸚鵡、孔雀甚多，孔雀一对，雪羽襍，可爱甚，仅取九卢卑，价极贱矣。印人食无可取，惟糖物甚多。

印度宫室最为奇伟，楼阁二三层，高皆十数丈，门户洞敞。欧人宫室之制全出于印，惟顶皆平，广袤动十数丈，厚尺许，以灰沙盖之，四边作孔以泻水，顶上多作小亭。他地台甚少，印度则无屋非台，即极小之屋亦然。新到观之，甚耸耳目也。惟道仍不修，多有堆垃圾于通衢者，骡马既多，雨水又少，扬尘飞屑，颇甚。

臭秽，过之掩鼻，大风则黄尘眯目，有类燕京。至夏雨潦大至，雨水塞道，高尺许，行人皆绝，英人治之百余年，而治未至也。冬时以雨少，故草木皆作尘土色，殊少绿润之致，略与北地相等，游一日即已厌苦矣。

四日游吉埠，内偏印人所居地，则湫隘污秽，衣服怪异，别一世界矣。其市道甚窄，其店高广无过五六尺者，深不过七八尺，人皆席地，卧有矮床，而坐无寸几。店陈百货，数人蹲坐于中，虽大店皆是，日售货金数千，而其规模仍如此，遍游全印及其舍卫勒挠故都亦无异者，被英化久而不少改，亦可异也。疑当日旧俗限制工商，故贱抑之耶？店上皆有楼，则人家所居，筑必以石，髹必以白，墙必雕花，门外必栏，诸户罗列，而门常闭，颇类上海，然而壮丽过吾中土远矣。男女耳多饰环，或累十数，鼻唇或亦有小环。少女皆赤足，闻自廿六岁以上始可穿履，盖亦旧制，长裙近地，绣布裹头，垂曳至足，若中人之家，则妇人无出门者矣。男女衣皆红黄色为多，男女皆无裤，男子以一白布裹首，又以一布缠身，又以一布缠下，左右搭绕，余者下垂，凡布三匹，而冠衣裤皆备，不待一针一缕，盖一身皆天衣无缝者。行则男女皆以手曳衣或裤，碍事甚至。昔在北京游雍和宫见喇嘛以一匹赤布缠绕作衣，吾令解而视之，未经针缕，今乃知本于印度也。佛法袈裟之制，亦以数尺布蔽其前后而斜搭肩上，盖亦无缝之制，巫来由人衣多如此，不意印度文明而其愚竟与巫来由人同。尝见波斯人，问之亦无裤，盖衣服之修齐有裤，大地惟欧美及中国耳。经英化百年时，有曳英履、穿英服者，而身首足之间，必有一二缠绕拖曳，不肯全衣英服，彼俗既久，殆以是为美观而不肯改欤！阗阗喧阗，百货挤壅，高楼有三四层，上有弦歌声，惟无酒楼食店，仅鸡卵羊肉，盖其王及士夫皆不出，惟市井首陀之贱族就食焉，故无美食也。惟神庙极伟丽，是日访问佛寺得一所，墙壁以五彩玻

璃为之，顶用圆塔五座，中大四方小相轮十余层，殿门平顶用三成，上乃雕刻。殿前二亭塑菩萨像，如中土。前开方塘，佛像仅二尺，纯白石为之，其伟丽皆中土所无也。又游一摩河默庙，殿阁崇严，全嵌白石，层阶数十级，黄铜为门，为园甚大，杂花环大方池，池四角有白亭，中有一小庙，园墙用波叠形，髹黄色，门榭顶一一皆平台，可游登也。其小巷截竹为瓦，编芦为墙，蓬头垢面，相望于道，盖印人惰于力作，日有少得，即不事事，不求赢余。其食人各铜盘一具，上置饭及绿豆，菜架厘。富者或猪或牛，以手取之，然亦无常食，随意食糖果，即已果腹。雨亦无伞，听其淋漓，晴则卧地，相与曝日，以油涂身，遍地蜷伏，有如羊豕，色黑如锅，眼圆如铃。今中土所传罗汉像，盖其种也。身亦短小，与香港所见之印兵相远，盖印兵皆选自北中者。昔误印人身体高长，到此乃知不然。物皆戴于首，或负于背，与孟子所谓负载于道路同，盖古俗皆然也。傍晚车过印人戏院，因入观之，院之帐幔、房宇已用西式，其乐用铙钹，啾慢不赴节，其乐人迟缓难测，每一出后，隔一时半时，乃演后出，盖脑根怠缓，习为固然，故但知诵经事神，而不能趋事赴功。用其人亦如无心肝者，忽尔闲游半日一日不顾，或高卧地上不恤，故英人谓用印人二三人，不如用中国一人，其绝无志气，惰于作业，真亡国之余民也。苦行俭嗇，其道太艱，需用无多，故艺业不兴。推所以然，一因地为热带，故精气涣散，以致其人神气怠缓；一因旧俗辨种，上种刹利为王、婆罗门为士，其下种首陀为商，至下种□□为农工，积数千年未尝养生易种，故其人愚俭苦艱，印人之能苦行冠大地者，亦其习俗使然。行之甚易，苦恼如此，信为五浊世界，宜佛之投生其间以拯之也。若世无苦恼，何待如来？又印度二百余国，言语、文字各自不通，即今言语分四大种，文字尚分十九大种，其小者不计矣。以缓怠无气之性质，懒惰极嗇之作业，至愚之知识，不合之人种，

而与方兴坚劲明敏之英人斗，宜其立灭也。今灭国百余年，而旧俗分毫不少变，其愚而不知大势如此，其灭固宜。中国人之尚气急功，勤作智巧，合种同心，与印度相反，实有自立之气势，自欧人外无如中国者，近者风气甫开，人心大变，与印人之灭国百年而不少变者，亦相远矣。然所见皆印下等人耳，若其上等人聪明雄伟，此印度文明所以为地球之先，不可以所见者该之。印之最不良者在人类分等，不如中国人类平等，此真孔子之大功耳。

五日，英官皆约于是日相见，盖三日为礼拜六，四日为礼拜，皆无约见之礼也，三日巡捕总监派官先来，不遇，并于是日见之。凡见警察总监、海关长、总督书记长，巡抚书记长、波颠连两长，如吾中土藩司、首道之比，权甚大。皆知吾旧事，甚相敬待，而波颠连尤殷勤，吾自槟屿来印，携四十响长枪三枝、短枪六枝，须经此四要官发文书，验准允许，乃能携带。盖英治印法，不得携枪，常人带一枝者，必须此四要官允许，乃可携行。贵要虽至印督，亦不得过三枝，其法密如此。故中土人作工于是，忿恨相斗，只暗携铁尺，与美之三藩、息士高迥异，可以见英人驾驭印度之法，故百余年安枕无警也。举印度二万万人，而为官至高者，仅至高等法院之次等判官，余各长官及各地长官皆英人为之，无用印人者，而印人贴然，亦可想其治法矣。印中英官署甚广大，书记长所治孟加刺民政署，高六层，广数百丈，用吏人三千。各署门皆立印役，衣红衣，大金线带，缠首布，大署则役较多，或至数十，客至皆起立举手。本官见客于办事房，相见握手，移几送至房门，在私宅见则送至宅门。

六日早，游隔河颇多叨根植物园，逾河五英里乃至。有长桥百丈亘恒河上，园周二十七中里，大亦至矣。印度植物皆备，临恒河上，正对故印王故宫园林，烟棹楼阁，颇极大观。有上长木名租土，如桃榔葵类，其干有鳞甲盈丈，甲大数寸或尺，有垂藤千

足。大树，名宾臙因，荫方广四十丈，高八丈五尺，种一百三十一年矣。乃大藤本，既上复下垂，分布四方，有若千足，积久皆成合抱，小亦拱把。大干积多藤相合，遂有卅人之抱，一树同本，望若百树，望之枝干繁多，若千百树之大林，实一树之千百化身，可名化身树也。昔在丹将敦岛，见此甚多，但无其伟大，计南洋多有之，印度则诧为异观耳。又有树独干上峙，弱枝下垂，婆娑护干，叶如五爪金龙，其高数丈，望似枝叶之柱，亦异种也。以赴英巡抚茶会，故早归。三时至巡抚署，四门洞开，园林千步，中为崇署，规模之壮，略同总督。是日总督不在，巡抚大会印王，吾到时，署门外崇阶数十级，每阶二人对立，陈列英印兵千数，威仪严肃。是日客皆由后门入，吾不知误入前门，其武吏不知，带吾绕行小路小门入，吾以巡抚所请乃客也，不肯行，当大众争之，不得，吾则还归，其事太哗。乃有一弁接吾绕至后大门，规模亦与前门同，上崇阶四五十级，巡抚夫人出接，称巡抚方见印王未暇，因延吾与女同璧在诸贵夫人座中观礼。即在巡抚座旁，见前列文武百官，皆衣礼服，重行左右坐，小者在南左右立，文武官之南，则印王百数，亦左右对坐，其后立者，则诸印王之贵臣也。堂深百丈，直至前门，皆铺红布，坐立皆满，近巡抚左右数丈者，亦有印王十数人，此则印度头等大王，故位最高。巡抚衣金绣礼服，坐于木方亭上，亭高尺许，方广丈余，上置银交椅，脚踏虎皮，体制略如中国宝座。后立红衣兵十二人，皆执金戈，威仪严整，满堂肃然，如入《王会图》也。书记长官旁坐，先立起呈册，请巡抚演说，巡抚起立演说既毕，复南面坐，则一官带领印王朝谒。印王北面由中道上，至前三鞠躬，举手。一官口赞某王朝见，其大者巡抚起立与执手，小者则坐受之。每王行礼毕，一官呈二银碗于巡抚，一贮银钱，一贮银色之糖果，巡抚亲以一小银钱一糖果，又一纸若誓词，手授印王，印王以巾或以衣受之，颡手称谢而退。

一王退毕，再引一王，诸王退后，则引诸王之受官为弁者，见皆衣英兵装上，其容尤肃，巡抚皆坐受之矣。引见既毕，巡抚复起演说乃散，散时巡抚立南面点首，百官诸王皆立，巡抚下座，百官诸王遂散。巡抚退入，乃握手为礼，略谈问中国事，问爱印度否。吾谢其保护。从者递茶食，夫人延吾与女就座，时百官杂沓，饮茶立语。已至六时，天将黑矣，乃辞归。吾闻木兰秋猕，觐见蒙古诸王，想亦尔尔。但英人以巡抚南面代朝诸王，亡国之后王者大盖如斯也。是日印王百余，几乎尽见矣。印王衣服，各自为制，各自不同，有首戴金冠腰系金带者，衣有金绣亦有无绣者，绿黄白紫，色各不同，衣绣多用杂花。履昂首如古履，亦有金绣者，红绿各不同。首帕多用金装，色繁多，瑰玮怪异，大率与吾古礼冠服图毋迨委貌冠弁同也。诸印王旧所有地皆归英治，其私有地英人为之代收其租税，以三数分与印王，故诸王无权而甚富，率皆月给一二万，多或十数万。其故臣尚服事焉，多有马数百，象数十或数头，家丁千数百。印王既无事而富，故住都会者，宫室陈设器用皆效英式，出入舆马，仆从执棍持枪，尚复赫然，其用度极侈，好洋货奇巧及古董，盖不知稼穡之难故也。诸商贾见印王购物，则高昂其价，动称千百，印王好则取之，无所计，此则英人亦无其奢侈矣。印人呼王为喇喳，大王为马哈喇喳，印中之大厦台几器用皆奇贵，以喇喳之故，此则地球所无，惟印度独有者。吾到印，印人以喇喳称吾，故受累亦甚。吁嗟喇喳！亡国故君，此间乐不思蜀，惟有玉楼瑶殿，空照恒河也。既见而哀之，亦复自哀琐尾，而吾中国亦可为鉴矣！今印中惟南印度□□□□□□三国尚自治，盖三国地大二千余里，强劲自立，故英人亦度外置之。虽英人入之，尚请护照，乃能行其地，不容异国人，误入多有被杀害者，盖守旧闭关之俗然也。

七日游博物院。院制壮伟，体制亦仿伦敦，但逊其大耳。然

印度最多古物，则亚洲以此院为第一矣。其最资考证者，以物质僵石为最。有大象僵石，牙长二丈，首亦几丈。有大兽期之僵兽。有无其骨而画之者，形如猪，大皆丈许。有首如鼠尖，前足短而后足长，能攀树，亦长丈许。有首如龙形，大二尺许。昔在西樵山白云洞时，陈编修序球得之于田家以相示，此首正同，知古传有龙不谬，故古儒佛书皆称之也。其大鼉骨丈余，大螺八尺余，皆异物也。

若其大象未化石而骨仍存者，长三四丈，高丈余，牙亦长丈余，皆足证前万年大兽之形体

其僵石或云形或草木形，无所不有，诚大观也。

以泥为人，将各岛各山之野人塑之，自无衣之野番，至有衣裤之印人，次第列之，以明开化之等，亦足证进化之理。若吾中土，他日将黎、苗、瑶、壮、仲及西藏、青海、蒙古、回部、东三省及中土之人以泥塑之，亦可比较进化之级数也。

其古迹之刻石极多，印度、缅甸诸古寺塔之石刻皆备。印人长于刻石，虽不如埃及、罗马石像之精，而比数千年以上之物，少其比矣。惜不识梵文，未能考证之。

缅甸雕佛像用纯白玉，至可宝贵矣。措亚之伽耶塔、霸拿拉士之塔、石樞石象皆在，吾后游之，乃识之也。其不能移来者，亦有影画存焉。

印人长于筑造，长于雕牙，其古迹大工，皆有雕牙雏形，甚精。其织金织席略如中土，亦有可取者。

其他各山之耕织，树木药材，屋舍衣服，皆有尺寸小样陈列，令人一览而印度数千年数千种之服食器用风俗如见焉。博物院之功亦大矣。

有软石盈数尺，可卷折。有响石，扣之如笙簧，若以为磬则佳甚。吾泗滨浮磬，不知如何，当是此类，否则石声甚难谐也。其

乐多为琵琶形，惟腹空而大，有大数尺者，扣之声甚清。昔吾得古琴，亦中空而清，以此言之，其为琵琶无疑。今欧人之以箏和琴者，亦腹空而大，则亦从印出矣。其帆船农器与中土无异，盖进化之理一也，故野人家之物，中外略同。印人之车以一马驾之，略与北地同，但制稍小而上仅四柱如亭为异耳。牛车或驾三四牛，以芦棚蔽之，亦与北地同，其王者亦有金辂，略与中土同也。是夕船主约看波斯戏剧，其动作音节，无一不与中土同，衣皆长衣，亦五采章施于五色者，西人亦称之，迥异于印度矣。考波斯器物之精及戏曲，皆近比吾国而过于印度，宜其自立之久也。若印度则仅与巫来由等耳。在檳屿曾见巫来由戏，亦颇炜煌，衣服多金饰，盖突厥戏也，不如京及上海、广东戏而过于湖南、福建、广西矣。戏乃文明之表著哉。遇一印王，招呼甚勤，约吾明日十时过其寓，其从官言王近舍卫百英里，有象二，马五十，地二百余里，盖小王也。印戏院上层为贵女座，隔以纱帘，无灯不可见，盖印俗严男女如此。

八日十时与女同壁、妾婉络访印王。深入印人内地，巷隘几难容大车，又秽，乃下车步行。入高楼，皆四五层红石为之，阶皆分二，楼皆周石。至第四重，见王席地无几，铺以地毯，中设一大几，如中土大坑桌者，则王坐也。从官令吾坐毯上，吾不肯，王知吾意，令觅三几来，与对坐，请吾访之。赠吾油点心一簋，银香盒一具，吾答之以绣扇。越日又使其弟索吾影像。二时又访一大印王，则高楼大园，一切皆英式。王年廿许，衣英服，能操英语，甚温文，此王治地去吉不远，夏去冬来，然印王皆已化为英之富人，无复印旧学矣。吾女与妾登楼见其王妃，王为翻译，询问中国乐事。

其园广袤半里，亦英式，茶毕，延吾打波，吾辞不能，王自与其从官戏，吾乃遍游其园，至暮而返。二王皆在英巡抚座中见吾

者，故殷勤。吾欲观其印度旧制旧俗，不料无之。昔英人言东方为大古董，然将变矣，若不速往观，则将无矣，今果然，念之太息。此固进化自然之理，然旧俗旧物，足资考证，亦不可不少存也。是日往观棉花厂，在上海曾见之略同。是夕到支那街天后庙演说。吾国人之来印者，自香山杨大昭始，在乾隆时矣。杨以贩茶乏利，乃以其茶尽送英印度公司总办，总办厚待之。时新得印，荒地无垠，尝与同车游海滨，问杨所欲，杨指眼前地，总办恣其所欲，得听杨跨马一周，尽马所至地以与杨。盖周数十里，地名唐园，今其土地祠，即祠杨者也。正月乡人群往祠之，备极热闹。后杨嗣不肖，典与公司黄姓者，黄姓转典与印人，凡五千金。吾来欲兴中华会馆，乡人咸献议，请与英吏言赎此地焉。邦人来此约四千人，嘉应人七八百，为一馆，曰关帝庙。南海、顺德合为一馆，曰南顺，约六七百人。东莞、新安合为一馆，名东新馆，约百余人。四会自为一馆，约七百人。新会、新宁、恩平、开平为一馆，曰四邑，约二百人。番禺、三水皆约二三十人，尽此矣。大商惟广裕盛一店，余则嘉应业鞋。广州业木，日皆有卢卑一二元，以中国人所为工精细，印人不能故也。嘉人业鞋尤易足，公馆每鞋收税二钱，积久遂有公产二十万也。广州人皆聚居支那街，百货具备，无一非中国用物。其岁时宴会，红帽长衣，鼓乐爆竹，俨如内地，几若忘在外域者，中土人行数万里能用旧俗，大地上亦惟中国人与欧人耳。以剪发易服进教为大耻，故数千人无一剪发易服进教者，此则他埠所未之见也。盖各地待中国人以此为最宽，自蕃自育，故尤能自立，其娶印妇及与葡萄牙人通婚者亦有之，此则进教易服多不认支那人矣。英人待之太宽，故若听其别自为国，不复过问者。印人呼中国人为支那，故名支那人，所居曰支那街，是街道既秽窄，与印人杂居，而各馆终日聚赌，以为正业，公馆抽其羨为公费，公馆既有公费，则各招呼其乡

人，而视异邑人如仇。以公费之足，乃日与邻邑轻讼，动费数万。盖值理藉以开销者，不知合群而内铄，未有如吾邦人之愚者也。各邑既有会馆，而无中华及广东会馆，故无地可以合群，而邦人异邑者，若不相识。此地既有木鞋，足以养生，人乐所业，而无求于外，于故国之事，乃一无所知。

庚子大变，君奔国破，在吉华人，乃反谓李秉衡大破八国，八国偿金十万万两，若皇上之幽废，溥俊之私立，益不知矣。其梦呓之愚，一至于此！天后庙者，为邦人公庙，是夕迎吾演说，集者千人，门户堂壁，层积如山，吾乃告之以近年中国之危弱分削，圣主爱国，舍身变法救民而被废，那拉后、荣禄、溥俊等之贼篡亡国，数千人乃如梦似觉，半信半疑，纷纷反复诘问累日，而少有所明，盖数千人无一阅报者，其愚冥之极至，实出人意表而可悯。嗟夫！比之欧人之智，此则宜为亡国之民，嗟夫！宜其日忿于私斗而不自知也！

九日十二时再访一印王，以约十一时，迟到，印王已出，仅游其宫园。此为印中大王，宫室尤壮，其宫外墙如城，有守兵百余，红衣兵数人，擎枪守门，其左宫为其祖老王所居，制亦同之。楼高四五层，皆英式，顶层为家庙，十余柱，有其祖宗画像十数，皆圆金冠龙袍，甚类中国。退乃游动物园，已为来复六下昼，每人收银一卢卑。园大数里，万兽略备，虽不如伦敦，而过于日本远甚。有刚角鹿高二丈余，有猩猩大如人，皆在英伦曾见者。有白象，有白孔雀，白鸚鵡，此则印度所独矣。傍晚有红衣乐人数十奏乐，裙裾杂沓，印王亦多来游者，从人仍持金戈相从。

十日游画院，印度古画略似中国，皆工笔绘人物为多，但太方板，不如中国之生活，然贵重甚，每幅值数千，盖皆千年以上古画也。率画诸王及后妃宫殿之图，王皆盘坐金绣床上，庶官跪于地下，其冠服极多，乃至宫女群从，极有类唐宋时者，亦可考中

外相同之故矣。吾欲购一印度古画，而遍访市上无之，稍有一二，笔墨极呆，已索千数，盖印度之文明绝矣，以前游博物院未毕，再游之。

晚间总督自缅甸巡到此，沿途皆派兵守道，数丈一人，以水浇道，其威重如王者。及来时，有红衣马兵执二旗飞驰来，前驱每队马兵七人，凡七队，皆红衣黄衣，共马队四十九人，而后总督马车来，则夹道人皆免冠起立，总督亦免冠答礼。后扈队如前，共约百余人，盖英人之治印者，仍大用仪仗，以威异族。吾曾游伦敦矣，观英皇之来，殆过英君主，不独其相无是也。英人之治印度，迥与治本国殊，吾常言势因自然而来，理为平等而设，苟非平等，则必用戍，吾国人亦可耸然矣。

十一日游监狱。狱名□□□□□。书记长官波颠连命其管狱官来客店同行，有狱长一人，属官五人，惟不许妇女入视，小女不得入，幸携译人朱书郎同行，否则无从通语矣。狱囚英人四十，緬人十，余皆印人，共一千二百，为印度至大之狱也。狱室立于一千七百五十七年，狱外为重门，入者书名。第一重门为狱官室，有书房，其旁有巷，亦设门，以待囚之亲戚来访者。关防甚严，重门皆设锁。入门为旷地，有囚十四新来者，正点名作工。初入者，颈有铁圈，悬木牌，注明何日入狱。禁几月，能作工者免颈圈，久无过者加白帽，再勤而久者升为督工，月给十六卑士。有水喉汲水以浴，皆限钟数，部勒其起下，其厕亦极洁。其羈所不作苦工，但候人保。有医生督理，秽物日烧去之。其病者入病院，有花草之地数亩，可游息焉。其监房深七尺，阔五尺，每门锁皆不同，粉以白灰，楼高二层，无房，每房三人或一人，免致二人争也。有磨机极重，费力，罪大者日使磨八时，其惰工者锁手足，日立七时。其好者予以床，有蔬屋复之，不在密室矣。

狱房处处各异，各有重门，其好室者有水有灯，物皆美好。每

所二十房，舂米磨谷百工皆使因为之，有米食有印书者，其曾越狱复入者，以红帽异之。每一入狱，加一铁圈，若钱在其手，有多至十二圈者。其童子宿以疏笼，免为壮男所娶，印书用囚七百二十人，每日印一万五千部也。

十二日登高塔题名而去，塔高一百九十四级，每级六七寸，高约二十丈余矣。上下十窗，作螺旋形，顶二层，外护铁阑，上顶用攒花形。俯视全吉都会，烟户百万，楼阁绵亘，环以恒河，微山缀之，盖为印度第一都会，在东洋自顺天、江户外为第三矣。此塔惟来复日乃开，开则拥挤不可言，吾问蹇于地方官，而独登览之。博物院尚有书楼，皆须请蹇于地方官，吾两请雨两失期，尚未览也。

吉埠正月即热，群官皆避暑于大吉岭，总督则避暑于玛苏喇，惟冬至后，总督始至，至则开议院而阅兵，故群官及印度诸王暨议员皆于是时大集，百物至是踊贵，客店租屋尤甚。吾累阅数屋，不过楼屋一层，外有一园，几桌花木粗具者，已月索租千五百金。又有一层楼者，横四五房，无铺垫，月索七百余金，其无楼无铺垫之屋，亦须百余二百金，其铺垫亦称是。吾后赁一屋，无楼甚旧者，月须百五十金，台椅床桌寥寥，亦须百五十金，花木寥寥，须二十金，已须三百余金。至春后，则总督及群官皆去，物价遂减，此吉埠之特情，而来客者不可不知以为预算者也。是时总督新来，百政忙甚，又近西历改朔，停工之日甚多，吾约总督以见期，是日总督复书约见，新到忙甚，握手数语辞出。遂行，以晚六时搭汽车入阿喇伯焉。先是在檳屿病疟久，闻人言阿喇伯有雪山可养病，至是决往。阿喇伯在中印度，去卡拉吉打凡八百□□英里。印度汽车男女不得同房，盖非自包一房，则不能同舱也。盖印度俗别男女，其贵人家久习不肯与男子同舱，故英人顺其故俗。印车极不洁，又多深夜换车，行李多者极苦矣。水亦不能饮，甚苦渴，惟借水果以自解耳，一等舱上下四榻，中一活桌，二

等舱上下五榻，惟其一等舱仅比欧美二等者耳。

十三日十时一刻行至烟打飞路。此地不冷，有乡村风味。有庙，所事之神曰葛地士，印人所尊奉者也。十二时到阿喇伯，道广数丈，屋院宇甚大，皆平顶，印式也。投客店，帘幕用一布，大有尘土气，每日五卢卑。地为大镇，英人一千又一百，土人五千，鸦片即出其地。有官名襟呢顺，如中国之道员，驻扎焉。共设官二十人，隶北印度虢河副巡抚。游其炮台，有红衣兵三百守之，兵管八英里地，其兵官导游一切，盖因印之旧城为之也。有本地所铸之短炮，长尺许，名可伦谋打，可打一百英尺。

既游其市，土墙茅屋多如中土北方，惟大屋皆有楼，楼皆列门如鸽巢，其门净板，中有木柱，加以锁或贴银纸，中土斋醮烧幽纸门，其式正同，乃知本自印俗，数千年守旧不改也。野人家有豨象者，以鼻挑草而食，若村野之系牛，然亦不多见也。有大桥十六洞，每洞铁柱二十一，每柱约八尺，共长二百余丈，亘卧恒河，沿河游一周，无可观者。阿喇伯绝无雪山，惟玛苏来有之，去此须汽车十余时，又三转车乃能至，惮其迂远，不复往，乃即日行，往游印之故都丫忌喇，并访佛迹。夜九时搭汽车，上舱二十六卢卑，中舱半之，下者三元半。丫忌喇即摩竭提之转音也。

十四日早九时至屯架喇，转车，自加拉吉打至此，凡八百英里，自此去孟买亦八百英里，汽车一日二夜可至，真印度之中矣。以中里计，吾行将三千里矣。旷杳平原，绝无寸山，闻至孟买亦然，盖须弥东走，万里山尽，而为大原，尽印度数千里皆大陆无山，措亚间有一二，亦不足数。加拿大落机山东亦数千里无寸山，与此正同。然因此故赤道风来无所遮隔，故极热。因无山，故亦复少河，自中印度五河环之为帝都名迹，外此无少水矣。故极目林野，沙尘漠漠，几与瀚海同也。印人之苦在此，印人之愚亦在此。遇印人二在伦敦大学归者，问吾爱印度否？吾称其古

代之文明，而惜其少水。印学生曰，支那亦不过江河二水耳，吾印度且有五河，何少也。盖彼习闻中国江河而以为此外无水与印同也，其可笑如此，非亲历印度者不知也。停车一时，遇英教士告吾爹利去此仅百余英里，为印故帝都第一大都会也。吾按图地为中印之中，临恒河，与佛书自称中国，日言恒河正同，则爹利当即舍卫也，为之神往。此去摩竭提二十英里，故仍先去摩竭提。屯架喇乃小镇，人仅万数，地较吉为冷。十时到摩竭提，遥望白塔，三座鼎立，高跨云表，其名他治，盖冕之义也，隔数十里已见此塔，乃叹印度宫室之美，真开欧洲之先路也。野中林树稀微，牛羊成群，尘土盈天，如吾北直，恒河干涸，上流几不通舟，然河边沙上洗衣者千数，若河面则甚阔，吾昔经桑乾河，甚相似也。渐近见红石炮台完好，女墙作圭形，森耸高矗，盖七八丈，下临恒河，名厘家拔士，盖前四百年蒙古帝禁城也，今英旗扬风，以为炮台焉。

元太祖成吉斯汗使驸马帖木儿平印度，即王其地，盖印度人事神而失于愚，故数千年间不能立国，当千年前灭于回教，至是又灭于蒙古。蒙古中叶帝厄渠巴路（Akbar），始由舍卫迁摩竭提，传遮哈基路（Jehancir）、沙之汗（Shahjahan）三帝，皆帝丫忌喇，其子孙传至今，四十年前为英国监禁，瞽其目。

英人图地球之大工，于印度辄写沙之汗之陵，昔于影画多见之。既到摩竭提，先睹之于云表，询之，乃即此陵也。此陵为沙之汗后打士马哈利所筑，费金数万万，为卢卑十二万万。与罗马彼得庙费十五万万佛郎等，十二年乃成，在前三百四十八年，当明嘉靖二十七年，为孔子生二千一百七年也，两者大工大地之冠。息装入店，即往游陵。去市约五里，陵方广约里余，左右门外为翼观，内亦为五台，石塔方广崇高，约五丈，入门环三折矩形之廊，作数百室，如朝房然。凡门二重，上皆作圆亭，周环堵墙，

高二丈许，前作崇门，左右两小冈，上筑楼榭，如钟鼓亭。广深数百步，略如我禁城天安门前，头门崇阙亦略如天安门也。阶分二成，下成六级，上成四级，门高八九丈，顶平，上立十圆塔，高丈余，四角为四塔，用铜片贴之。仰视作圆穹形，左右六层，皆洞通，曲折奥窅，皆可拾级登，而周游如山洞然。凡印度宫室门堂皆如此，入门有英兵守焉，人纳一卢卑乃入。中陛长百丈，白石如玉，中作方池，养鱼焉。池石皆刻作卷云形，四旁置铁几，以备人游息。东西分道，各长数十丈，圈出以植花木。中道亦分为二，其中为池，广盈丈，植藻养鱼焉。自中池四五十丈至殿阶，五级至墀，墀广数丈，于是至大方台，崇二丈余，广深三十六丈，环以石栏，纯白石之精洁滑泽，有若美玉。前无中阶，分左右道，二十余级而至，则瑶台皎洁，如置身琼楼玉宇中矣。其中为陵殿，高七八丈，顶平，上列大圆塔一，高广五丈，上蓄铜相轮数层。又二丈殿，四角作四圆亭，高二丈，每亭八柱，殿形方，如中国明堂，四面各列四高石拱，中为高门，穹崇五六丈，两旁皆刻梵文花草，纯白不髹，各刻二层，石窗雕镂玲珑。上殿三级，深丈许，至门八十余步，至隧道凡三成，每成七级，中为沙之汗君后两冢，冢用长方斧形，以瓷烧成，上亦用二冢，周围用瓷作栏，高六尺，为八角形，周约十余丈，皆红白花。其王后名如左。

殿左右后为衬门，门皆分三，上下三层，围栏白圆顶花，刻划精细，门用连锁形，五室九个，纯明堂也。其外六石台，四角立方塔四，高亦八丈，与中殿相称，侵入云表，凡四中台，方广卅六丈，与殿塔皆纯白石精滑者也。台下周室数十，窗户玲珑，皆可通行。大工糜费，称雄大地，全在此矣。其余则皆红石矣。距百步为左右衬楼，高亦六七丈，上下三层，顶亦作五塔，北出为一园亭，高五六层，愈上愈小，近衬楼之下，左右为小衬楼，高广亦五六丈，有复道长廊以通之，周环城堞如圭形。自陵殿台后，下临

恒河，沙树纵横，水流弥弥。自白石台下为红石台，深三四丈，广数百丈，时置铁几，以备游人瞻眺。筑石壁临河，高五六丈，其工程之广巨，诚可惊人。吾以十五夜再来游之，明月照之，琼楼玉宇，与恒河清波相映。仰视碧落，遥接烟云，澄澈光明，真疑天上，非复人间矣。英人于殄竭提不另立公园，即以此陵为之。其台殿前旷地数百丈，分植嘉树草坡，置铁几，引流泉，开方塘，左右四路，每路长六十七步，广丈余，凡三重，前后五叠，树阴花影，离离相望。是夕月色如昼，游人甚多，士女杂沓，西女时倚树而歌，忘其为旧国王陵矣。有菊花团盈二亩，全植菊，百种皆备，睹京华之故物，庭前有白露暗满菊花团，流连至十二时始去。回望白石殿塔，上侵银汉，光景奇绝，不忍去也。此景为中土所无，虽始皇骊山之陵，尚未有此也。然旧国之悲，陵宫之变，墟墓兴衰，益增山河之惨矣。十五日归途游摩河末大庙，亦纯以白石为之，盖蒙古帝所亲祀者，亦三四百年物矣。墀中有大池，贮清水，凡祀神者洗而饮之，故牛饮者无数。殿高五六丈，而殿台卷二丈余，合计亦七八丈矣。有两石华表，高十丈，殿顶皆平，中及左右，各列白石亭五，左右平廊，顶列十六白石亭，门顶四亭，共四十亭，亦异观也。吾有诗曰：

遗庙只存摩河末，故宫同说沙之汗，

玉楼瑶殿参天影，长照恒河月色寒。

十五日游蒙古故宫城，五百年矣，周一英里半，高七丈。宫门作左右圆顶，中平高八丈，有英红衣兵数人守门。红石铺地，斜上作曲尺形，而入正门，门顶塔二重，上树英旗，共三门。女墙高八尺，厚五尺，炮孔长尺半，广四寸，斜下而放炮，每墙二孔，城墙厚丈余，女墙皆作圭形，一墙暗孔向下，广阔尺余，凡印度城墙皆如此。然则印度之城墙，其制已胜于吾国矣。盖与突厥君士但丁那部城同，回教既被突厥所灭，印度故师其制。城有四门，今

塞其二。

城内皆为兵房，惟留古庙一，故宫一。庙全用白石，门用木作方龠形，门廊顶皆圭形，门制似中国，惟顶用三大白塔，四角白亭，前后各六，共十二亭，左右前门顶用三亭，前门作半月形，用白石柱四。此庙工程七年，为沙之汗孙所筑，当今前二百四十年，为孔子二千二百十二年，本朝顺治时也。殿中七间，方柱三十二，檐临门用牙形，白石如玉，石长四尺，广尺半，凡五百七十石，每石可容一人膜拜，盖君臣大享之殿也。上用圆拱形，尺寸皆石，左右作三室，皆纯白石为拜地，凡四十五石，盖贵命妇膜拜处也。其中殿拜位，帝师在中，帝在左，可见回教传教者之尊。昔元世祖与帝师八哈巴争坐，后决于太后，乃议定临朝皇帝正坐，帝师旁坐。讲道帝师正坐，皇帝旁坐。盖佛、回之师，其尊相类，几与罗马教皇同矣。神侧设石座，高三级，帝师所立讲者也。由室中曲折经数房可登顶，顶皆平坦，厚约二尺，中立三圆塔，塔空其内，有门可入，高二丈许，金作长顶，高五尺，环墙高七尺，十二级，四角有亭皆八角者，殿门四十九级，分两阶登，外为列室，登庙顶，周望丫忌喇烟树楼台，皆可俯瞰。

出庙数十步为大殿，殿前有大石盘，圆方七尺，高五尺，殿广左右五柱，深四柱，红石为之。无墙，中有宝座，乃大朝之所，左右各列五铁鼓，共十鼓，作尖圆形，大二尺许，四大六小。宝座左层台上，高丈余，十三级，有六角石，高尺许，乃其脚踏也。宝座之台有室高丈余，方一丈四尺，皆雕白石为花，饰以红石，左右有室，有白石怀床如玉，为更衣处。下至殿有大白石，长七尺，为后所坐，余为群臣拜位。有一英兵官常立守宝座，过者书名。宝座后门环廊四周，广长数十丈，正临方池，前为平台，左廊通沙之汗所拜之神殿，纯白石为之。前有坎贮清水，自上流入，有花石斜流之。神前皆饰钻石，今为英人取之矣。旁有小石室，汗子尝监

禁于是七年。又出为曲台、长廊、方亭，下有宫市，为女妇入宫卖物之所。磴道上下四百层，展转皆通，平台方长数十丈，有大黑石，长盈丈，厚六寸，广七八尺，光滑如玉，沙之汗物也。前三百五十年印度土王攻城，炮弹打此石，石忽流血，今有血迹三处云。坐大石上，俯临恒河，沙树渺茫，百丈长桥，横亘于右，陵殿崇阁，矗立于左，形胜至佳。四旁石亭四，铜瓦铜顶，雕花极精，左右廊有亭，临池可钓鱼。台左为殿，东向右下城楼，上为白石小殿，皆雕镂极精，而临于恒河者也。殿左右二阶，阶三级，前列六柱，每柱皆合二柱为之。深四柱，顶皆白石雕花，长方二尺，不知何以坚固若此。石多画连锁形，饰以杂宝无算。殿墙之石所雕花极精，花名刀摩道，类玫瑰也。殿中分三园龕，皆有宝座，后旁为门。循一尚廊出，又为小平台，方广数丈，有一亭，以赏月者也，自小廊下十数级，即临恒河之白石小殿，黄铜为顶为瓦，其光映日。前后对门石阶，以白石雕花为屏栏，花形精细，通透甚矣。中有小渠，引水为池，以为水嬉之所，溢则流于阶前，又有水管流下。

后为方殿，前为八角圆殿，环廊十六柱，其前二柱临恒河，此圆殿内室皆饰宝石，上有二石龕，藏金银珠宝者。吾少憩殿前，下俯恒河，极目烟树，盖此殿在城楼上者，下瞰数十丈矣。守殿者持宫殿影画软石纷至，遥想沙之汗当年因以思吾中国之阿房、铜雀、结绮、临春，惜霸图丽迹皆不存也。中国之不能保守古物，不如印度远矣。此圆殿为沙之汗后文也土麻嘻常居之所。此后有十四子，曾临朝十五年云。

又过为公主之室，亦铜瓦铜顶，穿廊三间，前亦平台，广数丈。出为便殿，前后二重五间，外无墙，左右四柱，雕镂极丽，饰金为底，而加钻石杂宝饰之。英人补其一角，下三尺，上尺半，已费七百金，则当时金殿之所费不可思议。右出穿廊，三室

与左同，是亦正殿，皆纯白石为之者也。

殿倚城楼，后临恒河，前阶三级，有方池，池石皆作卷云形，前后各十，左右各六，水管凡五，每一云可坐一宫女浴之，其水泉甚香，可饮可浴。对为楼殿，四面上下列室，庭广三十丈，前有十字石阶，正中又为白石崇台，台上开池，四周植花，地皆有卍字石形，英人补植花药，可婆娑也。左右廊各六室，正中楼殿三室，有御坐处。

右室为君后浴池，前后室二池，皆嵌杂宝，饰金刻花，花如芍药，着色甚厚，皆白石如玉。中藏水管，凿石为云形，未知比隋炀之浴池何若？觉汤山行宫之浴池，寒俭甚矣，然益以征国朝之俭德也。环列各室皆为浴池，盖各宫女所用，皆白石为之，有自中霏垂下者。

又出廊沿城楼为一楼殿，阶三级，室为椭圆，下雕花，上饰杂宝钻石，中藏宝镜，今为英人挖取。上饰银花，顶髻银花，作三角攒合形。旁出为藏书殿，每书皆为石龕，饰以金花，华丽甚似北京。

后楼殿两重，左右有廊，中为舞殿，左右中三亭，为帝后坐处，余为宫妃坐处，殿后又为重殿，左右重楼，旁为衬殿。总而言之，自大殿大平台至此前后左右凡为三重，正殿合共九大座，而长廊环抱，楼阁数层，复道相通，洞房通达，上下钩连，忽断忽塞，曲折窈奥，出入皆迷，规模比吾禁殿稍小，然想见阿房之蜂房水窠几千万落，建章之千门万户，非亲到者不能想象也。若其殿，瓦柱一切纯用白石，如吾太和、保和殿阶，则为中土所无矣。极奇丽之事，非极无道之君不能。昔蒙古帝竭民力而成之，今英人取之，乃保全之，为游观之所矣。然可为建筑美术学者所取法也。是日归途见王陵旁有放火处，乃烧人骨者，火化固印度之俗欤！

十六日游昔根嘉顿，距丫忌喇十余里，盖蒙古帝厄渠巴路巴沙之陵也。帝为沙之汗孙，此陵当前三百三十六年，为明嘉靖三十九年也。头门石楼玲珑，上四层而至平台，台面中为八角，平顶长方亭大数丈，八柱，中亭顶起四亭，四角起塔高三丈，其三塔之顶圯矣。塔石用瓦桁式，自台下十五级而开塔洞；又下十级而诸洞皆通；又八级而至中层台，下十六级，而有一亭；又十级至地级，高八寸，故印度之宫室皆金石，皆楼阁洞通，盖山洞形也。环以城墙，四角有亭，周里许，左右崇门数丈，陵正殿崇楼五层，高九丈四尺，列小亭数四，惟正门列四塔，尤庄严。每层缩小，每层皆为平台，台上列亭塔数十，故远望之如赤城霞起，诚诡制异观也。殿十一间，中一间最大，穹顶作六角形，饰以金花，下作连琐，中为大花门，上有梵文，又上为窗，画大花枝。隧道深五丈，坟堂高七丈，封长方如棺形，白石无文，外室圆顶大花。

右室为其女墓，室高二丈，雕石作连钱形，铺阶用五色连钱。附葬二棺，乃王子也。女名锡格伦列沙迫襟，封处雕白石极精，有刻字。左一间亦其女墓，制同右，附葬一孙女。右二间为孙女墓，名賒般呢沙，封制同，正中有玉碑文，惜不得摹拓，玉白莹如羊脂，长方尺余，诚瑰宝也。

又隔三室为其孙妇墓。左右室旁有石梯三十五级，至二层大平台，广一百三十步，深一百二十八步。环以石栏，顶用白石，四角皆有角亭，夹殿为二衬楼，高三层，四周台深二十九步，乃至室。台前有白石横亭，左右小亭各一，殿凡二十一户，中作隧道，前列五亭，亭顶有亭，则为第三层台前之台矣。阶分左右隧道，顶作圆龕，又上十五级至第三层之台，前后左右各列五亭，共二十亭矣。殿前十一户，分峙三亭于中，左右皆亭上戴亭，上亭为第四层台前之亭矣。第三层台方广六十八步，中为陵堂之顶矣。广四十三步，深四十五步。又上十五级为第四层台，前后左右各

五亭，亦二十亭，亭尤精丽，盖用黄铜饰五采，映日焜耀，与余白石亭不同。又上十五级为第五层矣。此殿各层均用红石，惟第五层纯用白石，雕窗之花，玲珑皎洁，精妙绝伦，惟阶稍窄，仅一丈余耳。楼方三十二步，四周绕廊，而空其中，廊广七尺，荫以石瓦，皆作方圆塔形，阶石方尺，有黄白黑三色，顶四角有白石亭四，中空处有白石台，高尺余，方三丈，台中供封处如棺形，刻镂极精，有座，上供金顶钻石，今无矣，四廊墙户式如圭，瓦用石脊，略同中国，此陵殿之制，瑰诡极矣。英人于陵殿前旁筑亭，种树铺席，携酒食打波游宴其间。

是日又游咽麻刀拉，盖沙之汗宰相之墓也。墓门外之路，花木夹径，五色缤纷，围墙如城，女墙如圭形，方约一里，四方崇门角立，四角立亭，备极壮严。门有鼓亭，似中国，坟殿二层，方广数丈，九室四正四个，略如明堂之制。正门有三正堂，深丈许，铺地四色，八角花石，黄白黑相间，如一地毯，今欧美多仿之也。四室有正门四个，及中堂为葬室，四门外各有横池，上下全用白石，雕镂玲珑，其花颇方板，少生气，而有多印人挟纸笔摹学之。

中室为宰相夫妇墓，封长方形，用黄瓷烧成。其妹为沙之汗妃，葬之右室，后右个葬其子，后左个葬其女，其封少大，左个为其弟夫妇合葬，皆烧瓷为封。

顶为平台，白石如玉，中为方石室，瓦亦用石，上盖形园，地嵌大花，以杂色石为之。左右两门，四墙皆作户形，户户不同，刻石为花，极精丽矣。墙柱皆嵌红花，台广廿六步，室方九步，四角为白石塔，高十九级，中立一柱，螺旋而上，皆白石为之。遥望摩竭提烟树万家，在斜阳中，横带恒河，与玉宫斜对，亦极俯仰登临之感矣。此堂虽小，而雕镂更精，一相之坟，奢丽如此，盖当蒙古朝极盛之时也。

自丫忌喇至麻刀喇三十五英里，至敦拉十五英里，至舍卫一

百四十二英里。

丫忌喇米价，上者一卢卑八磅，下者一卢卑三十磅。牛肉每磅四卑士，羊肉每磅叨烟拿。男女工日科烟拿约中国一钱二分之间，各物亦与中土略同。屋税每百取二十，小屋月税一二卢卑。其民生计殊艰，故人情鄙吝狡诈。售物开价过十倍，与之购物多一科烟拿，令找换，即借以遁去。其屋主乃窃吾一机器文房四宝，其贪盗如此，盖谋生难，故习俗坏也。此地与舍卫皆为印度大都会，久为帝都，出金绣，光华耀目，颇可观。街道广大，可容十轨，屋外皆有地栽花，动盈十亩，惟引水甚深而难，井皆数十丈，极整洁，以二牛引轡轳而挽之。吾所寓小客栈，而花木极繁。英官有一襟呢顺驻焉。小庙甚多，大率皆顶上塔亭峥嵘，不暇悉数悉游矣。

十七日二时自丫忌喇往乜刀喇，上舱一卢卑零九烟拿，下者六烟拿零三卑士。道上牛羊被野，以万千计，沿途多鸦片树，自摩竭提至舍卫皆然，以毒我中国者。佛与鸦片同产一地，异哉！石榴番捻甚多，中土物当从此来。果多同中土，荷兰豆尤多而贱，树多如榆柳，高仅丈许，极目皆是。运物以骆驼骡马，连属于道，如吾北京，盖去克什米尔本不远也。惟象不甚见，闻多在南印度也。有雁千数，一字横飞，风物略与中土同。大树下有石，如人如兽，饰以红布，盖印人祀以为神者。印度屋皆数层，平顶，上作方室或圆亭，螺旋而上，墙及瓦盖厚皆数尺或尺余，户皆骈列，粉以白灰，柱甚多，盖欧人官室之制实出于是，所过数千里皆然。

四时到乜刀喇(Muttra)，昔为都会，今则萧条矣。室屋落落，乃无英店，仅得野店，茅檐玻窗，然光大整洁，土人索高价，人四元，先给银，乃得为食，盖客游此者亦鲜矣。床无褥席，以白带为之。自来中印度觅佛迹，皆无有，英人告此地有之，故特来

访焉。

入村市一游，楼阁离奇，多作塔形，方圆曲直，凸凹瑰诡，不可思议。自街道楼屋皆纯以石为之。沿河岸行，台室祠庙楼塔连亘一白，触处皆庙，庙中或奉一羊，或犬豕，或上半人身，或三头二头之人，形极诡异。有石神全红，左右手有所捧持，如日月。庙皆小，不盈丈。其大者层高如山，不许外教人入。猿猴盈街塞路，不可数，与人杂居无猜，与人并行，栖宿于庙，十数里皆是，真异境也。或抱哺其子，长大异常，居人以豆养之，盖婆罗门固言戒杀平等者，佛特循其法耳。固知无猜于物，可与物居矣。有红石楼复然数层，雕镂甚精，如塔形，下则杜塞之，盖某王之妃孀居于上，数十年不下矣，是亦关盼之燕子楼欤！盖印俗重男轻女，寡妇多如是。幽闭伤天地之生，郁人道之和，失自由之性，旧俗多如是，皆教不平等所致也。至大寺，百庵环周，梵僧坐于中无数，礼神者亦无数，以花掷神前而膜拜，有二妇人持白茅尺许，承寸许小瓦碟，贮油然火，盖亦婆罗门礼神之法。盖此地皆婆罗门也。僧必以白灰或红灰点额，或一点至三点，或作一红白灰线，或作川字形，或作◇形，或鼻亦作红白点，或全白其额，大约发愿至深者，点线至多且重云。昔见南洋巫来由人礼神，皆以白灰加额，颇讶之，想亦印俗之递传欤！道窄人挤，腥臭扑鼻，然其屋必楼，楼及街衢必以石，形制不一，体式各殊，此则吾中土尚逊之也。游印者仅至大都会，则皆英式，不得印度之真相，至此为故都会，而夷为村落，乃见数千年印度之面目，黄面瞿昙，终日乞食者皆如此，如见地狱变相图，瑰伟诡异，真不可思议也。此街市名沙打力哈夺。吾有诗曰：

遥寻古教也刀喇，落日牛羊满野原；塔庙千重猴万亿，来看合掌婆罗门。

土人言过河有婆罗门女尼极神，然绝无佛迹，吾不复观之

矣。归来小饮，夜月上墙，庭院十数亩，徐步园际。有诗曰：茅盖芦帘白粉屋，绳床无褥来一宿；只见恒河无佛僧，短墙月上照幽独。

十八日游婆罗门天神庙。驱车八英里，道上印度屋舍园林，皆极新奇，盖皆印人之故家。其园林亦颇类中国，惟亭台皆平顶者，多方形，多柱，皆白粉为异耳。天神庙为三千〔年〕前哥边王所筑，纯以红石为之，体制怪伟殊甚，远望之如山洞，怪石突兀，崩云离奇而已。累登百级，既至瞻视，门亭三重，每重十余亭，每亭十六柱，每柱皆双立，每柱头旁饰钟乳下垂无数，上皆作山岩庵形。左右翼亭二层，每层数亭，每亭亦十六柱，深三丈许。入第二重为中殿，顶为穹圆，盖分三重，作杵觚形，左右衬廊，上下二重，皆作无数亭形，亭亦十六柱，柱及檐际皆饰钟乳下垂无数。乃入甬道，为内殿，盖穹圆如中殿，高不过三丈，而雕镂天神人物凸凹数尺，凡四十三层，鳞鳞错接，斑驳陆离，千怪万状，无一寸平净者。左右衬殿去正殿丈许，高二丈许，其雕镂凸凹亦二三十层，鳞错斑驳，犹正殿也。今守庙人以为厨，其不敬与中国入同。当正殿有守门者，置一盂水于门中，施钱乃许入焉。神名遽噫慎(gklong)，一男二女，被以绣服。

全殿四旁，楼门八达，高仅数尺，柱乃无数，远望其顶，亦别为一层，高数尺，柱亦无数，其顶半平半坡，凸凹如洞。其第三层楼亭，上作平台，左右衬楼，中层顶如莲叶，旁复而斜垂，其大体略如山洞。吾昔游桂林诸洞，奥深窈窕，多柱下垂，柱上极多钟乳。印度背倚须弥，其初民未居原野，必居山洞中，故其宫室即仿山洞，其后渐辟平原，不忘其朔，故印人宫室必以石，必多户，多柱，骈列洞垂，若其神祠王宫，尤取山洞之瑰伟者。后虽渐变，取其近于人道者，而顶必圆平，多户多窗，席地高下，皆如在山洞也。中国宫室皆用木架成之，故称曰堂构。虽极瑰伟之殿阁，亦

不出木料，故诗人动称大厦须梁栋。明世建三殿，取材川楚，嘉道时尚然，一大木柱乃运至五万金，今川楚大材已乏矣。光绪五年，太和门之灾，再为营构，费至二百万，而大柱尚非全料者，不过以数木合之，而所费不贲矣。乃吾游加拿大，新地甫辟，巨木径丈及七八尺者无数，英人非斯析为小方木，则焚之无所惜，若在中土，则每木植〈值〉数万金矣。夫木料畏火，遭火即烬，以无量之资财，而购此易烬之物，甚非策也。故中国古宫室多不能久存，若项羽之灭秦、隋之灭陈，皆焚毁其宫室，周武帝之取邺亦然，风俗至愚，无保存古物之念，以资考镜，然即保存之，区区木料，亦非可垂久远之物，不如石之料坚而持久也。汉时文翁以石室祀孔子，最为智者，其七十二弟子像，宋时尚存。此外武梁祠堂、孝堂至今画像尚存，亦足见石室之可垂久远矣。文翁为变创石室之祖，惜后人泥古不知仿之，以中国人之智，工匠之巧，以列代无道帝王之侈，而不知易木以石，真不可解也！今中国明以前宫室绝少，令古匠建筑之美术不传，国体寒陋，皆由用木不用石之故。日本室皆用木构，亦累于中国之故。印度巨宫古庙，动数千年，瑰构伟制，相望于都会。今欧人宫室，实师其法，大工则用铁石叠层楼，以壮规模，而规久远；小室则多开户牖，多列柱栋，以通风气，而美观瞻。若多加藻绘雕镂，亦文明之容不可已者，此实天下后世必宜法者也。计中国宫室将来必无一存，而印度必为大地宫室之祖师，推其本末，则中国先起原野，人居始自槽巢，印度先起山岩，人居始自洞窟。槽巢之余波为木构，洞窟之余波为石室，而木构必灭，石室永存，作端偶殊，则成效之强弱盛衰迥异，在古人岂知之乎？故造始者不可不慎也。

去天庙百步，即为除（唎地）拉住们吨土庙，是庙为此地婆罗门大庙，已千年矣。规模极大，体制极宏，僧人数百，门外数百步，合抱以长廊为半月形，东西凡数百户，数百柱，大门内左右围

廊亦同，真壮观也。道广三丈，左右墙上立二石人，四角亦然，门楼三层，上作平台，顶为椭圆拱形，门内外有室三层，大门以铁，略似中土，但分寸皆雕镂，壮丽远过之耳。

第二重门楼上如塔形，凡十一层，七窗，左右各五窗，窗皆突出尺余，每层四五尺，皆雕镂天神人物，极诡异，望之如层云干霄，前后门制同，第三重前后门楼亦同。

中殿前门闭，而开后门以听人行，惟异教人不许入。有大铜柱当中阶，高数丈，围墙为廊、为室、或亭，分二道，皆雕镂作连钱，其旁植花或立小塔。是日或是道场，饶铍钟梵之声铿然，犹然如中土，盖佛法一切皆本于婆罗门，佛但证悟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著不染，增其玄妙耳。殿后方广百步，西为大方池，水深绿色，循石级五六十可下，池四角有四石亭，临池一大方亭，凡十六柱。环殿左右皆僧舍，如中土寺式。猿猴无数，僧人数十，或坐或卧，于僧寮廊前以曝日，皆黄红白其额，与猿猴杂坐卧，亦异观也。问知一僧名押得利，稍有学者，招入室语，室广数肘，宜名曰丈室也。铺席置书器于其上，高仅八尺，颇整洁，与日本人同。室内别有小庭丈许，杂植花木，并安厨焉。是僧写出婆罗门经名，一曰马哈巴拉地，二曰巴厘呢，三曰刀厘尸加拉大拉马烟。僧出经相示，因购于街市，三大部备具，且有二经为旧本，凡三十余金，可珍也。于是婆罗门经全得矣。是僧卖药者，赠我以药，言婆罗门高僧多在孟买云。始见欧美订书用厚纸作皮，加以红绿之色而印花焉，自底至面读之，以为希腊、罗马古法，今阅印度婆罗门经已如此，印人守旧，无一效西欧者，乃知出自印度。盖印度三千年前与希腊相通已久，故文明久经输入，故宫室书籍之制，皆出自印度。今印既微，人皆知为欧制，而不知为印制矣，然则古文明之国可不悚哉！

又游刹唵啤哈厘拉理勒楼兰呢花喇庙。此庙纯白石，雕刻

尤丽，门楼顶刻五白石人，体势若飞。门内花木甚楚，殿级数十，左右为石池三重，五层作流水道，委曲如肠，皆有阑，上有小亭，左池中分七八格。殿左右有八角亭，每柱皆三垂，殿阶二成，三出，如太和殿制。殿分三开，每开五门，左右各七柱，柱形皆揉曲如藤，雕摩精莹惊人。顶为平台，二层横列八神，皆以白石为之。殿脊中左右皆有小亭，中一神抱琵琶，殿檐两城边立两大狮，头至殿瓦上，尾垂地，斜身攀上，伟大可惊，雕镂精绝。此殿盖专以雕刻胜者，亦数百年矣。

归途过一大庙，纯白石新筑者，甚似京师大庙之制。环廊合抱，方严端正，惟处处皆楼皆石，过于我国矣。中殿似中土戏园，其上环楼，其下膜拜，膜拜处皆纯以异色石为之，方长百余丈，印人今日绵力，而新庙之壮丽尚如此。若其人居则湫隘陋小，贵人家室高广不过数尺，其僻于事神，而疏于人事，宜其弱也。出庙散行，有游蚁大队过，从者误践之，导游之人佯劝谨慎，谓吾印人不敢践之，其仁及蝼蚁又如此。观其养猴杂居、见蚁戒践二事，印度俗之仁能及物，过于大地矣。此皆婆罗门教者，故戒杀亦婆罗门之义，而佛从之，非佛创法也。婆罗门先哲创教已极其仁，故印度人不敢杀兽，致狼虎遍地，杀人无数，近年英人治之，然岁亦杀人万数也。能爱物而不能保人，盖二义不能并立矣。夫大道莫若仁爱矣，然行之至与不至，亦有其时，苟非其时，反为大害，故孔子立三世法以待推行，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据乱世则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世则外诸夏而外夷狄；至太平世乃远近大小如一。推此言之，据乱之世亲亲；升平之世仁民；太平之世爱物。故太古之世人兽杂居，是时则人自私其类而攘杀禽兽，古圣多以此为功。当尧之时，禽兽逼人，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而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周公时尚驱虎豹犀象龙蛇，故以驱猛兽平洪水为大功焉。是以驱兽为仁，驱之而后能保其类也。中古

兽患虽除，而人未安乐，或列国相争，膏涂原野，其他疾疫困苦，烦恼万千，民未能保，何能及物，故后圣专言安民，孔子亦仅远庖厨，不麇不卵，田猎罟获以时，但能节之而不戒之，非其仁之不至也，时未可也。吾每见杀牛豕鸡鸭，辄惻然伤心，亦主持戒杀者。然今世界始通，诸侯并立，弱肉强食，民未能保，实非戒杀之时。佛之割肉饲鹰，舍身饲虎，盖婆罗门先哲有此旧论，故成为俗而实不可行也。婆罗门先哲心术至仁，而求之过速，以理想之论，而早见实施，先行此数千年，而印人遂至极愚极弱，一灭于回，再灭于蒙，三灭于英，己国不保，夷为奴隶，人身不保，有类羊豕，盖发义太先不应于时故也。未至寒而先衣裘，未至水而陆行舟，其误害阻塞必甚矣。今婆罗门先哲于数千年乱世之先，而遽行后数千年太平、极平之说，宜其害也。礼以时为大，今中国当内其国之时，亦未至太平之日，只能保国民而未能及大地之同胞，况于禽兽乎？只可行立宪君主之时，而不能骤行人类皆平之事，况于禽兽乎？苟失其时，乱其序，其害亦如印度而已。

四时而归。游印土王之园，甬道夹花当前，正台处开一大池，池中为三坛，而空心其下，以容游鱼，石桥通焉。台上为铁阑，而下为墙堵焉。墙广数十丈，分左右门，自左门入，门有楼数室，守园者居之。入门至台前，山羊、长尾鼠遍地，养猴无数，其下铁网，为百鸟之巢焉。循外墙行，为小圆屋，历杂树为花厂，环以石路，中为泥池，正北石山高丈许，有数涧，山后小楼有神龕，若中土祀花神者。正南有三铜人捧大盘，以大蓝叶缠之，颇庄严，盘上有铜人立焉。花屋以铁网木架为之。凡印中花厂皆是，欧人加以玻璃，较修洁，然其体制亦出于是也。石山洞以灰结石为之，有门，可居人。出花厂十弓，有一院环以围墙，内有一堂数室，堂前植树。出院绕北，有大道夹以花木，至桔槔亭，引恒河水入园者，则园北面矣。正北有高楼，顶为台，楼前甬道有桥，过水

至园之正堂，当园中焉。堂楼三层，前堂及廊为半月形，后为横楼，顶为平台，台角为亭，可以远眺，印人屋顶无非台亭者。距堂前左右十许丈，有两大亭，一缠藤草，有水管焉；一用绿瓦，可坐。堂前有长池二十余丈，夹池为二道，池中有二桥可通池，杂植水草，近左右亭二马路夹以花卉，则当前台矣。自正堂后左石道曲曲，大树夹之，绿荫森森。迤北为方池，植荷花，来印度以来未尝见此，且戊戌通播以来未得见，虽方冬无花，而田田之叶如睹故人也。池中有方亭，内外十六柱，雕刻甚精，是则中国所无矣。循道北见二大亭，凡三十余柱，北临恒河，围以石阑，极庄严，一为神祠，一为公宴地也。印人为此一亭，全石全雕，所费无数，盖风俗然也。循河行为大石台，方长十丈。石栏点笔，眺望烟树，风波嫣然，忘其身万里异域矣。行数十步，又为一台，此内则花畦以圻字红白黑石界之，以植花草，此外则为果树菜畦，少荒芜矣。自荷池直出当大门，夹道绿树，及花石之草畦，稍似西式，然全体皆印度旧制也。其院落之多，随处点缀，或亭或楼，或院或台，颇似中国，惟太方直，少曲折幽深之致，不如中土耳。以此亦可窥印度古制一斑。

是夕九时，搭汽车往爹利，十二时至押沙须，从人睡熟，不及转车，遂宿于候车场，有一室少安，惟未能解衣而寝，终夕车声隆隆，扰惊无数。同壁一人别在女室，不能睡也。

十九日十二时到爹利，即古之舍卫也，今印音曰爹利。舍卫当印度之中，临恒河，自古四为都会，至近蒙古之帝，实都于是。道路之广阔，宫室之宏伟，吾行地球大半，东尽亚洲，西至欧美，未之见也。但层高不如欧人耳。若其庭院，大皆数十亩，道广数十丈，则过欧美远矣。实以地为大陆，且地价贱故也。夹道皆树，其大道茂树数重，不知德之柏林何如耳？英吏有襟呢顺一人驻焉，兵凡三百，盖久为内地，不须重镇矣。英人仅二百余，余皆印

人，凡十六万五千三百五十一人，印王及故士大夫多居于是，以屋占地广大，故相寻极远，人居无多，而绵亘百数十里，楼阁寺塔相望不绝，掩映于烟树中。印度数千里无山，惟舍卫城中有鹞岭，名曰之稚士，高仅数十丈而纯石莽苍，盘亘数里，此外土山数十重环之。英人新筑塔于鹞岭颠二十年矣，高五层，累石八十级，驱车登岭，蹶步登塔，凭栏四望，楼塔台观，极目无际。夕阳将下时，与烟树河山相映，光景瑰伟，气象万千，觉燕京、金陵无此气象。盖印度为万里大陆，而舍卫特当其中，而又山河环抱，故一成佛窟，四为帝都，舟车走集，道里均便，士夫荟萃，工匠精巧，故规模之宏大若此。今虽以在陆不在海，非舟车之总汇；又夷为郡县，非复帝室皇居之时；象教已衰，无复居士长者听经之会，而凭眺山河，雄壮如故，地灵所积，盖非偶然，宜佛之生此土也。住舍卫四日，登塔凡二，入英人客店，店外园地数十亩，可徐步也。此地屋皆是。

即日游蒙古禁城之王宫，高壮与丫忌喇同式，惟殿堂寥落，仅有白石大殿数所耳。亦有英小兵官守之，游者给以一元。此殿筑于蒙古帝沙之汗，在前三百四十七年，费十六万金，殿盖至地纯用白石如玉，缀嵌红花，横列六柱，深亦六柱，共三十六柱，所嵌皆以银及宝石为之。正中为宝座，小石柱四，两旁以石为窗，刻花玲珑，中置大石宝座，全雕孔雀，今无矣。殿深二十四步，广三十二步，顶为平台四亭。殿基跨城楼上，前临恒河，今近城处仅余小水，草树无际，极目莽苍。殿左右引水为沟，广丈深尺，皆用白石，通于右殿，蔽以影壁。影壁之石，白极如晶如镜，能见物影，雕镂精绝，诧为至宝。右殿雕饰五采，窗分八角，皆刻连琐，左右室水嬉之殿也。有亭，其子所居者，顶亦五采，门垂半月圈，其石能照人，加以疏櫺，以便妇女之窥观也。左殿雕饰同，亦为水道，左室为其子浴池，皆纯白石为之，有水管穿殿中，置凿

花浴盆，其长五尺，置香水，浴毕卧饮之，今尚在。右室为莲花石座，以引水管，上有光石盖之。后浴殿，为雕石大方池，分二成，深四尺，四面水沟，广二尺，皆嵌杂宝为花，刻水流纹漪象鱼行，此王妃浴殿也。后有梳妆处，皆用光石为之。再出为王浴殿，深广倍之，雕画宝花同。各殿及浴殿浴池上下纯用白石，其光可鉴，比之丫忌喇之浴池，光明广大过之远矣。隋炀之浴池，凿莲花置鳧鹤，不期于此见之。左转为神殿，皆纯用白石，以铜为门，有石台置食物，其门制同丫忌喇王宫之庙。出为大殿，左右二十五柱，共五十柱，正北为台，中置宝座，如四柱亭，高丈许，极其雕镂，略与丫忌喇正殿同。宝座台后开一门，与后殿通，四面有阑，亦有宝座，皆白石雕镂为之。柱用莲花座，饰宝石，前对端门，直当头门，极类吾中土禁城规模。宝座台之墙，用杂宝嵌花鸟如生；宝座下皆雕花，高八尺，备极庄严，似仿用中土之制也。惟矮小，不及中土之半耳。

王城旁有摩诃末大庙，崇壮无伦，殿基五十级，广百步，正殿巍峨，高十丈，上戴数亭，四面崇楼，中有大池，纯红石为之，膜拜者遍满其间。惟回教之庙，必禁人曳履，须跣足而入，故吾皆不入矣。

夕游博物院，有兽如羊而两头，名巴父路。见亚厘架所制瓷器，似吾古钟鼎。有雕花木碟，制颇精，出沙寒拉捕云。

是日遍游访佛迹，皆云无之，凡有所指，就面观之，皆婆罗门庙也。小巷之庙，亦皆访问，车不能入，乃步访之，则湫隘腥臊，不可响迓。童蒙读书，乃无馆舍，就市门前席石而坐，蒙师踞其上，群小儿挟册而哦，额涂丹黄，摇头高讽。昔在伦敦大会中见波斯蒙馆，今印度亦如之，其学政不修，贱儉如此，迺吾中土远矣。然随意命之写地名，则无不识字者，此则印度之文化软！店主以未尝有中国人来游，请用中国文字书名于册，册中有日本人

来游者。舍卫人面色稍黄，不如各地之黑，宜佛之称黄面瞿昙，而以金涂面也。眼多圆大，如所见中土罗汉形相，一匹红黄白毡布缠肩曳垂，赤足而行，乞食甚多，道上熙攘，触目皆是，有学生大群趋过如此，似所见中土图群僧乞食听经图，数千年未之有改也。凡土人之门皆以白银纸贴椽中，如中土斋醮为地狱之门形，则所游印度各城镇皆是，凡此皆如遇故物，益令人思佛迹不置，而为摩诃末教灭绝，扫地绝无，且问佛而土人皆不知其名，其守博物院者至云此是支那之神，此地无有。呜呼！以佛三千年大教主生长之地，而乃谓为它国之神，大劫如此，岂不哀哉！闻此言伤惨。是夕与同璧谈此，明知怀劫固然，感慨入天，为之哽咽！以诗记其事曰：黄面黑足披白毡，尘沙遍地来乞食。此时瞿昙生长率徒游教地，而今扫地无佛迹。缅甸暹罗家家事，西藏蒙古人人祀。旃檀庄严共泥首，日本支那同奔走。岂知佛生中印度，数千里中无一寺。乃至舍卫生长地，乃至不闻佛名号。博物院中有佛象，反谓此是支那之神道。我闻此言意伤惨，独登鹫岭远眺览。群山周遭王舍城，百万人家夕照明。塔庙亭亭数十里，烟树极目环古城。但见恒河东流水滔滔，摩诃末庙插天高。婆罗梵志苦身驱，裸体仰天卧泥涂。供祀妖像羊与猪，马身象首涂粉朱。人持香花与灯具，白牛入庙膜拜咨。弥猴千亿杂人居，施以豆麦走群狙。形俗愚诡可骇吁，如入地狱变相图。遍寻佛教千里无，成住坏空本非相，亿劫变幻亦须臾。嗟尔象教浩大亦灭绝，何况人家朝代国土之区区。固知教宗无美恶，视乎人力为张驱。非道弘人人弘道，可鉴可惧可惊瞿。悟入诸天无染着，明月照我生清娱。此月曾照瞿昙面，诸圣河沙皆曾见。令我感怆人间世，劫无免者如水逝。高天苍苍，大地转转。印大劫之无碍，乃入天之常存。

是时遍访佛迹，凡有告古庙之踪者皆访之。

二十日早食出城，远游舍卫之郊，先游颯德利静陵，葬蒙古帝玛哈也萨及其文思妃暨其相沙得僧者也。三百年矣。殿若明堂，五室九个，中堂三丈余，室二丈，殿开九门，三层而至隧道，又三层而至墓，但用泥封。殿顶平台，分左右两阶，上台凡十五级，台广百步，中又为殿，高三层，四角立四塔，外门楼二层，下开五门，顶亦作平台，围墙广数百步，周绕皆作长廊，户用圭形，左右各三十九户，四角墙上有亭，四方有门，为四堂，堂各列十户，印度宫殿之庄严多类此。是时有告二十一英里外，有舍卫至古之庙，驱车至此，时已正午。道中群山蜿蜒，皆自鹫岭出，高仅数丈，而重重环抱，为游印度所未睹，心窃异之。与同璧言舍卫在中印度，临恒河，考地按图更无他所，语音既近都会，亦应山川濛濛，气象迥异，必为舍卫。既为舍卫，必有佛之遗迹焉。地名钵搯头，至庙下车，则坏殿颓础，触目荒凉，有导游者相接，则告我曰，此二千五百四十二年前之所筑佛讲堂也。其地以铺金易之，今废千年矣。指殿上之铁华表曰，此一千五百零十年阿育大王所手植也。乃与同璧狂喜，知此地果为舍卫，此地即须菩提长者布金地，此堂即诸经所言祇树给孤独园也。恍然见佛与曼殊、普贤、迦叶、阿难、舍利弗、富楼那说法处，至诚所结，虽重译难通，而得之意外，乃欢喜无量，俯仰摩挲焉。布金之地椭圆，周七里，其西半尚有泥墙数尺旧址焉。依山营构，其外有山坡六重，环抱至前，而布金地居其正中者也。台观相望，今虽颓废，而石构庄严，遗构多存焉。今略将布金地今形写于下：「图略」

正堂体方，纵横六十步，略计中国十四五丈，阶崇七级，上下纯石为之，堂上四周为室，四角有楼，四正为门，高二丈余，中堂为庭。此规模之大概也。今西南方室柱及楼门尽圯（圯），惟东北南三角楼以内，门柱楼室犹完好，可推测焉。

东门高二丈，以石为墙，凹凸四层，每五石一层，石厚五尺，

并刻花，第三层石至庵门作圆拱形，横楣石高四尺，凡四石，皆有花，门墙厚丈余，余周墙皆厚五尺，其周墙距七尺二寸辄开一大窗，窗高广六尺，每一方两角楼外凡八窗，于四窗中为门也。每门至角楼，凡八柱，每两柱间为一窗，柱之相距四尺七寸，每柱高八尺四寸，柱深三层，故每门至角楼凡二十四柱，近墙柱方，近外柱圆，柱皆刻花，约十层，柱上承长横石，横石承石板，即为盖矣。盖用灰沙为之，如中土，厚二尺四寸，中作灰沙尖堆圆形六七尺，余为长平台，可自角楼登也。角楼高七尺二寸，凡十五级，两成乃至楼上，有八柱，中空无柱，皆雕花，上作圆拱形，凡石十三层，所雕花篆甚古。楼上凡门三，窗二，方广一丈九尺二寸，六柱承石板，作石瓦，四方角有佛象，每楼下四方各四柱，共十六柱，柱刻有牛有人，角楼顶平台为灰沙尖堆，南门顶亦为小尖堆，南门左右各六柱，柱深四重，共二十四柱，与东北不同。北门广六尺余，楣上雕神柱，室外有渠，深尺余，中庭有封土，长方七尺，高三尺余。又筑土如圭形，列长孔二十。又有方园封各一，园封二重，不知何用，或植花者欤？圭形之长孔终不可晓。中庭近西处，则阿育王之铁表也，高二丈余，圆径尺余，周刻梵文，当一千五百零十年前则鲁文公十六年，孔子生前五十八年，鲁文公不视朔，毁泉台，楚人、秦人、巴人灭庸之岁也。

堂上近西有三高门，每门两重，高五丈，遍刻可兰经，盖七百年矣，回王所筑也。异门乱入佛堂，不类不完，殊为可恨！四门外西堂右存十三柱，一圆拱。左存十三柱半，盖右又隔丈余，存五柱，两石架残破支撑，皆回教所毁者。西方余墙回王所为，其新柱则英人所补，堂上尽此矣。

堂东外有廊，广二丈，长四丈余，凡余四十四柱，柱石刻画，顶楼毁矣，尚余石板之半。

堂南九十步，外为长廊，广丈余，深凡三柱，横十一柱，共三十

三柱。曲抱各四柱，共十六柱，其曲抱处柱多缺坏，每柱距六尺，廊顶用石，三层作拱。是廊凡十石拱，重为二十石拱，其墙厚亦五尺，廊前有门，高一丈，广三尺六寸，凡存六门。又外墙作圭形，以灰沙为之，墙外有石堆二，其一尖高约丈许，一圆一方，盖殿台之址，皆佛古迹也。外有石亭，方数丈。又外有石院，一门一墙，此则后人所补筑者。

堂西之廊柱十五重，今余四十五柱，其曲抱者无矣。廊柱石拱今存十二重，失其三矣。其门多断毁，得柱七重，柱凡十九，失其二矣。顶凡十格，各廊柱皆无刻花，减于堂制，堂北无廊，不知旧制有否？

右一堂三廊，凡柱三百零四，皆须菩提长者所营。其倾倒者，英人皆以新石扶之，其英人所补之新柱，今不数焉。

堂百步外，西南角有坏墙三重，断础遗砖，凄凉满目。墙高三丈，厚六七尺，每重九门，近有一室，外皆白石筑之，今外石已破，但见砖泥杂沓，矗耸于夕阳崇冈间，真成灰劫矣。

堂直西一百四十五步，有石门岿然完好。门凡二重，皆高二丈，广丈余，上为大圆拱门，南有石室三，中作神龛，尚完好，高广丈余，顶为平台，此室如廊，朝内而与西南之坏殿相连矣。惟石皆纯白，与堂廊之石不类，或后人所补筑也。

其堂东则一切无存，驱车直至堂东门矣。惟堂十余丈，外有一丘，高数丈，上有石亭，其石云大殿顶倒下为者，此亭至今六七百年矣。

堂西北石廊外，为回王夏马润契附之陵，于今五百年矣。陵石墙高广数丈，其门正方，周刻可兰经，其封形如棺，高丈余，三成。

堂北出十丈，有高冢为回王亚多丁陵，于今七百年矣。其高十五丈，围六十丈，中开四窗，顶平而外有墙，以砖筑之，凸凹有棱，上下四旁，皆生小草树，望之如直上之山冢，真诡异之制也。

印度如此陵者甚多。吾于是冢得古钱，乃印度千五百年前者，当西晋时矣，亦异宝也。

堂北数十步，有井深广无尽，盖千年矣，昔印王开以为佛井云。

堂东南有塔，高二十四丈二尺，螺旋而上，三百七十九级，外作六层阙，塔形为觚棱二十三，蒙古帝心率颠亚虑打马士所筑，今七百年矣。登塔顶，俯视舍卫形势，百里山河，指点在目，群山环抱，层层可见，寺观相属，前有颓垣十里，方里许，为八九百年前贵人屋也。其地有土人为吾指点舍卫四迁城，旧址微茫，山川濛濛，恒河滚滚，落日苍苍，佛迹霸图，扫地净尽，华严弹指，皆在败壁断墙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天地悠悠，怆然泪下。盖人间世无可能存无一可恃者，但乘运而发皇耳。舍卫第一次都城在一千七百年，当中国汉末，为他华鸦（泥痕）巴虑大王所建。第二次都城在五百五十年前，为蒙古二代帝多古勒汗所建。第三次都城即今舍卫外城，为蒙古三代帝呵马噶沙所建，凡四百年。第四次都城即今舍卫城，为蒙古第六代帝沙之汗所建，于今三百七十八年，当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孔子生二千七十七年也。第一迁都城，离布金地约二十里耳。一成佛土，四营帝都，舍卫之山川雄秀，固冠绝亚洲哉！塔上视布金旧址及殿廊遗柱，朗如列眉，惜无影镜倒影之，以流传大地也。夕阳将下，下塔而还。再登殿上，抚摩遗迹，石阶莹然。佛敷座处，诸弟子文殊、迦叶听法处，诸国王长者膜拜处，天龙鬼神围绕处，一一石柱，皆当时须长者如何经营，佛及诸大弟子如何抚摩。角楼上下，当时佛长坐处，一一感触，旧事纷来，而今无像无僧，惟付夕阳芳草而已！俯仰一空，他日大地诸教诸国土，皆当历此劫也，何况吾一身乎！徘徊环绕不忍去。幸二千五百余年之古物竟能遗留，同璧率从人检拾柱础遗石，得十数枚，吾在角楼石柱分其一石。又检石灰，

同壁以刀斫得一石，有花者，怀归，此须长者自鸞岭移来磨斫而成者。须菩提营殿之年，为前二千五百五十二年，当春秋僖公十八年中国霸主齐桓公方卒之岁，孔子生前九十年也。是石可谓不世之瑰宝矣。口占小诗曰：

须菩提手所经营，鸞岭移来久听经，到今二千五百岁，鲁叟当时犹未生。

手持此石还支那，自石鼓外，当为第二古物矣。

按佛生年，诸说不一，有以为在周穆王时者，有以为在鲁庄公七年四月而附会于恒星不见之时者。今以舍卫人所述给孤园既营于二千五百五十二年前，为鲁僖十八年，上推鲁庄七年，凡四十五年，佛三十成道，出游十五年，而须长者乃为营此，时岁正合。以此推之，然则佛为吾鲁庄公七年四月八日所生，在孔子生前一百年三十五年，佛灭度时寿七十五，距孔子生六十年耳。行篋无书，无可引证，然今以布金地为据，可为铁案，较中土之以空文考据者为可信矣。统计大地之运，皆开辟于春秋战国之时哉。

二十一日游舍卫外古城，去城四英里，城高四丈八尺，形势雄峻，盖婆罗门王班道所筑，一千三百年矣，当中国隋时也。吾国自万里长城外其无比矣。女墙圭形，障堡皆尖月形，门上有两窗小亭，饰五采，过于吾南京、北京城。

城内荒芜，人家无多，凄凉触目，如古芜城。有摩诃米庙，临城楼上，高印尺二百，殿五开间，无楼，极庄严，其顶同塔，则印度大工略同。前已坏其半，盖五百年物也。右有六角崇台十丈，印王河马润路死葬焉，亦三百八十年矣。

距古城十数里，有六百年前回教大僧呢三无颠阿利亚之墓。入门，前为方池，深二丈余，有石级数十可下，石门十二户，上有二层，上三门，下五门，左一亭，右一龕，左亭旁一小堂，右出曲道为一方亭，皆白石为之。前为崇门，后为白石列屏，再上为小亭，

又上为大方亭，以纯白石为之，纵横六柱，凡三十六柱，葬九棺焉。封大者为大僧王弟咩路揞亚之位，前为其妻，右大者为其弟，余其子也。每四柱有白石圆广顶格，五格为行，五行共二十五格，外环石墙，铁门皆雕镂。

又里许，为印王气埋消巴沙之陵，三百五十年矣。中殿左右各七室，共十五室，上为平台，台上更有二层，其崇五丈，上又为平台，台顶大圆塔，绕以六亭，殿四周绕廊，凡百数十户，四方为门，印度大工之制多如此。始见之极骇其壮丽，今已数见不鲜，舍卫古迹如此甚多，游不胜游，亦倦游矣。

二十二日游婆罗门各庙。其一庙分东西阶，而上堂中堂有门，外有木阑，内垂帘，开帘为神龛，中供三神，中神名遮根拿地，黄面者；左神八爹霸问，黑面；右神呷虑巴打沾，白面，皆戴冕，衣黄袍，状如猴，白黑面者，乃黄面之妻也。一僧拱立于堂，甚恭，其余各庙，诡制异态不可数。拜者皆手携花撒神前，以身伏铺地上而起，又有挂钟数十，一扣而即和鸣，入庙必洗手，诸婆罗门有在神前诵经者。其婆罗门分类数十，有毡土者、有石藟支者、有七地者、有的理者、有巴呢亚者、有佳加打者、有挨希者、有扎地者、有拉住遑屠者、有瑯家路者、有们呢地路者、有苏拿者、有捞哈者、有卡地者、有撒麻、有根遮路、有的当、有嘴拉尸、有沙尸、有捺打、有租路措亚、有派路铺扎、有呢罽要。中印度五大城，皆婆罗门而无杂教，屡访之，皆不得也。此行兼访杂教，甚惜不得见之，惟有英文杂教书二种，将来译之，以求窥其经略也。

既访杂教不得，乃游植物园，广六英里，当中里二十，盖蒙古帝之御苑，而今为公园也。园悉种印度树木，与卡拉吉打公园略同。惟园中有堂，白石为五室九个，制若明堂，四角有楼可登顶，顶为平台可眺望，其中室葬沙之汗女，盖图罗士打拉呷任，紫玉埋香，长依香国，英人保护之，亦云幸矣。堂外台基广百余步，杂

列花卉，玫瑰大如中国牡丹，此为印度特种。堂外开四池，四方有四大花厂，皆印制也。又游公园，略与中国园囿同。但方平萧飒，不见佳处。

访一印度王，乃卡拉吉打所识约来此相见者，未归也。游于市，则店肆有大若中土者，其顾绣多用银花，辉丽绝伦，价亦不昂。其雕牙精细，有印王骑象者，须眉缕缕，随风飘荡，索价二百金。其余雕刻一切无不精过于中土，吾购一牙刀焉。其首饰嵌金宝钻石，皆极精，盖中土文物全印以舍卫为最也，今则孟买矣。惟访购印度古铜古画则无之，闻其王及士大夫所藏，不可得诸市，盖印分人种，皆世其家故也，想三代时亦必如此，如是则商货必不兴，民智必不开矣。

晚有波斯戏来，极难得者，往视之，人二元，其戏与中国分毫无异，唱白情节皆同，乃知旧教之国，其文明固相等也，过于印度远矣。挤甚，于是舍卫王公士夫贵人皆备集矣。其王公士夫皆有从人，或十数或数人，皆挟坐毡伺候，有陪坐者，有立侍者，有在远立侍者，欠呻指顾，从者毕立候，与中国贵人意态无少异。衣服瑰诡，帽有方有圆，有黄有红，有尖圆红色，而黄缎横卷之，金绣错耀，亦间有一二衣英服者，然甚少矣，闻内地衣英服者皆耻之。自游印度以来，所见印人皆极愚，状貌皆黑瘠渺小，头脑极小，目光无神，舍卫乃诞佛之地，而人种亦如此，甚疑印度先哲及佛何以能睿哲精深，忽绝异其种人若是，颇疑古今之变耶！今观戏场，头二等位中之印人，乃皆头脑广大，目光精彩，身体丰硕，乃过于中国常人远甚，与在客店所见在伦敦读书之二印人同，乃知印度上等人固未尝渺小羸羸〔羸〕，绝无神气者也。乃知制作之所由，佛本太子，故能相好圆满，智慧亦精，而以分别四种之故，致彼下等种人皆不讲文学，不讲养生，等于羊豕，愚贱相传，故种愈坏。未上等人少，而遍国皆下等人，则智者少而愚者多，

印度终以见灭，皆由人种不平之故也。吾国经孔子讥世卿立选举后，人种已平，故无此患，然不平之处尚多，尚鉴之哉！印度道中所见，盖无上等人，其上等人深居简出，出必车马，无从一见，惟汽车中间见一二，亦皆头脑丰硕者。然皆未若戏场中之大集，若未见此，几不解印度先哲之何以独能聪明，印度制作文学之何以能有高美者矣。甚矣！考风俗之难也。

二十三日游一佛庙，在舍卫遍访只得此庙，特留访之。门巷极窄，惟庙中甚洁，由后门入，后座有楼房，结构玲珑，如中土戏台然，盖为学舍者也。登楼循廊乃入佛殿，盖殿基纯在楼上也，在殿上望之，不知为楼，盖纯石成阶故也，中土尚无此巨制。庙甚小，广仅三丈，深六七丈耳，然纯用白石，极精洁。两廊及前门恰如中土祠庙，皆在楼上，殿三间六柱，亦恰肖中土，柱皆用双，神座用高台八角三成，如吾宝座，而小佛像趺坐，纯白石为之，高仅尺余，与卡拉吉打同，不如中土之宏伟也。两廊六柱，柱皆刻莲花，上拱左右龕，各供菩萨像五六，左龕曰粗得嬉菩萨、曰铺哈路菩萨、曰捎勿利丫拿提菩萨、曰周卑土马哈住菩萨。右龕曰呢根加周的一些路菩萨、曰萨捞菩萨、曰丫的賒路的亨加路菩萨、曰爹路菩萨、曰基嘻菩萨，不知当中土所译经典为谁，或亦文殊、普贤之类也。楼下为数室，然亦无一僧也。

入一石榴芰婆罗门庙。神为妇人，披衣白石为像者。上铺金采，前有池，膜拜者盈地，有以鼻嗅地而不跪者，有复身于地者。旁后有小殿，二神，一吹笛者。廊悬铜钟数十，击者以手过而触之，即成繁声，亦异乐也。

舍卫城营之二百五十年，今少废毁矣。道广大，城外列树成行，走马相望，惟车尘极多，终日飞尘蔽天，酷暑蒸人，全印如此，而舍卫之尘尤剧。英人久居是地者，子孙变相，皆成黄蓝色。盖全印之地，实非乐土，且教化风俗束缚极严，全无自由之乐，印度

可谓为西方极苦世界，惟其烦恼至极，佛乃降生是间而超度之欤！

舍卫屋宇极大，租亦不贵，盖印之士大夫既失国家后，日即困苦，英人居是者亦少，故大屋极贱，与卡拉吉打迥异也。英人攻印，先破舍卫。

古印度七大城，而卡拉吉打、孟买、密遮士不与焉。七城皆在印之中，北为印度之中原，故都巨带五河，地最繁庶者：一曰舍卫，二曰丫忌喇，三曰勒挠，四曰间波，五曰罽河，六曰那杂，七曰担裂射，总名之曰五河，犹中土之言九江三河也。五河者：一曰芝林，二曰罽哇，三曰毡鸭，四曰呷爷，五曰漆烈住，五河皆流入恒河。英人名恒河曰针拿，然恒河已极浅小，五河可知。吾尝与印之在伦敦学者言印度甚好，可惜水少。印学者曰支那亦不过江河二水耳，我印有五河，何少之有。彼以为我国除江河外无水也，其可笑如此。观于印度而中国之水流繁衍，支脉交错，真天府之地也，何可不自幸而轻弃之欤？无水之国，其辛苦瘠瘠，沙漠酷蒸必矣。

七城繁盛，以有水故，皆蒙古故王及印度大王所治。英人破之，即定全印，罽河毗连克什米尔，英特驻巡抚于是，为北印度省会焉。克什米尔商务皆聚于是。印人屋室必石，而石皆出于罽河，雕镂极精美。间波去罽河不远，由舍卫汽车往罽河，此行携寒衣甚少，若往罽河，必顺道游克什米尔，而时近季冬，克什米尔冷度同于新疆，积雪蔽地，沍寒严栗，实不可行。来印原欲游雪山以避暑，印之雪山英人所辟，五地皆极繁盛，曰大吉岭近西藏者、曰抹苏利(Mussoorie)、曰奶呢多路(Ninetall)、曰暹拉(Simla)、曰吗利(Murree)，近克什米尔者，北印巡抚避暑所驻；抹苏利，暹拉总督避暑所驻。大吉岭者，孟加拉副巡抚避暑所驻。近西大城尚有米遍地(Rawalpindi)，抹檀(Multan)，撒沙

(Peshawar), 曰阿富汗(Afghanastan), 以冬寒皆待后期。其近孟买大镇曰普拿, 曰奄多不地, 亦纒往, 乃还游勒挠, 以二十三日三时搭汽车行, 自舍卫至勒挠三百四十英里, 约中土千余里矣。汽车十二时乃至, 还卡拉吉打则九百二十四英里, 车行三十六时乃至也。

二十四日早六时到勒挠, 勒挠亦蒙古帝分藩之地, 故王最多, 规模之大, 道路之广, 不逊舍卫, 而宫室过之, 举全印之宫室无若勒挠, 真足惊人者也。客栈极宏丽奇伟, 有以印王故宫为之者。驱车大道, 屋皆四五六层, 髹屋之色, 红白黄三者相间。屋顶皆有塔亭, 有累塔十余, 塔上又为无数亭, 亭上又为长石表, 石表上又立数长石人, 以手相接, 物既伟大, 上摩云汉, 白光照人, 映带初日, 怪伟骇目, 若是者甚多, 不可数。其印王故宫皆游黄色, 广长盈里, 四周为宫室, 高二三层, 飞阁洞户, 复道重楼, 连绵贯属, 其高峻如吾禁城午门楼, 而列户万千, 黄光映日, 则过之。中为平地, 长广千步, 正中为二殿, 一方一圆, 圆者上圆下方如明堂, 崇阶数十级, 其圆顶之上为平台, 台上中作大圆塔, 四方四圆塔, 如京城五塔寺之形。又有十余小亭绕之, 其高矗天, 皆用纯石, 其规模之宏壮, 气象之巍峨, 不敌吾禁城殿阁, 而瑰伟诡异过之。乃今为酒店, 盛衰之感能不慨然! 近此宫间, 皆茂树连属, 道广数百步, 芳草遍地, 其润泽丰缛, 过于舍卫、摩竭提二都矣。又游一故王宫, 为刁楼, 不胜王宫也, 今英官噤呢顺居焉。门楼五层, 五开中高, 左右旁陀而下, 甬道大树老藤茂草相夹, 瑰宫数层, 方平广大, 以视英伦监斯睦真宫之遍于闾阖者, 相去远绝矣。至亚呢札附游一故宫, 为巴沙驾租颠措挞王殿也。入北宫门, 夹植花树甚盛, 道广二丈, 长数十丈, 宫门或三或五, 皆作中高旁下形, 门闸略同欧人, 无如中土复瓦如堂者。门内铁阑, 上皆有管, 以备朝会插烛, 想见鸡鸣紫陌银烛朝天气象也。再入内宫, 门高

二丈许，五开，凡门上所饰，备极瑰诡。有一圆廊，有墙，其深四柱，其长周绕于殿，皆为黄色，崇阶八级，四面各十五户，共六十户，殿上圆如盖而下方，殿内上盖六花下垂，花大盈丈，极华严矣。殿上圆顶用金涂，其大盈丈，上戴相轮，高丈余，下周以阑，皆涂黄色，与晓日瞳眈相映，绚烂极矣。殿内北有崇座，长亘屋高四尺，陈王故物及像，王葬饰帐鬘皆在，以红布复之，金雕人物楼台高丈许，备极崇丽。王妃之冠三重，顶作圆塔，上棲金凤，与本朝后妃朝冠相仿。出前门，临河平地百顷，树苇相间，云是故园囿也，今为民地矣。左右有六角亭，花木甚盛，真瑰构也。

有英旧炮台，印人以炮攻之，英兵千五百全没于此，故英人大愤，封之，永为鉴焉。英破勒挠最后。

游亚思不刀拉亚厘王殿，数百年矣。殿名奄孟扒拉，壮丽第一，可冠印度。其外门制，大门凡三，每门台上又分三门，前列四亭。第三层为平台，横列十九门，每三大门间一小门，二小门又夹一大门，总十三大门，六小门。第四层台门，横列三十一门，每大门上分作九门，凡二十七。又中间四门，左右边为大亭二，前后四小亭，二十二拱，左右廊上下二层，皆七户，上层在平台上，门前平地数百步，围以长廊，合抱如半月形，亦上下二层，皆数十户，并作圆拱式。门前百步，有照楼，高四层，亦复百户玲珑，塔亭卓立，不复记矣。

入中门阶十八级，二成阶级，广十余丈，门之瑰伟崇诡与外门同。惟左右廊崇高亦五层，顶楼横列六十四户，每五户间一大户，凡大户八，小户五十六，其下数层横列十六户，每三大户间一小户，皆有石梯，展转可通，门内雕刻瑰诡，突出二亭，但论门制已为印度集大成矣。

门内甬道百丈，正殿广数十丈，中室七门，左右室各三门，门高广数丈，突出二亭，每门上作七户，共九十一户，上作平台，每

下层门一台，即作大拱，每拱四柱，五户间以三户，夹以二亭。顶层为大平台，横方数十丈，其前横列八十八户，中四十四，左右各二十二，每户四柱，柱顶刻花，户顶作圆柱，亦八十八，中左右皆间以亭，末峙四高柱，其后亦同，内周以廊，亦百余户。

殿旁有崇楼六七层，有石阶直登殿顶，凡一百级，级高一尺，此殿约崇十丈，加以殿基三十八级，共高十四丈，又建于丘陵上，故可俯视全城，崇楼杰构，皆可揽胜。盖大地古宫室，以印度为最；而印度宫室，以勒挠为最；而此殿又为勒挠之最矣。殿内深十八肘，广一百三十肘，盖印人之量以肘计也，已见佛典，今犹然。墙厚盈丈，殿内分七间，正北列室，高四五尺，深丈余，殿檐内横廊深二丈余，殿壁四五丈，上皆有飞廊，皆纯白石为之。殿中置前王祭器，帐翼亭塔，皆以红布蒙之。正中室内有神像骑马者，上悬玻璃大灯盈丈，每灯盏以千数，每间一灯，观此乃知中国所谓玻璃洋灯亦出印度也。勒挠各大宫庙皆有之，印人守旧，无用欧物者。左右为圆殿二间，乃跳舞演剧之所。壁上高三丈许，环以木龕，如神龕然，方广数尺，甚怪其制，盖备宫女观剧者也。印俗严男女，故如此。又疑此龕从何出殿顶，复道四通，凡六十余道，可通殿内飞廊及木龕，复道广仅二三尺，容身而已。上石级四十六，即可通殿前，后横廊直望深邃不可穷极，由横廊可通六十余各复道，各复道内洞房窈窕，上下沟通，奥诡阴深，不可测识，未知阿房如何？若建章之千门万户，则此殿亦庶几可推识矣。其绘图布局者，亦不易才哉！

斜旁有殿崇阶六成，每成五级，总三十级，广数十丈，如吾太和殿也。殿前列池，殿顶大圆塔三，高塔二列于檐顶，左右崇高摩天。殿门凡九，旁作两廊，皆重楼，末缀小塔。正殿为正朝，此盖祀摩诃末者也。

左门楼三层，每层横列数十户，楼顶为大平台，数十步，台上

有楼二层，皆作半月形。上又作半月平台，台上楼又二层，作半月六角形。又作平台，台上为顶层，作一大亭，自下楼第三层之大平台两面有崇阶数十级为梯，斜上顶层大亭，旁护铁阑，高长丈余，其左右起两大柱，高圆周数丈，柱顶作亭，以衬中间半月之台。柱下为三角大平台，台下三层圆楼，壮丽奇诡，得未曾有。其下过之，乃一台门，如城门也，此为左门，其右门则倾毁矣。似此诡壮，虽欧洲犹不可得也，然今殿前楼已作小儿冬学闹比邻矣。廊上苏台，古今同喟！吾在殿顶得一石，有刻花者，还亦为鸿宝矣。

游公园，亦前王宫苑也。其中台殿华严，前临大池，池方百丈，八角形，有数十级石可下，池水深绿。殿左右有三面平台，穹户无数，东有八面崇台，五层高耸，上生草矣。池前两门，亦复崇诡，皆对正殿者也。殿崇三十八级，广数十步，四面周廊，繁花遍满，有英兵守之，入者给一元。殿中遍悬印度前王油像十幅，诸王皆戴冕袍带绶履；其冕四边崇，中更高，似地藏王帽，似汉唐之冠袍；窄袖绣龙，极似国朝龙袍；绶垂于中，则似汉唐；履首甚仰，似今《三礼图》；履皆金绣，冕袍色尚黄，颈有领有珠，其似中土殆十八九矣。以领珠论之，则是本朝学蒙古，蒙古学唐古忒，唐古忒学印度者也。其王名：一曰孟买得利阿王、一曰河得崇王、一曰文殊得利王、一曰试喳刀拉王、一曰呀士也都拉王、一曰沙扎亚厘王、一曰加租颠哈王、一曰(梯歇)尸牢海带王、一曰华得利沙王、一曰暗遮得利沙王，皆近代之王者也。公园草木，略同他园。

出园门见摩诃末庙甚壮丽，庙门七出，左右门及照楼皆七出，中高旁渐下，如上式(图略)，中高顶上为一亭，巍峨怪伟，门内左右墙皆平楼，庭阶左右四圆殿，每殿顶五圆复四高塔，皆白石为之，光怪触人。庭阶甬道百丈，铁阑环绕，以红黑石子为花

砌，花木楚楚。累阶上殿，殿左右深广各五柱，前楹深三柱，后室五座，高五级，深盈丈，皆纯白石。殿旁别有台，讲书者，崇七级，中龕为银叶座，供奉摩诃末者。座前供可兰经一部，衣以绣袱，左龕供其子，右龕供一人头马身者。有玻璃灯长数丈，盞殆千数，云价值六千金。此庙新洁都荔，然亦数百年物。

又游一公园，中一殿三百年前物。二层上作平台，台上数塔，今为学舍，学生百数，入视之盖英文梵文并习者。园大十余里，马路弯环，树木润泽，过于舍卫，遍行城市一周，则外多破坏者矣。是处为大都会地，亦无佛寺，闻霸拿(哩夏)士有之，即以二十四日晚六时搭汽车往，自勸挠至霸拿(哩夏)士一百九十九英里，至夜二时到，夜深无英马车，仅有印度马车，四柱上有盖，后蔽以布，方广二尺如小亭，亦如北京之车，但较小耳。同璧女颇苦其腥臊，以异域异物谈笑试之，遂坐印度马车行。长衢夹树，广陌微霜，残星满天，月影在地，鸡声嘒嘒，马声萧萧，诵“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之句，风景相同，独异者在万里外之佛国耳。行数里得客店，以夜深闭门不纳，又之一店亦不纳，或对无房，故又之他店，绕行十余里，与弱女车中凄然。得小诗曰：霸拿拉士四更霜，度阡越陌夹长杨，栈车逐客看残月，绝域无归堪断肠。后得一店，皆人满，仅余一室，已三时矣。此店横列数十室，前后皆旷地，植花木，垂藤荫，室颇幽胜，每人日五元，主人为英人，甚周到也。出影图相示，言是地只有一佛塔，二千余年矣，在五英里外。

二十五日游古佛塔，驱车出野，古塔台寺在田中者相望，形式甚怪，然皆废圮。遥望塔上层亦毁，既到，寺院皆废，亦无一僧。守者带视，塔体正圆，周一百五十肘，高约四五丈，上生草树，环石龕八，龕下周刻梵文经，高约盈丈，夹以黼黻卍字之文，石多坠落，字亦多剥坏。英人以一长亭铁阑锁置其石，累累千百

多佛像，有神有王，有牛有象，有相轮八层，其刻画与祇树给孤独园者同，皆极古厚，与武梁祠堂画像同。卡拉吉打博物院已有移置，吾剔石拾灰怀之，同璧女又得佛像及梵文之石六枚以归，此二千年前之异物，他日吾国开博物院，或得所取资也。

归途游公园，与各城略同。游一王宫，白石庄严，崇楼层台，横列百室，光明照耀，今其袭王犹存，然陈设多英式矣。绕行城市一周而归，夕搭汽车行。既登车矣，停车场英人殷勤周旋，告以此有金庙，游否？金庙者，全庙门顶以金为之，极有名，不知其在此地也，遂复留，英人留宿于停车场。汽车长以未尝见中国人到此，皆极殷勤焉。索我中国银钱观之，同璧适有携之，各赠以一圆也。

二十六早游恒河，有游河船如西湖船，舟子四五人，英人皆坐其船面，以便瞭望，吾亦从之，有藤椅数四可坐焉。沿河皆人家，其人家皆居楼阁，高至六七层，真不让欧美也。而塔楼杂沓，盈望万千，塔高多十数层，又有累合十数塔而为一总塔者。又多在五六层之台上，每台又皆五塔，塔又多在数层屋顶，顶又多亭，又尺寸刻镂，其他亭榭台庙，六角八角，方圆曲尖，高下鳞错相望，与乜刀拉相类，而崇壮过之。然无一寸非石也，盖多千数百年物，印度数千里无山，得石甚难，而大工如此，诚非易易。其石价每长一肘，值八烟拿两卑士，每土木匠一日之工价，值科烟拿，大工六烟拿，工头八烟拿，刻匠六烟拿，一切人工自利烟拿至八烟拿，每人十日食米二十磅，值一卢卑，地价每五六方肘值四五六卢卑，今英人治之百年犹如此，则古者必极贱也。其轿如一大杠，式同日本，用四人穿杠中抬之，每人日半卢卑。其度屈两手为一肘，两肘为一扣。其量以斤半为一除，四十除为一扣。

船过河边，浴于河者相望，男妇皆有，以布蔽下体而浴焉。河边停一尸，以白布蔽之，又见有四人抬一死尸来，以竹槌抬之，用

红布掩之，顾视河边，已烧一尸，上下夹以柴，而下火焉。每烧一尸，用十打柴足矣，故焚尸处旁堆多柴至此，吾为掩鼻掉船而回，不忍卒视。而沿河浴者，嬉笑饮吸，若绝不知有焚人事者。其秽恶故不可受，其忍心漠然无所动，尤为可奇，盖习惯成自然故也，而害于恻隐之良甚矣。今人食肉不动其心，印人之视焚人亦同，故人情无常，全在圣者立法有以养之，所谓决诸东西而皆流也。

沿河小龕甚多，高数尺，多以祀神养猴，其小龕中杂置器物，杯碟象马百数十，大仅寸许，皆神也，盖尽婆罗门也。登岸游一庙，中为一殿，四角有亭，养猴千万，游人如织，沿途施以豆麦，猴子不避人，纷纷聚食。又游公园，有放生塘，施以豆食，鱼千头，接踵而来，皆异境也。印度玫瑰以此为最大，如中国牡丹矣。

金庙者，印王兰之升所筑，百余年矣。高仅数丈，有两大圆顶，圆周丈余，皆以真金涂之，晓日照之，其光显显，其神最灵，故礼神者多如蚁。巷窄数尺，入者摩肩，人以清水一尊，香花一钵，牵白牛入庙共礼拜之。其外以象马为神，或象首人身，涂以丹朱，施掷香花，相属满地。吾从人印人也，亦取钱购花及水，以礼神焉。旁有两塔，高数丈，雕镂皆满，有三大尖鼓，广六七尺，击以祀神，沿途陈设神像，玩器如织，别成一世界也。车站人告街亚乃有佛寺，是夕八时往街亚车站，主人以头等车二位相赠，送百里转车处乃还，厚情可感。转车处相距数百步，携持行李，匆匆赶车，小雨泥泞，车黑无火，至半小时乃开，然后有灯焉。车中绝不精洁，印度车政之不修亦甚矣。

二十七日六时到街亚，无英人店，但有土店，而少仿英式者，甚凄凄。驱车出行，石山秀耸，绵迤数十里，高百数十丈，山顶有塔，巍峙郁然。来往印度七千余里，皆未见山，舍卫石山及此外间有土阜，皆高不十数丈，惟此秀苍有中土意，耳目一新，神气甚乐，望山欣然，意塔必为佛寺也。乃遍游邑市，皆婆罗门庙，无知

有佛寺者，为之懊恼。最后有告者曰郭外七英里有焉，十一时行，道中岩壑相迎，为印中未有之境，知佛之必曾栖于是也。天大雨，泥滑滑，马蹶不能行，促车夫易马，复蹶不行，两车夫以手推车，又加一夫，卒不能行，遥望见佛塔嵯峨，与山岚映带，可望不可即，道中有车过者，呼之皆不肯易也。极天长道，树影夹之，雨大天寒，日暮风急，车夫衣少体战，解衣与之。是时天暮欲归不得，幸雨少晴，车夫先走，寺中得白牛车载往，印人之极愚而无算如此。同壁频诵唐太宗三藏圣教序，“百重寒暑，蹶霜雨而前跼，诚重劳轻，求深愿达”之言，果有然也，吾今犹若是，玄奘之劳苦可想矣。车中得诗曰：远访浮屠去，天寒霜雨零。泥泞看马蹶，野旷绝人行。树影连孤塔，山岚绕故城。白牛车远近，乘重觉劳轻。雾雨迷蒙，日斜烟冷，放马食草，旷野杳茫，不见一人，仅与弱女及一印仆在车，不能进不能退，即在故乡，亦一危难也。《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行至此？遂乘牛车至寺，日已晡矣。山名玛希巴哈，塔名马哈浮屠，二千二百年矣。太路玛梭卡王所筑，行篋无书，不能考。有日本人题记目曰：伽耶灵塔，必有本也。有佛坐之道场，有佛坐石一，石上佛树一，佛亭一，方塘一，佛坐龕十七，完好无缺，比舍卫之残毁过之远矣。印度佛迹以此为最矣。岁时有蒙古、西藏、锡兰大僧来朝，而日本南条文雄及有多僧亦尝朝塔云。驱牛车印人项挂念珠，眼大而圆，而黑发卷而鼻仰，与中土所图罗汉像分毫不异。口中诵咒曰：“唵其叨颠札虑巴住差室呀，打那(的段中)士衣家夺巴打”，不知何云。至寺有僧出迎，衣袈裟如中土者，面色甚黑，如中土所图胡僧形，盖锡兰遣来住持者。寺中仅此一僧，余则为工人，凡二十人。来印往来七千里，仅见此一僧，既喜既叹，佛法之式微，可谓至矣。僧寮皆毁，新修一堂，方广三丈余，以东偏一室供金身佛像，高三四尺，四壁挂幡磬，多日本人所施者，亦有中国人

到此施一旛焉。中一室，僧所宿，西偏一室，杂置盐酱者矣。堂中多欧人施像，寺僧烧柴以暖客，煮饭为斋以饷客，饿极仅下咽焉。寺居丘阜上，环塔前后左右僧坟累累，皆作小塔形，高尺许至丈余，皆古德耆宿盛名者之塔，方得附葬此间。有二千二百年前者，昭陵之功臣附葬无此古矣。幸打扫修补皆极整洁。

塔大龕中奉大佛像，金身，高七八尺，从人捧花一盘以俟，乃撒花于像，而礼佛龕中。近南有左右阶两成，上顶凡十九级，上作方平台。第十级处一成，有金身佛像，平台上四角有小塔，高丈许，皆有金身佛像，中塔前后左右各有大像，各像皆如人长，前后左右各开九户，各有小像尺许，台四周塔为阑，塔四面皆刻佛像，塔高尺余，东西南北各二十五，共小塔一百。大方平台之前突出处别为小平台，前列十一塔，左右各列五塔，塔高百八十英尺，约十余层。顶有相轮八层，极庄严完好矣。塔后有石台，高广丈许，台上背塔有石长方三四尺，乃佛当年晏坐处，石色黑，甚滑泽。台前有阑，倚阑有大树，高二丈，婆娑荫下数丈，青绿如新，乃二千五百余年荫佛之树也。吾与璧女手摘之，得数十叶，以为异宝，可比于阙里之桧。若吾粤河林之菩提树，为三十四代之后辈，乃此树之曾玄矣。树下徘徊，瞻仰遗泽，不忍去。塔旁环以红石阑，高丈余，厚尺许，雕镂奇古，昔在卡拉吉打博物院见之，英人号为最古物者，乃知自此塔移出也。塔前数十步，有一庵正对塔右一廊，石级五，廊黑如漆，以火照之，有坐立之佛像十尊，面目略同，皆如人长，云天下惟此乃为真像，可与阙里之孔子并重矣。依廊有小亭，荫佛足迹石也。由亭右出数十步，至一白石亭，方广约二丈，凡八柱，与给孤独园之柱同。亭嵌佛像五。亭正临一方塘，方数亩，有石十数级可下，西南方环以墙，东方临塘之廊，作十七石龕，龕深广约五尺许，此亭为佛宴坐说法处，此龕为佛与诸大弟子文殊、迦叶坐禅处，此塘为佛浴处，塘水凝绿，亭

龕淨白，花樹環外，意境悄然，如見當日佛坐禪時天花亂墜，法雲繚繞也。街亞當佛典中何地，無書，不能考，然伽耶靈塔佛迹完好，當為印度中第一矣，與壁女同登瞻仰，歡喜贊嘆。惜已天黑，不能久徘徊，本欲留宿，惟天氣嚴寒，寺僧無氈，且弱女在此夜深不妥，遂決歸。壁女以小金合嵌吾與張夫人、妙華二人像，施僧存于寺中，僧人出冊請題名其上，吾寫中文，壁女寫英文記焉。索于僧人，得大小佛像二尊以歸，大者尺許，小者三寸。刻四佛像，其大者莊嚴極矣，此二千二百年之佛像，最可寶異，在支那者應以此為第一矣。又得梵書三冊，貝葉經三頁、幡一、銅磬一，解衣裹像及經幡磬以白牛車載還，比之秦景之白馬馱經過之矣。使僧讀經听之，凡文殊、普賢之音與中土同，其讀觀音菩薩曰哥德瑪通打，亦與中土譯音不遠。僧有佛書一大櫥，皆梵文及回文，亦有中土文十餘冊，皆日本人所贈也，他日當再覓中土佛經贈置其間。有日本人所施弘法大師所寫即身成佛品，筆意遒峭，千年之物，亦可貴矣。弘法大師為日本人，來學中國，為清涼國師弟子，歸而弘大法于日本，今秘宗即其所傳，日人伊呂波五十音，即其中土文傳印音創成，今行之通國者也。以其寫經藏之靈塔，可謂相副矣。

歸時鐘行八點，夜色深黑，寺僧遣二人挾挺送歸，道路與談，乃知此地多盜，故挾挺也。深夜微茫，黑不見道，路無行人，只有林木，風聲蕭蕭，樹影疑鬼，英例馬車之道禁牛車往來，故驅車者繞道而行，入兩山間不見故道。自八時行至中夜十二時，牛行既緩，數時不至，且未睹故道之山。身挾弱女與一印仆，絕無寸刃而行萬里之外，絕域異國，曠野深山之中，深夜無人之境，又非故道，心疑車人異謀，遂為震懼。每問去市几里，則時時云三英里，再行二三時，亦云三英里，益疑其異而無可如何。吾既慣遭危難，此身常在死境，閱之尋常。惟念弱女甫出，即遭此險難，無以

见吾母耳。且吾不死于大难而死于此，命也夫！同壁胆气极壮，始尚诵诗畅谈，继而支持不得，已而闻虎啸声，又闻大噪声，庙人送者云：此群狼也，此地多虎狼，时有食人者。既素知印度多猛兽，乃益震恐，夜深天寒，腹饥身冷，与壁相抱持，勉强慰藉，以观其变。吾既素讲不动心之学，坚持以镇定之，至一时转入故道，渐望见灯火人家，乃少释然。二时半乃还至店，已乏卢阜，从人易金以待，以食饷庙中送者，幸店主留餐以待归来，沐浴、饮酒、饱餐，与壁追谈夜间迷道事，相与庆更生，饮酒毕，天已明矣。自店至寺七英里，不过中国二十三里耳，马车往时，天雨泥泞，仅行二时而至，而牛车夜归，自八时至二时半，凡六时半，安得不惊。盖自北京出险以后，未有若此夜者。壁谓得此佛像，诚非容易，幸求深愿达耳。然经此险后，游兴顿减，归心遂生，有如败军之将，胆汁已破，不可言勇，须待少养之，乃能整军再出，故二十九日决先归卡拉吉打少住，拟他游焉。

游鸡足奇借亚伽耶灵塔杂诗十一首：

石山秀耸带鸡足，料有灵奇佛窟开。灵塔嵯峨十层出，曾经悉达坐禅来。

水亭悄悄对方塘，十七禅龕古道场。想见法王入定日，法云乱坠雨花香。

宝树婆婆摘叶回，曾经佛坐亦悠哉。光孝菩提称老矣，只为此树作云来。

树下青青一片石，当年晏坐落天花。台前石镜摩挲遍，佛影长留识妙华。（佛坐背后石极滑，佛影存焉，树下黑石乃佛坐处）

伽耶灵塔百八尺，环绕小塔像千亿。坐立十像真法身，撒以香花似相识。

古德灵坟塔百千，或经二千二百年。马鸣龙树知在否，亦是

龙华大会传。

我来印度访佛迹，只此犹留丈八身。梦入汉明知此是，撒花供奉雨缤纷。

佛像二尊一车载，双双白牛驮以背。此像二千二百载，归作支那最先辈。

贝叶文书分五筒，梵天经咒得三函。施以夫妻双合像，易来古石两瞿昙。

绝域深山宵失道，狼啼虎啸风腥人。弱女抱持行半夜，惊魂又作再生身。

去时霜雨马不行，夜归山谷盗纵横。天惜奇宝不易与，故作艰难此数程。

父曰巴巴，祖曰打打，曾祖曰霸路霸遮，高祖曰亚他拉遮。母曰妈衣，祖母曰打的，曾祖母曰霸路霸衣，高祖母亚他拉衣。其祭至高祖而止，每三月一祭，岁祭七次：祭天、祭神、祭祖，祭坟墓。以全烧豕及檀香酒、牛奶、面包。其戒食猪者，以全牛，皆置于地，有莧菜、芥菜、矮瓜、白豆、番瓜。富者以八，贫者三四，前陈檀香一炉，次陈酒三杯，或五、或九，饭亦或三、或五、或九，次陈菜品，右陈衣裳，左执豕刺其首。来祭者以猪血点首，问豕言吉否？仰豕首曰吉，退乃饭之。

父母死衣纯白，十日不食肉盐、不饮酒、跣足，服一年，亦有六月，孙服一月，皆以白布为首经、腰经。夫死妻以朱涂额、散发、跣足，不饮酒、食肉及盐。衣白一年，皆以白布为腰经、首经，三年不食槟榔。兄弟服六月，头衣白下可衣采，有父则兄不为弟服，而弟为兄服，仍无首经（而有腰经。妻死夫有父母则下服白，无腰首经），父母死则有之，亦服六月，子死亦服六月，无首经，而有腰经。死哭而哀之，殓以白衣在内，红衣盖之，亲戚皆送红白。

衣，或数时、一二日而葬。无棺，葬毕燃灯于门侧，每日六时、十二时加油于灯，奠酒于地，而哭祭之。九日而大祭，宰豕陈庶品如祭仪，亲戚皆集，十日而撤灵，至逾年忌日而祭之。此皆言民俗，其王大夫士尚未尽详也。

其娶妇之礼，先于数年纳征，以金银为镯约定之，至期纳币，亦以首饰衣酒，妇亦于先二三日迁衣物来夫家。娶前二日备鼓乐三四人歌曲，及迎娶亦以乐，富者以马车迎，贫者则步行送妇者甚多。至门，婿不迎，男家先问妇之物，乃入与婿，结褵以红布为之，系于襟，遂交拜天地及神，遍拜尊亲，乃延送妇者及亲友饮，亲友数百人，虽贫者亦宰豕数头，酒、牛奶、面包，费卢卑数百。

印人以三月为岁首，虽有不同，相去不过数日。有闰日，无闰月。

印人皆席地坐，其室中空空无有，贵富者有方八寸小木几以为坐，亦绝无陈设，壁上亦不挂物。坐屈膝而坐于膝上，如吾古人，及今日本人，其读书写字皆置膝上，其墙必嵌龕，所有器物皆皮其中，富者亦但铜器数具，一铜盂大如钵以浴面，浴毕即漱其水，此贫富所同。便溺则以手拭之，而洗其水。然以无物故，故望之室颇洁。富人食具有数铜盘，大尺许，或二尺余，其尤富者，刻倭人神于盘上，乃其最致意者矣。吾国古物有比干铜盘，可知古者亦重视此欤。印人衣服不缝，以匹布为之，地又酷热，故无须多衣。印人昔多有挂刀于壁者，英人重禁藏刀，今亦无矣。故印人之室绝无有，惟富者奴仆稍多而已，故印人真有烦恼，而无少乐趣者也。

大吉岭故王名整道，英人与月俸一千二百卢卑，有三宫，有一在大吉岭，有一在卡林堡，一在地士打，汽车三时到。

以十一月廿六日为岁首，今为三百六十年。

七悲利教不食牛羊鱼猪。

二月花朝为红粉日，印人新年也。过十余日计数重新年。印人以三月为正朔，全印亦不同，然相去不过数日。

印度之先有亚莲(音厘牵Arayan)为之长，有子三人，生于雪山，其后一入欧洲，一入毕县(北音)，一入印度。时印皆黑人，乃率亚莲人种与战，逐之于深山，而有其地。亚莲种人一切不食，但食牛而饮酪。以战事方殷，不得不食肉，乃分种人为二，一修文学、禱祠之事，为婆罗门；一习兵事，食肉，为玛哈花路大。

二、緬甸國記

一九〇三年

緬甸亦南洋大國，由星架坡西北海程行五千餘里即抵南濱埠頭。其地南臨小西洋海，北連雲南，只隔一野人山二百餘里，即雲南騰越州之地，東接暹羅，迤西與東印度相望，中隔格搜、曠堪二小國，縱橫約二千四百餘里，閩廣人呼為烏肚國。蓋因土人身皆刺以藍印，作鳥獸等形，由斯而呼之。國人自名曰部馬，緬甸之名，中國揣意所命也。南部濱海之埠頭曰秧崗（閩廣人呼為仰光），嘉慶間被英人所據，商務頗繁。由秧崗東北行一千三百餘里曰曼噶哩，即王之都城，城圍約五六里。光緒十一年，英人以詭計擁兵入城，擒其王唏吧，由是全國為英人所據，英人遷王與宮妃等于孟加拉幽之，給其俸食，今尚在。王被擄後，英人驅逐城中百姓于城外居之。今城中王之宮殿猶在，其殿悉以木為之，不用磚瓦，盡貼飛金。乾隆間其國分南、北二部，南部曰底勒，北部曰部馬，南部王以兵力欲吞北部，北部王欽崇佛教，具慈悲心，不忍生靈受害，任其擒獲而去，由是北部即為南部所并。旋有獵戶名門翁几約聚眾起義，殺南部王而自立，是為今王十一世祖也。門翁几約既立，旋即滅南部，乘勝滅曠堪，攻暹羅，暹羅不能敵，求救中國，中國命潮州人鄭某發兵救援，門翁几約料不可敵，未及交鋒即退兵回國，由是兵戈不起，歷百四十餘年，至光緒十一年國亡矣。今被擄之王唏吧，乃門翁几約十一世孫也。國

人皆崇佛教，僧寺不举火，皆沿门乞食，僧之规模悉依古制，其佛教之兴校暹罗尤优。暹罗敬僧唯谨，敬佛稍怠；缅甸则敬佛唯谨，敬僧尤不怠也。缅甸僧戒律最严，即如不捉持金银宝物戒，悉皆依律而行。若暹僧者，竟有赌博之事，优劣可知矣。

风俗。人体类中国，稍黑瘦，有名无姓，男女满头蓄发，上着短衫，下围水幔，赤脚，或着木屐。男人以杂色绸帕裹头，女人则无。婚姻无媒妁，男女自配，男赘女家。近有汉人于彼婚娶，竟有数世不返中国，而子孙已化彼类者，其中国之语言、文字皆不知也。人死则火化，今渐有殓棺埋葬者，效中国之礼也。人死后七日即不问矣，亦无祭祀之礼。若有喜、丧等事，则营斋供僧，以袈裟应用物件布施。俗人俱受三皈五戒或八戒，最喜买花供佛，一月四次。僧俗俱受一食，法名唔保总。生子例皆出家，或有还俗，任其自便。僧以五月十五日为结夏安居日，至八月十五日解夏，亦古制也。其佛教之事大概与暹罗同。秧岗有大金塔，名虽得公，高二十余丈，贴以飞金，金光灿烂，高出重霄，塔基围千余步，四围以小塔，亭阁环绕，其烧香散花恭敬礼拜，男女老幼接踵往来，日夜相继不绝。据云此塔系佛初成道坐菩提树下时，有二商人以妙蜜奉佛，佛说皈戒，二商欲求表记归国供养，佛随以手取发数根付与商人，商人回国造塔供养，即此塔也。由虽得公塔之南二里余，有塔高十余丈，先是英人得据秧岗之地，商务渐繁，后因筑路造屋，此塔碍于基址，英人欲毁之，即命匠搭架，将欲拆毁，匠工相继跌死。英人复又用炮火击之，且云佛若有灵，我必不能毁此塔；佛若无灵，此塔必被我所毁。塔若毁，则佛无灵也；佛无灵，则佛自身尚不能保，何能令人作福耶？言已，即击之，霎时人皆自毙，塔无摧损，由是英人稍有敬惧之意，即于塔之周围树以铁栏干，格外保护焉。其他处佛塔遍地皆有，以数万计，佛像以白玉石琢成。有铜佛像高丈余，系唵堪王所造，据云

造此像时佛尚在世，未曾涅槃，因门翁几约灭嗔堪，奉迎而归，现供于曼塔哩，僧俗礼拜接踵而至。其国中户口，余未详悉，云南商贾约千余，闽广人约二千余，其余印度崩哪、摆映各不下数千。居民房屋盖以茅草，僧寺则以木板为之。天时极炎热，寒冬时似中国初夏气候。

土产，米最广，每年运售他处数千万石。次则宝石、碧砵、翡翠、玛瑙、白石、金银、煤油、煤炭、椰子、芭蕉、五谷、灰象，大木皆良，其土产之广他国不及也。文字则用三十三字为母，最易习学，蒙童习三四月能通。言语另自一种，与诸国不同。

论曰：缅甸奉佛教最早，而且虔，是故国人唯知持戒作善，以慈悲忍辱为教化，而强兵备敌之事从未精习，加以地土丰饶，物产迥胜他国，为英人垂涎久矣。况缅人柔弱，素不知兵，故英人乘其未备一鼓而得之，易如翻掌，不啻虎搏豕羊之势。予不怪英人得缅甸之易，而哀缅人无知可鄙也。英人据秧岗之际，缅人尚不知有大患在后，犹在睡梦鼓中。及大敌临头，则措手不及，既而国君被掳，朝中文武鸟兽而散，竟不见有一二忠义之士图报大仇，而甘心奴隶，听其驱使。呜呼哀哉！有国者可不以缅人为鉴乎！

三、暹罗国记

一九〇三年

暹罗，南洋大国也。纵横约三四千里，东连安南，南临大海，西接缅甸，北界南掌摆曠。地在中国之西南，由上海水程约一万二千余里即至都城，由香港用未针海程约行三千余里（火船行三日夜余），抵安南之东境。此三日内一片汪洋，四望无山。海名七洲洋，东曰万里长沙、曰千里石塘，西行曰广南湾，即安南之海峽。由安南东境沿山行约二百余里，山麓已尽。又行一千余里，见昆仑山（此属南洋中一孤岛也），其山周约百余里，相传为蛟龙藏甲之处，予过此境，见一日风雨数作，信不巫也。前荷兰人欲于此建立埠头，龙施其威，荷人以巨炮击之，返被狂风破舟，人几伤尽，故现今尚无人迹。过昆仑转向西北，行二日，见大真屿。又行二百余里，见小真屿，土人呼为草鞋洲，周围仅七八里，高仅数丈，海中之拳石也。由草鞋洲再向西北行千余里，至暹罗南境，海口有竹屿山，此处停船验病，有病者不许进港，须在此医愈方许登岸，彼恐华人患疫疠者惧其传染，故南洋各埠均有验病，例皆如此。由竹屿海口进米澜河一百五十余里即抵都城，米澜河水深，可通洋船，阔约二里，河两岸芭蕉、椰子、槟榔诸杂树绵密沿岸而生，土民于两岸水面架茅屋而居。其都城之名曰慢咯（又曰孟咯、曰网咯、曰万咯），外城周约七八里，高八九尺，今已拆毁，因筑铁路达内城，并车马出入有碍之故。内城围约一里余，

高约七八尺，王殿构以楼阁，盖以五色琉璃瓦。宫中有一寺，寺中无僧，而工料尤精美，四廊以铜铸成象马人物，亦有白石琢而成之，地则铺以铜砖，寺顶作塔形，以五色碎玻璃遍粘之，遥望光辉烁眼。中设法堂，每年数次延僧升座说法，王亲率臣僚后妃肃恭席地而听。有法座，用白玉石雕琢而成，阔五尺余。堂中金银宝器雕成佛像，安以玻璃龕，其余珍宝古玩甚多，俱贵重物也。有灰象五头，终年养于禁中。禁中之寺，俗人不得擅入，唯僧可随时游观无禁。河南有大佛像，高十余丈，名曰三宝公。城北有假山，高三十余丈，磊砖石而成，山顶有佛塔，登之可瞩百余里，其余伽蓝百余所，僧徒约万余。有华僧续行，粤东嘉应州人也，于咸丰年间游其国，王重之，于是赐地建寺一所，名曰龙莲。今僧众仅十余，俱粤东人，余挂塔于此六阅月。另有甘露寺、祖师宫、永福寺，仅三五僧而已，以外则无华僧寺也。有安南僧寺五所，僧约五十余，亦有天主耶苏教堂，而信其教者无几，堂唯空寂而已。

风俗。人类中国，稍黑短，有名无姓，男女皆剪发，以幔围下体，男裸上体，女以片布围乳际。男逸女劳，市厘多女人为之。婚事无媒妁，男女自配，若兄妹一父二母者，亦可配为夫妇，若夫妇不和，亦任其各自离婚，则弃其旧而偶其新矣。举国人民皆奉佛教，敬僧最虔，入寺见僧必拜，僧不答礼，乃至王公拜僧，僧亦不答礼，俗见僧不得与僧并座，亦不得高座，席地跪坐而已。民见王则蹲踞、合掌、跣足，官见王须曲躬偻，宫女见王则胁行，若有公事赐赏群下金银，王必亲手给与。食则席地以铜盘盛饭，攫之以手，不用箸。僧寺例不举火，皆沿门托钵乞食，若营斋供僧，必亲自跪献。生子必出家，还俗愿否悉任自便。若未经出家者，人皆鄙之而不通婚娶。其出家还俗者，或三二年，或数月不等，僧饭食不忌荤素，随施者意，过午不得食，若犯之，有按责之律

焉。未滿二十不得受具足戒，其結夏安居衣不離身，乞食、應供、傳戒等法，均屬古規，唯許僧還俗，不知何時所起也。僧所行法唯沙彌十戒為最嚴，比丘戒僅二百二十七條，與印度、錫蘭、緬甸俱同。為比丘者均能記誦，每月二次誦戒，亦古例也。婦女多受五戒、八戒，或一戒、二戒，任其量力而行。學堂訓蒙則教之以三皈五戒及十戒注解之經，故國人無一不知佛法者。僧俗皆願彌勒下坐得預斯會，而彌陀淨土之說無聞焉。及觀音、勢至、文殊、普賢等名，亦茫然不知也。予不知其何故，竊謂彼國經典不廣，機教未及耳。僧徒修行以戒為本，內用不淨觀。彼云不淨，系身中三十二物，此似四念處之法，但於禪定性宗之學不甚究心。僧犯小律者，長老責之，犯重律者，交僧官達於王，收其衣鉢方定罪。俗有殺人，若無證據則不定罪，縱有證據，禁錮三年而已，無償命之例也。朝臣宰輔半以粵東潮州人為之，合國人民約八百餘萬，潮州人十已居五，其餘閩廣人不下數十萬。今王勤於政治，尚奢華，近與西人通商，熙怡之風猶可觀也。王性磊落，猶雅秀，光緒甲午、乙未間漫遊歐洲各國，旋遊印度，遍禮佛迹，印度有佛古迹，圯壞者，王輸金而修之。又至楞伽山諸伽藍營齋供僧，隨處輸施，此亦罕事也。其國政不善者莫如賭風，而花會之賭猶巨。有賭場名曰公司，構以廣廈，男女雜聚相博，日夜無休，各埠皆有之。人死以火化，撿骨建塔，亦有貧乏者埋之於土，囚犯死則飽之於鳥，不得葬焉。其國地土肥沃，谷米最多。種禾時，則雨水自至，不假人力；種已，則稻生草死；稻熟，則雨水自退，是故百餘年未聞荒歉之災。其餘土產，檳榔、椰子、胡椒、芭蕉、寶石、燕窩、樹木為良。文字用四十四字為母，蒙童二三年可盡通。語言則潮語與土語雜用。都城街市寬廣平坦，道路東西亘二十餘里，面臨大江，舟車輻輳，頗覺繁華。土人皆識水性，四五齡小兒亦能浮水，性習然也。男女喜食檳榔，唇齒焦黑。

论曰：暹罗列南洋诸国之魁冠也，视目前之国体犹属可观。今王志性潇洒，精于政治，拳拳不倦，犹称英明之主。疆界安宁，刀兵不见，熙怡之风，蒸蒸日上，可谓太平之国也。所虑者，东有安南法人之狼邻，西有缅甸英人之虎窟，南有息叻西人之门户，北祇南掌摆夷，蠢蠢野蛮又不足恃，而暹罗犹在狼群虎队中耳。其能保全身命不被虎狼所噬者，必有一番游猎手段，方可无虞也。

四、巫 来 由 记

一九〇三年

巫来由，南洋散种也。部落最多，管辖之地大小各分其部。东至婆罗洲，东南至格罗吧，西南苏门答喇，西北槟榔屿、吉龙，直抵暹罗南界。纵横七八千里，群岛罗列，皆称巫来由。今时商务最盛之地，星架坡（即息叻）之外无加焉。

由暹罗都城东南行三千六百余里至新嘉坡（亦曰星架坡、曰实叻坡、曰息叻），南洋商务之总埠，西人东来必由之门户也。地势由暹罗南境东南斜伸入海，绵亘长约三千余里，阔仅二三百里，实叻乃地尽之处。东翼曰丁家奴，曰大啤，曰斜仔，曰六坤，曰宋卞。西翼曰嘛喇甲，曰小唎喇，曰大唎喇，曰吉隆，俱巫来由部落。先本暹罗属境，道光初年，英人踞其地，擒其酋，暹人不能救，由是各部相继归英。息叻商贾，华人为最繁，近约百余万，华人中粤人又不及闽人之半也。富户甲于洲，商务极盛，而适闲取乐，游目骋怀，则亚于上海矣。

由星架坡西北行二千余里，海中有孤岛，曰槟榔屿，巫来由之别部也。广人呼为新埠，土人呼为叻噜槟榔，英人呼为奔冷，周围约百余里，东隅与陆地相近，隔海港二十余里，此岛山水清秀，犹称幽雅之境。山中奇花异果四季不绝，遍地植椰树、芭蕉、槟榔，绵密如竹林。闻嘉庆年间，英人以诡计引王登舟载之去，于是不费一兵一弹之力，遽为英人所夺，盖英人先有槟榔后有息

助。今则道路平坦，楼阁相望，颇属繁盛，闽广巨商于他处贸易者，多移家于此居焉，而殷富之家尤不胜指。有福建鼓山僧妙莲于其处买地建寺，曰极乐，工资甚巨，颇堪称誉，其能于蛮夷之域兴隆圣教，亦壮为者也。巫来由人性极狡猾，盗风尤盛，贫苦尤多。男剃发，女蓄之，女行路以布蒙其头，男女皆围幔，着短衫。食则席地以手攫之，不食猪肉，多奉回教，亦有奉佛教者甚少，其僧之规模，余未详悉。

五、瑞士游记*

一九〇四年、一九〇六年、一九〇七年

瑞士非国也，欧洲之大公园也。非惟欧洲之大公园也，实全地球之绝胜乐土也。国于大山之上，若西藏、廓尔喀、哲孟雄、阿富汗、门的内哥亦多矣。吾游哲孟雄，登西藏廓尔喀之颠，望于阿耨达之池，清碧深弥、别有天地。大雪弥山，一望皆白，然止于是矣，安得有数百里之澄湖无数聚于山颠乎？若阿富汗、门的内哥抑不足比数。吾足迹游遍欧美，而半于亚洲，尝欲庶几一境于瑞士，而遍大地不可再得也。峨嵋之雪吾未踏，落机山吾四往返焉。冬则大雪一白，夏则岩壑竞秀，诚地球之大观矣。亦苦少大湖滟滟焉。余洲胜地或非大雪山，或有大雪山而乏湖，若北美之亚拉士驾雪山，湖瀑幽胜奇特，而奇寒僻远，人迹鲜通，徒供鲜卑人之所窟，而林莽蛇虺之所盘据焉。盖大雪山颠，林湖深阻，而不辟国土。或有国，而不当百国冲要之地，不当文明发越之所，则空山莽林，无万千楼阁旅舍之峥嵘点缀，无士女裙屐之游观杂沓，无王侯卿士之行宫别墅，无艳歌妙舞之欢娱纵乐，则山林钟鼓终难兼擅其胜。然崇山绝壑陟高涉深，虽有好游者，然周王马迹、谢公屐齿，亦难登跻而啸住焉。惟瑞士乎！又当今日之瑞士乎！乃穷奇尽胜，兼备妙乐，而为地球独一无二之胜境也。

国大者能强，而不能妙乐也。若美与印度之平原，俄与蒙古之沙漠，万里荡荡，驱车偃卧，亦何味乎。

瑞士所以独绝者，国于阿尔频山之上，较于美国之黄石园仅大□倍耳，惟其极小而全宅于山上，以数百之峰，数百之湖，为其尔宅尔田，成都成聚于碧淥绿树白瀑青山间，涧流涓涓，雪峰漫漫，而冠山抗屋，临水成家，林杪崖边，湖滨矶畔，寸寸幽芳胜地，处处楼阁园林。破浪则汽笛白船，登天则转轮铁路，欲求其少许不佳之境，令我闭目安息，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卒不可得也。故天下之地皆求胜境而不易得，若瑞士则欲求不胜之境而不可得，为其小而易完美故也，故独能以其国为园也。

瑞士所以独绝于天下者，其所巢窟乃为欧中之阿尔频山也。五洲万国之地，中多平壤而鲜崇山，如印度北有须弥而南山环海，美国西北有落机而余为平原。中国亦三面环大山而中为平壤，若嵩山号称中岳，实不足比数，即泰、华、衡、庐亦皆蕞尔卑小，少雪寡湖，不足开国，亦非据全中国之要冲，无能比阿尔频山者。欧洲寡崇山峻岭，而东北之乌拉、西南之比里纽斯，皆僻边远，惟阿尔频山突起欧土之中原，南隔意、奥，而北障德、法，故此山划分欧境为南北，拉丁、条顿之所限，政俗不同，视于此山。而南距地中海，北距波罗海，道里适均，而诸国往还扼其要冲，为往意、奥，出德、法，必经之地。昔罗马之征日耳曼必逾此山而北，其后欧北诸国朝教皇必逾此山而南，环欧各国赴之，近者一日之程，远者不过二日，故他处崇山绝壑，虽有佳胜而人迹罕至，冠盖难来。惟阿尔频以处欧土之中，绾毂欧、南欧北之冲，所以独胜也。

凡国大者体严治尊，则于客不便；客不便，则邻邦之帝王、公侯、卿相来游来居为难，其弥大若华、俄、美者，道远路隔，邻邦之帝王、公侯、卿相益难一来。凡国小者治不文；治不文，则客居不安不乐；不安不乐，则邻邦之帝王、公侯、卿相来游来居为难。凡小国而近于大国者，频为强敌权贵所游，窥其虚实，则狡焉思启，

即思占灭，故小国不能自存以保其胜地，而必折入于大国，则客又不便矣。故统五洲言之，苟非庞然万里大国，则为野蛮无政小国，其或小国有政，环据海岛，风景佳美，如瑞典、那威、日本亦最佳胜矣。然日本既远在东洋，即瑞、那亦僻于欧北，皆不能便各国之走集，而各国之帝王、公侯、将相亦鲜来游。夫不能聚各国之帝王、公侯、将相，则少行宫别墅之点缀，则少异闻逸事之流传，则少歌舞园林之妙乐。惟阿尔频山之大，盘亘千里，足以容瑞士之开国。而瑞士山乡二十，又为共和国而无君，适居欧土，列国相争，以其僻小，诸大互妒，而留为瓯脱之地，以为列国之公，故万国邮信会、电线会、出版会，凡诸同盟皆以瑞为公地。而盖欧洲之地，南有地中海，北有波罗的海，港汊回互，山岭槎枿，险阻易隔，故亘古割据，甚难一统。加以日耳曼封建千年，有土之君至今数十，而后妃、公主、王子、公孙以千计，其他世爵数十万，皆食租衣税富厚好佚游，而各大国帝王、妃后自立宪后亦皆以空名守府，政权不在，惟有游娱。于是求湖山之胜观，则全欧之妙境至佳至近未有若瑞士者，乃各建行宫别墅于瑞士，而群走集焉。昔者奥后以雅步山林，为无君党所弑，亦在瑞也。故帝王后妃之微行游瑞者至多，而其他王公、卿相可无论也。盖欧人出游其间，无宾无主，视为欧人之公地。瑞人习惯于邻邦之帝王、后妃，亦不应酬，熟视若忘，亦不自知其为地主也。其他富商、大贾、名士、美女、歌僮、艺伎，清歌妙舞，古董妙品，于是云集，而楼阁之精奇诡丽，文人骚客之歌咏流连，猎客技手之追逐欢娱，自然从之，不待论也。夫天下古今安有以荒山而辟闹市，以一小国而能聚无数之帝王、妃主、王子、公孙、公侯、卿相者乎？此瑞士之所独绝，而无有能学步者也。昔之邯郸燕赵市，仅比巴黎，岂能以山林清胜冠盖繁华兼而有之。且瑞典之擅此奇，亦仅在此百年前后，将来百年后，开辟名胜日多，而帝王、世爵日少，则亦处处等

耳。若今者聚全欧帝王、妃主、公子、王孙、公侯、卿相无数，为公游地，则前无古昔，后无来今，应为大地独绝之异境也。故谓为全欧之公园也。

瑞士昔自立于西十四五纪时，乘封建诸侯之日争于是，山乡各联盟自保，日附日多，此如广西、云南之边人苗、峒、瑶、獠结寨筑堡，或以拒贼，或以拒官，要无意于自立也。其时奥之帝王，视为荒山穷边，小蛮裔夷，羈縻待之，非以国民待之也。叛则以小校讨之；服则听之；最怒而调重兵不过六千，此如今征苗、瑶之师，亦如荷兰之剿亚齐，皆不肯大费兵力。曾未及赵充国之服氐羌，马援之征五溪蛮，贺齐之讨山越，明朱燮元之征罗拖苗，近者福康安之剿大小金川也。吾国人不知瑞士立国之本末，而盛称其志士立国，犹昧昧于欧洲中古事情也。已而因新旧教之争，日耳曼王纲解纽，法路易十四欲散为诸小以弱之，北海市民诸盟既自立，于是亦许瑞士山乡自立，此亦如滇、黔之土司自立耳。穷山隧谷非有文化，何足称乎。乃当欧土新艺新学日出之时，而又乘汽机铁路大通之日，于是法、德、意人日渐深入瑞士中，鹊巢鸠居，乃大移植平原之文明以润色山国，自凿通三十里之大隧，铁路亘于全国，汽舟泛于山湖，其他绝巘危崖一一皆假途于铁轨，于是玲珑楼阁倚崖参天，亭塔、桥道、旅馆、公园、商品、机器，凡欧人精奇妙丽之物尽移山间，行人游赏，若在户庭。登山下岭，贯穿全瑞，半日可毕，全欧至止程途不过二日，至近至便，至乐至快，此瑞士之所以能为大公园而独擅奇胜者，亦惟在机汽铁道之后，乃集游客而擅盛名。若在五十年前欧人视之，亦如吾国人之视剑阁峨嵋而已。拿破仑逾山而攻奥，则如邓艾之入蜀；显理第四之逾山而立雪朝教皇，则如元奘之历西域而取经，但以为惊怪之异谈，未闻以为幽胜之快赏也。故今人徒闻瑞士山水之美，游赏之盛，欧人既夸之炫之，美国人避夏时，小工弱女亦皆积资

而一游焉。而未知百数十年前亦仅为狐兔之窟宅，榛莽之荒林也。故学者非通古今而但睹目前，必不足与论事理矣。

凡游观胜地，宜于夏者，不宜于冬。欧美人考求卫生，义贵休息，故每日之息以夜，而每岁之息以夏。至夏时，则去城市而求山林，燕息酣嬉，穷娱极欢，以为养生之所，故处处皆有避暑之胜地。如纽约之欢娱挨论，一夕游者至五十万人；费城之亚兰狄邑，夕间游行者如蚁，肩相摩也。其他避暑之地，夏时皆极盛，惟冬时则阒然。八月时游于柏林之梯丫公园，行人已绝，求食无所矣，况其他乎。惟瑞士夏之青草绿林，冬时之危崖大雪，人皆好之。其山南近意、法之胜境，若柳街诺、若丝利、若荐呢华，并不甚冷，丝利尤暖。并有大湖，小雪立融，风景尤胜。故遗老无事，吉士怀春，徜徉湖山，志忧娱老，灞桥风雪，诗人摘句之时，湖上骑驴，遗老排遣之法。故穷冬祁寒，游者杂沓，旅馆多有冬时特辟以供游者，山南客舍似更盛于夏时，此又瑞士所独擅而他处无有也。

吾以甲辰夏五月，丙午秋七月两度来游，前度居山北之护顺，后度居山南之柳街诺。护顺下山北而为德境之铺颠诗湖，瑞士诸湖流入焉；柳街诺下山南，汽车行半时许至意国之可磨矣。皆贯山铁轨南北大道所经也。大道所经，岩壑竞秀，处处皆佳，而护顺与柳街诺为至妙华矣。

全瑞之湖三百余，披览全图，名胜无尽，登山顶而俯览之，碧泓一弓，澄于山曲，或长如带，或湾如弓，或曲如环，或方如规，或小如豆，或大如海，或泛汽船之浩渺，或容鹅鸭之呷喋，或青松绿柳，映带人家，或绝壁峭崖，澄浔淇澍，光景之奇，诚未有也。而至大之湖，以近法之荐呢华为最，丝利次之，护顺又次之，然以吾所游之护顺，其湖长三百英里，当中国之千里矣。吾尝泛湖舟焉。崇嶽相望，危崖互接，余雪未销，飞瀑激湍，悬流直下，时亦

有坡陀之冈，青松弥望，湖或狭或广，或浅或深，穷望已尽，忽转异境，山穷水复，千转百回，碧涟微波，帆舟相映，素月乍升，则金波无尽，临流饮酒，左顾右盼，其乐无有。其最胜者，在凭峻崖之杰阁，倚斜坂之红楼，水滨张幔以筑亭，沙际系舟而结路，沿湖边人家，道路填沙筑石，倚壁架桥，既整既洁，杂花生树，芳草映门，红阑绿渡间。霓裳玉貌，士女相携，裙屐翩跹于其间，扶携下舟上船，登山行路者相望也。白居易诗所谓：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真可为瑞士诵矣。吾行遍大地，惟瑞典京在海中，千二百岛皆着楼阁，泛舟容与，山水幽胜，境界略同，特瑞士有危峰峭壁，为稍胜耳。试一追思瑞士湖舟之乐，真可每饭不忘也。

意大利极北境曰可磨湖市，亦名可磨，意之出丝最有名者，以染胜，盖如吾西湖水色胜，故染胜也。自美兰至可磨汽车仅半时许，湖波数里，阿尔频山临流，一碧澄清，令人神爽。自此入瑞士境，关吏视行李，其湖舟出入于瑞、意湖境者，皆设关置吏焉。欧土国界牙错，以吾国人视之，不胜其设关之苦矣。入瑞境后，崇山危崖，青松倒挂，涧水措措，左顾右盼，应接不尽。半时许至柳街诺，与可磨同此一湖，可以相望，瑞士数三四之胜地也。水滨山颠，沿山层级皆着楼阁，旅馆阔大，绕以苍松翠花，旌旗相望，湖舟澹沓，烟波浩渺，吾尝宿于□□大旅馆焉。大室佳者，日值四十佛郎，食尚在外也。铺垫颇为妙丽，然尚不如暹呢士焉。此湖亦有中国三百里，泛舟至夕，湖山无尽，澄潭崇嶽，浪大拍船，甚剧焉。沿湖人家楼屋甚古，冈林皆有短垣，依山上下，亦多塔庙，然白灰尘旧，率多敝坏。有村舍百家，楼屋二三层敝坏尤甚，村人贫苦，但为渔樵，晒网负薪，无自修饰其屋。亦有崇楼巨宅，占岛横桥，小亭数四，然屋皆方板，瓦面多厌胜之物，亦复污敝，盖山国人贫，无自发愤，又近意国，故为意人意俗，宫室囿囿皆同

于意，是故，方板敝陋，虽有湖山佳胜，如中国江浙间耳，甚杀风景，乃知旧国转移诚不易也。若以较之山北之护顺与瑞典之湖山，则纯为德、法之楼阁，妙伟诡异，竞丽争新矣。何条顿北俗之胜，而拉丁南俗之敝若此？他地比较尚远，不甚著明，惟柳街诺与护顺同在阿尔频山，铁路相去五时，而颜色不同，楼屋迥异，遂令山川有增色减色之分。甚矣！人工之贵也，吾于是感慨于旧国新国之间，而知为变之难也。同一瑞士，然其妙胜敝陋，相去遂若是其远也。人之渺然轻视，与刷目相看，亦随之而转移也，可鉴也夫！

自柳街诺至护顺道，雪峰上天，松林障日，河流泻白，林麓飞青。隧道数十，有长三十里者，凡两道，吾往还皆过焉。其长桥横坂，车场倚壁，亦有前王避难之古城，故国之旧垒，开壁罅、设撞木，以拒敌者，皆相望焉。闻冬雪时汽车多被压倒，颇险也。其最佳胜者，则汽车度涧观瀑，或循行湖边，如过结烈住村观溪瀑，过刊的道上观箕敛踪瀑，峡底喷流数百尺，下有医院焉。自此上峡，峻峭奇胜，登哈士烈涛岭观掣谦伯瀑，此瀑广数十丈，跳珠溅玉，浚浚轰轰，一白微绿，观挖得峰与唯路峰、也梯峰，头白倚天矣。峰，瑞人皆名曰刊也。过卑离烟士湖，湖山碧绿，有半岛突出湖中，岛上绝妙，楼阁隐林木焉，令人叹美。湖边人家桑麻鸡犬，亦皆幽绝，不知放翁经过能移家来此桃源否也。观几士巴大瀑泻于深林间，似吾粤峡山之瀑也。山峡人家屋顶皆平，压石无数，盖峡风甚大也。忌连爹路畔村有故侯旧垒，今改为旅馆矣。自此望蓉芙路峰，阿耳频最高之主峰也。峰颠纯白，有大客舍，有路可登颠，峰下飞瀑积成护之尼滩，飞波溅溜，雪花腾溢。至烟多叻觐村，人家千数，楼阁□□，公园妙美，此地风景致胜。下临湖而上，可登蓉芙路峰，有大客舍二，其一曰蓉芙路，其一曰域多利，山麓林木深蔚，崇楼屹然，俯视一切者，即域多利旅馆矣。沿

道千餘里間，湖居其半，崖澗居其半，以近湖多瀑，故山樹山草綠淨不可唾。人家多植葡萄，環屋連坡，累累連樹，濱湖橋路整潔，樹影垂垂，艇波掠掠，自矾頭岸際，陂陀凶隴，一綠極望，烟波與峰巒澗道相接，欲求其似，則桂林平樂道中頗有相彷彿，但無其廣湖及極綠耳，未知紹興、山陰、衢、嚴、桐廬間山水與此何若？然千里道中寸寸妙麗，無分毫枯槁平寂之處，真可謂千岩競流，萬壑爭流，令人心醉。以吾所游五洲之道二十餘萬里，自瑞典之外，誠未見其比也。須彌、落機大雪奇觀，誠為絕特，然安得此明湖樓閣綠松芳草乎！但恨汽車太速，不及流連，更當乘阿圖木表車，以步步領略之，乃不虛過也。自過蓉芙路主峰，即屬山北，樓閣雖木筑，亦漸新麗，愈北愈佳，相去無几而俗尚迥殊，誠可異也。蓋山南居者皆意人，山北居者皆德人，又為鋪顛詩湖之巴登巴威人，乃德人中之最文者，德、意移居人各以其本國之俗移入于瑞士，故在北者樓閣、園林、道路皆用德制，而新麗詭奇，是以可觀也。吾國人入美而污儉不改，歐人來滬、港而宏麗有加，故瑞士一山中分南北，人種語文亦南意北德，地雖至相近，而國俗不同，遂至遠也。天下山水之勝美聚麗既瑞士為第一，而瑞士之妙麗勝美以護順為第一。護順在譬拉叻士峰下，吾游在五六月時，而危峰顛白雪與明月常照人也。護順湖名非丫啤士朵賒，瑞人名湖為賒也。灣環澄碧，湖山至此最為廣闊，故以為都市亦最盛焉。環湖之道夾以綠樹，剪平如莽，游人步樹下不絕。停車場極偉麗，有數百丈長橋相接，以達市街。崇塔映照，客舍相望，闐闐溢如大都會焉。戲園、食館鬧盛歡娛，客館以克蘭為最闊麗，臨湖堤近處，歐土王侯貴人游者皆駐於是，凡數百室皆滿，吾問之，僅得一室，取二十佛郎，客舍中自演劇也。有凭危崖隱深林自鐵軌上者，為□□客舍，凭高遠望，風景至佳，山極顛，亦有某客舍，皆以鐵軌登焉。山椒青松匝地，綠草鋪芬，球場、茶亭、

娱望皆备，听客纵步眺望四远。小湖百十，澄碧无尽，人村远烟与雪峰青山互映相带，光景至佳，揽掬不尽，掇茗攀李，乐而忘返。下山沿湖行，有长桥入浴亭，可快浴焉。乃乘车周游全市，上穷铁轨之道，下尽湖船之游，饮绿凝碧，吞云梦者八九矣。如此胜境，岂笔墨所能形容，观者览图，可领其一二焉。护顺湖分内外，外湖广杳，内湖靛静，游人既少，人家垂杨，杂花与鹅鸭相映，亦似西湖之内湖也。

公园大仅十数亩，而缭绕峭峻有不尽之观。入门有数屋，卖刻木精品如日本焉。门临深池，铸巨狮丈许于石壁，入园，曲廊数百丈，上下四旁皆以松木带□为之。架桥渡壑，纵横涧石，皆可，倚廊阑而观之，幽折甚胜。廊尽为一堂，陈瑞士之鸟兽及制造小品，别收费而入焉。堂后有曲池，种葦荻养鱼，上临峭壁，斫石百级，曲折攀登，中为数洞，绝顶处小塔奉神，其幽折之境与中国园林无异。西山之灵光寺及内府与江浙间之名园皆好筑廊桥叠崖石，欧人殊少见，独有此耳。固知中国宫室一无可取，若园林亦有胜于欧美者如此类是也。其小舟红里，亦与上海、西湖小舟相类。

瑞士山居本甚贫，屋甚卑小，护顺大市而街衢楼阁亦甚卑，屋层亦甚矮，道甚窄，殆以山间崎岖，无从展布，而亦旧俗相沿。然着于山间亦殊称，以奇诡为主，亦不厌其卑狭也。

湖舟甚雅，泊于长桥树堤边，每逢二时一船开行，泛湖舟而游，胜望不绝。梯路士得湖亭，乃画家最好为之者，吾昔印度屋有此画，久卧游之。其余临湖风景佳处，若士叻秃铺桥，长数百丈，汽车渡之，横湖而过，临望最胜。离记卡护拔之浴房浴室，临湖，山水澄滢。若非士奴村、唯忌村、逼行烈村、忌骚村、铺路嫩村、父阁医论村、鹰伽路逼村、鸭拿士哒村，皆背山临湖，至佳胜者也。杜工部诗曰：“莺花随世界，楼阁寄山颠。”盖山颠着楼最

为异观，而雪峰峭崖临湖之山颠，楼阁尤为妙丽之奇境。吾泛舟所望，则离寄（箬路）之大旅馆在山颠绝壁，小松夹路，悬瀑飞流，最有名之瑰胜者也。标靛士刺高之山颠，临湖绝壁，亦有旅馆焉。士丹士刊顶亦有楼阁，近望雪峰，四面皆白，刊者，瑞士名峰也。丙午再过护顺憩望之，楼阁日增，不知十年后其增胜若何也。

自护顺下山，汽车一时许即至平原，松柏遍山路，绿草芳菲，回望人家如在碧汉。入铺颠诗湖泛舟，回望雪峰，却顾来径，横绝翠微，与奥之帝罗横岭苍翠，临铺颠诗湖数百里，而积望不尽也。

瑞典〈士〉京名曰（卑牵），人民三十余万，善织绢布，依崇山开广原，云烟自佳，但无湖耳。楼阁伟大，议院崇穹，长桥横卧涧中如虹。其政最平等，人人皆有选举权。其上议院员于二十二乡各选□人为之，又于上议员中选行政官九人，又于行政官选议长，议长即为领袖，亦无权领袖，故不独无王，亦无总统也。然此惟极小国乃能行之，否则他日大地大同能行之，非今世所能及也。

近法境筛利者，瑞之最大市，善织绢布，人口十余万，临大湖多法人居之，故为法国俗作法国语文，塔宇崇闳，亦类法也。瑞人文学以是为盛。冬时甚暖，欧人避寒者多居此，奥后被刺亦在是。有来烟科者，滩流而斜下如大瀑，广百丈，终日轰逐隐隐，□架其上，有长石桥，度入冈麓，林木蓊荟，中有楼阁巍巍，亦大客舍也。旁为故垒，胜妙处也。

兼釜邑，大市也。亦近法，楼阁人家数十万，临大湖长桥横之，风景绝佳，此地即以制表名。护桑尼亦为大市，楼阁崇闳。

巴射路埠在东北，亦大市也。有长桥横临溪河，夹河湖堤种树，甚整。河流甚广，下山即为来因河矣。

扣的罗埠、诗郎埠，亦复楼阁嵯峨，临湖缥缈，风景清胜。瑞士荐呢华埠临大湖，制表尤盛名，亦善斫宝石也。

瑞士邑市之著者，略尽于此矣。

丁未十月，以办墨电车再游德、法、奥，便道经瑞士，于是三游矣。以前未至瑞士京，故绕道一游。自筛离入吕顺仅二时许，十九日十一时，自吕顺乘汽车行一时至兰挠，凡行五百六十启罗迈当。自兰挠至瑞士京仅三十七启罗迈当。夹道雪峰照眼，涧流湍湍，虽疏雪满地，而青松绿草遍满山阿，上白下绿，景色绝奇。在大地中此为阿尔频山之有之，他处有雪峰则草不绿，有绿草则无雪峰，不可得兼也。若其千峰万壑，竞秀争荣，变化离奇，不可尽纪。兰挠为群山走尽，开大城郭，冈阜秀绿，尤为精华所萃，人家则未成大城市也。

瑞士京音在般边之间，奥音之边得其近，故今即译之为边。开创颇古，当西千一百九十二年（的虚）灵颯公封于此。自古山僻，甚褊陋，今则市廛道路皆颇与各国比矣。居民七万二千，依山上下结宅，然虽跨小河而舟楫难通，崎岖山谷，古道狭而污，古屋卑而小，虽为京都而不如筛离十之一。又无大风景，故又不如吕顺、邳尼画、柳街诺之为各国游人所聚。盖国既极小，又二十二州分而自治，盖民主之国，京都皆不能翕集众庶，以美之大，华盛顿京犹冷落，复何有于瑞士乎？寥寥山郡，斗大山城，萋萋寂寞，乃至呼一马车亦不易。停车场亦极小，以吾国之繁庶视之，竟是可笑。吾夙昔震其为京都，而以各国吸集之力推想之，则大误矣。

边京无商务，民贫物贱，亦一无可游观，惟议院、大学、博物院三者皆新，稍可人耳。

瑞士京之议院，盖全瑞政权之所自出，以其别无王宫，亦无总统署，亦无他行政官署。盖瑞士无总统，只有议长。其上议院

员每乡一人，二十二乡共二十二人，于二十二人又公推十一人为行政长官，于众长官中又推一人为议长，故议事于是院。行政亦于是院，全国只此一官署，实则皆乡民公议之地，如吾粤乡局，然亦议事于是，行政于是。吾南海九江乡局规模甚宏肃，以其人民四、五十万，地方二十里，此亦瑞士之缩型矣。吾乡同人局所建于冈颠，亦甚大且肃，其他龙山乡、沙头乡，乡局、乡绅并皆闳整，局所皆建于墟场，龙山、九江、沙头墟场人皆数万，颇与边京相仿佛。

盖民权之例，意既同，其事体亦自暗合，故欲观边京者可一游。吾粤九江、龙山墟场局所而得之，惜以九江、龙山之繁富不建一大学，是则少逊于瑞士者耳。至其议院建筑之闳丽，则西欧土木之通例，数十年后，龙山乡、九江乡之公局，计必能与之争美，可预决也。凡民权之国土，州县类皆一政署，如加拿大之阿图和议院、美国四十余州之各议院，皆以一政署为办公之所。但美之判院仍异署耳，要凡民权之国公署必简必合，乃通理也。此院仅创六年，据冈颠正中，自后逾桥望之，横列百丈，中座金穹，高耸璀璨，左右座塔少低，上下三层，而规模甚壮，内分左右阶登楼，阶前立像作相抱形，著瑞士团体之视也。楼上各室素木无饰，甚朴。左上议院方式，类伦敦矣。惟列几则圆，院亦净木，议长下列各部长之座，每州二员，议员四十四几环周之中一圆桌，观者在楼，左右地毯，黑色上幕作画。甚有二议事室，亦列几，一议长室，皆白木简朴。出为各部长办事室，右下院半壁形，正悬瑞士湖山大画，左楼室外使及大臣，右楼室延宾，其华饰过于上院。国人以凡三万人选一议员，今共一百七十四议员。正面则上院人来听，每乡二人，凡四十四座，皆素木几耳。议长岁一易，岁俸一万八千佛郎，部长一万五千佛郎，议员每日二十五佛郎。今议长名咽活蔑罇(EDUARD MÜLLER)，由辩护士被举

者也。

博物院新建制甚雅，院在冈颠，外敞地花木楚楚，与议院隔一桥。

院内木柱白灰地，朴甚，盖贫故也。

有自立时诸图。一为西千三百八十六年拒战图，二十二乡会兵，各有旗，共兵二千一百，此吾粤一小乡练兵尚不止此矣。旗画基督像，其弩、矢、戈、矛犹存，皆类中国，奥兵亦止一千一百，殆类吾国之剿黎、瑶耳。并未尝以大兵行之，故能恃险自保。一千四百七十六年自立战图，旗帐如云矣。帐皆圆。千五百九十三年杀大僧自立图，然皆无炮也。有千六百十五年地图，此为瑞士自立后最初地图矣。然各图皆极粗朴。有自立二总统之金儿二，绿呢高六七尺，甚严庄，乃千六百〇一年亚路碧叻鸡暹之儿与千六百八十一年义格之儿也。其总统称苏措士，凡十余人像，皆存焉。瑞士山居，故俗化颇迟，至今山中人多有未改古服者。其千四百九十八年之画，尤极朴拙，至今织画亦极粗拙，盖农隙为之。今制铜器，颇类中国钟。尤其千四百九十九年衣服肩加铁链。其千六百五十七年室器仍极朴。惟雪马车甚佳，且能作诸兽形，人坐其中，计必贵人所坐，而或非瑞士制也。一室有玻，然室器仍是净木台凳。亦有一室木刻稍精，当是贵人室也。至十八纪，一室陈器颇精，渐近今日，然千七百〇三年之救火器尚拙甚。其千七百三十八年之铜釜亦拙甚。盖铁路未出世前，终无由大进化也。瓦器惟总统用者稍精，余极粗。玻则千七百三十四年乃有佳者。其献拿破仑瓷盘十馀，皆作瑞士景，则颇精，恐未必瑞士作耳。有一尺许画盒，以杂宝雅画为之，乃千三百九十年所制作之，六十年以献德主植理第五者。如此时代，度非瑞人能为，当是邻国名匠所制耳。

大学高三层，阶三成，东西登，颇壮。学科与德同，分神学、

哲学、医学、律学四科，教授一百五十人，学生四千人，修金四百佛郎，月费百二十佛郎可足。以其地瘠民贫，故用最省也。东欧诸国习德、法语言文学者，多先就此学，布加利牙亦有四十人，罗马尼亚、门的内哥诸生皆有，吾与之谈。其色黄黑，近东亚，貌颇丑，斜面圆目，不如欧西人远矣，俄学生尤多，居其二千，俄女学生亦六百，盖皆革命党人遁逃来者。盖罗马尼亚内乱，杀九十人，囚七千人，来学者皆世爵名士言革命者也。俄虚无党魁一女子亦在焉，闻其人著书甚多，盖以瑞士近而易容身故也。

观黑池。山趾有圆石池，六丈许，中植二木，有二黑蹲其上，盖十二纪时(的虚)灵颯公观熊而卜宅，因命地名。其冈颠石垒即营于西千一百九十一年者犹存，故此黑乃纪瑞之物，见人不惊，但未知是原物否？果尔，则寿八百年，亦可珍异也。瑞士人图画一切皆以熊纪。便道观其十二三四五纪各古屋，皆卑陋，则亦开辟久矣。

复还吕顺，携灵芬登离寄峰颠以望诸山。吕顺登峰颠有二处：一为□□峰，乃吕顺正峰；一为离寄，去吕顺汽船四时许，自八时行十二时到。是日天大雾，对面不见人，船行呜呜鸣角，以防相遇。及至离寄登汽车，至山半，乃晴昊丽日，万峰藏雪，喁喁仰天，渐升峰椒，俯视湖山，层雾如大雪海，环截诸山如岛屿，平封全湖。风来时作腾涌上升，掩岛蔽陵，皎白无际，与白日相映，光景奇绝，生平所未见也。自麓登颠，处处皆有客舍，颠高二千三百四十八迈当，峭崖壁立，铁轨斜登，有大客舍踞之，可四望诸山，奔腾环拥，皆白雪盈头。至吕顺，亦为此方诸山环绕处，宜其盛也。自此而下，皆陂陁，无复崇山矣。

携灵芬登离寄峰颠，视诸雪峰环走，下积层雾如云海，蔽山封湖，时时腾涌，光景奇绝。

晨起天大雾，道路不能辨。高楼临广道，恍惚影仅见。登舟

跋浪行，天水合漠緬。但挾飛雲走，灑瀟蕩冥眩。鴻蒙跨碧落，潏潏造化變。有若登汽球，浪作風颺戰。汽車轉登峰，邱壑橫白鏈。漸漸見草樹，湖山半隱現。焱爾升山頭，天地軒豁浮。晴昊懸白日，皎麗中天秋。颯颯千萬峰，戴雪皆白頭。峨峨昂其首，聳拔仰天咻。攢攢簇火勢，風閣而龍樓。下奔若萬馬，踴躍不能休。俯視白玉海，晶光千里流。蓬涌似雲鋪，蕩蕩懷陵邱。截山若島嶼，青白雙射眸。乃知昔大霧，積厚變自悠。雪峰映霧海，玉山不可求。遙望翁芙蓉，崑崙拔十洲。上界厭神仙，復作下界游。日暮下山去，奄為雲霧收。舟中鳴金告，岸上然烽求。以茲為告語，如行九地幽。平生好搜奇，此景未有侔。頃刻異人天，感念翻生憂。

瑞士隨地皆幽勝，而居游最盛者，北則呂順，中則兼輔，南則柳街諾瑪之阿羅湖。若篩窩雖大，而非甚幽勝，惟莽不離峰巔積雪實惟奇景，此外佳勝則書不勝書矣。

呂順為北諸山所走集，滯而為湖，入德汽車僅一時許，北歐王公、士夫多來避暑於是，故最繁勝。其詰烈斜公園，岩徑泉洞，幽折似中國，刻大卧獅，記自立時救兵百餘人殉難於是也。波觀士葛，峭崖幽林。士丹士刊，尖峰聳天。有汽車登顛，可俯望湖山全景。離寄亦有汽車上山，山名卑拉都士，自汽舟往二時許可至。吾嘗登而飲酒於山顛酒樓，自湖上望臨絕壁者是也。

柳街諾為山南近意之大邑，湖景甚佳。卑士加多利有納地利島、爾島，着人家尤勝。臂拉那、拉灣那湖一线通外，啤蓮那人家倚山突出湖邊，的廉、佯詩拿二島突出，尤幽折。阿厘多的阿士爹那山作疊石，形甚奇。南通可磨湖，兔那兆湖尤勝，有沙拉園宅，石像畫皆有名。山青綠，意人以為染色地最有名。惜近意民太貧，屋室太陋耳。斤地亞湖尤幽勝。沙啤多麗山，上有壘，又有丹弩壘，有汽舟游湖，處處人家少泊。若暉寄士、伽騷、迫觀

卢、埒离、逋卢嫩、科谏东皆幽胜。

兼父，英语曰邳呢话，近法国，人家二十余万，倚山临湖，列植嘉树湖中，水管九十迈当，甚高。有铁轨登谛摩搦爹垒，其呢安、多、摩踪士、鸟诗、噫幻皆胜，摩父速垒甚壮，有故宫及袄祠在罗山。夺失的拉垒突临河边。加拉练士岛在湖中，有人家尤胜。诗郎垒依山，突出湖，为十二纪名迹，今图画多写诗郎也。垒中结构甚精，地如山南，冬令欧人多避寒于是，而周年可常居，尤胜于吕顺，宅价亦不昂，故居者最便。

阿尔频山高处而成大邑居者，曰烟得拉覲，尤奇丽。公园楼阁并华妙，避暑胜地也，自此登挖得刊及翁芙捞二峰颠，穴山梯道而上，冬月踏长雪鞋牵攀而登，于是至冰海矣。以终年不化故名。自此去莽不离峰不远，丫理士洛栈道梯桥，紫山度涧，俯临绝壑，来牵巴，则观大瀑，飞雪喷涌。边士则有湖水烟波，并游履之佳处。

阿尔频绝顶处，名莽不罗。莽者，山也；不罗，白也。以经年长雪，故名雪峰。横跨百数里，极望积雪，俯视湖绿。绝顶高四千八百〇十蔑度，上有公园、天文台，有巫烈士屋，而花律小木屋踞小冈颠，以备游憩。公园有雪，无花木，惟罗哈护士湖水澄，皆红石，甚幽丽。其波柔雪峰屹峭，游者亦饶，道上有稍士像，扶一小儿，当考之。旁峰曰莽顿挖，尖峭甚，下有旅舍焉。冰海横数十里，冰纹裂迸如浪涌，亦异观也。

阿巴连吉颠则有必士啤年拿峰，高四千五百二十蔑度，于摩梯拉住雪峰数十峭立如桂林。下有爹富叻筛湖，二千五百七十九蔑度。痺年拿林幽水胜，有医院，近云摩烈士多父邑，临湖有烟瀑，甚广大，层递喷薄，旁为监湖士的射湖、诗路射湖、玛莱西湖，有可骚大客舍焉。踞山上为连呢踪古垒，甚险峻，今为客舍。迦罗道湖树石尤幽也。

賒密則有也得刊最奇麗。刊，譯言角也。尖峰峻上，下臨澗橋，着人家焉。哥倫尼士路棧道梯橋可觀飛瀑，飛連巴橋度兩山間，有理父湖峰影倒下，尤幽絕。峰顛有客舍，其顛曰撰刊，則顛之顛也。并雪峰積白，到處有人家。賒密車場偉麗，非汽車乎，安得雪峰上見此？故嘆物質之功也。

瑞士到處佳勝，不必指名一地，但在汽車道上尤應接不暇也。丫道喇汽車道上有阿敦士歹悟宮，俯臨絕壁；唯鴿瑪拉有崖石如台；監比士有廢壘；非離疏及黑大則長橋、深隧無數，曲折緣山，深折尤奇，此隧深三十里，為地球第一也。呂順汽車道中風景尤勝，經波羅嫩、葛乞、非論皆佳勝。梯路士小寺臨湖波，今多作画及刻物，蓋昔瑞士自立時，梯路士以小舟登岸于此，射殺長官之地，今立寺記之，故瑞人以為自立之記念也。卑順有三隧道；厄先士打射大隧岩石若巨屋，可望湖。鬼橋之臨澗瀑，葛乞苛士必長堤之穿湖波，皆佳妙。行八時許至柳街諾，此道南北通衢，寸寸皆佳。

瑞 士 開 創 考

瑞士，故日耳曼屬地也。當日耳曼中葉，諸侯擅權，常相攻伐，亦時與王戰而有敗滅，王乃令其城邑直隸于王，設官治之。至元明間，西十三紀時，王權盡失，諸侯裂為小國無算自相攻伐，城邑之民多抗官逐吏自保，近北海諸城邑七十余既聯盟自保。西十四紀時，其南境沿魯梭河三縣：曰斯維士，曰由力·曰恩推華兒登，亦聯盟自立。奧大利公興兵欲取之而敗，日耳曼王路易第四、非布腊第三獎其勇，于是阿爾頻山諸城邑皆附盟，號曰愛的京羅斯生，即瑞士創立之始。同盟之國，親若兄弟，合以御外敵，乃以侵旁諸侯地矣。諸侯忌城邑民之自立而皆叛己也，至孔子一千九

百三十七年，西一千三百八十六年，奥公尼波儿得联诸侯大兵攻之，大败被杀，自后诸侯畏之，不复再来侵。其后国王与教皇争，教皇遁入于奥，王命瑞士盟众伐之，诸郡县响应有功，兵力益振，附从日多，瑞士界法、德、意之间，哀肯忒王恶其不从己也，孔子二千零二十七年，西一千四百七十六年，举大兵伐之，战年余，甚剧，其王沙立曼败死，瑞士盟声威益壮，团体益坚。

孔子二千零五十年，西一千四百九十九年，德王马西密灵以瑞士人之助法攻意也，来攻，亦大败。乃约不纳贡赋，不受德判院管辖，于是名虽隶于日耳曼，而与完全自立无异矣。

至西十六纪新旧教三十年之战，瑞士人助新教。

西千五百四十九年止战订和，许瑞士人别自立国，遂至于今。

六、德国游记*(一)

一九〇四年

今欧洲骤盛之国，武备、文学、政治、工艺、农商并冠大地者莫如德矣。吾于德国前后凡四来往，自夏五六月至秋七八月，每月一度，风景亦殊，于柏林久居，尚稍熟悉。而德国本联二十五邦而为一，各有风俗、政艺、土宜，吾游迹率多未至，恨未能尽搜讨之也，他日必当再窥之。

第一次入德也，以光绪三十年五月十六日十二时，自瑞士入罗曼疏埠即德境，烟户繁密，楼阁弥望，滨铺颠诗湖楼船甚多，至于士丹士，下汽车登舟渡铺颠诗湖，百余里顾望德境，山川铺翠，楼宇鲜新，慨然想霸国之盛。汽车由澳境灵多穿入巴威邦，七时至巴威王京猫匿停车，至十时乃行，是地高度在五十四。至九时，天乃暗，因以马车纵游其全京焉。道广数丈，多夹以树，净洁无纤尘。屋多以白石为之，楼层壮丽，王宫、议院、学校、博物院皆备极壮丽，雕镂甚精采，多于楼半作石盘，上耸塔。公园临河，冈陵极绿，白石为桥，极目秀净，都人五十万，可谓多矣。而道少行人，净洁绝伦，则以道广故也。士女丰秀，一种整洁新丽广大之气挹人眉宇。尤不可解者，道上万千楼阁，皆若新筑，此惟汉堡、瑞典及美之华盛顿有之，次则匈牙利京之标德卑士亦有半新者。若新柏林故有广洁者，旧柏林则污旧太闹，逊之远矣，何况伦敦、巴黎、奈波里之污旧不堪乎。甚怪巴威立国千余年，何能

新整若是，且吾所经德国之境，市镇如乡，楼阁道路无不广洁新丽者，计皆筑于此二十年中，计皆在德胜法大兴工商之后，虽其王宫、议院、学校颇有古物，若其民居道路则冠绝全欧。嗟乎！何以得此哉？入欧以来无所惊，至入德境，则惊德人之治国严肃整齐冠绝欧土。彼俾士麦何人哉？真令人思之不置也。入蜀而怀葛亮，过秦而思王猛，一相之功，翻易其国土若此。

巴威久为王国，在德之联邦中土地至大，二百年来与普鲁士并以公侯立国，并驱争先，而巴威早为七选侯之列，资望远在普先，与奥地利及波嬉眠、萨逊并世执日耳曼之权。然日耳曼全境在未合一之先，工艺不兴，民困殊甚，日为俄、法所凌暴，困弊之状二十年前犹然。今乃新丽乃尔，非俾士麦合联邦、立关税、奖工艺、兴商务，以兵舰护之，駸駸乎占英之先，而巴威同享其利，则巴威内治虽自立而能致此乎？非俾士麦不致此也。今无俾士麦，则德各小邦蕞尔分土而治，拿破仑第三之大鸟啄之于南，俄尼古拉·亚力山大之狩狮吞之于北，诸小邦即不尽亡而困弊甚矣，宁得如今日之繁富耶？甚矣！合一之为功而分立之致祸也，俾士麦之功伟矣哉！今吾国人昧昧于时势，览欧土之诸雄以竞争致富强，乃欲将中国之一统而亦思分之，以自促其瓜分之惨，不师强德而法印度，其愚何可及也。自意大利登岸至此，神为之爽，学者何不览观德国之致治矣。

猫匿之啤酒名天下，吾遍饮欧美各国之啤酒矣，皆略有苦味，不宜于喉胃，惟猫匿之啤酒入喉如甘露，沁人心脾，别有趣味。德国人人无有不饮啤者，其饮啤之玻杯奇大如碗，圆径三四寸，有高八寸而圆径二寸，初视骇人，全欧美所无也。入德国之食馆，若不饮酒则多取一马克，故无人不饮酒。吾生平不饮酒，至德而日饮，吾惟饮猫匿啤酒，经半月后游比、荷而还英，不复见此大玻杯，犹日觅猫匿啤酒，每至食厅辄思猫匿啤酒，不一饮之

则喉格格索然，罗昌曰：先生此番破酒戒矣。为大笑。故猫匿啤酒真为天下第一。凡美国遍地啤酒厂，皆延猫匿人作工也。德人面常红壮端丰，身肥伟，市多醉人，行步倚倾，英人笑德人为酒累，然英人之饮呢士竭，其醉祸烈于德人多矣。吾国人面黄瘦枯槁，而德人颜如渥丹仪表壮伟冠天下，则啤酒之功之赐也，适足为吾国人医黄瘦枯槁之病，则啤酒最宜于吾国人者也。凡他酒皆醉人甚剧，而生祸患甚烈，惟啤酒凉如冰雪，醉人醺醺而不烈，于养颜致肥伟最宜。然则吾国人不可不饮啤酒而自制之，制啤酒不可不师猫匿，不可不延猫匿人。

猫匿京之壮丽，自西一千八百二十五年巴威王路易第一即位为之也。路易第一为巴威中兴英主，当日耳曼之分裂衰微之时，乃大讲农、商、工艺之业，全德之工艺名家皆归焉。移大学于猫匿，国既富盛，乃大修京都，令华丽甲于各国，普鲁士忌之，联合诸小邦亦振作商务焉。

巴威种族虽同本于西过兹，而日耳曼创立之时已自成部落，于西三纪之世，当魏、晋时已与佛兰克、佛勒兴、萨逊三盟并峙。及西五世纪后，佛兰克强盛，统一日耳曼，行封建之制画地为县，县有伯，如吾令长；合诸县为小国，国有公，如吾国郡守。然既名为国，则各为自治，异于郡县矣。又分封食邑，而公伯私之，有授位于王者。巴威则举于民，其后权力日大，则请于王而世袭焉。沙立曼为帝，恶封建之专擅也，废公爵，而哲西罗为巴威公，被擒废后，巴威复封侯，且为七选侯之一，地大民富，与萨逊、波嬉眠并为古国，盛名传至今千余年，虽奥地利犹为后起，况普鲁士也。其国境之大亦自普鲁士外无其比。

十九日自匈牙利往柏林，汽车晚六时行，越日十一时午到柏林，车行凡二十时，头等位九十二马克，二等位六十八马克。

驱车柏林，道路广大严洁，皆夹列树，宫室崇整，公馆、宫观

之宏伟壮丽者皆聚于哇哇，为德第一大道，妙胜甲天下，直通梯丫大公园。阔广十六启罗迈当，东西三十七启罗迈当，南北七迈当，比中国三十余里。林木蓊郁，池塔掩映，汽车直穿半时许而新柏林。新柏林者，开辟七十年，宫室、道路尤洁丽，宫室外皆有林园，盖皆富贵第宅也。哇哇道中为花木置几，听游人行游，旁为马行路，左右车路，又左右近市廛处亦种树，为人行路，铺以小石，砌成花样。道广几二十丈，明净如镜，夜则电灯照耀。柏林以树胜，别有清肃之意态。入柏林中，但见整齐新洁严肃之气象，乃叹强霸之有由也。视伦敦、巴黎不免拖沓矣，视美国又嫌散漫，吾取柏林焉。柏林演戏剧至十时后止，冬则十一时止。跳舞至十一时止，一切歌舞至十二时止，十二时后道罕游人，惟饮食馆间有一二者。全京禁妓，男女皆谋合于茶馆，目挑心招，逡遁诡秘，而畏巡警之知，见而心悸，无敢明目张胆接袂挨肩如法、英、美者，行遍欧土惟柏林耳。严肃之象布于四境，乃叹俾士麦之治法也，如见我子产焉。问其土人，颇以为苦，盖有法、比、奥、匈相比之故，而令行政肃焉。《诗》曰：“大车槛槛，毳衣如被，岂不尔思，畏子不敢。”柏林有焉。惟十时禁剧未免太煞风景，于人道为乐之意，似未至也。然其文学、技艺至为明盛，各物质制作皆有专院大学，游士几及万人，种种皆过于欧美。游柏林者，自感其清肃广明之气，物价、饮食、用度皆贱于英、法。派学生乎，以德为最宜矣，日本学生在此尚有千人也。

抵柏林初出游，大道中即见路德像，手执书，貌丰腴而有英气。路德创开新教，今四百年间行遍大地，已逾万万人，实为日耳曼第一人才。以儒教之朱子，佛教之慧能比之，拨弃旧教而一统则过之，若法力气势之披猖，似尚未能逮彼也。盖立教本自不同，彼抗旧教至相杀百万，吾国争教惟事纸笔，且初始压力亦无其大也。耶教同佛本无妻，路德以五十余岁之老僧，公然娶一老

尼为妻，不忌众议，本大怪事，此与日本亲鸾之开本愿宗，西藏莲花生之开红教，皆娶妻示淫，以使行道，同一手法，与印度湿拏教之事女神教，大变婆罗门之法，盖有绝大智慧以审人情，有绝大魄力以破旧法，此所以成教主也。

夫道之行也有二焉：一则清节高行，人难能也，人难能，则人尊之敬之，而其教得行，自婆罗门及佛教之高僧，耶教与夫各教僧皆然。盖人不婚宦则情欲减半，既谢情欲，则学术易精深，而惟以宣布其教为事，凡人世所争竞、情欲、声色之物，彼皆弃之，彼之所争，独在人所不暇为不专为之教权，则自拱手以让之矣。彼无欲无为，既专且精，既悍且鸷，彼又重魂而不重身命，故又能拚万死以争之，此僧权之所以独大也。即儒教有妻，而儒生讲学能聚大众有盛名者，必尚高行，愈鞭辟而愈甚，故末流必以清苦卓绝为贵，故其余波也。中国工艺之不兴，宫室器物之败窳皆因之，而教之尊，化之美，亦系是焉。一则适人之情，纵人之欲，人所同愿同好者，则人乐奉之从之，人皆乐从，故其教行之至速且大也。凡老氏之阴谋，杨朱之为我，及今世自由之说，皆一出而大行，若湿拏、莲花生、亲鸾、路德之教，亦得其意也。苦行之教严而易尊，适情之教顺而可大。及其弊也，以苦行为教而人难守之，于是僧多败行，而教即因是而败。路德之起，即起于教皇之贪而行赦罪纸，僧之淫而行认罪亭，有以激而成之也。中国佛寺之毁，亦多毁于僧之先行也。适情纵欲之教，必至如公孙朝之纵酒，如高洋、杨广之淫昏，此岂复恤其教旨，故西藏红教卒为黄教所胜，而印度湿拏教亦卒为新教所败也。故适情之教亦不能尊，亦不能强，亦不能久也。然男女之欲天所生也，谁能绝之？必强绝之，必将旁决，如彼塞川，然必不可行，故莫若因势利导之。今耶教挟妻而行遍大地，教亦遍大地，败行不多著，则路德立法之善也。然路德刚健之力，有万象不移之概焉。当路德时，教皇实

同一统之王者，而路德尚为维丁堡学校之学生首抗之，以教王使者行赦罪纸而数其罪，大书帛于袄祠之门，于是日以攻旧教之腐败为事。适是时，累代教王皆贪鄙而大僧骄纵，为人所公恶，故说得大行。当西一千五百十八年，教皇尼第十召而责之，抗论愈厉，人心愈归。逾二年，教皇数路德罪五十一条，限六十日改过。路德于维丁堡会大众，焚其诏命而面数其使，教皇无如何，下诏欲定路德罪，而议员多持未可，于是日耳曼帝恰儿斯奉教皇诏，大会人民于俄民斯，而未敢徇之。乃特赐护照召来见，所过，迎者如云，会中议员愈诘难而愈直，恰儿斯纵之，后虽诏责之，而萨逊公爵迎居于华特堡，著《新约全书》，后以同志不妥，复还维丁堡，改译经文，其说大行，日耳曼诸侯皆尊信之。而瑟克生选员及赫生侯先黜天主教，禁尼庵，没教会之地为公产，皆听路德而行，买诺最博学者辅之，于是务更天主教旧章，尽改变旧观念。天主教人大恐，日耳曼帝乃开大会于斯伯亚，令奥公斐迭南主之公议，主旧者多，乃诏改新教，首设牧师以约束之，路德之党及诸侯信奉路德者不从，乃联合新教，自称新教徒，以别于旧，时西千五百二十九年，为新教立成创名之始。逾年，恰儿斯胜法，归称帝号，大会诸侯于阿革斯鲍，以定教旨，诏责路德之谬妄，令民不得从之，归还旧教之权，重建尼庵，违者以抗旨论罪，而选侯驾因、诸侯斐力伯不从，先自归国，旧教徒以诸侯之归心于路德也。逾年乃贿众议员立斐迭南为罗马王，诸侯惧旧教之盛，又开大会结盟以自保。西千五百三十二年，索立曼大兴师，伐日耳曼，诸侯要恰儿斯废禁新教之诏，乃为兴师以拒敌，恰儿斯以非合诸侯之力则不能抗，索立曼不得已罢废原诏，诸侯兵乃出。于是北日耳曼巴连登堡选侯及萨逊公爵、威登堡公爵、大牧师、侯民等皆大发扬新教，恰儿斯于事平，恶其要挟，乃约教皇波儿第二开大会，欲以兵力压新教，且诱散诸侯，路德等不应命，而诸侯皆备兵选

将不受命，时为西一千五百四十六年也。路德往与民斯耳特伯议事，道卒，而诸侯遂以争教与恰儿斯战而败，然西一千五百四十八年恰儿斯虽袒旧教，而大会于阿革斯堡，调和二教，听新教自由。逾年，又胜恰儿斯，要立新约与旧教同闻，裁判事各不相掇，听民信教之自由，而诸侯统掌两教，于是路德教权与数千年之天主教平等矣。然以两教不同之故，帝王与诸侯人民好尚皆各异，不能无争，而诸侯又有借教自擅者，种种缘因，遂生无量之兵祸及非常之变辙焉。因新教特兴之故，于是欧洲及日耳曼之旧制旧俗遂大变焉。

一、新教既立，旧教之力遂弱，而教皇之威灵遂失。即于一千五百四十八年斐迭南自立为德帝，不请命于教皇，不请教皇加冕，其后世遂为故事。于是教皇一统之威力日削，而驯致近年意大利入都罗马，尽夺教皇权之事，皆于新教酿之。昔之历代帝王即位，非教皇加冕，几若不为即真者，故跋涉数千里而往罗马求加一冕，此如晋武田利及韩、赵、魏之为侯请命于周同。岂曰无衣，不如子之衣安且吉也。唐藩镇之自立，亦必请命于王朝，以镇抚其下，亦所谓不如子之衣安且吉也。盖有教皇加冕，则人心许之安且吉也。至于东周君后六国自王不须请命，此为一大变矣。

一、两教既立，不能相下，而各有好尚，又有假以自利其私图者，于是酿三十年之大争久乱。始则内争，而旧教假力于法、班，继则新教假力于英、瑞，外人既干预，终至分割数城，偿巨款于法、瑞，而瑞典得波罗的海、北海之险要，法毁来因河之炮台，得以直入日耳曼而制其死命。德民经此久战，死亡过半，城邑荒芜，工商凋落，国敝民困，垂至于俾士麦未统一以前，德民之困苦凡三百余年，役属于法，不能自振，争教之为祸，酷烈一至于此。与十字军之为教争，皆古今未有之祸也。夫立教以济世安民，安

有以同教之故，而相杀百万至于若此哉？始则酿成教皇之尊，则必至有无道之事。继则必至攻伐无道，而起新旧之争，观此乃叹孔子之粹美也。即佛、梵尚不至酿大争乱焉，胜于耶、回矣。盖立教太强，强则必争，种祸之因在此。孔子之道宽柔以教，故失之弱。然因乎人情，而又为三统三世以待其变，其兹可久乎？佛不与人世争，而厌世之观人所难免，占其一半，虽不能极强而不能灭者也。亦无祸患矣。回最坚强，其教争最酷，他日其最先殒落者乎，老子所谓刚强者死之徒也。

一、诸侯外借争教以内削王权，王权既削，各谋自立，巴威及巴登堡选侯并吞邻邦而先自立，各侯国应之，遂分裂为无数小国，而城市自保，亦各成自立之势，德帝徒拥虚名，而立法出师命将之权付于选侯之公议院，渐且议院亦无权，而一切尽归于侯国矣。小国角立，战役无已，民生憔悴甚矣。于是瑞士乘此时别自立国，而别为今日之桃源焉。

一、侯国竞立，内争日繁，强者并吞弱者，无恃以国数既多，于是互立和约，积成公法，珠槃玉敦之盟，张旃拭玉之文，以均势为理本，而弱者亦借以保全，渐推广之，遂成今日之万国公法，而大地从之。

一、天主教以压力愚民，故中世黑暗经历千年，惟僧司教学之权，民人乃至寡读书识字者。新教既以攻旧教为事，务反其所为，而以兴学讲工艺导民，故自彼十五纪以后，教之压力渐解，人士渐言复古学，而新学亦日以萌芽启发，渐即光大，则新教拨翻旧教而启其光明也。

凡此数事，皆路德为之。路德既创定一教，排翻旧教之害而开导文学，弱教皇，生封建，引公法，导瑞士龙象，蹴踏全欧人豪，关系之大，实无其比。盖欧土古今未产教主，而路德乃欧人之为教主者也。虽以亚力山大、恺撒、拿破仑诸大王关系之大，远不能

比路德。希腊之七贤、近世新学诸哲及夫哥白尼之知地绕日、哥伦布之寻美洲、华忒之创汽机、佛罗令士之创电、达尔文之创生理学，皆不能比路德之力之大也。倍根之拨弃数十年旧说，其功虽大，然不如路德倒旧教开新教之力之猛也。故合欧古今人论之，应以路德为人豪第一矣。游德国，出游先见其像，与游意大利先见嘉富洱像同，实获我心也。

尝论德近世人才，以路德、康德、俾士麦为三杰。路德创新教而拨旧教，为欧土教门之杰第一。康德兼综心物二理，集欧土哲理之大成，为哲理之杰第一。俾士麦合日耳曼数十邦为一统，文治武功俱冠欧土，为功业之杰第一。三杰俱生于德，教宗、哲理、功业三者俱占第一，亦足见日耳曼人才之盛矣。

游 武 库

德以武功成霸，光赫于天下，以弱普破霸法，因以合二十五邦，功尤奇，故特建此武库以旌武功，筑武观之义也。吾于五月、八月凡三巡数之。环楼阁为院，高二层，院中为敞地，上覆玻穹，正面分左右阶，盘石级数十而登楼，广宇九间，红文石为柱，体势端壮，玻璃圆穹，下遍悬德所破各国之旗，吾国旗在此者甚多，盖胶州及庚子联军也。敞地中亦陈胜掳各国之炮，法国及我为多。正楼金碧辉煌，地铺摩色，环立威廉第一、俾士麦及诸功臣像，以金石为之。壁绘二十五邦尊威廉即帝位图及破法战功图，极瑰丽之巨观。余三面楼备置各国刀枪及古今兵服、甲、冑、步、骑、冠、衣、带、履各式，皆以蜡作士马像为之，可考进化之序，而德国尤多。德古兵皆有辫刀，以手握处有铜护为美。吾遍审各国之兵冠，以德国为美，以薄铜为质，光可鉴，如金梁，加崇饰，至威矣。英尚侧小帽，最不美。其兵衣皆极窄，有密钮数十者，有胸前左右斜行者，今定以中行五钮，可谓得宜。兵衣之色亦无所不

备，而黑红尤多。吾取与天地同色者，大概近沙漠地兵衣宜灰黄，近林木地兵衣宜绿，通而言之，灰黄为宜也。马鞍、马衣亦无不备。若夫由剑、戟、矛、戈、弓、矢，渐进为枪炮，其枪亦渐渐进化，由火绳燃火前膛入码，而至今后膛螺线弹码，经百千变乃能致之。德今所通用枪六十七响，每分时打十二响，远击至一千迈当，自彼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定制也。每枪值马克三十七，士班打厂所作。

楼下层置古今各国炮及军用器仗、及德与各国战缩型炮，诸式皆备，其进化变易皆见于下。游克虏伯炮厂，说今不著。惟院中敞地陈吾国同治年间炮甚多，以为愧耳。我国元时出红衣大炮，在崇祯、康熙年精铜所铸，已有长丈余者，吾摩挲甚多。康熙、乾隆朝所铸诸大将军炮式，尚存会典图中，以一统无所与竞，故无少进，甚至铸厂亦无之也。吾见美之华盛顿自立时，炮仅二三尺许，即四十年前南北美战，炮长仅七尺。其在欧土，当吾崇祯、康熙时炮始萌芽，远不如吾国之精而巨，彼所进化全在此数十年间，不知者徒以其今日之强而震之，亦太愚矣。然以万里大国而十五年前乃无一制铁厂，天津制造局只造枪弹之铜帽，上海制造局每日只制枪七枝，即今汉阳立制铁厂乃始萌芽，何论其他。当万国竞争之世而昧昧至此，虽欲不割且亡，得乎？马江拒法之役，张佩纶视师闽中，巡行炮垒，仅得克虏伯炮十七具，乌得不败。况所谓炮者，尚购自德国。夫以兵舰专击一炮，两时未有不破，然则既失之后，从何增置乎？同治中兴，诸公久更兵事，观其章奏，未尝不以军兵炮械为言，后人方嗤其变法之无本，岂知所谓军兵炮械者，乃尤无其本耶！诸公徒知购炮，而不求自制，又不求其本于制铁，又不求其本于化学矿业，此真不可解者也。

既览德武库，返思己国，为之叹息。炮有八枝自转者，吾甚

喜之，及观美国又有十六枝自转者矣。炮不求自制，而踵他人之后购之，今日惊为新式而购之，明白人即为旧而弃之，日月如此，然则不自求制炮之本，而欲求存于竞争之世，庸有幸乎？吾闻美之破吕宋也，美国人告我曰，吕宋之自立军阿坤雅度强悍不畏死甚矣，终以无炮而败亡。墨西哥昔极文明，制作多有过于欧人者，西班牙以炮十三攻之，墨人仅挟刀矛弓矢，无以为御，遂以三万精军为班五百炮队所败而亡，班人尽戮其文学之士，悉焚其书，而墨数千年之文明遂尽，今墨人至举国为班之语言文字，无复识其文明之旧者。劫灰已尽，念之哀痛，岂料子孙无炮之惨祸及数千年文明之国人如此耶！吾国人何不鉴焉？《诗》以卫武之贤，尚称诘尔戎兵。《书》以伯禽之仁，尚称斂乃戈矛。忘战必危，有备无患；狡焉思启，何国蔑有；冰雪凌冬，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乎！

巡观军仗缩型咸备。有车载桥板缩型，以铁链束板置大车上运之。有渡河型数式：一以三舟置横木铺板其上而渡之；一以铜筒破半如舟，内分三橇，每橇长三尺，以坐人而渡之；其一两头皆尖，上铺板为桥而渡之；其一为方箱形而无面，空其中，坐人而渡之。

有装药箱之缩型。用长箱、方箱不一。

有载行李之缩型。以四轮长车载之。有装坏轮者，有预备坏轮之新轮者。

有载食品、装水车缩型。有全拱式、半拱式，可开合，载茶、架非，下有炉，可常熟，以备饮啖。

有吊炮之高架缩型数式。有自前以轮齿转上者，式如下〔图略〕。有自中间转轮上者，式如下〔图略〕，每轮齿无数，以限之。

有称重机缩型数式。

有上梯机缩型数式。

有转炮机缩型数式。

有称炮及弹之架缩型数式。一式如下〔图略〕。

有车载炮及药桶缩型。以二车串合为一，后车置炮向后，药桶向前，曳以八马，每二马为一列。

木栅缩型二式。

帐篷缩型尤多。有四门而中突为亭形者，有四门在四角者，有前后三门左右二门者，有三重帐者，有如城开前后门而四角有亭者，有长方者，式如下〔图略〕。

有兵舰露台炮缩型数式。

其余各种军仗缩型式甚多，此皆吾国武库及武学校所宜各置一具，以备观摩而考得失，以求进化而知选用者也。盖今欧美人之于用具，皆有领专利凭照，又有院以备藏诸式缩型，而国人各因其职而思致其精备，日出不穷，何况战事为国命所系者乎！其竭思研精以日求准备简速而无憾，乃势之自然也。惟吾国乃鼾睡于群盗之中而高枕酣卧，一切不顾耳。此群盗所熟睨而窃笑，乃相与破关而入，胥篋而行也，则吾慢藏无备，悔之也。

德人甚炫武功，其破法之师丹蔑士及深布厘滑诸战、及围巴黎与沙林舞，皆有缩型。破奥之刊匿卡拉士之战亦有缩型，略长丈许，山川、城郭、人家、草树皆具，旌旗、士马如豆，相击、相伏、死伤、卧倒、立马、追兵、焚屋如见当日战形，以感动其民不忘，意至远也。

德之恪慎伯炮台同叻士达炮台皆有缩型，筑炮台者所宜考也。

下层豎炮，其枪炮式甚多，有方排枪，每方八枝，共六十四枝为一；有三角式，合廿一枪为一；有一排五枪者；有三排者；有如六口廉式而十响者，皆一机动而进发。有一炮而出弹之口四十

九，亦有三十口者。有日本源赖氏之炮六十四，写乾坤等卦画，亦中国之文明也。

游议院（德之联邦议院也）

天下议院无如德之壮丽矣。英、法皆旧，美及加拿大壮而不丽，奥丽矣而不崇，比、匈极丽而小，荷、丹皆小，瑞典新营崇丽者，费千万而未成，然亦不壮。吾未至班、葡，然度必不能比美新霸者矣。德此议院营于西一千八百七十一年破法之后，合北日耳曼二十五邦为一统，盛夸功德，故极意铺张，并院前胜法塔，共费二千六百万马克，可谓巨工矣。院凭对数十里之大梯丫公园，敞场广袤，云树翳匝，气象宏大，亦各国所无。院正方形，四角有崇楼，正中方穹，顶有全金亭，亭上全金顶，日光照耀，晃丽极矣。院前为喷水池，周以花木，池前独立俾士麦像，以旌合日耳曼成霸之功也。俾公像前一人负地球，此君有囊括世界之思，于是见之。吾遍游欧各国，见政治之清肃，道路之精洁，文学、武学之修明，人性勤俭，近者工艺商务蒸蒸日上，侵英轶美，无有如德国者。异日必与英争殖民地而为欧土霸，吞并波罗的海诸小国必矣。大地新国之盛无有如德者。今言语渐合并，虽有四种，而殆无不通普语者，此国之兴真不可量。英保守之精神不能敌方兴未艾之新法，政出多党，人太自由；奥十余种语尤难致强，益不能振。霸乎，霸乎！他日德与绝海之美必将各执牛耳于东西大地上，以与英代兴矣，则俾士麦之有功于普岂可量哉！俾士麦生当法国革命之世，全欧披靡，而德人尤感动之，革命之说烈于风火，不谈者几不容于世，而俾士麦不少畏众嚇，独持尊君权之说于举世不为之日，且俾是时亦未得君也，而能百折不挠，尤可异哉！卒与威廉一德一心以成非常之业，而建此二十五联邦之议院也。响使俾士麦少惑时论，或不惑而怵之，则法、俄之分日耳曼诸小久

矣，奚能合成强霸，而今兹国民皆受其休乎。破奥、法后，声威既盛，休兵不战，专意抚绥，则公非虐用其民者也，不得已也。仰瞻魁垒，愿拜下风，九原可作，舍俾公谁与归？吾游欧美，各国人士多谓君他日当为东方俾士麦，则吾岂敢。然政略之美，平生所慕，既特购其大像归，且为诗咏焉。院前胜法塔巍峨，高耸一百八十尺，凡作三层，费四百万马克，下层尽以文石，顶立天女像，有翼，丈许，涂以金，其阑周以金枪，以旌武功。登塔可俯望全柏林之胜。

柏林议院前瞻俾斯麦像

巍巍明堂立，金塔抗中正。林园三十里，石像夹道并。摩天立铜人，仗剑意气竞。其下负地球，一足踏狮狩。云是俾士麦，仰观耸万姓。廿五国君民，俯首听号令。破法震大功，惠民滋德政。工商兴实业，海军握魁柄。至今略非洲，殖民地日并。商场溢海外，强英不得骋。虽苦民兵制，期使弱普劲。合德既定霸，干戈终身靖。乃知保国仁，迥异黷武病。我来游柏林，道路广以净。植树列四行，行人想以咏。汉堡与猫匿，周道如砥镜。万国治道路，无如德光莹。士女畏游徼，子夜百戏静。政治既严肃，文学复明盛。国侨好武烈，乐毅不治定。夷吾藉国大，葛亮因乱圣。我仪吾华才，景略庶几称。岂惟贤相才，实资英主听。君臣既一德，功名乃相应。当时与法邻，革命鼓大兴。惟公审时势，君权救国命。众哗等小儿，万谤仍坚定。用以明良遇，得成强霸胜。假使从众咻，弱普为人并。我久绣平原，模范卿云庆。今来拜下风，九原吾归敬。

王 宫

柏林德王正宫，临敞地，体势稍庄严，创始六百年矣，新修者

亦二百年。卫兵数百，列队于院中，乐兵二十五人，适当操期，乐发，步伐森森，然各国亦略同矣。正殿门有铜圆穹高耸，以梯作东西阶，三转而上，高数十级，墙镶文石，柱必用二或四作一簇，上作人像柱之，甚庄严。入门候坐处置铜花格，中空置炭，备冬令足冷也。各殿上盖多镶金花，地板以木砌方形花，室各异样，门刻花涂金，镜架、烛台、桌多用银涂，其光照人，亦自新异。近正中殿室多深大，然不过三四丈，惟柱皆文石。正殿之室门柱墙皆金花饰，宝盖金银为之，乐人在盖上坐。有铸成金架高丈余，上下重重置金盘、金瓶数十具，皆甚大，放金光照人，此为俄后所赠，值六兆云。其炉上所陈皆金盒、银盒。入赏功殿，大红文石柱十余，墙周饰宝星千百，宝座有宝盖，上作圆穹，各殿穹顶盖多画云气，此殿如天形，宝座皆在正中，与中国同，惟德国耳。正殿横长二十余丈，各殿皆悬画像，惟此悬威廉第一即位及开议院图，从官千百，俾士麦旁立，威廉第一冕服登宝座，甚庄严矣。舞殿尤壮丽高耸，长数十丈，纯白文石作墙柱，每两楹间必立一先王及功臣白石像，上盖藻井，皆金花木砌，地砖皆刻人物，极精。各殿皆中国磁，惟一室全用德国磁，所以重本国工艺，惟土物爱也。桌多用文石，以金鸟为翼，向上承之，或以人像承之。有普之始祖第一王河拉士 (khurfurst) 像，绿衣裤，假发，白肩。其三百年前女妃亦赤足，可想见朴陋之状，与土酋无异。是时已当我明末矣，而普犹如此，何文明乎？真新兴家也。其约翰王后手用黄带缠，墨衣。其后与王并坐像，后亦少低焉。一殿以金叶承电灯，楣上多用突质小儿花树，饰以金，故佳，柱皆紫色文石。一殿以银绚，柱墙及楣台皆银色，甚晃异。八月八日偕同璧再游焉。

宫前威廉第一像有拱廊环之，两头廊上有人驾六马车像，像下座四方雕石为兽马形，甚壮丽。威廉骑马，兴王神采，万国具

瞻。威廉以耄耋兴邦，俾士麦、毛奇栾郡王诸豪佐成功，有同周公、太公之左右武王克成周室，令我想像于大武酌桓赉殷之盛业，古今人岂远耶？

八月五日游威廉第一故宫

平列大道中，与民居间，规模不大，平地上地板稍高，陈设威廉故物，窗间花木幽幽。入大门，多灵石之器，阑干铜质镀金，其钟下柄宝石三尺，有铜人持球转表，有六尺大玉盘，纯白玉为之。其一室地砖皆用地球形，一桌上有架，用纽柱斜十字，架上有文，顶一中华象棋盘，每子刻中国人物古衣冠，疑明世物也。其大绿玉瓶亦吾国先帝所赠。一殿桌，瓶、灯、盘皆绿玉，斑斓甚矣。舞殿圆式，圆穹别作一层，上作天色甚迫肖，呼声能应二十九响，如山洞然。偏殿作书室，皆用白晶，陈小金几，有玉鹰，刻画如生，余皆文石为之。又入一书室，左右后三面书橱以小圆柱为之，百宝陈列不足，又于橱前陈横桌于室中，而陈杂器焉。后有小圆铁梯以登楼取物，此式极似吾国士大夫书斋。外为敞轩，植花木，轩外疏阑缠藤，即临大道矣。此宫陈设威廉故物宝玩极多，屋室幽曲，有花木，乃人间第宅之艳丽者，各国殿廷临大道，皆无此式。

游□□□□王宫

二百年矣。拿破仑伐俄曾宿此二日，三面两层，不高，前环铁阑，阑内大院落，花草结成文字。各殿室皆文木砌地，光滑可鉴，后为园，遍植花木。各殿室玻窗相映，惟其不高，乃益佳。后面正对园，一圆殿柱墙全用白云石，凡十余柱。一镜殿间用镜，一殿用窄镜，与墙广同，皆甚新异。漆器皆日本物，穿殿上下皆满。一室以架累丈许，凡磁万千，碟挂壁，并中国物。壁皆挂其

先王及后妃像，并织山水人物画，盖彼十六纪之画也。一绿石桌极华异，盖俄主所赠。

威廉第一之陵

出殿后，园中林木森森，行数百步，为威廉第一与其后及其子弟三人，皆夫妇合葬，石椁面白石，卧像雕镂甚精。陵殿甚小，仅一间四柱，惟柱用碧蓝石，甚精。棺陈堂上，欧土王陵率不大，然工作皆精，乃欧人之俗也。威廉以九十老翁，知人善任，遂以普统日耳曼二十五邦，其盛德丰功虽不能比周武王之一统，而甚似之，古人不可作，见此英雄，亦庶几矣。吾以五月、八月两度瞻谒，俯仰流连。

游藏历代帝王服物之故宫

此宫器物灿烂华异，皆普先王之遗物，真如顾命。东西序之所陈，而日月常设原庙衣冠纵民观览，一以开民之知识，一以系民之怀思，意旨深远矣。入门悬我醇王谢罪图，德主威廉端坐，百官左右侍，醇王鞠躬呈递国书，从官从后，德国宫中多悬此图，示威远也。又有德主威廉第二谒耶苏墓图，盛陈仪卫，突厥主盛接之。欧洲君主之不得谒耶苏墓久矣，威廉以谒教主墓为名，借以抚收突厥，雄心远图哉！

有一小锡亭，作威廉第一坐而诸功臣环立像，别有大将军毛奇之桌，像亦存焉，法主拿破仑第三下战书之桌亦存焉。威廉第一之遗冠服甚多。俾士麦及诸功臣像咸悬于壁。有一银衣甚华贵。其玉册、宝盒无数，凡一切册面皆用杂宝石镶之，极丽。有钟四晶柱捧日出。有高武冠上插雉羽，高七寸，似中国。其一室分内外，垂绿帐，一切皆用绿，极幽诡。有一桌间格甚多，中有十余画精绝。自此出一横穿殿，长三十余丈，上下皆度中国磁，以

万数计，新异无数，过于各国博物院远甚。吾遍游欧洲王宫，因得以极考中国磁式，所藏皆蓝花为多。穿殿中高数尺，两旁低，正对园池，花木甚繁盛。游德王诸宫，乃知宫室万不可太高，一过三层以上，便不收花木之幽胜。纽约虽有三十层之入云，然只可为闹市之商店，于养生行乐未见益也。吾中国宫室既极拙劣，难与欧美、印度争胜，而吾国花木最盛，除闹市商店及公馆外，其余但以三层为度，专取雅洁清华者足矣，不必与欧美竞崇高焉。

一室陈非特立大王母疏非亚后物，凡几皆饰银，杂宝盒之丽美者无数。

一室圆周以镜，镜镜皆有灯，饰以杂宝，上列诸像，中立德第一王哥话士像，上饰蓝玻璃窗。其一室以一镜一绣相间。其一室专陈古器，有中国物雕牙床甚精。此院每先王服物各一室，金剑、金鞭无数，欧洲王者仪物，可尽于是见之，既与民共而又能永守勿失，旨哉！吾国先帝服物深藏宫禁，虽臣僚不得一见，徒作天上人间之叹，何况庶民，岂若以此开民智耶？此不可不师之矣。

游德主马厩

柏林与旧京波士淡各一厩，波士淡之厩一百五十，此厩二百五十，覆以白楼，隔以紫板，席以秆荐，饰扫甚洁。马多出匈牙利，黑色者多，颇多雄峻，然终不如阿刺伯马。吾自见阿刺伯以后，所见欧洲各国马皆不骏，思我国古人所称，若杜工部所咏、李龙眠所画，亦未必骏妙能如阿刺伯耳，或大宛之天马渡沙漠者有可取乎。产马必限于地，南洋之马与吾粤之马皆极小，真摈而不足与会者矣。虽索林马有名，然必不能比阿刺伯，美国特买阿刺伯马与交种，故亦颇佳，吾国必当用此法。厩外有大圆堂，甚壮

棚，备冬时雨雪马卧者。外有泥圈，为马所游。诵《鲁颂》闲诗，有骍有騂。盖国君自古富于马，问大夫之富，数马以对，若陈文子有马十乘，齐景公有马千驷，而唐时太仆张景顺养马至四十万匹，杜甫诗所谓：当时四十万匹马，张公叹其才尽下。则大朝一统天子，尤非德主区区所能比，然在欧土诸君主，德颇有帝王气象矣。

马车一百五十，饰酱红者数十，皆在厩上，用时以一机放之立下。冬舆十余，有明舆，上有圆盖，一黄舆，百余年矣。舆有鹿狮形而坐其中者，有走雪车，前为人形或鸟形，皆饰金。有大车如汽车，出军以载药者，游车载小舟，黄木车载厨食。顶楼贮鞍辔鞴垫，皆饰金银，极华洁。有全黄金鞍辔，为他国所赠，各国体制略同。

五月十九日游博物院

此院经营七十年矣。与王宫相对，壮丽绝伦，中隔敞坪，花木周疏，院门列柱崇阶墙皆古画，上有铜人走马十余，院楼上下皆白文石柱阑，铺地亦然，极华严矣。有邦俾胎中之儿及新生之儿，生不逢辰，即蒙大难，然长留人间，以供玩览，亦幸矣哉！画甚多，有玛利罗画值五十万，有法人伯多画无数小儿极精，罗连疏以白灰画人物山水楼阁。二门极精，有作画于石者，着色甚佳，古物也。

中国珍异物尤多，而内府玉器之精美尤为难得见者。碧玉瓶二，大只许；一碧玉牛六尺许，雕镂精绝；七八寸白玉屏一；其六寸白玉瓶一；八寸大晶人一；红玉瓶一；白玉茶碗一对，有纯庙刻文极精；碧玉笔筒八，大者八寸许，刻山水人物甚精妙；玉玺二，大皆三寸；二寸玉杯三；玉如意七，一有纯庙刻字；玉器凡数十，皆精异品，一黄玉杂佩尤精英。其宋世之刻漆、堆漆、鎏金、

雕牙，为屏为盒，或大或小，以数十计。刻漆山水屏有三四尺者，方圆盒有二尺者，皆人间难见之品，而此间充栋，皆庚子之祸移来者也。伤心故国精华耗矣，哀哉！

有一院专藏希腊之扒拉迦问古物，扒拉迦问邑沉于地者二千余年，在西历前二百年，当吾秦汉之交也，尚在邦俾之先三百年，近乃考出，掘之十五年，至六年前，为西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乃全发现，德人取而珍藏于博物馆。石壁皆人物像，精绝，柱础刻画皆佳，有屋角刻花刻人及以小石砌成花鸟，比罗马尤精绝。其文与今所传希腊文同，以方笔行之，类吾吴《天发神谶碑》。希腊此地宫室人物伟大庄严，与今罗马同，未见今之大能进化也。德人掘此移来，费十六兆马克，好事以赠国人，可谓至矣。吾所见意大利、匈牙利新梳剔发掘古物甚多，虽墨西哥之野僻小国，亦复搜剔古物，皆费千百万为之，以考进化之据。吾国不乏历阳之湖，若齐、秦、晋、豫之郊，发掘古迹必有无数，以证吾国之文明，所望吾国好事者为之，所关于文野之声名，以资世人之新识，岂浅鲜哉？

希腊吾尝见雅典城拓影，后山磅礴而入城，中为高石峰，如闽之乌石山、桂林之独秀山、京师之煤山。左右各有小石峰翼之，城墙雉堞皆用石，如中国，高四丈许，横列于前，如江南一城中分数城，如唐之长安、奉天，盖防守之具出于公理，自然暗合也。其中石峰巅有大寺，大会同群行礼焉。山原秀耸如此，宜其制作之盛也。其室屋横列巨柱数十，广大崇庄，最宜于明堂广厦。吾藏希腊宫室图百数皆然，今欧美变化多则有之，若广大崇庄，只有仿希腊之式，不能出其外也。以吾所行，大地各国略尽，印度宫室最为伟大，希腊似焉。希腊宫室之制，出自埃及、巴比伦而去其粗恶，略采印度之整美者也。盖自亚力山大破印度后摹仿其式而为之，盖可谓集埃及、巴比伦、印度、波斯之长者

耶！欧洲宫室之美，盖有自来，以其罗马开国峙于欧亚，即兼收埃及、巴比伦、希腊宫室之长也。其能传于后者，皆以石筑。而日益增美者，一在迷信神权。当欧洲中世黑暗之时，全欧无学，日事干戈，而教皇最有权，全欧之民皆尊信之。故欧土所在袄祠，虽僻壤荒岛，皆极瑰伟壮丽，崇高广大数十丈，刻花精绝。即英伦威廉第一未开以前，当唐世尚为海贼，而今睹其庙，已备极庄严，为吾国所寡有矣。一在封建世国。日耳曼中世纷争，王侯角立，皆虐用其民，厚取其税，以营宫室。且备战攻，故多用石筑垒，垒高下、大小、方圆不一，体制诡奇，而时采用庙式，刻镂精绝，并皆崇高四五层，广大百数十丈，似此壮伟诡丽之制，非封建世及之王侯实无此大力以兴筑。而欧土各国皆有封公，公下封侯，侯下封伯，伯下封大地主，真所谓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者，故裂地甚小，有以十数里为一国者，然重收其税，亦可以大营宫庙，而非匹夫庶士之所能举。故故宫旧垒欧土相望，体制瑰奇，斗新竞异，虽以今日美国之富盛，而除一二公馆稍华丽外，终无欧土千数百年庙垒之瑰诡巨观，何况人家。则虽今之迦利忌、落基花路富数万，屋亦卑小，比欧土封建之宫垒不及万一。盖以富力虽可为之，而既非国主，臣卫乏人，无所用此丰屋也。故庙、垒二者实为欧土宫室之传种，而神、侯二大怪物为之翼而飞，故今欧美宫室之美，若垂天之云焉，望之惊人。

吾国既用板屋难传久远，自孔子削去百祀，不语神怪，而神权不昌。孔子既恶封建之专横，尚卑宫而讥建筑，又立一统之义。汉后封建永废，梁王之兔园吹台，既荒既芜，后无嗣音，滕王高阁临江，已为罕见，将相皆起自凡庶，侯封仅列为虚爵，卿士皆无有世禄，贫困不能大举。至唐慧能说佛，直指本心而罢弃祸福，朱子则几为无鬼论矣。寺庙皆市里小人妇女为之，少有士夫出力为之经营，神、侯两怪扫除久矣，故宫、庙皆无，惟一天子宫。

闕规模广大，实冠大地。然以无与竞争，故绝不精丽，而天子之宫阙又非卿士、凡庶所敢摹拟，而卑宫尚俭之经说又复为人所尊，不敢因时宜而易之，故中国虽极文明而宫室卑陋，乃至下侪于爪哇之亚来由人、墨西哥之士番丫士惕卖夜人。故欧人楼阁参天，吾国则阉阉扑地。宫室为游客至易见者，彼视吾国宫室既与亚来由及美洲之红皮土番同矣，其见轻视亦乌得不以诸野蛮相等乎？故宫室乃国体一大事，民族之见敬与见轻所关亦大矣，岂可忽哉！吾国为第一文明大国，与日本不同，故维新之后，新政当宏奖宫室以广大崇严妙丽，壮万国之观。其各公馆当大经营，即民间有能兴筑大工，有能跨欧秩美者，必加褒典。若屋当用石筑，邻家不得骈列同式，有者罚之，务令竞丽美，斗新奇，以此导民，庶几一洗卑宫之陋，而国体民族乃增光华焉。孔子之为宫室，三统也。有卑污方之一统以戒暴君；又有高大圆侈之一统以崇国体。因时制宜，观会通以行典礼，此亦今日所当留意也。

游 妙 艺 院

此院二百年矣。门外古画亦二百年。院极华严，地以摩色杂宝石为之，柱皆饰金，壁及上盖皆画古人物山水并罗马物，圆穹红而饰金，游此乎，令人流连不已。普之重艺若此，宜其今日工艺之盛而统日耳曼而为霸哉！盖欧美今日之盛不在道德而在工艺，若吾国空谈名理，妙解文学，多在形而上者，而不屑形而下者，国弱民贫皆在于此。人之体壳皆血肉之躯，本一物质，不能高言玄妙。工艺乃物质之实用利物，前民最切者，得之宜强也。入门见希腊古贤索格底亚理士多图像及摩星依士像，诗人贺梅尔及曲家疏阔卑士与邀猎必的士像，罗马奥古士都像及烟的猫疏像与女杰丫玛疏像亦在焉。其余名人像无数，不可胜数矣。欧

人以精于雕石制像，遂令数千年之才贤英杰相好永存，令后人观感兴起。吾国铸金以像范蠡，《楚词》称像设君室，汉昭帝时写像凌烟之阁，文翁祀仲尼七十弟子像于石室，非不崇像设也。况古者礼尸尤是像义，而以一木主之，故不供遗像而英迹遂荒，此亦吾国一大憾事哉！杜诗称：“哀公、鄂公毛发动”，宋艺祖睹王朴像而下舆，从来英杰之神采，最能动人。吾国古人于此若有若无，今必当讲求之矣。若令春秋战国诸子及屈原、宋玉，以及董、贾、曹、刘、陶、谢诸先辈与秦皇、汉武、张骞、班超、曹大家、木兰之像并列于吾国博物院，而各国亦相与写真，俾我人游览摩挲感激以兴起焉，岂不大有补哉！

其邦俾尸十一具，乃假作者，聊以广人见闻。吾国他日开博物院，苟不能大购欧美各物，亦当各摹一具，以广国民之新识焉。

游 制 玻 厂

五色玻乃欧土珍异之物也，吾国必当仿制之，吾特游焉。五色玻仿于彼十二纪，专为祆庙以写神像者。今旧玻犹存，德人最为宝之，故其坏者必珍而重修之，而新作亦甚珍贵。

其制五色玻法，先写画于纸，糊于玻面上，加白石粉涂之，而入局炉中烧之，至四五六小时即成画玻矣。新作画玻方二尺者，索价五百马克，价亦昂矣。其修旧玻之法颇繁难，预界碎玻片，以锡熔其缝烧之，至新旧不分，则精美矣。观其补一块一千二百三十年之玻，画人物花卉如生。有一西十五纪之玻，修之不类，今重补之。有全碎者，以锡熔合，完好可观。

游 画 院

院甚新诡，圆式，藏画极多。别有一论画之室，恣人观览。院

外花石幽幽，布置甚佳。旧画且不及论，择其新异者记之。

有德联邦霸哩利话人创水粉画，淡逸清妙，似吾国初三王画，王麓台尤神似，乃二三年间新创者。油画虽迫肖，然不可近观，久亦生厌，故又出新奇而还吾国之旧。南宋院体之后遂出文、董，盖文质循环，理之自然，惜尚未能考得创者之姓名，他日补查之。

一种粉水画而有影，似中国。惟中国不善调色，德人善调色，故胜。

一种黝然黑深，似荷兰画，亦德人新创作者。

一以文木各种合成画，极淡逸，此亦惟德国有之，将来必大行于各国。

一种椽笔画，浅深分色，有印成者。印成有硃墨二种，此则各国通行矣。

各国宫室图样制亦附焉。

意大利有一宫，柱皆以人像为之。回廊内为池，山下一殿，上圆下方，外有长廊，临水架桥，以渡对山。画色亦极佳胜。

其木画作俄国小儿卧林下，树枝垂垂，地皆大雪，佳绝。

藏古画莫如意，藏多画莫如法，而此院结构之新，藏画之新奇，亦有独出意、法外者，可见德人之日新而自立也。

一室藏德王新式几桌器用，木皆作黝素色，器用皆蓝色，朴极不文，岂非所谓质文递嬗，既雕既斲，复归于朴者耶？

游要拉尼新器院

见阅微生物镜，有自一而可拓大至百万倍者，昔人矜视虱如轮，今则赤蚁不止若象矣。物之大小无定可于是推之，盖知至大之无尽，至小之无常。吾昔于显微镜得大道焉，他日更增精微，则可由百万倍而加倍，则新理益日出矣。视肺中各微生物，有如

菌者，有如线者，有如柴者，有如藻者，有如螺者，有能动能游者，长圆如轮。有测月者，山河显然。有视血者，有视全体者。盖显微镜之为用至大，变化万物技也，而进于道者矣。

有电灯能照百倍，他日之照及千万亿倍以代日，可照推矣。

有作各色光影者，层叠三镜，其前置三角镜，以纸吸影，即可任作诸色。

有光灯乐。玻筒凡五，皆有盖，内有火，各有线牵其盖，即大作音声，宫商迭奏。从来声色难兼，佛说三十三天，有一光音天，将来光灯乐大行于世，家置一具以为娱乐，可谓入光音天矣。吾欲名此为光音天乐也。

有月影。上下二铜釜，上釜悬灯黑之，下釜即见圆月，上黑稍缺，下月圆亦稍缺。

有照海底电，海底石物尽见，皆成红紫碧色，盖植物也。此电出后，海底之珍奇皆出现于陆上矣。

有变热机。一触机线即现红色，而热生矣。

有隔木照影者，在各国亦多见之。吾昔游日本大学，能照指骨及数匣中之钱。今此制大行，而德实创之。

有缠机。一触机，铜线即绕缠其柱。

有发电机。铜线螺垂，下有小铜盘，触之电即发。有触电机。圆玻盈尺转之，有铜线擦之，则二铜相隔寸许，而电火相触。

有新制街电灯，不用燃，但上下铁相触，光即爆燃。

其余激重机、权轻重机、起水机、定油水轻重机、指度针、震人机、有上浮下坠玻器之机甚多，不胜录。德国近古研精工艺，电尤致精，实冠全欧，英人犹就学焉。可谓后来居上矣。美精制作，德精论理，盖与美并驱争先。今为物质之世界，精于物质者强。电尤物质之至精新者，精于电者尤强。吾国人尤不可不专

意与竞争矣。吾观德国真无物无事不居各国上，可畏哉！德国也。海王英，陆霸法，皆逊一筹矣。其藏异物尚多，有大卵如大西瓜，长八寸，亦难得者。

游邮递博物院

圆楼三层，顶罩大玻，中圆，皆以文石为之。其庭立士爹份像，盖办普之邮馆三十年最有力者，今死五年矣。此院聚各国邮政馆缩型，与各国邮信印花及古今邮递人之式，及衣服与脚行、马车送之次第，其进化之序可考，而各国之精粗得失皆可一览而得之。夫人之为血，滞塞则败弱，通流则壮强。邮政乃一国之血脉也，于其通滞迟速之得失，可卜其国之强弱智愚焉。各国皆无此馆，但于博物院附见一二，惟德则特立此院以博考之。其他每一事皆然，此德之所以独过于他国也，虽英、法、美犹无之，遑论其余。

邮馆制式纷如，佳处不可胜纪。壑郎之馆方三层，最大，而赫理问之邮馆四层，两旁有溪，尤壮。

古者吹角以收信。二百年前之信车犹存焉。

携信之袋有绒、有皮、有筒，方圆异式。

其各国之邮印花纸收列数室，初起于英，为一千八百四十七年，檀香山先继之，在一千八百五十一年，至古矣。凡存九枚，每枚值三万马克。故印花之制不过创于我生前十年，此已为初起至古之物矣。今英、法此税数倍于地税，地球大行之，为不刊之典，而不过在此数十年间。凡欧美新制之佳者，率在此百数十年内，吾后之亦不过数十年耳，不知者一切震惊之，是太不考其创时也。其办事之室皆有缩型，甚精详，有分时日之室榻，有秤信之权衡，有打印之机，投信于中即印而出。邮政既为至要，吾国若照立此馆，各购一缩型，则讲求可精，而推行无弊，一举手间可

超轶于欧美百余年之结构焉。后来居上，岂非用力省而成功大耶？

游农学院

院三层，中阶覆以玻璃，聚天下古今之农器而陈之，以备其短长而参其得失焉。教习三十六人，学生四百人。入门当阶遍陈新式犁具，皆附图说，吾每式取其一册焉。周廊列陶瓦之器，各式砖瓦筒管板并备，五色灿陈，卫生筑室引水之具毕在。新式之墙作多管之砖，以通湿气，诚美法也。楼上陈畜牧耕织之具，全地牛羊犬马各种皆备缩型。羊有并首双身者，有一身而四足如双足者。各国耕牛皆有缩型，览之，某处某种之美恶皆见，可借以知不足而改良焉。其出鱼鸟兽之剖形甚多，借知生化之理也。

矿石各质皆备，各国大矿皆有缩型。有马车及犬车、鹿车运物缩型。马车六架六式，犬车以七犬驾之，盖冷带使犬使鹿之部所用也。

其德及各国之地层、地质、土宜、雨泽皆有缩型及图色以别之，此则各国之所同。其花草、果薯、菜瓜、百卉，万品皆蜡为本型，各地所出大小悉如其种，热带之花果奇大亦如之，样色如生。闻此为德国人所特创，今其术亦不传，后人尚未能仿之，仿之亦不能逼真云。

各种木形悉锯分，以现出其内文。无其木则影之，各种叶形悉取而为镜屏，令人得识别之，此亦各国所同矣。有日本木形编号一书。吾国草木种类至繁，欲明农阜用哉，不可不师此为之。

各国牧厂缩型甚多而荷兰为佳。

有筑屋内透污秽物缩型。污秽物最害卫生，中国人尤不讲，

故人种日坏，今不可不亟亟改良。录型如下。

德之农学农器特设一院，精备如此，亦英、法、美之所无，而他国勿论，德之农业骤进宜哉。中国以农立国，尤不可不讲。若能设立此院，皆照德国写立缩型，俾人士得所考求，别其得失，以从事农业。以吾土地至大，自东三省至新疆新地尤多，若能以新农学开辟，必以农业跨于万国。夫万业必起于农，即今欧美亦然。不此之务，而但司农仰屋，罗掘无方，但刮取于民而不阜民财，从何取之？此尤有国者之要政矣。

游 营 筑 院

院四层，极壮丽，门外崇阶，花木森幽，盖营自西一千八百六十九年，文石精美，藻井尤丽，此院即为营筑学矣。有教习百五十，学生三千，专教营建土木，工艺居第二层，此德国营筑之所以精也。吾国古有匠人营室之官，今乃付之粗匠，宜其恶陋一至于此也。日本列工艺入大学，欧人无之，窃谓不如取法于德，特立营筑院，设师徒，尤为专而易精也。院中陈设古今各国宫庙室屋，皆备缩型，或作彩画，凡千百种，诚可谓瑰伟壮观矣。入门左大室陈仪器，右大室人物灰型，宫室皆神庙为多，尖峰棱棱，千态万状，备极庄严，不可胜数，盖日耳曼袄祠最盛也。

巴比伦亭，白柱黄楣，红瓦苍穹，颇瑰丽。惟突厥、波斯、埃及、印度及我国宫室皆未备，未为至极也。其缩型宫室有磁泥、有灰、有瓦、有木。游其讲堂及教习室，遍悬前名教习像，泵部最有名者在焉。入学生舍，则皆持笔尺画纸作图，凡数十人。呜呼！不知吾国何时见此学也。日耳曼以崇天神分侯封之故，故相传营室法甚精，虽出自希腊、罗马而别创新式，尖塔圆长窄拱门，即日耳曼式也。今行于全球矣。吾自美入墨，望其室庐敞陋，而轻视鄙夷之。吾国宫室卑陋，乃正与墨西哥、爪哇等，真与

野蛮侷矣。吾念之伤心惭耻，不独无以壮万国之观，且为人轻笑。吾国文明，百事不后于人，惟卑宫陋室最为近蛮，且卫生不宜，无一好处，故营筑学不可不讲，必当遣人入此学，且尽购制此院缩型以归，而自开学。增吾东方各国室型，印度尤精美甲大地者，即波斯、突厥亦自可采，荟萃折衷，取其文美华严而淘其粗恶；集其大成而自出新裁，但立定制，令一城市间公馆、私室各各不得有同式，则新制日出，以吾国力之厚，渐可跨欧挟美，游吾国者，观瞻自壮，而轻视鄙夷之心无自而生矣。

昔者一统，无与比较。今者国争之世，岂可使数千年文明第一之国，而以区区宫室不美为人轻鄙耶？爪哇、墨国之土番，尚有千余年旧宫庙，室屋门墙皆宏规广大，吾国乃无之，真可耻也。墨国千年前丫士惕番之王及百官皆穴山而居，而吾山西至今犹尚陶，复陶穴，真可耻也。盖人道之始穴居于地下，中世进化，以木为堂构，居于地面；渐进，则去木构而制砖石之崇楼矣。近美国复讲堂构以铁为之筑，累至三十层，侵云摩霄，侵寻若居天上矣。又美国木石之屋多可迁移，室制日精新，而吾国尚若守峻宇雕墙之戒，卑宫陋室之遗，窗户寡小无以通风气，地不隔板无以去湿毒，溷厕不引水以去秽，臭气熏蒸，于卫生大损，传种有害，岂犹不知戒，岂犹不知鉴耶！

吾于吾国文明旧物，无不珍重爱惜，其可留者皆留之，不欲多事更张。惟宫室一义无可少存，亟当扫荡廓清，比于武事，令吾旧制汛扫一空。惟旧室庙有关兴起，可备观感考查者，则当公共保存之，以示后人而见进化耳。

十一日游古室器院

此院陈设古今室器极繁博，尚过于法矣。院周二层，雕文精绝，中阶陈各国几式，中国御床亦在焉。各国数百年来宫室什器

皆陈焉，以考进化也。每国一厅。德三百年前当吾明末，古屋甚卑矮，窗玻甚小，然其藻井墙板刻画精美，陈设长木几。瑞士四百年前屋略同，而墙多文绣，每幅尺许，上层刻楼阁形，甚文，每柱顶皆立一人，近窗处对置几，中置活茶几，如汽车中者。然其炉用磁，橱柜刻文并精美。若意大利三百年前，室藻井铺设高壮华美，与今同矣。有穿堂两边门屏作牙形，中顶处悬一人持灯，新意亦极矣。其柜用纽丝大柱，置磁者中隔一榻，刻宫室人物，其壁挂像至今犹然。其小柜盒面白描画，如丝如发，备极精妙。盖意之雕刻至美，各国皆仿之。其木画尤精妙。

荷兰刻贝器至精，盖近海故也，

西十五世纪时，欧土复古学兴，德木刻人物山水颇精细，榻上皆刻木为人物，其藻井长短方圆交错刻突人物山水，极变化，其他雕刻率粗恶，不如意远矣。其画尤劣。其十七纪时，琥珀器极多，刻画亦精，刻牙尤精绝，人物草树如生。有榻以铜条包之，条上皆镂人物。其南德各国宫室皆有缩型，榻、榻床、几炉与今略同矣。然三百年前大都木器，素朴异常。有其十七纪之缩型庙，以牙为底，龙为脚，纽柱用画晶及绿玉，凡四层，刻人物皆精妙，至是时德陈设精丽几与今同。有一桌面及一窗板，刻花甚精，则百年物，有画师对而临之。有一杂室，石圆柱每尺一色。有二尺许银柜，以银镂人物，极精采。其屏有用文石者，有用文瓦者，有用杂贝者，有用杂玉为山水者，刻画尤精，则中国物也。醇王所赠宋刻漆盒亦在焉。又有刻漆船二尺许，有架极精美。玉玺三，大皆二三寸，一龙纽，一象纽。玳瑁大鼎、大瓶各二。刻磁烟壶数十，此则庚子联军入京所得者耶！睹之神伤。有玩具尺许，以五色杂宝石为之，上刻牙人五，极精，费值数万。有尺许玩器晶柱数四。其金刚钻石数十种，波斯者大寸许。其瑞士金带类中国，其带杂宝者甚多，中国通银翠金之带在焉，盖吾

“国明以前品官多用玉带、金银带也，故制相类。有一室置玻璃，深三尺许，陈器物，法百年前物也。文木之器皆然，文木皆作画涂漆，在彼百年前甚文美，盖欧人之好古至矣。惟其开新愈甚，故好古愈甚，盖必明乎因革损益而后能进化生新。若无怀旧之念，思古之情，但从人言新，扫弃一切，是不知旧者，亦安能知新乎？”

突厥绣花甚新。德主黄舆似中国。马辔罩马脊如伞。其棋式数十，皆以杂宝为之，中国棋具在，然率皆象棋，无围棋者。围棋用子之繁多，棋法之精深变化，实为全球所无，今日人尤盛行之，将来必行于大地，此亦中国绝特之一事也。

其各国磁瓦皆别为一院，其藏磁数大院，上盖亦用磁花为之，可为称矣。德累年所出之磁，皆置一器于此院以备考。刀叉柄亦用刻磁，甚雅。其五色文瓦波斯最丽，皆在四五百年前矣。次则法、荷。吾国以磁名，若能于磁瓦、磁砖用意，必当精绝过各国也。

此院专考宫室什器之进化，切于人用，文野最易见焉。欧入室器刻镂之精，皆在侯封之讲求，惟其奢富，故器物能精。吾国久无世爵，人士皆贫，用器难精。然宋明精器，若制磁、刻漆、鍍金、餓金、珐琅、刻竹皆足竞美。国朝士夫尤贫，故器尤窳败，虽以康、乾之盛，江南之富，室器尚无新异，何况今日。嗟夫！道兼阴阳，事难遍胜，虽以去世爵之良法，人民平等，而器之敝陋又从此生。欧洲中世，封建并争，人民涂炭，而室器之文美又从之产出，得失互见如此。甚矣！道之难言也。

游德联邦异服院

德合二十五邦为一。昔者异制殊俗，冠服各异，今既一统，渐归于同，故创立此院，以存旧制，以考进化，以资观感，奥诸邦

亦在焉，甚矣！德人之能知新而不忘故也。吾国欲考古冠服，盖自前明亦已几难，舍杂剧外，几无可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何以为进化之地乎！今野蛮人之同化于欧也，尽弃其旧俗而仿欧人之冠履，则并其旧俗若何而皆忘之，吾观墨西哥古昔之文明可为感伤。吾国而不知保存古物也，不几何而不与墨西哥及诸蛮同也。

古屋缩型甚多，茅屋甚伙，有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民间茅屋，极似中国，鸡楸牛鬮亦然。然则德之进化亦仅仅于百数十年间哉。波嬉眠古屋类瑞典（详瑞典游记）。女冠有类吾国凤冠者，各邦冠多绣金银，然则今之言冠由文复归于质者，盖亦文质递嬗，他日亦必复文。巴威人带鸡毛冠，有女以白布蔽首面，如吾国女丧服，袜亦白色，推此考之，彼当时男女必甚别异，而女俗极尚蔽藏，如吾国及印度、突厥、波斯耶。太罗人甚高，与嘻时国皆最文，女服尤丽，似中国，亦为今欧女服之先驱也。有其一千六百五十五年荷兰室，灰沙作地，巷曲而窄，床在柜中，小室数尺坐人，屋暗不光，惟墙用磁瓦甚文。惟汉堡当其一千五百年之室，以文木为榭，遍嵌墙中，屋角有小房，置食物。汉那活室挂一白布，以备浣濯，如日本然，其柜刻文则甚精美。有茅屋甚朴。瑞士二百年前之屋甚矮，然藻井炉磁颇雅，木床有盖，山亭甚朴，游此院也，如数百年前游于欧土居于欧室也。今欧美富人雅斋学舍尚多仿古室形，偶居游之，亦甚新异。

吾遍观欧土各国图器、宫室、服物多矣，精华妙美亦至矣。然上下陈列率皆彼十二纪以后之物，大概分为三界。自彼十二纪至十四纪为质界，盖自十字军输入阿刺伯之文化，草昧始开，文明渐启，于朴略中稍知雕饰而已，时则为吾宋末元终，中国文明发极将扫地之时矣。自彼十五纪至十八纪为中界，当明中叶及我朝中叶时，复古学，兴天主教，压力渐去，而于时新地骤启，

新识日增，新法渐出，释、回增美，渐见佳处，其室庐器物甚有类吾国者，文质兼合之界也。自彼十八纪末至今为文界，则汽机大出，新理日明，新器日生，于是全欧宫室器服皆大变而一日千里，合同统一，精妙华严冠绝大地，化行万国，皆此百余年间为之。然合而考之，全欧文明之开，三统渐进，皆在此八百年内。若彼十一纪前，则彼博物院亦不甚侈陈之，其图画书册时时散见者，则皆若在野番时期，英之僻在海岛，尚为海盗无论也。乃至日耳曼、法国，亦复全未开化，有同匈奴。虽意大利承罗马之余，而兵燹久经，文明尽没于地，诸国惟日寻干戈，以人血涂地而已，时则吾汉晋六朝唐宋极文明之世宙也。

吾今于欧人新制作虽爱赏之，亦无与让，惟最惊其二事，吾诗所谓：地中有海生人白，二者天骄我不如。其海道之易于转输，白色之近于明秀，似当制作早启，文明早盛。乃八百年前，其白色人之愚昧于知识，困苦于兵戈若此，岂地中海生人白，亦不足为天骄耶！今者地球之辟，诚白色人之开先，我方感之。然蒙二千年之困难，而仅得二百年之荣侈，所得不逮所失十一焉。后此我人既兴，一切与之分利竞美，则白色人不得专美于前，我之视之，亦犹欧人之视暹尼士人而已，进而如欧人之视班、葡人而已。我今与欧人有界，以计得失，及十年之后化齐艺等，则岂非若德、法人之视班、葡、英人哉？然则合计之，欧人亦何得焉。其受中世千年黑暗之苦狱，亦云至矣，何能比吾国数千年之文化安乐哉。夫以彼白色人之明慧，而八百年前黑暗苦难，远不如吾国，何哉？一则教之压力太甚也，一则封建之分争太惨也。然吾战国纷争而文学益盛，回教压力亦大而文化亦光，则其原因似不尽系于此。得无以土地太冷，谋生惟艰，生民竭力经营，终岁勤动而仰事俯畜，衣食之不给，又复倾家以事鬼神、供兵役，故无日以增丁口、发智识，以事进化欤！

吾观加拿大、美国之土人皆奇愚极苦，文化无自而开，而墨西哥、秘鲁之人犹是种也，则文明特出。即以墨国论，在今美境者亦无文化，在墨极南者，若腰架丹，若巴灵忌，若蔑罇，乃有文明。即在吾国江南文化盛于河北，若吾粤间，顺德有蚕桑之富，香山有沙田之利，其文化过于他府县，然则富暖之地易生文化。不独埃及、印度之早启文明足为证验也。即论欧土之文明，希腊、罗马、西班牙、葡萄牙亦当温带，而北欧无预焉。然罗马仅以武略显，但以劫掠他国而自供，不得预制作之列。今者欧土之盛，乃皆由班、葡之寻得新地，以美洲、南洋热带之产供其国民，民既富实，乃讲学业。夫班者，上得阿刺伯文化之传，下收新地知识之博，而传之欧人，以开其新识，生其新法，则亦赖热地为之，而北欧无预焉。及知识大启，北欧之条顿种乃以其数千年耐冷所蓄养坚忍强鸷之力，而舒发其金眸玉瓜，以攫取温热之土地人民而尽吸收之。彼又有地中海、波罗的海之槎枒，故适成诸国竞争，以激其改良。国竞则地小君卑，于是有国民竞争以起其平等，而以产成今日之治化，原因复杂，变化万端。寒带之人若收最后之战胜，而热带之人皆为奴属而供其饮啖役服焉，盖寒带之人坚忍沈鸷，故虽匈奴之支流余裔，尚得为匈牙利、突厥之强国分食欧土，及印度、鲜卑余枝，亦流为墨、秘之文明。惟温带人兼有冷热带人之短长，故能自发文明，而能力智慧亦可与冷带人相搏。今日本既已骤强，而突厥、波斯智勇亦不让欧人，但为教力所压耳。若我国人数千年之文明早盛而不萎，尤为奇绝，其过于埃、印，以地兼三带故也。若能愤发，真与欧美并驱争先，此又温带之竞争，而未知鹿死谁手也。他日必至于易种联盟，渐至大同而后已耶！

游属国博物院

院圆，中作圆穹，为山洞形，洞四面多门。德自西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当光绪十五年，国力既实，工商日兴，乃慕英、法属地之富，俾士麦乃大倡殖民之策，始启非洲，垂涎及于吾胶，乃夸炫武功，为此院以示荣。然英属地遍全球乃无属国院，德仅寥寥数地乃为此院，足以见德人之骄夸矣。一非洲沙林黑人茅屋，圆穹，高仅数尺。一平顶泥屋，一作海边茅屋，一作欧人初至非洲之木屋形，以记凿空之功也。茅篷内缩型屋无数，并弓矢器物壁画。地形有以棕干为柱，各黑人茅屋亦有以土垫高为阶者，有以草席为圆庐者，惟吾胶州亦置在黑人之列焉。筑一亭，置一枷人首，海关道旗仗在焉。辱吾国体极矣。德人以恐吓取吾胶已非正义，且疆场之间一彼一此，谁无强弱之时，彼夺法之奥斯鹿林而不敢辱法，而轻贱我同于非洲之黑人，假我国而见分灭，岂可言哉？志士不可不愤兴矣！

游蜡人院

德、英、法、美四国蜡人相若，皆数十室未多也，今始萌芽耳。德之陈设较有序，院柱顶用铜人，入门有千余年前之日耳曼人，尚在深林之世，如吾东三省之老林窝集也。其人赤体白色，跣足露膝，衣皮戴角，在深林中执角而饮。一人左执勺右执斧，亦赤体，下衣皮，在吾六朝至文时矣，而土番未开化若此。再进有造啤酒者，其人绿衣褴褛，男女无袜履，皆穿皮鞋，此数百年前俗化也。再进有俾士麦执法主拿破仑第三像并坐焉，拿而色黄，神气甚衰。有威廉第一死像，其遗服、绒冠、鞭皆真。有毛奇像，无须，目圆，甚狠厉。普先世为一室，其始君马加衣烟红色，长垂膝如裳，有鬃积，有肩搭；其第三世君主衣长大套七纽，内袖从外袖

四；其第一王欽呵话士金钮长大套。同时各国君主为一座。今德王威廉第二及后，与俄、英、奥、突、日本各主与法总统、两教皇像皆在。萨逊王、恪慎伯王、觅近布公亦有像。俄前王拿破仑子亦在焉。南非之波国居汝牙、郝罗贱与地滑为一座。地滑乃最有功者，其像目阴而上视，波虽败亡，而三杰犹见敬于德，重其种人也。有穴美人赤体白足浴像，极精美。院内二小戏以囿客，一木人戏，一舞台，男四女六，并红衣，女上衣红白间，下裙黄绿间，红冠平顶，肩挂后垂，此则惟德国有之。

游画会院

此画会之院，专存时人有名者之画，以鼓励画学者，有欲学画者入会学焉。街前树甚苍翠，深院铺毡，文石作柱，极壮丽。楼上有演说堂、舞厅，画室寥寥，悬画又鲜佳者，而入游者人须一金，盖德国游观皆如此，不如英、美之纵人观览，盖德固甚贫，借收小费以资津贴也。

游水族馆

以石洞为之，甚曲折，处处相通，门亦肖洞。洞贮水，以玻璃隔之，皆有沸泉如烟腾上，以适鱼虾之性。伦敦、荷兰、纽约皆然，不如德之纯用石洞尤为异趣耳。鱼种固无不备，择其瑰异者记之。大西洋海菌，其爪能舒伸，此兼植物之性者，凡将变之物必兼两性，此亦自然之化，不足异也。如螺如菌之类甚多，色皆红白，有红如壶者长寸许，有淡红珊瑚，此皆界动植之间物也。海草种亦甚繁，别贮玻璃橱中，其形有如动物，有四足者如下〔图略〕。推此可知生物蕃变交关之由，而人与物之交如猩猩之类，尤不足异矣。

游动物园

欧美各国皆有动物园，而巴黎为下，最华妙奇诡者莫若德之柏林矣。本为富人私有，今公之众而收其游费焉。其最奇丽者，畜鸟兽各室无一同者，大搜各国之室制而兼营之。畜象处以印度庙制，五色之砖斑驳穹窿。畜蛇处以埃及庙制，大楹画人物象。其他波斯之尖塔、突厥之金顶殿、中国之黄龙亭，盖无不备。其畜鸟以铁栅，种花缠藤为室，并列数十。其畜海象、海马、海狗皆为池，而以石为桥洞，上荫嘉木，极幽阴焉。此外酒馆、茶室、戏场皆穷妍极丽，依湖傍山，长廊交通，曲道相接，花木扶疏于径畔，鳧鸭唼喋于湖溪，邱阜连绵，芦苇丰绿，沿山得径，架水成桥，芳草蔓藤，杂花生树。亦复有板屋沙地，木几不饰，摹仿古时乡落村夫饮酒状。夕时游人如蚁，树下列几，树上燃电灯，士女接裳，占座饮酒，品茗听戏，至夜十时乃散，光景至佳，可谓极乐矣。吾五月、八月两游之。当五月时，九时乃黑，入夜已冻，八月则可衣厚绒矣。警署甚伟大而洁，列柱为希腊式。警部甚多，行人无睥。德人貌至伟，故警部立道上者貌尤可观。

游物理院

此院藏矿不及鸟兽之骨甚多，各国皆附于博物院，德又特设一院，其讲求物理尤可见。有大狸一，长八尺。有黑猿而白尾者。

游藏书楼

门外花草幽秘，铁阑之，崇阶石筑二重，甚壮丽。藏书甚富，阅者甚多。是日已夕，将闭院，匆匆不能详，欲再到，竟不能也。

游 制 磁 厂

德磁厂颇大，工房亦洁，然远不及法之矜华矣。磁泥购于荷兰、挪威也。其制法：

第一、投泥于水，分五槽滤之，至于极清。槽皆用机。

第二、以机研泥为粉，其旧烂磁亦收存而同研粉碎之。

第三、置泥如饼于上铁范中，下有电机足摇之，而上以手转其范，方圆长短高下随手抚之即成。其花样亦在范中，乃以海藻横之。其为杯、盘、盂，皆借范先为一粗范，方圆如意。其杯碟底之洼者，电机一转即成。再经两人滑之美之，凡经三机而成，然后浴以白泥浆则白矣。如作人物则稍费力，凡分四范，以泥成首、身、手、足，衣服印花数段，乃粘合之。其作疏花者，于未烧时泥软以刀剔之。其作花，以椽笔作稿而加色，故画花者数人，加色者数人。其室中桌前陈悬画稿，皆极粗，其颜色变化甚少，皆作蓝花为多，不如矜华远矣。又无博物院以资工人之学习也。工所木盖板、木几、木桌、木橱皆粗朴无花无色，如中国，此则各国皆然。

游 书 店

购书在楼上，亦略如中国。问古今各国服制、宫室制图无之，问英文书亦少，购德、英会话一册，则书亦不甚盛，盖异书皆在藏书楼，人间不甚须此故也。其楼下设广坐，为借读处，欲饮食便旋惟所欲，此德人之特别以便寒士，则王仲任之流易以成学，旨哉，吾国郡邑间既未设藏书楼，况论乡落穷僻之地得书为难，家贫又难于购求，且去都会远，即力能购书，亦难遍购，故成学极难。若令各郡邑书店皆设借读处，近者或许借携还家，远者或就店借读，薄设茶饮，听其所安，少收其费，则寒士得以广见

闻，而聪敏之子即可以成学。美之富人迦利忌，赖藏书楼书而得知识，故捐创藏书楼千余所，成就人才无算，此亦吾国所宜采法者也。

柏林祆祠有两所，皆极壮丽。一法庙四百年矣，三塔顶皆铜，下数层用石砖为之。一德庙三百年矣，圆穹侵云，相望于道，然以比罗马乎，则不足数矣。德音乐为欧土冠，其戏剧演故事，官室、山川、风云、雷电皆逼真，虽与各国同，而沈雄悲楚之气，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绕云之响则德为独绝。其乐手用至百余人，次者亦七十人。惟戏院高六层而不甚大，远逊巴黎及纽约也。吾尝就听两夕。有湾打嘉顿陈杂戏之场也，长深数十丈，两面柱数十，纽金为之。上盖用天蓝色，电灯数万，按天星方位缀之，仰望如星，光景怪伟，可见欧人之好事，无所不用其心，以求精新也。其下电灯用蓝玻，有花，亦复新妙。

观剧有弄狮者，女儿衣绿衣，年十三，入狮槛执鞭与狮戏，能骑狮、抚狮、抱狮而眠，以首入狮口，与狮亲嘴，无畏无忤，亦神技矣。口占诗：

弄狮女儿亦神全，绿衣入槛抱狮眠。

起执长鞭骑狮走，不畏狮吼如普贤。

柏林小戏场及舞院甚多，至十二时乃散。茶馆有至一时乃散者。柏林禁女间，然暗为妓者四十万，闻皆以舞馆、茶馆为媒，然甚畏警部，足见俾士麦为政之严。然为政者在因人情而导之，男女之事乃天生，是非人所能禁也，明堤防之则暗溃之而逆行而已，如彼便旋，岂能绝矣。观德、英之禁，尚不如法、美之纵之也。

德道路之洁为天下冠，日扫三次，夜另计，宜其过于各国也。雇马车皆领牌，事讫，车夫缴还，以防失物，其良法亦各国所无。道路为国大政，养生所关，观游所属，吾国道路不洁，车马无管理

者，重为外人笑，不可不仿德人之法焉。德人甚贫，柏林雇男女仆馆十余所，或晨或夕为期，求工而来者千数，然衣服甚整洁，吾尝觅仆于是，状貌皆粗丑红黑，盖皆自穷乡来。工价就地，月三十马克可得，远出加四五十马克则甚喜。惟不论男女仆警官皆不欲外国人雇之，恐民之流于外也。然德人贫甚，所有英、法、丹、瑞、荷、比之仆皆德人，乃至美国亦然。美芝加高德文报至六家，德人之耐艰苦而能赴远外者，亦以所至有其邦人为之，如吾国人然。南洋关雇工多中国人者，我亦如德耳。适一见国民之多，国力之大耳。若丹、瑞、比人极畏外游，即奥人亦然，盖百无二人，故知识不增而商力不大，若推其由，亦以无邦人之党故。然德人甚桀黠，难驾驭，吾累用德人，皆不久生事去，用奥人能久远，故用强国之民不如用弱国者也。

德百物皆廉贱，机器又精美，欲购机器及欧物莫如德矣。其贱于英也三之一，贱于美也不啻半，故美虽重其入口之税，而美学校尚多购德物。英人妒之，乃造为言，非笑德物之恶，以期自保货物之权利，故英伦之人以买英货为贵而贱德货，此英人不得已之苦心，不足怪也。若在吾国则惟价是择，一切购德货最宜。国家及大商，皆宜驻人于柏林，以购机器，可省大半之费，且今德工商业驰骋亚、欧、非、美之国，大夺英商之业，无在不胜，实以其美而廉也。其学校用品，凡百机器用品，皆有专肆售之，可觅其价目而随时购之。其织画及绒尤精而廉，吾尝购其绒极厚者，每疋当不过数十钱耳。然德民间谋生甚艰，贫者长贫，工资仅供家用，甚难致富者也，其日入至少须二马克，日用约须一马克三十钱。贫人房租月须二十五马克，牛肉每磅六十五钱，羊肉五十一钱，鸡每尾一马克零二十钱，面每人食一顿二钱，无肉食者亦须日一马克，靴年须十六马克。虽无人税，而有所得税，马车税二十元，犬每头税二钱，啤酒税五钱，红酒税三十六钱，三边税一马

克半。

德旧京曰波士淡，距柏林三十启罗迈当，自西一千七百年始迁柏林，今二百年耳。有湖山之胜，风景至佳，王宫五所在焉，德主多居于是。今居人九万，亲卫屯兵三万六千，每兵日给五十四钱，故兵房盈道。夹道有老树阴阴，武官亦多居于是。惟道狭室卑，盖旧俗未尽改，故远不如柏林之华丽，然冈阜斜迤，林木幽郁，湖名河厘，波澜澄碧浸十余里，王宫殿阁环湖，中有帆船，饶山林烟波之逸趣，游其地者忘其为王都也。吾以五月杪八月初两游之，乘汽车一时许至纽可兰施，停汽车而游，吾再游河厘湖，口占一绝句：

碧波十里浸林峦，绝无人影见帆船。

指点离宫三十六，河厘湖畔再来缘。

游非特力大王陵，体制甚小，同威廉陵殿。上为圆穹，作金摩色画，二石椁上刻王及后像。

傍陵有方塔，高十层，甚古矣。

先至卡士宫

于深林夹道中现奇阁楼阁，皆作垒形。高垒二，六角一，圆一，甚窄小。中垒三，方一，六角一，圆一。平垒三，皆方。又下垒一，突亭三，院前有阑，院中两隔墙，院后两垒，有飞桥通之。殿外敞地种碧草，异花间之，杂置中国瓷磴、铁床，老树垂阴，缠藤满壁，幽芳艳妙。其殿后左右各二圆室，以次渐退，横围阑千百步。旁殿临喷水池，甚高，左右二狮高丈许，喷水下，如入洞府之清凉奇丽也。其殿内铺陈多德先王物，并斑驳瑰异。以欲游他宫，恐日力不及，不及细录，而吾赏心在此，他日或能仿筑作别墅耶？

游生苏诗宫

此宫盖非立大王第一至第四所居也，于今二百年矣。大门有铁阑崇柱，门内有埃及华表，喷水池，石像，林木浓郁。宫据冈颠，五成而上，每成二十级，崇阶百级，每成深二丈，广数十丈，繁花甚盛，近墙皆以藤缠，内作花穹，窗镶玻。至宫前敞地，用圆环形喷水甚多，皆从兽出。宫柱皆作双柱，顶刻人像以托楣，凡三十五人。正殿环廊作半壁形，宫无楼，横列十余殿，上作平榭，然甚壮丽。内殿之墙作突花鸟，甚奇丽。昔非列大王尝延法名士福禄特尔为师，即居此室，馆孟子于雪宫，惟贤者而后有此乐，犹想吾春秋战国礼贤之俗焉。非立王寝室极朴，木榻，绿布帐，墙衣淡红花布，惟中墙皆作龕，垂帐。其后妃寝粉蓝墙，木屏，遗冠、梳盒、手袜犹存，盖创业之英主葛拂绳床乃自故尔。出一圆殿，文石作柱，地板用杂色花镶白石填之。过一穿殿，壁衣几搭皆坏，仍存其旧，敬祖重旧，示不忘也。穿七间，地板皆杂色，榄形，为非立第一王寝殿，遗榻在焉。供其石坐像，下座绿玉饰花。自此出一小圆殿，四壁陈书，门亦同形，中龕置几，皆以文木镶金花。自此出花廊，以铁架缠藤，幽荫数丈，宫左右同式。后廊柱及地板并用文石，柱础峥嵘，其光可鉴，挂古画甚多。前对旧宫抗冈巅，遥望天文台，林木郁然，至幽胜矣。宫外屈树成廊，其下屈苹果成篱，园门及篱亭皆用藤缠，绿阴森森，车过凡里许，尤极幽胜。

游巴边士宫

门外翼以两拱长廊弯圆如意之彼得庙，上作平榭可行，每柱皆双，柱上榭而皆立人像。宫据冈颠，远望全京冈阜芊绵，湖波淡荡，甚佳胜也。宫后左右四室皆作平台圆形，弥引弥后，亦自诡

异。宫中陈设多其先王物，斑驳古异不胜录。

近阿朗賒理宫有风车塔，三百年。有巨兽喷水池，宫室园林甚多，瑰丽森翠，风景至佳，不可胜记。

游阿朗賒理宫

宫长方形，后有横楼，两边高方塔，左右长廊数十丈，廊尽又为高方塔。宫前花木楚楚，宫中文石为地，四壁皆古画，长方顶透光，朝东室待客，有龕可置榻，有孔雀尾器，金镶之，甚丽。后廊地铺五色砖，有琥珀桌，值数万。朝北有小室，铺设甚丽，廊外杂植花木，甚幽。惟宫前花间陈设瑰异之物，望之可为痛心，涕泗滂沱，急以巾掩面而不能止也。宫前所陈皆吾京师观象台诸仪也：

浑天仪一

赤道仪一

黄道仪二

象限仪一

诸仪皆有铜架。其黄道仪一架以四山盘五龙为之，此元初郭太史守敬所制物也，盖集中国古今历而制，授时历者，为中国天文家第一人，于今五百余年矣。雕刻精丽，德人亦诧之。光绪壬午年吾游京师，尝登观象台而摩娑焉，不意二十余年乃来德国而重摩故物。大吕移于斋台，郛鼎陈于鲁庙，畴人何在，天官谁依，遇铜驼于棘中，见金人于灞上，感怀桑海，扪认劫灰，身世死生，中国存亡，一一事会，乃至薄物细故，皆与吾相因依，白发逋臣，两度摩抚，十余年之国故，数万里之余生，交集于怀，哀从中来，不觉涕之从来也。盖吾自法败马江之后计及，时国家闲暇，首请变法，既格不得达，归而讲学著书，奔走各省以开议会、伸民权，于是强学会、保国会及各省会数十会起焉。戊戌变法拚一死。

为之，冀救中国，遂遭大祸，走海外而开保皇会。及己亥之腊，溥
 隳立而上将危弑，吾于是率海内外电救之，诸贼不得逞，乃通拳
 而仇外，戮及行人，遂召联军，京邑邱墟，人民涂炭，而中国数千
 年之宝器尽矣。有英人以《永乐大典》示我。而浑天仪尤为传国
 重器，几等周鼎，乃唐乐迁于契丹，中国之雅乐遂绝，岂非所谓文
 武之道今夜尽矣者哉！五月、八月两次来游，两度徘徊，感慨悲
 歎，乃为长歌以记之。

游普鲁士旧京波士淡之阿朗踪理宫，睹宫前陈元郭太史所
 制浑天仪、黄赤道及象限仪五器。诸仪器前摩挲于京师观象台
 者也，二十余年重逢异域，感怀身世，悲从中来，不觉涕之被面
 也。

陂陀葱郁普旧京，河厘湖波一碧平。
 离宫别馆三十六，掩映林麓见飞惊。
 苹果屈篱兽喷水，数里幽绿围青城。
 崇冈危级花畦绣，上据殿阁何峥嵘。
 长方楼塔横百丈，□墀文石登三成。
 草间花际徘徊步，忽睹宝器心怦怦。
 紫铜圆球大盈丈，周围刻缀皆天星。
 太微紫薇横天市，二十八宿何荧荧。
 文昌七曲似暗昧，帝座北斗犹晶明。
 长叹牵牛与织女，隔汉相望不得语。
 太阴之精尤闪烁，斑痕蒙蒙蔽北极。
 坐兹揜枪遂扫地，致汝大宝流异域。
 以手摩挲重叹惜，泪痕盈面涕沾臆。
 吁嗟此为浑天仪，太史以制授时历。
 其旁龙纽缠四山，黄赤二道纽斜环。
 象限一仪以测候，制作精妙生紫斑。

作者元初郭守敬，独明绝学任天官。
测天分候廿二所，北穷谦吉南越壘。
谦州吉州见北晓，地近北极鲜卑间。
西穷黑海与里海，并置台官测天垣。
以元域大得新识，用制诸仪精巧极。
利熊南汤自欧来，虽改历法宝遗迹。
峨峨燕京观象台，诸仪陈列环四壁。
亘今明清六百载，畴人夜夜来扪测。
光绪八年秋七月，吾游燕市来橐笔。
生平颇好天文学，登台摩挲细考析。
岂意别后廿余载，波士淡京重遭值。
金仙下泪见瀚中，铜驼再抚真棘荆。
同是华京沦落客，相逢相吊感畴昔。
绝海隔绝三万里，问君无足无羽翼。
何能飞来德意志，载以巨舶裹以席。
龙齏胎祸食小龙，骊山峰火召外敌。
庚子京邑遂邱墟，钟簾隳顿金轮侧。
移置此宫草间卧，徒供胡人叹啧啧。
大吕云何徙斋台，纪甗从来归晋国。
唐乐迁移入契丹，中华雅乐永绝灭。
周鼎犹不入泗水，犹在人间免沦溺。
从来瑰宝非一国，多难遘遭劫千亿。
国土文明寄重器，何图天球逾拱璧。
文献遗留吾与汝，身世飘零多感激。
江南再见李龟年，天上人间心恻恻。
乌啼花落此何地，白发重摩伤逋客。
异时若登观象台，呼天难问云惨碧。

游 新 宫

此宫壮丽，几为欧土冠，观此乃见德之有帝者气象也。创始于一千四百年后，增修之费四十五万镑。殿外花木有阑，皆立石人像甚多。殿形正方，二层，左右各十户，中突出五户，上为圆穹瓦，而每柱上皆作立人，周凡百数。殿前后繁花成列，宫外数里林木夹御道森森，规模极壮矣。其殿饰多用银，其墙衣多用中国银缎，故炫人目转。三殿则又饰金，其陈设多中国物，有珐琅双大象、双大瓶，皆数尺许，其碟及钟甚多，亦珐琅也。其一殿皆摩色画，有三桌，刻镂盘飞，一金、一银、一杂宝石，备极华严。其舞殿伟大，皆文石为壁，上镶金花衔灯，以杂宝石，光华照耀。至一大圆殿，自四壁至上盖及地，皆用各国宝石镶成一花卉人物，尤多用珠贝、珊瑚、海草及吾阿尔泰山与西伯利之绿云石。壁及柱花皆分数截，盖及地圆式花，分内外两重，各门之石作垂火形，花样新异，五光十色，八方照耀，妙丽及此，吾行遍全球未之见也。计古之阿房、建章、临春、结绮、铜雀、迷楼未必有此耳。虽法之路易十四遗宫亦无此奇丽也。德主之穷奢极欲于是见矣。楼上大殿地画甚美，有登格里画四幅，值二百万。其基多连臙与伯非士，及左家度护拿诸名家画甚多。炉用金网，醇王朝德主威廉第二即于是殿，犹有图存，德主中坐，醇王捧国书以进德主，左右从官翼立，醇王随员后从，伤心哉！谁生厉阶，召此大耻，至今醇王所居之殿，所赠之宝器，所寓之旅，德人听听言之，以告游者，以为夸美也，伤心哉！旁为书室五间，书橱皆饰金，悬画甚多，有伯须弥画美人甚佳。其后两大殿耸云，通以长廊，廊端各有拱亭。一祈殿，崇阶数十级，有图。一乃厨也，日有电车自柏林送饌来。德主役人八百，岁费八百万。其游湖之船及车与停车室，皆有特别数里御路森森，夹以花木，境幽深而壮丽，不知汉唐时南山清

渭观苑相望比此何如耳？购诸宫玻片数具。有铁栅栏汽车道，沿道夹花木成浓荫，地甚洁丽，绝无纤尘，陈几以便游客，时有酒店，兴国之象也。各国车站未尝见此风景焉。有图。晚饮于酒店以候车，座临道旁，风光明媚，酒馔亦佳。八月再游，则饭于市中之楼，可遥望公园之河，亦为佳焉。

五月二十日往游克虏伯炮厂，晓抵噫顺邑境，遥望烟筒数百如插箸，烟蔽数十里，全邑二十万人，皆此厂所属也。主人设大客舍，凡游厂者皆憩宿于是。是晓到店，店司事人通知厂主，厂主派司理人包尔见吾，译者谓：近来游厂冒称中国长官者多，未知然否，索取据认。又曰：若真为康有为、梁启超，则吾厂主甚愿周旋，请一面见，吾乃见之。包久居中国二十年，能京语，为此炮厂作代理人，于吾国权要皆结识，一见殷勤之甚，即派人导游全厂。工人四万八千，管理人三千，警察百二十人，厂内铁道千里，自成邑落。工人之家列屋而居，连比数十里，屋颇华饰，每人岁收租九十马克。其楼三层者，住中等工人，夹植林木，子女嬉游，别成国土。其工人、妻子凡十四万七千人，子女皆设学以教，别成国土，有司治之。其上等司事人特设公馆，园林、花木、浴室、波房、食馆、戏园无不备，可容千余人，此如其国之士大夫而有勋劳才异者，故尤优异焉。

六年前创藏书楼，今凡四万四千余卷，各国文皆备，只许工人借阅，不收费，惟不许出外，前后借一百万，失者只六本而已。来借者隔窗取焉，今借出三十万卷，岁费五万三千马克。此书楼、上等公园吾皆游焉。法意皆良，诚美备矣。

此厂有土地、人民、政事，司理三千人如士大夫，工人五万如府史、胥徒，十五万子女如民，有若小国。昔吾著《大同书》，谓乱世之封建以部落农牧，平世之封建以工厂，于兹实见之。托辣斯行后，此理将弥纶大地矣。

观海军台舰之炮，炮衣三层，外衣名炮脑，又名炮窝，有诸机以内磨之，然不过三年管退矣。十六寸径之大炮，其用来复线，过三次即不准，故用小炮作把。然今通用者，以口十寸、八寸、六寸径为宜，过大则运转反不灵动云。其口十寸径者，长三丈；十一寸半径者，长四十尺，后围二三尺矣。其六寸径者，仅需三万六千马克耳。架大，皆丈余，高二丈。起落炮旋有新式，有螺旋者。发炮之机伸缩如意。露台容二炮，旧用压水力，新式皆以电为之。发炮有开掩二式，其转者带螺而走，一纵一横，此最新式者。包尔曰：此式吾国尚未有购也。视法国旧式太迟。夫炮之交攻，速者能令敌人措手不及，故速率为最要。其大弹中有小弹，所谓子母弹也。小弹长三寸，约二百余。其短炮但用于炮台，于舰队则无所用之。

观行营炮，用三寸径，长七八尺，重一千启罗，略二千二百磅也。打七千迈当至九千八百迈当，为至远矣，略二十启罗迈当也。其炮准在旁描准，一分时可打三十次，不描准则可增多。其过山炮长二尺余，口径亦三寸，重三百八十启罗，陆师接仗以过山炮为最要，故今各国最讲之。

观炼钢法。以种种废铁入大炉而冶融之，倒出，又置尺小铁珉中细熔之，俟冻，又合投于大冶炉中。大炉凡七，每炉大丈余，高厂耸云，火焰烛天，轰声震地，其不净者则倒去，凡经七烧，大铁管烧十三分时。登楼而望，导者授碧眼镜视之，紫焰四方飞烁，以机运炉倒下，以方铁模长六尺广尺许者受之，即成一钢铁柱样，凡三炼而成，乃入于五千吨之制铁大机中，大小短长方圆断续惟意，拍而扁之，截而断之，椎而圆之。一以机运之，如制纸布而切腐也。其制铁路轨也，以五六尺长尺余大之柱，入大机中而驶荡之，渐扁渐长，经八次而引长至五丈，乃以铁机剪之，即成铁轨。其制铁板也，以轮轴压至四五十次，入于上下机三十次，

即成二丈余半寸厚之铁板矣。乃剪之，亦复长短任意，此铁板即以制炮制舰略皆用此。吾以后遍观英、美、比、瑞、荷各国之铁厂无数，若美之芝加高、必珠卜，亦号称大厂，其为冶铸不出此法。吾国除汉阳一厂外，别无制铁之厂，又无制炮之厂。夫以岛国之日人新胜，欧美人敬之若神。竞争之世岂有所谓文明哉？但见为武明耳。管子谓：器械不精，以卒予敌。故普有得赆赐之后膛枪，故以七日大胜奥，有此厂而胜法。我昔之败于日本也，其由虽多，而日枪速而及远，我枪常不逮数里，故望风奔避，一枪炮厂而国威所系，亦大矣哉！而吾国之大，自同治中兴以来尚武变法，经数十年，诸公未知经营及此。此厂有日人学工，亦无华人，何以立国，此事宜急，执政者不可不注意也。厂主赠图书十册，皆精甚。包尔请午宴，比夕，与导者送登车，所有旅舍及食费皆赠而不受赆，殷勤而别。

六月廿六夕复自英伦渡海来，二十七早由佛拉乘海口登荷兰岸，十时入德境地名哥。吾道过荷境，车中仅一睡觉而已。在德国过都越国有若历块，瞬息即达，比吾邻乡之过从尚为速焉，若吾邻县邻府邻省则未闻矣。道路之通，国土之小，皆吾国人所未梦见。以故交通灵便，政化易感，风俗易激，相师相忌，相扶相迫，而交相进化于无已也。盖周游之奇异，足以发扬意气开张心颜者，未有若游欧洲者矣。自英京至法京七时，自法京至比京四时，自比京至荷京五时，自奥京至匈京五时，自德京至丹墨京一夕，自丹京至瑞典京一夕，自瑞典京至挪威京一夕，自英、法京至德京一日，自德京至奥京、至瑞士京一日，自瑞、奥京至意京一日。若夫比邻接界之大城，即为异言殊文之绝国，教俗迥异，风化迥殊，此其触日生心，考阅得失，或明各保自立之美，或有相师改良之风，既知人道之本有万殊而不必强合，又知道化之必归一致，终多合辙，所以增益新理开广意识多矣。吾尝行美，荡荡十

日，文字、语言、俗化、物形莫不相同，毫无□趣之触发矣。若吾国尤甚，国土之广大比于欧土，而铁路□通，舟车日行不逾百里，自省会至边县逾旬弥月，况于云南、甘肃程期半年，若西出伊犁，北逾兴安，非经年不能至矣。故进化极迟，改良极难，政治难行，农工难盛，士人难开见闻，商旅难为交通，生趣尤乏，神不王长，故我以数千年守旧不进，而维新大变之业让之欧人，此亦其一因也。盖众小竞争之与一统长治，其互有得失多矣。一日而历数国，不能无感于怀焉。

五时到汉堡，德之最大自立市也。控临北海，人口三十余万，环湖而居，穿桥而渡，其道广洁，冠绝各国。道中植林木，红花烂漫，芳草芊绵，左海右湖，楼阁伟丽，老树蓊郁，舟航交通，临湖人家皆富豪之宅也，花气与波光相映。临湖多茶馆公圃，茶馆多以磁为之，茶旗拓展，士女如云，觉伦敦巴黎之湫隘嚣尘，真有仙凡之别也。此湖自丫护斯打河引入，故极长，泛湖船往游一公圃，蓄鸟兽甚多，盖兼动物园也。花木深幽，音乐娓娓，映照湖光。汉堡之佳丽，诚为过绝，惟瑞典类之耳。

夜十一时半乘汽车往丹墨。汉堡车场大而极洁，各国少比，盖德之政治严整，故宫室、衢道、场市无在不冠绝各国，而汉堡为尤美也。至一时易车，德人甚少解英语者，以言不通迟误。吾与璧女先登，周国贤不及登车，而车票在国贤手，遂不能前。过前站为柯士秩邦之畝路市，止于旅舍以候国贤。下车无票，几不能行，幸国贤先电知汽车管事人，故仅得免。至天晓六时许，国贤从后车来焉。畝路人口二十八万，德之大海港也。海口小山环之，甚固。有大船坞方修大舰二，吾游而摄影之。

是日为六月二十八日，恭逢皇上万寿，在旅舍行礼恭祝，于是违阙六年矣。回天无力，虚负衣带，惭悚交并，犹幸天祚圣躬，于今无恙耳。是日渡波罗的海，海甚窄，然暗涌甚大，呕者满船，

盖船底多石也。

德国游记(二)*

非布猎第一以西千七百十三年卒，子非布猎威灵第一嗣，英武殊绝，专以治兵为事，好巨人，选长躯干者为卫军，凡物聚于所好，遂得精兵八万，掠取瑞典南方地。虽专制残暴，杀戮大臣，轻待文士，略似明太祖。然普之以兵力称强北欧，卒能以小侯与奥争霸，则非布猎威廉实始创之。《易》曰：武人为于大君，至刚也。盖立国于四战之地，当诸国竞争之世，非专制尚武不为功。药无良苦，惟问中病，故参术与天雄、大黄并奏奇功，非医生所能偏为去取也。古今万法皆如方药，惟问适时病何如耳。普与英同为条顿种，英为立宪法之祖，当普之兴也，已在英立宪法数百年之后，又经克林威尔革命之余。然普若早用英立宪之制，则普不能立国，岂惟不霸哉。英之能先行立宪者，亦以远僻在海岛，不丁欧陆百战之冲故也。西千七百四十年，非布猎威廉殁，子非布猎第二嗣，才武英明，好文学，聘法人福祿特耳为宾师，馆于生苏诗宫，能以法文著书、作诗文，国人诵之。自少时不喜其父之粗暴朴鄙，几废戮。及嗣位，盛文学，闳宫苑，丽铺陈，今柏林波士淡之宫室皆所创也。而善为政理财，虽专断同于其父，而恤民疾苦，奖励工商，哀矜鳏寡，明决庶狱，故下令而民悦之，民以殷富，承其父治兵之业，尤以整军经武拓地为事。始因奥女帝马利亚嗣位之未合国法，诸侯内讧，乘机夺薛力西族州，马利亚大怒，誓心灭普，互有胜负。各国忌普之强奥，遂连俄、法以攻普，普联英以抗之，以力不支大败，兵挫地削，非布猎第二以为和而削亡不若战而亡，乃誓臣民更战，竟获胜，法兵又为英破。适俄女后喀林殁，于是俄、法皆与普盟，是为七年战争之役，普以一小国与三

疆敌，几亡而复存，固非布猎第二之才，亦有天幸焉。自是奥以日耳曼共主而无如普何，且与普、俄盟而分波兰。普自是起小侯而为强国，与奥争诸侯，在位四十七年，至西千七百八十六年殁，以功业伟大号为大非布猎也。

大非布猎子非布猎威廉第三嗣，颇暗弱，普未大振，然从奥、俄之后以分波兰，得承普鲁士、新普鲁士二州，西千八百九十七年殁。子非布猎威廉第四嗣，英略过其父。是时拿破仑蹂躏日耳曼而自有其诸侯，至嘉庆元年拿破仑迫佛兰诗士退日耳曼帝位，分封诸侯为王使自立，而立大牧师为盟长而自统之。已而拿破仑果来伐，普大败于监里，囚虏二万，诸将震慑，率兵以降，普王出奔，拿破仑长驱入柏林，尽取财帛及大非布猎重宝以归。割来因河之地于法，立西肥力亚国，使其弟王之。又取普之波兰分地，封萨逊侯为小国，听邓斯革邑自立，普失民数百万。普大败后，用斯替因才相阴修战备与地方自治权，俾平民自由，学校尤倡导之，各地城邑开演说会，以爱国相激励，选民为兵二万四千而练之，二年而成，又轮选民兵，拿破仑乃迫普黜逐斯替因，普王不得已从之。然数年间举国皆兵，普今日之强霸导源于是。从来殷忧启圣，多难兴邦，不有削辱危亡之忧，则无激愤密悍之策。吾中国以万里大国，天下无比，至于今日削辱至矣。然知辱、知忧、知危、知亡，而发愤以图存之，安知不即为霸地球之因乎？以普之弱小不足比吾一行省，苟能愤发治兵，即为天下雄，况数十倍于普者乎！普之举国为兵民，二十岁必须从役，吾尝用一二德人，至二十岁必辞工归矣。德人与我言，亦甚苦之。英、美皆不然，似募兵为仁，而强民为兵未免不仁，吾向有疑于此制焉。然吾游德，窃深考德人所以致强之由，全在于举国民为兵之一事也。夫举国民皆尝为兵，其兵之多也；人皆习于战事，而后备兵无穷也。兵与将、兵与兵，多相识也。此显然之浅事，人所易知

而不待言也。以吾国之大，民之多，似不须待此。吾深观德国之工商大盛，人民多才敏，奉法皆严谨，行事有纪律，身健能耐苦，所游之地，所奉之职，皆能有条理，虽在远方，合群任事，秩然不紊，肃然不哗，迥异各国，其少年学校之教亦与各国同耳。而德人鼎鼎肃肃独出冠时者，则以德人皆尝为兵。兵者，以法律威严为义者也。坐作、进退、步伐皆有度，晨起、午操、宿食皆有时，山立水流有象，为兵二年，如入一严师之校，久习二年，隳恬成性，习成自然。故离伍之后以其习兵之严律，以任一切之业。故能精明严悍，纪律整然，安得而不制胜于他国散漫无纪之俗哉？吾国先正言道说敬不离口，示我入德方，以敬有整齐严肃之象。整齐严肃者，于治身治国最有宜者也。故修己以敬而南面者，亦以敬行简也。故整齐严肃者治，散漫拖沓者乱，而整齐严肃莫如军容。吾国数千年一统承平，民气散漫，民质拖沓，其与整齐严肃之气象至相反，是以弥乱而去治逾远也。以此散漫拖沓之民气，而当万国竞争整齐严肃之兵气，不待算而知其败矣。然欲以救此散漫拖沓之民俗，舍举国民为兵一义，无以阴导之于整齐严肃之中。然则举国民为兵，真吾国救弱之圣药，自强之神方也。吾非必欲以兵强万国，但当改数千年一统之散漫拖沓之民质，非举国为兵不可矣。观校弱之难，虽有贤相犹为人迫逐，吾国督抚之为人迫逐者数见不鲜矣。然则行举国为兵之制，可不急务乎？中国起死回生之剂，国民化弱为强之性，无过于是。

西千八百十三年，普王密会俄帝，议攻法、奥，与瑞典、英、荷亦同盟，大败拿破仑而流之，索还重宝及得故壤。是时日耳曼小邦及自立城邑凡三十九联盟，以故都佛兰克阜为公会，所约各自主，无相侵也。是时经法国蹂躏后，日耳曼人知合群爱国之义，非如往昔之散漫矣。道光二十年，即一千八百四十年，维灵第三卒，非布猎威廉第四嗣。

是时经法第二次革命后，日耳曼诸小国民党并起兵索权，致乱，故新王亦奖文学、开民智以塞人望。至道光二十八年法第三次革命，奥京国民党兵大起，奥君相出奔，普京亦汹汹，民兵围王宫战半日，普王乃许民权、开国会，是为普开议院之始，又开日耳曼国会于佛兰克阜，人民有开会及选举权。

是时奥欲入联盟会，且为盟诸侯摈之；而推普王为盟长，且为日耳曼帝，奥使不允，普王亦惧，不敢受号，联盟会遂散。已而匈牙利起兵自立。普响奥之内乱，大会诸侯而自为之长，北部国咸集，惟萨逊、亨罗浮二国不从。是时奥已平匈乱，恶普之乘已乱而争诸侯，又复开佛兰克阜国会，巴威、俄登堡及南部从之，此为普与奥分霸之始，时道光三十年也（西千八百五十年）。自道光八年，奥、普不和，绝通商，至是普认奥佛兰斯阜之盟，订商约，是为咸丰三年也（西千八百五十三年）。

咸丰十一年威廉第四死，弟威廉文第一嗣，任卑士麦为相，内修政治，亲贵哗然，威廉文第一誓之曰：吾之得俾士麦，犹贫子之得金也，无论何人不能令我弃之，若有再攻者，吾即逐其人。亲贵钳口，卑士麦以统一日耳曼为任，而以铁血行之。方当革命风潮之汹涌，而卑士麦独以保王权为义，故与威廉文第一一德一心，而致成功也。俾士麦内治既修，兵事既治，思择小国以试其兵，以求必胜，亦以成功名而镇塞人望焉。日耳曼种人有三州，地属丹墨，久有争端，卑士麦恐己力不逮，乃约奥共伐丹墨，大胜之，于是国人服焉，是为同治三年。普以争取三州地，与奥不和，卑士麦蓄意与奥争霸，同治五年（西千八百六十六年）攻奥，大胜之，乃以丹三州地归于普。是时卑士麦擅兵事，议院不和，然以功成，人心咸归之。奥既败，于是霸权尽失，日耳曼各邦咸听命于普，巴威、白登堡四大邦咸与普订密约，有事以兵从。然南部尚自主，北部各邦则咸推普为盟主，兵权悉归普人，此为日耳曼

联邦立盟第一次，而联邦立宪之体亦于是始，是同治六年（西一八六七年二月十四日）。逾年设日耳曼税务会，以统一日耳曼各邦税务，南部犹未入盟。同治九年（西千八百七十年）普大胜法，南部以日耳曼国号为荣，至十一月巴威国、白登国、赫生国、俄登堡国皆加盟，巴威王路易议尊联盟总统为帝，咸赞成之。遂于逾年西千八百七十一年一月十八日诸侯上尊号，三月，二十五邦联盟宪法成，定各邦自治，惟战和、遣使、外务则德帝总之。然其立法虽云各邦派代表员议之，然普议员十七人、巴威四人、萨逊三人，余邦皆一二人，普议员占其大多数，乃阴收各小邦议员，故议无不行。普相为议长而操纵之，相命于帝，故德帝之权甚大，虽云有议院，实皆供德帝之指臂而已。于是普收各国之权甚至，巴威人甚怨之，而无如何。是为普霸有日耳曼之始，而日耳曼自嘉庆元年佛兰诗士退帝位后，诸国并立，散无共主六十六年，至是复合。然奥、意别自立，实得日耳曼三分之一云耳。卑士麦又为德、奥、意三国同盟，以规复日耳曼之旧观。

德合二十五邦，方里二十万八千七百英方里，与法相等，而尚小于奥，仅大于四川省四万余英里，尚未有四川、云南二省之大也。而散然合，蹶然兴，不二十年强霸若此，况于十倍于德者乎！德之人口五千□百万，当道光十一年，仅二千九百八十万，今数十年间骤增二千余万，几及倍数，每方里约二百五十人。而法国当道光十一年已三千二百五十万，今亦仅三千余万，欧洲各国数十年之繁殖未有若德者，而生人之少亦未有若法者。闻法妇女不愿生子而多堕胎，德则合一之后工商繁盛，人民富乐，故生产倍繁。且但迁美国者已五百余万人，南美尚不计也。今巴西全土多德人，他日殆将为新德国矣。真令人可惊也。

德之都会人数骤增十数倍，当道光十一年柏林仅二十二万人，今则二百万人；汉堡十一万二千人，今则七十万人，他都会亦

略似此，皆以数倍计。盖工业既盛，人民皆弃耕而作工，入居城邑，故繁盛骤增至此。考道光中湾与柏林皆二十许万人，不能当吾战国王都之市，更不能当吾国一大府城，而数十年间骤长，大地亘古今所未有者，则以汽机、铁路致之也。微汽机、铁路，虽有万千卑土麦无能致也。故物质工艺之助国政人乐，诚不可思议也。

观国之强弱盛衰，以机汽为观乎！当道光二十年，当法机汽多于德以倍，法九十万马匹，德仅四十万马力。至今则德七百六十五万马力，法仅四百余万马力。锯解机器之事，德二百万马力，法仅八十万马力。以铁路机汽较之，德四百五十万五千马力，法三百六十万马力。以汽船较之，德十九万马力，法仅四十九万马力，盖相反凡及半，足以观两国之进退矣。异日法必为德弱，可以此断之。今英亦畏德，与法联盟，德势力之涨，震惊其邻若此。在道光二十年，德之汽机马方仅二万匹，铁道汽机马力亦二万匹，汽船且无之，曾几何时而勃兴至百余万倍。以彼德国仅比吾两省之力，数十年间能勃兴若此，况土地人民十余于德者乎！故中国而治机汽也，其变法致强，曾一反掌间而天下无敌也。

德故农牧国也。昔日耳曼未统一之前，机器未行，民以农为业。然地皆为贵族所有，即如普国，全土为贵族三十万人所占，余皆佃民与奴隶，无有立锥之土，而代为之耕，故欧人相诮以奴隶，又力求自由甚。乃曰：不自由，无宁死。皆为贵族压抑既甚使然也。三十年来，设司泰因法均之于民，其法不待如奥、法之强夺，令贵族出其地以为公债，以地所入十八年为价格，使借地人分四十七年，岁以百分之五偿其本利，于是普之全地渐分与民，今则有百五十万地主矣。且人口日多，昔之畜牧荒地，数十年来今皆开垦，骤增三千万英亩（隘格也）。其值价增百分之八

十四，于是农业增殖三倍。当道光十七年，田地值五万万八百万镑，家畜值八千万镑。至光绪二十年，田地则值十九万万七千七百万镑，家畜值三万万三百万镑。咸丰六年，谷获值二十万万三千一百万镑。光绪二十年，值四十万万一千七百万镑。统全国有田地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万英亩，其地主所占地如下：

大地二万五千人，有地一千三百五十英亩。

中地六十五万五千人，有地七千二百英亩。

小地二百二十七万五千人，有地二千七百英亩。

观此则大、中地主之占地最多，法、奥、德三国之民变起于贵族之专地擅权，而小民但为佃丁与奴隶，故民之积怒有由也。法先变，故杀逐贵族最酷毒。奥次之，故削夺贵族之地以与民。普又次之，贵族自知其不可自立，故出司泰因法以取之，贵族不至失有地之利，而小民得有地耕，农业以殖，民气以平，德最得其道矣。印度全地田皆在贵族家，小民贫无立锥，皆与欧人同。凡有等级之国莫不然。惟我国自秦灭封建，孔子讥世卿，汉后即无贵族专据土地之事，而任民有之，尚有限民名田之义。光武先林肯二千年而放奴，故吾国无有大地主，人民平等，人人皆可在地，人人皆听其自由为士农工商，无限定之级业，人人皆可起田间而为卿相公侯，政制宽大，简刑薄税，一切听民之自为，故人道无自由。若言乎！人民过受压制而求伸。以此为自由乎！则吾国人自汉世已得之，为大地万国之至先。自汉祖约法三章，与民更始，网漏吞舟之鱼，以极宽大为治，儒生为论，皆恶文法之密，而日耳曼千余年封建压制之余，小民呼号呻吟于其下，近数十年乃始得之，以夸于万国，岂知吾中国人得自由在二千年前立，日耳曼在深林或未移种之先乎！以此夸于吾国人，犹小儿学问始《论语》而夸于宿儒之前也。亦可笑矣。昔有达官奉使宿于驿，夜热不能寐，见驿卒卧于阶下，群蚊啖之，骤起而舞蹈，甚乐。问之，

乃适自狱出，手足得免桎梏，故不觉蚊热之苦也，吾国人已得自由二千年，久而忘之，适遇国弱，是亦奉使者之夜宿驿而热不能寐矣。若欧人之号夸其得自由，则犹驿卒之久苦桎梏，一旦得释，手足得以舞蹈，因以为至乐而忘蚊热也。若论自由乎！则吾国舍有地纳税、互讼待质二事外，一切荡然自由，与官无与，营业、筑屋、经商、习工、开学、为医，无一不任民之所为，官无有丝毫干预焉。即今之美国比欧人号为宽简者，然吾处其境，闻其政，则繁苛琐碎，税及车马服物，民之不自由甚矣。若今中国行之，则致乱久矣。夫中国民但无选举权耳，若论自由，则自由之年代，自由之程度，已至先而至极矣。后此既立宪法，既行地方自治，则繁苛琐碎，重税细微，章法密致，恐日求自由而渐不自由之法日增而月至矣。吾国人士惑于欧人一日之强，而不知所由来，闻其称自由也，又不知所由来。又不审己国之病本何在，乃裨贩欧人之方药而欲施之中国，大呼而普施之。吾国既自由极矣，再求自由乎，则只有乱舞傒傒饮狂泉而妄行耳。且巨子倡言者动引不自由无宁死之说，后生不知其根本，以为新方药而争服之，则只有令人发狂决藩篱破伦纪而已。子以逆父为事，弟以忤师为宜，一店之伙言自由则店事败，数年来举国若狂，其效略可睹矣。数千年教训之不足，一旦破裂之有余，此则庸医不知方药之宜否，不问躯体之强弱，无君臣佐使之制炼，无分两多寡之权衡，但闻海上独步验方，即执药大嚼之，其足以杀人而增病也，岂不宜哉！妄人引言甚且曰中国数千年不知自由之意味，夫自由也者，纵欲妄行之谓人生，即能不待教训，不待提倡，何至吾中国人之慧质而不知之乎？但吾国人日在自由中，譬犹饱者之不复求食，暖者之不复求衣耳。且中国人之所以自为中国者，号称礼义之邦，夫号称礼义者，文明之谓；号称礼义者，迪于检押之谓。今欧美之号文明者，人服礼律，森然秩然，亦迪于检押之谓，此其

所以与上如标枝，民如野鹿之世异也。然则中国之所谓文明者，即在数千年舍弃自由而从于礼义也。今兹妄人不识欧美为何物，而妄引其自由之说，乃尽舍先圣之金科玉律而举国服之，几若起臭腐为神奇焉。而不知此等方药乃我国先医所再三研审，知其内含醉毒有若印度麻焉。故于得意时隐贻之，而不以为五谷之日食而滋生也，故不敢明言焉。学者试一游欧美，即可较吾国自由与欧美人孰为自由？学者又试考读欧人之史，审其政俗，知欧人自由之说为何而兴，则知吾国之自由早足而不待提倡，庶几不致盲从而误服奇药矣。夫西药固有精而可服者，然若哥罗方者以之割症迷魂则可，若常服而无分两则立死。凡误服金石不常之奇药者必有大害，吾国同胞其慎旃。

德地每噏格值二十一镑，比之法值二十三镑、美值三十五镑稍贱。其每噏格产谷类在普值九十一诗令，在各邦值百〇四诗令，当中国四五十圆之间。每噏格当中国六亩，每亩所入不及十圆，则地力瘠而所出不为丰矣。吾游其农器院，农器之精若此，而所入终不丰，则德昔日之农其苦可推矣。德地半为耕土，故农夫居乡落者颇众。然人口骤增，平均仅足七八月之食，岁输入谷类三百五十万吨，肉类二十余万吨，价三千万镑。

德之林地三千四百五十万噏格，值千三百万镑，每噏格值八诗令。樵夫十九万一千人，平均岁入人七十镑。渔业不盛，岁入约百余万镑，渔人二万。

德机汽既盛，其产炭铁亦盛，产炭在各国居第三。当道光二十年与法相若，并三百三四十万吨。今德则九千九百万吨，法仅二千五百万吨，相去五倍矣。普之坑夫二十五万，人取二吨。其铁矿千七十，得矿石千二百五十万吨，得纯铁百之三十六，约得铁四百九十六万吨，比于往者十倍矣。得铜六十万吨，然矿石含铜质甚少，仅百之三，不若美远矣。产西铅十四万吨，产银五百吨，

岩盐产二百四十万吨，惟产金甚少，岁仅五万吨，比数十年前皆十数倍矣。矿工凡四十万人，每人能取二百八十七吨，值三千四百万镑，人均八十四镑，普产十之八，萨逊十之一，可敌五十年前六人之力，则机汽之日精故也。吾国欲增盛机汽，亦当预辟山西之煤铁矿乎！德产钢铁二百万余吨，比破法时仅十七万吨增十二倍。产铜、铅二十六万吨，然德钢铁制造甚繁，值一万万，输出者将二千万镑，其铜、铅则三分之二自外入。

产草值六千六百万镑，输出者十之一

德制糖日百万吨，值千五百万镑，输出者值六十万镑，当五十年前仅制糖四万吨耳。然德人比英则甚俭，人食糖仅十八封度，仅得英四之一耳，盖远不如英人之富也。

德人以好啤酒名，制麦酒亦最有名，酒场二万五千，岁酿二千四百万樽，费麦九十六万吨，每吨可造酒二十五樽，普十之六，巴威十之三，平均每人饮二十加仑，天下皆谓德人好酒。然英人均计人三十加仑，尚过于德也。吾游柏林道上行人多有醉气，而英则不然，大概英人富，普国人皆饮而不聚于伦敦，故不甚以醉名，德之乡人醉少，不如都人之甚，故德人尤以好酒名耶。

普制造金品在欧陆至先，当拿破仑盛时为欧陆第一也。西八百年时，普制造已值八百十万镑，而希来亥之织麻古最有名，当道光二十三年（西千八百四十三年）已值三百七十万镑，今则三倍。非猎大王欲精织绒，购西班牙之绵羊以美其种，于是绒美而日增，比昔增七倍。纺锤二百万，价值四千二百万镑，每人岁用十六诗令，英人则二十三诗令，盖德绒价极贱也，天下无之。织棉在昔未用机时仅十五万纺锤，及机汽盛行，今则五百二十万，用棉二十六万吨，凡增三十倍矣。织丝五千吨，值千七百万镑，工人八万七千，欧洲自法外无比德者。当数十年前仅值七十万镑，今已二十余倍矣。

德印刷物盛于拉衣蒲气滋市，盖以书籍名，此市岁售书六千万册，值六百万镑。德报纸十万万五千万，印价千八百万镑，平均人值七诗令。

德之盛强在工商，视其制造厂，但普国已三百余厂。其柏林之薄尔慈克铁厂最有名，薄氏初借千五百镑，创之于道光十七年，今积本三百余万镑，工人万余，成机车三万六千。若克鲁伯厂，汽机值一万马力，铁槌重五十吨者七十，岁用钢铁百万吨，益宏大矣。

德人制衣类值六千九百万镑，人值二十五诗令，然仅半于英人耳。

德之国富，值二十五万万八百万镑，当我生之前，咸丰六年值十三万万四百万镑，但在普国当道光十七年值三十万万五百万，至咸丰十年倍之矣。

德联邦及各国税、所得税、印税、人税共八千五百万镑，均计人三十三诗令，地方税四千五百万镑，共一万万三千万镑，平均人计五十诗令。法税则一万万四千镑，其民之担税重过于德，英人则较轻于德也。但德人占国富额仅百五十六镑，法人则二百五十二镑，故亦不甚畏其重也。但道光二年言之，普岁入七千万镑，巴威二千五百万镑，今则普九万万七千五百万，巴威亦一万万六千四百万镑。但就汉堡二十九里之一市论之，岁入千余万镑，故理财之法最宜从德。诸小国考之，彼挟其蕞尔之土地人民，而岁入能得数千万镑，而民益富，其故可推求矣！我挟数万里，数万万之人民，而仰屋无术，日以患贫为事，岂不大无具乎！

德商品输出三万万七千五百万镑，过于法七千万镑，在八十年前仅四千万镑耳，即在战法之前，法亦优于德。

德汽船当道光二十年仅一千吨，而今则八十九万吨，在大地

惟英性之，数十年间骤进若此，若吾国发愤何有焉，我招商局船开创已在同治时，实未为后，若实力推广，今可与英争海霸矣，惜未知计，久停不进也。

德之铁路也，自道光二十年始也（千八百四十年）。普始造百英里之铁道，巴威始开四十里，其各小国开一百九十四英里。咸丰十年（千八百六十年）普得三千四百五十英里，至今乃二万余英里，自美外无若德铁路之多者。每英里约费二万镑，共筑费五万万五千五百万镑，除二千九百里外皆国有铁道。盖铁道属于国有，而后国家呼应灵通，欧洲各国皆行此制，即今美国亦议行之。盖昔者民权发轫，其重在民；今者国争，其重在国。法人卢骚先倡民义，各国之民受民权之益而法受其害。德人蛙加纳倡国义，则德先受其益，故义无得失，惟视其时也。德善为运送法，故运价贱于法十之一，筑费法贵于德百之三十六，故德国内之交通甚便。

普之银行创于同治四年，本六百万镑，后改为德联邦银行，有金一万万三千二百万镑，银四千五百万镑，钞六千一百万镑，平均人得五镑，二倍于英而不及法。

德国所以强，以人民皆任兵、人民皆入学故也。故最行强迫教育之法，令人民七岁必入学，小学之费令乡落人民任之，其不足者官助之。凡过八十人者用二教员。其教科：一神教、二国语（兼语法、读法、习字）、三算术（附几何初步）、四图画、五史学、六地理、七物理、八乐歌。其男则操体，女则手艺附焉。德立学甚备，其小学有初等小学、高等小学、有补习小学、有副小学。副小学者，幼稚园及盲聋哑诸学也。

中学国立之，有德语科、希腊语科、拉丁语科、英法语科、希伯来语学科、数学科、物理学科、博物学科、史学科、地理学科、哲学科、神学科、教育学科、万有学科。中学者，所以养成一切职业

人才而为大学候补者也。

德大学，所以养成士大夫者也，故只分四科曰：神学科、法学科、医学科、哲学科。其文科在哲科之内，农工商皆不列于大学焉。其学规考课悉与英国悉士弗同，惟医科四年毕业，余皆三年，未毕业于中学者只许入哲学科。普立国已在西千七百年后，立学最迟，远在欧土各国之后，亦无著名学士，只有教徒之愚民、封建之力战而已。在我康、雍时尚在猛榛之世，自康德出后，普国之学者始有名于时，近世奖导有加，于是学术之精深骤冠万国。吾华数千年，兴学之风乃竟不明不备而远逊之，真可愧也。

凡德人之欲任职业者，若测地、测矿、骑猎、兽医、建筑、音乐、士官，乃至关税、邮驿、州县小吏，皆在职业学毕业始得任职。

吾之叹美德国又不在其虚理学而在其实业学也，盖凡有一政艺即立一学，故事事物物见诸实效，其学名如下：

有实业学、有专门学、有职工学、有高等平民学。此四者，又有广狭，而注重养成职业之才则一也。其期短，其课专，皆所以便穷民，俾执一技以养生，而国家因以收其用焉。故各地皆官立之，大者三十，小者二十六。职业学分德语、英法语、地理史学、化学、数学、物理学、工艺学、矿学、水学、测量学、模型制作学、商务簿记学、机械学、建筑学而授之。机械、建筑、化学三者，学三年后至制造场实习之。其各地专门职工学，若商学七所，航海学五所，建筑学六所。其织工学分机织、物质、色素、模绘诸科，甚详备矣。

有高等农学十所，以养农官及业农者也。其教科分耕作、畜牧、化学、物理学、博物学、数学、计学、农业经营学、农业工艺学、山林学、农业土木学、兽医学、农事法规、农业沿革史，统计又有

园艺学、养树学，然学毕必在农场实试之。

山林学有三所。又有猎人学，又有矿学。

兵学六种：一普通兵学、一炮兵学、一工兵学、一镇台学、一陆军孤儿院、一兵学寮。

德国学之尤有实效者，尤在实业职工学也。其政府专奖励工商，凡有一工业，即设此业之专门学校，使学问之理论与实业之练习合同而化，工人皆有新学之知识而创新改良，学人皆有实测之试验而不蹈空泛论。专门则以熟习而愈精，应用则务改良而不泥，二者融化，日新月异也。其工长以学士为之，与其工人皆能熟知一业之学理性质，而学士发明新闡之理或未知之学，工人亦得以日进。如将卒皆知地图、识兵法则指挥如意，不致凿枘，是以巧妙适宜而勇进卓绝也。德之工校凡三：一曰高等工校、一曰专门工校、一曰职工校。高等校十所，十年前仅二千人，今则万余人。别有听讲者，讲堂无余地可容，日议增校矣。其在汉堡者有五科：曰建筑、曰土木、曰机器工、曰化学电学、曰数学物理。其在司笃迦者七科，与汉堡同，加以美术、铁路、邮政、电信。其工业专门因地设学，若制革、制玻、制瓷皆有学，如肯尼特市之多织工也，则设织工大学校；威斯多法利阿州之多煤也，则设煤学十五所；意若伦市、雷每削特市之产铜铁也，则设铜铁学校；萨逊之安拿卑西市善制纆丝，则立制纆丝学校；鸠林肯州之若纳伯市善制玩器，则立制玩器学校。其他各州县、各市皆有各工业学校，皆有秘诀以私授其徒。其大州、大市则有工业大学校，其校分三科：一曰机器工科、二化学科、三土木科。机器工科以培冶工，以入铸型制造设机之场。化学科以培习化学者，以入化学、药品、染料、陶革、玻璃之场。土木科教以营室筑桥，以备入建筑场。学生年自十五岁起，修学以二年为期，其欲再入高等工学或大学，皆以此为预备科焉。一学或有二三千者，乃至殖民亦特设学，不

正培养吏员也。乃至殖民佣工如何开拓新地，皆有学以教之，思虑周匝如此，宜德之开辟日进而无已也。

德之商业学四百余所，学生四万余人，但萨逊已有商学六十四，学生将万人，而法国商学仅十一所，学生四百余人，此德商务骤长于法职在此也。其教授以博士主之，特出新法，设为意想之卖买以练其心思，又派学生为各国商务代理人，能通各国语，受俸甚薄，志在考各国万货之情而揣摩之。其工业既精，机器完备，欲创新营造甚易，于是大工资本者又创工业连合之法，讲求以致其精。如造船者与铸铁者之相关也，则二者相合与外国相较，务贱其价以售己国之物。而铁路局亦互相交通，核减其价，虽有少失而材料多运，亦得增焉。商人知工业之足增商务也，亦皆出资以扶助工校，盖德人全国之视工校几等于负担之小学矣。盖欲以工商与万国竞争，非备有完全之教、专门之学、丰厚之资、劳动之力，四者咸具必不能也。英人昔无工商专门学，故以百年工艺先进国骤为德国争长，近亦师德而增立矣。

德人善创商品陈列所，于内地外国莫不遍设，其品物皆各工艺学术所制出，其陈设皆极周匝，其管理人皆有条理。又使制造之工人、学者亲卖于各地，俾知人情之好尚，定物态之变迁，以日改其制法，既以迎人之意向，又以比较而得进化焉。其在各外国，则有通信人机关报以反告其本国，使斟酌改良，尽美尽善，以此争于各国，意美法良，宜其胜于万国工商界矣。

总而言之，德人能以实用与学理相融，无在非学问，无人非学人，既善分业以专而致其精，又能合业以核而省其费，故能化臭腐为神奇也。法人空言高蹈，能致力于创造，能发明于理论，而实用合业皆无之。又法之风俗好为法律与医生，此非争胜于外国之物也，此所以败于德也。若我国学者，尤为望空，好谈哲学文章而轻鄙工商，故机艺尤绌。方今新世界之争胜，非以其哲

学也，以其物质也。物质大盛者强，物质不讲者弱，故我国之专门工学尤要矣。譬若苏、杭、南海、顺德、潞州、泽州、潍县、光州等产丝之地，宜设织染学；山西宜多设煤铁学；景德镇宜设瓷学；张家口、宁夏、固原宜设毛革学；蒙古、新疆设马学；四川宜设药学；四川宜设煤油学；云南宜设玉石学；上海、广东宜设商学、航海学，始虽疏略，渐就精备，或延外国专门家教之，或开会讲之，日起有功，十年之后必可与各国争胜也。

若吾国殖民于外以七八百万计，遍暹罗、安南、南洋尤众，则殖民学校尤不可不设，令吾旅外于民如何而保护，如何而团结，如何而自立，如何而联络，如何而得各国工商之利，如何而得外国之长，如何而与内地交通而互进。苟多设此校也，必有英杰之才出而开新天地者，否亦于寻常工商之业增进无已也。

德国游记(三)

政 治*

德政治之美实甲百国，无利不立兴，无弊不立除，选吏既精，能用人，尤奉命，故内外百司莫不任职，皆德主威廉为之也。盖政治之美在用人得宜，久道而化成。各国皆政党执权，少能久，任未几，党败，旋即易官。且政党所用只限党人，或以私情义当酬报，或有畏惮不易扫除，凡此皆不尽得人者。惟既立宪法之后，而又一君专制，多历年所，故用人可久于其任，举事易期成功。且合一国之人而陶用之，尤为多数，又不待报其党私，有所用舍，无所惮讳，惟以公行之，惟才是用，故专制而为贤君，其政治易举而尤美，诚非政党所能比也。但贤君不世出，而暴主多，校其得失，不若政党之稳固耳。我朝圣祖世宗之政治，未有宪法，

然察其已然之效已可睹矣。德主威廉自逐俾士麦后，更易五相，皆无权，不过奉旨而已。即今相保罗以明敏著，然事此英主，亦复何能，只如中国前朝名相云尔。其他末秩小吏，亦皆威廉亲擢为多，故德虽云立宪国实则兼君主专制国也。盖有议院立法以维之，故大经大法不紊；有地方自治以分之，故事理纤悉皆举；有铁路、电线、电话佐之，故用意神而举事速，此各国所同，而德独加一明察勇敏之专制君主，操纵而妙用之，于是治法之精速神奇，苟不论以德化民者，遂为冠绝万国古今矣。盖有专制之英主，而无议院立法限之，则失于太横；无地方治佐之，则不能细入；无诸新器佐之，则不能交通神速。吾管仲、子产、葛亮、王猛诸贤及汉光武、唐太宗皆无议院地方自治与各新器以助之治，必不如矣。欧洲自第三次革命后，文明之治仅五十余年，治国英才以格兰斯顿、俾士麦为最矣。五十年前则无甚新器，俾士麦权望最尊，能行志矣，故政治最美，为德先导。而威廉以英绝之才，为专制之君主，重光粹美，顺袭其成，故吾敢谓德之政治冠万国而空今古，惟此时为宜，盖议院与专制不能合并，合之者，举大地惟有一德，盖又成政治之新式矣。故政治惟德独美，胜法至今三十余年，乃以有此也。德之有此也，因联邦而君遂有权，又生英主，非人力为之，亦水流沙转自然而成之也。如英之生宪法然，盖国之将兴，所凭藉者，必有其故，其原因远大，岂可曰吾欲变某法，吾欲师某国，而能得之哉！夫百年来，法以自由显，而治效之不振如此；德以专制著，而治效之盛如彼。何哉？盖用药者之不可以一也，必有君臣佐使制炼而复用之。民权自由亦非最美之药，有君主专制之祸毒用之既得矣。然过用之，则奥国三十余党之争，遂致百政不举，而中南美诸国岁以争立民主致乱，刈民过半，而墨西哥总统爹亚以一党立国，专制二十余年遂能奠墨百年之乱争。故既有议院以民权立法后，君主本难专横，而有贤君专制

以行政，则配制适得其宜。《易》曰：一阴一阳之为道。独味不能成和，独弦不能成声，意者德之政乃最得调和之宜者耶？然则立宪以后，议院成立，而有君权以为行政，或亦为政治之新式耶？夫政法无常，有类医方，苟能起病延年，自为良方善药，岂必人参之为贵乎！苟未至大同之世，国竟未忘，则政权万不能散漫，否则其病痿而不举，有类奥国，坐以待亡而已。吾固首倡民权而专主立宪者，非主专制，所不待言，但具虚心以研天下之公理，鉴实趾以考得失之轨涂，则德、法两者相形，足以供我之借鉴。遂觉德为新式，颇适今世政治之宜，而英、美亦若瞠乎其后者，微独法也。容纯甫告我曰：美他日将改立王。吾笑诘之曰：必无是。纯甫反复证之，以美国人心多欲立王者。吾虽未遽定之，而难保其必无立王之一事也。新法日出，一孔之夫，蔽其所习见，必惊之矣。今中国人士甫知美之民主、法之革命自由、英之立宪民权，皆争慕之，以为立极之理。岂知事变日生，新理日出，旧历已过，又为新历时代耶！吾观德之政治，吾以为德必霸欧洲，盖有适宜之政体焉。其他不适于时宜，而为世论所压，不能自拔者，则归于淘汰矣，奥国是也。奥以数十党争而待亡，德以一贤主专制而致霸，甚矣！夫一识之蔽，遂可亡国。吾国人士，今于观化，乃始萌芽，尚慎旃哉。虚其心，扩其目，无以一得自封也。

威廉之才，诚英绝冠大地者也。欧洲自三次革命后，皆为立宪国。凡立宪国，权在政党之魁为宰相者，即君能命相，而权皆在责任内阁，自相以下，用人行政之权皆不由于君。惟普虽为立宪国，而一切用人行政之权皆操于君主，俨如专制，若宰相仅同画诺而已。德联邦各自立，政各自治，德主仅如大统领而已，不能干预各邦政治也。然威廉为之，则内之收普国之完全君权，外之收德联邦政权，尽反各邻邦宪政之体，是应有奇祸焉。而德民戴爱，甚至联邦，奉命惟谨，德以大治，强盛于万国，其英绝之才

岂有比哉！考其下手之端，则自逐俾斯麦始也。欧土各宪政国相权已重，况复大才耆望如俾斯麦者哉！普人之戴俾斯麦如父，各联邦之爱俾斯麦如母，俾斯麦不欲为普王耳，若欲之，则朝覲讴歌皆归焉。吾始以为俾斯麦仅才相，今乃知俾斯麦盛德之士也。然俾斯麦以丰功重望，受先朝付托，视威廉新立貌之如孺子而已。俾斯麦梦想固不料威廉有夺权逐位之举，即万一有之，亦以吾为国民所戴，如果妄举，国民必不服，而威廉位亦不固，故坦然待之。威廉之始收权也，频令诸大臣入见，皆不来，问于俾斯麦曰：吾欲见诸大臣可乎？俾斯麦曰：可。令诸大臣自谒帝，威廉日抚而亲之，日与论政，渐直干诸部政权，诸大臣与之日亲，而渐媚事之。既久，俾斯麦觉之，怒曰：吾为孺子卖矣。乃禁诸大臣入朝，帝频召之不得，皆曰奉宰相命不得直达私谒于帝，必当关白总理大臣。威廉不能忍，乃责俾斯麦专威阻蔽。俾斯麦对曰：宪法所定用人行政之权总于臣，陛下不以为然，可以去臣，而不能侵臣之权，臣亦不能违宪法以从陛下。威廉曰：然则吾有权，吾逐汝。俾斯麦曰：惟上命。既退，威廉即使责问俾斯麦辞相表。俾斯麦对曰：先帝以陛下托老臣，不以老臣托陛下，老臣以社稷为重，不敢从陛下命以负先帝，不肯草辞表。威廉遂盛怒，亲临俾相第，至即入厅事。俾斯麦见之，愤责帝曰：此第臣所私有，按宪法论陛下无权直入臣家。威廉怒曰：吾无权入汝家，吾有权逐汝否？俾曰：此陛下有权，听之陛下。威廉即曰：吾今逐汝。袖出代为之辞相表文，促俾斯麦署名。俾相时怒极，以为吾虽辞，而举国臣民当戴我，或且酿大乱，汝亦不能保，即亦勉强署名。威廉袖之，即出而布告，举国哗然。然君主本有兵权，威廉已先派兵遍镇闾巷。民怒，虽哗叹，然无敢动兵者。威廉乃阳加封俾斯麦为公爵，赞扬功德，备极珍惜，隆名厚赐，更续并下，欽使冠盖衔于公第道上不绝，以示民厚待俾相，实且觐之，而阴勒

令三日出都門。俾相方冀國民嘩變為己請，不意晏然，待至第三日，不得不單騎就道，乃派兵護送，實以監之。俾相既去，于是一切內閣用人行政之權，威廉皆親自操之，而選親近安謹者代為相。尚慮其久任有權，又頻易之，僅十餘年，更五相矣。后相鑒于俾相之才猶遭忌而敗也，益讓權，惟奉命令，乃至詔出一切，至不須大臣署名代責任，以此悖憲法之大事，奪之于丰功大才耆望宰相之手，而比魯晏然，豈不異哉！德之政權在聯邦議院，其議長即以宰相充之，蓋俾斯麥以開創垂統得之也。其議員普十七人，潁認六人，薩遜、滑敦壁二王國各四人，巴登諸上公國三人，其餘公侯國二人或一人而已。普人乃以美言收拾諸小邦議員，遂成多數，而各王國以人少失權，于是宰相得常挾多數以号令各聯邦，各聯邦不得不從。帝好游，各聯邦城邑无不以時至，至則頻召見其豪民抚慰之。凡帝駐在處，工商走集，立增盛民，皆咸思帝，帝乃頻大发論令造辦改良一切，似獻議然。聯邦人皆與帝有交，其議又必有益，故皆從帝命。積久，則各邦一切地方之治，皆為所干預，視為固然，暗暗轉移而不自知矣。于是威廉号令全壤，有若中國及俄之帝主。當萬國皆趨憲政時，違之則大亂，而德乃由憲政返專制，然乃大治，豈不異哉！

德主威廉尤好武，少拔刀斗傷右手，至今右手如廢。其以德主為大元帥，常深夜發令召兵，大兵咸集，或親起走數十里操之；或不操而散；或深夜以電話發各聯邦屯兵大操，派某將督隊，号令無時。曾一次集隊，太子后至，即令加刑，群帥哀免，乃手笞之，故兵弁將官甚苦之。而畏威奉令惟謹，故其兵有屢及劍及之勢，刻刻可起全國兵而一時全集。吾嘗觀其氣球隊之操，急捷如飛，而馬步之精整不待言也。今其操法為萬國師矣。然威廉待兵甚厚，與兵握手，或拊其背，故皆樂為用。威廉最袒武弁，故一秩之微，逢有會集，皆在人群上之第一等。其小校地位，惟各

部大臣可以比之，余官皆不能比也，故武人甚骄，几横矣。幸皆自学校来，说礼乐而敦诗书，不然，则民不堪矣。且其武官率用贵族，德贵族本有三十万，至为繁多，贵族本自骄，德主又宠异贵族，故德贵族一切自尊异，不与齐民齿。又皆典兵，益专横，举三十万贵族既合成一武官团体，故一切举动皆瑰伟。德相既为贵族长，而德主自为大元帅统之，故其动作如山如云，如荼如火。威廉又善激励其热而宠异，以收其用，故虽专制而兵威最盛，人皆畏之，莫敢谁何。若夫德兵之强则地当四战，自非特立、威廉始其事，大非特以兵立国，世有英辟，遂能易侯而王，合小而大，在欧洲中以法、英、奥、意四国兵校之，德兵真肃然雄异。若美人之好乐憚兵，益不足道矣。寰球中惟日本兵差坚劲，故德兵之气象，其霸欧乎，殆必然也。盖地势、人种与世有英辟、哲相四者皆合而后得，是又非人事而天骄之矣。今德人谓俾斯麦破法时之兵制，犹小儿学语，则今之进步，其可惊矣！

德十年前未大营海军也，仅有鱼雷艇耳。自西千八百八十八年创规复新舰队之议，而中变未行。近以英寻海衅，威廉乃决大营海军，且欲经营八表，故千八百九十七年扩海军议案乃定，加烟酒税为之，俟新舰告成乃废旧舰。其筹定自水雷艇、练习艇、特别任务舰及炮船外，计铁甲沿岸防御舰八，大巡洋舰九，小巡洋舰二十六，更有预备舰所属之战斗舰二，大巡洋舰三，小巡洋舰四。次年始公布定长限，至一千九百零四年末添造铁舰七，大巡洋舰二，小巡洋舰七，其费总额五千万磅。造船费预算一千九百年九百六十二万九千六百七十磅，千九百零二年千二十三万四千六十八磅。西千九百年六月十四日再议定扩大舰队，于西千九百十六年全数完成，一双军舰之数，除鱼雷舰、练习艇、特务舰及炮舰等不计外，计战舰三十四，大巡洋舰十一，小巡洋舰三十四。其他预备战舰四，大巡洋舰三，小巡洋舰四。又据一千

九百年预算，海军将校千二百八十四人，军医百六十四人，主计者百十九人，士官千二百八十人，下士卒二万七千二十四人，海军步兵千三百人。

一双舰队者，有前列钢甲船十七，大巡洋舰四，小巡洋舰十二，鱼雷舰四十。两双舰队则加倍之。

照以上所立编制，除鱼雷练船、杂务船、小炮船外，其前列铁甲舰及大小巡洋舰均有一定之额数。

全军舰队前敌额数

全军设指挥舰两只，分掌每双之舰队。每双舰队分为两联队，每联队分为前列战舰八，大小巡洋舰八，小巡洋舰二十四。合四联队计之，凡前列战舰三十二，大小巡洋舰三十二，鱼雷艇九十六。

驻扎异国舰队额数

大巡洋舰三，小巡洋舰十。

预备制造额数

战舰四，大巡洋舰三，小巡洋舰四。

舰队章程

一、凡第一联队与第二联队应作为常备舰队，第三联队与第四联队应作为预备舰队。

二、凡已指定为常备船舰，宜终日作备战，预备舰队仅半作备战状。

三、若当海操大阅之时，无论常备、预备战舰应二十五年修补一次，巡洋甲舰应二十年修补一次。遇有战务或误触礁石，自应立时修补，不能例以年限。

四、船额既增，办事人员亦应添备。故自今年至一十九百十七年，凡海军将士及工程师、军医官、会计官等员，应于此十一

年中逐渐补足。

五、凡属常备舰队兵额均宜足数，若鱼雷练船以及杂务等船仅有一半足数。

六、预备水兵均为补充预备舰队及半数兵额鱼雷艇之用。

七、凡在异国船舰之士卒，须较本国数逾二分之一。

吾览德国海军议而瞿瞿然惊也。今者海通之世，有海军者可化小为大，通近作远，视全地如其国境，若英是也。无海军者如鸟之无翼，鱼之无翅，人之无足，即庞然大物，与自桎梏幽囚无异，如吾国是也。其义既极浅矣。吾国阅久，至今尚未经营，国威之挫不待言也。然当国者或非不欲举之，而苦于无力，或不知所措，则德国今政治至精能者也，吾国可直师之。其造船之费，岁不过六七千万两，吾国之大，何有于是。德欲以十六年之力成此一双舰队，吾亦可仿而行之，至简易也。若政法已改，则又可再加一双、二双舰队，亦在指顾间耳，故详著之，以备采择焉。

德之警察最精练严肃，道上所立，服必新洁，立必庄直，依期奉法，不失丝毫。各地有各地所定之法例，佩奉必谨，盖若天地虽大，万物虽多，而惟法例之知，故一望懔然，无分毫苟惰之气，与各国迥异。盖人皆从兵，久习而成风故也。又多选巨躯体者为之，故观瞻益伟。然德主才既精密，又好微行周探，举国中细微之事无不周知，盖善抚警察使然。然警察又皆以德主好探密，故皆懔然奉法。是故举国上下无在不有德主临在上下左右者，故皆懔然奉法。至于街谈巷议，酒馆茶寮不敢谈德主之短，则虽专制乎亦神明甚矣。德警员以军名之，取才于退役兵弁。柏林警官二百二十一，兵五千五百九十八，内马兵二百二十。

德工商业为万国冠矣。昔破法得十五万万，墨民只知纵乐，未几而尽，当是时未识治工商业也。及西千八百八十二三年，俾斯麦乃知非治工商业不能富民，威廉乃以身率之。德多贵族，高自矜

许，俗尚以治工商业为卑贱无耻，旧惟以得大地、筑大第为事。威廉大宴集诸贵族，令人必操一工艺或营一商业，威廉自开一衣领工厂，令诸贵族皆开一工厂。德贵族三十万多，皆豪富，各出其资以营工商业，于是资本充溢。而贵族多聪明好事，相与躬营而交奖之，不惜重资，大延邻国之名工良匠，以尽其术而更求加焉。威廉时召诸大商而亲宴谈以荣之，于是举国丕变，争讲工商，故十年而工商业胜英二十年，而胜全欧各国。虽德民之勤俭忍耐有纪律使然，而非君相能奖励之，安能骤进若此。桓公好紫，一国皆服，风草之效，视人主所趋，岂不然哉。吾所见刊士但士一伯爵制汽球者，德主父子亲临，以国库帑百余万助之，可推其奖励之意矣。

德学校修明，无一事业不从学校出，即开一小店亦必须毕业证书乃得之。若其大学之人，好学深思，故多得新妙之理，而文学亦为欧洲冠。今各国大学教授多延德人矣。电学亦以德人为地球第一，英人多走德学之。美人富，能制器，然学理多不及德人也。各国医学亦以德为冠，盖此类学业最贵精思。闻德人性颇迟钝，不如英法，而好思深造则过之。德人脑亦最丰，相好亦至圆满，德人之强诚有自来也。

德全国道路城邑至洁整，为万国冠。一出德境，若荷、比、奥、法皆污漫不修。吾与一英人游德，甚惊之，自愧甚至，以伦敦之黑污比柏林固远矣。法自巴黎外，无一都邑足观者。若德名都大邑数十万人者无数，皆严洁光明，甚矣！政治之美也。惟小国若罗马尼亚能比，次则瑞典、丹麦略仿佛，视美国则弗而不治矣。

德之宫室尤出新式，昔吾惊美国宫室崇丽，后游欧，则以汉堡宫室冠万国。及游于巴登滑敦堡京与各联邦都邑，新式屋弥望，皆出十年内，诡制瑰妙，不能形容，非亲见不能明之。回视各

国宫室猥冥无味矣。德各都邑中皆有营造校，故精新若此，然柏林反无甚新式屋。唯士巴登与士笃吉京之邑，新式屋最多，当为全德之冠，亦即为万国冠也。计二十年后万国皆必师之。若吾国宫室至卑陋，尚未入欧式，何能及德之精新耶！

德人种最繁盛，盖实与罗马代兴而为欧洲主人翁者也。条顿、日耳曼皆德意志之转音，今国域虽小而种域则极大。荷兰操下德音，旧为德属郡，固德种矣。比利时操德法音各半，盖半为德人。那曼族实与条顿同种，即今瑞、丹工商大半皆德人，以贸迁而留居者比比也。瑞士自古为德属部，今其东南边颇操法意语，而北方操德语者大半为德种。若夫奥之德种一千二百万人，最富贵多才而有权，尽上下奥大利州皆是矣。其匈牙利京六十万，几半为德种，即伦敦六百万人，而德人亦占百万。美之纽约、芝加高二市皆德人百万。俄京德人为政，一切工商皆德人，几百余万。欧东阿连五国工商之业皆德人。若一考欧人种族，则德人之盛大至可惊。其国内人丁亦最繁，自通邑至穷巷，儿童满道，故战法之时德人口仅二千七百万，今三十余年，则六千二百余万，过其倍远矣。德人皆眷怀本种，故奥议院有公然请立德主威廉者。俄京之德人亦然，盖语文皆通，而种族说又胶而合之，益增德之势也。班、葡僻处偏南可勿论，若就欧洲大陆人种论，二千余万之法意人，衰愚之斯拉夫人，岂万万余德人之敌，沙立曼之子孙必复其始。故欲问欧洲一统之势，非德人种之盛而何属乎？

近代联邦之国，其体至奇，创体本于希腊及德诸自由市，而结合不同，今美德是也。然窃谓联邦政体，其初虽甚难，而将来吸收大国一统，则莫妙于联邦之制也。其制各国独立，保其尊崇而不干其政，各国小君主或王或公侯，皆与各大国平等，即与德帝亦平等，此其便人之归合甚矣。夫使若中国之待属国，必屈以

臣礼，则人情或难之。今以公侯与帝霸平等，国政自治，但外交与兵权属之，霸王何损焉。以强大国而办外交，益纵横得力，固国民所乐附也。胜小国独立多矣。它日北欧诸小国以渐与德为联邦，则德不费一矢而俯拾得北欧之地矣。此其势至顺，必非俄、英、法诸国之比，必须灭人乃能隶属之。而灭国大事，万国属目，行之极难，岂若以联邦合之，名义至顺，行之较稳而易成耶！奥各州殊政俗语文，政党数十，于是人人皆自知其亡，必并归于德，它日德有一战胜英之日，或为并奥之日，即为诸北欧合大联邦之日，而德为欧洲霸国矣。德政俗之盛，事事第一，人主世有令闻，而人种最繁，地处欧中，又特有联邦之例，以阴纳各小国，天将兴之，以为欧洲一统之国，岂无故哉！姑悬记之。

吾游遍万国矣。英国虽为欧土先驱，而以今论之，则一切以德为冠。德政治第一，武备第一，文学第一，警察第一，工商第一，道路、都邑、宫室第一。乃至相好第一，音乐第一。乃至全国山水之秀绿亦第一。吾周游其都邑数十，东西南北各极皆至，叹其兴国之有自来，而窃欲吾国有以取法之，则吾国之大，其盛尚非德所能比也。

考德国地方自治之制始于名相司坦者行之，其克拉衣司乡推之，普鲁士自西一八五三年沿行为今制。有议政者，凡邑市自二千五百人以下者举议员十二人，每人口倍数加六员；自万人至十二万人以上，则每增人口万人者，亦增六员；过十二万，则每增五万人乃增六员。以税三级等别选举，三年改选半数，有市参事会以为行政员，减议员三之一，皆须有专门学者。正副长十二年为任，亦有终身者。自万人以上之正副长须奏补，柏林都长则兼上议员，书记皆试补。柏林为都之盛，大地古今未有与京者也。当西一千八百三十年，吾道光十年时，人口仅七万，今七十余年耳，而三百余万，虽纽约不能比其加率之速，何况他国邑乎。近

德主威廉且欲增辟二十五启罗迈当以拓宏规，逾伦敦。吾九过柏林，日异月不同，后百年不可思议，盖工商业日盛，故乡野人皆厌苦而湊集都市，金多而乐，故人口增多若是之速也。

德之室居美且善矣。然十年前未妥，近一千八百九十七年：新章多拓院落以通气，验料以免危，加机器日盛，故地渐广而居愈安、租愈贱，然则安奠邑居莫尚于拓广地矣。吾国适与相反，不可不留意也。

柏林分政区皆不同，户籍十八区，管理二十二区，收税十九区，邮政八区，警察九区，学十二区，兵与议会六区，各任其职不相蒙，与中国之板定一县真相反矣。其分之愈详，必其为治有以各适其宜而始便，不然何德人之不惮烦。窃以吾国今将有议院，将开政会，而政党最忌多，否则有奥国之祸。各省地大才众，适足成一党，则真如奥国之十四州为十四党矣。且向来以省籍分民为俗久矣。省制本出蒙古，非中国之旧，今必廓除一清乃可，宜以府、州、县为民籍而裁督抚去省字，其税学、刑法、警察亦不妨别自为区域，以移旧俗。且适地势与民宜，务令分极精详妥贴，然后若网在纲，足以自治也。

柏林邑市古制命官、度支皆由王，自西一千八百八十年始行自治，一千八百三十八年始以修道归自治会，然官犹治之不整洁如故。至破法后一千八百七十三年改良沟道，逾二年，始以全权付自治会，费由邑人任之，警察亦然，后日加精详，遂有今日冠全球之邑政。先是，全欧路法未明，非宽则狭，至是定制，以道面五分之三为车道，余二为两旁人道，而车道定十一蔑度为最合宜，约中国四丈也。

柏林道路之整洁制甲大地，然亦自破法后乃始营以山石，十年来乃加精修，上者用木及石粉热化者，下乃为石。而石又分三等，立方与棱柱形为一等，下方小于上五分之一为次等，小于三

分之一者为三等。石粉甚费，且不胜重，故于冲繁路不宜，木道宜于桥端及滑地，法仿于巴黎，用木块四寸二分九者，块距寸许，注细沙及胶水，车压益固，最平无声，至上矣。惟费昂而易坏，六七年须大修，每平方度须十六犖，而粉须一二犖也。一等石价略同，但耐久。沙道只用于公园，余道悉其飞扬凝滑皆不用也。人行道以花岗石，宽尺厚八寸，或刻花焉。少人行者路，用塞门德土，然吾见美国人行道皆以塞门德土，极美洁矣，道边间用瓦砌。凡筑大道先铺沙，厚六寸六分，然后加木、石块，以塞门德土浆胶之。凡广二十六度以内之筑路费，出自路旁居民，二十六度外之道，乃给市公费。统柏林近年修路费，起一八七六年至一八九四年，费六千六百八十万犖，岁华银百九十五万圆。

柏林除道至洁矣。昔责居民，自破法后，以参事会员四人、议员八人监之，分区二十四，有稽者、役夫千三百余人，日扫三次，自夜半十二时至晓八时为之，工作日八九时许，冬扫雪则并日中为之。岁费三百二十万犖。

扫除物于早八时后包运人运出都，岁须车十万，包运费五十六万三千犖。人行道责居民扫除，泼水、扫雪限同。若以归公办，则十万户役五万夫，而费巨也。大道泼水则用公费，日少则二次，暑时多则三四次，用水不给价，略用水车二百加夫马，修缮费日每车七八犖。设井千四百余，加以覆盖，制日精矣。

柏林厕溺所凡三百三十余，约容十人以内，小者三数人。妇女、小儿异处，率在远人及路广处，或在公园林中，外周铁板，下垫铁网。昔用水洗，甚费，至三十万犖，今以一油质能去臭，且省费，然伦敦在地道下为尤适也。巴黎在车道旁则便人。广告塔如小报亭，便民贴一切纸告众公，收其利甚大。

柏林自来只用井水，地低水多，水质亦清。及人多，渠水侵入，以化学验之乃改良。千八百五十二年始由英公司办理，扫道、

灭火、涤沟均不给价，然不妥。及破法后，千八百七十三年，乃由政府买聘名工，用坦格尔湖之水，一秒钟可得流量九立方蔑度。乃穿深井三十三，以二长管入贮水池，分送于城市。后增贮水池为十；又设滤水池为十，每一五千平方蔑度；总溜池三，各贮一万三千立方蔑度之水。坦格尔湖之水量，每二十四小时可得十四万六千四百立方蔑度，以一人一日平均用水量百立脱尔计，仅足一百四十六万人之用。但千八百八十九年后，柏林人口已过百五十万，于是别营米格尔湖之新水。此湖在司泼来河之上流，面积为九平方启罗蔑度（二千九百十丈零七尺余），最深之处有八蔑度，湖之北大林可以保护焉。

水道者，为市政之要，盖民既众，则不洁之泄水日多，泛流地面，疫病易生，故各国都会皆地下开沟，使浊水有去路而无旁泄也。此工先于英国，然尚以泰晤士河为归壑，千八百七十五年始筹金四百五十万磅，于伦敦低地掘大溜池，集全京污水，乘潮而放于海。若柏林，则向来污水入司泼来河，饮水者大妨卫生，乃派工师伟白及花白雷至巴黎、伦敦考浊水道工事，归而设浊水道改良议会。至破法后，千八百七十三年，分十二泄水区，择低地设抽水管，接长一蔑度铁管吸送田圃，借资灌溉。乃募市债，以花白雷监督，以塞门德土管与砌砖管及铁管分装各区，而复筑宽广暗沟以舒浊水，两水之流沟管长八十八万五千余蔑度，土管居六十九万四千余，费一百十万克，而出入数相比，自未设此工前，死人千之二十二；自设此工，死者千之二十一，然则卫生甚要矣。

德国警章择录

外人虽未犯法，然如以赌为业者、行乞者、穷无住宿者、曾作窃盗者，其行为皆有妨于风俗，一律驱逐。

街面负贩之小商，有负贩章程，须随携带，以便遵守。如查有不带者罚。

印书处、画报书库以及一切商店，未开以前，报警署发给凭照。由外国输入之印刷物，一年之中检查两次。如查出不合法律之书报等项，限于两月内搜除净尽，后不许进口。

会 常会有定章，暂会无章，惟于人有害者立即禁止。平时聚集友朋多人或出殡等事，必请得巡警凭照。军人聚会，巡警无过问之权。照法律可设常会者，一商业，一风俗，一教务，一学校。捐资设会逾五十马克者，必将捐数告知巡警，发给凭照。外人捐助会资必得德皇之俞允，方能收储。

酒馆不许学生入饮，违者重罚。酒馆不许留人，已醉之人跳舞事宜另有限制章程。

欺凌 凡恃强欺凌者，公地欺牲畜及打狗，用犬拉车尽其气力者，皆有禁。有用之动物必恤之，保兽之会章必酌之。

寻遗失物 凡拾得之物，价值三马克内可以存留，过此必报巡警。失物之主已经宣告，凡寻得者无论其价值若何，必报巡警。

地方人口在五千以上者，另有卫生检查官。

饮食 一、巡官到各店查验。二、往来运载之查验。三、假冒之查验。四、宰牲厂之建设及查验。五、饮水之试验及章程。

德国巡警章程分数类甚多，今择有关者摘论之。无赖之外人、悖违之外文禁之，集会之限制、饮食之查验，则甚严矣。学生不得入饮店，牲畜不得欺凌，又甚仁。而小贩带执照，则拘累甚苦矣。观此乃知中国之政宽荡荡焉，故一统与列国异，周礼治及纡悉后一统世施之辄乱。而今欧土乃力行之而大治，亦可考得失之林矣。

德虽立宪，然开议院时人主不亲临幸，与各国贵族议员须先

诣王宫朝见，得王命许开议院乃行。是日大陈仪仗，卫兵七千，自议院至王宫夹道列警兵六百，自朝官贵族上下院议员咸集于宫门列立北面而朝，德主门上临轩俯视，制曰：可。群臣皆三举冠，三大呼曰：呼，呼，呼。言上上也，乃赞叹欢喜之词。于是议长捧王命牌如冕前行，百官众议员贵族从之，至议院门立班，乃宣王命呼门，门开，捧王命牌先入，乃次第入。是日以绿草铺道，松枝夹之，断绝行人及车马。观者倾都，人士、贵族、百官、议员、卫兵、警士皆衣古式大礼服、金裤履，极都丽，盖举朝望人、贵人盛集于是日，故人多观之。德主既不欲亲临议院，乃盛其礼以夸动众庶，使人勿轻之，皆有深意存焉。惟人群党与政府议员反对，独不诣朝耳。德相命于其王，不必待议院之赞成也。故德之官吏不必党人，且多出党以为官，虽俾士麦亦然。今相蒲罗亦未尝一入政党，但有主知而已。如议员盛驳相臣之议，去年至请王命散议院，其相权之尊如此，今进步、保守之党皆受蒲罗之笼络，暗奉以为长，既合二党议员，遂占大半，人群党遂大败。是日，党人绕王宫、相宅大呼贺喜，威廉临轩门外受贺谢之而责人群党。君相之权盛大如此，故百政皆行。

德学生好拔刀私斗，而多有创伤痕。凡睹面有创痕者，人乃敬畏之，若无刀痕，则侮其怯，盖自学校养成尚武之俗也。虽无道，亦乱世不得已之教耶。

德之官吏，凡有一官半级者视平人甚尊，文吏有求于同党，尚能勉强谦下，若武官，自甲顿以上尊傲甚至。吾尝与一甲顿同船，其骄傲尚过于中国远甚，夷然不与人语，不与人交言，盖德以兵威立国治兵，势必尚严也。又德向为君主专制之国，等威最辨，故君权甚大而吏体特尊，其所由来甚远，非徒空文立宪所能改也。（甲顿为武官第七官，若中国守备）

德与奥警吏最有权，侦卒遍地，能禁止人言语，有攻政府及

其帝者立拘幽之，酌其轻重以为拘之日月，虽报馆不敢肆言，故名为宪政实则专制已甚，以行政官皆命于君相，而警吏为行政之一部。彼但重严警权，即专制至于万分，德人语言行事处处如有警吏之在上下四旁，故不敢攻政府，况德帝乎！吾国实荡荡，言语恣意，攻政府及君上，苟不著文字，毫无检束，过于德远矣。然英美警使无是权，此与德奥迥异者也。

奥境有哈门士德者，德人故地，以德语名者也。一德人尝以德语致电其地，电馆复以无此地名，德人遽请于其政府，威廉遽勒令奥帝改复德名，奥政府畏而从之，盖直号令之矣。奥不国矣！

然普兵整肃，诚远出于诸国上，其行立必直，私处戎威凛然，不少惰偷。其犯罪者，有司皆告曰：若帝威廉闻之，则汝不保。威廉耳目甚长，勤于治兵，时有不时之罚，故士皆常凛凛，如威廉之临上在旁也。德人好醉酒，然其校尉正佐皆不许饮酒，威廉重罚之。德盖以严肃治国，故其强若此。

德国既强，有俯视欧土各国之势，欧土各国皆畏之。法人不忘前仇，乡僻见有操德语者犹呵斥之，皆有敌忾报复之意。惟政府震慑其威，极意结欢，德人亦以今之大敌在英不在法，且有抚怀之意。威廉直称曰：法国兵既不精，工艺不良，人民又少，举国惟有妇女，以之行乐可也，何足言战。英王尝与人言德国海军寡少，商业未精。德帝威廉直斥英国工商不良，陆军寡少，战舰皆朽旧，不足战，其气焰若此。故德之公使、领事在外国者保其国民，皆极纵横，有罪必称无罪，欲放之则必放之，索偿金则必得，盖威廉予以调兵之权故也。英大臣、长吏兵皆无权，故甚将就之。尝有德人在伦敦以盗妇女珍宝下狱，德人索偿数十万磅赔丑，英政府卒偿十万磅焉。其在南洋英地，盗银行银为英吏囚，德帝亲电，英吏立放焉。法国吏慢之尤甚。普人入奥不行奥律，

故犯之，捕者执之，普人曰：吾只知普律，若奥律不佳，吾普人不奉也。吏卒释之，其待奥地直视为属国矣。奥帝佛兰诗士、约瑟阅历艰难，大臣又无权，以相忍为国。奥帝待匈牙利大臣常操匈语，威廉教令改操德语，奥帝从之，匈大臣忌焉。德人在奥境犯法，警吏不敢捕，有捕囚者，德领事立索还，奥吏不敢不与。若英、法、奥之在德犯罪者，警吏捕治之，英、法、奥公使、领事逡巡不敢多言。吾向以为中国微弱，动为欧人所凌侮，动辄以兵舰炮恐吓，吾吏低首，彼人纵横，每念愤慨。今乃知欧土诸强亦为至强之德所侮，其受凌忍气亦如吾国，此皆就英、法、奥诸大国言之，若荷、比、瑞、丹诸小国益顺受其侮，不足道也。盖强凌弱者，天道自然，人事自然，虽有圣者，只有自强发奋而已，无公理之可言也。美昔未创新海军，德人亦甚侮之，近始以其有新海军而稍不侮视，故立国者不可以无兵，虎豹之为入畏者，为其爪牙哉！今欧美人之敬日本者，岂有他哉？敬强者而已。

普鲁士人皆强武才辨，自昔为然。今则议院之上便便喋喋大声哗呼，皆普人也。巴威各国人士言词雍容，即为普人所凌矣。普人自视于欧土，亦为至才，然实亦开通。今奥人之视普人，乃至德人，虽至愚贱，皆若才明，歉然甘下之。普人之视奥人也，曰：彼战意大利犹败，何况我普乎！又曰：全奥只一湾京耳，余无都会可观。湾京亦岂有他，但女乐足供行乐耳。其凌侮轻夸若此。是故，方今万国交通稍有一败，民心即歉然媚敌，胜者则骄夸轻侮，德奥本同国分异，仅百数十年而若此矣。

德意志之自立也，以全邦语言文字一致也。奥十四州分十四种语，故政党亦分十八，支离散漫，故不能强。奥国中日耳曼人千余万，居奥人三之一，故尤强，愤奥之弱昧不自振也，日思并于德，其党人甚者敢大呼于议院矣。所以不能遽有成者，非有畏也，徒以德以新教为国教，而奥主旧教为国教，故德奥不能遽合

者，徒以教宗之异耳。其外，英法又深忌德奥之合，则民逾万万，地半欧土，畏在卧榻之侧，更有以暗排之。而奥今帝有恩于民，民犹怀之，迟迟未合，以此三者。然奥日衰而德日盛，民多归心于德，一旦奥帝晏驾，匈牙利自立，则民族之果成熟，终必合于德，非旧教所能阻也。尤非英法所能排也。若奥既合，而俄法今力弱矣，惟有强英以海军与相持，两雄不并立，势必出于一战。英法虽合，未知能敌方兴未艾合一之大日耳曼否也？如是，则英或败。英果败，则属地必散，而德在欧土如封豕长蛇，诸姬可立尽矣。他日欧洲一统之业，沙立曼、拿破仑之遗迹其在德乎！蓬蓬之势可立而待。吾国若自强而霸于亚，德统于欧，美统于美，此三国者，大地之候补霸者乎，兆先见矣，姑悬记以观之。

德 记 稿*

光绪十九年德之麻布、绵布入英者数万万擘，至光绪二十二年英之逾出各国者忽减，以德争之也，故是年可为英德工商之进退矣（西千八百九十七年）。自此以前德不如英，自此以后英不如德，于是德如壮佼之少年日进无疆，而英则老而衰倦矣。在加拿大者，英退十之一，德进三倍；在澳洲者，英退十之二，德进四倍；在纽西兰者，英退四之一，德进十倍；以全局论之，英退四之一，德增十四倍。英人忌德工商进之速也，至欲以海军破德之汉堡及伯雷，与波罗的海诸口岸，以坏德工商业，可谓妒极之异论矣。

德十数年间入俄境者三十万人，品物大流入，俄重关税以防之，德则分支店于俄境内以制造，其利益四分，倍于本国，俄人忧之而无如何。

德与法未战之前，以小国林立未统一，故工商不兴。当胜法

之后年，法输出三十六万万七千六百万，输入三十九万万四千九百万，德国虽胜，输出入仅五十九万万六千万，相去十七万万，可谓远矣。不及八年，德国即过于法二十五万万，德奖励工艺进境之速诚可骇矣。当德、法战时，德船六十四万吨，西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则百五十万吨，船工四万人，进至两倍半，法仅进十之三耳。盖英国费百年之力而成之者，德国仅二十年而已足，至今则德之品物遍大地，占十之七矣。夫同一条顿人耳，昔以分国多而大衰，今以统一而骤盛。我国人民土地皆倍德十余，以我物产之繁，收合英、德、美百年汽机工匠之巧，大集工商而加兵力为保护，德人二十年得之者，我十年可以与争雄，二十年可以轶之数倍矣。此可以烛照数计者也。天下古今孰有我一统之大国而人民智巧耐苦如我者乎！是天与我为工商之帝也。有此天与之资而弃之，乃终日仰屋嗟贫，国与民俱匱，其愚何可及也。

德机器极精，法岁购于德者千余万擘，德购于法者二百万擘。

牛之僨于鼠上，一仆即毙矣。虽以我中国之广土众民，而以汽机未开，电化未学，而欧洲诸小犹得肆意凭凌。故方今竞争以专精工艺为无上第一义，吾国人故能工艺者也，中国真工艺国也，在善导之耳。

德工业之发达不在工场之数，在职工之数。西一千八百七十五年以后，国民之全数增至百分之二十三另五，职工增至百分之六十一另六二。

各种工业增加之数表于下：

三年之中工艺增加之多若此，令人惊绝，裁缝、织物、家畜、渔业之外，各业皆增至十分之二以上。其尤盛者，为化学应用工艺、木匠、图画用之工业，增至倍，足见文明美术之大盛。食物、旅馆诸业进十之四，足见国民渐富也。

职业种类	西一千八百八十二年	西一千八百九十五年	百分数
园艺	二八、二四七人	四三、四七八人	五三、九三
家畜渔业	二一、一二四	二二、五九八	七〇、三
采矿铸造制盐	三五九、一七七	四五八、五〇四	二七、九六
采石土工	二一六、九三一	三一四、二五八	四七、八七
金属工	二八五、一一二	三八三、八一四	三四、六二
装置裁缝机器工艺	二〇〇、五二八	三一六、三六九	五七、七七
化学应用之工艺	三八、七二二	六六、六六一	七二、一五
脂油点灯涂饰匠	二四、三九九	三五、〇三八	四三、六〇
织工	四二八、五四三	四四一、八八五	三、一一
制纸	四八、八五六	七二、二五〇	四七、八八
革工	六八、三五四	八六、六九二	二八、八三
野剥(尼木小木工)	二五三、九二五	三二二、九八九	二七、二〇
食物	五九二、一〇五	五八六、五五三	五三、九四
裁缝织物	七四一、一四二	八〇〇、四七〇	八、〇〇
木匠	三三一、三三八	五九六、六九〇	八〇、〇八
图画应用之工业	三五、九七〇	六六、一九八	八四、〇四
美术之工业	七、六七二	九、五〇三	二八、八七
商人	四九二、七二〇	七七一、五九八	五六、五〇
屠业	六、七二〇	一二、五九三	八七、四〇
运输(郵便电信、铁道不算)	一〇一、八九八	一二七、六四七	二五、三〇
旅馆饭馆	一七三、四六九	三二六、〇一七	四七、九四

自胜法以来,德国人口增至百分之三十,外国贸易增至百分之六十,而海上尤胜。外国贸易占全国百分之六十,船来往各国之吨数增至百分之百二十四,表如下:

与北美合众国之贸易	百分之百二十八
与墨西哥国、中美洲、南美洲之贸易	百分之三百十七
与极东亚细亚及印度之贸易	百分之四百八十
与澳洲之贸易	百分之四百七十五
与欧北诸国之贸易	百分之百十九
与英国之贸易	百分之八十八
与欧南西诸国之贸易	百分之六十

西一千八百九十七年诸国贫困已极，惟德国商业甚佳，统计商业之新进者，输入共二百六十六万一千六百十马克，输出共一百九十二万六千零八十六马克。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之初，三阅月间输入者二百三十三万四千九百八十马克，输出者一百八十二万〇八百九十七马克。输入之特增者如棉、棉布、金属、谷物、皮、木材、革等；输出之特增者化学、医学之产物，冶金之产物及铁器、裁缝机、煤等，其中有减少者棉布、羊毛、织物等。

工业之盛，在观工法之完备，汽机之改良，又察万国之消场与为消息。

德国产煤甚多，其域三千六百英方里，倍于英煤地矣。所产煤值一万万二千万吨，凡二千二百十五矿，工人四十一万七千七十一人。西一八八六年产铁仅八百五十万吨，西一八九五年则千二百三十四万吨，其进半倍。钢铁二百八十三万吨，法仅七十一万吨。然德国制造既繁，尚不敷用，煤铁尚输来于英以助之。

煤铁既多，制作日盛，熔铸厂、铁工场皆傍诸矿，日有发增，今凡千二百所，佣工二十五万矣，故德之制机器尤日盛。光绪十七年八千六百启罗觚南，光绪二十年已一万万三千六百万启罗觚南矣。大率每岁冶金输出增百数十万吨，输入亦半之。方今新世界之变异于旧世界者何在乎？欧美人之吞吐八表者何在乎？

自华忒创机汽后，机汽之用增于人力三十余倍，于是欧美新世界之宫室服用器械精奇华妙过于旧世界者亦三十余倍，有机汽之国与无机汽之国其力之比较亦三十余倍。以是三十余倍之比例，故欧土千余万人之国，可比于吾四万万人之国，十万方英里之地，可比吾三百七十二万方英里之地，其有溢于此数者，即强于吾国。其安南、缅甸与英、法人地本相若，以有机汽无机汽之比，则其力如三十余倍之比，遂若德之工厂若克虏伯冠绝大地固矣。即萨逊之哈尔曼工场，岁制机汽在二千万擘以上，其蒸汽、电气机、汽车轮及货车、锯木、制纸、纺织、建筑、灶用、军械诸机器计值数万万，资本千二百万，分厂三处，初工人仅三，今已将及万人。

当光绪二十二年制铁品之输出已值一万万七千万擘，至今每岁增一二千万擘，但自转车已八十万，工场百五十，工人四万。

德之电业尤日盛，各市之公司日增，集资既厚，制品日多，柏林一公司资本三万万五千万擘，分支店于各国，电气之进无穷，而资本制造之增进亦无穷。自铁路、矿山、工场、压水皆用电气，其电每一专门业必有一专门公司，每公司必一银行，或联数银行任之，以图扩充，且凡有为电业者，银行无不辅助之，故电学与电业交修而并进，德之电遂为大地冠。吾见一英伦世家子往德学电，吾问何不在伦敦学，彼言英电学远不如德，故来学。则英以前贤畏后生矣。今惟美国制器可与竟爽，而电学理论美尚不如德之精深也。英以华忒创汽机而英骤强，美以佛兰诗士创电而美骤富。方今汽机之运渐百年矣，进而为电气世界，口对留声器，耳听电话筒，而百事毕办，农工商兵无一非电。吾今日欲强国，若仅从事汽机，则已为人弃余矣，汽机之用已增三十余倍，电气之用更不止此，若以无电之国与有电之国敌，其必为所吸矣。

吾国今日欲自强，当择善而从，躐级而进，直从其至精奇之电学之，大遣学电之生，大开学电之校，大导制电之业，大聘德、美之匠，鼓之舞之，先有所入，后有所引，然后电风大播，乃可为也。但电学甚深，必须普通中学以上者乃能学，吾国今毕业中学者寥寥，此所以尤亟亟也。

他国人之为工艺，皆以工人为之，故愚而循守，无日新之法。智哉！德人，其化学制造厂之工长，必以化学之毕业士领之，皆从学理发新式，先从大学立实验所，以工场附于大学，以大学通于工场，理论与实测互证，故研辨日精，无待盲从旧式。又有化学会以讲求协助保护之，一化学工场至聘化学士六十人，虽重资，绝不计较，各工场皆是，故德之化学业冠绝万国实有自来。化学研变万物，其出日新。若不从原理考求，而依样葫芦，日拾人之弃余，岂能争胜乎！方今新世文明全在物质，而电化二学尤为物质之本。吾国人欲从事于强国而不事物质，从事物质而不推本电化原理，学电化而不以学校与工场合证，以学士为工人，必不致精新而亦无以强国也。德化学工场百余，岁制出十万万外，输出居其半，日异而月不同，真令人惊绝者也。

德之织厂盛涨甚，但东洋银价低落，故虽盛而未获利。惟绒则大胜，盖德本多羊，故毛产已多，织工价极贱而物甚良。吾尝在德购一绒，甚厚，每码三尺三，仅需半擘，当中国一钱八分之价，可谓廉极，故其销流之盛，数年间增值一万万擘矣。天鹅绒昔为英专门之制，今德效之，年年增百万擘。其衣工亦盛，饰花羽之帽，亦渐与巴黎争矣。

德之陶磁亦日盛，然不如法国之精，蓝白色为多，但价贱而粗，以供粗品，固于商务大行，工厂亦日加。其制玻，昔者奥国专之，今德亦与竞争，工场五百余，佣工数万，输出者三千万擘，其为灯、为饰、为饮器，皆精美矣。

制纸以萨逊为盛，拉布丁市之厂甲天下。其石版业尤精，其工人甚秘其法，盖将以与万国竞胜也。德之著作既日多，故制纸、石版等业日上矣。拉布丁市亦工制革，弗来卑西市有制革学，此事关化学，化学精者其用精，德国事此虽新，然在万国亦至三四之间矣。

炼化石（即塞门德土，日本名曰炼化，甚精，从之），近亦制造日多，以及铅笔诸应用者皆多设制造所，盖应用之物，德之所长，独美术及奇异物不如法国耳。然家具、玩物、乐器，游于柏林大肆，亦与巴黎无异，故大流通于荷兰、瑞士、塞尔维亚、巴尔坎、南美诸地，虽精工不如法而价最廉。昔者各自制造，近者分业日盛，合力为之，玩具事事逼真，学校具尤精，但制造偶像者尚三四万人，虽外国多行保护税，而物精价廉，无所不不也。当物质争竞之世，精于工业者强，德人经营二十年而工业骤盛若此，此真吾国所当采法者也。

吾数年来滞居于星架坡、庇能、仰光、印度，游于爪哇，此英、荷地也。德商多来见者，闻德之商业已争胜于英商，为之甚惊，而未遍考各国及深观德之俗艺，不知其由来也。及游德而详考之，则德之商务凌驾四洲，秩出于商霸海王之老大强英，有令人骇耸者焉。

以五洲统计之，德货之输出于欧洲各国者三百二十五万兆，而欧各国货入德者二百九十六万兆；入亚者三十五万兆；亚货入德者十三万兆，入美洲者一百八万兆；美货入德者三十九万兆，入非洲者二百三十万兆；非货入德者百十二万兆，是一德国货力敌欧洲各国，而尚胜其十之一焉。夫欧人各国与德国并驾齐驱者也。英尤以商名天下，而合力尚不能敌秦，德之二十万英里片土，工商乃驾于二十倍之欧土焉，此真可骇者矣。尚出其余力三倍于美、亚，一倍于非洲，合大地之中吞云梦者八九焉。二十年中

盛大若此，后更莫京矣。

俄与法虽同盟，借其资本而近与德界，俄一切商货德全占之，奥、英仅得十之一，法则列在十七等焉。德地近而能适俄人意，俄以原料品入德，而德以制品入俄，汽机固皆德物，舰炮尤德尽据之。但俄国商务之入，岁增数千万卢卑，十年以前已三万万六千四百万掣矣。俄人忌之，重税以自保，德人乃入俄土而开工场，俄遂无如何。

游瑞典乎，更无在而非德物，英、法品虽见重，而德人能饰为英、法之品而售之，荷兰之法国酒及他品实皆德物也。故英、法品遂无问者。故德货值一万万二千万，而法国仅值六百万。瑞之电气公司皆德人所为也。

德货之输入于丹国一万万二千二百十万，丹货之入于德者六千五百五十四万。丹之玻璃厂有德之工人三千。比利时工商稍盛，然游于比京之市皆德人。若奥、匈本为日耳曼国，益习用德国之物矣。

法以欧东、意、突厥、罗马尼亚为市，今德之化学药、钢铁及制品大流于意、突、罗马尼亚，盖德人价廉而工速，法价贵，故德代而有之。突之毛瑟枪、克虏伯炮、佩刀、兵舰皆购于德，罗马之汽机工场皆德人承办，布加利牙、塞尔维亚亦然，又其地近价廉，更无与敌矣。

自黑海至西伯利部，日见德商之增益，英大减焉。英领事致自叹，除一身外，毛毡、纸笔、酒皆德物也。印度物贱，德人探识，制粗品贱价与之，价低十之三，法人大减，英人为其地主亦无如何。

德自取胶州后，其力争吾国商利尤甚矣。商船到香港、上海者七百余艘，十倍于法，其枪炮、机器、染料大销。若其占取山东铁道，益销德货，汉堡分店自上海、汉口渐分于东三省，以入西伯

利部矣。

德人昔于美洲不及分杯羹，徒让英、班、法之朵颐耳。近经营美洲，有暗渡陈仓之势，六十年中移民美国者六七百万，在纽约、芝加高皆数十万，芝埠尤众，但德文报已三十余家，在芝加高市旁自开钢厂，以与美争利，自麦坚尼定保护税乃始少衰耳。中美地热，于德人不宜，然墨国故法、班物，今德商亦駸駸上矣。然委内瑞拉之铁革绳器皆德物，铁道费本二十万万肇于此。巴拉圭商业有六万万肇，移居日众，而巴西亚马孙河月凡四船，拓地作工商，住德人为之，盖德人欲以为外府之殖民地矣。我二十年欲经营巴西而未逮，深恐巴西之将为德有也。其阿根廷、智利商业亦盛，凡火柴、茧、锯、家具、烛、瓦皆德物。

澳洲，德旗亦日飞扬矣，留居澳者已五万人，商业与英竞。

埃及、摩洛哥故英、法物，今数年间，德商力已逾数倍。南非之用德机器、炮弹尤多。

盖普天下皆德之市场，普天下人皆用德之货，代英而起，真咄咄逼人哉！

德运输之法，尤致精哉。其运法，陆则广增铁路，水则多凿运河，皆不惜巨费，而今大收其利。

德铁路昔在列邦不能统一，故未盛。自胜奥后，诸小国皆奉普为盟主，乃得联合，铁路乃盛。当德、法战时，长二万启罗迈当，今三倍之矣。德货车四十余万，法货车仅三十万；岁运货二万万四千四百吨，收款六万万，法仅九千吨，收款二万万，德之远过于法如此，而筑费每启罗迈当仅七八万，亦半于法耳。德近讲求运法尤日进，横行直行皆便，乘客可不易车焉。

德之内国水道二万八千启罗迈当，往来船三万，汽船二千，而德日以浚川为事，各都会皆有修河公司，而柏林为总会。以厄耳白河之艰难，而德人开河道至七百二十启罗迈当，以便运输，

几中国千八百里，亦可惊矣。

画奄士河口他敦特之运河长二百七十启罗迈当，深二迈当五，广三十迈当，费六千九百五十万肇，可通基尔河至波罗的海以运煤矿。其最大工则凿米因河也。以六十年之巨工，费三万万三千八百八十万三千肇，于是瑞士与荷兰之交通便矣。近更议凿三大运河，皆内地横断之运河也。一自它敦特通于米因河，二自士披列河至俄达河，三通麦查州诸湖于普罗士纳河，由此通波罗的海，其工尤巨。盖以水运价廉，由小船载货通海船，内外交输至便，德人制造既多，所用外国原料及运出工品皆赖水道，以佐铁道，益为便易，故不惜重费为之。

德人既营河海交通，而筑港尤讲求。沿河港坞皆筑桥，堤置仓库、船渠、货栈、商校，运河公司、浚川公司即因之而生焉。它勒斯吞之港十四万方迈当，可泊船二百四十，汉堡且容二万六千艘焉。此运输所以盛而内外商业所以骤兴也。

德之电线五十一万启罗迈当，电信三千八百万。

总德人治国兴商之法，通之而已。譬人身之有血管，滞则病生，通则强健。吾国江河之利冠于万国，吾行遍大地诚所未见。白渠、运河之业，又我为大地之始，刊沟之渠万国艳称。若增筑铁路外更凿诸河未通者，则吾交通之业又岂德国所能望哉！

昔者之竞争在大陆，今之竞争在大海，班、葡、英、荷其先启行，而英以海军保商舰、辟殖民地，尤其著效矣。德昔以封建内争，德人只知畜牧，以牛羊茁壮终老山野间，岂知外竞。及一统后，工商既膨胀于内，乃思扩域外之远图，不十年间与英争海霸，而駸駸有骅骝跨步之势。

以海港论之，天下自伦敦、纽约外，未有能比汉堡者也。当德、法战后，法海船吨数百四十三万，汉堡海船仅百二十万吨。至光绪二十年汉堡海船六百二十七万吨，过于法船以倍，入口之船

万余艘，亦六百余万吨。航路百十三线，每日入港大舰过二十，罕伯雷亦二倍于昔，他港虽不逮，亦略同焉。然德昔者商运只赖他国之船，后乃知敌船不可恃也，乃专以奖励制造海舰为事，汉堡专有瑞、那、俄、丹之商利，二十年间北海航舰自百六十万吨增至二百七十万吨，此固德国囊中物矣。若自苏彝士河东来之舰，当胜法时，船仅十六，吨仅一万二千。至光绪二十一年船三百二十二，吨一百一十二万，所增百余倍焉。其制船十二市，而汉堡为大，其美船公司开五十年，有船六十四艘，凡三十万吨，近时过倍矣。昔者德不解造大舰，必托于英，今则工精而价廉时速，大夺英力，吾国亦于此造军舰七艘矣。其船工自二万人，今增至五万人。

德大西洋公司月开四次，汽船三十余，法仅四船，月开一次，可见德航业之盛矣。

近者日辟殖民地，又增海军，汉堡诸工商皆赞成之。于是光绪二十二年以四万万一千万擘制大舰十七、铁甲冲舰八、大巡舰十九、小巡舰二十六、水雷艇若干，遂以取我胶州，几吞山东矣。

古之富国以农，今之富国以工商，此最相反者也。新土荒大之国其富以农，小国多民之国其富以工商，德今日跻富强皆以工商也。其农业且勿论，惟其农夫则大减，工商则大增，此最可留意也。

德战胜法时，农居国民百之六十五，后十年减为百之四十二，凡千九百二十二万，逾十年减至千八百五十万，则减至百分之三十五六，是为光绪二十年时也。今又十年，减至百分之二十有奇。昔者衣食民用皆本国产，惟纸革、金石输自外国，值二万万佛郎。今则相反，衣物全资于外国，乃至花菜蔬薯与各植物种已五十万万擘，今乃至牛羊豕亦输自外国，各岁百万蹄，岁约

三万万孽。羊毛故德产，而今亦绝种。林木虽极保护培养，输入二万万二千万。自一统四十年以来，农产物缺乏凡四倍，盖人工制作盛，而天产自然者微矣。夫太古狃榛及夫野蛮之国只有天产，而无分毫人工于其间，如农牧之起已在天人三半数。今德之人工过于天产若是，此即文野之极判者欤！此必经之途也。万国将来皆以此定之。

德专奖导工商，而农极苦，无所保护。近以化学日进，农业亦增，乡落中制粉、取乳酪、酿麦酒皆日增繁盛，农器新出者日增，吾游其农器院见之，精奇不让于美也。以萝卜制糖尤盛，昔法国最盛，光绪十九年时法二倍，而德六倍之，今输出者德增二十六倍以上，而法无长进，此亦吾国人所宜留意。

德人民之繁殖，都会之增益，皆与法相反。

当道光二十年（西千八百四十年）法人多于德，今则德人将六千万，而法人不及四千万。固由法隳胎致然，然德在西十九纪时养二千七百万人为难，今以奖工商之力，乃至养五千万余人而谁容焉。其都会繁盛之速，法固无能比之，虽美之西南方亦不能比，盖二十年人增十之八，约逊市五年间增三万二千，度塞儿敷市二十年间增二倍，则皆依于冶场，故进尤速。

德国气候沍寒，人民生长其间日与天气相敌，故养成坚忍强鸷之力。其地瘠，故其民贫。地瘠，故业农不如业工；民贫，故忍耐折节，苦心劳力，以就业而不能骄奢纵肆以任性也，忍耐折节，苦心劳力，则其思虑必计久远；计久远，必预蓄藏；预蓄藏，必先俭节；凡居处酒肉皆从省约焉。苦心折节则必能耐劳苦、忍卑屈，于以舍家而远游，屈己而适人，忍辱以精进，弃空浮而崇实务，去懦弱安而勇进取，乃其自然之势，迫而成之者也。故德人俭约而好贮蓄，能屈己执役作贱工以求进，或富贵子弟亦屈己作工，以师人之长，各国侍仆佣工多德人，甚适人意也。能远游好学人言，受

欺辱忍而不怒，行文不必文彩而朴实言事，遇事敢作。又人人作兵习军律之严，经压制之久，民性服从，故受教奉律，勤勉谨慎，与法人之高谈浮空骄侈激烈相反。又人人知爱国合群，虽在外改籍而不忘其本国，此德人独得之天性，以致其富强者也。加以少年皆入学受教，皆有才能以自立，故德人之贫而谋工商者能大盛也。

德政府主干涉，而德人甚愿之，盖国争之世虽有私人之发愤，大群之协力，更必有政府保护，三者合而后事业成，若开矿、浚河、铁路、航路皆赖政府之力。有谓德人异于法，不好民权自由，而上下得以相成，盖凡事皆贵调和。当民权自由盛极之世，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岂能合而与外竞争？方今新世不患专制，故德人上下合力，适以收效。德人此义，盖经各国许多变难，许多阅历，扶东倒西，流弊皆出，德人乃鉴观考察，去短集长而收其成，故其获效之大且速，尚在英之上也。方当德、法战后，全德工艺未兴，非国家主持安能猛进？是则俾士麦主干涉之功大矣。

德政府之于工商学校诸业，二十年来频施方略以奖励之。当光绪元年美国费城开赛珍会，德国赴会者甚少，有皆粗品，惟克虜伯大炮得奖，其代表人太息痛恨于己国工业之不振，当是时不解作汽机，亦鲜蓄煤，故物价腾涌，虽有法偿款而举国安享纵乐，未几大困。逾十年，俾士麦大奖励工商业，曾几何时，德之工商业遂冠大地，此近二十年，固吾所日读书而亲阅者矣。吾国人性质风俗甚类德人，以民多而贫苦，故坚忍折节，苦心劳力，计久远，善储藏，能俭节，屈己以适人，舍家而远游，忍辱以精进，改籍而不忘本国，能招引国人游外，服从法律，勤勉谨信，近者知爱国合群，无不与德人同，但教未及耳。若加以教学，令人人有才能自立，何难与德人驰骋于五洲哉！是在有国者善主持之。

七、英国游记*

一九〇四年

六月七日自法之巴黎往伦敦，三时乘汽车行，七时渡衣袖海，乘汽舟颇小，暗浪汹汹，游客多晕。两国对岸，海边小山相接，炮垒相属，灯火相望，而英、法两界划分千年不能混一，惟此海之故。此海相隔八十里，汽船一时可渡，有若雷琼之间耳。而英国恃此洪波，凭对大陆，自为国土政俗，大陆诸国无奈之何。虽以拿破仑之雄志吞欧土，而以海军联合丹、墨，凡二十余舰，一败于蒲尔孙后，海军扫地而尽。拿破仑乃出封锁英货之法，而不能少损英之分毫。卒之，蒲尔孙寻之于埃及，威灵顿扰之于西班牙，终乃擒之于滑铁卢焉。若英不立国于海上，无此海以限隔，与大陆相连，或相去不远，则未必能练此雄劲之海军。夫以拿翁之雄才，再灭意而三入奥，西吞班，葡而北咽日耳曼，以俄之大且远，犹提百万兵蹂躏之，矧英之至小而至近者哉！借非此海，拿翁之大踣英伦三岛而奴隶之久矣。欧洲既无强英之频挫其锋，频扰其属，频牵其臂，则拿必成功于俄，而全灭欧土。当是时也，英之汽机日出，汽船亦成，拿破仑乃凭借奖借而用之。夫以亚历山大之才，年不三十，而兵及印度。况拿破仑挟全欧之势，既灭奥后，即可西取突厥、波斯，而印度本法所经营，英既不保，取携更易。欧亚既并，轮舰飞驰，不十年可以千万大兵，千艘汽舰，压于我国，则吾数千年之文明种族将为印度，而大地将归并于法，拿

翁将为全球之秦始皇矣。有此数十里之海，拿翁遂不能飞渡，蕞尔岛国之英得以独立，而吾中国即赖以保全，地球赖以不吞并，则此衣袖海也。天堑显设，以限陆海，岂徒英赖之，地球各国赖之，吾国赖之。凭船阑览眺，波浪涵涌，灯火苍茫，追思甯尔孙拥旌旗破法舰之威灵，吾种族犹在岬嶮之下，既感既兴，溯下风而惊叹不置也。试问吾国僻在远东，风马不及，闭关自乐，岂知幸不灭亡者，乃赖数万里外区区之衣袖海哉。尝论今民权立宪之制，物机汽机之学，乃至无量政治之法，多出于英，为大地万国师。而英政俗之美，国力之厚，远包印度、澳大利亚，近举美洲，属地数十，旌旗随日月出入，其气象之伟大为地球古今所未有。谓欧人明锐勇猛，则欧之为国十数，何独英擅其胜？谓近海者能练海军而辟新地，则班、葡、荷兰先英而有美洲及南洋，即法亦肆力于美洲及印度而先得之，何以大利独归于英？谓英为条顿种族，最能自治，最得自立，则日耳曼、奥、德、瑞士、荷兰皆出于条顿种族，即法兰西之兴，亦皆法兰克之余，同为沙立曼之裔民，其后种族亦多杂揉矣。即丹、瑞亦皆选主欧盟疆场之间，一彼一此，种族亦多杂揉，何莫非条顿之余枝，政俗略同，风习无异？何独英为最能自治、最得民权、最先创宪法、最先创物质汽机哉？此亦今论政化学之第一疑问矣。

又拿破仑封锁大陆，英货不流，虽有西班牙时时盗买，亦有限矣。英既困穷，而是时人民仅千万计，壮夫不过一二百万耳。虽任农、工、商，何能自养；以之充兵，何能立国。且连岁兴戎，用兵不戢。而乃财政优游，兵力绰绰，以抗将混一欧土之拿破仑，障百川而东之，为全欧之保障，岂不异哉！运何财力而能致是？此又论政化学之最难疑问也。

昧昧我思，窃以英之能创立民权宪法之美，汽机物质之学，及一切政治之美者，皆岛国绝海为之也。欧洲民智之颖出国土

之分峙，既赖地中海、波罗的海之港汊分歧，山岭错杂，险阻可恃，故竞智斗力，混并为难。罗马未北，沙立曼不东，盖全欧实未有混一之者也。及千年以来，封建百裂，殆几散为千数百国，虽其先佛兰克之立法不善致然，而地势实有以致之。侯国既多，国小力薄，无一若吾国之万里泱泱者，于是积孕而生市府之国，若意之唯尼士、佛罗炼士，德之汉堡等纷纷出现矣。是时方当黑暗之世，人皆不学，非有闻于希腊之风而慕之，乃积演自然之势而成之也。然则民权之产，乃欧洲海港汊丫，立国纷多之所致，非英能自产之。惟英能保守延长之，而成立宪议院之法耳。

夫同列欧土，同出条顿，何以英独能保守延长其民权，而产生宪法议院，而他国不能者，何哉？则岛陆之势异故也。

且同列欧土，同出条顿，同有民智，何以物质汽机哲理之学，皆先产于英，学校亦先开于英，而他国不能者，何哉？则亦岛陆之势故也。

今且不论欧土他国，先以条顿正种之日耳曼论之。普之强其国也，非布烈大玉纯以专制治其民而世济其法，故至今德人之服从性甚至，而奥、法可勿论也。盖大陆诸国角立，岁役兵车，不日不月，无时不争，讲兵事者不专制，则威令不行，而武功不立，故兵争之国政制尚严。商君以刻酷治秦民，而秦遂以强并六国，盖严则易使易奉令也。且方多外争，必无暇于内讧，必当上下辑睦，势也。若使听民权之自由，则岂能率之，以日事战争也。故大陆诸国迫于生存竞争而致然也。惟英远在海外，与大陆不接壤，陆国大治，非兵舰不能以一矢加遗。英之君民从容酣嬉，苟非好事者登大陆而竞争，则几可闭关卧守，故英政压制不深，而英民生存稍易。外争既寡，内讧自兴，而又小国寡民，人数百万，则君不甚尊，民不甚贱，旁观市府民政之激刺于耳目，于是与君争自有之权利，此自然之势，非英民有何特别之质也。进步、保

守之议院，岛国从容自治，故约翰、显理之宪章，为市府自保之余波也。槓理士、舌士之见杀逐，无外兵之入，而事内讧之发生也。咽活、显理、以利沙白之先兴学，倍根、陆克、边沁、弥儿、奈端、华忒之先出，无外兵之犯，而君民得以从容文事、治器、兴艺、变法改良也。夫凡兴文学、工艺，必赖太平雍容，积暇穷究，而后能为之。中国文学、工艺之美，皆在汉唐宋之盛时，若北朝及金元之频经丧乱，则校舍皆废，周礼不可得，雅乐不可闻，而民生苟且，不复精治器艺矣。即日耳曼三十年之争，与法国革命之乱，农、工、商皆尽废，田野荒芜，人民流离，尚何暇兴学研理，校美艺、治良器哉。且英以海外绝岛，易于避乱，故每当大陆之兵争大乱，德、法之名士、名匠、大商、富家皆走避于英，受座为氓，英乃大开网罗而受之。名士多，故学日以智；名匠来，故艺日以精；大商富家麇集，故财用日以丰盛。是故，英之政学工艺盛者，乃大陆之频战力争有以为之。渊驱鱼而丛驱雀也。然则英之渊丛所以独成于欧土者，以岛国绝海而致然也。英既以岛为国，立国于海，自必以创治海军为命，而又坐受列国之人才、财富，因从容内奖艺学，以张大其实力。其地势内力，有攻人而不攻于人，有制人而不制于人，较班、葡、荷、丹之时时见攻于人者异，故出其余力以收班、葡、荷之所有。因以内御欧陆诸大国，而外日扩其殖民之域，海王之大势既成，则虽以拿破仑之强霸，可独抗而生擒之。故英之政法、学俗、民权、议院皆成于自然，非有意更张有所响慕而为之，以其出于自然，故施之民情至顺，措之事势至当，较之列国有意更张或不适宜者，自为事善也。故英之政化学艺为大地师，为万国冠者，皆以岛国立于海外致然也。夫马达加斯加、爪哇、吕宋、澳洲、古巴、台湾皆岛国也，地皆与英等也，而不能致政化学艺之美如英，何也？夫是数岛者，生于热带，民皆蠢愚，既无从比较于英矣，且去大陆文明太远，民无生于岛中，地小而文明

不开，无从濡染以启发其智慧，古巴、台湾开辟日浅，皆不能与英比也。若夫近印度之锡兰，传印之佛教矣。而印以太热，民性情而不能自张，况锡兰乎。近中国之日本，亦濡染于中国之政治儒学矣，而中网一统无争，故日本无自大受其利，且渤海之隔，日本与中国相距三千里。岂若欧土文明大启，列国日争，而此衣袖海之隔也，仅八十里，英国借其近大陆也，以输入文明；借海以阻隔大陆也，得以保全优养，然则是衣袖海也。天之生是，使独使其依于欧土而隔于欧土，用以诞生英之一切政化学艺，为民权议院一切之祖也。吾于是衣袖海也，亦挹受不尽而馨香无穷也。瞻彼沧波，望古遥集，为之惊喜无尽矣。

英当大陆封锁时，既频经兵难，又须大养海军，拿破仑欲待其内力竭毙而后击之，则英可立亡。然当拿破仑封锁大陆之时，正英大将陈兵恒河召合群藩之日，全印度已落英手。英挟全印之珍宝产物，以运行于美洲，而输入于西班牙，以转运于大陆，故拿破仑方欲徐以待英之毙，岂知英已别辟万里之外府。其人民土地皆与全欧相等，故其力亦适与拿翁之将混一欧土相等，英得之顺，拿得之逆，故拿卒为英擒。故英之破法海军，扰西班牙，而擒拿破仑也。非三岛之英能为之也，万里之新印度为之也。响使印人不自言革命自立裂为二百国，则英人不得印度；英不得印度，则不能久经兵难，养多数之海军以抗拿，不能不畏封锁而内毙。于是拿破仑先攻英而顽攻俄；于是英早亡而拿破仑可混一全欧，而余威及于我国，若元之灭南宋不费大力矣。然印度故法所经营，为囊中物也。英若非立岛国于海上，则必不能大治海军而与法争锋，则印度为法有而非英有，然则印之革命自立以召吞灭，英之以岛国能治海军以灭印度而抗拿破仑，以保欧洲各国而余波分惠于吾中国，而吾数万万神明之种族赖以保全，吾百年前闭关自乐之人，孰知夫印度之亡于英而吾得以庇焉。事势回环，其

理甚隐甚曲甚奇甚大，可惊可骇，而其故，皆英为岛国，有衣袖海阻隔大陆以为之也。微衣袖海也，吾其为奴久矣，衣袖海乎！万国之保障乎！吾与汝隔绝数万里，孰知汝为功于我至厚且大乎！天乎！有此衣袖海也。

夜十一时入至伦敦，五年再到矣。昔无电灯而今有之，道路亦比前较洁。重入诗士大客栈，摩挲旧室，为之低徊。诗士客栈以文石为壁，画徽贴之，甚壮丽，房八百，英之最大者也。己亥四月来游英京时，道路不平，覆车伤胸，遂入小客舍。是游也，以英故海军部大臣柏丽斯科子爵为主。柏君吾识之于香港，及来加拿大，彼电加拿大总督派兵护卫。比至，柏大臣令迁至诗士大客舍，以便与英士大夫往来。其书记为择室焉，一厅二房一浴所，四人日一百诗令，时英后域多利寿，房不易得，故甚昂也。柏大臣并约至其乡大园中住，意至殷勤，盖伦敦人多地狭，寸地皆金，大臣世爵之第皆极小，虽有三四层楼，而门户广二丈许，如吾国之一间者，骤视之寒俭甚矣。此来访公爵某及大臣某，室屋皆然。西人视吾北京大官第宅至卑陋，然吾国官宅之宏广大矣，但不丽耳，岂若英京第宅之狭小哉，乃知各国京官皆不免俭陋之叹。英之世爵园圃伟大，动皆数里，以为避暑住所，皆距伦敦百数十里，此则规模宏伟，甚可惊也。诗士大客栈后有园，临太吾士河，吾室正对埃及华表，甚触旧游也。旁为沙隈客栈，大亦相等而甚新，其丽尤过之。然吾遍入欧土各国大客栈，尚不如美纽约之窝多、芝加高之□□为最宏丽。吾所住之窝多大客栈十五层，上有园，即昔李文忠公所寓者也。闻突厥有大客栈，为房三千，号地球第一，吾未之游。要之欧美之俗，王公大臣聘问联翩，富人豪家出游相属，故于中小旅店亦竞阔丽，木石之精，铺设之美，等于王宫。吾频年远游，道长为生，几以逆旅为家，习常而忘之矣。然欧美人之中下者，皆不惜旅费，日费十数金而居上等客

舍，否亦择大客舍之小房而居之，内可省费而外存体面焉。吾国官室器用既粗陋，民贫物贱，旅费艰难，吾昔游苏州，居旅舍三日，仅费钱三百六十，其相反远若此。然今中外相通，旅舍为观瞻所属，岂可令外人轻视。吾不自收其利，人将代我收之，故吾国自京师至各互市口岸，皆可经营壮丽之旅舍，官室什器皆仿照欧美之制式，以安宾旅保国体，且每客每室皆可收取数金或十数金以博重利。吾国食饌既精，花木又多，欲致精美以跨欧轶美极易，何为而不为耶？

己亥四月来游，本为秦庭之请，柏大臣力任相助，而议院既为波国事不暇及，英驻华使臣窦纳乐为荣禄所惑，误信之，以告其相沙士勃雷，故开议院时保守党不相助。柏丽斯科为进步党魁，党人较少，输十四人，事遂不成，吾遂行。其后拳事起，英议员多有归咎窦纳乐者，乃调往日本。英议员歌住著书，尚有述吾旧论而存之，以待将来至此重见，乃叹谓英人士谓我言之可信云。是行也，以二月十二日离日本，二十九日到域多利，以四月朔自加拿大曼梯河渡大西洋，九日而渡，五月节后出利物浦，候船而复还加拿大，以求人之难，不如求己，于是专意开保皇会，至六月十三日成。居三月，九月七日以母病还港。十二月废立事起，吾犹未行，乃得联各埠及各省而电争废立，内外震动。二十四日立溥隲，二十七日遂为皇上祝三十寿，以安人心。皆伦敦之事不成，激切为之，幸而有成，则天祐中国也。追思前尘，今乃得从容游历，环球一周，中间经历万险，如寐如梦。入伦敦街市，睹灯火而喟然也。

伦敦人口六百万，纵横九十里，为大地都会之冠。以建筑既古，人口日增，无由改作，道路狭隘，有若罗马，欧土无有焉。昔者道路既污，马粪相望，其甚者乃有类燕京，亦无电车，无电灯。其无电车者，道狭不容也；其无电灯者，则煤汽灯公司皆权贵人

为之，故不欲电灯之开，而致夺利也。此次再来，则电灯煌煌矣，然电车尚不能开。孰知夫吾国之后变，而北京之电车乃先于伦敦乎！盖道狭而人多，肩摩毂击，诚有过于他国，然在吾观之，尚不若吾粤城双门底惠爱街之繁盛也。闻百年前伦敦可对街楼上互递巾物，其狭可想。然则今已拓之又拓，盖旧国更改甚难也。闾阎喧阗，楼阁黝黑，奈波里亦略类焉。盖机厂多而熏成之，天气常黯然，少有晴光，英人即喜而相告，盖以为难得。少出伦敦十余里，即天朗气清，其于卫生真非所宜哉。特无如其为都会，百业皆萃，于是不得不赴之。然故英人多晨出城而夜归乡者，然其楼阁虽黝黑，而英人不肯少粉饰之，盖熏烟实盛，无可如何。若在各属地，则行政者必令人岁月噩之矣。

锡兰总督卜公已寄介绍书来，一致大审院长嗜公夫妇，一致仙挖住公爵，一致《太吾士报》记者，一致《老名士月报》记者，一卜夫人致其姊公夫人。乃连日投书往见，嗜公夫人才女也，能著书，以发明女权为事，与卜夫人并擅才名，故为至好。喜待客，故在伦敦皆其招待焉。其女与婿皆出见，其一婿则为印度部大臣也。再三招宴，请看剧，遣电车来游园，远及烈住文之大囿，其情至殷勤，可感也。约往司法署大审院，石筑，遍观讯狱审堂，凡二十五所，亦大矣。规模与各国同，惟颇狭隘，盖已古也。法官皆法服法冠，高坐堂皇之上座，嗜公于法堂上让坐，视讯火船相碰事，盖此为海港讯堂也。起执别出，不数月而嗜公父子竟逝，嗜夫人居忧避地谢客，仅以书唁之，甚愧，无以酬其厚意也。公夫人旋往苏格兰避暑矣。

英驻华二等书记官来见，介见于其外部次官灵利，总中国事者也。往外部署见之，石筑甚阔伟，署门二重，署皆重楼，以视丹、瑞诸小国相去远矣。

《太吾士报》记者甚勤勤，于吾旧事甚悉，于吾国政府大臣皆

明了，视之极轻，吁！何以致此？吾乃荐罗生入其报学习，且以中国情事与通焉。

仙挖住公爵邸在寒丁邓，去伦敦八十五英里，汽车一时半可到。书来约为三日游，寒丁邓即其旧国也。途中芥麦青青，草树甚茂。二十日三时往，六时半至，仙公以马车迎于车场，接待极优。仙公年六十余，魁伟能谈，终身不娶，惟好客，有孔北海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之风。其先世在诺曼，从威廉第一入英，封建此土，盖千年侯国矣。邸第壮丽，亦垂千年，累有增修，邸上皆作堞垒形，高下方圆，各式皆备，大如一城，皆石筑。其中楼阁四达幽雅，别有内院，厅堂宏壮，花木幽深，卧室亦复宏大华严，悬挂各像，陈设各物皆华重古异，与寻常人家气象迥异，欧土古者封建侯国之规模，于是略窥一斑焉。此为克林威尔旧宅，有刻文在邸上，归于仙公二百年矣。仙公传爵已九代，昔有地万余英亩，削封建后日绌，去年卖千余亩，今尚有千余英亩在此。阿尔兰亦有数百英亩，每英亩价值五百镑，今其产业尚将百万镑焉。园林大数里，老树蓊郁参天，绿草成茵弥望，间以疏花，中有山池，亦有仿日本式者。花径花室分各种为之，姹紫嫣红千万种。小雨晚晴，仙公陪游，晚宴有意公使夫人在座，亦来访之者。宴毕入书斋，深长五六丈，外室圆壁，环壁皆书，吾乃问英世爵掌故，摊卷相告，通凡四百余爵。始自威廉第一从龙之将，降及近世立功者，爵地姓名传世功业莫不毕备。公爵二十余人，侯爵四十余人，昔译出今失之矣。厅悬拿破仑像，仙公之从母即拿破仑子妇也。而仙公不喜之，斥拿不仁，谓拿一生用兵，残害人命无数，非为国事，但为一身，是不仁也。此论拿，真一言中的，仙公心术盖有吾圣贤之学焉。所谓翩翩浊世佳公子耶。宿仙挖住公爵邸，感英封建民权之故，夜不寐，得诗二章：

千年旧藩邸，百顷好林泉。床帐金绳丽，风烟玉树圆。通宾

门置驿，好客酒为船。楼阁华灯艳，凭阑夜不眠。

此是克林宅，遗踪二百年。当时起雷霆，从古发民权。游钓犹能溯，亭池自惘然。试来摩大树，郁郁翳苍天。

仙公爵因留小住，特派议员某女公子兄弟殷勤相陪，是日同璧女到，故还伦敦，惜未留观，尽其所藏，关于英封建世爵之俗甚多也。

尝考封建世爵之义，中国盛行于三代时，计日耳曼之世爵法兰克，当西三四纪时创之，其时一以封功臣，一以因旧酋长，至今垂千六百年，乃始削去封建而存虚爵，犹汉时之关内侯也。吾国封建亦累二千年，孔子恶之，讥世卿，贬诸侯，而归于一于一，秦皇汉武遂能实行之，于是二千年之封建亦尽为虚爵，号称王侯，皆无治地以君其民矣。盖建侯世爵必皆虐使其民，日事戎兵，以争邻国，此其最大害，上观春秋，下观欧土中世，其事效亦可睹矣。然近者欧洲一切之兴皆赖封建世爵以产之，我以秦始混一之故不能诞生，则我得中有失，而彼失中有得，是以凡事之是非深远者不易言焉。

英国自约翰以来，大宪章之立，请愿书之求，民权之争，议院之成，今波及于大地而产生于欧洲者，一切皆非平民能为之，皆世爵为之。即克林威尔亦诸侯之一也。此犹周召共和而流厉王于彘，季氏之出昭公，孙宁之逐卫辄，三郤之弑晋厉耳。其要君设盟誓，无得专恣亦多，其请愿书与大宪章，所谓载在盟府，见于《左传》者多矣。盖世爵各有治地部民，其权力能常与其君主相抗，故君主有恶，诸世爵联合而废之，甚者弑之，众力相等，又不能以一人独篡。故复立君而誓之限之，此事势之自然，无中外而暗合者矣。君主既恨世爵之抗己，故日思废抑世爵，势不能不引平民以抗世爵而助己，于是议院分为二。故平民之渐有权者，亦世爵之反激力有以生之，若无世爵之反激，可断欧土千万年无上

下议院之诞生也，而更安得有立宪民权之事出？若其我异于欧者，则欧有世爵而立宪议院成，我有封建世爵而立宪议院不成，何也？则前过衣袖海已详论之。英国既去法不远，仅隔七十里之衣袖海，以输入大陆之文明，而又以越在海岛，与大陆不接，故兵事鲜少，民情从容；故得以余暇，上与其君争政。大陆诸国强邻交迫，日困于兵，故惧外之心多，不得不并力以拒外。既当并力，则不能不听命于君主，而君主亦必行专制之政，乃易立国致强，故普与英同为条顿，而非烈布大王纯用专制政，与英异，则以所处之地势与英异故也。吾国在春秋时既无一海岛国若英之近，而又能自立者，若皆在大陆，日事于兵，正与欧洲诸国同，故并力拒外而不暇从容争政。以欧陆诸国之不能产立宪民权，则我中国之不能产乃事势之自然，非吾有所不如也。又非条顿种之独能创义也，地势为之也。至秦汉一统后，封建世爵皆削尽，虽位宰执爵王侯，实皆匹夫，其不能起与君抗，乃事势之无可如何也。若大无道之君，若秦政、隋炀、元顺帝，时平民之刘、项、窦建德、宋金刚、薛万举、朱元璋、陈友亮、张士诚等并起，则又缘无封建之故而摧枯拉朽焉。然平民称兵而剿灭群雄，即复为帝，则民权矣，而实为帝权之阶，抑不足道。然使欧洲大陆一统，则英之蕞尔三岛亦必不能自立。封建早发，其早成郡县久矣，又安能产出立宪议院之制哉？然则英之产此异义，天之生是，使独大地无一地势类之，而可有偶者也。然今君权之抑及今民主之前，则实世爵为之，与平民实无预焉。法平民之有权，乃因路易抑世爵而引平民助己之故酿成之，故平民亦为世爵反生也，非平民直接而能取权也。或曰六朝时世家之地位权势亦重矣，何以不能产民权？则六朝世家并无治地，仅同欧土今日之世爵，迫君不甚，而国土太大，议院未成，君又不须引平民以敌之，此所以不能诞生也。故世爵封建虽不善，而至善之之立宪议院乃赖以生。禾非粪不长，

物固有极相反而相成者，岂不异哉！

中国器用服物日不如昔，三代至古，宜朴略矣。而彝鼎尊彝杯盘之传于今者，刻画精妙，今世反远不逮焉。乃若器物之陈必罍以布，堂门之地必铺以席，观仪礼之铺设一切有定物，有定式，以观今欧美之礼意，乃多暗合焉。今所谓文明者，非耶？降观于汉、唐、宋、明之遗器物亦多精品，就近而论之，若宋世柴、哥、定、汝之磁，刻漆、创金、溜金之器，明之竹刻、铁画、烧炉、珐琅，皆今所无，而国朝乃无一创出绝异之器物，足以抗前古而昭来兹者。考明世吴下士大夫，几于人养优伶，各蓄家乐，以互相竞，以《陶庵梦忆》考之可见。而今举国士大夫，几未见有一人一家能蓄一部优伶伎乐者，何贫富相悬之远若此。伎乐不能蓄，则宫室工艺新器之精妙者，亦必不能产生，盖精妙之品物，必费无谓之资财而后能成之；既成之后，又必有无量好事之富豪爱玩，不惜重金而争购之，然后流行而创制者乃可得利而争为焉。故专卖特许之异品必富，而尚奢之美国而后创出乃多，贫国尚俭者则难产焉。饷粥之不顾，而岂能事清供乎？故贾生曰：锦绣纂组者害女红，奇技淫巧者害农夫。乃至欲使巧工转而缘南亩。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声令人耳聋。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欲使人安其居，美其服，无知无欲以愚民，盖尚俭农国之论如此。当古者未开工商之业，则惟赖封建世爵乃得以租税，世禄之入及其刺克百姓敛财之余，以筑美丽之宫室，作精奇之什器。唐之藩镇，宋之武将，固富不可议，即文臣之厚俸，亦得以其仕宦之余，以致精品物，此新器艺所以日出也。国朝尤少世家，而操下尤蹙，嘉庆时乃至知县规入皆上之部，后虽中止，而候补之员数多于正员数十倍，候官之年额久，率皆十余年，故士夫率皆蹙困已极，即间得外放优缺，亦以弥补累岁之亏空，甚至有累典南海、顺德、香山之大县，而身后亦复萧条，更安能以余财致精于宫室什器。此惟世宦

之子不知稼穡，乃能挥金如土，稍事器物耳。是亦世爵之余波也。故吾国宫室什器之腐败粗恶，习而成风，殆不自知。又经宋学道德之余，更以敝车、羸马、布袍、蔬食为尚，士大夫益更以俭陋相尚，以为盛德，而奢侈者几若为贪墨之代表。于是士夫且有伪俭为名者，故出使诸臣之陋吝，多为敌国嗤笑。而北京之宫室道路器物，我游爪哇王之疏罗京与墨西哥之乡落，乃大相似。呜呼！爪哇、墨西哥非野蛮人哉！吾何至似于是。一英官语我曰：人谓李鸿章富，吾不信也，吾观其室乃陋不堪，今以欧美之宫室论之，不特世爵、士夫、富豪第宅之精丽，乃至兵房、贫室亦复精丽整洁过于吾王侯焉。美人月有百元之工入者，即有一月租五十元之屋，器物氍毹称是，楼阁奇妙，花木楚楚。以湾高华二万人家，地不铺毯者二家而已。回视吾国士夫第宅，乃至大吏衙署如何？吾亦不欲言之矣。若其公馆，如议院、博物院、学舍、医院、书藏、狱室、官衙，则雕墙峻宇，文石铁构，华妙严庄，动费千百万，以此壮万国之观，而表文明之象，令游者震惊咋舌。回视我国公馆之敝陋，真有天壤之别。乃若凡百器物，彼无不丹青翕赭，金木精奇，雕刻妙美。我则无不粗劣且苟，黯昧败坏，两相比校，果在何等，宜彼人游中国而大轻我也。吾见印人虽俭陋席地，而筑室必石，尺寸皆雕镂，盖若不如是则不足齿于人者，所谓化民成俗也。欧人款客，食三四品常馔亦可，中国人则必珍品十一数乃可待人，此亦民俗之习惯耶。美之乾沙城有医者，与吾华之医者某同居上下楼，皆贫无所入。美之医者室铺设甚丽，而食仅豆麦；吾华之医者室设甚陋，而数日必食鸡豚，美之医者常笑华医之好食焉。二者相形，民俗各有尚能。食之丰美否，人不得见；室设之美否，可一览知之。吾国人之见轻贱于欧美，宫室器用之陋窳其大端也。然原欧美之致精，注意于宫室器用之美者有故焉。当彼中世，举欧无学，民不识字，其蛮陋至甚，以吾汉唐

宋之文明，有若天壤矣。而彼宫室器用在数百年前已多精丽、雕刻妙美，今各国博物院所陈可见也。所以致然者，则封建世爵既多，租入甚丰，或掊民甚至，世为侯矣，不知稼穡艰难，故不惜财力，以营丰屋，尽雕刻崇闲之丽美；以制什器，尽金木饌染之精良。以彼世爵之多，相习成风，相扇不已，富人艳而师之，士人习而尚之，不如是者则摈不与伍，故尚奢尚富之俗遍于欧，流于美，而宫室什器之华严精丽日新日出，乃以文明骄于万国。而工艺之精奇日竞不已，则轮舟、汽车、电线、显微镜、千里镜、留声器、无线电因以滋生，以器物之粗而其无量之大力，乃能缩地通天，破旧俗，变旧教，强国土，制大地。而凡徒尚道德贵农俭之国，则愚暗钝塞，削弱几亡。而所以工艺致精之故，则皆世爵为之，此又失中之得，有不可思议者矣。善哉！孔子之言阴阳也。鄙人每思一事，无不具阴阳二义，咸具得失，皆有利弊。浅人不知，偶见欧美之一得，而诩诩道之，以为在是。岂知凡一事物，皆源远流长，根据极深，利病相反，奈之何其易于言也。吾恐流弊之不可思议也，吾真欲无言矣。

二十三日游议院，议员某约见英相巴科于是。巴科端秀，而文衣甚长，是时议院将结案毕，故极忙。此院已六百年，临太吾士河，盖大地议院之最先者矣。院石筑，瓦面及壁皆棱棱尖上，如袄祠式。院长方形，左右长直几四行，中为议长座带假发，近议长处为诸大臣列坐。是日阿尔兰以邮政事与政府辨，首相巴科亦频起立辨难，巴科盖前相沙士勃雷之甥也。巴相以文学名，文采风流，从容太平，而英人则讥其弱，与张伯伦同党，然不相用云。翼日见其进步党故商务大臣□□，其宅环壁皆书，盖著作家也。失政久矣。吾问今政府，且誉巴科、张伯伦之才。答曰：君自誉之，我则不见其才也。异党之见如此。问我中国变法，我告以欲采法英国至美。答曰：各国各自有教化、风俗、历史，万无以他

国之政化可骤移用之理。我英国之政，是自然积化，非仿效而来，亦非可仿效而得，病症不同，不能用一方，因历举各国误采用之败，其意若箴我者。然其言真，有理据，今之妄变法而专媚欧美者不可不思此言，惟行遍欧美、日本各国议院，皆圆半壁式，惟此与加拿大阿图和都议院为长方式，英伦盖开之甚早，不及细思，加拿大则模仿英伦也。然长方实不如圆形之妙。吾问英议员方圆孰愈？彼亦云圆胜也。

日本使馆书记官长桥橘太郎来访，长桥君通中国语。昔于戊戌九月吾游日本时，大隈伯以首相兼外部，实以电接吾于港，船泊神户，大隈伯派外务省官长桥君来迎，护送至东京，备极殷勤。别七年，今重见于伦敦，又约酒僕为之，欣然道故焉。

日本使林董男爵，曾使中国，籍籍有使名，新缔英、日之好，英人甚敬之。约见于其烈住间别墅，请午宴，宅后敞地花草清幽，同璧女与其夫人以英语谈。食毕，延吾花间长藤几上纵谈，笑谓吾国外部太瞽于外事，俄使巴兰德久尝告之曰，有求于中国不必以好语与之，好语亦不可得，但盛气相示，时或拍桌云调兵舰，则畏而听命矣。德使又尝相告曰，俄使频以中国外部畏怯之情告我，当以示威运动。我未信，而姑试之，今在外部姑变色拍桌云调兵舰，各外部大臣始之相拒我好言者，果畏恐听命，乃知俄使之术不谬也。各使展转传语，屡试其术皆售，何等儿嬉也。君今不当国任政，吾故以语君，闻之令人惶悚汗下，各国使之玩吾大臣于股掌之上，视同小儿，于中国之物如取如携久矣。今磅价之索千余万，非出各国政府意，亦各使姑游戏试我，不意果亦售。吾大臣尚以盲瞽尸位于上，以方今外交之重，而以不知医之盲人，公然对待其危险，岂有比哉！林君自道其维新之蒙难以相励，又谆谆于危国变法之难，各大国干预纷纷，引波兰以为证，其言切而忠，吾执政者未知闻之否？吾昔进呈所撰《波兰分灭记》，上阅

之下泪。若不早预备御侮之道，虽欲变法自强，其可得乎？念之忧危，回顾祖国，吾心耿耿矣。

十六日游水晶宫公园，乘汽车往，半时许乃至，此乃公园，非宫也，以为名耳。大数里，冈陵湖陂逶迤，绿草茂树，碧漪白鸟，与楼塔相映，布置宏丽，英人以水晶宫自号之。昔闻甚艳羡瑰异，及到观，则不过大楼数十丈，以玻为盖，门堂秽污，木板下作制牙字版，不雕饰，太辜负此名。其玻藏鱼藻亦仅数镜。欧美之俗多夸若此，而华人来游者多夸炫于故国，亦妄矣。然入门即有玻廊数十丈，上复藤花，廊外敞地遍绿，小冈颠有亭，陈杂戏，下有圆屋，为普破巴黎影画。正面凭冈，列级栽花，上为玻璃楼，高三层，左右二塔，高耸天半，登楼，悉英国诸名胜景。再入右楼，遍陈百物。左楼陈杂戏，右楼陈百物，中有列室以陈古物，若博物院。有罗马及各国之人物宫室，其中陈埃及物者室仿埃及式。又有数室布置方圆，刻画颜色像设甚佳妙，其上层玻盖，下为各国人种，以蜡为人而象其地，皆非洲南洋者也。皆英之属地，与德之属国院同。而如香港、加拿大，无有英人之不自炫而薄他种人，过于德人远矣。

第一室、为缅甸、印度人。

第二室、为爪哇之野人，色黑。及烟打问岛野人，其下体以篔围之。

第三室、为澳洲土人，色黑如墨，面阔鼻大，有类猩猩，而脱化未远者。其巴布亚野人淡黑色，面瘦，亦以篔围下体。

第四室、般鸟岛人，能衣背心，每幅以白线五行压棉，稍进化矣。

第五室、为东亚非利加洲丹亚乔士人，似巴布亚人，有冠及套裤，以布为之。其南非洲大林中野人甚矮短，似小儿。

第六室、西西非利加洲，自奶路河至奶格河，人面如墨，以

布围下体。其首以布套颈，围以蚬壳，战胜以绳系人跪献其首。

第七室、南亚非利加洲租撞人，以囊为屋，高四五尺，斜面大口粗唇，兽皮围下体，跪坐。

第八室、南美洲波拖乔多士，地近巴西，人黄色，以布围下体，惟上下唇及耳中皆置一圆木塞，寸许，以擘之使大，诡异极矣。其伽卢卑士人同，但下唇无木塞耳。树下有钓床，盖野蛮人皆好雕饰其身，不畏痛苦，以为美观，故雕题、凿齿、文身、穿鼻。以吾国妇女尚有穿耳、裹足之谬，欧人尚有袒肩、细腰之苦，则何怪于波拖乔多士乎！

水晶宫乃一大游圃，兼戏场、曲院、劝工场者也。外有走冰跃水诸戏，每逢来复五日，内外电灯百万，以闹夜游，士女如云。盖与民同乐，而又收游费，以益增其盛也。

二十二日游博物院。己亥四月曾来游，惊其壮丽瑰博，今六月重到，但觉朴略不文。门墙用希腊式，其中上盖用白灰，无饰画，其下用白木长净板。遍游欧土各国博物院，无论奥、德、法、意之精丽，即小国若比、荷、瑞典尚华饰，无英之粗略简质者，在欧土为最下矣。即所藏品物，亦复寻常，无意之古，无法、德、奥之博异也。未知吾所见太多，故司空见惯而轻视之耶？后游美国，见纽约、华盛顿博物院更寥寥可笑，乃知物不可不博观而比较之也。惟此院藏书二百万册，其书架直计长可四十英里，未知有误否？姑述所闻。每年新增之书约五万册，中国书画亦颇多，前五年来游，见有宋板《杜诗》摊在桌上，乃《哀江头》、《哀王孙》也，为之感叹。未几庚子之乱，果不幸而躬逢之，于是内府之珍多迁于是。有乾隆御刻鸳鸯锦云章七玉版，而玉如意、玉瓶碗、宋刻漆及古磁无数，御玺尤多，尤可伤心矣。

（图略）碧玉玺，螭纽，大二寸许。十全武功者，高庙暮年自谢者也。十全者：一青海、一准噶尔、一回、一台湾、一大金川、一

小金川、一卫藏、一苗、一安南、一缅甸。似有外蒙古，远游无书，略凭记忆，未知有误否？此高庙最得意之事，辟土万里，功在中国，亦中国以君权而最盛之时也。岂意今日蹙百里，玉玺落于他国，百年之事可感喟矣！然征缅之事，明瑞全军阵没，传恒以重贿购和。吾游缅甸，缅人谓吾国以二公主和亲，至今有公主坟焉。事似不大妄，有谓传恒以二妓冒公主而购和者，则辱国莫甚。陈平秘计以媚阏氏解围，不可得而详也。此事似非全功。吾观缅人愚懦无能。吾历缅边深入内地，自阿瓦蛮暮入红河云南界，至野人山，既非极高。自野人山下，潞江波流汤汤，长驱千里，至阿瓦皆平原无山，但瘴盛耳。过明瑞全军复没之地，为之感恻，然临江边，无非常之险也。睹传恒驻军及班师处，亦既逾野人山矣，不解畏怯若是。英人以三千师，五日灭缅，而我累年兴数十万大军，丧师无数，只得贿和而反，耻辱莫甚，此我之武功至可愧者哉！老子曰：以奇用兵，以正治国。盖既已杀人矣，自非纯乎正义。我国自一统后，帝王用兵纯以强力，而不屑用谋，虽以唐太宗之才武，手定天下，及晚暮亲征高丽，用百万之兵以围盖平，李靖请以九千人自间道取平，太宗不许，以为王者之师无敌，然盖平终不下，以疫而罢师，为一生之辱。而英人之经营缅甸也，预取仰光、海口为根据地，与缅人通商，而窥其内情。内情既得，知其无备，乃假借木山交涉之细故，自印度调兵三千，挟缅王子遣汽舟上驶，缅京不及戒，五日到阿瓦，英帅但请谒王，携亲兵五百入城，分守四门，掳王及百官至汽舟，而缅全国举矣。不费反掌之力，何其易哉！回视吾国用兵之愚，相去何啻天壤也。盖吾国人本无意谋人国故也。假使吾国人久有拓辟域外之志，则用今欧人之法，先据一通商之地，徐调人国之内情形，便散布人士于其内，然后乘隙取之，则五日举缅之法，吾国之大，久已遍举全球矣。然唐太宗尚不知为之，况今日哉！此真让欧土竞争诸

小之苦心经营，而后有此灭国新法哉。

(图略)碧玉玺，螭纽，大三寸。万寿山者，即今颐和园中之山也。清漪园者，在今颐和园北二三里许，围山为园，山有泉，圣祖品为天下第一者，名曰玉泉，即以名山。山顶有塔，即名玉泉塔。泉流出极清冽，沿山足引成渠，而入于昆明湖，故名园曰清漪园。宫殿凭山，亦在其麓，逾岭又为殿座。咸丰十年，英法来侵，皆焚。今有翠黄瓦塔存焉。其余殿址略存，瓦砾遍地。光绪戊子来游，饮泉于此，睹之伤心。戊戌四月在颐和园召对毕，晨曦照耀，策马再游，与幼博弟偕重酌玉泉，则有新殿数座焉。泉流涓涓，绕华滋堂前汇成池而出。乃登山顶玉泉塔而望远焉。万寿山，则筑于元世，有谓人力为之，盖元时大京之正而，明永乐改筑北京，乃迁今迹，国朝以垣周绕万寿山，为颐和园，凡七里，前临昆明湖，周十八里。咸丰十年庚申，以怡王下巴夏礼于狱，英法来侵，放出，愤恨甚，乃尽烧京外御园。圆明园、静宜园、清漪园、颐和园并毁。光绪壬午、戊子、甲午、乙未吾四游焉。但见蔓草荒烟，断垣遗础。壬午以后，临朝逸豫，乃重修颐和园，倾内府所入而为之不足焉。于是光绪十三年提拨定海军购舰款三千万两，而为筑万寿山、颐和园之用；又以二万万两祝寿于万寿山，营幡云殿、万佛楼以庆寿，致海军舰队不足而败于日本，遂有割辽台补二万万三千万之事。内情之虚乏大见，于是胶旅迭割，瓜分大唱，而中国几亡于此万寿山矣。吾以戊子、甲午游万寿山时，山前有海军衙门，颐和园内禁折花木，皆贴海军王大臣会衙告示。噫！万国海军大臣有管及各公园、御园花木者乎？何其以整以暇也。戊戌吾召对亦在万寿山之仁寿殿。万寿山乎！可为吾中国盛衰兴亡之鉴焉。万寿山则为颐和园，而此玺独刻清漪园，或昔者未有颐和园之名，而统于清漪园乎？吾出游无书，不能考，此亦他日《梦华录》所宜考焉。御玺奇大，玉色澄碧，何意流落异

圖，睹之伤心。惟海军而在园中，则此玺自宜在国外矣。万寿山园之海军，此尤古今万国所未闻，尤宜高据博物院一位置者。夫又有“自强不息”四篆文碧玉玺，螭纽，大小各二，小者亦寸许。又有懋勤殿玺，有乾隆御刻鸳鸯锦云章七玉版。此外玉如意、珊瑚珠、宋刻漆器、瓷器甚多，盖宝器之外溢多矣。有苏门答腊书，似吾数目字者；有给迪文，似希腊给迪者，地立埃及；有非洲意厘阿碧之文，以扁笔为之，其瓦棺有如履形，前后有孔，仅空北头以入尸，此在西历前数百年矣；其巴比伦、亚述之文甚多，有在西历前四千五百年，有二千年瓷泥刻文，盖信封之用。有西历前千年石画人，皆高帽持弓矢，多作三人推轮形，其文有言律例商务者。有西历前六百年王宫门之石刻轮及字。有西历前四百年石碑刻，甚精矣。埃及五六千年之物甚多，盖英于埃及权力甚大，故搜罗甚博，自法国外亦可谓多矣。

二十四日游挖士免士隋伊乎陵墓，上为祔祠，绕殿四周，皆名王名臣名之坟也。坟上刻石碑，亦间刻像。殿高五丈，柱皆瘦棱，祠外有花木，游人甚盛，惠灵吞、奈端皆葬于是。吾适见其像，此盖旌功德表贤才之大典，非是不得葬焉，有类吾国贤良、昭忠、乡贤、名宦之祠，所谓祭于太蒸者也。特吾国崇灵，以尸骸为臭秽之余而远葬之，祀魂于祠而祭之。我重魂灵彼贵尸骸异耳。然欧人重洁而远秽，耶稣又尚灵魂，乃群众尸于大城市之中，人烟辐凑之地，岂其宜乎！虽曰敬贤才而宝之，然贤才在其神明，不在其腐形也。以此言之，吾国为优矣。凡欧俗皆如是。

夜游儿士葛百戏园，亦五年前旧游地也。昔有波斯、突厥宫室，衢市波斯人衣长衣，牵驴候人驮，甚似中国北土俗。重阁茶室之形式大小亦略同。盖未有汽机之国，政治至极亦不过如是也。美国五十年未开铁路亦然，则不足异矣。有波斯蒙馆，儿童冬学闹比邻，师弟皆席地，数小儿摇头喃喃，其文皆三字为句，颇

类吾三字经之体也。突厥官室皆金顶，妇女白衣绣金，甚丽，人亦秀白，如吾江浙，但皆席地，设圆靠坐耳。有非洲黑人数百，张数尺穹庐，卧宿于地，观此如游非洲矣。然是时有英贵女有文学者，与黑人通，为吏所睹，拘之狱，恐其以恶种乱也。问其何爱于黑人？答曰：吾非有爱，聊以博物理耳。又有黑妇生子，室裸黑妇与子，听人考览，无所不至，欧人之好奇甚矣。而物理因以日明或亦有故耶？有作日本与我战戏、英战波国戏，凡用千人，山海逼真，兵马杂驰，旌旗相属，间谍窥伏，大队乃发，枪声冒烟，炮队轰出，烟气蔽天皆如真战，所以习战也。今则又有日、俄之战矣，海舰之□旅顺矣，海山夜月，烟波微茫，壁垒戒严，舰队炮发，轰动天地，如在旅顺亲见之也。欧人盖能以实事教人应用者，人情亦最乐睹之也。重来前迹皆变，惟劝工场尚如昨，大池喷薄，飞艇惊荡，电灯万亿，楼阁回环，虽远不如纽约之欢娱岛，然在欧洲中，惟匈牙利之标德卑士百戏园可胜之耳。是夕，再登升天轮，亦五年旧游物也。轮齿皆作箱室，大盈丈，全轮大廿丈，有机转轮室，即渐升，俯望伦敦全城，灯火如昼，似凌虚御风冷然而善，此间呼吸通天，不欲再下人间也。渐转而下，观五色喷水戏，有池喷水，以电波照之，作数百十色，又有霓裳舞，其裳亦散作数十色，皆以电影之者。各国都会皆有此百戏园，以同民乐，故日竞新奇。美国后出，而尤以电占胜，则芝加高之白宫园，而纽约之欢娱岛为之冠矣。

频夕视剧，各戏场之大皆不如法国。曾有大舞，以数百妙女各分队伍，效各国衣而舞，每一舞易衣一次，开阖变化，甚为异观。舞乃各国所有，自日本、印度、暹罗、安南、缅甸、爪哇之舞，吾皆遍观之，惟吾国独无，则经朱子扫弃之也。然《诗》云嚉嚉舞。我六朝之铎舞、拂舞、鸬舞，《唐书·礼乐志》之大垂手、小垂手等名义，今欧美之舞皆有之，而日出新奇焉。霓裳羽衣之舞，

今欧美女乐之翩跹，真有霓裳羽衣之观。试考汉晋六朝唐女乐歌舞之行乐及蹙鞠、打球、拔山、缘橦、秋千之游戏，乃与今欧美俗全相同，但我世宙已久，考道日深，自朱子出而汎扫之，遂为近世千年之俗。此道德之说，求之太过致然，于是鞭辟太甚，有类于墨道矣。庄子论墨子曰：使人忧，使人悲，其道太覈。去天下之心，使民不堪治之下也。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虽枯槁不舍也，才上也。夫今朱子言道德太过，亦遂使民不堪，去天下之心，其去王也，远矣。今人心之慕于欧美，而去于朱子，朱子不王亦以是夫。然朱子枯槁不舍，亦所谓天下之好也。惜使人忧耳。今欧美之政俗，其义之归宿在使人乐，宗旨既讲定，则一切条理自奔而赴之，此为治化第一大根原，其渐趋于大同亦在是。源流深博，非一二言所得明也。今不复辨说矣。

游 诸 园

伦敦有二大园。一曰海园，一曰贤真园，大皆十余里，林木森蔚，绿草芊绵，夕阳渐下，人影散乱，打球散步，以行乐卫生。贤真园在英之正宫贤真睦斯宫前，敞地甚大，道路广阔，有喷池杂花，夹道植树，颇似吾北京煤山后大道风景。海园尤佳，凭太吾士河两岸为之，而长桥枕流，水滨沙际，芳草红花，疏林老树，小舟无数，泛泛烟波，城市得此，差足逍遥。吾于日夕无事辄来一游，驱马倚阑，不知几十次矣。伦敦城狭而人民太多，故处处皆有小公园，方广数十丈者，围以铁阑，茂林小亭，以俾居人游憩，近邻之人家，皆有匙以入园游息也。后重还英伦，当秋九月，伦敦大雾，对面不能相见。自房室至市道，白昼然灯，恶气蒸人，人皆作咳，吾亦患焉。乃与同璧女避地于数十里之烈住问村而求医焉。地近大公园处，旅舍楼阁修耸，凭园林可眺望，乃游于衡园。

行及球场，乃命小舟泛棹，沿溪经市行。渐出村墟外，夕照苍茫，林木浓郁，溪流清折，时有渔人打网，酷类故乡风景也。既得清气两日而瘳，复还伦敦，即复病，甚矣！闹城之不可居也，服官于伦敦者，其苦亦甚矣。盖伦敦以次第开辟，骤盛于百年中，无从迁改。楼皆六层，连地下则七层，其地号称九十里，以七倍计之，开方二百五十余里，而聚于数十里之一隅，复烟汽蒸天，百货壅地，恶得不积成秽恶之气哉。吾国从兹变法，明逆后事，乃可以新国治之，不可苟且图存于旧城也。宜划城外地为新市邑，开马道汽车以诱致吾民，计铁道既通，聚民甚速，成都成市，皆在指顾，是在画地。居民者之有远图，而伦敦亦可为鉴矣。

八月二十二日自荷兰渡海，二十三日晓还，七时到英伦，乘汽车还伦敦。于是去英两月，游丹墨、挪威、瑞典、比利时、荷兰五国，而重游德。经汉堡、萨逊、来因数国，再返英，望见英伦，口占成诗：

小别伦敦已六旬，遍游列国饱风尘。波涛两渡波罗海，土俗深谙欧北人。国小各能门户立，民贫亦斗物华新。昨夜荷兰女儿酒，宿醒未解见英伦。

闻英人盛夸排顿海岸之胜，乃往游焉，汽车一时到。

八月二十四夕十一时乘汽车往苏格兰，午后三时到噫巴颠埠。往苏汽车上等者人一小室，甚窄，仅一卧榻，别有茶室，有几桌数事，可饮食眺览，甚安，与美国之一切公共异。盖英人贵贱有等，世爵大官多，或不欲与人共处也。此制中国可行焉。

噫巴颠城甚古，人口十五万，屋甚峻伟，路近整洁，近野处新屋累累，皆二层，纯用白石筑之，颇类吾粤，此石亦吾粤最多，但彼纯石而多窗耳。此式各国不见，惟噫巴颠有之。每石屋岁租五百诗令，每百国税其十五元，屋主出半，则租甚贱耳。其旧邑居屋卑陋，高仅盈丈，泥色如中国北方，盖其进化皆在近世，此可

考见也。

过前王罗拔迤邐之桥，六百年矣。石拱为桥，制似中国。夹涧中红叶满山，风景甚佳。渔人古屋则极卑，然甚洁也。自此过去为古坟庙。

游古坟庙

自九百年至七百年前石筑甚古，皆名王、名贤、名士之坟堂也。合为一堂而葬之，如吾国昭忠乡贤祠之义，以鼓励后人者。诗人芒布即葬于是。林木葱郁绕之，其后即海，波浪杳茫，直对汉堡，凡四百五十英里，去瑞典亦仅五百英里耳。回首旧游，即为凄然，英之强也，宜哉！四面皆海，易于保守，而不致日受大陆各国之兵一也；居人环海而居，日狎波涛，因以试其海师，而即以海军制胜大地二也；望海波之滔滔，生思想之悠邈，妙于风景，令人性活泼三也；其与波罗的海诸国皆近在咫尺，得以竞争进取四也。吾于此望海，感于英之所以强焉。

游铁厂兼制船

厂制皆与克虏伯同，但小耳。分四厂，开已百年，工人五百，画图者十余人，大工三十五人，工人每七日十八诗令，前后制船已四百余。中国前曾购其一。观其引船入澳，大舟用转机，小舟用缆，所陈船式缩型甚多，虽小厂乃亦如此也。盖苏格兰工厂最多，观修石路者，以方铁空块实之，其有缝际，以炭汁和铅灌焉，则结实矣。

游大学，极壮丽。游女小学，极华秀，所教有法，别见欧美学校图记，今不详。有南洋吉朗陆君祐、陆君秋杰二女学于是，其保母四十不嫁，慈爱有法，深可付托也。吾国学生多学于此，以屋租食用皆大省于伦敦也。市街之洁不如美，屋亦太整，千篇一

律，不如美之家家异样，皆有花木，此真后来居上，有所鉴观去取，而益得其精也。

二十六日早起乘汽车往苏格兰京噫颠堡，中午到，即纵游焉。同璧从。噫颠堡人口五十万，石山盘郁，前临明湖，山顶为故王宫，近临都市，遥望原野，楼阁峥嵘，水木明瑟，英人号称最佳胜者。然除瑞典、挪威外，欧土各国皆平野，无石山，则噫颠堡诚为胜地也。

苏格兰旧与英并立国，此京亦其大都会，建都甚旧，故楼阁数层，皆黝黑不美观。然建筑亦有甚奇伟者。道太旧，不明洁，多平石道，与中国同。以依冈陵，故道多高下。近公园处长道夹植林木，颇幽靓。银行、医院、狱室、恤孤院相望，皆瑰伟，多作塔垒形，王宫亦然。盖百战霸图之余，侯国皆筑垒自保，相习成风，今仍旧式，故耸云拔地，时见伟异也。

公园绕石山，王宫为之。寒荒老树，怪石槎枒。是日，驱车行山石道中，牵确不前。适遇冻雪，俯瞰郊城。苏京道污，民贫多赤足者。得诗：

驱车旧京登古城，天寒雪点扑车辙。国贤年少爱试冻，老夫畏风吹慄烈。山石牵确故宫凭，今为炮垒旌旆揭。绕山开道夹绿芜，马上峻坂经九折。烟树人家十万户，川原迤邐云雾结。下湖涟漪凫雁游，上湖石壁峭若切。忆昔故王呼銮道，霓旌已过箫笙歇。黍离麦秀二百年，雪虐风饕惨瞥裂。山势嵯峨虎气存，故宫巍嵯感行人。美利御榻敝犹在，摩挲遗像更酸辛。地古人豪尚可爱，道污屋黑不堪论。吁嗟！苏格兰，赤脚多遗民。

游 议 院

颇庄丽，正面为庙而半壁环之，其下葬创教者尊诺。

登 山 顶

王宫据山颠，俯瞰全城。又望郊野，光景甚胜。有卫兵守门，今作炮垒，以为兵房。然故宫遗迹，众垒森森，凭石倚岩，望远极佳。惟旧国故俗，道路颇污，甚似中国耳。登览慷慨，江山险胜，令人有霸图之感焉。

游 王 宫

此宫二百余年矣。近野背倚山，风景殊佳。门左右二小塔在池中，宫石筑四层，甚伟丽。左右圆塔两重，左为祭殿，柱础极雕镂，今已颓其盖矣。宫中已无铺设，多有毁敝者，惟植理士第一寝殿、女王美利寝室具存，其御榻四柱，有起花锦盖，有垂，四周有帷，可开合，卧褥甚厚，同今制。植王寝室存几一；女王寝室二坐几，一茶几，炉如今式，皆敝旧已甚。然可一览而见古王内寝之制，足见保存古物之用也。徘徊久之。

苏格兰道中名人之遗像、名士之故宅甚多。若创机汽华忒故居，有石铭焉，其像在街。创教者诺与诗人巴顿之宅，并有石铭，车夫皆能一一指以告人，不可胜记。然可见其重英哲之俗，所以兴起后土者至矣。机汽虽粗物，然轮船、铁路凡百制造，以缩地通天，开物成务，变化一切，实皆赖之。自汽机出后，变一新世界，皆华忒之功也。自华忒出后，新器之兴，自西一千七百九十五年，至今十九万五千具。而华忒自一千七百八十七年创始之，自是旋乾转坤矣。汽机力加于人力三十余倍，故一切加三十余倍，缩三十余倍。虽光电诸学有以佐成之，非一人之功，然华忒未出之前一世宙，华忒已出之后一世宙，具大法力，转大法轮，以有功德于世，孰有若华忒者乎！吾今日游，触目随身，无一非汽机之用，即无一不受华忒之赐，宜英人以为复生日也。美哉！

禹功不能不拜下风矣。得诗：

汽机创自英华忒，水火交推自生力。汽船铁轨自飞驰，缩地通天难推测。万千制造师用之，卷翻大地摇天极。百年之间器日新，凡十九万五千式。力比人马三十倍，进化神速比例识。穷山野人地铺毯，琉璃作杯激滟碧。云际峰峦辟苑囿，转车骤上无顷刻。世界随兹忽转移，如辟诸天生羽翼。我今周游全地球，足迹踏遍廿余国。文野诡奇尽见之，吾华前哲无此福。游苏格兰见公像，惟公赐我生感激。巧夺造化代天工，制新世界真大德。华忒生后世光华，华忒未生世暗塞。美哉神功在地球，永永歌颂我心恻。

游博物院

四周用铁柱，三层，椭圆式，上盖皆玻制，颇新异。有比利时古塔，乃廉市庙中者。一印度地中碑。其西班牙回教庙缩型甚瑰丽。吾国物亦颇多，有一全象牙，数尺，皆雕山水人物，极精而瑰伟矣。吾粤所制也。若能推奖之，则吾粤牙工何让万国。珐琅数尺，重器甚多，有大盘数尺，色采妙丽。其宋刻漆龙瓶，高三尺，亦难得矣。有波斯瓷，极似中国，其白者竟似定窑，几于不别。盖波斯与我通至早，而瓷制之传于外国，自日本外亦波斯为至先，宜其精也。

各国工厂以英为创先而最盛，英之工厂以苏格兰为著，而苏格兰之工厂又以拉士高为至众，其在英伦则柏明谦市为最，故特往拉士高观焉。二十七晚五时，自噫颠堡往，汽车仅一时许到拉士高。

拉士高枕海依山，人口百八十万，工人居其半，工厂数千，而船厂、铁厂、布厂至大矣。以多工人工厂故，故道路污黑不甚洁，汽车中尤污。每当日落放工时，则千百为群，弥望于道，真可谓

为工国也。方今由农世进为工世时，英之强也，欧美之盛也。轮船汽车周于大地，而霸大地，惟工之故。吾国所最乏者工也，不知何时拉士高出现于吾国乎！则吾国强盛之日至矣。夜游博物院毕，游衢市，甚闹。小雨泥泞，独游失道，遍步闹市，细阅万货及酒肆、戏场、井市，情状甚悉，命车还旅舍。是日，因遣译人还苏京取物，故独游，亦以试吾英语之能否通行也。

夜游博物院

院据崇冈，四周花草溪河，光景颇佳。院中方二层，左右角二崇，塔体制颇佳。机器尤多，儿童成队游于是，多在动物院中窥玻璃而视，挽笔伸纸而摹写鸟兽之形，多神似者。盖皆小学之童也，肃肃无哗。各国博物院夜皆闭，又皆收游费，皆无儿童游，惟苏格兰有之，所以预教儿童之画学，以为工艺，用意至深矣。吾国可取法焉。

二十七日游非喷制船厂

星架坡铁厂总理人呢罇为书介焉，故此厂总理殷勤请饭。乃往游，厂场甚大，有内河通海，共八十英亩（每亩名嗑贾），河深二十二尺，旷地处可容制八舰，河内可容制舰万八千吨者，工人六千，每月支工金四十八万，开创凡四十年。英之船厂惟呷罗厂可与比大，呷罗后起仅三十年耳，今所制舰凡十。

一英镇舰，一万八千吨者，长四百三十尺，广六十八尺，每小时行十八海里，价值百万镑，工人一千二百，造工至速，十八月乃成。船尾铁长五丈，极尖，以撞船者，船身铁板长丈余，广四尺，厚尺许，重八吨。虽号称尺许，实夹木板四寸，钢板不过寸许耳。

一德公司船行于大西洋往来英美者，重万二千吨，价五十万

磅，长四百七十尺，广八十尺，须工十月，用工人一千，此二舰筑架装，船隆穹如高楼。

一游船三千吨，价五万磅，每小时行十六海里。

一兵舰三千吨，长三百六十尺，每小时行二十四海里，工程须十八月，工人六百，价五十万磅，并计炮价也。船尾舵左右加二轮，左右有翅拨水，伸长木数丈，其护叶以铜为之，此乃新式也。

一大快舰已入河将成矣，一万八千吨，长四百尺，广九十尺，每时行十八海里，并炮价一百五十万磅，大炮凡二十，露台同旧式。工程已两年，再须六个月可成，此至大之舰。吾一一入舰周视之，船首二炮，左右斜置二炮。下有撞，撞木长数丈，以御鱼雷，撞之殊不大，以有二丈入水也。

其余小船舰数艘不及录。游其机厂，甚大，与各国铁厂同。

此厂有日本人学制船者数人，吾华人则无也，其得失可以此观之。凡学船者以年十五为度，须通普通学、算学、地理者。初入厂每复日工资五诗令，经年加七诗令，多或九诗令，每年递加二诗令，四年乃受大工。然初入厂每月补十五诗令可矣。以四年学画，则三年在船上实地练习，凡七年卒业。欲速成，则学画，则三年船上，年余亦可成矣。顷学者学画则者二十人，作工者数百人。吾国船政学虽创于闽中，而数十年无新式。方今以海权为第一义，若不治舰队，犹鱼之无翅，鸟之无翼，人之无足，不可一步行也。南美小国，若掘地马拉、巴拿马仅数十万人，犹禁华人，而无可如何，无兵舰故也。故将欲保护吾民，张威大地，舍舰队莫先也。英陆军甚下，而以海舰第一，故霸大地，旗随日月出入，制船之为功也。英治海军不过四百年，而威震地球。吾国无海军，则惟人所吞食而不能报。当法之窥安南也，吾国防边之饷以数千万，但广东乎，未闻一炮响，亦费二千万两。而法人四

年开议院，四度遣兵舰来，初仅发五百万佛郎，次年发千万佛郎，三次三千万佛郎，第四次发四千万佛郎，合共八千五百万佛郎，折计当时镑价亦不过二千万两耳，而取安南矣。有兵舰无兵舰之得失若此，亦可以鉴矣。颇怪自道光二十年来，频有敌祸，皆惊其兵船炮舰之奇，而竭国力以拒之，若林则徐、僧格林沁稍能歼其一二船，则举国惊喜，而绝不思大治兵舰，入地中海以报拜赐之师。以吾国人而思不及此也，亦可奇也。及今速治，亡羊补牢，犹未晚乎！否则不知所为计也。

游机器厂店，资本六百万，工人七千，筑厂店费十万镑。织布、制衫裤、制糖、制烟皆备，制分而售合，各国各种用物皆备，价不昂，可采办也。

观缝地毯者，以四机轴一走即立成数丈，若手缝须一日有半，每地毯一码三诗令，佳而厚者六诗令，中者四诗令。纸佳者洁厚如玉板，每一百二十张仅一诗令三披尼耳，劣者一百二十张仅三披尼，则贱甚。留声机器价三镑，琴自十二镑至十八镑，各色炉自二十四诗令至四镑，局炉自二十一诗令至四镑，文石立灯高数尺，自十七诗令至两镑，柜略近三镑，软绒大几七张八镑，又九张为一套者七镑，小儿九张一套亦七镑，吾国若制之，价当更贱。

工人之价每复日高者二十五诗令，下工十六诗令。其房食每复日每人房租食用须十二诗令，如有妻，则住所当有一房一厨，每复日须一镑，每镑易二十诗令，则其高工人有妻者仅足，下工且不足矣。若子女数人，则更不足。吾观工人之室，仅容床数尺而已。由此观之，英人至今事畜尚未足，故苏格兰人赤足极多，儿童卖报者皆是。总理派陪游人呢路曾在南洋十五年，其月工二三百，彼无妻无欲，故积得二千五百镑。今有妻矣，银存银行中，每年收息百余镑，乃得小康。英人之用度略见于此，盖工

价少昂，租用亦与之俱昂，其比例与中国之工价贱而用度亦贱，所享受正同耳。惟用物极昂而工极贱，则如墨西哥人，仅拥寒毡为衣与同眠起，而家具尽在是矣。税重民贫，其苦不堪矣。若英、美人工价之贵，而用物亦贵，稍借机器，间有贱物以供衣食。又借尚奢之风以推排之，民无盖蔽，但借以享受耳。犹吾国之候补官，外观甚美、而赴饮、乘舆、袴褶甚都，而内已不举火也。

观制衣厂，女工五百，以长桌分坐，裁缝剪熨皆用机，而分业为之。分业愈多，故手熟便而成易，每一衫裤五刻可成。其内衣由纱一织而成衫裤，分身与袖二种织之，织成缝之，每袖一打一小时可成，每一袜二刻可成，皆一织二缝三贴补。作袜者以多针入一圈中，以机转之，一层立成，其斜足处须用人工补之。制成入蒸气炉蒸之、压平之，凡四机，而折叠发售矣。

每衣机值八千元，每袜机值六七镑。

观鞋厂，工人一千二百五十人，其制法略分面底，为二大宗。先观制底，其牛皮出本地，有来自南美者。其裁皮以二机，底一机，补一机，长短大小各有铁模型，一印下即剪成底样矣。一机开皮孔加钉，一机贯合数皮，一机压实，则底成。乃观制面，一机剪裁，一机剖刮其边，一机缝边，一机穿孔，一机入钮加绳，有线垂之，其钮自上斜入甚巧。一机开钮孔，一机合鞋净，一机下钉，其钉剪铁条为之，一机合面底之缝，一机滴油而磨滑之。每一鞋凡七十工，皆分业制之，分愈多，则成愈速也。吾后于美之新嘉、波士顿累观之，皆同。加拉吉打及墨西哥华人尚以手工与争也。

观制糖果厂，以果入糖机中，一濡即成。

观制甜果酱厂，岁用果三千五百吨，男女工四百五十，有数尺大方甑数十，下置袋，投果甑中蒸之，汁流袋中，置袋于压机中重压之，汁尽出矣。乃有机引汁入釜中和糖蒸之，视其果甜之量

为下糖之分量，蒸成入之于罌加封焉。其渣即以供蒸糖之薪，盖无一弃料矣。此厂仅用一压机，费无几，易办也。

观制烟厂，工人百五十，烟叶皆采于英，亦有自突厥来者，至佳矣。第一机纽碎其叶，其作烟砖、烟饼者，则有砖饼模一机压之即成。其压饼置柜，凡数尺，古法以绳纽而剪之，叶叶相接，十叠成团，而布缠之，其剪丝者、作卷者皆以机也。吾国亦多烟草，可仿为之。

观印字机，工人三百二十，有作画者，有画则者。其束行也，机若排针，上铺绒，加水色于绒下即流于针，纸过即成有色之行。其折纸也，加纸机上，流入机一折下即成一折，又旁行亦如之。其钉装也，机一穿孔，一过线，一加花即成。其制纸盒也，累纸数层，而机压成之，再机剪成盒形，三机屈而缝之即成。小盒则二机足矣，加色纸则缝之。

观制木厂，其作花入笋皆以机，工人六百。

观制铁厂，工人六千，一切与克虏伯同，不复记述。

观制地毯厂

游河底隧道，长半英里，穿河底而为之。筑十年，费一百五十万镑，可谓非常之巨工矣。两岸有楼，以机下地穴，牛马车载数十吨者可下也，上亦同。得诗：

我游拉士高，中横格来河。波平仍渺漭，欲渡唤奈何。宁知凿河底，隧道通前坡。邃长逾二里，黑暗灯不施。上盖横铁罩，两壁结灰沙。坚固不污渌，行人如蚁过。两极通地楼，深深十丈颇。铁纽转机室，升降在倏俄。六马率重车，直入载无蹉。上天而入地，鬼神应惊诃。河深二十尺，巨舰若邱阿。船从河面驶，人在河底歌。大工费千万，便民理不磨。惟英擅长技，可法宜观摩。

拉士高工厂甚多，观之不尽。以将游美，工厂尤盛，拟于美

观之，遂行。全英惟巴明谦市之天忌厂(Tangye Linded Bioinghan)最大，可比拉士高云。

九月初一夜，复乘汽车还伦敦，凌晨到。英士大夫仍多未还，各大臣皆分道出游演说，议员歇住，前次游英之故交也，为介于政府诸大臣，既而俄舰误轰英舰于波罗的海，举国震动，和战之说纷纭，英民咸哗然欲战，政府则忌德人助之，不敢动，于是英民多攻英相巴科畏怯。诸大臣还伦敦，连夜聚议，政府忙甚，而新蕤赛会将散，美中人信电交催。少住伦敦十余日，大雾蔽塞，腥气扑鼻，不复能居，决游美矣，候船即行。大概英士夫以西四月乃大聚于伦敦，过此皆散处。若当夏，则避暑；开收议院时，则政忙，苟不当其时，而往游英士大夫皆散矣。欧美皆然。

游叠地画院

院为英国家地，各画皆英之糖商显理铁所赠出，水粉画甚多。有作占士第一大去其国时画，至海边下马，率从官十人，欲渡不得，情状凄凄。水粉画可近视，无油气，甚类中国画，雅妙不俗，疑将来有以加善之，代统油画也。

游必多诗公园

此园以花胜，花木会即在是，以玻为厂。巡菊花棚，花高下列如山，大如盘，色色俱备。有圆球者，有绿者，有绿心者，灿烂芬香，菲菲袭人，欧土一切花皆自中国移植，固知中国真为花国也。菊尤中国最繁盛而著名者，人家亦多好之，京华士夫尤甚。而吾粤所种，率以平整匀称为主，朵又极小，色仅红、黄、白、玛瑙四种，固不足道。京师种菊稍有扶疏之趣，色样亦多，而皆极小。及在日本，故相大隈重信伯爵邀游其园看菊，及观浅草公园之菊，色多而朵大，已过中土。及观伦敦此园，花大如盘，色样种

种，皆奇绝，乃知菊之本性不可尽。而吾国自产佳花而草率裁之，不能尽物之性，移于英、日乃见天能，而英人尤能善发其性。故同是菊也，呈此异观，乃叹中国数千年来于物理政化皆草率，而未致精尽，待他国移植而发明，皆过于吾国，并类此菊也。吾观于意可磨、法里昂之治蚕丝，法除笔之治瓷皆然。呜呼！吾国人何其深负天产耶！有子弟而不教，而使糊口于四方，久则忘其祖矣。嗟夫！

他花亦甚多，花室回环十数，并缠藤蔓。园中有湖，湖中有岛，小舟雾集，风景潇洒，至佳绝也。

游娇园，在十五日也。距伦敦十余英里，花木为英国第一，学花木者入焉。园大数里，院亭颇多，芳草青青，众香烂烂，应为英国园林第一焉。中有行宫，深锁绿芜，望之宵奥。其花草玻厂甚高，多有大叶高枝焉。大地草木之品皆备，以供学者考察，故玻房甚多，皆以藤缠之。花为一玻室，暖能结果。藤蔓为一玻室，凡一种皆自为一玻室。美矣，备矣，繁矣，伙矣。各玻室皆有玻罩、暖气管，故墨西哥之碧莲，叶如茨者，及东方植物皆可生焉。其大地树木为一院，遍陈种类，枝叶千身皆有小样悬焉。周于窗壁间。英人草木之学能精赖是。自此院卒业者，乃能赴各属地管花木焉。吾国花木为大地之冠，其繁馥精美真无有比我者也。惜哉！花木谷草之学未开，而植百卉之院园未设，读《葩经》、《尔雅》皆不知名，况论物理学哉！国华宜发，物理宜明，此亦岂可缓乎？吾国之花木，以吾粤为至繁美，四时皆花。吾游罗浮，烂熳山谷，异草珍花，多不知名。南洋虽复多花草，而地小而散，不若吾国地兼三带，植物尤备也。自余冷带之国不足比数。印度皆原野而无山谷，百卉自少。窃谓大地万国花木，以中国为第一；中国花木，以吾粤为第一；吾粤花木，当以罗浮为第一。罗浮终年云雨不绝，故遥望深绿接霄汉，昔人贵之，称为仙山也。山

奇异，实兼三带。山颠冻甚，矮松不高，为冷带；山麓青绿，为温带；山下碧稻、蕉竹相望，为热带，无物不可植焉。其前罗山，周数百里，千岩竞秀，万壑争荣，飞泉喷薄，林木幽幽，宜圈出为一大公园，遍购大地万国之草木、鸟兽而驯植其中，置植物大学校于水石佳处，听学者就肄业而讲辨焉。粤人足迹既满大地，但一令捐赠，则异物立备，此必为大地第一植物园，无与我争者矣。以视美国之黄石园，大且过之，而精美尤过之远矣。次则羊城北白云山麓，蒲涧上下，地宜种植，亦可兼三带之物，亦可圈出为植物公园，置植物校于是。此则次之，其花埭，千年种花名迹，地宜种花，更可因其土宜，以全岛专为公花园，令万紫千红，穷极其胜，既备游乐，且穷物理，即论工商之业，亦可大增焉。其北京之丰台，宜公花园；苏州之虎丘、邓尉；杭州之灵隐；江宁之莫愁湖，皆可为至佳之植物园者也。吾国人岂可负此天产哉！

九月四日游生物史院，英音曰呢虎希士拖利。生物而称史，盖杂存之，而考进化也。此院结构精工，门为重深无数柱式，各柱刻鱼鸟波形。院凡三层，物形极多，僵石极多，盖亿万数，以英地域遍于五洲，故搜罗各地之物质最富，以亿兆计。于横大厅中，分列各长室，以皮各物，而分类辨置之，富伟伙颐，诚万国所无，于此乃叹海王之盛大也。英人既为物质学开创之祖，而以得新地，故物质之陈设愈盛，则物质学愈盛，而新理、新器、新地愈增，展增相生，遂为地球第一，莫之与京焉。宝石繁伙，全球皆有，无色不备。就中最精美者，墨西哥之碧白石、波斯之蓝石、乌拉乖之波碧石，皆如玉。南非之紫金石如猫眼，俄之绿云石最佳矣。澳洲之阿巴拉碧白石如玉，尤奇，置醋中能行。有翠玉数尺，花彩极佳，可称至宝矣。

矿质尤多奇形，有黄如高丽参者，有紫若猪肠者，有若麻布一疋者，有白如雪枝而生红花者，有如燕窝鱼翅者，率花树枝叶

僵成者多，故诡异文美，无所不有。

所陈大地人种略备，足以考文野之界焉。惟欧人只列瑞典、挪威，余国不列，自贵其种，不齿于物也。非洲人种以华波为美。南非之咩阿利人，面有花纹。南洋群岛中般鸟人相好颇佳。

所陈大地猿、猴、猩猩种类至多且备。猩猩鼻极扁，面极阔，口极大，人中极长，额多毛，无天庭，目圆，眉骨甚高。猩猩全备人体，去人至近，人之进于猩猩者，仅在有尾与否耳。有尾，则血横行而不能立，脑为血所倒注，睿智遂迷。人无尾，则能立，而血不能倒灌，故睿智不昏。今试以人横卧，而头倒垂，不一时即昏迷，以此知血之不可横行而倒注于脑也。人猩之别，相去一间，而人遂自贵于万物，面不肯与物齿，奄有天下，能自制作，遂称三才，而上与天齐，自贵其类，而生杀万物不偿其命，以为宜然，区区少一尾之故，而贵贱判若天壤。若此男女，亦同为天生之人，亦以形体少异，而尊男抑女，不许女子仕官学业议政，甚至不许外游接人，乃至若印度夫死则妻焚而殉之，其他古今立国君臣皆以力智少差，终身为臣仆，否则诛夷，甚矣！物类之不平也。心思形体少有高下，则存亡主仆之界等现焉，此天理也。圣者以平等救之，聊以拯弱者，乃以人矫天济物，不得已而为之。今论人类种相之等，立猩猩以为本其淘汰而变至反异者，自猩猩化人极，久经无量变迁而化成者，程度最高者也。其与猩猩近面相类者，其自猩猩化人而未远，故淘汰变迁甚少，而智慧之程度亦最下，全地人类可以此立表推之。澳洲土人鼻极扁，面极阔，人中极长，去猩猩最近。非洲黑人亦然，天庭窄，眉骨高，皆去猩不远者。以吾所见，南洋之巫来由人、台湾之生番、美洲之土人、西藏之土番，亦复面阔，鼻扁，人中长，口大，此皆野蛮。而文明国人则相反，面圆而不平扁阔，口小而不大，鼻高面不扁。其聪明贵

达之人，则尤天庭高广，眼长秀，眉骨平。就其中又分等差，则欧人鼻最高，天庭多高广，额多圆，人种诚美矣。阿刺伯、波斯人亦然，惟自少圆。印度人亦同出阿利安种，鼻甚高，惟目太圆耳。吾国人鼻不扁，口不广，面不平阔，天庭不窄卑矣。然鼻虽不扁，而高不若欧人，口亦不甚小，下唇多不兜上，此少劣矣。惟日人多扁阔之面，而吾国无之。此皆可验进化之度焉。以美洲黑人考之最易见。黑人多与白人交种，视其交之代数，以为其形变之等差，故有鼻自扁而渐高，面由阔而渐圆，口由大而渐小，天庭由卑窄而渐高广，眉骨自高而渐平，错杂变化，而日就于美。美国人种日杂，而相好日劣，此由以劣种变之也。此可得进化之法矣。今遍观大地人种，以高加索为最美矣。鼻虽小而高直，口极小而下唇上环，无眉骨面天庭高广，目长秀，与猩猩之形状相反至甚。他日之进化于高加索人，貌更美，未可知。而在今之时，则未有过高加索者也。次则瑞典人矣，再次则日耳曼人矣，再次则罗马人矣。吾一不解高加索人之何以远于猩猩若此其甚也。以开化之程度论之，吾国与印度、埃及、巴比伦为最先。先开化者骨相宜最文。日耳曼开化最后，瑞典尤后，后开化者宜其野，而瑞典、日耳曼相好甚胜，何耶？且罗马开化亦后，而二千年邦卑古画，罗马相好极美，鼻直，口小，头圆，与今高加索等。是时，罗马甫经开化耳，而美已如是，此又不可解也。高加索在二三千年来隶奔多国，未见名物，但隶于巴比伦、波斯耳，而人种至美，又不可解也。以吾所阅验形相，美恶亦有地焉。生赤道之下者，相好渐恶，与其颜色相类，吾遍历南洋、印度十余国所见所证固多矣。又若贵州毕节县有一湖，其苗人居此者环三十里，皆秀白，出于其地外者，则变异矣。同在吾粤之羊城，在城居者，有丰颐广颡，去城北十里白云山中，则黄折瘵病，岂非其地为之耶？生湖州之人，则红白与欧人同。而荷兰近海之人，亦秀出于欧。然则瑞

典、罗马之美，以其近湖山之秀耶。高加索之美，以其生于北地，而又近黑海之波兰耶。要之欧人之秀伟白皙，由生在冷带而近海，乃地形使然。蒙古开化岂不早？而人形粗恶，岂非地近沙漠为之耶！吾咏欧洲诗曰：地中有海生人白，二者天骄我不如。诚以地形为之。地形之与人种，二者皆有变易人形之势，他日吾国收治外法权，听内地杂居，则欧人最爱吾国之地温暖，而美服食，必纷纷其来，而通婚易种之事必大行，黄白合一，人相加美，必于一二百年后大见之。将来人种之争甚剧，以此平黄白之争，而奔就大同之世，其在是乎！此将来莫大之事，其在此耶！

旧世界之猴，有绿面而鼻长能掩其口者，生于般鸟，今无之矣。西非之猴，有蓝面红鼻者，后臀亦蓝。猴多类尤鸟，几尼猴额带白。四川一猿，鼻尖高而向上，其余猴诡状甚多。各国莫备于此，盖考生理学之次序，由猴进至人，故须备极其类，而后可得也。

其南美生物之异，有似牛而无角，似熊而上唇长数寸者，名梯罢。有大羊似犀，其角长尖二尺，有角曲纽而身有纵横白线者，古谓之獬，此其别种耶。

海物乎，英为尤备，而荷兰次之，无所不有。蚌壳多五色，而有突枝四出，红白如花。亚拉比亚之大龟，数尺者无数。印度龟壳大六七尺，皮厚寸许。大龟入海则生四翅，盖易地积势则形变异，海象、海虎、海马、海狗之四足，皆变扁而为翅，亦其积势积时而变成焉。

其虫鸟巢之好栖山岩、海草、屋瓦、树穴、树枝、树杪皆为其物。及何树何草贮玻璃橱中，使人一望而知，既可识虫鸟之性；而因所巢居而得何种，益成何种色性，亦可一望而知焉。所以考物理而为利用前民者，至多且便矣。其蜂巢蚁穴有大尺许者。土批打虫如蚕，以丝结叶。有如囊者，中分三四层。有如挂钟者，

分十余层。

此院生物诡状异形，不可胜录，姑举其至异者，以资考识新理耳。入门即见达尔文、赫胥黎石像，为之欣悦，如见故人。赫君发天演之微言，达生创物化之新理哲学，既昌耶教上帝造人之说，遂坠他日大教之倒，以区区生物之理，此破落之所关，亦至巨哉。二生之说在欧土为新发明，然鄙人二十余年未读一字西书，穷推物化，皆在天人自然之推排，而人力抗天自为之，已与暗合，与门人多发之，故于二生但觉合同而化，惟我后起，既非剿袭，亦不相师。惟二生之即物穷理发挥既透，亦无劳鄙人之多言也。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只有契合昭融而已。然子思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栽者培之，倾者复之，赫生天演之义也。庄子曰：程生马，马生人。万物皆出于机入于机。达生物生人之说也。吾华先哲其先发于三千年矣。何异焉。

九月五日游保罗庙，有图，英人夸为大地第二者。入视之，藻井壁柱皆用白灰饰，柱方甚大，然朴甚，一切皆无雕饰，亦非极崇阔，尚不能比美于荷兰、法、德、奥，更何问于罗马。罗马金饰藻井之大庙为不下百数，此真无足齿数，乃妄得名。英人之自夸如此，欧人多然闻其说，动言天下第一者，当审之。

游窝丽士画院，院二层，后院有庭，环廊。楼上下皆穿室，白底饰金，与王宫无异。后院左廊尤丽，壁盖及地皆五色花瓷之瓦。窝为议员，以其宅舍出，故供其像焉。藏剑甚多，有玉晶作首。珐琅大鼎二，中国物也。晶品、金器甚多，金牌有大径尺二寸者。刻牙有极精者。木雕之小塔庙，精妙入神。杂宝饰金珠无限。几多古画，以金饰绒为之。盖欧美富人多舍家而公于众者，以于孙守之，不若众人守之之尤可大而可久也。而众人因得增见闻焉。吾国人不可师之。

十六日游套亚故宫，古王宫也，至楂理第二居焉。而止今为

炮垒，藏古兵甲，宫极朴，无雕饰。城垒峻石为墙，雉堞回环，高方圆不一式，极诡异。盖欧洲经封建世战争最多，故君主诸侯之宫皆峻垒列城，以备防守，吾游欧土所见最多，所购垒图亦甚多，形式亦最诡异。中国城堞皆方直平板，无异式，以太平世多，战事少见，而又无封建故也。计春秋时必不若是。此宫于无数圆垒中，有一正方垒，四角着塔，垒墙内为道，内又有垒，重垣深严矣。有水门以通外，后以作狱，即以为狱门焉。城门库小，如中国县城。其一楼藏刀剑、弓矢、枪、甲冑，以兵器叠作花，十刀为一叶，二十矢为一蕊，大六七尺，极瑰异。再上顶层，藏古士马，皆衣铁甲，戴面具，遮蔽极密，仅露数孔。一室藏楂理士第二金器，以铁笼罩之，刀、剑、盂、盘凡数十事，剑多有镶钻石者，金宝璀璨，其能保守久远，亦难得也。门有卫士，衣古卫士装，胸绣王冕及花，甚瑰异。祈殿纯石为之，甚朴。可推见欧土二百年前王宫矣。即中国禁城，有雉堞，有观辟，亦出于营垒之制；衙门重深，亦出于营帐严卫之余；统大地君主及贵人宫室仪饰，皆出于军营之余，盖据乱世自卫之法及将帅自重之仪也。盖大君皆出于武人，故演军营之余风以为国治也，此于平世文明之义旨实相反矣。

游巴士拿忌连画院

画颇多，有文木镶成者最新异。曩于柏林画院见之。近者画境日新，日本有瓷瓷画；欧美多以花鸟真物乾之作画，其底略以纸布衬而点缀之。若织画，则罗马出之，数百年盛行欧土矣。又多有以铜铁铸成实质者。中国铁画出于明世，但太单简耳。罗马有摩石石画，古希腊已有五色文石砌成之画。而五色文木砌成之画雅淡无痕，尤为精妙矣。吾国于画术本最重，惜不能日出新奇也。有玻璃画，虽黑，亦甚光，其彩射人。

游娇路苛藏书楼，石室颇有雕镂，左右七柱，柱内皮书，有小梯上楼取书，堂中陈桌甚多，以备阅者。前座为阅报处，陈报甚多，各国略同矣。此楼藏书一万三千卷，借读者不取费，盖小藏书处专以便市民贫士者也。美迦利忌以借读于市中藏书楼而开智慧，故富后施舍二万万为藏书楼，凡一千二百所，吾国不可不采法焉。其便民开智多矣。

二十日游蜡人院，有英前王各像，为中座，其近今政府，若格兰斯顿、沙士勃雷、巴科、张伯伦皆有焉。各国名王，若华盛顿，亦有像。吾国穆宗及李鸿章与一茶商像立焉。穆庙像乃朝服著鞋，其苟简不识吾制若此，其见轻则不待言也。内有食店，雨难归，即晚膳于此。

游地质院

石筑三层，环楼为廊陈之。石物甚备，各色宝石矿质伙颐，所作地层缩型可开合，每层地层形色皆一可实验，此据英国之地层也。

游两新画院，院甚小，仅数室，今之有时名者置画其中，以竞名耳，不足观也。然入者人收一诗令，凡各国时人画院皆小而不足观，略同。

往游堪兴坦王宫已晚，不及全览而出，将去伦敦矣。游海圉、贤斯睦真囿，循太吾士河而归。

同璧女先一日行，预期访美国驻英公使□□，电美外部，得复电，许入境，乃能行，于是分行李交璧先带入美。吾以加拿大保皇会电招，故先入加拿大。吁！美人之防禁吾华人至此，虽以同璧，亦必当请其公使，扰其外部，致电纷纭，然后得入，何许子之不惮烦。

二十二日十时，自伦敦发行，乘汽车往利物浦，吾于此道

凡三往复矣。凡四时许可到，道中原野弥绿，小麦青青，花牛满野，红墙楼阁弥望，与己亥四五月时经过风景依然。但老夫忧国余生，须鬓班白，非复畴昔矣。数年以来，龙血元黄，几经桑海，行十万里，不意重来，感旧永怀，叹息弥襟。得诗一章：

又别伦敦渡海行，汽车烟袅作雷轰。邱原弥绿牛羊牧，楼阁飞红市道平。风景依然吾老矣，海波历遍月将生。重游利物浦园囿，花径寻来眼更明。

同车有英伦卖马者，言英伦马价最上者一匹三四千镑，最下者四五镑。英国马甚大而不骏，其世爵富商所爱马，率自阿拉伯来，或阿拉伯传种也。吾国南方马极劣，而北方口外多骏马，行经流沙，马蹄愈瘦，而身不肥，颈自长，臆自轻，亚拉伯马之佳绝，以有沙漠耳。吾瀚海万里，若以牧马善其交种，或可以骏马雄绝大地，此各国欲发愤不能，而吾国无之不可者也。惜当涂尚无远略及此。

五时到利物浦，乘车出游，重寻旧迹，访利物浦公园，惟晚色昏黄，未能畅游而归。英武弁陆军中佐电约游阿模士庄船炮厂，须于翌日六时早行，五时须起乘汽车矣。

二十三日十二时到曼加士大市，道经城市甚多，皆烟筒相望。英陆军中佐来车场相接，阿模士庄厂司理人分拿多那部(FURNADO NOBLE)年七十余，接入厂陪游，极殷勤。自称此厂自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开创，彼即为司理人，四十四年云。此厂工人三万，分七厂，资本出一人。初创时工人一千二百，今二十余倍矣。炮厂工人二万四千，岁制出炮三十，船厂工人六千，后创至今三十年，凡成八百船，有中国定制之船型犹在焉。厂大如一城，无所不有，烟筒如箸，烟云蔽天

遍观各厂，亦与克虏伯同，惟特运炮于外，发以示我，尤为明

白。台舰之大炮，行营过山小炮，亦略与各厂同。此厂最精异者，在英国行营炮，英以之破波国者，长约五六尺，径三寸，体四方，分三截合之，放炮用转轮，开阖极速，磨刮极精，此炮国例不许售于外也。

九月二十四日，自利物浦乘英船往加拿大，船重万吨，长四百八十五尺，广五十七尺，日行仅一百二十五诺，自利物浦渡大西洋至曼梯河，凡二千九百五十七海里，当中国万余里矣。水手百八十人，上舱二十，中舱六十，下舱二千人。下舱俄人为多，若自利物浦往哈利（非吃），二千六百诺，须八日程。英邮船极缓，此行月小，直至十月七日乃到曼梯阿。于是大西洋凡三往复。中途见冰山凡二，自北海之冰流出者。白雪皑皑，瑶台巫峰，峭削百丈，浮海而来，诚异观也。吾于是再见矣。

英国语言未能一致，暹尼士人通英语者百仅二十。即阿尔兰、苏格兰通英语者，然每百人中今尚有二十五人不能解英语者。吾在客舍亲问一暹尼士女，其通英语仅数语，再问则不能答。夫以英国地土之狭，小学之多，铁路之多，且开辟已数十年，而言语之未能一尚如此，德国更难，奥国抑无论矣。吾国语言之异，只有音转，文字既同，但铁路一通，学校遍及，不及五十年可使全国言语一致，故进化未有易于吾国者也。

伦敦之俗，谋财害命者日月皆见于报，汽车与公园中皆贴提防剪络等字样，以防游客新到而不知者，其多可想。棍骗之术尤盛，市里旅店之中，衣盛服，戴钻石戒指，冒认大商，赠假宝石珍器以订交。乃至有妇女第宅宏侈，首饰珍丽，应酬极阔，人皆信之，展转借贷千万金，又展转亏之，若是者二十年，银行伙乃至为之自缢；共售伪首饰；及养灵犬以盗珍物复吐之。甚至有以世爵女夜行卖淫于道，价仅五镑。盖尚奢之俗使然，内贫而外侈，故奸诈盗伪出于不得已者耶！其东伦敦皆贫人所宅，室道既污，棍

盜相望，携巾与时表而游，转瞬即失，顷刻即悬售于店中，其无耻而猖狂尤甚矣。英政府虽岁恤贫人以百万镑，而愈恤之而愈甚，亦卒无善术以弭之也。

八、丹墨游记*

一九〇四年

六月廿六日宿德之汉堡，廿七日宿德之欵路，皆德大海港也。详见德国游记。

是日恭逢皇上万寿日，在欵路大客舍东望行礼，举酒恭祝圣寿。十一时乘汽舟渡波罗的海，暗涌甚大，呕者满船。五时船到丹墨国岸柯梳海港，乘汽车行二十英里，至丹京哥本哈覲，入大客舍。是日以祝万寿，置酒陈花，店主人特为设龙旗焉。丹国蕞尔小国，又在北带，平原极目，只有荒寒，虽当六月，亦原野枯索，似燕晋间九十月时。屋小而矮，无楼层，皆饰白灰，极似吾京津间风景。虽小麦有秋，而林木亦矮小，民惟畜牧，羊牛被野，因出石打油，以为生计，生人之乐趣少矣。其与法、意、德、荷，何止万里计。车中遇丹人祁罗佛者，昔商北京三十年，曾与购物，今既富而归，犹能操北京语，招待极殷勤，预招往宴饌，曰游我欧土，食则无可食矣，惟观则可观，二语真道尽。吾遍游欧美各国，穷极其客舍、食馆、贵家之饮饌，皆欧土第一等者，皆不能烹饪调味。每日出游甚乐，及饥归而就食，则不能下咽，冷鱼乾肉，几不能饱，虽两年来日以客舍、汽车、汽舟为家，习之既久，而仍不能下咽。记昔在日本，其文部大臣犬养毅请食，曰贵国乞丐之食亦比我日本为优，虽出逊词，而吾国饮饌之精实冠大地，祁罗佛久于我国，故深悉之也。

哥本哈觀京甚精麗，道路虽小，能如柏林、巴黎、匈牙利、瑞典之广，然甚洁，所在林木蔚荟，绿碧纷非，近海旁公圃大道尤葱秀妙丽。登本客舍高塔瞭望，全京在目，楼阁五六层，皆红砖瓦如新。然新屋则白黑为多，海口甚深固，近海处有长塘如湖，以备救火。人口六十五万，几占全国三之一，屋十余万落，故楼舍极望，居然大都会矣。

自丹京沿海岸至出口处，绿树芊绵，与陆地之荒寒极相反。海岸园林，楼阁相望，花影旗影，海波浩渺，茶馆酒店，长桥画舫，皆辉煌妙丽。近海多浴亭，浴者无数。对岸即瑞典。将近海口，冈陵坡陀，直望极绿，而皆有楼阁掩映于山原间，与海波深绿相映，风景佳绝。各富家巨室皆有避暑宅在此海岸，王宫亦在焉。此真欧洲之胜地，自瑞典士多贡及瑞士、挪威外，不可得也。

游动物园、植物园及大公园。动物园布置甚好，且过于伦敦，在欧洲亦为上者。余两园林木森蔚，皆有湖滨洲岛，布置佳胜，风光绮腻。近海公园引水回环，长堤铺沙，馆楼临海，花木明漪，尤极其胜。欧人之于公园，虽小如丹、荷、比，而广备游乐，以便都人士之卫生。于都会极贵重之地，占地动十余里，不少惜费，其布置幽雅，亦与各大国争胜焉。

游博物院，拖窝顺所赠也。此院本其宅拖窝顺赠于众，没于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即葬院中，悬其像，以留纪念。欧美人多舍宅为公益之馆，盖与之子孙，未必能守，不如公之众人，其大众恭敬纪念更久大也。以算学计之，子孙之与公众，人数之多寡，纪念之久暂，德泽声闻之大小，皆相去极远，不可比较。而我国人乃不知取其大者、远者、多者，而笃守其小者、暂者、少者，何其愚痴哉！颜之推所谓子孙亦天地一苍生也，我当爱之养之，而不必专为作马牛焉。吾见南洋富人某俭啬起家，一钱不舍，积数百万者，身死骨未寒，而其于好博，已散尽矣。又见吾邻乡林姓，子既

尽父百万之业，因思葬父之棺敛值万数，乃掘棺与所敛而售之，一月博尽，则何若分其家业之半，以公大众，以为学校、博物院、公园，俾大众歌舞而敬念之乎！美之富人迦利忌施二万万为藏书楼，凡千二百所；士丹佛施全家产千万为士丹佛大学。美哉乎！积而能散，姓名馨芬，传于大地，何其智欤！吾国人宜何从焉？此院所陈埃及画、希腊罗马石像以千数，皆灰泥所为摹仿，而非古石，乃拖窝顺一人手作，画与像皆佳，兼通一切，诸艺足以不朽，况又公于众乎！院瓦用蓝铜，上盖写邦俾五色画，各室作黄绿色，遍塑罗马古神数百及耶氏十二弟子。又有英诗人撰论助希腊独立像，其墙作亚力山大攻巴比伦画，其铜瓦器甚多，皆拖窝顺所藏，国家为推广之。我国之大，以文明自号数千年，而无一博物院以开民智，欧美人每问吾国博物院，吾为赧然面赤，奇耻大辱未有甚于此者。国家即不顾国体，我四万万人独无一拖窝顺乎？此今所祷祀求之者也。

院旁为古物院，有西历前三百年物，当我秦汉之交，此时丹墨尚在石期，石物无数，一切刀釜皆是。有古垃圾，为数千年者，多古食物，可考焉。以石为柜，甚多，有方有长，皆刻圈，有蜡石者。一舟以火剝木为之，而空其中，内有死尸，未知何世。一木如前，而穴其中，甚小，仅容一人。呜呼！我之石期则为燧人，蕞尔丹〔墨〕之石期，乃在我三代后之秦汉世，而今蕞尔丹墨能自立，能开明至于如此，我老大国，乃远逊之，中国人可以愧死！有二千年大银瓮，刻人物焉。有大铜饮器，作兽形，亦有用犀角者，亦镶铜，此想在森林多兽之时，《诗》称兕觥其觶。又曰饮彼兕觥。又曰酌彼大兕。任郑玄、陆玕以来笺注疏图，皆是空释，今乃见实形，固知礼制出于进化之自然，万国相同，非由强制也。此兕觥皆一千或八百年，当我南北宋世，是丹墨开化之周朝矣。有古剑长四尺者，甚有六七尺者。斧甚尖，不作平面形。戟两头一

叉尖，其柄饰螺。刑具贯手以大横木。有大鸟长七八尺，四爪，尾如牛，爪执戟，盖木作者。至其十五纪时，牙骨造像甚精，如十八纪时，用中国牙刻之塔，垂旒极细妙矣。有圣祖所赠刻丝之画及宋刻漆盘，甚珍重焉。其金塑诸像似中国，其钧炉及历代僧正冠服亦似中国。其一千六百四十二年所制之刻花榻榻及织画极精，则开化矣。织画乃欧洲十六纪各国所最擅长者，其床顶盖皆作□字形。丹墨货币一金钱约近二钱，易克郎二十枚；中金钱易十枚克郎，重约二钱，以英金镑易之，仅十八克郎而已，每克郎易白铜钱名靴者百枚。欧洲银制无论轻重率易铜钱百枚，故银货轻者费省，银货重者费重。轻莫若法之佛郎，一英镑易二十五，重莫若荷兰之□□，一英镑易十二，而仅易百钱以购物则同。故荷兰最不善，而德、奥居其中，丹、瑞亦未为善矣。

凡马车出京外，收税每马四十八靴，电车每二时十靴。

丹之农工商。丹产物销流于外国者，牛油、鸡卵、豕醢肉、啤酒。夫区区牛油、鸡卵，全丹以富，薄物奚可轻哉！欧人最重丹之不打，译即牛油也。麦仅足邦人食而已。其商货殆皆德人，英、法至近，亦几绝迹，盖德与丹近海道，往来不及半日，而又勤俭，善得人意，今已驰骋五洲，何况望衡对宇若丹墨者乎！丹为平原国，故多大农，亦有小农，地每方尺约值一克郎，富过百万者仅四五十人，其俗岁入二万克郎者，乃得车马、园林、游宴，齿于上流焉。然丹除啤酒厂外，无大工，养民惟在农牧而已。其有地二三十英亩，种麦养牛，出牛油者五十万人，亦可谓富矣。有大船厂，可制万吨者。惟无枪炮厂，盖国已太小，不必深备国防也。

丹入口货四千五百万克郎，出口四千万克郎。

七月二日三时，丹宰相兼外部大臣颠沙约见，外部署临街甚小，体势不壮，直如寻常民室。楼二层，门甚清静。登楼，一役领入客座，客座遍悬前大臣像，然与英外部署之阔伟崇壮，真若天

渊矣。座客候见三人，颠相事毕，先领入书室，颠相握手慰劳，年四十余，殷勤意甚厚，问：久闻维新之名，今喜见面。中国既大变，政党之事能行于中国乎？告以政党唐宋时有之。当戊戌我皇上变法之时，将开议院，后虽新政推倒，而今已复行，不久必将立宪，则政党将即出矣。此为欧洲至新之政，而实我国唐宋千年之旧法也。颠君曰：今宜多遣少年游学欧洲，彼此交通政俗为宜。答之曰：吾国今派游学生于各国甚多，非复昔比。颠君以学问盛名，由大学总长，丹王最喜之，新擢为相者。吾因誉其学问声名，颠君甚讶吾远东人能知其名而良喜。与吾女同璧以英语问答，喜谓曰：吾未尝见中国女子，得见甚盛。乃约见丹王之期。颠相谓王年老矣，倦见客，然政权在我，当为请之，并问所欲。告以欲视学校及狱。颠相乃以文告狱吏及校长，约日游焉。吾赠以古磁杯一，受之。

游的亚泊译大圃也。圃凭原阜，极望坡陀，松林大六十余里，绵渺无际，牛羊鹿饮讹其间以万亿。茶馆花木相望，甚幽。中有行宫，王时来猎而息焉。宫仅二层，门墙甚朴，地不铺毡，人皆可入憩息，听人卖酒食于下层，王来则在上层。一堂数室，五色玻璃窗，有梯登楼巅，如富人别馆而已。登楼北望，海波浩渺，岛屿交错，天风浩浩，诚避暑之佳所也。王与后来猎，饮食亦取于下酒店而算价焉。

游王宫见丹王，遵海而游，夹道皆人家林木，碧波渺漾，风景幽绝。先至太子宫，园林深蔚，中有白屋三层，仅如人家。前对海中灯台、炮垒，乃人工所筑者，费数百万，过去为王宫，甚朴，气象寂寞，林木丛深，有四卫兵持枪守门，红衣黄肩，挂斗方黑毛毡，见人辄高声呵曰：勿近我王。则从我尸过，其严警若此。然不过体制如是，非诚然也。一红衣仆出诘，告以欲游，许之，前导。宫为白楼二层，左右各五窗，中一门甚小，深广不过数丈，王宫之

俭陋，未有若此者。宫园周数十亩，宫后略有花木，仅如乡曲富人而已。盖丹墨社会党甚盛，王畏其攻，故不敢峻宇雕墙。英、俄后归宁，亦居于此而已。市中有王宫，甚艳丽，然不敢启以与人游，亦恐民党攻之，盖民权太盛，丹之为王亦甚难矣。宫前立前大臣请免农税之班士多父像。一马厩，有楼，而甚陋，御马八十，荐秆同各国厩，后与公主小白马各一，车仅数乘，黑箱而朱轮。王亲兵凡二十人，全宫工役五十人，导游者为御前仆，盖事王二十年矣。游毕，将登车出，王适还宫，乘马车与其少子之妇并坐，盖德公爵女也。其王弟对面坐一红衣御者，驾黑衣仆并坐焉，与常人同。既下车，其御仆告王为中国某人。王见吾中国衣冠，额手，王因下车，免冠答礼，其王弟亦下车免冠，王子妇笑点首。吾女同璧已坐马车，不及下，王亦向璧免冠，其谦恭简率，殆与中国一县令等。既吾饮于市楼，王子希腊王以归省，徒步过楼前，与其司法大臣偕行，丹民习见之，盖亦如县令之子，为他县令归省者同耳。其与德帝之盛王者，威仪、御舟、御车皆自特别，大有中国帝者气象，何相去之远也。国土大小异，则其王者威灵气象亦相远若此。未游欧者，想象欧土王者无能，推知其简率至是；徒知欧人简率者，又未知德帝之具王者威仪，有中土气象；更未知印度总督之出也，清道而驰，树竿路左，禁车马行人，既而百马先驱，红旗疾走，大车槛槛，后从车十数，又复百马骑队，负枪护从若是，其警蹕呵殿，庄严若是也。自吾国帝王外，地球上未知突厥、波斯王之出何如，然未有若印督之盛警蹕绝行人之威严也。嗟夫！吾皆见之矣，此亦君民政化进退之一大事也。或者待同种人，则吏民莫作君王看；而待异种人，则威严若天神耶！然则此义须待大地混一、种类合一之后，乃能如美前总统哀斐孙之徒步即位也。虽然丹墨实不过吾国一大县耳，王何云云。吾昔游印、藏之间，哲孟雄王接我于车站，及访王于其宫，虽稍有仪

卫，亦如荒市之一古庙。又访爪哇之井里复，王宫禁如吾守令衙，此殆吾土司之比耳。然如丹国与吾国通聘之文明国者，亦复尔尔，亦可谓近于民哉！吾国守令呵禁而出，至督抚则武夫前呵，从者塞途，旌旗马队相属，抑何过于欧洲王者之甚威严哉！吾国之吏也，不知如印度之待异种耶！抑以临同胞也，吾官吏之尊严至矣！民情不达，有同聋瞶，此或当禁之耶！日本明治元年变法之始，即禁亲王大臣喝道，其有旨哉。然吾国历朝京官唐宋至明，皆有仗卫，而本朝亲王大臣久禁喝道，数百年矣。与民平等久矣。朝士徒步游宴，视为寻常，盖数千年中国官民平等，且先于日本，未有若北京者。盖一君积尊日削，臣下之威以独崇一君主故致然。此亦升平之一大事也。

吾居数日，游丹京毕，未得颠相复信，未知王见否？既已请见，不候则无礼，既而以王已见过，不复稽留久候，于来复日十二时行，往那威。而既行后，颠相书来，王约于来复一日十一时见，则在波罗的海舟中矣。到瑞典后，客舍主寄到颠相书，则王约见之期久过，只得复书以有事告谢不恭之罪，请转告丹王。后还时，道过丹墨，再约颠相见，颠相亦两日不复，吾不能久候去。而至柏林，又得颠相约见书，并谢赠器。盖于丹君相累失其期，甚愧之。然行人无事，游览毕，安能空坐客舍而为一见一微乎？吾固无如何。然在大国若英、德等礼法极严，颇类吾国，则万不可矣。

是夕阅马戏，太子与妃在焉，仅正中楼上一小室耳。戏园亦规模甚小，阅杂剧，戏园亦甚小，惟设桌，得饮食，价亦至廉，在欧土中为最便。阅剧所以为乐，各国之禁饮食，不得把酒领略，时或忍饥渴，殊未完全其趣味耳。

王宫前有岛，为天文台，盖三百年前物。城市中有古庙，绿铜为瓦，白室，石为柱墙，亦三百年前物，久废。一富人修□，瑰

丽夺目。

游画院，画亦颇多，丹墨画淡而颇能逼真，有荷兰二百年前之廉伯远画，极有神。前画着色深，过于德，而太黝黑，损采色。

游市厅，四五层，壮丽过王宫远矣，费八百万克郎。入门墙，用挪威绿云石，如山洞。内门之人像，服甚怪，盖千年前丹国之审官服也。门内敞堂，而上圆穹，周以楼，环步有廊，可俯临下堂。墙壁窗皆新异，亦皆用绿云石，光泽可爱，此为一千一百六十八年，必湿僧正鸭必吝所创，今廊上写其事，楼上周墙写花树鸟形。登一楼，有海神结婚图，神尾作鱼尾，盖丹国之名事名作也，殆与吾国柳毅传娶龙女无异。观市长厅及市长题名处，墙亦用绿云石，宴厅舞厅极长而壮丽，遍悬各国绶章。其藏书楼分四室，桁头饰金，刻金字，依人生之次第，如中国之辰龙午〈寅〉虎之意也。中西俗多相同者。桁头在书架上，聊以为饰。其议厅极壮丽，电灯似印度，多新式，议员桌面有墨盒，可反在桌面如镜。其办事房朱肝色，上下三层，中用玻璃，其土木工匠皆刻像于梯，以鼓舞匠人。旁室置救火管，以备不虞，此救火楼高十余丈，丹京建筑此为最矣。各国之大学校、市厅皆宏大，过于王宫，甚有股票市易所，亦多过于王宫者。其国制度，惟财力是视，绝无限制，故民间各得以其财力相竞，而一市之公所、公学、公市、公博物院，尤其所致力，故争奇竞丽，而国体壮焉。我国于宫室之制皆有度限，几间、几架、某色、某花样，皆按品为之，不得过度。在古者封建虐用其民，虽文王之圣，庶民子来以筑台圃，故因诸侯大夫士之等而为之度，所以禁其虐民，此先圣不得已之意。今日即极无道之君公士吏，岂有用匠筑屋而不给工值者乎？夏裘冬葛，时世变异，而犹泥守古礼，限禁森严，致民不得壮丽其室，而国体之黻黼枯落，因之为人所轻，在昔犹可，当万国竞争之世，则极耻辱矣。今中国宫室之卑污不洁，殆有甚于野蛮，卿士第宅及

官衙之湫隘尘秽，若不改乎！非特为欧美所不齿，亦野番所见轻。吾游爪哇之梭罗，彼土番之都也，而宫室极似吾北京。墨西哥亦类吾北地，而两处之洁则过我，岂不大耻哉！

〔上缺〕行经练兵场，兵房无多。盖全丹国兵仅二万，国小立于诸大之间，只与比利时、瑞士等，在万国公保之列，无所施其用兵，故兵制不必完备，而民得以休息，亦乐矣哉！

出丹市一呢露外（每呢露当英五里，当中里十六里半），视丹国旧屋，高丈许，瓦斜下几及肩，窗仅尺许，屋上有烟筒，数尺，如下形（图略），吾观法之旧京亦近是。伦敦百年前屋，对街之宅可手易巾，其狭可见。欧洲近者室屋宏丽，皆在百年中。所以在百年中者，以华忒既出机器后，国民富源大进而得之。然欧美新世界，固非一人之功，然华忒之力，实可谓有八九分也。物质之利用，机器之发明，以数千年前圣所极力经营而不能至者，一华忒生出新世界，所关岂不大哉！

七月三日，丹之诗人马嘅汉臣招茶会，以我问乐也。汉臣有中国学癖，生长于丹，无华人学校、师友，乃借字典而识华文，略以字典切音而作华语。丹之公园有仿中国宫室者，一曰与民同乐，一曰射圃，皆汉臣所写，深古似六朝前书。丹有中国人十余，皆作厨或船工，否则优人来演剧，所过者汉臣皆能礼接而优待之，故皆感之。甚至其室所藏皆中国物，亦可谓有奇癖者矣。汉臣为文学世家，其职在大学校司藏书，其祖若父皆音乐名家，其祖更以画名，曾为丹王图画著名，其姑亦精于乐。是日所集多丹名乐人，各奏尔能，且品题而论之，甚乐也。其论乐谓，歌音、奏曲、操器皆德为第一，而意次之；歌则瑞典亦可称第二，丹第四，法第五，余国相等而英至下。今德人翻士理土地，欧人号称音乐大王者也（FranGLiszt），晏屯阿盘士丹，俄人也，乐大家而次之。

(Ant Rubrinstein), 德人兀咳滑那又次之 (Richard Wagner)。

以我所游各国, 皆闻其歌乐, 诚德国为冠矣。瑞典之歌, 高唱入云, 顿挫浏亮, 真可绕梁三日, 不知古之秦青何如? 盖瑞士在六十度, 地度极高, 故歌喉亦极清高, 此诚天然, 无与争锋, 虽欧土各国犹甘逊之, 况于吾华乎! 以吾国论, 吾粤人以粤语唱歌, 不能成声, 童幼作歌, 尤哇哇不可闻, 而北京十龄童稚, 声清似钟磬, 其作歌曼声, 响压行云, 即粤人作北语亦能清冽, 盖粤城在廿三度廿九分, 北京在三十九度五十九分故也。吾国俗乐既淫哇靡靡, 西梆则乱躁紧急, 古乐平和, 而置于万国竞争之时, 失于缓弱, 不足以厉人心而扬士气。且欧美通行之琴, 备八十四律, 高下、短长、大小、清浊无不具备。其作弦也, 又复去丝而易以金, 每弦必加重弦, 以厚其声, 故至美备。我之古乐, 自伶伦截竹, 以竹声度调, 以长短分为十二管, 而十二律生焉。乃以五声和十二管合为六十律, 后世加变宫变徵二音, 和十二律共为八十四律。汉后乐律渐废, 然至晋荀勖时, 尚存清高、清角、清徵, 其音之繁备, 适与今西乐相符。及隋时, 郑译得琵琶于西域, 举世好之, 于是以琵琶为乐主, 以度众调。琵琶仅四弦, 每弦七声共二十八调, 盛行于唐世, 虽有八十四律之雅乐, 以其太声希味淡, 在魏文侯已思卧, 况唐世乎! 故唐《礼乐志》纪唐世以雅乐为立部, 伎在堂下; 俗乐为坐部, 伎在堂上, 其轻雅乐已甚, 人间更不行。至辽耶律德光入晋, 尽取乐器而北, 于是宋世雅乐遂亡, 西中国三千年八十四调之古乐遂绝于人间。宋世复以管度调, 而二十八调亦绝, 于是工何士尺上合并清浊为十字调, 合凡勿之变声为十二字调, 李照加四清声, 为十六字调出焉。至元世仅余九字调, 明宁王权制玉笛, 为七字调, 于是宋十六字调亦俱失, 以八十四调, 而所余仅七调, 不周不遍甚矣, 况能该备万物之声哉! 于是中国之乐扫地无余。明世昆曲虽兴, 颇得和平之旨, 而无蹈厉

发扬之气，此中国所以弱也。朱子以古乐不存，而俗乐淫哇，又庄士所不屑道，故不复讲。歌尤古者所尚，孔子与人歌，善必和之，子游治武城，以弦歌为美化，而今绝于士人之口，凡若歌乐，皆优伶贱者所为，士君子不敢试之。歌舞既尽，礼乐皆衰，故中国于今几可谓为无歌乐之国可矣。孔子“六艺”以乐为一，其言治国尤重之，既非墨教何事弃乐，不意宋儒汎扫之至此也。今西乐之琴，既和且平，可谓得雅乐之意。乐以人声为主，今人声之高下、清浊、大小已备，于今欧美通行之琴无以外之，然则先圣虽作，必不能有以其外，只有同符合节；然则可谓吾辽世千年已亡之雅乐，而今欧人续之可也，故西琴者，吾直谓之古乐返魂焉。中国古乐亡于隋，唐代以龟兹之箏瑟，皆非为我物，然则今乐之宜扫荡，而宜代以西乐，吾直可谓之逐去异族而光复可也。今欧人他乐有铙、鼓、角、吹，虽粗厉猛起，乃我汉世军乐，亦可谓之复古。且置之万国竞争之世，以乐感民，奋厉廉峭，乃以发尚武之神，吾意孔子之称太公之发扬蹈厉近之，此周之所以兴也。可不慕乎？中国为五千年文明国，吾于故物无不欲其保全。至于歌乐，吾则一概泛扫而更张之，摧陷廓清，比于武事，而以西乐代之。惟孔子之乐有石声，乃欧人所无，故韶乐以击磬为主，《尚书·夔》曰：吾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笙镛以间，马兽踯踯，箫韶九成，凤凰来仪，此乐以石声之磬为先，竹声之笙、金声之镛间之，末乃吹竹声之箫。凡此数乐，皆至清之声，故闻韶而不思味，其声眇微渊永，则磬之为最异之乐也。吾遍观万国乐器，无用石者，此真太平之感德，而非今欧人国争粗厉猛起之音所能望也。此声久废，吾欲推求而张以八十四律，则庶几盛德太平之音复见，以传于后太平世乎！然此渊永眇微之音，亦非今日与国民共之者也。故西乐决宜尽行也。

游大学。规模虽小，而藏书楼甚富且古，盖筑于一千四百七

十七年者，在欧土诸学，此亦古矣。有藏书三十五万卷，每年进入书五千册，有抄本三四千。当一千七百二十五年遭火，至一千八百零三年重建。校长导视，所藏古本甚多，有其十三纪古文名（哩刊）士敬父（Runskigt），字画甚古，略有近西里亚之文，盖当时丹墨土人尚自立，而未服于日耳曼也。

游人种院。古物甚多，有初游南美、非洲之物。南美人舞掩鼻，忌其臭。一南美四百年前女像，颜色如新也。坤兰岛人物甚多，皆衣皮，驾独木舟，然器物亦有可观者。兽皮种类甚多，中国磁及各物亦多有焉。吾未得游坤兰岛，亦于此略覘之，丹之属地今只有此。衣皮男女，其于美国之纽约欢娱挨论百戏院见之，甚类中国人，疑吾种之漂流至此者也。

游（非牵）慎医院。丹人以医有大名于欧，创治疯疾者，各国人皆多往学焉。院甚大，多花木，导游者为其弟子。

其治以电，卧病者于榻，而以电机注之。此疾吾中国尤多，必当派人往学，吾请之（非牵）甚乐从。闻其电治亦须经月或数月，其药室医居皆甚洁也。

丹命相出自王权，则类德、奥、日，不类英焉。国人分三党，一为自由党，一为保守党，一为民党。今相颠沙，乃自由党，以政治学名。年半以前宰相噓令为守旧党。前相噓士托执政十八年，最有才，丹人推之，比俾士麦，但生于小国，不克大振耳。岂亦于产之流耶？然执政之久如此，其才略亦可想矣。

游社会公司。丹社会党最盛，其公司四层，甚壮丽。亦有妇女聚会者，皆列几无数，正西有高坐，以演说焉。其俗倡自由，于欧洲各国为最甚，工人皆欲为议员，故惰工不作，致工业不振。其党魁敛其党众之财，凡有工者，每复日必有所纳，故甚富，有大方。其贫无工者则济之，有罪犯则救之，既以财力合其大群，又以辨攻养其气焰，粗工无知之流，亦日以攻难政府为事，政府畏

其焰，而不得收其用，其情形颇有吾美国各堂号之风，官不能治之也。工人之强有力者，坐食不力作，而富人畏其胁，心知不可，多俯从焉。盖以国小之故，党人既据太半，则占全权，其情势几陷于无政府、无君之状。丹志士宝星某，即为是店主人，痛恨之，乃至谓自由党魁诈诡可杀。丹之不治，一切缘由，一切罪过，皆自由所生，其言甚深痛焉。盖宝星某为大富人，家豪百万，与政府有交，或受党人之胁其财，故云然耶？抑彼党魁之敛其党财，而号令其党人，济其贫而救其难，党众听其令而纳税焉。是亦一党之政府而为君者也。但彼于党中，若自为一国云尔，乌能无君、无政府乎？而与其国君及政府为难，至于农工不振，百政不兴，以累败其国，是则何为？故为政如张弓，如权衡，在于轻重得宜。君之专制固未善，而社会自由几陷于无政府，惰工不业，失为民之职，亦未见其可也。吾固主人群义者而无政府，一任自由之事，吾终以为必生乱而不治也。今此义甫萌芽，而丹党人之害政已若此矣。亦可以鉴矣。

丹人女工月三十克郎，男工二十至四十克郎，作工八时。

五日游看泊，乘汽车一时许至。沿道松林青葱，游人甚盛。沿海岸皆茶馆客舍，而楼阁艳丽相望，长桥临海，游钓如云。茶舍外花木幽妍，花间设坐，临海波光明媚。丹人有法秀才，延其室茶话，乘马穿林，花径喧闹，玫瑰大如碗，华屋明绮，纱窗帘槛，出妻女鼓琴相见。下临海岸，曲径通幽，花木扶疏，临流有室，把酒吟眺，其乐无量。晚归海岸，酒楼明绿，三层楼堂极丽，望海山一碧，汽舟鸣鸣，临流望远。食有鱼虾，把酒大醉。至十二时乃乘汽车还。小国人能自为桃源致乐，爱得我所不可忘也。

对岸为唛慎泊，约三万人，四十年前为关船过收税焉。

唛埠牛油厂，二麦粉厂。

丹人小学额八年，七岁入，十四岁毕。入高等学，国家助学

费。各国大学皆收费，惟丹不须费，惟听讲及化学药料稍收费，其劝学至矣。

游□□狱。颠相先行文告狱官，狱官约期，由颠相复书，乃依期往，至则迎入。此狱筑以红黄砖，新丽非常，门楼若垒，一人持枪守之，门旁为囚之亲友探视室，黄墙灰地，棕毡甚洁。道空地铁阑，绿草夹道，小树如剪，整洁非常。狱四层，狱室三百，长一百五十尺，狱门厚寸许。囚室甚宽广净洁，粉以绿灰，床榻皆白铁为之，机可开合，与富人同，枕亦用机，褥则用秆，木台几皆钉墙，可开合，浴盘亦有机开合之，有橱置书与食品，整洁甚矣。囚无事教以织棕席。横于门有铁栏，振机上则铁阑起，可召人，拨机下则锁二重。狱楼有半壁堂置琴，有女弹之以娱囚。浴室人各隔板数尺，有机为水喉，囚皆易衣而浴。浴室地日洗一次，洁净可鉴。教堂亦人各一数尺小室，鳞次而下，并髹朱干色，讲者高座，可一一俯望也。此各国皆同矣。厨瓦用绿磁，墙及地用白磁瓦，广大而精洁，则王宫富室不若矣。食有牛鱼和以薯，每囚各给酒半樽，晚食给酪，有大铁甌为之别。一铁橱储食物，以待有事者。煮茶之锅，净白洁甚。此则欧土平人所不如，我国大富贵人亦无此洁丽矣。病室尤洁而精，室广七尺，深二丈，玻窗、铁床、文几，其玻璃以钢煮者，鞭敲不裂，盖防醉者也。屋盖用爻字形，极文美矣。其浴室用白磁瓦，尤精美矣。洗衣室广七八丈，壁亦白磁瓦为之，运机以洗，有机桶置琉黄以局衣，有大机管在地下以通冷热水。楼大二十六迈当，窗一迈当，余地四十一迈当。囚暇以时许之游憩，憩室如钟表扇形，中有小室，一守者可四隙，外为园墙，内植绿草，式如下(图略)。甚雅洁，如斋居矣。夜以三夫巡守狱外，昔有逃者，然非外人所能劫狱也。此狱筑于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于今八九年耳，故丹壁如新。此为最重囚者，而室之明洁，院之严丽，真我国富贵人之所无，且即以欧美论，亦无其

比；全美我游之，见狱甚多，亦无其洁。此院费二百万克郎矣。欧人王宫铺设自丽，若建筑之壮则尚逊之。欧人之于狱殆竞洁斗丽，后来居上，几若公囿、博物院，然其恤囚之仁政诚仁矣。然厚待之如此，亦已过矣，其意在竞美，而非谓恤囚也。虽然囚者但以耻辱之，令彼无游观之乐，在太平之世亦有宜然耶？抑刑措而无待于竞狱之美耶？

吾游丹墨狱，华严若天堂。壁瓦皆绿白，砖石尽红黄。花径夹铁阑，绿草植道旁。囚室广而洁，白铁作溷床。一一皆引机，榻几陈书囊。虚室真生白，净妙倚绿墙。倦则游憩室，草树有新芳。时上藏书楼，或者入琴房。妙女扬明睐，鼓琴声铿锵。食则有牛鱼，茶酪试芬香。夕赐酒半樽，薄醉可徜徉。其厨及浴室，华整何堂皇。费金二百万，伟哉大道场。严丽冠各国，欧美无可方。欧土各王宫，逊此妙严庄。况我富贵家，享受远相让。吾想太平世，刑措无镣铐。假使有狱囚，乐过今君王。以其备神机，必非今可望。地狱与天宫，定相本无常。视其所生世，苦乐与相当。此狱过帝殿，何其耀炜煌。信哉平等仁，恤囚惠以康。不过禁游佚，示辱不飞扬。回顾吾国人，室屋卑污方，秽恶交腾蒸，疾病多疮疡。贫者杂犬豚，矢溺共糟糠。家文下有豕，古训尚未忘。不知卫生法，况识安乐乡。狱囚更何论，痍死幸有丧。狱吏问我国，狱室可清凉。吾颜如渥丹，忸怩无可藏。相去何太远，天壤乃王郎。我实政不仁，宜其国不强。颇闻欧人风，竞侈为荣光。争夸恤狱仁，过丽得无亢。罚罪似赏功，差等无杪芒。吾未敢谓然，悬此待禹汤。

更往视旧狱。驱车行十余里，狱前有西一千六百十九年之古庙，多古器物。高塔十余层，前堂楼上为乐室，雕花木悬空中，乐管二寸许，大者百千数，精妙极矣。下以二象承云托之，此雕刻甚有名，盖荷人纓哈芬一手所作也。一艺之精，于薄物能久远

传其名如此，此欧人劝工之良法欤！有前王歆士旃第五像，上盖用铜作星形，甚瑰丽。神前有四神女，刻四木为之。其银烛台似中国，三百年矣。有石盘贮水，以行洗礼，盘边刻花，盖西一千六百年者。阑干用瓦人，皆数百年古物，甚朴雅可观。

狱前有古屋二层，乃三百年丹之古式。屋甚低，而瓦甚斜，可考旧俗也。

海旁有一岛，昔东方人曾来商于此。

四时狱吏同往视旧狱，黑暗而灰沙多裂，板道上下崎岖，与新狱相去天渊，亦可见丹之进化矣。今为女狱，自八个月至终身囚者皆在焉。昔女囚甚多，近则日减，今仅六十人耳。厨甚洁，浴有长盘，以机管引水，每复日一浴，惟甚暗矣。藏书室、教堂同。更有学堂，入狱而学者，年自十四至四十，自三年半以下之重罪者，不得与人共，独居一卧室，不与人见焉，惟作工与人同室。终身囚卧室二桌，有铁床，可开合，广四尺，深五六尺。重囚室广六尺，深丈许，以其终身囚，故大之也。门上有窗以通气，有水管可浴，有桶以便溺，有小橱置物品，有炉。见客至避出以白布掩面，全其耻也。其二三年囚者在一大室，共作纸工。轻罪有两人共一室者。管囚室皆用女工为之，囚室皆有椅桌而织网。病室甚洁，人各异室，有体操室，外有草树，有病者陈长几卧焉。有子者置别室，有弄具卧床与子共之，限一年其子出，可谓仁至而义尽矣。有博物院略贮图及作工绳网诸样。视诸囚拓影，囚貌甚恶，宜其得罪也。问于狱官，皆下胎、奸杀、偷盗之罪云。惟小儿不拓相，以全其廉耻，待其改过，意甚厚。有古刑具，悬绳及藤为鞭焉。食堂四人共一桌，每人牛酪一，面包一，牛油一。其游地种草，式同新狱。惟榻室昔用白玻，能见守者，今易灰者，不能见守者，而守者居高能瞭之。

七月杪，自瑞典归，四时乘汽车，夜九时到丹墨哥本哈觐，欣

然如见故物，即游公园。口占一诗：

电车驰骤电灯明，丹墨重游更有情。百万人家成乐国，公园游冶六街平。

丹墨百戏园，楼阁数十座，花木深曲，柳塘水榭、茶室、船舫临之，电灯万千，游人如蚁，百戏并陈，座落皆卖茶酒、架非，置几千百于树下，盖欧土之通俗也。有日本茶室，重楼如日式，吾品茗于是，有中国乌龙、雨前、龙井等茶，游子久不得尝此味耶！坐小舟至深处，携女同璧步行花径中，幽深少行人，遥望楼台、花径、松塘，乃甚似吾西樵山北之银塘。故乡澹如楼风景，澹如楼者，吾先中丞公（名国器，曾为广西巡抚）所筑，环二塘二堤，倚松台而临榕径，四而人家相映，藏书数万卷于是。吾少年自十四岁至三十岁读书于是，晨雨夕月，携册而吟，徙倚徘徊者久之。自蒙难以来，久无乡梦，岂意绝国有类乡园，惻怆感怀，为之歌啸。前度来游，今兹重到，益增相思也，诵示同璧：

廿年读书处，忆我澹如楼。飞阁临波影，圆窗照道周。横塘堤树密，对岸画堂幽。岂意长飘泊，离乡已十秋。

丹墨公园水塘曲，依稀似我澹如楼。十年久绝乡园梦，万里来为波海游。花径同携歌旧曲，柳塘小棹泛新舟。电灯千亿游人万，泽畔行吟独起愁。

游故王宫，在西十二纪，于今六百年。红石筑尖塔峻耸，林木浓郁，花径幽幽。宫内陈古物甚多，铺设皆旧制。

丹京公园凡四，百戏园在大市通衢，一在海边，洲渚秀绿，风景绝伦；一在往挪威泊船之海边，疏落之趣，粗备游赏耳；一在京中心，以种花为主，有玻璃大花房，回穹长堂，敞墀百丈，崇阶数十级，壮严如大殿，殿前引水为湖，曲环为溪，堆石为山阜，迂回曲折，植花种树，掩映溪山之边，置几安小舟，甚幽邃。①

① 以下为另一本子。仍题“丹墨游记”。

六月在伦敦时，英士大夫多往避暑，难相遇，闲居无益，乃乘暇决游北欧诸国。六月廿六日夜，自伦敦诗士大客店行，循波罗的海南岸，假道荷兰，由丹墨入挪威至瑞典，汽车以八时半开，十时至（规牵）巴拉海口，易轮船渡海，风浪甚平。船中四人共一室而上下床，不取床室者，坐待天明也。

廿七早四时半到荷兰境之佛拉乘海口登岸，行李皆须交税关验视，亦不甚启验，以白灰画行李，放行颇速。巡警兵碧绒衣密纽，衣制又异。于是上汽车行，此海口距荷京吃仅四时许，本欲游之，以待归时便道，故不往。所经荷兰境，土原平坦，田畴肥美，宫室、道路、堤岸皆整齐净洁，树木夹道，所谓“两行秦树直”也。牛羊被野，自英境繁嚣来此，觉有清整气象。至十时出荷境而入德境矣。荷虽蕞尔，然能治其国，谁敢侮之？此次数时间一经游，未能深知荷兰政俗，然已尝鼎一脔矣。

入德境曰哥，关吏视行李略同，大约过都越国，车期迅速，行李以少为贵，其日用者皆检存一二篋，不待用者皆寄之，否则赶车期不及，反须车场久候，徬徨无聊也。自荷入德，车中仅一睡觉。又入别国境，语言、文字、政俗、服制多有不同者，故欲阅历者，游欧最妙，以一日数时许，境界新异，足以发皇耳目，而开辟心思也。若游美国，日夕所经，处处相同，则无甚趣味矣。彼则政化相激，风俗相通，人人有自立之心，国国有相师之意，故能相观而摩善，竞争而变上，欧洲之所由强，实由此也。且其海港汉沔，既南有地中海矣，又北有波罗的海，皆港岛错杂，如自鼎峙，故亘古未有一统之者。罗马昔号一统，除意大利外，则自高卢、西班、不列颠，皆羁縻之荒地。北境战垒，不能出丹中波河，若波罗的海南北地，则未尝一问津也，故谓欧土亘古未尝有统一也。以角立竞争，是以成今日之强也。然或以竞争致强，乃欲裂中国而为列邦，以内相竞则惟欲促其亡而已。今之竞争，既合大地为

一角逐场矣，则强大者胜。若又内裂，是不欲竞争而欲内乱也。近者又多欲辽东别立国，原出于欧土荷兰、比利时、瑞士之体，皆与中国今情迥异。中国人种历史、政体、风俗皆宜于一统，不知者误采欧土之义，则不知时地迥殊，徒自割裂，以弱其势，亦犹昔者误言革命自立，而师法美、法，同皆误于欧人之迹，而不审时地也。今学者多读西书，辄有此谬想，皆不解中国事势，而误中国者也。

自英伦夕泛海，晓到荷兰，已刻入德境，午后到汉堡。太白谓千里江陵一日还，此又太白所未知矣。汽车中口占：

海舰朝穷荷兰国，汽车午入汉堡途。绿芜千里田园直，红瓦万家楼阁殊。林木夹堤露高塔，牛羊被野傍平湖。早闻汉堡称繁丽，会看飞花夹市衢。

九、挪 威 游 记*

一九〇四年

七月六日晓起，自丹墨京哥本哈靛乘汽船往挪威海口，即在京，九时由马车下船，十时行。两岸数十里，岛屿相夹，绿树芊绵，红楼相望，风景至佳。北为瑞境，南为丹境之看薄。渐出海口，诸山环抱，甚窄。出海亦复万岛千洲，苍翠迎人，坐船上一路看山，乃至佳处。惟加拿大自湾高华出域多利岛，又曼梯柯仙罗论何入美之千岛，日本九州将往马关处，有此佳境，全地球亦难得矣。船愈行，山翠愈佳，岛屿愈奥。惟惜岛山太平，不甚诡异耳。欧人盛称挪威之山甲天下，我未敢附会，然凭海千里，山岛回环，兼海山而有之，实为幽胜。凭阑饮酒，复得鲜虾，与璧女及罗生、文昌对酌而乐。罗生前在栢屿相见，今五年重见，睹我发白而叹我增老。追思数年来国家多难，龙血玄黄，今幸中国不亡，已为幸事，感怀身世，叹息弥襟，口占诗示罗生及同璧。

频经国难忽华颠，南北重逢已五年。美酒空为人送老，飞舲且作客游仙。好山缥缈何成住，大海盘旋几变迁。且喜奇才能磊落，又来弱女慰缠绵。（罗生年弱冠，中西并茂，尤通泰西哲理，志节磊砢，佳士也）

三时船到挪威京，名欽士遮那。举目朴陋，巷几无人，楼层卑下，道路狭隘，风俗朴陋，乃至人种而色亦复暗枯黄瘠，不甚红白。行经全欧，宫室壮丽，道路恢宏，人而桃花，红白相映，不意

挪威若此，欧土乡曲吾未全到，实为全欧都会人物之至劣下者矣。挪威京人二十五万，然登公园高塔之颠，以望全都会，则二十里中，红楼碧瓦与绿松翠桦相映，空地至多，故园林与楼阁相错，海汊深入，岛屿环前，苍翠满目。而海波拱抱于前，若一天然之湖，则其佳胜大观，虽瑞典京尚逊之，何况他国，又可谓全地球之都会第一焉。盖挪京者乃天然最胜，而人事逊之者也，至人面之枯黄，疑山谷崎岖，平原鲜少致然，惟瑞典，亦岛屿至多，而人至秀美，同居北海，同在比邻，而人色至相反，此甚怪异，更当有故，非旅人匆匆所能得矣。

入克兰大客店，此为最大店，而价甚贱，人仅三克郎耳，盖地瘠民贫故也。客店甚都，门有园，园有亭，绿草红花，廊幔临之，甚雅。惟取一水，点一灯，物物皆分别计钱。吾取热水洗面，又携茶叶，但取热水冲之，皆计半克郎，全欧无之，盖亦穷地之所为欤。大道仅一，此店前为议院，旁对王宫公园，邻为博物院、大学堂，又过为公戏院，一切大观公会皆聚于此区区矣。小国寡民，北鄙僻壤，袖小不足回旋，殆无如何，故游观全京，一日可尽。

游博物院 院门墙纯以绿云石为之，光翠夺目，实为欧洲第一。绿云石盖挪威土产，故易办也。其盖白灰饰，墙皆金饰，亦甚丽，余皆用黄砖，甚美观，然终嫌规模狭小耳。院中古物无多，皆循例有之，惟吾华之衣服及墨甚多。最古旧伟大者，彼九纪一古船，乃其王劫于海贼而葬焉，各遗物犹在，乃二十四年创得者，盖千年物矣。船长六十六尺，广十六尺，板板相衔，已能如今欧土船式，木料已黑如炭矣。购其图归，古船有板屋盖之，别在博物院外也。

游画院 画甚少，绝无佳者。罗马石刻皆非真物，不过以灰摹之，与丹墨同，盖小国所无如何，仅求形似，以广见闻，虽美之纽约、华盛顿亦如此矣。

沿道左右小岗，松翠青青迎人，山石萃确，林木参差，与铁磴相映，则夹道冈陵石林之美有过人者。过大学堂前，规模颇壮阔，观其藏书楼，甚狭小矣。学生皆避暑，以司空见惯，亦不遍入学舍矣。

再过为王宫，据冈陵高处，由大路直上，俯临巍峨。宫石筑三层，方形，大十余丈，门有前王石像。宫外厂地甚多。入宫略穿诸殿室，皆不甚华，逊各国王宫远甚。以闭宫门时至而出，然亦无可游观者。小国之行宫仅同富室而已。宫外为园，亦御园，亦民园，仅以木栅别之，有门可出入。御园群花满地，广长数亩。民园古木参天，广长数十亩，松林中有亭焉。外有花畦列左右，长十余丈，玫瑰杂花甚盛。吾倚阑而睡觉，但闻鸟声，几忘人世，岂知其为挪威王御园欤！今挪又自立国，迎丹王孙主之，曾几何时，国土已易，转瞬浮云，真同一梦矣。按欧之小国自立甚易，以其有大国翼赞之也。盖自日耳曼封建之世，其分合已多，视为故常。挪本自治，仅同一王，井市无惊，兵戈不动，只是内有民议之哗，外有强邻之助，瑞王自度势力无可如何，不得不听其自立。瑞、挪言语本自少异，合挪于瑞，不见国大，分挪自立，只自蕞尔。若强国则以其分之，愈小则将来取之更易，然则挪威人民之自立，亦未见其大益也。此次德、英两大力赞成功。夫匈牙利与挪威同体，然匈牙利自立之难，而挪威自立之易，则以所隶之国，一为强大之奥，一为弱小之瑞故也。在德国日倡之大义，则务合众小为联邦；在德国赞助之力图，则分弱邦为独立，同在北欧，举义何其反欤！德人最有合并之谋，德王尤具英雄之略。闻奥之诸部，德人犹频唆之，离奥，是何心哉？司马昭之心，路人知之。大约欧之分小国愈多，则德之以联合为吞并愈易耳。挪之小人岂有远图，乐一日之自立，而忘将来之吞并。不观于高丽乎！当乙未之夏，煌煌然夸诩自立，称帝号而纪建武矣，以为脱中国之轭

矣。不及十年，并于日本，乃始悔误听之诡谋。高丽名士李晚与吾言，吾国人始皆不知日本之诡也，方谢其扶助独立之力也。此则挪威他日之悔也夫！方今大地交通，万国交迫，强凌弱，大并小，乃日相吞并之时，观春秋至战国之间，即今之世矣。自此以后，二三等之国皆渐即夷灭，惟强大之国六七存耳。是故当今之小国灭亡，亡也；扶立，亦亡也，不过诸大诡谋播弄之耳。或各国相竞，不欲偏有所益，以为均势之计，如瑞士、荷兰、比利时是也；或取诸异种借为渐削之图，如希腊、埃及、罗马尼亚、布加利亚、门的内哥是也；或两雄交争借为屏蔽之地，若突厥、阿富汗是也，然总皆诸雄在欧之诡谋耳。若在余洲，则除英、俄相迫而留阿富汗，俄、日相迫而留高丽外，皆草薶而禽猕之，观扶高丽之独立，而阿富汗、埃及可知，待权势之既到而一旦取携焉。因是以推匈牙利、苏格兰、阿尔兰不能独立，而希腊、挪威之苟存性命于乱世，不日不月，死亡无日，可预决也。齐桓公一面灭遂灭谭，一面封卫救邢，是何为哉？故吾未见挪威之自立也，见德之吞并而已。嗟乎！方当春秋之世，非有晋、楚、齐、秦、燕之大地，岂能久存于战国哉！智者因往推来，亦可鉴观矣。

夜游百戏园，甚小，游人阒寂，布置亭院亦寥寥，观剧亦复小班数人，观者无几，不意小国寡民并游戏之力尚不及也。其与匈牙利之标德卑士同为附庸，而闹寂若天渊矣。

七月七日游公园，园围冈陵上下，最据全都之胜。入门为池，林木铁磴绕之，坡陀登冈，茶馆数四，所谓哈窠屋是也，有图在焉，与松柳相映。再上则花畦石像，拾级登椒为蓄水池，有大喷水管焉。后亦林木森秀，嘉葩夹道，又复坡陀而下矣。蓄水池作机处，上为高塔四层，俯瞰都城，一一在目，海岛百千列于前，青山四周抱于外，人家万户，楼阁鲜新，与风柳相映，光景至佳，凭眺山河，累经立国，感不绝于予怀也。公园之冈阜，从后山至

中处，蜿蜒委曲而下，渐引上，此阜履端居正，昂然全都会之中央。后山列峰如屏，左右夹护，如环海水，回抱成湖，真天然之地也。相其阴阳，观其流泉，陟则在巘，复降在原，顾盼乐甚，颇惜冈顶凿此大池焉。向谓瑞士、瑞典可作大公园，观挪威都城亦然。

议院在吾居大客店对宇，将行游焉。白石筑之，规模极小，尚不及英、美一邑之议院也。两议厅皆在楼上，上议院尤小，仅二三丈，如寻常人家厅事，仅列二十四几，然皆半壁形式，甚新也。式如下(图略)。小国薄力，只得如此。挪威民权甚盛，此院虽小，然彼一国政权法律所自出，亦未可轻视之矣。

游劝工场，门亦以绿云石为之，极华庄。楼场极新，古物亦多，小国有此，亦可观者。

自挪威有船可往北冰洋，时适无船，遂于七日之五时半，乘汽车往瑞典。上等车价五十四克郎，二等三十四克郎，一夜可达瑞京，租床每一床二克郎。

自挪至瑞千里，坡陀相属，松桦蔽山，时时有湖溪相映带，人家楼阁作红黄色，皆以木为之，下层小而上层大，下用全木枝砌成，交角处互穿其端，此乃瑞、挪堂构之特式，盖其材木极多故也。外以红阑绕之为园，皆据冈颠，或临水湄，多在林木深深中，景色佳绝，自入欧以来，惟瑞士有此耳。

挪威京沿海岛屿无数，其东北海旁，楼阁连绵，风景至佳，有石如屏，峭绝。

一〇、瑞典游记*

一九〇四年

七月八日晓七时，汽车自挪威行抵瑞典京之士多贡，始以为瑞、挪同国，小国贫民，必不足观。验行李讫，甫出汽车场，流观道路之广洁，仰视楼阁之崇严，周遭邂逅士女之昌丰妙丽，与挪威几有仙鬼之判。岂惟挪威不及，乃可称为冠冕欧洲，虽英法亦远逊焉，宜其能以小国拔起，昔服强俄，而今辖挪威也。盖瑞之人种秀出，其辖那也，几与英人之辖印度同科。今那虽自立，而瑞人之明秀不群，实非那人猥琐所能望。虽生同欧洲，风化略同，而城郭人民之气象，则相去远矣。乃叹强国上邦之有自来也，中国人一游高丽、安南而见之。

亦入克兰大客舍，亦瑞京最大者，一人一日一室仅数克郎。结构宏丽，舞厅、宴座及上室皆黄缎绿绫被墙，花木间之，庄严华妙。即饮食烹饪亦过他国，盖皆欧土大国所无者，而价甚贱，盖僻在北鄙之故耶？客舍临湖，左旁为博物院，右旁为小公园、公戏院，院旁为议院，下隙地亦为公园，花木亭台皆临湖。过桥则为王宫，乃与吾客舍正对，皆环湖而居，湖中汽船往来，湖边电车飞走，即举目间光景已大佳，为大地所无矣。客舍旁一公园，有瑞之英主查路士十一铜像，二百年矣。像无须，持剑东指，相貌雄伟，即霸北欧而胜彼得者，环以四铜鼓刻字。园中花木扶疏，临湖设几，吾后自岛还，频息于是。客舍有四马大车，分六榻，可

坐十余人，每客三圆，车夫红衣扬鞭，每日于十时遍游都市及园林焉。高坐游盼全都，在他国亦同之，然无佳趣。在士多贡则寸寸皆兼城市山林、湖海宫馆之胜，为地球所无焉。

城市之中凡七岛，通之以桥，王宫据中岛，法署一岛，公园一岛，余列旁岛。人民二十八万，人家十万户，楼阁鲜新，海波荡绕，山石萃确，桥梁纵横，水木明瑟，楼塔与林木、湖山相参差掩映，而道路砌石，夹植松桦，整洁甚矣。其居楼皆六层，无一家少有高下者；皆髹新色，无一家少有尘旧者，虽贫民下户，皆租危楼，垂纱窗，一律妙丽，盖其国律不许贫民自筑小屋焉，故其华严整肃。虽以纽约有廿余层楼阁之峻丽，而接邻比舍，或一二层矮屋秽室错杂其中，则不美观甚矣，盖美听自由，而瑞行干涉故也。然瑞典以此楼阁遂冠绝美欧，加其公园之清瑟广漠，岛围湖水，而湖水复围岛屿，如此展转相望不绝。瑞人既生当海山佳处，复擅点缀，沿岛夹道茶馆酒楼百十家，诡制异色，清歌妙舞，杂沓于其间。至夕则电灯万亿，裙屐缤纷；出游则画舫沿湖，泛浪于一千二百岛海波、山林、楼观之间。以京邑而兼山海岛桥之胜绝者，天下无有，应以士多贡冠绝万国，独步无偶焉。华盛顿号称幽丽，柏林号为整严，比之有天人仙凡之别。下视巴黎、伦敦、纽约，湫隘嚣尘，真若地狱矣。美哉！士多贡乎！观止矣，蔑以加矣！清瑟固天然所产不待言，何以小国薄力，入口货十倍于出口，而楼阁道路乃亦冠诸全欧乎？吾益以赞叹瑞人不绝也。甚怪交通数十年，而中国游人及群书无称之者，亦异事也。意者如日本人消吾国大陆尘土不解风景耶！十五月明，坐游舫，乘电车，步长桥，饮茶楼，得诗：

环湖据岛开都会，汽舫湖桥处处通。瑞典一千二百岛，楼台无数月明中。

晚步游厄架园，湖山相间，岩石沿路，绿树深深，行十余里，

足甚疲乏，少憩茶亭。门外壮丽异常，以板画战时穹庐状，入内则藤架花棚置茶几焉。再入为花园，百花繁盛，海棠大寸余，红素芳菲，种极繁茂。有菊枝叶如苹，数枝并上，种甚新异。不意汗漫邂逅异境，盖瑞京园林傍湖沿山，游之不尽者也。

九日游博物院，壮丽见图，古物甚多。其石期之古屋存焉，在石山中斩石为之，以石板环外，上盖亦用石板，前掘石为沙地。又有堆小石仔为屋，如蚁穴然，而空其中，乃一古坟也。

又一博物院，昔赛会所也。连楼通贯，左右环长廊，皆石筑，备极壮丽。外为花圃，又外绕石阑，极新整矣。四大石柱上有园穹，或方棱，地板砌方纹，纵横相间，如各国王宫式，胜英国博物院之简俭多矣。其埃及、希腊、罗马之古物皆真者，此尤远出丹比、那威之上，盖瑞典人无不隼胜者。今又新筑一博物院于思间慎公园外，红石伟丽，将迁于是，益瑰伟矣。

游思间慎公园，以一大岛为之，有铁轨车可忽尔登颠，亦有大道层级，石梯曲折而上临。正面有大酒楼，旁有石亭。此外入门之路甚多，岩林山石，楼阁参差，池桥曲折，牛宫鹿栅，瑞典古屋旧装，洞獠山人，野兽珍禽，无所不备，而山上山下，深林曲径，丛木灌莽，怪塔惊泉，若在深山中。忽而登高望远，则都会万家，城市人烟，与岛屿、海波、山石、林木相杂沓掩映，环岛以湖，环湖以岛，湖岛展转相环无尽，以映带于王宫法署中。城市山林，不可方物，可谓大地幽胜之第一者矣。柏林动物园遍摹万国宫室，自是地球第一，然幽胜则不如此园远甚，此盖天然，无可与争锋也。宋人或称临安西湖，然不能比此万一矣。全园有图。

是日登园中山颠之五层高塔顶，远望城市海山，大雨迷濛，云烟出没于帝城双凤阙，春树万人家，林木海波，一碧万绿，光景，尤为奇绝。塔颠平台高层，周窗坐以中国磁磴卖茶焉。倚窗望烟雨之变幻，傍晚不能去也，可谓绝境矣。塔有图。

有近俄北冰海之猎论人夫妇二口，席白熊皮坐，其围三尖木棚屋中，其屋骈立，木枝斜倚而成，亦有门掩焉。其人极似中国种也。中悬筒以贮水，下焚柴而为暖，亦以为炉食焉。上空通如霏，盖太古之屋进化必经此种，美国之土人多然。亦有图。

瑞典古屋甚多，皆布置于林池中，至幽胜矣。自十二纪至近十七纪，可考进化之序焉。十二三纪以前，古屋高数尺，环屋边以板为床，亦若木箱，有帐垂焉。床有毡，有灶能通气，窗高尺许，几及梯皆以一木为之。其一间近屋，盖高七尺处为阁板，亦为床焉，四面有槽，悬兽皮。其一有中霏，一切用器皆以木工，甚钝拙，惟烛台以铁为之，可开合焉。其茅屋四周作小房，农家养牛马，室蓄禾草，秽陋皆具体矣。养蜂、牧牛皆有缩型。中作大院，以小石压屋极，又压以柴，正而红板，屋高七八尺，小玻璃窗与中国北土甚类，上板有红花，仍用茅盖。至近二百年之屋，则雕镂为床几、柜橱，磁铜为杯盘，屋高丈许，厅房数四，虽远不及今，然形式略具。入门为门房，后为厨，左客厅，右饭厅。饭厅后分二室，前为书室，后为卧室，板瓦用鳞。其屋守护者，或男或女，皆衣当时之服，所以教民知今日进化之安乐，又以知人道之日进日新，而不可守旧自闭。虽游观乎！用意深远，欧美之善于诱导其民，多类此。

有二石岛，数石洞，养白熊，甚皎洁，海狗有池，其余珍禽奇兽，皆以木栅置深林中，若自然也。

有瑞之古塔，黑黄色，全塔皆钉，无层数，亦诡异矣。循园而周行，凭阑倚石，处处异观，寸寸佳胜。忽而俯望，城市无尽；忽而深入，山林无睹。其泉激而成之，茶馆酒寮相望，以待游人，行行不忍去。至夕饮于正面黄楼酒馆，侍女皆能鼓琴而歌，瑞典歌声最高，响遏行云，得未曾有，为之把盏而醉。出望繁星丽天，电灯遍地，环园戏院歌楼茶园声乐蔽空，盖所谓乐国乐土非耶？乃

一一循视诸茶园酒楼，花木夹道，楼塔诡丽，廊亭迤邐，不可胜原。都人皆在树下电灯白绿几中坐而听乐，有拓影，上黄下绿之楼阁，妙丽可见，不意小国之布置，乃能华妙若此也。人称巴黎繁盛，岂有一二清丽如此！乃下山寻道乘汽船而归焉。是园于来复日及来复六日有跳舞会，在平地之坛，有图，吾数游是园尝观焉。璧女遗金柄伞于园，隔旬有尼路顺氏之兄妹拾而还我，其俗之美亦可见矣。

大雨登思间慎公园塔顶，四望瑞京在山海中，烟云出没，波涛浩汗，楼阁迷濛，光景奇绝，天下所无，因感天人之无尽也。

瑞典公园奇丽绝，海波都会互回环，金银宫阙排云里，缥缈林亭出世间。岛外有湖湖外岛，山中为市市中山。独登高塔苍茫顾，烟雨迷濛天上闲。

十日游王宫，石筑四层，长方形，据岛临湖，最奇伟矣。四周穿室为殿，与意、奥、德各国相同，不复叙述。惟有正殿是即位开议行大典礼之处，宝座在正中，五级而上，左右列直几，坐亲贵大臣，长丈余，衣以黑花线，宝座上有宝盖。前左右楼廊环窗，皆有坐凭阑，左右有其先王祖若父像，并刻功臣焉。此殿深四丈，广二丈，甚小，然其庄严，少类中国焉。其前楼后及太子居之一室，遍挂鹿角无数，盖太子所猎者。有一织绒画，值五十万，颇佳丽，闻织七十年乃成，一存巴黎，一存湾，一存此殿。有波斯王所赠之宝石剑，攒众宝石为之，甚贵重焉。

十二日游罗丁堪行宫，乘汽舟行数十里，岛山明媚，海波灏演，舟泊宫前。涟漪青碧，正对长桥，松林压邱蔽冈，万绿无际。白石为宫，深六七丈，中三层，凡十三窗，左右二层各七窗。前为宴殿，后为藏书楼，有前王路易十五及查列斯十一、十二与其后像，胜俄彼得而霸波海者也。英姿飒爽，王与俄战图尚存，然画笔甚板。普之非立特烈大王像亦在焉。今王少年二十八岁之像

亦在焉。古女后之髻垂蔽耳，甚似中国今妇女装，所有各画多皆瑞人丝路话所绘也。穿数殿经食殿至王后之画殿、寝殿，其帘幕几壁衣黄、蓝、红，皆同一色，而每室异焉。寝殿白顶蓝板，磁灯以花为之，出中国。有中国磁炉，高丈余，皆有人物，甚贵重矣。黄缎皆瑞人自织，甚类中国。宫后有花园，甚大，芳草红花，石像列焉，芳菲萧素外，此则绿树无际。宫外有茶馆，憩而小食焉。此宫清胜，亦各国所无，盖瑞典之地随所布置，无不佳绝也。

十一日泛舟游湖，出至海口，凡二百余英里，一千二百岛，岛岛相望，海波澹荡，松林深翳，中有人家，红楼白阁，抚山临流。当临流处，花畦松径，石堤木桥，时有亭榭，陈几榻于中，夏时瑞之士女各避暑居焉。岛岛如是，有数处大市，有客店可居，每复日有汽舟游焉。沿途人家多处一泊，风味酷似瑞士故居者。往来亦甚便，汽舟以八时开行，每食人七十钱，而有二十二品，多鱼虾异物，咸酸皆备，其价贱而品多，味亦新异，盖欧土所未见也。欧人之食水族多鲜食者，几与日本同，医者于卫生不禁之，想以其凉血易化耶！凭船阑，抚山海，其乐无量，盖大地之内未有京都而在海岛者，又未有凭海有千余岛之多者。或有之，则在蛮烟瘴雨之地，否亦绝少人烟，安得千岛楼阁相望者乎！虽瑞士犹逊之。瑞士胜此者，在夏时雪峰照耀耳。二瑞皆绝景，各有短长，无可轩轻焉。瑞士居欧之中心，天下多盛称之。瑞典僻在北鄙，游者少，故不甚称焉。逋人天幸，得以蒙难之余，穷极绝域之胜，放浪海噬山陬，以陶写其天，则吾华自古之羁人滴宦，足迹所未至，耳目所未闻者，皆吾为之先焉。每读灵运泛海、游山诸什，东坡黄、惠、琼、儋诸作，辄以万里贬谪，江海萧条，发其骚吟，写其身世，后人过其遗迹，为之想象，流连其艰远。以鄙人视之，则诸老犹未出户庭也，则吾虽放逐，岂非大幸耶！凭船阑饮酒得诗二章：

瑞典一千二百岛，岛中处处有人家。荡船曲曲屿塞路，穿苇深深鱼上沙。松林掩映红楼阁，矾石欹斜翠柳花。波光山色绿无际，载月归来醉蟹虾。

穷发投荒荡汽舟，赋诗横槊几人游。青天一发通中土，大海洪波又九洲。各有开天新世界，颇思故国旧风流。谢公山贼惊开凿，屐齿怜渠限一邱。

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一日，在瑞典申堪海口，得翁常熟五月凶问，大盘陀石上，望北海哭之。海风怒号，海浪汹涌，青天惨惨，若助吾哀。一老不遗，为中国痛，非徒感推毂之私也。

长天黯黯海萧萧，欲溯凄风赋大招。东望江南云断处，空将老泪洒寒潮。

吾于丁酉冬，为德人索胶上书不达，十一月二十日津海将冰，十八晓束装而行，马车戒旦，仆夫在途，先一日投书翁常熟辞行，告以中国即灭亡，眼看各国兵之入京，吾不忍见，决出旧中国而觅新中国，不复再还。翁公退朝，即来追亡，吾已拒驾，翁公闯入握手曰：君不得行，今早高理臣有章荐君，吾白于上曰，时局艰难，非破格用人不可，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加大用，上甚眷君，宜留勿行，即行亦追回。吾感其意，乃呼仆解装而留，遂有戊戌变法之事，而翁公与鄙人亦几死于是。盖上与翁常熟为二十年师弟，最为敬信，而翁公生平公忠谨密，未尝妄荐一人，故上以信公之故，过信海滨鄙人，其称仆太过，吾何能任，盖元臣好士爱才推毂之溢词云尔。然以荐仆，故己亥废立未成，于庚子正月十日荣禄几杀公，临朝明降诏书，以误荐鄙人为罪，革职编管，公遂终身废弃。救国无功，徒累知己，方冀光复重逢，岂意哲人遂萎，望海陨涕，哀思难任，续诗二章。更续哀词十二章，以无关瑞典事，不复录入。

海山凄断海风酸，忽听山颓最痛辛。誉士岂闻才百倍，救公

何止赎千身。萧何能荐登坛将，王猛曾为入幕宾。岂料七年悲党狱，竟成千古痛维新。

昔为胶州北上书，冰河凌晓赋归欤。追亡竟累鄯侯履，变法真成商鞅车。党锢千秋话苏马，波涛万古泣徒胥。房州未出应难瞑，救国相望恨有余。

十二日移居稍士巴顿岛之大客舍，有湖岛焉。距士多贡三十余英里，乘汽舟渡海，由汽车一小时可至。道中冈峦林木杂见，海波楼阁，人家合沓，烟岛途穷，见大湖，海波渺莽，左右岛山皆玲珑。楼阁红黄相映，起于五云，而中央小岛通以三桥，岛皆松林，中有酒楼，杰阁岩峤，乐亭铿锵，平台石阑，可以望远。环岛砌石为径，夹以花木，亦有盘陀石无限，可任坐卧，以听波涛。岛尽处有小室，山石萃确，疏篱临海，芍药满崖，居此听涛，尤为幽绝。有芬兰老妇养病于是。湖滨沿山筑径，篱落参差，花木扶疏，处处有几可坐可钓。筑长桥二，以通海浴之室，男女各有场所焉。男浴场中围海水，周以环室，浴者人五钱，凉浸如冰雪。客舍明黄，为楼四层，前为五塔，嵯峨开敞。舍前敞地百弓，植繁花，设长几，通于茂林，临于湖滨，开牖凭阑，但见海山楼阁松翠与波光云影相荡而已。日携同壁，扶杖行游，偃石听涛，乃至月出，或四更未已，几忘人世，何况飘泊。罗生文昌曰：吾他日得使瑞典愿足矣。同壁曰：大人何不居此。吾乃抚石悠然叹曰：天下山水之美，瑞典第一；瑞典山水之美，以稍士巴顿为第一，而吾得之，苟非中国忧亡，黄种危绝，则此间乐不思蜀，吾何求哉？可老于是矣。吾本澹荡人，拂衣可同调，平生雅性，志在林泉，讲学著书，本无营宦，遭世不宁，濡首救溺，几陨其身，庄生所谓大惑不解者哉！吾生穷理眇极人天，亦何所不忘，无如躬遇故国之危，不忍之心，无由自遏。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佛曰：吾不入地狱，谁当入地狱？救众生者诸圣，入

世皆缘不忍之一念而来。然人世之进化无穷，道终未济，岂有止哉！惟若中国小康，略能自立，则吾种可存，亦何烦吾之劳心苦志，舍身以殉乎！吾其将择大地之湖山至佳处，徜徉终老，以息吾魂灵，而乐吾余生，则欧洲之二瑞，其无以尚之。东坡曰：我本无家更安往，临睨九州，回头禹域，则又凄怆伤怀。故乡其可思兮，亦何必怀此都也。相与叹咏，留连竟月而不能去。

梢士巴顿湖岛杂咏：

岛石峨峨绕短松，三桥架浪汽船通。华严楼阁相望处，澹澹微波夕照红。（中岛）

怒涛拍岸苇花幽，石径繁花着小楼。行遍岛桥欹石坐，海波渺渺岛云秋。（岛尽处小室坐石听涛）

携女扶筇沿岛行，松枝碍路石纵横。行来岛尽盘陀上，坐听涛声看月生。（日夕绕岛，听涛待月）

玉面霓裳侍女游，牵花坐石小勾留。摘花簪犬亦新趣，临海徘徊图画幽。（书所见）

两园东食又西宿，千岛朝游至暮归。绝好海山行汽舫，百千楼阁对斜晖。（吾居湖滨客舍，食于中岛酒楼，或游于千岛海中）

看剧归来夜渡航，汽车百里度重冈。楼台无限山无数，岛屿环湖月似霜。（自瑞京看剧，夜十二时乘月归）

居梢士巴顿垂二十日，海山幽胜，别日烟雨迷离，徘徊不忍去。

海山第一冠欧洲，二十日勾留千岛游。烟雨濛濛如送别，凄凄波浪打矶头。

三桥独立为多时，回望楼台岛树披。绝好海山为永别，最难烟雨又迷离。

十四日，其外务大臣格拉谦避暑还，约见，偕罗文昌、周国贤及璧女往。外部署二层，甚小，与丹墨略同。守门一人导登楼，

即握手相见，能操英语，称中国为数千年最文明古国，甚幸得见，惜往者不甚与欧土相通。闻吾变法甚喜，谓戊戌政变固闻之而不知其详，因问焉。罗文昌告之故。吾美瑞典京风景之佳，为万国冠。所奇者，道路楼阁之广洁壮丽，从何处筹此巨款而为之，想得力于银行。格大臣答曰：然。因出瑞典政书二大册以赠。因问何所欲，必竭力。吾乃请见王。格大臣曰：王尚未归，须待西九月，若能待，至时当介绍见。因请视狱，诺之。谓告狱官约时乃告。又与同璧言，始见中国贵女，甚喜。再谈数语，吾辞出，乃殷勤握手别，送出。一堂遍挂前大臣像，指一像告吾曰：此吾父也，昔曾为外部大臣。吾因颂其凤毛世美。吾是时欲游突厥，托格大臣告突公使，即代致书。归半日，即遣人将所赠书至，吾以珫琅一瓶赠焉。

十八日游新旧两议院，旧者甚隘陋，费仅数十万克郎，议院体方，同伦敦，最不妥。今新院已改半璧式，盖遍见各国议院甚多，只有英伦敦、瑞典及加拿大之阿图和三者长方形而已，余无不半璧圆形者。新院在王宫旁，甚壮丽，筑十年矣，今尚未成，盖所费需千万克郎。欧土各国于公馆日竞壮丽，其逊色者，亦必改筑，以为国光不少吝，亦以见保全国体之义。但吾国公馆苟且粗恶非常，且从何筹千万巨款而营之？瑞以小国而公馆无不宏丽精美，此最可令人用意而求其故者也。其详见吾《理财救国论》。

游大学校。白石四层楼，甚峻丽，甚新而颇小。学生七百，教习四十人，脩金岁三十六克郎，学规及诸学皆同德国。其体操楼甚敞，品物亦备，环壁木架无数。又有大学，距京二百里外，临海风景清幽，吾以瑞典学非精深，不复远视。闻瑞之人士至高等者，皆游学于德，此等不过具体，几如高等学而已，小国寡民，固无如何。而与丹国俗，凡中小学必习本国语言文字，其所以保守

国粹以教国民，自立之具犹斤斤也。壁有王子作一画，甚佳。

游音乐院。吾闻瑞之音乐极精，凡及于德，曾累观剧于公戏园。园费百万克郎，外为茶馆，绕以花木，而临于公园。然园不大，坐客不多，不能比英、法三分之一。然音声要眇，高唱入云，哀歌激楚，实吾生所未闻。尝见其演罗马王一剧，盛陈仪卫，皆罗马古衣冠，王与后东向而坐，群臣编衣霞帔，西向鞠躬而立，两大将争功，欲娶公主，至动大兵以要挟，王不得已，割公主所爱之婿而别嫁之，公主涕泣，固请不得，乃与所欲嫁之夫泣诀，又为王逐，公主誓不他适而自裁焉。情意淋漓，顿挫呜咽，哀声凄怨，感人心脾。其刻划神情，摹写光阴，天地山川，宫室草木，以电灯之忽开忽合影之，以帐幔之忽垂忽卷现之。故忽尔开幔，但见殿阶月落，独立苍茫；忽尔开幔，但见山洞幽林，伏地若死；忽尔卷幔，按剑殿门，怒眦发指。而后徐徐引唱，皆去貌取神，如读屈原骚，如听刘琨笛，如听孙登啸，如闻杞梁哭，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哀思一缕，怒气千寻。或声遏行雷，或细咽柔丝，□□间关花底，幽咽流泉，杂沓变幻，为叹观止。吾想吾国古人所极意形容乐歌之美，今乃真闻而见之，故谓中国他事尚或有可存，惟戏乐则太钝下湿湿，无一可比人者，当汎扫一空而甘心折节，舍己从人，尽以泰西为师，更无疑义者。吾以暇欲学乐，欲觅教者，来此观乐，学生百九十七人，皆女子也，岁脩十一克郎，上有广座如戏场，女师导观一切，或谓学乐必宜在德，乃舍之。

游育婴院。院皆红墙黄板，妙丽甚矣。院外敞地，杂植花木。院三层，游廊亦多置花，以悦婴儿也。院长，医生也，一正二副，谓未尝见中国人来游，喜而导游。各室每婴儿一小铁床，白毡、软褥、小枕，每一保母育一婴，或二三婴不等，皆饲以牛酪。凡保皆由自己发愿，不给工资，惟其有子者许入院，八月后可永在院教养，此其利益也。婴凡二百，有生而送入者，养三四月，听人取

养之，闻皆野生子为多。有一婴貌甚英，啼甚大，英物也，可爱甚。大者有十余令，则读书矣。膳室及厨广大而精洁，见此如见大同世也。

二十日游恤贫院，院高二层，皆整洁异常，垣墙、道路及地皆洁，地板用疏，浴厕皆如富贵家。病者二十五人，木床、白毡、厚褥甚洁。其内伤在高层，闻十不得一愈，岁割二三百人云。医共四人，日视二次，其老人别一室，有九十余岁者，熙熙甚乐。室尤雅洁，沿廊及室窗多陈花木，无一不洁净。凡贫人五百五十，二三人共一室，人日给费七十二儿（儿即一钱），皆国给，本人不须出。看护女二十九人，岁费二三十万，皆支国帑。此院五十年矣，仁矣哉！如见大同之世也。今虽未至，然美意良法如此，亦可谓升平世矣。西俗当壮年，穷奢极欲，尽其所有，绝无盖藏。居室则华，几去收入之半，虽俭于食而嗜饮酒，德、法、美尤甚，四十余足多肿，已难作工，五十后无所归，遂入院，以为俗焉。英、美尤甚。瑞国贫俗俭，尚能力作，故入院者无多云，此其得失与吾国最相反。其老者偶与吾言，辄甚凄凄伤无归，吾国老人有盖藏，有子孙敬养，似胜之。此当更细考而较之也。

廿一日游制磁厂，本资仅一百五十万克郎，其去法之賒话厂远矣。磁名猜难，固出吾创制也。吾欲编考欧洲磁制如何，厂主导游，遍观其制法。第一曰滤泥。以磁泥置池中，以五机滤之，以渐由浊致清，至第五机如清水矣。机有如风扇者，以布连夹为之，盖泥清则器美，此其本也。

一曰凝器。置磁泥于型，一人以电机转之，高下方圆，长短大小，惟意欲其合度，以一线割之，置圆石板上，即成器矣。其欲起线批橙作诸花样，以机引刀惟意。

一曰印花。置磁泥于土型中，数转即成，每一花当有一型，但当制型无数。土型多两合者，以便开合而置磁泥也。其有耳

者，亦置泥耳型中，印之即成，乃粘合之，简易甚矣。

其为碟也，置泥机下，压成平饼形，易置型中，以机转之，一人以刀修其边则成矣。

其印花以铜板刻花，湿其纸，以覆铜板上，以擦粘之，则花印入纸中。剪纸如碟形，而覆碟面，又擦之粘之，已乃洗之，纸去而花现磁碟上矣。画花着色者，用数人而不用机，工费稍昂。其画线也，执笔既定而听机之转，则圆矣。此院例，凡作工者终身不许出院，虑泄其秘诀也。欧美竞工多有如此。

大碟百值两克郎，小碟百值一克郎半，价甚贱矣。一入炉先置瓦器中，盖之，乃送入炉中，盖磁见烟即黑，盖之以避烟也。炉大丈余，甚洁。所游各国制磁大概类此，其精妙处则在滤泥、选色、画花，此其高下之别也。然法除华之磁，各国无及之者，彼其色之艳美，或有药料配合之，而不传于外也乎？

游贫学院。红砖壮丽，层楼周抱，敞地开邇，盖瑞典公馆，无不美观者。其东座先筑于今十五年，正座十年，凡费三百万克郎。浴房甚洁，冷热水管皆备，其不薄于贫学者如此也。贫儿凡四千人，日食于家，晚食于学，男师一百，女师七十，岁费十万克郎。学室讲座与诸学校同，皆国家给之，衣则自出。有练枪室，惟兼作木工，日以二时。其作木工，先剪纸作样，然后削木，俾儿童长大解匠事，以便谋食也。吾游美国，凡小学、中学皆有制木、制铁诸工。欧人则文美高尚，富贵家不屑匠事，故寻常中小学无之，盖类中国，此美人工艺所以独出冠万国欤。方今国争，吾中国所逊人者最在物质，儒生高蹈空谈，皆拱手雅步而耻工作，乃以匠事付之粗人。岂知今日物质竞争，虽至浅之薄物末技，皆经化、光、电、重、图、算诸学而来，非不学之人所能预。而乃一切薄之不为，故全国皆无制作之精品，何况有创出之新奇哉！夫自华忒既出，世界大变，今世之汽舟〔车〕电线，所以通大海合大陆，而

为新世者，非有他也，物质工艺为之，我人无一能是用，全国致败。昔诸葛之治蜀也，史称其工艺技巧物究其极，故能以小拒大，力支累年，从可推强国之赖工艺矣。我国古者非无神奇之艺。其在周末，宋偃师之胶漆为优，墨翟、公输之斫鸢天上，始皇骊山陵墓之机，张衡之地动仪，武侯之木牛流马，南齐祖暅之实先制轮船，宇文恺之行城及图书馆开合门帐之金人，元顺帝之自鸣钟，凡此不胜数，而皆不传于后，则不尚工之所致也。且今考校欧美之得失，亦可鉴矣。今若知病败之本，当亟改之。今举国学校虽尚西学，然崇处〈虚〉文而弃实艺，犹之昔也。应仿美国例，凡一切中小学皆兼金木之工，庶儿童幼习之，壮大自然，其慧术者自能推悟而创新，其愚下者亦可通一艺而谋食，进退皆得，可不务哉！

廿七日，外部大臣格拉谦以书来告，约游狱。先视轻罪之狱，室依冈，颇新丽，盖一千八百九十六年所筑，费卅六万克郎，广容百人，狱长迎于门而导游，极殷勤焉。有牧师室，无讲堂，牧师来，开半门听之，仍锁半门。有医室，医每复日来视二次。狱室广六尺，深八尺，床可开合，耸起为桌，无榻。门有上下，小玻璃窗大寸许，以摄光灯照自下，而自上窗视之，囚举动可全瞭。此狱重罪不过半年，作工者给以所售物之值三成，晨给面包一，午给餐，然较丹墨之丰洁则远矣。女狱稍广，方九尺，有囚终身者，则狱夫为多。浴厨之室皆洁，然厨甚小矣。狱中工皆以囚为之，无不作工者，盖以无用为用，又使习于善，用意至美。狱门板横竖各一，坚固已甚。其狂病者别一室，四壁用软皮，免其撞头也。食物用软几安置。狂人来，试之，乃移之狂室焉。车行数里许，渡河至大狱，据冈营构，重修已三十余年，规模甚壮。狱官正副二人，室甚洁，而地无毡。入门有亲友探视室，甚小，以铁方篱隔窗，可望而不可亲也。囚来，入量身室，度其轻重短长焉。狱式

用扇样，可周瞭之。浴室甚劣而洁，浴者易曳履乃入。狱室大小同，多一小桌，有书以读，有水以洗，有灯以照，及盘梳擦食器溺器各事，身有悬牌。体弱者置之窗大之室。囚见客来，皆蔽其面，每囚门挂一牌，第一行人名，次罪名，次坐狱年，次入狱时，次现在年月日，下号数。晨五时起，六时礼神，七时作工，暇教以体操，夕八时睡。游者憩扇式室中，高处有亭，可周瞭，囚不能佚出，有琴室以禘罪焉。囚多衣白，有学堂，自三十五岁以下，皆须入学，每复日读二十时。狱有救火水管，以备不虞。病室甚大而洁，医室有割台，药房药水咸备。狱可容五百囚，今囚者二百六十八人，此狱久矣。有新筑者费百万克郎。狱长告我曰，瑞之刑法昔只吊死，六年前改用斩决，因犯罪者多也。盖刑罚世轻世重本无定律，视民俗之善恶以为进退，要以惩不轨而导之善而已。即在美国号称轻刑而西鄙之，东方并吊刑而无之，重罪只囚终身。柯利颯州其都会曰西林，昔亦无吊罪，三年来又重设之。吾视其吊架犹新也。盖制刑在适民俗之宜，而不得以轻重论也。或者不察慕文明之虚名，以轻刑为公法，不日审其政俗之程度如何，而概以轻律行之，则人冒禁而犯法益多。吾问美国杀人者罪不死，又陪审员权重多受賂，故奸人因律之轻也。作奸犯法，杀人无算，但有金钱，可必不死。即吾国旅美之人，敢于白昼持枪杀人于道者，亦美之律太轻致然。而昧昧者徒传闻欧美轻律之文明，而不知彼欧美一国一州中各自异制，且有前轻而后重者。一孔之夫，以耳为目，不察国俗之宜，而徒以虚慕为实事，以此为政，岂不大误哉！凡今人之虚慕欧美而不审情实如此甚多，此非闭户读书高谈阔论所能，当于游历亲考而目睹之，乃为得也。

游煤灯厂。厂甚新，宏伟壮阔，其高入云，凭河设栈，红砖长桥，远望甚丽。用本九百万克郎，每日烧煤二百墩，可点灯一万，工人二百五十，铁管周遭屈曲无数，方式大炉数十，高皆丈许。烧

者取汽而弃其渣，所用皆英煤也。瑞国小民贫，少大工厂，此其最伟矣，盖国办也。

游藏书楼。石筑整丽，楼外敞地，花木楚楚。插架环楼三层，书三十万卷，抄本七千，有中国书数种，见李时珍《本草纲目》。有机印字之第一本，出日耳曼之曼顿伯，在一千四百五十七年。我国出于宋世，则远在我国之后，疑马可波罗得之我国，或十字军展转传于阿刺伯也。有手写金字耶氏经，乃一千五百年者。又经一册，大二尺余，多图画鬼神，甚怪伟，闻大地上仅得数本，此其一云。又睹一千二百年之乐书。阅书者列桌数十，其中为路，七时燃灯，阅书者尚数十人，阅书期晨自十时至三时，夕自五时至七时。管书楼者请吾书名于簿，谓东方只见日本人来，未有华人到此。交通久矣，以中国人来瑞典阅书，乃自我始，女子自同璧始，岂非中国之大耻哉！

廿八日游铸银厂，厂不大，方四五丈，机四五器。先以银条长尺许，厚数分者，以数机引薄之，凡二十四次，乃以铁管压入一范，即成钱而落于地。铸钱仅银八成，以二成铜入之乃坚，其印王面及年月也。一机管有上孔，置银其中，即溜下机管，以次印之。凡已印，即溜下，有一规尺推后钱入前孔候印，凡自上管溜下，两推乃至印孔，以上下皆有机管，故一钱之两面皆同时印就。每分时可印六十，一小时可印三千六百，岁铸银钱二三百万，金钱一二百万，铜钱千万。工人仅三十，机器值三十万克郎。银条色黄不白，蒸银至软，以琉黄及醋与水和银，置转桶中，二十分即白矣。凡蒸二次，费半时许出，置铜盘中，以火布抹之。

熔银法，置银尺许长盂中，凡三时即熔。金盂则高数寸。有称十余，以玻璃杯贮油或火水渣为权，有长铜丝如□形置油中，以视轻重。英国之称，则重者溜东，轻者在西。

游木厂。此厂之著名能制屋，远寄数万里，皆可以屋式与之，

即能照式制料，可开合而运之。盖瑞典举国多桦，与杉甚类，既饶木材，故有此异制。工人五百，本四十万，总理人出屋样甚多相示。乘汽船往视木厂，厂后小山松柏，林木参差，人家掩映，无不新洁。步行至申悲壁乡市，板室布幕，杂陈食品，与吾国乡曲之墟市相类，他虽木屋，然甚辉丽。入一茶屋候车，崖壁倚松，陈绿几白桌，亭架诡异，杂植花石，盖虽穷乡小市，而布置华异幽曲，中国之名园有不及者，乃叹瑞人之善于园林居室也。出车场，工人数千〔下〕，皆自瑞京归者，甚文不哗，远胜英、德、美国，可见美俗之善教矣。此乡距京六英里，盖瑞京屋租贵，故工人日晚散工后远至乡落，屋租可省，大都会率如是。此乡之屋创仅数年，故皆新丽，工人频迁，闻久居者少有至三岁。吾国旧论治民必用土著，今欧人居民乃如泊舟，此真最相反者。欧人之宅于乡市也，有利则就，故成聚甚速，利尽则散，美国如此尤多。吾华则不然，既宅之也，则营久远而传子孙，子孙复守祖父之祠堂，虽远营利而必归于其乡，故聚族而居，他人不能入之，其繁寡盛衰，视其子姓，皆待之数百年乃见，故无三二十年骤盛之乡落。及其子姓之极繁盛也，一族十数万人，或千数百聚处蓂尔之地，则又户口充盈，人满为灾，而各恋其兄弟、亲戚、田园、庐墓，不忍迁居而远舍之也，故无利亦不散。在欧美，专以赴利为主而生计兴；在华人，专以合亲为主而人道厚。一急功利，一尚仁亲，有齐鲁之分焉。急功利故富强，尚仁亲故贫弱，此亦其一端耶！若其有原则尚有二，华人远走数万里而谋食，非不急功利也，而一有族制以系之，一别男女而艰于夫妇提携，此所以不能不思乡欤。欧美父子不亲，更何族之合，男女无别，故得相携，随意远游，但计养生之乐，他无所系顾焉，此所以轻去其乡，而便于迁徙也。圣人之立法也，亦难矣哉！扶东而倒西，故无无弊之法，是以难言之也。当大地交通竞争之世，则善徙者，其于趋利尤猛而易胜耶！有合

族之法，则人满而必就空地，又势之自然，此即华人与欧美争殖民之权力也。其互有得失，可以此定之。若夫大同之世，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则今日未至其时。然欧美人者，亦渐趋就是势矣。是则天乎？

游浴堂。入门，池沼花木，极幽倩。堂馆、室屋、阑干、几桌皆饰假文石，诡制异状，无不新奇。色皆以绿，最宜人目。环浴池以更衣房，上下二层。浴者解衣，自楼上跳池中游泳，皆赤体相见，英人下体则裹小袴。美人浴池皆赤体，男女同浴，乃至大学校之胄子亦然，此真蛮俗也，宜其好淫软！此地男女异浴，其女室闻更丽，群女解衣同浴云。有高等浴馆，皆白石为之，崇楼三层，极洁丽。人各一室，有人为之浴抹，收一克郎。楼上有大浴池，方广数丈，亦伟构也。

入其荐仆馆，楼高数十级，圆转而上，墙饰假文石，五色迷离，陈设清雅，虽贱工尚如此，虽瑞典之贫尚如此，此则吾国必经久远而后能及也。

瑞之郊野，碧树浓缙，绿草芊绵，千里相望，无寸地芜秽丛杂恶草者。盖其国法，人民私地，夏时必割草二次，剪剃芜恶，无有少留，否则罚其人。公地则公费割之，地方自治者理焉。昔孟子曰：入其国，土地辟，田野治，则有庆。入其疆，土地荒芜，则有让。以此规国，善哉！呜呼，若瑞典者，可谓田野治矣！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单子入陈，陈之道路芴秽不治，单子曰：陈将亡矣。吾国田野奚若芴秽不治，念之可惧，“无念<田>甫田，维莠骄骄”。彼小国乎，有人矣哉！昔吾居印度须弥山之大吉岭，夏时舍前岩岸，草芴秽杂，亦有吏告，令剪除一次而止。吾游瑞、奥、德、荷诸野，亦复芳草尽绿，无少芴杂，英、意次之，盖各国亦必有吾“周官雍氏”之政而致罚焉。我国人野芴无所督罚，真自由哉！是以至此不治也。然美之野亦不治，颇多芴秽芜杂，但其市里稍

治耳、亦国太大，而难施纤悉之治欤！然则吾国之道野不治，必在一统之后耶！

吾居瑞稍久，暇则遍访其民俗，自犹太人居一二街市稍秽黷外，余皆静洁焉。吾特觅其贫民之居，则衢道广洁，崇楼六层，五色相间，白纱垂窗，吾东方之王公不能望焉，深异其故。入室而视之，择其最贫者，人户各占二室，一室置几桌花以供客，旁间设床；一室置儿女床，及杂衣物与厨焉，厨灶食具皆洁白整齐，虽儿女太多，时有杂乱，然亦不恶矣。地或有旧毡，或棕毡，或席，然净板为多。窗则家家有纱帘，以崇外观焉。其男子无室者多不设厨，而食于餐店。其餐店人二十儿，有牛肉一片及面包、牛奶矣。其六十儿者，陈设更整洁，店中厅陈团花之高下坐焉。其贫人室租高下不等，而二室月租约十数克郎为多，欲入室观者，非有熟人请托人情不可得。故马车隆隆，遍走瑞京，但见高楼临大道，以为潭潭府第，不知其为马医走卒之所居也。瑞人之能力于国体亦甚矣。闻其国政不许贫人自建室，皆富人筑室而租赁之，故能尔。此政干涉太过，于民或有未便者，然于国体之壮观则甚美矣。方今万国交通竞争而互较，既未至大同太平之日，必非可自由之时，则瑞典乎！吾有取云尔。

薄游市里，无微不入，观乎男女剃须剪发梳髻之肆，亦复刀叉纷纭香油错杂，器具繁多，室屋雅洁，闻梳髻有二克郎者。以吾京师王公贵人，而理容之人秽恶不可近，乃扫面拂须，为之掩鼻，吾向苦之。盖文明者繁多美妙之谓，野蛮者简少粗恶之谓，此真吾国所大愧者乎！何一切之粗恶也。

前所观荐人之馆，岁租值八百克郎，凡店肆月租值千者，筑屋须二百千。瑞人甚贫，而楼阁壮丽新者相望，则银行之为力也。盖有银二万与工匠订筑十万之屋，屋成则以屋贷于银行，得八万以给匠价，则此屋遂为已有。因卖于人，待价而沽，可得厚

利，否亦收其租而纳银行之息焉。国家以纸币与银行，多无穷之转输，人民以屋物押于银行，得无穷之利赖。展转增长，而公众之艺业农工商货得以销售于其间，此其以小国能立而又壮丽之所由，虽得百数十里，已可令民富而国治。此其妙法，真吾中国人古今所未解者，故挟数万里之广土众民，而民贫国蹙，司农终日仰屋而嗟无术，甚哉！其详见吾《理财救国论》。

瑞京国立银行一，民立银行二十六。金银钱与丹墨同，亦用克郎，铜钱名儿。铜钱凡三式，有一儿、二儿、五儿者。银钱四式，自十儿、廿五儿、五十儿至百克儿，则为克郎矣。大金钱易十克郎，小金钱易五克郎，英金磅易克郎十八。

邮局二千五百，寄费凡重半两者十儿，四两半以上二十儿。

瑞典百物价皆贱，牛肉一启罗（即二磅）值一克郎半，羊肉一启罗值一克郎（郎）三，鸡大者一克郎或七十五儿。

瑞人工价甚贱，日约一克郎，人一日之食用约半克郎。其男女仆二十余克郎，仅半于欧土各国，盖民最贫故也。

瑞民之贫以入之少而税之重，民甚苦之，吾所过丹墨、荷、比及瑞典各国，民无不苦税重者。盖大国之民工艺盛而商业多，易得入息，小国无之。而百官有事，军兵学校遣使行礼百事，皆比于大国，皆俭之无可俭者，盖以小家支持门户，乃最苦之事，故小国之民甚苦。又欧土名虽有公法，若民间交际，则工商之间大国皆占利益，居游谈色，气象亦带豪夸，轻蔑小国，而小国之人则局踖旁坐，俯首不置语。吾于舟车间睹此甚习，极类吾国乡曲大姓小姓人之风，此亦天然之公理，无可遁者耶！吾国人欲分土自立，甚有至欲分乡自立者，不独不知今日黄人之见忌，异于由人之内争，抑知欧人小国屈辱已甚耶！不知而妄言者，谓之妄人而已。夫妄人亦何伤，其如碎裂故国而召瓜分何！

一一、比利时游记*

一九〇四年

光绪三十年甲辰，八月十三日，在柏林，遇六烈士蒙难日，酹酒客舍，设位而祭之。祭毕，匆匆登汽车，往比利时。十二时开车，十四日晓七时到北京。入克兰大客舍，当门列柱，巍峨甚壮丽，前有华表、喷水池，为比京最闹处。比京名比苏士，其国人自言波路踪路。其国名英音读曰比利朕，当时吾国译为比利时，法音也。

比京人口三十余万。楼层甚矮，楼阁亦仅四五层，道狭而泥泞。又地据丘陵，处处高下，少有极平处，马车历碌不宁，上坡尤苦。自英、德、法诸大都而来，视之，直若僻郡荒村矣。即瑞、丹国小，其都邑亦严丽闾敞远过之。比国风俗、语言一切皆法俗，不审都邑何以污下若是。比利苏距巴黎汽车仅五时，往伦敦七时，距柏林十九时，荷兰腌士淡五时，其昵于大都会若此其近也，然而无由振也。比利时不贫得无，旧居已久，难改动耶。

比京自一二闹市大道外，稍北上，近法部署，即寂静少人行。吾以马车难行，下车而步，极目道中，乃至无一人，真类荒村矣。偶与英国教华文之博士斋路士谈比事，斋笑曰：全比人口不如吾伦敦，复何言。其轻视若此。强大国之视小国，真如抚婴儿。然比京之荒落实可笑事也，国小民俭，道秽屋卑，惟通公园处有两大道，夹植林木，直望十余里。夜驱车游之，电灯相属稍为可

观。惜树下不植草，有沙泥污而无绿气，不如德、法，为可惜耳。富贵人之第宅皆居此道。

游其全京市，寂静无可观，惟克兰客舍前后稍闹，戏园二，食馆数四，稍有巴黎之观，饮食美而价甚廉。八月十六日，女儿同璧为其母张夫人寿，张盛筵，设繁花，陈四人食，如英谚之穷奢丽，所谓饮三边酒，食蚝者，仅费四十三佛郎，在美金不值十圆，若在伦敦非三四镑不可，美国非六七镑不可矣，岂亦国小民俭使然耶！克兰大客舍每人日不过十二佛郎，其他游冶、观剧、车马、购物类是，推斯而言，则派学生可大省费，莫宜于比矣。驻比杨使谓，每学生二千佛郎已足，诚然，杨以书奏力争以省帑，甚有见也。比国室馆最妙丽，过全欧者，则五色画玻也。经过之处，凡门屏、墙壁多有之，有作山水、人物、楼台者，有写孔雀翠羽一大屏者，有作花卉一枝者，五色缤纷，光彩华艳，鲜新夺目，盖比人自制之专长，而各国不如之者。虽以美之繁富，皆用净白玻，惟纽约始有五色玻，制甚精而价昂甚。惟大富若迦利忌之流乃能用之，通俗皆白玻而已。意之威尼士实创画玻，而施之室壁，不如比之美盛。比之五色画玻，将来必通行各国，吾不可不派人往比学而自制之。

比之建筑著于天下者，莫若此署矣。将至比京，远望即见之，地据冈颠，前临敞地，纯以白石为之，高四百余尺，门有崇阶四陞，皆数十级，然后登楼。当阶下处，左右立索格底、梭伦等像。楼前廊临外处，深窄如岩洞，而能四达。入门堂中阔大，深广数十丈，柱大丈余，高十余丈，圆穹之顶，高四百余尺。三成数转百级登楼，中奉公道神象，执权秤以视平也，故吾大理亦曰平审院。二十四院各异式，藻井墻衣皆以精文本为之，并高大隆崇，所费二百兆佛郎，号称天下第一。然所见欧美各国大审院，实无有比其壮伟者，比人有意以此胜人者也。然小国寡民，作此

伟构，以糜巨费，何为哉！置之蕞尔比京中，甚觉不类，小池不能容大舟，但觉突兀恢奇，如穷乡之有孤塔焉。在中土视之，不伦不类，政体几同游戏，而彼国俗之好竞美，不复自揣，各发愤以自见其奇，故时时有瑰伟之异观发生焉。若此署其一端也，吾国断断无之矣。

问比国之胜，只有五色画玻、司法署两者诚为异观。此外，则公园亦稍大而已，余不足观矣。因占一诗：

比利苏中何所有，五色画玻司法衙。画玻光彩天下无，法衙崇闳万国蔑以加。吾忆酒楼八尺孔翠屏，垂碧一枝葡萄花。翠楼红阁临湖野，士女倾盖写丽华。艳光照眼忘不得，比国门屏遍家家。美国工良民繁富，只用白玻净无瑕。制画玻创威尼士，未施门壁岂如比耶。他日画玻世必重，比为先师吾可夸。法衙崇壮四百尺，圆穹高高摩云霞。杰构斫磨皆白石，柱大盈丈人惊讶。广堂可舞十丈旗，重楼崇阶百级拿。小邦乃睹宏巨制，有若蛟鲸友鱼虾。只此二事实瑰异，余者无睹同泥沙。人工物曲不见美，道秽屋卑更欹斜。虽有制铁，难比英德，大国小民，俭其如他。

游襟罢公园。大二十里，林木苍蔚，马路回纡，广大净洁，其中茶亭、酒馆，布置妙丽。即近园之道路、室屋亦皆广洁葩妙，比京可游观者无如此园，小国得此，可谓竭力。自画玻法署之外，若公园、议院、博物院，此亦可数者也。

游博物院。院前花木浓郁，地甚空旷，院颇闳丽，盖筑于一千八百七十九年者，去今不过二十余岁，以新筑，故壮丽也。其门前巨柱陈设，且甲于各国。正堂圆穹之大，有若汽车之上盖。屋制颇佳，下多雕刻之古石，华表、牌坊，惟其摹罗马石刻，皆出人力仿制，非原石也，正与丹墨、挪威同。小国力薄，聊存具体，以博异观，无可如何也。颇有埃及、希腊人物，及意大利古织料。

埃及裹尸之布，似吾夏布，今欧美国人仍甚重吾夏布也。见索格底像于此，短面、大鼻、广颧、大目、阔口，状貌颇怪伟，惟两足登髻而露指掌，衣不缝而缴绕，如今印度人之衣，所见各国希腊诸哲像皆然，即罗马像亦多同者。然则以衣冠论，希、罗不若我远甚，盖犹不免野蛮之制焉。此亦希、罗文化不及吾国之一证也。意大利游记尚未记此。

累数大石为屋，而穴其前，盖为恪慎伯洞也。有罗马之黑白棋子，如中国。此院昔本大赛会所，圆穹上为绿瓦，三层白石，塔前分两门，中作拱形，门前有大池，池前左右立二华表，上有金人。

十六日游议院，筑于一千八百二十年，费佛郎五十兆，小国有此，甚伟丽矣。与王宫相对，御园、喷水园即在其前，下议院亦半壁式，上议院华丽，几冠欧洲。其上圆穹皆金饰各徽章，半圆壁立，故西班牙世爵、才人、名士，盖比尝属于班也。楼二层，上下柱及灯皆涂金，正楼左右为王及后坐处，地小而玻窗甚窄。而议长厅甚丽。上议员坐室挂古织画，陈花砖，其余一切座落、房炉皆以五色文石为之，不图小国有此丽构，虽德、奥儿当避舍矣。盖比国政权皆在议院，议员不止操立法之权也。故其政党之魁为相者，实握全权，盖指挥议员而收政柄，比王仅供画诺守府而已。盖欧洲君主立宪之国，比与英、意议院最有大权，与德、奥迥异。故国民极力经营议院，而王座乃屈在左右室，则各国无之，伸民权而抑王体至此极矣。此座虽小故，而君民权力进退之间，亦立宪制中之一大掌故矣。欧洲王者若英、意、比，不过有虚名荣礼，若其用人、行政，皆相臣决定，而奉行签名，又一切皆取王命，此极异之制度。在吾中土，则为汉献、晋恭，在各灭国，则为安南、高丽之王，皆大不祥之事。然在欧洲立此新制，可免革命争王之惨祸，亦无一相篡夺之变，于过渡之世，曲尽其宜，此真

异想天开，为中国数千年思想书籍之所无，而履齿未经者矣。其论已见于英议院，今不详。

信馆，石筑，甚阔壮。医院之外院甚大，花木甚繁。大袄祠凡三色。吗利袄祠筑于十二纪者，体式瑰异，最有名，此又比京之丽观矣。

公花园，长方，数百丈。花房伟大，如大殿，甚丽，圆穹端丽过王宫，有图。有爪哇之大莲叶七八尺者，以暖水养之，上盖玻璃亭。又有印度之五色圆藤花及槟屿之猴子罌果，亦难得矣。此园道所必经，累日数游之也。

昔闻人称比京最长于工艺，乃遍问无所得，仅有机制五色纸灯盖及织纱二厂而游之。

其制煤汽灯心也，体类小球如纱，盖以泥为之，烧之不灭，其光如电，可耐六月。比人甚矜为新异之制。然吾在英、德、法习见已久，视为寻常，不意比人闭塞无闻，犹以为其国所新创也，盖不远游者多若此。其织纱厂女工二千人，盖通疏之纱以供帘幕及女衣肩领之用，销行于欧洲，甚有名，其价昂甚，一小物尺寸辄索百金，盖以用手织精细故也。不知以手织纱，乃中国最精之技，价亦极贱，而殷殷以难得独有之工语我，亦可笑也。如我国纱工采各国纱幕女领肩挂之制而为之，则必有大利。在美芝加高市，见牧师杜威自立之地，亦以织纱为大利，况吾国之夙擅长乎，此工商务所当留意也。比京自二者外，无可观矣。若其煤铁诸厂，皆不在都，未往观。

游画院。寥寥小室，数十画，又无佳品，尤可笑。而入者人收佛郎一枚，吾携四人行，相晒可值购其画也。遇中国派学生数人，略问之。小国力薄，真无可观者，甚误为前人笔记所诒也。

以比之玻厂、煤铁厂最知名，皆在沙护华埠，乃访之。汽车一时半至焉，食于客舍，奥人罗弼通五国语，来从焉，舍主令其将

马车导游。先游制玻厂，炉大盈丈，先置玻料及药料，熔一片，乃引出炉口，大若五六寸长椎，以钳频反复打之，即引成数尺圆式大玻，再入炉荡之，成平玻若纸。作色玻者，则预加色料。作画玻者，以画纸粘玻上，烧之即成。以钻石破玻，若破腐，立分为大小片矣。厂室三十七，工人五六百，大工时工人八百。

乃游铁厂，厂名苏色地玛尸呢路(Soetite Marcinelbt)，广五百迈当，工人五百，规模极狭小。吾曾游克鲁伯厂及英诸铁厂，工人数万，此仅得百之一，然乃比铁厂之最大者，乃知向所闻比国铁厂最大最精之误。吾国于制铁学制铁厂皆未开，学比亦未尝不可，然小国真无可观者。彼限于地，无可如何，我若讲求制铁，必当从英之柏明谦及拉士贡，德之克鲁伯与美之「必」珠卜诸铁厂取法耳。必珠卜今开一制铁学，欲聚天下之铁学，而讲求至极，则学于必珠卜，其必有可观乎！见美游记。

游滑铁卢擒拿破仑处。中道经滑铁卢，平冈斜绕，广原迢递，长松成行，直望数十里。丘阜之上崇塔嵯峨，纪功之山高数十丈，山以泥土筑，盖武观之义。石阶四上，有石狮表焉，记擒虎也。有英将军惠灵顿像，普名将褒路甲像，擒拿破仑者也。又有拿破仑跨马及其将护(喻嘘)与呢亚及襟波郎三象。其联军擒拿之画甚可观，皆作拿帝纵马而人马辟易状。其一将迫得者举手为礼，有郤至免胄趋风之意；其一诸将骑马夹追拿帝而不得遁。一为拿帝军中夜巡地，秋树萧瑟，一将返枪指之。一为拿破仑夜宿之农家，屋楼二层，次日就擒，今农屋存焉。拿帝跨马像，愁容可掬，气象凄惨，此役死者五万人。登览徘徊，犹想见旌旗蔽山士马相麀之影，为之慨叹。拿破仑有勇无谋，其始渡海入埃及，不因天大雾为黥尔孙所获久矣。甫定，班、葡未能安集而归，乃伐奥、普而坐听英兵之复入班也。三入奥京不灭夷之，而娶奥女为后，以示亲焉。南欧之业未定，乃北伐强俄，深入不毛，致遭诱

伏，于是普、奥皆起，而随英俄之后，卒为虏囚。昔阮嗣宗登广武而喟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若拿破仑者，英名盖欧洲，今无知之流更有谬称为圣者，自我观之，真竖子耳。盖拿破仑在中国仅项羽之比，且酷肖焉。其勇冠三军，所向无敌同；其纵奥不取，与收汉高而复纵之亦同；其滑铁卢之败，与垓下更同，其率亲兵，四面触突，杀敌数千人，而自谓天亡，非战之罪亦同；其起家布衣，弱冠为将，卒霸天下不成而擒虜同。惟项羽无文治，而拿破仑有政治才能，修法典，此胜于羽者。而羽悲歌自刎，不受擒辱，则又胜于拿矣。且拿之用兵亦正与中国同，以时尚无机器之用也。华忒甫创蒸汽于英，当一千七百八十三年，创新器特许之定章，在一千七百九十五年；福尔敦创行轮舟于英之哈顺河，在彼八百一年，皆未通行。英创机器最先，亦在嘉庆时乃盛。法国至道光五年乃始仿用机器，则在拿破仑死后十余年矣。故拿破仑生当今日，亦决不能席卷全欧，而华盛顿在今亦不能自立，美国人之成败亦有时会哉。合而论之，全欧南北自古无一统之者，且欧亚之间亦未尝有一统之大国。惟波斯当周世，全吞西亚，亚历山大兵及印度，略有成功。而波斯兴数十年，灭于马基顿，亚历山大混一八年，裂于诸将，皆不过以兵立国。其于一统之规模条理，非特不完不备，实无可鉴观，以成法则焉。罗马久远矣，而内则乱争相继，外则统驭属地，仅同羁縻，比于我国一统二千年之同化久安，相去远矣。盖前人行事皆为后人所感观，前人无之，则后人创之甚难。且以执笔作画，持刀剃发，其事至浅，而苟无所观法则画之，间架不成而头目被伤，况于取天下一统而治之，以致于久安长治，其精深奥妙，万不能以新学遽识，此不待言也。欧人中自恺撒、沙立曼、拿破仑皆盖世之雄，而恺撒不推行文治法则，于全欧所治，仅罗马及意大利。沙立曼裂地以分三子，拿破仑不坐镇巴黎，封命将帅以行征伐，皆由前人无良法以

示之也。盖欧土之君主本出诸侯，我春秋时诸侯于大战，皆自己统帅亲征，少有命将者。其罗马本出蛮狄，其民主皆推自军将，必以有事征伐乃可固位，积而成风，故拿破仑无可取法也。我唐太宗亦起自布衣，始自晋阳，与宋金刚、薛举战，暨入长安，而征东都，与王世充、窦建德战，皆躬擐甲胄，亲御兵戎。及两都既定，坐镇长安，此后南征江南之萧铣、梁师都，东伐新罗、百济，北征高昌、薛延陀，则遣李靖、苏定方、刘仁轨、裴行俭帅师定之，不复亲征，惟征高丽，犹复技痒，则取辱矣。明太祖年手定江南，及其征元，则遣徐达，若汉高亲在白登，几成擒焉。夫以拿破仑之才武，令有唐太宗之略，则既得班、意而入奥，先以全力镇定安集之，坐于巴黎，而讲治法，以抚欧土，大练海军，以收强英。欧之东南既定，命将以定普、丹、荷、比，皆安集镇抚，人心咸归，全欧毕定。乃命将征俄，胜则统一大陆，不胜亦若宋之尚存辽、夏，于大局无碍。以全欧之大征俄，多方以误，屡扰以疲，彼俄其能敌拿破仑之厚力英略乎？欧土全定，海军益精，然后以全力服英，英亦何能为，则欧土必归一统，而大业乃可成也。然拿破仑不生中国，必无此思想谋猷，但凭勇略而无远算，有若猛虎咆哮，力尽终擒耳。且自拿破仑用兵以来，欧人死者四百万，徒成竖子之名，而寡人之妻，孤人之子无算，酷毒甚矣，果何成哉！吾宿英伯爵仙挖住邸，有拿破仑像，仙公与拿子亲戚也。仙伯指其像曰，为一身而死我欧人无数，吾虽至亲，不取也。可谓公评矣。然幸而欧土不统一耳，假令拿破仑一统全欧，又挟新学新器之骤出，以余力收全地，则以蕞尔之英取印度尚如拉朽，况挟欧洲混一之全力，推以及于东亚而乘于吾国，计欧人之吞并全球，已在我生前数十年矣，谁复能拒之乎？然则拿破仑之擒也，东亚保全之基，而黄人不奴，中国不绝之命脉也，所关亦大矣。今者鲑格纳所创之霸义既盛，则有霸资者必藉大国乃行之。而地球国之至大，人

民至多，能比欧土全洲者，惟有我国。而以莫大之国，又复同文、同教、同俗，结力至大且厚，然则天留我国，以霸资者实自二千年之统一得之。吾国人幸生此伟大莫比之国，横视全球，无当我者，拿破仑其何有焉？是在吾国人之善用之耳。俯仰宇宙，感慨纵横久之。窃谓当嘉庆时中国又安，熙熙蒸蒸，自以天下一统至盛强也，岂知数万里绝海不通之蛮触相争，有关系己国人种之存亡，有若是之巨且大者乎？然则天下之忧患，真不可以区区之耳目心思而能虑之尽之也。我今球内鹬蚌相持，胜喜败忧，艳德、英、日、美之盛强，嗤非洲黑人之分灭，安知诸星相遇，适逢时期，大变忽来，即在凯旋极乐之际耶！地球之在诸天，眇尔甚小；国土之在诸天中，抑更微细不足算。成住坏空，天且不免，穷尽眇微，苍莽无尽，则俯视拿破仑、惠灵吞之二雄者，不过蚁穴联群相噬云尔。超然人天，情感遽释，嗟乎！人通惟现在相迫者为最难。高丽忽亡于日也，无可逃于天地之间，难极超蹈，岂可若印度之婆罗门僧，至今尚坐雪深山日，凡亡非我亡耶。鄙人亦犹深山僧耳，不忍国难，谬起当之，遂至于兹，于是百感遥集矣。

过滑铁卢，视擒拿破仑处，有高塔及惠灵顿像。邱阜浩纒迤，树影递天际。危塔何苍苍，石像揭伟丽。猛虎一误陷，竟为蝼蚁噬。百年古战场，旌旗蔽天曳。精甲连百万，士马压山势。联军六七国，龙虎发电掣。血殷川泽红，脂膏原野蔽。五万白骨堆，只为一夫计。拿帝自才雄，正与项羽例。但逞匹夫勇，黠武横一世。不知内抚民，自将遂自毙。埃及冒渡海，不擒已幸事。天幸岂多逢，胆大络纆继。班葡功未定，蕞尔孙来制。入澳三擒纵，不灭太失计。娶后岂能亲，连围终相继。南顾忧方殆，北伐更何为。瞻前而顾后，跋胡宜狼狈。何不镇抚法，分遣十六卫。功成国一统，事败国不敝。乃知唐太宗，文武真冠世。尚惜高丽事，亲征为所秽。汉高定四海，白登几不济。楚人沐猴冠，竖子孰为

替。吾过滑铁卢，大发广武喟。

戏园凡二：其一国家戏园，不大而颇严丽，有图；其一杂剧院，陈几桌而饮酒，外栽花树缤纷，置几悬电灯其间，甚楚楚有致。上层周以楼观，吾以一夕游观于是，有一出遍陈欧洲各国乐器，有一人能尽通之，并兼唱各国之歌，摹各国乐师奏乐之状，繁声急响，态备万方，遍游各国不易览声音之全，并奏各乐之法，不意此夕尽领其胜，诚幸事也。欧洲观戏剧，皆关掌故，所增闻见学问甚多，不得以游乐论之。

过自立神像华表，崇百尺，下有室户，中空作塔，有级可上。欧美之塔多作华表形，实难强分也。盖比国离荷自立后，采法国之义而立此华表。旌国之自立，俾民观瞻而不忘也。

二袄祠，有图。比之建筑最有名者之一，七百年矣。双塔侵云，棱骨瘦挺，其名山高隳，真有高山欲隳之势。石刻极精，其门之石鼓，上刻小儿，神采奕奕，皆有图。一在卖花场前，孤塔凌霄，下石棱亦复刻画瘦挺也。

比人好食马猫狗肉，比京有肆专售之。吾游滑铁卢，车中人语我，吾问之警吏亦然，问之罗弼亦云然。且下等人尤好之笃。德国亦然，中国尚不至是。英、美人甚笑中国人嗜此，然则何不笑德、荷耶？

游股票卖买所也。白石筑希腊式，楼阁壮丽，雕镂精工，瓦而尤甚。其内延阁广袤可容多人，阁中为崇坛，以为口呼竞价之地，四周楼槛以待观者，其体制之大，过于王宫，吾为叹息。吾所到纽约、芝加高之商易所，其闳丽尤甚。观于其股票交易所之伟大，则其国之商务可觐矣，以比之囊尔，仅吾一府地，犹若此。

盖货以流通为尚，故古名泉布，若滞则货不行。流通之速，重不如轻，繁不如简，大不如小。故古者以货易货，不如以谷帛；

以谷帛不如以钱；以铜铁为钱不如以金银；以金银不如以纸币；以纸币不如以股票之尤大且速也。数银钱者，一人一日不能过十万，美纽约交易股票，晓起一二时可交易二十万万，故未创股票交易之时，纽约富过百万者仅百人。三十年来，有股票交易，富过百万者千人，过千万者百人，过万万者十余人。其法大被于欧，比之股票商务，亦可以此推之。

过名将安士迫石像华表。此华表高近十丈，下作喷水池，诸口分流出，像作飞形，甚奇丽。安士迫之功尚待查。

其卖花之地择市闹处敞地售之，列帐出售，甚类中国，过此香气喷溢。欧洲之花率芍药、菊、葵、玫瑰、绣球，率皆华土之物，无有能出我外者，宜其羨我为花国也。欧人艰难移植，乃仅得此，我祖我宗择大地最佳处而贻我子孙，我子孙乃不知自爱惜，不知保守，而轻轻弃掷之，岂不痛哉！愈游外国，愈知吾华土之可贵，爱惜倍深也。卖花场之楼最妙丽，楼皆双尖柱，高三层，刻镂入骨。瓦顶又有五层高塔，皆医生、律士赁居者，亦可惊矣。卖花者皆佛兰呢士人，比人自谓之为佛郎摩，盖别一种人，与荷兰略同，最为下等者，而人甚多，言语文字皆别为一种。比人上等者用法语，余皆用此种语言文字通行国中。

一二、荷兰游记*

一九〇四年

光绪三十年八月十八日，自比利时往荷兰。荷、比旧本同国，自比京至荷京仅汽车五时许耳。

先是六月二十七日，自英伦往游丹墨、瑞典、那威、德国，泛汽舟道荷兰，曾经荷境，自其佛拉乘海口而入，其大陆道路整洁，田畴平直，嘉树夹道，树影递天，牛羊被野，楼阁新靓，有诗美之，叹荷之小而能治国也。

海舰朝穷荷兰国，汽车午入汉堡途。绿芜千里田园直，红瓦万家楼阁殊。林木夹堤露高塔，牛羊被野傍平芜。早闻汉堡称繁丽，会看飞花夹市衢。

此诗中四语皆为荷兰田野治而发。是时汽车道距荷京喀喀（乃荷语，今人袭日本译音曰海牙，则谬极，相去万里矣。盖日人读海为吃，而以牙为凑音，其实喀音简短，无助衬语，此大谬，不可不改，此与读南亚波国之为杜国均极谬，而必不可少有将就者也）。不过四时耳，本欲先游，后以归还道比利时尤顺，故迟此两月乃至荷也。

夜七时，自比利苏开车，女同璧、罗昌、周国贤随行。十时半□□□□□境之大市也。海岛穿错，船火万亿，与楼台相映，境界甚新，行欧境以来所无也。

其屋极整齐，万家一律，红墙无廊，楼层四阑三，瓦盖皆金

字，玻窗明艷，前临水木极净美，但甚卑小，不如英、德、法之宏大。吾游大地各国多矣，凡国土之褊小者，其国之宫室器物必卑小褊狭。昔游日本，见日本之屋室、园池、杯盘、花木无不尚小者，人民亦器量褊狭。及观于瑞士、比利时、荷兰、挪威亦然，惟瑞典、丹墨少异耳，则丹、瑞故尝霸于欧北故也。及观英、德、法、美，则气象伟大，美尤开豁豪爽，真有泱泱之大风。即吾国今虽守旧衰弱，而人士之广大豪爽；屋舍虽卑污，亦自轩昂广大，与日本迥殊。信乎？国土之感人甚深，囿人甚迫，而生其地者不能出其风土之外也。

十二时到鹤士度市，此市为荷兰临海第一大镇，如美之有纽约。道路广洁，百货骈辘，人民繁盛，楼宇峻整，丁口五十五万，游荷者皆止于是。即（寓）寓鹤士度大客店，甚崇丽，距荷京吃汽车一时，此市过于吃远甚，如纽约之过于华盛顿也。有桥三百余，岛九十余，花树菲菲繁盛，引溪开沟纵横百千，贯穿全市，而处处以桥通之，盖荷兰以治水利著名，如此境界全地球所无也。经其田野麦田之畦，长数十丈，无不长方者。处处皆开小沟，丈许，架以小桥，故地每数丈辄有一沟焉。种花果树木禾麦之地皆然，以水道四通，故田野极绿，草树弥望。其夹道必植树，树距丈许，树影相递，堤道极直，递百千里无际。其治地也，全以人力为之，无分毫之遗利，亦无尺寸之芜野，亦无一里之无沟溪。禹之尽力沟洫，孔子井田沟洫之法，于是见实行之。盖国小地狭，不得不尽其力以治地营生，又近海易通，故水利易启。是故荷人之治国，真若有洁癖者之治其斋榻精整无尘；有花癖者之治其花木盘屈中法，其纤悉不遗，精洁自喜。此真全欧所无，不惟中国，即美国，亦“〔无〕田甫田，惟莠骄骄”，荒而不治也。此非治国，真与上农之治其农圃无异。大地万国乎！惟荷兰耳。宜其蕞尔邦而盛强也。不能不叹观止矣。英、德、法尚愧之，他日大地大同，不能不

取法于荷乎！吾日驱车其野，只有赞叹而已。

十九日游制钻石厂。荷人收南洋为属地，产钻石，故特有此厂。凡五十六家，工人万余。观拿破仑仿制各国王金冕大钻石三十四块，式式皆有。俄王冕钻石大寸许而圆平；英王冕镶印度日神、月神；波斯王冕类中国朝顶，余各国王冕顶皆一钻。荷兰王冕之顶大碧色钻石，今归美国富人加来，值五十万。其六十钻石，则各国王后之冕顶也。

其制钻也，以钻戒钻，以电机磨之，凡五十八次而为一棱，戒后如粗米无光。如是再磨，凡为二十四棱，消去其石璞如尘而钻成。

游王庙，王加冕即于是庙，周存名人之像，其玻窗绘加冕礼之图，其对窗为鹤士度像。鹤士度者，当一千二百零四年首开此埠，故此埠即以鹤士度为名。以波海要地如此，而当我元时尚有开荒若此。然计吾沿海七省海疆，他日可开为大城市，而今一切皆为荒地，广荒漠漠者不可胜数也。一国之名士多葬于是，此则欧土之通例，犹吾国之昭忠、贤良、名宦诸祠，以旌功德留纪念也。有著名之海军元帅征收南洋地者，(欽率)士伯临亦葬于是，有卧像在焉，旌太常祀太蒸之义欤。

是日，荷兰女王威廉嘻路未纳临是市，三时自宫出，宫故议院拿破仑驻于是，改为宫，宫门以临幸之故，有五色布缠之，军乐在焉。宫前有敞地数十丈，士女立观者如云，警吏清道屏车马。王将出，卫官骑三马先驱，又三马继之，既而警部长前驱，大马车凡三两，王车居中，女王与其夫驸马德小邦觅论卜公子并坐。驸马红绒武服，王白衣，手持伞，道旁万众欢呼免冠，王(俛)俯首扬手答礼，驸马免冠答礼。再转市街，再与王遇，士女之夹道欢呼同，王夫妇答礼不休，亦良苦矣。观其仪卫，虽礼服而甚简，士民虽夹道争视拥挤，而行礼时，王必答礼，亦可谓近于民者矣。夫礼无

不答，非徒尚往来，亦以通情意也。故孔子之制，天子见三公下阶，见卿离席，见大夫立席，见士抚席，拜者答之。《书》周公与成王皆稽首。《仪礼》君与大夫燕射，礼皆答拜。至汉时皇帝见丞相下阶，在途见丞相下舆。六朝唐世大臣皆坐。宋范质、王溥畏艺祖之威，不敢坐，乃立。元世以蒙古入中国，以军容为国礼，乃有跪礼。而明世因之，甚乃至王大臣跪迎跪送而不一顾焉。官之呵殿出门，民起立者不少顾，此其骄泰皆远于欧制，而又大失中国古制也。蒙古之俗又岂可行于文明之国哉？殆必宜改。

昔荷女王以丽名欧土，今见之亦不过丰端耳，殆以王故而人艳称之欤。始荷女王之游于德也，德主威廉第二欲盗荷兰，强以次子嫁焉，女王不可，而爱其侍卫公爵，德主以其贱而嗤之。既而女王游而马车倾于道，侍卫适在车侧，女王身自车中投出，适入侍卫怀中而抱焉，遂定婚。然性好赌，输金甚多，女王不复济之，故反目。生一女，割而出，不育，然女王从此不能产云，荷人甚忧。荷后之併于德也，女王既无嗣，则其身后必迎立他国，而争端起焉，或女王夫据有之矣。

欧制女王之夫皆号编士 (Prince)。编士者，欧洲王亲之通称，今译为亲王者，似是而不同也。然其位在公上，故俾士麦成功后由公爵晋封编士，以礼异之。盖编士者，日耳曼有土之君之号，不必论公侯，如英太子之世为威尔士，编士是也，故位在虚爵之公上。然今编士亦为虚爵，则亦有类于中土之王号矣。但欧洲凡王之子弟亲者，尽得号编士，而我国皇子亦有封公者，且英王子皆封公爵而称为编士，则今之编士为王亲之专称，而与爵分驰者矣。以故女王之夫至尊亲矣，亦称编士也。以其本为有土之君之号，故以春秋、战国封号称君者译之最当。国朝贝勒、贝子在《金史》中皆女真之君号，而王公、侯、伯、子、男在周世皆君号也，以王之至亲尊贵，故虽童幼以君号奉之，此欧洲今日编

名译义，而非关封爵也。日本译编士之义为亲王，故于公主为编士者译为内亲王，故日本凡皇族不论亲疏皆封亲王，无等差，不如吾国皇族之封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入八分，镇国公、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凡十二级译之为难。惟镇国将军一品在宗人府，为堂上官，地位甚尊，然则自镇国将军以上皆可译为编士，而地位略相当者乎。而于外国编士来游者，引春秋之例，公子称子，王弟称弟，于其王子则译王子，王弟则译王弟，其余称王亲，则不至皆误以至尊之亲王礼待之，而于其王子、王弟著之自然，地位尊崇，可行优礼，不至昧昧以一体亲王礼行之也。今中国译者多不通内外官爵制度，凡外国微末或相似者，辄以中国大官之号译之，久则人视为合宜，于是外国微员末秩亦若中国大僚，而中国大僚译为彼国末秩，令彼族有见轻之心，令吾国大僚有失体之辱。加以国弱，益复凌夷，所关非细故也。如香港、星坡之长官，英音曰加份拿者，管理之义，英伦六十州六十加份拿，法八十州八十加份拿，日本以其县知事当之，其职位受其内部之管辖选充，岂可比吾督抚。吾之督抚皆尚书、侍郎，或大学士为之，盖古之行台而分政府也，不受吏部尚书之辖，而且有秩过之者。以英国论之，若印度总督，庶几相类，然印度总督犹受印度部尚书之辖，不如吾国督抚不受吏尚之辖也。今加拿大、澳洲之总长曰加份拿毡那路，其与印度总督管下有加份拿同，故日本、台湾总督管下有知事，体制亦同，然则彼之印督称歪斯来，吾各督宜称歪斯来，吾各巡抚称加份拿毡那路，最为合宜。今称巡抚为加份拿，则大降矣。各国地方官皆二级，其加份那仅当我知府，即不然，则布政司为一省正官，以称布政司为加份拿。各道本为布政司、参政、参议，则为烈辅天加份拿。知府照英属南洋制则厘色殿毡那路，照印度制则为喋□□。知县照英、荷、南洋制则为厘色殿，

照印度制则为□□，亦略相当矣。以印度之加份拿皆受制于印督，而香港、星架波、胶州、威海加份拿则受制于其内部，此与吾布政使之受制于部院地位正同。惟其判官皆每县数人，此仅当吾国推官，岂可以按察司称之？至译其加份拿，则以吾古官太守、刺史译之，地位最当。若香港、星坡则以北漠之城守尉、总管称之，地位未屈，而不太尊崇，最为合宜也。

约其外部大臣见，则亦避暑未还，欧官人之闲暇如此。

游博物院。红砖二层，顶作五尖峰形，甚壮丽。院外地极敞，盖一千八百八十三年赛会所。荷兰旧为海霸，故其博物院物繁伙，与欧土大国争雄，迥非诸小国之比也。屋盖作四棱交互□形，其地皆以罗马摩色石铺之，院壁皆古画，荷兰、比利时花在欧土中另为一派，以黝黑为体，于黝中着光色取神以为胜。然黯然无味，神采去拉飞尔派远矣。然犹胜于西班牙派之以青绿方板嫩稚行也。盖欧土油画三派中，班最下，荷居中，而意派为上，除班、葡、荷、比外，皆意派也。今入中国之洋画自澳门先，则班派也，最下之下矣，惟其黝黑者作为夜景，则大佳。

有非廉第一王传位图，其着绿如水粉画，此近德国新创派，与中国宋时院体画着色相近，吾甚爱之。以油画可远观不可近视，此远近皆佳也。有父在囚而孝女乳之者，极逼真，此画各国多有，盖以教孝也。其佳画皆其十七纪为多，如哩姑拉士、玛士，如廉办材，如芬多器士，皆十七纪之画杰，其笔意甚生秀。玛士作童子摘桃者，奕奕有神，凡玛士之画光阴极佳。有威廉第一王坐僧龕像，有今女王与母出游护从图，甚庄严。有两厅悬画百数，皆方得曲赠出；一厅画数十，方得波赠出，二人像亦悬厅中，示不忘大惠也。此亦可法以劝捐赠公益者，我国他日募开博物院可仿行之。有一室遍悬荷兰古今名将之像，劝武功也。寓激励之意矣。有滑铁卢威灵顿擒拿破仑图，荷王威廉第二在焉，草

树楼塔，烟云蓊郁，兵马杂沓，惠灵顿像年甚少，马在先，八将骑马拥拿破仑在马上免冠。追思前日滑铁卢之游，如在心目，有此丹青绘出，益觉龙战玄黄，去人不远。呜呼！非有英得印度无大力以拒法，非有威灵顿名将不能擒拿破仑，此为欧土分合之由，而即黄种存亡所关，亦可惊矣哉！吾不能忘此事也。有比利时攻荷兰图，时荷兰灭于拿破仑，而荷王为拿破仑弟也。比利时因拿破仑而攻其弟，后以自立，滑铁卢之地在比，而比自立国之根亦在此乎。其画荷之古妆，靴柄甚阔，有边，腰带后球甚大。惟院多平列人像无数，殊少趣味，又荷画皆用木画，不失太深则太浅，故不佳。惟英国罗论士画一少年像，神采极妙矣。有粉画，其作像可迫视，极妙肖，所作罗马像皆灰泥所为，非古物也。小国后起，难得古物若此。见其一千五百年之名臣李肥像。入人种像室，皆荷兰种人，男女各古装，甚诡异，其女钗在左右，额上垂卷铜丝十余转如轮，下垂面上。又有额左右戴两方镜者，有帽高八九寸者，但观德、荷两院古冠服，当时封建林立，衣装各异，已不可枚举，在印度所见亦然。以视今汽车大通，欧土制度几定于一，文野治乱之程度相去远矣。

入其二百年古宫室，马车陈设略同于今，但朴略甚矣。墙皆用净木，而必镶花纹，甚精。色多用淡黄，微黝，甚雅淡也。其三百年之床帐如柜，不通气，极朴笨矣。视其缩型之百年前戏台，则近于今，颇壮丽矣。有意大利七百年前木器，左右各二柱，中平，左右有牙，有中国刻牙盒及花篮，甚精。然荷七百年前之刻牙亦甚精也。其十六纪神庙壁及地皆以瓷为之，有石臼高三尺，庙僧为小儿洗头处，固可考旧制，又见其制作之新雅也。有明时画，以木作者，极妙美，亦其十六纪物，盖荷兰旧先通中国所得也。有银版刻人物，大尺余，乃西班牙得荷兰时物，荷人故最善制人物楼台铜版，如屏或盘，皆数尺大，亦陈设之美观也，我国可

仿制之。

所陈列亚齐物甚多，金剑宝石冠及草织各器，昔在爪哇博物院已饱观之矣。其所得亚齐王钻石宝石，陆离多不可数。门有神将，大一丈三尺，手执戈，如佛庙金刚然，亦各国所少睹，意亦得于南洋者耶。

荷兰滨海而都，以船为生，故从班、葡之后，辟新地而取南洋最早。《明史》永乐时，南洋朝贡诸国最盛，当明中叶而忽焉没已者，皆荷兰之为之也。今星架波、海门一带及台湾皆荷人开辟地，与日本交通亦荷人为先，故日人外学先荷兰学焉，其力之薄弱四布亦伟大矣。则皆船之为用也。故大彼得变服而就学焉，以强其国。方寰海之大通，无船犹鸟之无翼，鱼之无翅，人之无手足也。我国以大陆自足，享用不穷，无意营外，不注意船学，遂令世界主人之位坐让与人，此真昔者一孔之儒之大罪也。荷博物院最富于制船缩型，不让于英、法，而古则过之，可以取鉴矣。

荷于其十六纪始创海舰，当吾明末也。创人名地撈打，遂胜英而入其太吾士河，塞英之旗，今犹存焉，荷人以为光荣，然观其一千五百九十六年所制之大船，甚蠢，炮在横舱，其后船式日益改良而加精，旧样数百悉在焉。凡船进化之必经过者，殆皆备矣。中国不可不取而制一缩型，以考进化之理，亦俾志士不必再弊精神于无用，吾可一造而跃至其极也。其剖船型甚精细，令人可一望而得其内容。其二十余年之船四层。今荷船厂在此者三，造船凡十二，皆有缩型，其大厂在哈护忽士路，其荷之船坞型甚多，其挖泥型、搅水型附之。

睹荷兰博物院制船型长歌

沧茫浩淼大瀛海，全球土地供吐吞。吞为天地周四极，据地太半无有垠。吐为五洲各洲渚，齐烟九点眇山原。一洲割据无

数国，有若池中石山蚁垤繁。有能通海任所往，五洲陆岛听盘桓。种类传散布大地，一听海王割据权。是在大舰能制造，破浪万里忘澜汗。中国海疆七千里，太平洋岸临紫澜。大地全势惟我有，楼舰可以答百蛮。大陆丰饫自饱足，不思开辟徒闭关。惜哉海禁二千年，珠崖犹捐况大秦。腐儒不通时势变，泥古守经成弱孱。坐令大地主人位，甘让碧眼红髯高步于其间。迄今楼船二万吨，甲板三尺铁为藩。横绝大海吼龙战，吓取土地谈笑闲。乃逢诸雄竞争日，庞然大国无海军。如鸟无翼鱼无翅，人无手足仅有身。身愈肥腴割愈易，其形类瓜最宜分。嗟尔谋国峨冠者，狂泉醉饮何醜醺。昔自科仑布寻地，班葡骤收大陆新。荷兰先觉逐其后，聚精制舰成殊勋。明末创自地捞打，船制钝拙无可云。然已遍收南洋岛，我朝贡百国亡纷纭。彼得雄心变服学，胡俄遂霸波海滨。英人旁窥得心法，专意制船肆斧斤。即收印度澳洲加拿大，遍夺南洋诸海门。舰队第一为海霸，能擒陆霸拿破仑。故知海力最无上，于今新世尤居尊。纵览荷兰剖船型，感喟彼得木屋勤。蕞尔荷兰强若此，况于中华万里云。嗟哉谁为海王图，铁舰乃是中國魂。何当忽见铁舰五百艘，黄龙旗荡四海春。呜呼！安得眼前突兀五百舰，横绝天地殖我民。

荷属地皆有缩型，各名将像皆存此，亦凌烟阁矣。

君士但丁那仆型，突人衣冠甚似吾国，盖突厥本出匈奴，即今蒙古其种也，故与本朝冠服为近也。

游动物园。院宇楼观点缀颇佳，花木亦繁，几与英等，但丽美逊之，虽不能比德、奥，亦过于法国以下矣。其水族院为山洞，贮水以玻藏之，与德、英同。别有玻作长方箱，贮水族，置石山海藻其间，甚有致。其水族乾者，别为一院，鱼、虾、蟹、鳖、龟甚伙，僵石花叶无数，皆南洋物。此惟英伦与印度加拉吉打博物院可与之比，非欧美各国所能得其一指也。盖荷久有南洋诸岛故也。

二十日游公园，名湾度泊，昔诗人湾度居此，故以名。平原绿树，溪池四匝，中筑亭榭，有墀，如中国大殿式，售茶酒焉。布置清幽，独惜少邱阜耳。遇中国同船来之荷女（呢痕）呢（ctuni）丰丽，殷勤邀还其宅，茶话酒食，母姊出见，情意挚厚，室甚雅洁，盖荷人最净洁，尚过于德、英也。欧俗妇女最解应酬，而于名士大夫尤殷殷邀致，记己亥在加拿大阿图和都，下议院长两女公子竟日陪奉看议院及游览；寓英伦公爵仙挖住邸，托一世爵女竟日陪游，彼盖以为支客。吾复还加拿大隔五年矣，一老妇犹能持吾名片作介求见，亦同舟者，其余必一握手，或请书名，或取中国名柬，或一见赠像，或请影像，不可胜记。其好事好名好近贵介人，殆不可思议。荷兰非徒宫室之新艳，田园之整齐，其人民亦神气清秀，过于他国，宜其制作之精能，以小致强也。其妇女尤秀美，与瑞典并冠欧土。李白谓：越女天下白，镜湖五月黄。荷兰有焉。大约生长湖海者人皆秀，观杭湖可见，而瑞、荷足为证。生长大原者多丰，观德国可信；生长山石者多癯瘠，观吾粤山谷之民而信。英人多长，德人多肥，法、意人矮，与中国同。美国人种杂色，近黄白而不丹，不如欧土矣。欧人之白，一因地度之高寒，二因波罗的海、地中海之水气。非洲、印度人之黑，则日蒸使然。而白人聪敏而黑人愚劣，则颜色与智慧竟相关，而颜色视所生之地。吾于欧人乎，仍是吾旧诗：地中有海生人白，二者天骄我不如。择非其地，子孙愚劣，种族夷灭，甚矣！择地不可不慎也。

彼得学船之屋。吾子大地古今豪雄圣哲，无论若何英绝皆以为可学，惟俄大彼得真不可及也。万国今故，岂闻有帝王变服作工于异国，屈身与佣兵伍者数年，以强其国者乎？惟一大彼得而已。方今吾中国所乏非他，全在物质，物质之乏固多，当海权之世尤在舰队，救急莫若是。吾国乃无人学之，士大夫能屈身学

之乎？何论帝王。嗟乎！大彼得真古今英绝之人豪也，不可及矣。

彼得屋在山泵，距鹤士度七英里，马车行三英里至摩路斤耽，乘汽舟行四英里，半时许至山泵彼得学船处。小径湾环，穿林而入巷道，有板屋，高七、八尺，如中国渔屋，深二丈许，广丈许，分内外两室，屋门上有玻镶之，门侧小玻窗，一入门为灶，以红阶砖为之。其奥隅置一床如柜，床门垂坏纱二，盖帐也，今纱经尘污，黑甚。有木几三，木横桌一，东北隅置小柜，藏旗三。入室正面玻窗四板，壁悬彼得三像，一像作工操斧斫木，一衣工装置刀斧于地，一小舟，一锯，其从臣在侧作书，相貌神气英绝，虽作工而目营四海也。一帝后夫妇像，盖一百八十年矣。屋将倾倒，前八年，今俄帝尼古拉第二以木架扶之，又覆以大圆玻屋，上又以红瓦盖红壁饰之，丹青甚盛，旁植花木八年矣。游人瞻眺相属，吾徘徊未能去也。

山泵有彼得学船之遗屋，去鹤士度十三里，木板敝陋，游之感叹，以帝王之尊，厕身学工以兴国，古今未有也。

板屋滨河边，高广蔽风雨。云是大彼得，学制船于此。遗灶对卧榻，疏布遮床处。几桌凡四事，朴陋无能似，昂头户碍眉，伸手瓦触指。遗像犹在壁，执斧舟斜倚。身衣贱工服，目若横天地。眉宇天人姿，顾瞩有雄气。当时同业者，宁知帝王至。玉座何尊崇，纡身执劳肆。深宫何安乐，久习能捐弃。臣妾亦已众，只身走万里。日与工人伍，降辱成舟技。岂不憚孤苦，为成图霸志。迄今横三洲，雄图霸大地。乃知英雄主，举动自殊异。横览古帝王，神武无可拟。我仪主父偃，瑰伟差可比。变服学骑射，入关窥秦主。王者欲强国，苦身尤胥靡。况兹我庶士，贱辱更何齿。欧人所由强，物质擅作器。百年新发明，奇伟不可记。遂令全地球，皆为欧人制。吾国大物博，所乏制造帜。士夫习尊

大，难贱身降志。何况帝者崇，玉食九重蔽。坐兹成孱弱，众强召吞噬。沈吟古今人，最敬彼得帝。昔者编其传，写黄进丹陛。皇上为感动，变法大猛厉。忡忡震予心，大业倾不世。岂知九万里，来视旧庐敝。木架与支持，游者踵相曳。大厦覆其外，丹碧耸瑰丽。遗像及像设，拓影杯盘细。大购数十种，将以赠国士。感叹既喟然，兴耸起强志。

彼得屋前小河为众臭所聚，浑浊五色，小屋无数，临河居，臭秽甚，一英国人曰：难为荷人居之。

自彼得学船处二时马车至摩路斤耽，极目平野，无分寸冈陵，沟浍周匝，方平如野，处处皆是绿草丰缛，牛羊蔽野。轮舟所过皆十字轮楼，搅水制油之所；马车所过皆农家，大农自种为多，故农屋极整丽。屋广十丈，无楼，皆阶砖，窗垂帘幕，屋外地必画方形，环之以浚，广丈若是，数亩皆种树，以一丈一树为度。其种菜，养牛、羊、鸡、豕皆别为阑地，亦方形，屋外无物，间有牛豕屋，亦整洁，屋前必临水，必有桥，桥有门，绿色为多，屋须七八千几达也。其道傍作工小木屋，亦须二千基达，中人所居必紫绿色，长桥横水，与杂色屋相望，夹道必树，长短广狭必称，景致极佳，惟积水无泄处而众秽归之，故道路臭秽，市中尤秽气腾蒸，而问带路之荷人不知也。乃知开河太多，于卫生有损，观秦淮河及广州雨处可见，以无从洒扫也。荷人以其制施于爪哇，于道中开小河，望之美观实无益，吾行荷境，处处掩鼻，其致疾必易，而荷人无大碍，犹北京人之习于秽软。

荷之长堤内包无垠，数十里，若小地中海。山(的威)岛外有护堤，内容小海，渔舟千里泊焉。口广数丈，堆堆孳路覬岛在海边长堤口，三百年矣，人民一千三百，自为嫁娶，别为衣服，别为宫室，以渔为业，近与荷兰人间交通，仍不改，盖桃源也。其室，入门一房，炉在焉。正厅左右高处二龕为床，后一室置櫥柜，偏

悬古物碟碗。楼置三床，其女人二瑯夹左右面，白帽背心而裙裾。数世同居，皆木室，狭小，皆饰黑，窗用绿，如中土。渔窗矮小亦同，多盖芦苇，近者多易瓦矣。妇女未有出埠者，男子则卖鱼至焉。海波渺渺，自为世界，其生计以鱼，女子则织，费用甚少，其男子四五时起而取鱼，每日三时归，整船修网而食矣。儿童以板轮下坡为乐，道路不修，极似中土，盖自十二纪至今五六百年矣。盖一人渔子此，故尽为一家而相亲焉。荷如此者约五十家，臆论之俗亦同，有二万人，为至大矣。此其小者，然屋堤新整，盖富则同富，故渔人亦收其利。其艇与中土同，值三千，广东值百；屋值八九百，广东值数十。惟家家挂瓷千数，皆古瓷，人人相尚，不肯售人，亦一异事也。瓷红蓝花，色色皆备。荷置巡捕一人。俗无富人，亦无贫者。其男女皆着尖仰木屐，男中腰前有二寸大铜钹，女子以白纱缠头，两鬓分左右垂肩前，袖必红色，又有以白纱绕肩。又有首饰，额角左右戴十余铜板，或铜螺丝以为饰，衣服甚诡，至今犹然，观德国各国衣服院亦类是。盖欧洲分为各国，古装各殊，不可思议，今略近一统，而荷兰此岛犹多存古俗焉。妇女以首戴物，与意大利、印度正同。孟子曰：老者不负戴于道路。正与我中国三代时同。然则今之不戴物者，以重元首，亦可见进化之一道矣。其详见《荷兰异服图》。

荷京甚小，人户亦微，盖鹤士度当海口，握荷之要，富商士女皆集焉，如美之纽约矣。鹤士道如华盛顿，但为官人所居。荷街道甚狭，仅似吾粤双门底，而荷京道且不洁污恶，但有议院一、博物院四、御园一、王宫二可观。博物院藏物亦少，远不能比鹤士度焉。旧狱尚有西班牙旧刑具，刻酷甚。

荷兰京，荷人曰噙黑，德人曰黑，英人曰吃。道路虽不广而净洁甚，楼阁三四层皆荷式。盖壁外无廊，以此减趣。京中亦时开河沟，亦时开敞地，长林萧萧，风越自别。

王宫二层，白色，左右有齐廊抱出，前有第一王威林第一骑马像，宫前敞地数丈，狭小殊甚，尚不如吾国督抚衙之阔敞也。博物院、银行皆甚小，无足观，盖其大者在鹤士淡矣。

公园十里，林木萧萧，后郭马道夹河，楼阁园林，幽胜妙丽，夏日游者如云，衣香人影相望也。

万国弭兵会在公园中，故荷兰侯旧宫也，建于十二纪时而累修之。长林夹道，宫前作半环壁形，体势庄严，白石崇阶分两道十余级，上多石像，正而云石柱，壁白，穹幕置花木石像，甚楚楚，有今王之先世与其群从兄弟姊妹画像焉。乃登正殿，圆穹六角，仿囡尼士式。自穹至壁，皆以金镶画，穹画十六，壁画上下甚多，华严妙丽极矣。皆十六纪一名家所作，其人竟以此精脱死，因并存其像焉。铜刻门乃其先侯十四纪之物，侯邦有此殿亦甚难矣。今王以为舞殿焉。殿后斜环数室，左右拱绕以长廊，遍悬其先王先公及先后像。其殿左一室即以为万国弭兵会集议处，椭圆长桌环以几，几毯皆兰，陈设有白石画像，甚精，有俄皇所赠之绿玉大瓶在焉。后两室为中国赠物，壁绣皆中国画珐琅鼎瓷漆画几数十事，荷人甚称之。惟牙品则劣矣。故我以佳品置外国，人未尝不重之也。后为日本赠器，皆铜漆木器，然新异古雅终过于我，盖日本制器仿古近者本比我为精，而其熟悉欧人好尚，工于揣摩，以博名誉，尤中国人所未及也。盖中国人仍是闭关之时，未至交通竞争之时，既未尝竞美，亦未尝揣摩也。中国赠女王大瓶二，高数尺，大珐琅象鼎二，高数尺，荷人啧啧称之，若皆能择是，岂不胜哉，吾亦不能不以是称杨儒也。

弭兵之议发于今俄帝，而择地于荷京，各国皆派大使赴，我亦预焉。杨儒实为使，以己亥年集会，庚子议成。然不数年，俄经营辽韩与日本用兵矣，无其诚心而欲欺万国，终亦败失耳，名实无益。然则是会也，亦何足称哉。然天下之大事必有其渐，其

始基也发之甚难，行而赴之必多曲折，未有能一蹴而至者也。夫既已建其名矣，久之必有以见其实，虽今百年间国竞之时，必无弭兵之理，愈竞愈剧，兵祸愈烈，其能弭乎哉！然民权日昌，君权日替，民智日通，种界渐除，利害既渐均，则必须有以通同而合一者。凡好兵者，君欲张大其功，国欲自辟其地，种欲自益其族，他日君尽无权，则无功可张；小国尽併，大国均势，则无地可辟；黑种既臣属，而黄白相敌相融，则无种可界，至是时也，联邦之大义日彰，人群之合力日大，则不能不讲弭兵以求全地之公益。始则立公会以主之，继则开公地以治之，行之以渐，成之以久，渐成公国，而人民争归之。诸大国始则同权合治，久之则类于美之联邦，渐成中央之集权，至于是时，兵庶少弭，则去大同之世不远矣。事势所趋，天时所赴，有必然者。但在数百年后，而不能遽望之今日耳。然大辂始于椎轮，江河始于滥觞，人道之始与猩猩等。此弭兵会也，实大同世之滥觞也。生民涂炭久矣，非大同不能安乐，故吾于弭兵会也，至敬之至爱之。然则以大同之世托始于兹会也，亦何不可乎！

欧俗王者不贵，荷尤小国，吾宿大客舍，翼日，荷女王率群臣来开舞会，国民有介绍者咸得握手，其举此会不于王宫而于大客舍者，便民之来观听也。店陈花设灯，悬五色布，大臣诸使列侍甚闹，美俗哉。

吾自德亚痕至荷京，道皆平野，屋亦卑小，数百里无可观者。然田沃土腴，堤树成行，沟浍无数，荷最以垦地闻者然哉！

一三、法国游记*

一九〇五年

[上缺]

微賒喇宮更有闕偉特異者，法承佛蘭克客維特裘之舊國，裂地封諸將為列侯，其後曾任大官，皆列大官，如六朝之華腴焉。及王室用兵，頻頻鬻爵，當西班牙繼統之爭，貴爵僅值五十金，蓋真是大將軍告身僅值一醉爛羊頭關內侯矣。及沙爾第九、顯理第三至路易十四歲鬻爵五百餘，於是貴族由八萬戶至十萬戶。路易十四收攬大權，日為削封建抑減貴族之策。至大革命之時，貴族僅存四萬戶，十二萬人。惟貴族以國邑荒僻，無可游娛，不若微賒喇京邑之繁麗，一以縱燕遊戲獵，有聲色狗馬之樂；一以供奉宮禁，可攘邀權寵之榮。故當時十萬貴族皆不居其國土而環衛宮禁，皆有邸第于微賒喇宮旁，與其夫人皆出入後宮，以從游幸供談笑為榮。其權要重官皆貴族任之，然皆不預職事，以宴劇游獵，清談諧謔，角技歌舞為事。才者擅丹青箏瑟之技，媚女娛客，長夜為歡。昔梁世貴族子弟隱囊塵尾，清談謝事，以望空為高，以任職為鄙，法是時乃正似之。而以十五萬貴族環列禁衛宮廷間，聚一國之貴富，以縱奢淫，盛容飾，甚且以驕侈不足，竊及府庫，則中國古今未有之。意者路易十四為強干弱支之隱謀，收拾封建，為關內侯之虛爵，特盛飾宮苑侈畋獵聲色游娛，以大集諸侯于闕下，以隱銷其據土抗令之雄心，是無異一舉而滅十萬戶

之贵族矣。观日耳曼之侯封，日月称兵，又与帝者频战，而无如何，微论春秋之诸侯也。但汉之七国、晋之八王、唐之三镇，盖皆无术以善之，虽封土过广，尾大不掉，而日耳曼诸帝实未有一路易十四之隐谋者欤！故此宫之供奉侍从，瑰闳博异，虽吾一统之中国，极无道之秦始、隋炀，殆未易拟之也。若贵族之隐权已收，而小民之疾苦未解，彼所忧者在收贵族。若夫民变之祸，则古未多见。彼心目所不及，则事变之来，多出所备之外者，虽自古英雄不能防之。唐太宗手定天下，大杀姓武者，宁知剿绝李氏者乃在一宫女欤！此固未能为路易十四责也。苟非路易尽收贵族于一京，则民党百变，何能一举而燬之，是亦路易之功也。但游是宫，而法之兴亡在是。全地万国之民权、立宪多激起于是。追思当日阿房、未央、上林、西苑之华盛，关系之犬，皆未能比焉。瑶台不远，隋宫近鉴，令人感叹歔歔，可咋可骇也！

〔下缺〕

法地二十万四千一百英里，与德相等，而略小于奥，亦大于吾四川四万余英里，略当吾两省地。而地势居欧西，南北西三面襟海，东邻日耳曼，西越海与英，南与西班牙，千年竞峙而互争。其地虽仅得日耳曼之半，然日耳曼以封建日削，无能为也。故法与之南争罗马，北争诸侯，亘古若北朝周齐之角立焉。以地滨海，故壤腴而人秀发。其西南为牛斯比山，东南为阿尔频山，其山高峻而嵯峨，海水泅渌而扬波，故人磊落而英多，法实有焉。抑发扬之狂度太过，法人之皋，使我高蹈也。

法人口三千八百四十万，当百年前，法人口二千七百万，英仅千五百万（据西千八百一年，嘉庆六年也），今则英人四千万，远过于法矣。德在道光中亦远不若法，今且五千万，过法以倍。各国人口皆骤进，惟法不进。闻法妇女皆尚自由，不乐有子，故以堕胎为事。政府设法奖励育于者，然卒不能救，此非细

故也，盖大地之不致莽榛者，惟人民繁庶而开辟之。而人之生也，皆赖妇女，妇女不愿生子，则数十年间人类可立绝，而复还于全球还榛之世，是虽洪水猛兽之祸，不烈于此矣。夫妇女之生子，自孕妊至诞育，抚养至苦矣。当其妊也，行动饮食卧起皆不便，男女之道又绝。至妊成而产，则痛苦呻吟如割，或有害及生命者；幸而母子无恙，则抚婴劬劳，乳之哺之，提之携之，夜则辗转号啼，病则抚摩按抱，时而竟夕不寐，当餐不食，以其生育抚养之劳苦之甚也。故孔子立法尚孝，教子报之。故《诗》曰：“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也。以中国之厚于父母，故女母乐于生子，而望倚养于终身，报之于耄老，是故女有生子之望，人无堕胎之俗，故中国人民繁多，过于万国，盖有由也。今欧美之俗，人人自立，父母不能有其子，劬劳而抚子，子长而嫁妻，别父母而远居，积财而不养父母，孝者岁时朝谒其母，有同宾客欤！既无得子之报，则何为冒死亡之险，竭劬劳之苦而为之。无所望，无所欲，无所报，而为之者，非人情之所能也。强而行之，亦不可久。今美国堕胎之俗有同于法，妇人居常之论，皆不愿有于矣。德英妇女之好淫乐而自立，今虽未至于法之地位，然独立之风既扇，亦必不能久矣。然则欧美之人口不其危乎？嗟夫！道有阴阳，即事有利害，妇女亦天生也，不贻妇女以独立，则抑女过甚而不仁，然苟尽听妇女以独立，则息息行乐，以顾其有生之身，谁肯劬劳而育分身之子。苟未至于大同，则调停两得，此亦升平世至难之大题耶！吾深思而未能善之。抑女既甚，仁人悯之，天与人权之理既明，则妇女独立之势自盛，大化浩浩，汹汹转移，而人不知也，亦安能逆之哉？若顺风而趋，则人道之灭绝可忧也。吾于法、美妇女之趋势有惧焉！

法五十年间徙居外国者一百五十万，各国人之入居于法者仅八十万，则比、意人为多。法之产人最少，而死亡多于英国十

之五，平均人寿亦短于英人十八月焉。或亦自由太甚而淫佚过度致然耶？然法人虽少于英，而劳工多于英七十余万，则以理财致富之术不如英耶？民既困乏，则卫生易损，而寿命有害耶！二者必有一于是。

国之强弱，视蒸汽力。法国之蒸汽四百六十万匹马力，内中铁路九十三万匹，汽船八十四万匹，比之德国七百六十五万匹去之远矣。若英则千三百万匹，盖远出法上。然法百凡比较，事事不如德，此则法人太自由之效欤！

法以葡萄为大利，其园地四百二十万噏格，谷类三千六百六十万噏格，他地二千六百二十万噏格，林地二千七十万噏格，牧地二千三百十万噏格。六十年来，所辟荒及以牧地为耕，凡增千三百万噏格矣。法葡萄酒著名久矣，在拿破仑时，值二千九百万磅，今值五千万磅。然葡萄园却减于昔一百万噏格。每噏格，一英亩也。每亩可得酒二百加仑，然尚不足本国用，岁自外入者，与普战前十年四千八百万加仑，后十年六万万六千三百万加仑，近十年则二十二万万八千万加仑，而输出者仅五百六万加仑，平均岁输入一万万八千万加仑，法人之好酒极矣。吾游巴黎，入店不饮，酒家请曰，吾巴黎无不饮酒者，乃为饮之，则法人之沈湎可见矣。《书·酒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此与道光年间重惩鸦片之刑同。夫饮酒小过，何至惩以杀刑，盖当时国俗沈湎之极，故欲以此严警之。吾观欧美人醉酒之风，夜卧于道而哗于市，妇殴其妻，而争杀开枪致死者比比，阅报者日见之不鲜。所经小市大衢，卖酒店相望，竟日作工，所入尽付酒家，而导淫演杀，与酒为缘。若此败风，惟吾国无之，欧美皆然，但法人为尤甚耳。盖吾国酒俗为过去世矣。不知者开口媚欧美人为文明，试入卖酒垆，观其乱状，与我孰为文明哉？近世鸦片之毒，弱人体质，其害为吾国数千年所无，然其毒自外来，断

之不难，不如酒之甚也。即以烟店之害，一榻横陈，亦岂有啾争斗杀之害乎？天下人道之大患，莫甚于相杀，故以烟酒相比，酒之祸于公同之俗尤烈也。法食品皆仰输于外国，谷输出七千四百万蒲雪，而输入四万万八千万，即肉类不足，每岁输入五万吨也。法每嗑格平均出产可值九十二诗令，少于英四诗令耳。然英之农夫二百五十二万七千，法之农夫七百二十二万，而法农产值四万万一千六百万，英二万万三千万。计法每人值五十八镑，英每人得九十一镑，则法农业虽有名，然实际尚不如英也。

法自革命之后，贵族之地散之平民，今地主已有三百五十万矣。其有十二英亩以上之地主一百六十三万八千人，凡有地九千一百二十五万英亩，人平均五十六英亩。英国尚仍贵族之后，余风未殄，大地主一万九千二百七十五人，有地五千七百八十九万亩，平均人三千三英亩。合观奥国之田地，属于贵族二万人，普田地属于贵族三十万人，英万九千人，法未革命之前，当亦不远。夫以欧洲万里原陆之地，英、德、奥、法四大国，将二万万之人民，而有地农主，只此三十余万人，其余将二万万人皆无立锥者矣。不平如是，怨毒已深，奴佃不甘，逼而怒起，此弥勒约翰自由之倡导，卢骚民约之起原，而贵族屠戮之惨因，路易断头之缘本也。加以旧教愚民之法，压制种种，皆为积怒之原因，而种民变之祸胎也。试问中国有之乎？中国之为小地主，听人民自有田地。盖自战国以至于今，乃在罗马未出现之前，不止日耳曼矣。孔子之道，以自然为教，绝无压制，又岂若天主教乎？故中国之人早得自由之福已二千余年。而今之妄人不察本末，以欧人一日之强，乃欲并其毒病医方，而并欲效法而服之。昔有贵人有病而割之，血流殷席，命几不保，有贫子美好无病，慕贵人之举动，乃亦引刀自割，貌为呻吟，已而创伤难合，卒以自毙。今吾国妄人媚外者，自以为取法于法、德，发狂呼号，日以革命自由攻教

为事，不几类美好贫子引刀自割，貌为呻吟，卒以创伤自毙哉！岂止见笑于欧美之识者，无病服毒，不其伤乎？

法之林木培植日增，今有四百五十万英亩，值千四百万镑，每亩材值十三诗令也。渔者八万五千人，岁得鱼十五万吨，值四百八十万镑，每吨三十二镑，昂于英者三倍，每人可得五十六镑。

法之织绒甚有名，织厂二千余，机四万六千，纺锤三百三十万，用羊毛二十万七千吨，值四千五百万镑。哀摩市百年前未有此物，今则织厂三百余，织工三万，可见其进矣。人匀计十九诗令。

织丝里昂为盛，自彼十五纪时已制丝。盖自明末葡萄牙得澳门后，中国蚕桑之法传于欧土，而法地颇宜，故法人先为之也。及拿破仑末年，有织工加克脱，创以机器织之，里昂遂大盛。法织丝厂千百七十，机十万七千，而里昂居四万四千，岁值千六百万镑。输出十之三，其输入者，岁百七十镑，亦相当也。然每人平均仅一诗令耳。丝于法国为盛，妇女亦好服之，然实萌芽耳。欧美男子绝不衣丝也。丝为中国天产独擅之物，他日必当冠带衣履天下，中国若强而奖导之，欧美人必渐变矣。吾见欧美人于吾国丝服皆艳羡之，但畏其贵而不敢服耳。如食品者，中国饮饌之店已大行于美国芝加高，三年之间骤开二百余肆，美人争嗜之，他日各国人之嗜吾国之丝犹是也。里昂之养蚕甚大，有法以去其病，吾国若善治蚕桑，丝必日进。中国饮食衣服之美实冠万国，他日必风行万国。凡美者人情之所爱，丝服之美，自在优胜劣败之例，不能以欧人一日之强而见屈也。吾国地兼三带，衣服之制又最适宜，寒暑皆备，披服简便，过于欧美之服远矣。欧服尚披禽兽之毛，毡腥未除，他日当令欧美人改而从我也。故吾国人辫发可剪，而服必不可改。或者不察，慕欧美人之强，见俄

自之改服，而亦欲师之。岂知俄日国小，本非我比，且丝为我天产至美之物也。若吾国舍其天产而从人，则一国四五万万万人皆服毡绒之服，一人四裘，一裘至贱者二十金，并革履毡帽，人必百金而后可，是我舍数万万金之丝无所用，而须购绒革之服料于外，以人百金计之，是费四五万万兆而纳贡于外，过于八国联军之赔款尚百倍也。内丝无所消，而产丝之民皆困绝，外贡四五万万兆，而国何可任之。顷闻京师有改服之谣，而苏杭丝业纷纷而倒，相戒不敢存货矣，况真变法乎！为国强否在政治如何，岂在服制也。以吾国强，尤若反掌，但于物质中之汽机舰炮加意，甚易易耳，何为无耻媚外，倾民之所有以自蔽乎？夫以中国地大人多，驾乎万国，何不愿在使人师我，何事舍己从人耶？吾昔者阅历甚浅，亦妄有意于是，今游历既久，乃知变服之万不可行。有欧美士女数人亦告我曰，君他日变法，百凡皆可，惟中国之服至美，万不可变。盖万国皆不产丝，而丝为中国独有之天产，上考《禹贡》蚕桑丝筐，已在四千年前，故服物之五色六章最为妙丽，此天以最厚吾中国者，宁可弃天赐乎？弃天赐者不祥，弃土产者自毙。服毡绒者退化，随人改者无耻，愿我国识者深思之！欧美百年之横于大地，如飘风暴雨之不能终朝耳，何足畏乎？以吾国辟地之广大，殖种之繁庶，教化之深厚，生质之聪敏，无在非具为地球主人翁之资。欧美人虽强盛，不过百年，资吾先驱耳。吾横览大地，吾何有焉？皇皇神州，惟吾国乃能保存吾固有，以化大地，而何事自乔入谷，以媚外苟存乎？俄、日之变服，乃其国小之不得已。印度岂不变服，益为奴耳，于自立何有？将欲以此为亲，吾面既黄，虽欲亲而安能亲。日本小岛耳，炮声隆隆，则欧美畏媚之，近各王宫，多为日本装殿，而美人暑时亦多为日本服。但使内政修明，物质精美，炮舰大横庚庚，则中国丝服自为大地所羨面师之。若徒改服乎，则印度人与黑人之改服，何见亲之有？

吾奴吾奴耳。当竞争之世，只有使人敬畏，无使人怜悯，且印人、黑人、緬人、爪哇人、马突人之改服，欧美人自笑之，益贱下之，何怜之有！若暂游欧美，易衣自适，偶取其便，无不可也。若在国内乎，则堂堂数千年文明之中国，抚有天产五丝丝章之美而自弃之，以俯从深林后起日耳曼之毡服，则鄙人八年于外，周历深思，期期见其不可矣。

法织麻绵甚古矣，始于西七百八十八九年。织绵阅二十三年，机工七万，制绵丝一万一千吨，织出值七百六十万镑。今则机十一万二千具，织品值二千二百万镑，国中用二千万镑，人计十诗令，然比于英仅十之五耳。

织麻在法大革命之年（西千八百八十八年），已值五百万镑。阅二十四年，至拿破仑末年，织工十三万九千人，值九百七十万镑。此外女工三十五万人，值四百万镑。

新世界者，铁世界也。视制铁之多寡，可觐其国之盛衰焉。法往者禁英国铁之输入，故铁器甚少，全国仅销八万七千吨。至拿破仑第三始开铁禁，于是冶铁骤盛，今六百厂，铁工十二万矣。其制金品值四千九百万镑，然仅当英三分之一。

法人善制履，故革用甚广，其值四千五百万镑。其用革九万吨，外革入者三之一。陶器以赊话最著，精于天下矣。创于西千七百五十六年，岁值百三十万镑。法虽以工艺名，然乾隆时未有制玻，今则制玻厂八十五所，制品值八十万镑。

制纸及印刷当拿破仑时仅一万五千吨，出报值百六万镑。今则工厂五百三十，纸二十万吨，但巴黎已值三百万镑，岁出新书七千种。印刷值千六百万镑。

法衣制为欧美所艳称，女服之丽，盖自路易十四时以奢丽著欧土，今纽约犹师之也。全法岁值五千二百万镑，而巴黎占四之三。游巴黎之杂货肆，五色十光，女工千余，诚诡异之观矣。

法国屋及家值二十九万万四千万镑，以七厘息计，应有八千八百万镑。

若考法进化之比，则比数十年皆数倍矣。表如下。

法国炭矿最有名，岁出二千五百万吨，比道光十年已十五倍，除费外每吨值二十五诗令，每夫得二百八十吨。然法矿夫之巧不如英，法五矿夫所入，乃比英四人也。

法铁矿五十八，然昔以禁外物故，故铁价大涨，贵于英三倍，故工业不进。当拿破仑晚年，制铁仅十万吨，至战普时，制铁百十八万吨。今则二百十万吨，仰外输者十之一。铜则无所产，全仰外输。全法矿产值一千六百万镑，工人十八万。

法开铁路始于道光八年（西一八二八年），至咸丰三年，拿破仑第三即位时，有铁路二千四百五十英里，费三万万六千三百万镑，其进甚迟，战普之后，乃始大增。今则二万四千九百英里，筑费每英里一万六千五百镑。

法之银行，开创最早，在嘉庆三年（西一八〇三年），本三百六十万镑，至今则有金七千一百五十万镑，银五千二百二十万镑，钞一万万三千六百万镑，融通力三万五千六百万镑。各国国立银行皆归国，惟法则国立。然法现金银多于英三倍，而融通力亦少于英三倍，此法于商事未善，更当细考其故焉。

	金	银	钞	合计(皆以百万镑计)	一人平均镑
法	一八七	一四〇	一四〇	四六七	一二、〇
英	八五	二四	四一	一五〇	三、七

法制造所十三万一千，值一万万二千七百万，而机器不计。计产额得三分之一，则合制造厂与机器值一万万九千二百镑也。

巴黎人岁入五百镑以上者三万人，百镑以上者十八万人，法全国富家三十五万五千，有利息四千四百万镑，人均计息约一千二百四十镑，产九千七百镑。中资一百二十六万，人均计产一千

六百磅，而利息二千四百万，仅半于富家，人均计一百九十磅。劳工七百三十万一千家，有利息五千一百四十九万磅，人均计产五百九十四磅，息七十一磅，皆不能比英人远甚。

法之公债多极矣。然自还德债以外，幸皆以为公共事业，故益增国富而无碍。自战德之后，募公债三万万九千一百万磅，筑灯台、道路、电线者，费二万万，铁路六千万，法国每人五十三诗令，加地方公债一万万八千万磅，连从前之债，共十三万万七千万磅。五十年前少于英，今则英于国富仅百之七，法则百之十四，逾于十一之额，与意同，为险事矣。然国为国民公有之国，则债亦为公有之债民分担，其昔亦公有其利。但立宪之后，使人民知国家，为人民之公产，则人民自皆乐担任之。故一国之大难大工无不可举。故公债莫利焉。然一国苟为人主所自私，未为民之公产，则民孰肯以私财任国事乎？故利害与民共之，而后民可用也。考欧土小国，经营母财之始多赖公债。美之公债纸，凡银行皆当分担之，其条理甚繁，今不暇及。

法与英德比较

法当百年以前，为欧洲之霸，英乃海岛小国，远非其比。及英之机器先出，于是大收海外各殖民地，凡印度、加拿大、亚丁皆夺于法人之手。而法百年来乃空倡自由革命，内讧垂八十年，即拿破仑穷兵黩武，徒耀霸名，而于法人国民之实利无关也。于是英人百年来之盛业，无事不远胜于法，或且数倍之、十倍之。岂惟英胜法哉！蕞尔之普，纠日耳曼之小侯，以与法争。当时日耳曼破碎空虚，工商不振，一无所有，视彼强霸之法，尤隔天渊。至西千八百七十六年，美国费城之赛会，德国除克虏伯炮外，无一物足称者。及休养教训二十年，而已无一事不远胜法。夫德之与法，其地相邻，而广大同为二十万英里，其政俗千年相接，其相忌相师而思愤起亦正同。而德合散漫之小群，二十余年遽能呼

跃大进，而事事远出法上，此岂法人接邻之不知戒，不知愤哉？而何以比德顿缩若此！是故比英言之，则法革命之祸，与英安乐之福，宜其绝殊；比德言之，则法人民自由散漫之失，与德国以主权国权督率之得，又可作证。夫英为立宪国，而非民主，德更兼君权而主服从，然较之于法，其效之得失若此！今吾国人多好述法国革命自由之说，不以为谬，行陷淖而艳称，而欲师之。吾今特列法与英、德政治之比较，以见得失之实，吾国人亦可以知所择矣。嗟乎！法人之皋，使我高蹈，我无所鉴，惟法兰西革命自由，尘上血迷，民敝国虚，令我心凄！

法之人口三千八百四十万，英人口四千一百余万，德则五千〇百万。法之国富，九千六百九十兆镑，德八千六十兆镑，英则一万一千八百六兆。

法之利息，一千一百九十九兆，英则一千四百二十三兆，即德亦一千二百八十四兆。

法之蒸汽力，四百九十一万五千马力，德则七百六十五万匹马力，已将倍法，英则一千二百九十七万匹马力，则三倍矣。

法每方英里人口一百八十八人，英每方里三百三十人，几倍之，即德亦二百五十人矣。以都会计，法人九百二十万，英则二千六十万，固倍之，即德亦千五百六十万，亦过半焉。

以农计，法人七百二十二万，德人则九百三十五万。若英之农少者，英之益盛也。

以制造计，法人四百七十二万，德人九百二十三万，英人九百三万，皆倍之。

以机器计，法铁路则三百六十万匹马力，德则四百五十五万，英则四百八十万。法汽船则四十九万马力，德则八十九万五千马力，英且五百九十七万马力，直十倍于法矣。法锯解则八百二十五万马力，英、德皆二千二百万马力，几三倍于法焉。

以矿计之，法值千六百万镑，德值三千四百万，盖倍于法。英值七千八百万镑，则五六倍于法矣。

以运费计之，法货值三千二百万镑，德则五千二百万，英则四千六百万焉。法船岁值五百万镑，德船岁九百万镑，已倍法。英船则五千四百万镑，是十倍于法矣。

以牧较之，英地少不论，但以法、德同地大比之，法马三百十万匹，德则三百八十万；法牛千二百九十万头，德则千七百六十万头；法豕六百十万头，德千二百十万头；法羊百五十万头，德三百一十万头。法牧价值二百三十二兆，德值三百三兆。

以金工较之，法值四千七百万镑，德值一万万五百万镑，已倍于法。英则一万万四千二百万，三倍于法焉。

以革工较之，法四千五百万镑，德六千六百万镑，英五千九百万镑，皆过焉。

以食品较之，法一百十三兆镑，德一百三十五兆镑，英一百二十七兆镑。

衣则法、德相等，同为六十九兆，英则八十四兆。惟法以酒胜耳。

以绵布论之，法则二千二百四十万镑，德则三千五百四十万镑，英则九千二百十万镑，盖四倍于法矣。织麻、织绒，德、法相若，惟不如英。惟法以丝胜耳。

以商货出品论之（一八九四年），法货一百二十三兆镑，德一百四十八兆，英货则二百七十四兆镑，倍于法焉。

就其本国商务较之，法制造货五百九十六兆镑，德六百九十兆镑，英则八百七十六兆，又远过矣。

铁路里程较之，法则二万四千九百七十里，德则二万七千八百五十里，英地半于法，而亦则二万九百里。法运货九十七兆吨，德则二百四十二兆吨，将两倍于法矣。英且三百二十五兆

吨，则三倍于法焉。乘客法则三百三十七兆，德则客五百二十一兆，过于法远矣。至英则九百十二兆客，则三倍于法矣。夫以地半于法，而客三倍于法，此其蕃盛尤甚焉。铁路所收入之费，法仅五十五兆镑，德则七十一兆镑，英则八十四兆镑，几倍于法焉。

船之吨数较之，法八十九万吨，德则一百五十五万吨，几倍之。英且八百九十六万吨，则十倍于法矣。其运力法则二百三十六万吨，德则四百二十六万吨，倍于法矣，英则二千六百八十七吨。

以国债较之，法则千二百二十兆镑，英、德皆六百兆镑，仅半之。法之公债，千三百七十兆镑，英则八百五十九兆镑，德则一百一十七兆镑。

以生人较之，法每千人五年中生二百二十五人，英则三百零七人，德则三百七十八人。

以食品较之，法之肉类费六十二兆镑，德费七十二兆镑，英费九十一兆镑。法饮品六十六兆镑，德七十一兆镑，英九十二兆镑。法乳品计之，四十四兆镑，德六十二兆镑，英五十五兆镑。

以国内用品较之，法用织物九十一兆镑，德则九十二兆镑，英则百二十二兆镑，多法三分之一焉。

[下缺]

法国革命之原因固多，而封建僧寺之贪横，税敛刑法之苛重，民困苦不聊生，实有以致之。其可骇可悲，实中国人所未梦想者也。

吾国地大，古之封建率千数百里，即极小之子男附庸，亦有地数十里。夫拥地广大，即使封君稍无道，而多取于民，亦易供给，且我春秋封建时税于诸侯大夫者，王者即不复税之。又无大僧寺院之捐纳，故民犹易支。若法地仅二十万英里，大于吾四川

一省四万英里耳。此四万英里作法王自领，而全法国有贵族十万，是犹我四川百县，每县有一千封建也。夫每县有一千小国，则仅如一乡之大而已。法民当时二千五百万，是每建国平计不过男女二百五十人而已。及近革命之时，侯封削除，尚余四万，则每县地尚有四百小侯，亦不过一乡而已。平计男女，亦不过千人，其二十五岁以上之男子，全国六百万人，则每侯国仅百五十人而已。破碎微小，仅如中国一小地主，而贵族以公侯之号，尊骄汰侈，自侯族以外，尚有家宰及治民群官，皆仰食于此数百之民。其诸侯在此么麽境内，皆有专制君权，设宰官，张警吏，税官、捕役、法吏、书记皆备，牢狱绞台，生杀刑威，皆自专之，恣意征税，任情徭役，按户派金，揣其肥瘠。侯不自理，委之宰官；宰官不自理，委之税吏；税吏不自亲委之差役，层层中饱，层层敲剥。或放入人罪而没收其产，田十年不耕者亦没收之，江海船沉亦收其漂泊物，其他营苑囿、开道路、筑桥梁、营城垒之事，皆役其民，不发工金。夫以此数百之民，而供应此尊侈之君侯，繁多之官吏、寺僧，及此君吏之妻子奴婢，其何以堪之？以故弃家行乞，散走他国，山童地荒，凄凉满目，民愈少而地愈荒，地愈荒而侯愈贫，侯愈贫而苛征愈甚，民困愈不可言矣。本国之封君征徭既如此其甚也，此外国税尚有免兵之征，后遂为人头之税，虽无产业者，亦复人征二十法郎，下至灰贩菜佣，亦收四法郎，不少宽假，否则没收家产器物以充公。其不出免兵费者，自二十以下至四十岁者，皆充兵籍，辄终其身，故奸宄之人充斥焉。又有所得税，凡生计所入，取十之一。其盐税人二金，合一家众口，少者十圆，多有至八十圆者，岁分四期征之。其田谷所获，领主之侯税百之十五，寺僧税百之十四，王国税百之五十三，农民所得，仅百之十九。王侯又时以盐关杂税判卖与豪家，并赐以刑罚、牢狱、鞭笞之权。豪家既以重金自王侯手购得此税权，必加重税以取盈余，不

得，则严刑以要之，或纵恣轻减其亲旧，而加苛于怨嫌者，民是以涕怨焉，其领主藩侯之待其部民，专横无不至。有猎归而焚其部民二人，以火熨其足者。凡部民嫁女，必先往领主陪宿，乃得与夫婚焉。王侯大僧权贵既多，皆有生杀刑威之权。夫人贵女又与夫并，小民误触，即犯刑网。王侯法例杂出，无所统一，一国三公，无所适从。或以怨怒施刑，或以豪强见锄，或以异教见恶。既投牢狱，任施酷刑，或缚背于轮，首足屈垂；或系身于架，膝股加锯。骨碎号绝，惨莫甚焉！触地犯罪，衔痛无诉。当是时也，法民衣破衣，居敝屋，食草根，或黑面包，生计无异牛马。其有岁饥则饿莩载道，虽以巴黎豪富，在午前七时，求面包于市不可得。一邑人民四千，饥民仰赈者已千七百人。巴黎人七十万，仰赈者六十一万人。一乡户仅十数，男女不嫁娶者三十余人。有子不举，畏无以养也。自路易十八时，当西千七百十五年，以大饥死人二百余万，去法人口三分之一。其后仍岁荐臻，恶疫流行，道殍相望，人弃稼穡，土地荒芜，即沃土亦隔岁一耕，收获愈少，民困弥甚。各州郡有但以胡桃、乌麦为食者，体羸血枯，少女若嫗，贫丐十百连群，各郡邑穷民仰赈，皆以三四万人，即巴黎近郊，亦复人烟稀少，行路断绝，有行四十里，仅遇四人，更行二十里，仅见三户而无一入者。当时民困既极，生计有若犬马，自无知识，百人无一读书识字者。法人民之颠连愚蠢，可悯可怜，殆中国人千年所未闻未见，而未能梦想及之者也。

吾以法国封建情状推之，吾中国无可比焉。当黄帝、尧、舜、禹时，凡分万国，至汤三千国，及周武时千八百国，此皆如今土司，重税淫刑，当亦不可闻问，然未有大于吾四川一省，而封建十万国者。以禹会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计之，禹贡九州，五倍于法国，则法封建五十倍于禹时，百六十倍于汤时，至周则通道于九夷百蛮，疆域益大，不止五倍于法境，法封建三四百倍于周时

矣。春秋战国之大同，若晋、楚、齐、秦，则与全法等，益不类矣。即计春秋初年二百余国，春秋之末数十国，法封建殆千余倍于春秋时焉。然孔子生春秋时，已深恶封建之害民，日讥而去之，盖凡有封建，即有公卿、大夫、士千百数，皆食民而役民者也。虽以文王之号称仁圣，然灵台灵囿之筑，已取于民力而不给王金，其他封君之淫用其民，视为固然，不待言矣。故筑城筑台，役兵争战，无国无岁不为之，故孔子深恶而力救之，凡有力役兵役皆讥之。贵卑官恶服，而戒峻宇雕墙淫于原野，不得已而定制，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孟子亦频称不违农时，穀不可胜用，而讥时君率兽食人，言之如此其痛切也。若夫税敛苛重，尤痛言之。凡初税亩作三军，皆以为大戒。哀公之时十税其二，有若犹令其行彻法，十税其一。当时民有井田，皆由官给，孔子犹恶二十税一，其税过重，乃定十一之税，与其徒大呼，而欲改革之。孟子告梁、齐、滕诸君，开口即言什一法，尤伙详矣。汉既一统，听民买卖其田，乃行三十税一之法，然民犹有徭役任兵之苦。魏、周、隋、唐，复行口分授田之法，每夫授田五十亩，而分租庸调以征之。及中叶授田之制不行，杨炎行两税法，亦仍三十税一之制。其后世有仁主，代有减租，以元代混一宋、金，而天下钱粮仅二百万两。明万历时，尚不过三百五十六万两。然尚地丁分征。是时吾邑庞尚鹏为福建巡抚，乃创定一条鞭法，将丁役应征之庸摊于地税。至国朝康熙三十六年，圣祖乃命全国通行之。于是全国数百年永免丁役，且定制后世不得加税，其群臣有请加税者斩，后嗣帝有加税者不得入太庙，故至今二百年，中国田税不加分毫。自江浙承宋世官田之税，亩有三四钱银以上者，为至重矣。即吾南海之征，并地方官吏一切之折色火耗，凡加数倍，然亩尚不过一钱八分耳。若天津等处，有亩仅收铜钱十三者，是仅当各国一仙耳。今以日本考之，每田百元税五元，地方税不得过五分之二，

则每田百元者收七元。若吾国如新宁者，每亩价五百元以上，照日本税应每亩三十五元矣。而今新宁税尚不及一毫八，是尚不及日本税二十之一也。夫日本之税三十而一，美税二十二而一，英税二十而一，德税十七而一，法税十六而一，意税十五而一，奥税十四而一，西班牙税十之而一，而吾中国千分税而一。盖以薄税而论，即今美国尚远远不及我国，况其他乎！此何以故？盖自孔孟以来，诸儒日讽其省刑罚、薄税敛之言，以为至仁之政，而世主亦统计朝庙会同设官养兵之用已足，故听其说，而赋税得日以薄也。然所以能若此者，以封建既废，一统一君，官府之愿欲易给，设官甚少，养兵亦极少，故行极薄之税，而绰绰有余裕。若圣祖薄税之制，尤为中国数千年所无，亦为地球万国古今收未有。而康雍乾百年间，用兵于准、回、青海、西藏者数四，拓地万余里，而户部之库尚常余七千余万两，此正当法路易十四、十五、十六三朝，我之一统薄敛而民安乐，文学盛兴，与法之封建厚征而民困苦蠢愚，相去何如也？岂有道里可计而巧历能算之欤？岂止不能如本朝，又岂止不能如汉唐宋明，以比之吾三代封建之世，凡其封建十百千倍者，其仁暴亦十百千倍，民之苦于苛征暴刑者亦十百千倍。当春秋之侯国，孔子已深恶其刑敛之苛暴，况法之千倍苛暴于春秋时者乎！以唐宋之征税，比今法税已甚轻，然“阳城道州民咏”、杜工部“三吏、三别”、聂夷中“卖新丝、新穀”之诗，郑侠《流民图》，其激切已如此。若如法封建制征罚之繁苛，田税至十分之八，比之鲁哀公之二十而五过之四倍，民更何堪！况又有人头税、所得税、盐税，及卖税豪家之纷纷耶！观法封建征税之苛重，民敝衣败屋草食，饿莩相望若此，其孰能忍？此平等所由倡，自由之说所以起，革命所由生也。试问中国有之乎？中国既无二十佛郎之人头税，又无十一之所得税，又无夫家十园之盐税，又无百之十五之侯税，又无百之十四之僧税、国税，又无百之

五十二之苛征，而仅千分之一。民生惟有田者，纳此区区之税，此外一切营业、筑室、蒸酒皆无税，荡荡然自由。若无田者，即营商千百万金，尚不须纳分毫于国，又无卖税豪家，听其苛重之事。直至咸丰时以兵乱，始有征商税千分之一，民所怨苦者，即此千分之一之税而已。而或者昧昧不察本末，乃欲引法之革命自由，以行于中国，以为无病之割割，其类否乎？其当否乎？

中国刑虽重，然自汉文帝、隋文帝后，已改肉刑，法律统一，举国从同，贵贱平等，虽帝者无道误杀，尚畏史书。其余自亲王宰相，不得妄杀一人，有者科罪，讼事惟知县乃得决狱，佐杂官不许问焉，违者罪之。其知县不平者，可上控于知府；知府不平者，可上控于臬司；臬司不平者，可上控于督抚；仍不平者，可上控于都察院，且叩阍焉。虽亲王宰相督抚，皆可控也。又有御史可风闻入告，以达民隐。天子杀罪人，须经秋审三次，必须三宥，不得已然后杀之。近同治后，督抚乃借军兴例杀人，安有以稍大于四川省之地，而有十万侯可操刑杀之权，令民无所诉者乎？夫以法当吾两省之地，吾问官仅二百知县、二十知府、及臬道数人耳。近者多设臬局，派候补府州县为臬员亦不过数十人，计两省可讯民讼、行刑威者无过三百人，而法则十万侯之下有无数之刑司，僧判皆操生杀之权，是一法不止三十万之作刑威者，是刑官千倍于吾也，其逞淫威所不待言。况酷刑至毒，而法律不一，民无适从，惟法官之意。有以冒神小罪而遭屈首足于车轮之酷刑者。夫以司刑者之多，而法律之无所适，民真无措手足之地矣。中国有司非无妄施酷刑者，若企笼夹棍之类，固时有闻矣。然非法律所许也，只与私人相毒同科，则无可议也。故中国人苟非与人有讼，可终身不至公庭，只有教俗，乃所浹被，所谓道以德，齐以礼也。有司之政有终身不于及者，况于刑乎！此即今万国文明亦无能比，以视十万封建之法，其相去何如哉？若夫一侯出猎麋足

二人；民女将嫁，领主先宿，此野蛮之俗，尤中国有史数千年所未闻。间有豪强夺民妻者，虽在亲王刑诛无赦。昔征贝勒以恭亲王议政之尊，身为其子而以幽禁民妻囚禁。若在督抚卿贰，有娶部民女为妾者，立行革职。以吾所亲见，若陕西巡抚冯誉骥是矣。而安有民女将嫁领主先宿之蛮行若是者哉？地方官有妄杀一人，法皆徒死。夫以吾督抚之尊，国仅二十余人，守令亦不二千余人，而不能少肆，若蕞尔之法国，即其国王，亦与吾督抚等耳，而有十万诸侯，可先宿民女，而行猎杀人，淫用非刑，淫暴压制如此。此平等所以倡，自由之说所以起，革命之乱所由生也。试问中国有此十万诸侯淫暴压制否乎？而或者不察本末，妄欲以法国革命自由之说施之中国，以为无病之呻，其类否乎？其当否乎？

法之大僧数万，贪暴专横，奸淫妇女，占夺民地，无所不至。当十八纪之时，占法国田地三分之一，皆免税役。而权要之官，乃至中职及兵官将校以上，皆为贵族所充领，平民不得一官半职焉。夫同是国民，而以门族限人，此尤压制不平之事也。贵胄据高，英俊沉下，苗生山上，松屈涧底，不平则鸣，此岂能久忍者乎？况复以蕞尔法国之王，而微賂喇之官费至二百兆，别苑二十九，离宫十二，宫人万六，宫马四千，卤簿二千，厩舍御厨各费数百万，猎幸无数，侍从官禁佞幸十万，岁费无谓之俸数千万，侈泰若此，尤足贾怨。以秦始、隋炀之一统，犹以骄侈之故，以数年之间，大召革命之变，以亡其国，况如法者，众恶兼备过于秦始、隋炀远甚者乎！此平等所由起，自由之说所由倡，革命之变所由生也。夫晋室之贵族清谈，则石勒倚啸；咸阳之宫殿嵯峨，则项羽焚烧，王衍所以遭排墙之祸，而杨广更先上断头之台。孟子曰：“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师旷曰：“天岂使一人肆于民上”，故首悬太白之旗，组系轵道之旁，革命之变，乃义所在。汤武豹变，应

天顺人；刘邦、李世民应运而兴，除暴拯民，君子所与，此吾国故事，最古而最多，不烦远引之于法国者也。若使吾中国而有十万淫暴之诸侯，占国地三分有一专横之僧寺，举中国平民不得任权要之职，则鄙人必先奋笔焦唇而倡自由，攘臂荷戈而诛民贼，革命之义必不待译书之入，先卢骚、福祿特尔而力为之矣。然试问中国有此否乎？国朝礼乐文教皆述周公、孔子之余，政治法度皆循汉唐宋明之旧，八股弓石之愚民因乎明制，科举选补之用吏多属汉人，将镇皆可起徒走而致，公卿皆可从科举而得。尚虑宗室亲王之恃势凌民，至禁不得出京三十里。封爵极少，间以大功得爵，只有禄位而无土地，亦无僧寺之能纵横。虽乾隆之世，帝权最尊，压制最甚，时有焚书禁论之苛忌，而亦多蠲租兴学之仁政。我中国乎！凡法压制之苛害，盖皆无之。我之大革命，盖在秦世；我之享自由，盖自汉时。凡法政之苛暴，大约在我中国三四千年前各土司之世或间有之，而有书传以来，侯国已大减，神权不甚迷，已无有如法之十万淫暴侯者矣。

昧昧我思之，佛兰克起于深林游牧之野蛮，甫成国土即分为部落，所谓封建者也。当客特裘维之建国分封，如匈奴、蒙古诸汗之分诸部名王云耳。其后渐入罗马，法律宫室杂器乃始稍有文明之制。乃以纵其奢淫，益加精丽，此如鲜卑、氐羌、契丹、女真、蒙古之入主中华，亦复有汰侈绝伦者，非有道法也。微賒宫虽穷奢绝丽，与高洋建邺宫二十六丈之铜楼同耳。石虎之建筑宫寺，何尝不极丽，即今辽、金、蒙古之遗宫殿寺庙，何尝无极壮丽者乎？然究于文明之治法何关也。盖凡迷信神道者，宫庙必极壮丽，自埃及之启罗、巴比伦之尼尼微、希腊之哥林比亚、印度诸佛回之寺皆然。而缅甸之野蛮尚有黄金庙数所，大者一塔至高三百尺，为全球所无，岂得以緬为文明耶？欧土在彼中世，千年黑暗，彼亦自言之矣。当此时之人民，食色之外不知读书识

字，惟事佞神野战，纯乎吾蒙古及缅甸之俗。即十二三纪时，宫庙器物稍有精美者，然缅甸人雕刻甚精，惟读佛典，则亦缅甸人之比而已，终不能脱野蛮之俗。至明末，班、葡、荷兰骤辟新地，国骤以富，制作日精，新器日出，新理日创。倍根笛卡儿以后，新学日盛。然在国初时，路易十四方霸之世，英机汽未出之先，各国虽有学校，但其贵族学之，未及平民。议院既开，则辩护士既设京都。中等之民渐有知学者，终不能及于外郡僻邑，以及小民。当其时，全欧皆封建贵族，法贵族既十万，英贵族一万五千，奥贵族二万，普及日耳曼各国贵族三十万，除此四十三万五千诸侯，及数十万大僧外，其余数千万人皆佃民奴隶，无立锥之地，无入学之事，蠢蠢男女，衣食如牛马，政不逮下，学亦不逮下，一切人权不逮下，内事压制，民不聊生，外事战争，杀人盈野。此三百年中，欧洲始破蒙昧，虽有新器新学，仅比吾战国之世，皆不能比吾中国一统时之文明也。吾中国二千年，既改郡县后，人人平等，无封建之压制，民久自由，学业宗教士农工商皆听自为之，外不知兵革徭役，上可为公卿将相，学校遍于全国，僻壤穷乡亦多读书识字者。儒教成俗，人知忠信礼义，而不待密为法律以治之。至今欧美人皆称吾国人之信义，抑于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虽未至耶，亦庶几近之。其宫室器物之不精，外观似甚愧于欧人，然不足愧，且更可有矜焉。统天下而考之，凡迷信神道者，宫室伟丽；凡多立贵族者，器物精奇。苟非若今机汽盛行，治尚平等，教以道德者，势必尚俭。既以深恶诸侯世卿之汰侈而虐取于民，则必矫之，以苟完苟合，故杨绾为相，豆粥芦帘，虽功臣郭子仪、才臣黎干之奢，为之屏姬侍，罢骑从，毁楼阁。宋贤讲学，皆以敝车羸马为美德。冠敝不更，室坏不修，则以为贤，其奢汰者，则必小人之归者也。无鬼之论，既缘哲学而大明，科举之行，又为大夫而不世。迷信神权封建贵族之世，皆过之，平等自由已久，今惟

美国乃能比我，但异于一民主耳。美当今日，机汽盛行，工商致富，故宫室器用亦能精丽，然试考美国五十年以前，未有铁路之先，一切正与我国等耳。吾别有详证考之。今浅人以美今日之富强，动称其为文明自由，亦愚而不知考矣。是知我之宫庙不雨、器物不精者，益以见我国之无神道之迷信，无侯国之压制，尚道德而贵廉让耳。比之欧土之旧，岂不益见进化之高乎？吾闻桂、滇诸土司，惟其子弟得考试服官，而禁民不得读书，故土司人少识字者。赋敛繁重，惟意所欲，子弟甥舅，纵横贪虐，民有财产，辄谋倾陷，或假以罪法而没收之，故富民有资不敢令官亲知之。诸官亲横刑苛暴，苟触其怒，或失其左右之意，皆投之狱，或以鞭杖非刑致死。民之妻女有姿首者，土司取之，次及其亲，亦有将行新婚而必伴土司宿者。故民贫困，敝衣破屋如牛马。吾闻安南、缅甸之政亦有同者。及游南洋，考爪哇、考无来由诸王，若吉德彭亨吉隆大小霹雳与竹渣井里汶诸王，其贪横淫暴之政，与吾土司正同。今吾国人为大地主于爪哇者，于部民尚有七日之役，惟所命，有判堂以讯讼，见则屈身长跪，尚有余威焉。吾国人未知法国百年前之俗，未知欧土五六十年前之政，可游滇、黔及南洋、爪哇，观无来由诸王与土司治民之政俗而得一缩影也。此其治法与我中国何啻天渊，此吾国人所以数千年自负为文明上国，而以夷狄鄙夷一切国土之由来也。彼数十年来，以言工艺，则自华忒之后，机汽日新，汽舟、铁路之交通，电光化重之日出，汽机一日一人之力，可代三十余人，或者能代百许人，于是器物宫室之精奇，礼乐歌舞之文妙，盖突出大地万国数千年之所无，而驾而上之。以言政治，则经道光十年、道光二十八年法国两革命之变，欧土各国咸生民变，贵族尽倒。道咸之后，各国皆开议院而与民权，于是比、意自立，德国合并，皆在我生数十年前后之间。嗣是欧土战争少戢，文学大兴，小学行强迫之教，遍于

国民，才俊与政议之选不限贵族，立法出自议院公众之论，民讼皆有陪审辩护之人，人民皆预闻国政，有选举议员之特权，国王皆隶于宪法，无以国土人民为私有，医院、公园、聋盲哑校、博物院、藏书馆，都邑相望。公馆壮丽，狱舍精洁，道路广净，为民之仁政备举周悉，法律明备，政治修饬，彬彬鬻鬻，光明妙严，工艺之精美，政律之修明，此新世之文明乎，诚我国所未逮矣！今且当舍己从人，折节而师之矣。然此之新文明者，乃皆开于道光之世，盛于咸同之时，仅数十年之间耳。若我同治中兴时变之比于诸国，未为晚也。今虽稍迟，然我数千年冠绝大地之文明，视彼数十年之精美，其何有焉？取其长技，择其政律，斟之酌之，损之益之，断之续之，去短取长，一反掌间，而欧美之新文明皆在我矣。以我文学聪敏之民，忠信礼义之教，顺而导之，一则后来居上，故事简而功多；一则地大物博，故举轻而成速；一则我旧俗本平等自由，盖无新旧教之争之攻，无封建贵族之逐之去，一片白地光明锦，受和受采，在加绘画。故不劳而成，不烦而治，但行宪法、讲物质，一转移间，而国有霸业之基，民有富乐之实，兵舰旌旗既横于海外，宫室什器自美于国中，天下治强之易，未有若中国者也。以文明之本皆具，自由平等之实久得，但于物质民权二者少缺耳。但知所缺在物质民权，则急急补此二者可也。妄人昧昧，不察本末，乃妄引法国夙昔半开野蛮之俗，压制苛暴之政以自比，而亦用法国革命自由之方药以医之，安平无忧而服鸩自毒，强健无病而引刀自割，在己则为丧心狂病，从人是庸医杀人。鄙人八年于外，列国周游，小住巴黎，深观法俗，熟考中外之故，明辨欧华之风，鉴观得失之由，讲求变革之事，乃益信吾国经孔子之教，文明美备，万法精深，升平久期，自由已极，诚不敢妄饮狂泉也。凡万国政俗之初更，志士学人阅历必浅，既寡书传，又未亲游，但愤于积弊，耻于国弱，发愤太过，张脉怒兴，故未及深

思，轻为举发。故皆欲先行破坏而后徐图建设之功。即法之卢骚、福祿特尔诸人，亦不无阅历短浅轻于言论之咎。夫举事能规其后，发言能见其极，论义能得其平，懿惟艰哉！况夫法之暴政压制，实非人道，诸人执笔，发愤不极，岂能拨乱世而反之？我中国平等自由已甚，与法全反，立宪之后，恐更有加重征税密增法律之事。吾恐革夙昔自由之命，而国人一切举动益不自由耳。有慕法之革命自由者，其深思明辨之。

春秋之讥潞于也，潞子之变法也。离乎夷狄而未合乎中国，狄民怨之，中国不救，是以亡也。今世之变法者，其无不为潞子者几希也！俄帝亚力山大第二之与民权也，大反其先帝尼古拉专制之政，大赦奴隶，听报论学士之言论自由也，始则颂之，继则攻之，帝不堪而易其令，则弑之矣。故论者谓亚力山大也，犹自决堤而自淹也。夫人心之愿欲，至无已也，得陇望蜀，其求无止。既求果矣，则求刃以食之；求刃而不与，则怨之；既与刃矣，又有求而不应，则反戈焉，此必至之势也。当法之公选举议员一人也，至公至平，有若美国。大付之于无阶级、无资产之民，于是桀悍之乱民得厕其中矣。彼庸知美国至公至平之事，即召法国流血成河之事乎！夫美、法之新旧至相反也。美起于新地，毫无旧积，一片白地，举用平民，至公也。法妄用之，则为大乱大灾矣。故同病同方而异效，视乎其体之少老强弱也。创议者但知召集，而未定决议之法，又未审国民之情状、党派之内容、官府之志愿必不同，上下之所求必相反，而不知预计之，以此合众，必溃而无成。岂惟无成，必乱而生灾。法王路易十八有爱民之心，而无决断之才，依违官府，号令数易。既召一国之望与谋变政，忽乃行专断而散之，则反覆足以致人心失散之不可。既调重兵以弹压之，乃忽而受众逼而解兵，则孤立足以令乱民。轻龙之腾也，乘风云而翻海波，其在沙也，则蝼蚁制之；将之威也，拥士马而乘

斧钺，其独行也，则一夫擒焉。国王何以异此乎？人心失矣，重兵解矣，王之立于民上，犹土梗块垒耳。敬神者犹跪坐拜之，不敬神者则抛掷碎弃之，经此数变，于是法之大革命成而君弑朝亡矣。自西千七百八十九年五月五日（乾隆五十四年），始开议会，以王散会故，巴黎编义勇四万，劫武库枪炮，乱民十余万，七月十三夜破巴士的狱，射杀守将及巴黎守长，胁法王撤兵拥之至巴黎。而巴黎六十区乱民合成市会，无级序、无条理、无政才，不过求食之饥民悍者假藉之，以掠夺贵族之财及权而已。全国乡邑皆仿巴黎逐官吏而举人自治，招乡兵二十余万，乱民自推举将校，工人贫妇白昼持刀，首相弗勒萨被杀，官吏皆逃，贵族富豪皆被杀，烧领主之宫城，焚吏尹之衙署，有一二州数日间燔第宅六七十家，掘坟墓无算，举国大乱，国民议会畏而徇之不敢问。十七日王族及贵族富家皆挈眷亡外国，王党不避亡者尽杀焉。

当时虽极乱无理，而千年封建压制无理之政借此尽灭去之。国会议定废藩权；凡人役税隶农尽免；旧藩狩猎权、裁判权皆停止；罢寺僧十一税；停卖爵令；凡公民皆得为文武官；减死刑；去长子嗣产制；取寺产二十万万佛郎为国费；听民领其地；保护财产；听信教言论出版之自由；限制国王虐杀刑。于是旧日藩下之农工皆脱压制而得自由，贵族平民皆得平等，小民皆得有地，至今法国有一百五十万地主。国民议会开两年，扫陷廓清，等于新朝之更革，改定二千五百五十事，此其最大端，而大有益于国民者也。法后虽改民政，然实益于国民者，除民权选举外，岂更有过于以上数者乎？此法人所日夜大呼，以无量英雄之血，购得之自由平等者也。而平等自由之四字空文，又今吾国新学所终日大呼者也。然试问法人，所以无量血购得之自由平等，若以上诸事者，若废藩权，停旧藩之狩猎、裁判，免隶农人役税，民得为文武官，则我国秦汉时已久去其弊，得此平等自由二千年，在罗马

未现之先。六朝寺产弥天下，¹经唐武德沙汰僧尼，已尽夺寺产矣，在日耳曼混一之先。其余保人民财产，听诸子分产，听信教自由，听出版言论自由，则自汉晋唐以来，法律已具有而久行之。故佛道景教大行于六朝之时，听人信仰，出版言论之过悖谬者，非有时而不禁，而数千年无有立文部察人出版之事，则比今立宪国号称听人自由而文部检查者，且更宽矣。是故空言之自由平等无界者，我不知之。然万国皆有法律，实无一切听人自由者。若法人所矜夸以无量血购之平等自由，则我国久得之而忘之，骑牛觅牛，不知何求也。今新学师法人言革命自由者，请无以其名，而以其实，则何不一考法人所得平等自由之实物乎？法人得此，亦既全国二万万五千人称万岁。我国人以孔子经义之故，经秦汉大革之后，平等自由已极，今知之，应大呼孔子万岁，应大呼中国人在地球万国先获平等自由二千岁而已。

凡呼号而求食者必饥人，呼号而求衣者必寒人。凶年荒旱，饿莩载道，则其呼号求食尤甚。若其食前方丈，八珍充腹，必无有呼号求食者矣。诸生考试，梦想科第，艰难负笈，若既通籍，则不复再以科第为念。薄官筮仕，家贫亲老，则求差求缺，捧檄欣然，若拜相封王，则不复再有升官之喜，若必再求进焉，则杨再思之欲作一日天子，死亦无憾也。人人欲作帝王，而帝王只有一，则只有相杀而已。今法人之求自由，乃凶年荒地之饿夫求食也，老名场之诸生求科举也。吾中国之不复求自由，富家之饕餮已饱，学士之科第已成也。而妄者引法国以动中国人，是已饱而再强食，势必裂肠而死。已位极人臣而再进，必为杨再思而后可也。今后生少年，不知其由，慕自由之便于己也。乱舞傞傞，甚至以绝父母攻师长为维新能事，此则误子服药，而毒中于身矣。是非后生之过，而庸医不审病情，妄开方药之杀人也。于自由平等之外，法人欲以美国之政理行之于法国，乃提出权理案，曰人

权平等，曰主权在民，曰普通人民有权选举，此三者诚公理之极也，但法人行之则太速也。法举国之民读书识字者尚少，岂独不知政学，乃至不能识国会布告之法令，以若斯之人格，而听其握选举之权，握政议之权，又令司法判官皆听民举，则又握法权焉。彼惟有纵其悍戾贪横之性，以仇异己，强者肆其杀戮，贪者肆其劫夺而已。夫以政学之博大，法意之深远，专门硕学，名臣老儒，犹或难之。古今才人，曾有几见，而谬戾百出，不可胜指焉。乃以付诸不知学未经教之人，暴狠恣睢，有同猛兽，只有攫食人肉而已。此法大革命所以生，恐怖期所以至，而流血百二十九万所由来也。法人若少知止，俟全国人皆学，乃渐求进焉，则可免恐怖之大祸。而得陇望蜀，冒进不止，贪求无厌，不知别择己之宜否，妄慕美国之人参，而法人服之，化为乌头也。

夫天下之同病异药者多矣。吾见有日服附子有若果饵者而病瘳，此虚症也。有日服羚羊角为茶饮而疾瘳者，此实症也。然病症之为虚实至难辨也。若使实症而误服附子，则必毙矣。吾叔父玉如公以误日服附子而死也，吾至今痛之。若使虚症而误服羚羊角也，吾一族弟又以此而死矣。若法之与中国，其病本易见也。而庸医犹误引之者，则未尝望问诊切，而仅以数万里传闻之一二，遽发方药，其奇谬狂愚不可思议，安得不令服药者发狂而将毙耶？

法革命之惨酷，古今无比，其造因由于压制过甚固矣，而英美立宪之风激刺而来。适哲学大兴，政府焚书禁版，名士皆遁于英，益发舒其新异之论。福祿特尔创无神论以攻教，卢骚发民约论以攻君，诸名士一倡百和，倒入本国，举国男女日读其书而心移俗易。巴黎集会，无人不谈自由平等，无人不攻教疑神，于是革命之种根隐成于国民之人心矣。

法革命之祸至于弑君易朝，死者百二十九万，可谓弥天之大

祸矣。而其造因，至隐至微。祸患多发于隐微，而常出于人所不觉。石勒羯儿，孙秀小吏，而能致晋室邱墟，生民涂炭。嗟夫！伏分厘之炸药，则可以燎原沼城，民岩可畏哉！为民上者，曷其奈何不敬。夫法之始开三族议会也，出于筹饷不足而求之民，非有合宫明堂公与国人之心，本原已不正矣。然当压制之朝，不以威力而托于集议，亦庶几于渐与民权，可与为善者矣。然当哲学大明、民约平等之论，乘以饥饉荐臻乱民弥满之时，而创议之人阅历甚浅，徒慕公议之名而不深究公议之法。夫民情可静而不可动，易集而难于散，以党派利害之至相反，而决议从违之至难定也。若以专断行之，则不如仍行君权而不必召议矣。若不以专断行之，而听议员之自决，则孰肯舍切己之利害而从人之论乎？若以多数取决，则党人之孰为多寡？而多数党之能与朝旨合同与否甚难定也。且夫舆论之所指决，必与朝旨大相反，与权贵大相反，且有要求夺朝权于万难骤行者，朝廷与权贵能屈己而从之乎？若能屈己而从之，则朝廷之权骤扫地，权贵之宠骤衰失，必不可忍也。逆知将来民权之必伸，则一忍而百忍之可也，是不如一切早全与之而不待其求，而必不能也。夫要求既深，朝廷必不能尽舍其权也，则不能不复行专断也。有一不遂，则民怒起矣。盖民既得权，有不遂其求者，则以为朝廷复行专制也。为我民公敌也。弱者怒于心，强者怒于言，合此一国之入皆豪俊，因机乘衅，一旦翻然，则大变作于俄顷矣。众怒变后，将皆顺之，以姑慰寒民望，则乱人知朝廷之易与，而一切勒索无不至。朝权已尽，而废弑易朝听之，固朝廷所不愿也。大众变作而不听之，必镇以兵，则上下交哄，仇衅永结，终无解时，内讧纠纷，外衅乘之，间隙迭生，不知所以善其后也。故夫集国众之大事至难也，创始者无虑终知敝之谋，无见微知著之识，无果敢勇决之才，苟焉为之，事变繁生，防于此者起于彼，扶于东者倒于西，至于败也，乃始以

谋以力弥缝之，未有能免者也。夫吉凶悔吝生于动，国会者，动之至大者也。横览各国立宪国会之故，争权兴衅之由，至今泚笔，犹为兢兢也。夫立宪国会之为公义易知也，其变难滋繁难图也，勿徒美其名而轻举之，若法其尤者矣。

法之召革命大乱也，以初开议院之制未善也。当时民党领袖人望最高，伯爵米拉、名士伯利、名将侯爵拉飞咽之宗旨不过欲改专制而行立宪耳。乃心王室而拥护之，忠忱固甚盛也。拉飞咽以助美自立，仗剑成功。吾游美华盛顿故宅，睹其遗像，英姿飒爽，未尝不起敬其高义也。然能成大功于助美，而反贻大祸于祖国之法，则以诊病未审方药误发也。其方药之误何也？则拉飞咽以美国政治之平等致治有效，欲以美国之政施之法国，而不审国势地形之迥异，于是在美行之而治，在法行之而乱也。是犹医者治病，不审表里虚实而以验方施之，其病在实表者而效，则病在里虚者必反而不效矣。夫苟但执验方而可以治病，不待审夫病者之老幼、强弱、表里、虚实，则天下执一《验方新编》，人人可以为名医矣。有是理乎？医一身既无是理，况诊一国之病，得其表里虚实，其理尤难，而谓可妄执他国之验方，以望瘳己国之痼疾，其可行乎？悲夫！以拉飞咽之忠勇，下爱同胞，上忠君国，一误发身亲经验之美国药方，遂以大毒法国，且自毒其身也。以拉飞咽之忠勇至诚，立功经验，天下士也。少有不慎，祸毒若是，况无拉飞咽之经验，而忠诚不及拉飞咽者乎！且夫拉飞咽所持美国之验方，实天下公理之至也。其要旨曰：人权平等也，主权在民也，普通选举也。此至公至平之理，圣者无以易之，实“大同世”之极则也。然孔子早明“太平世”之法，而必先以“据乱世”、“升平世”，乃渐致之，苟未至其时，实难躐等。拉飞咽不审先后缓急之宜，见义勇为，遽发权理案，乃以暴毙焉。吁！其可伤也。以普通选举故，当时法二十五岁男子仅五百万，而选举人

已四百二十九余万人，凡乡市之吏，任参议、参政之职者，多不能读法令，以此愚氓任官，安得不乱？以昔者地方各有自治权，与巴黎不相属，乃大改州县分全国为八十三州，三百七十四县，而市乡官衙置四万七千余，虽百户小乡，亦设理事官五人治之。故全国之民三十人必得一官吏，而官吏多不识字，岂独不知治理，犷悍横行无所不至，议员与官吏如此，故酿成大乱也。立法之学至深且远，以今日美国之久安长治，而法吏判官皆举于民，多议其不能称职，不若英国，况于法国初变之时，人才尤乏乎！以其举于民党，故悍鸷之人，若罗伯卑尔、马喇、段敦诸人，皆以屠伯之性充法吏，故妄行杀戮，惨无天日。始以除王党，继以锄异己，不择善类，不论民党，互相争权，流血遍地，断头台上，无能免者。首创变法，倡始革命诸功人，莫不戮殄无遗种，以是酿成恐怖之世也。夫议院之有上下，以互相制也，田间少年勇悍之人，与贵位老成谨重之识，相剂而调之，乃底中和，而得中适宜。今以主权在民，只有众议院而无上议院，民权既盛，慄悍持权，动辄屠诛，人皆不保，故贤士大夫不逃则戮。即在民献之夫，良善皆诛，而惟慄敢狡鸷之人可以在位，故挟其犷悍之党，日以流血为事，无复义理之可言，其凶横甚于无道之秦政、隋炀万万倍者。以是诸因，民权之害遂如洪水决堤，浩浩汤汤，怀山襄陵，大浸稽天，无所不溺，亦若猛兽出柙，无所不噬，此则喇飞咽误师美国之毒也。夫万法之对于人群，无得失是非，惟其适宜。譬犹药之补泻，亦无得失是非，惟其对病，苟不对病，则服人参一斤者，亦可发热而死。且药必加制，乃可用也，不制之药，反可生病。民权固为公理，然不知制之，乃以不教之民妄用之，此则误服人参十数斤，误饮补酒百石，只自速其死而已。自毁教杀僧以来，民无教义礼法以服从其心，纲纪荡然如猛兽，假于自由，以恣凶横，无君无师，无教无学，无礼无义，贼民兴，丧无日，岂能一朝居

乎！

自巴士的狱破，卫军撤，王以一身为民拥迁于巴黎，自是白龙鱼服喘息需沙，蝼蚁噬之矣。至是巴黎市会拥盗国权，以法衙刀锯，驱除异己，米拉伯虽欲解散民会，仍拥王室，路易十六君后亦肯降心相从，后则约会于公园以释嫌言好，君则订予俸还债以简在爰立。然新旧两相之党交挤之，米拉卒不能执政，以行其君主立宪之策，而赍恨以死。拉飞咽以督护国之大军，稍资拥护，苟延旦夕，然始则不得意于王妃，应得巴黎市长，而失之于革党伯书，终则民党涨大，诛戮犷悍，人心全变，反以拉飞咽拥护王室为非，大功宿望，因此顿失，乃反军而讨之，力已不逮，进退失据，卒为降虏，流离英伦而死。嗟夫！以此二子之才望忠诚，志在立宪以安君国，岂有比哉？然行之无序，遂以毒乱法国，中欲转移，则能发而不能收。夫破坏犹纵火也，不戢将自焚也。纵火之始，所焚者仅欲在此，而大风忽乘之，则火将倒焚，无能自主，且以自毙焉。此岂米拉，喇飞咽所预料哉？嗟夫！若二子者，亦可为鉴也夫！

自西千七百九十一年四月，米拉死。王孤立乱民中，无所恃。六月乃走依布意尔侯，为乱民截还。出奔凡五日，民党决废之。幸拉飞咽以护国军弹压之，封雅各社王室少安，君主立宪之机悬此一线，然捕乱民，而法院畏不敢问而释之，乱民无所惮，于是复炽。又于王出奔时，搜得王之私书，多非难民会之语，乃用是藉口，至十月再开议院，不许用旧员，于是被举者民党悍猛之人充斥其间，而贵族王党鲜敢举者，其有一二中立之人被举，皆畏懦而不敢与民党争锋，于是平野党、山岳党出现，而大革命大恐怖之期至矣。拉飞咽以一木支持大厦，欲以君主立宪定国，以中流人士执政，如捧土以塞孟津，无所济矣。

平野党者，及伦的党也，罗兰夫妇及伯书主之。此党多福祿

特尔门生，讲哲学主无神者人才最多。

山岳党者，雅各伯党、哥尔得尔党为之，皆下流人士，而罗伯卑尔、段敦、马喇诸屠伯主之，以主权在民为义。昔者北勒达尾州议员会于雅各伯寺，因为党名，渐遍全国。陷巴士的狱，胁国王，皆是党之议也。马喇自苏格兰习医后，归为新闻记者，巴黎人心为之大变。其言动曰，非尽杀教徒、贵族二十八万人不能变法。段敦猛烈，年三十为政社总理。罗伯卑尔在路易大学，雄辩而通哲学，实为革命之主。是时郡县已变画地之制，皆听命于巴黎，于是巴黎市会，实执国权。拉飞咽既失市长，而革党伯书得之。于是段敦、罗伯卑尔、马喇皆为市会议员。于是断头台上之机人人无能免者，王侯蝼蚁，兰艾同焚，为古今未有之惨焉！

当路易十六之被幽也，求救于列国，法诸贵族拥立王弟康对公于哥不伦德，亦求救于列国，欧土诸王多法王宗戚，又虑革党之风潮波于己国，于是咸止国争，而助法王。奥、普、俄、班及瑞典、撒丁，与日耳曼选侯之大国，咸同盟谋法事。自是列国联军七联七解，凡二十四年，死人四百余万，皆为法也。法革党欲播民主义于全欧，路易十六度民党必败，亦谬为决战，王政党欲拉飞咽复得兵权，亦主战，于是改新政府，增新兵九万，与旧兵合十五万，奥、普同盟军十三万，直开战矣。是时法既大乱，各郡邑不听巴黎政府之令，而各自募兵争乱，类于无政府。旧伍皆逃，仅余五万，新募之卒，未经训练，队伍不整，将皆无阅历，军纪甚乱，而奥军新破突厥，实为百战精炼之师，诸将皆无战意，纷纷弃归。幸奥将持重太甚，与普王不协，然亦长驱而入，与巴黎仅隔大林，惜不敢穿林。普王自挑战而败，适全军大疫，死者四之一，于是撤军还。盖革党之不亡法者，有天幸焉，非人力所能保守也。

路易既幽，诸将皆请幸其军，而路易日夜冀援军之入，皆谢之。乱民要其撤卫兵，又听之。护国兵请以死卫王，皆谢之。专

待外援。民党忿敌军之入以救王，乃由散而合，益思速弑王以绝敌心，宜其死也。路易一误于拒议会，再误于撤卫兵，三误于不用米拉伯，四误于不倚拉飞咽，五误于中废及伦的党，六误于不听诸将及护国兵而恃援军，于是身死国亡矣。路易固仁厚，能开议院听民权者，而即以开议院听民权死。虽有护国兵四千五百，宪兵勤王家千余人，瑞士亲军九百，然大势全去，岂能救乎？即护国兵帅曼达，不被市会之给，亦无济矣！至是也，拉飞咽尚负其宿望，乃欲以单骑责议院，则被攻为变节，布告为公敌，又不挟兵攻乱民，而身反为降虏，何其慎耶！当王之将戮，而讯于议院也，从容慷慨，及伦的党至是力争其死，流涕呜咽，即罗伯卑尔、马喇之酷横，亦不能仰视，拒敌统帅，亦回军欲救王死而迟不及，然拉飞咽与及伦的造端于先，势必难收于后。至是一则诘难民党，一则流涕力争弑事，拉飞咽、杜马利耶挟数十万之兵，不早平乱党，至是乃愤，则人心已变，徒为降虏。及伦的党被诬通敌助王政，全党受戮，究何补乎！故谓纵火者，能纵之而不能收之，除互杀至尽如鹤鹑之斗然，无他途也。法之故事可以鉴矣！路易之死也，道绝行人，市廛闭业，妇女寺僧多愤死者，一书贾发狂，一理发者自尽，人民多以巾拭王血为纪念，则遗爱已深，非众怒而众杀矣。

西千九百九十二年八月虐杀囚王之后，九月二十一日开共和议院，则乱经三年，王政绝而民政始矣。于是各党议员皆从事革命之人而主民政者。雅各伯党号称山岳党，仅三十余人，拥巴黎市会之乱民为主而最横酷者也，罗伯卑尔、段敦、马喇为之魁。及伦的党人才最多，兼有内阁之权，伯书、罗兰、路伯等主之，恶乱民之横酷而思保守焉。其中立之平野党则各郡县选出之议员也，人数尤多，亦附之，皆深恶巴黎市会山岳党之酷虐无道，思有以制之。然当乱世，尤横暴者必锐敏，必得一时之胜，其稍有人

心、稍顾公理者，多必瞻顾而近于懦弱则必败，故二党皆终归于齷粉，而山岳党得全胜也。然以火济火，亦同归于尽而已。当开之日，两党即互攻，皆互以勤王相诬，及伦的党路伯欲调兵守议院及易市会议员，本党众情瞻望，不尽赞成，仅设十二委员以控巴黎市会。乃执马拉付之法司，而法司皆山岳党人，释之，于是山岳党人益恣肆自喜，知及伦的党之无能为矣。夫及伦的党当议院多数内阁大权之时，又为全国郡县所归心，而不同心。其视山岳党人仅数十，仅有议院小数之权，若如路伯之议，去之易易矣。乘势以力去山岳，则两雄之争必有一败，少败则必不自保，事势之常也。然而及伦的党必不能也，盖其党人名士学人，研哲理，知公义，行事赋刑皆审轻重，即其敢于革命，亦由于怜小民之压制而舍身拯之，盖本于不忍人之心，而非以残忍流血，行恐怖法，以揽权位为志愿者也。夫当两争之地，有此不忍之心，则必不能妄杀人。既不能杀人，而不禁人不杀己，则必为忍人所杀矣。于是大乱之余，饥民无所得食，相率从乱，山岳党欲勒富民重捐，凡三百四十兆以济之。及伦的党不从山岳党，乃造谣煽乱民，谋尽杀及伦的党，事泄，十二委员会捕易伯尔囚之。山岳党令乱民围议院而请释易伯尔，捧议长及伦的党伊斯那尔于坛下，散十二委员会。中经数日之暇，及伦的党尚不同心协谋，以兵力去山岳党，集议纷歧，乃揖让而请退会，惟于释易伯尔之案尚为力争。于是强悍之山岳党人夜拥巴黎二十八区之市民，部署民兵八万，大炮百六十以袭议院，尽捕及伦的党下狱，其伯书、路伯等逃匿，皆被追搜而囚焉。于是全党名士皆上断头台，自杀巴尔德至伯尔及奥二十一名士，仅费三十八分时，葬于路易十六坟旁。巴黎市长伯利首创革命，法王弟弼尔良公及罗兰夫妇同时并戮，平野党议员七十一人争之亦死焉。于是全法热心力创革命之志士才英，民望一朝尽矣。全法之八十六州，皆及伦的党也，皆哀

民望而愤山岳之无道，同兴问罪之师。是时，勤王党率联邦大军，横压法境，其于灭巴黎之山岳党亦至易矣。然与勤王党宗旨不同，诸州主者亦复意见纷歧，军事散漫，卒至败绩散去。于是法革命正党之及伦的终，而法之恐怖时代出，大乱绵于八十余年，流血至于数千万人，不亡国者几希，谁生厉阶，惨祸若是？吾不为罗伯卑尔、段敦、马拉、易伯尔、埃卑尔等诸酷毒民贼责，考事理之本原，既责米拉及拉飞咽，则不能不归罪于及伦的党诸志士也。今夫奕至小数也，能奕者不预知六七着不能图胜也，必败。即仅知三四着，可谓深远矣，然下棋立败。何况国政之深奥，民变之奇幻，其状之深远繁奥，有预算千万着而不能尽其害者。今以中国数千年治乱兴衰之多，故其事变得失至易鉴矣。既聚古今万亿圣哲以策之，而防于此者失于彼，所患犹日出于意外。况大革命之事，古今所鲜经，常道所未由，即诸志士当开议院抗王命之时，亦未尝逆计。夫大革命之全局，当革时之变状若何？既革后之变状若何？变若何来？若何因应之？且虽有智者欲逆计之，而事变之来如风吹火焚，实不能料，则预为因应之法，亦无所施也。夫以事变之奇幻，欲逆计因应而不得。而及伦的党在当时，实见寸行寸而为之，非有能预计将来者，譬犹庸医未识病症，而敢妄用砒霜之毒药，大黄之泻剂，其不毒杀人者幸耳。以国事之重，不知事变，妄发大难而不能收之，破坏甚易，建设甚难，大火随风不知所底，其不至亡国者幸耳。夫以及伦的党诸志士，其学术多出于褻禄特尔，以救民水火为心，能舍身破家以当大难，以成其回天荡地之大业，欲革命则革命矣。而革命之后，坐视凶残，无术阻之，遂以全党投于灰烬，而不能少救恐怖之祸，身既不保，生民涂炭，法几危濒亡者数十年，则非及伦的党诸人所及料也。当及伦的党啾唱革命之时，若预知后祸之恐怖流血甚于洪水，同事之凶残害民甚于猛兽，吾度诸贤之必不敢高言革

命也。于何知之？以山岳党欲弑王，欲加税，欲虐杀，而及伦的党皆争之，既不敌，则全党请退，其正直光明之概，仁爱慈惠之心，盖实为救国民而来，而非为争权势而起。苦宗旨出于救民不能救，而且吮而食之；岂惟吮食之，乃令遍地流血，才贤哲美，兰艾同焚，无一免者，则虽尼罗之暴臣民，第度之屠犹太，亦无若法革命之大祸。夫及伦的党以不忍于法民压制之苦而恶其君而欲去之，岂忍于山岳党恐怖之凶而肯从之。夫以路易之仁柔，比之山岳党之凶残，孰得失焉？以法国君主专制之淫威，比之民主罗伯卑尔专制之淫威，孰为得失焉？夫以区区加富民税之小害，及伦的诸贤宁失民心，退全党而争之，不肯屈从，而谓恐怖狂戮，贤哲同焚，流血百二十九万，祸垂八十余年之弥天大恶，及伦的诸贤，忍为之乎？故诸人革命实发于不忍民之心，而未知适成屠民卖国之举也。诸人恶山岳党之凶残，宁甘退会让权，而犹不忍调兵捕戮，而谓肯忍屠杀全国之人，宰割贤智同于羊豕，以争权势乎！

岂知当大任临大机者少有退让，祸败随之，岂非所谓骑虎不能下者耶？当猛兽，对大敌，不能克胜，反为吞噬，岂非所谓当机不断反受乱者耶？然乡曲自好之士，犹不恐妄戮一人，况于志士仁人乎！夫凡能以救国救民为志者，必具有大不忍人之心，况于讲哲学、谈公理，至以博爱同胞，令人人得自由平等者乎！夫博爱同胞，救举国之人置于自由平等之地，虽千岁以后，大同之世，至圣大仁，犹难言之，苟勿遽求其效。但以此为志，便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犹不肯为之概，尧舜犹病，孔佛为难，即亦不责求志行义之实。但既高揭博爱同胞之号，则仁心仁闻，自触于不忍之怀来，已不能如枭鸞之英雄，杀人不瞬，漠然不关其心。盖凡稍言公理者，必有仁质，必有义心，必有轻重之裁量，而不肯袭杀无辜之全党。宋襄之不擒重伤，建文之宽待燕棣，所以败也。鲁隐之

不杀桓公，陈宫之不杀曹操，曹爽之不杀司马懿，我不忍彼，彼将忍予，卒反噬也。故当大变非常，仁柔之君子，必以犹豫不忍败，悍毒之奸雄，必以凶忍捷疾胜，此古今之故事也。及伦的党既藉乱民之凶凶，以革王室矣。既日与猛虎游矣，而欲佩玉鸣琚，以止张牙舞爪，以小惠大让，而当乱贼暴人，其何异秣薪膏油以止大火之焚，凿孔决堤而捍洪涛之滥乎！夫有救民不忍之心者，必不能妄屠无辜；既不能妄屠无辜，必被反噬而失势；仁贤失势，则必屠伯悍贼执政，必至各争权位而互相屠戮；内相争屠，则必多疑而立嫌疑之狱；以罗织无辜，则必猜忌而恶才贤之人，以剪除异己。积之既久，逼之既极，于是人人但思自保，不复顾有人理，而非常之残杀随之，故同志同党之必互杀，恐怖流血之自然至，非罗伯卑尔之性特惨酷，乃事势曲折导之使然也。故夫人人以仁让相处，则安然可久矣；人人以争杀自保，则惨息相对矣。是故其始也，立宪党与尊王党争，相恶而相杀，王党败矣。无王党之敌，则立宪党与革命党争，相恶而相杀，及宪政党亦败，革命党全胜矣；则中和党与悍激党相恶而相杀，中和党败矣，悍激党全胜矣。则悍激党中又有极悍与不甚悍之党争而相杀。夫既悍无人理者，则必揽权植势，则虽同党同心，同功同难，亦必以争权相忌而相杀。前者既作，后者随之，迭代更杀，无有已期。朝欢暮戮，附叶连枝，飞蝶投火，同归烬期。兰玉碎焚，流血横尸，亿万驱除，独令奸雄后起，挟兵力而坐受之。乃扫凶残救水火，民久疲于大难，得蒙煦咻，咸忘前事而乐戴依，则复归于一君之专制，而数十年数百万之流血何为？观于法革命乎！始则名将喇飞咽、杜马利耶之仁心义望，以欲行宪政，附会革党，而卒为革党所陷死。继则及伦的党罗兰伯、书伯利数十人，首创革命，至于成功，而卒为山岳党所袭诛死。山岳党中段敦、易伯尔、埃卑尔为罗伯卑尔所杀死。以罗伯卑尔之雄，卒为党人所杀，而凡预于

革命之役，无仁暴智愚贤不肖，无一人能免者。百二十九万人流血以去一君，卒其成功，只助成武人拿破仑叔侄为大君，复行专制而已。响使拿破仑第三少戢梟雄，慎保禄位，则世君法国至今未改可也。然则百二十九万人何所为而流血哉？然则追源祸首，及伦的党诸志士仁人不虑事变，妄倡革命，罪无可道也。

且法大革命之不亡其国也，幸赖罗伯卑尔、马喇诸屠伯悍贼之酷毒绝无人理耳。当联军之入讨也，苟非忍心尽诛勤王立宪党，不论贤智忠仁而皆杀之，则联军功成而法可亡。当大乱农工之皆绝，财政之困匱，乱民之叫嚣也，苟非忍心酷毒尽夺诸寺领僧产，尽夺诸贵族富室大商之物业，则必不足以支国用而给民食，则食货绝而法可亡。当勤王军全欧各国联军，全法八十郡县及拉枉德郡农民义军之环攻革命军也，苟非忍心酷毒，驱十八岁至卅五岁之公民三十万，人人出战，不从者杀，则法可亡。故以极酷毒无道，行极酷毒无道，乘夫联军之不和，勤王军与义民军之不睦，犹仅可以保全，此其间若稍存人理，有一线不忍之心，则无以清内之异己，无以用内之兵食，即无以拒外之强敌，而国必亡。罗伯卑尔诸贼，行其酷毒之极点，故反得扬其革命除君主之讨檄于全欧，此如秦政、隋炀之必有所成，张献忠、李自成之必有所立，彼固不杂不芜，故能完成一体者也。但飘风暴雨必不能久，沸汤烈火旋即熄灭，既背乎人道，岂能有成？破坏既尽，一切空虚，真如佛所谓大劫焉，少即灭亡，徒为他人作驱除难耳，是其究竟者也。而生际其时，居于其国者，人民何罪，蒙此惨剧，耗矣哀哉！则及伦的党与米拉伯、拉飞咽、杜马利耶诸贤贻之祸也。然则谓诸贤操刀以杀此才智无辜之百二十九万人，当亦诸贤所为法受过也。吾国久废封建，自由平等已二千年，与法之十万诸侯压制平民事既不类，倡革命言压制者已类于无病而学呻矣。好名之人一唱百和，无赖之徒因势谋利，非有深知得失，出于不忍

而救民水火者也。当平世群居，争锱铢之利，相争相攻，甚且造谣相杀，盖无所不至矣。上海相传至有无三人之党，无十日之交，盖仅空唱革命之谈，全未有分毫之事实，而恶薄已如是之甚也。罗伯卑尔、马喇、段敦，已触目接踵矣，奚待革命之成，而恐怖之期必至矣。但法国革命之时，全欧机汽未行，故革命之徒，得驱市民以当列国。今则兵舰炮队皆经百练，迥异法时，我又为黄种之独国，白人纷纷虎视逐逐，莫妙于假定乱之名，以行其瓜分之实，恐吾国革命之徒，虽酷毒至于极点，人理可以绝无，比罗伯、马拉而倍蓰之，然必不能驱市民，而当诸白之强敌。然则岂止流血百二十九万哉！不尽杀四万万人不止，即幸能存者，亦留为白人之奴隶马牛而已。无论其不应革命及革命不成，即使果成，此则吾国革命后之效果矣。然则嗷嗷言革者，果何为哉？论者或谓革命可也，惜无人才，假得真人义热实心，以救国救民为事者，则可矣。惜吾国民智未开，人格未至也。以吾谓无真人而假托革命，谬谈自由，其不可不待言也。假令民智大开人格皆至，才智如林，义热实心救国之人无数，以言革命，则其祸酷必更烈，而亡中国愈速焉。吾国所谓民智人格义热实心救国救民者，能得及伦的党诸贤，于愿不已足乎。及伦的党诸贤皆大哲，福禄特尔之徒一国之才秀，人望归之，故其败也，八十六州能为兴义师，以为复仇讨罪。然益以增流血百二十九万人之数，助成鱼烂鼎沸而岌岌几亡而已。若果如此类之仁贤愈多，则其爱心未除，而必不能尽行无道之事，优柔不断，驱策不前。夫经革命之后，全国散漫，控御无方，内乱并起，而外侮乘之，中国之亡益速耳！盖行歧道者不至，踏两船者必溺，反不如罗伯卑尔等无道已极，尚能以专制保国也。今伪慕革命者，心仪自由，畏称专制，浮慕共和，谬事开议，虽操一舟不可行，治一家不可举，而欲革一国之命，不其远乎？手摇覆屋之大机，从容退让以鸣和，而授群贼以

柄，群贼乃纵火燎原，同归于尽，是谁之过欤？不深观数着之棋而妄奕犹不可，无知小儿弄兵戏火，自杀自焚，已而已而！吾观今谈革命之人，颇有至诚义热救国为心者，亦颇有文学之士不察知中外从其扇动者，皆因目击国弱，积愤牝朝，无所发纾，郁极生变。中国甫当开关，未经阅历，盲者试步，非有真知，人云亦云，盖忧国至极，以为舍此无由，故不得已而出此也。其爱国之心亦可原矣。然诸至诚义热之人，其才贤义愤能比及伦的党诸彦乎？吾国事势，其比于法乎？才贤果能比于及伦的党，吾国果类于法国，其事效亦如法而止，然已流血百二十九万人，贻祸八十余年矣。况以吾国比于法之不伦不类，而诸白强国之环伺耽耽乎！果皆为及伦的党之贤而爱国也。其恶中国之寿而促之云尔。

及伦的党既歼尽，议院权亦失，于是凶悍之山岳党握法国全权，无敢少睨视者。而以争权势来者，外争既尽，内讧即起矣。

山岳党魁罗伯卑尔、马拉、段敦，于是裂而为三党，又相竞焉。马拉者，市民党，先为及伦的党侠女哥尔底所刺，而其党人埃卑尔旭墨及易伯尔代为之魁，仍拥乱民而据巴黎市厅为枢要，于山岳党中最残暴者也。凡破坏一切，皆其党所为也。

段敦者，哥尔德尔社之主盟，稍平和，尝恶同党之暴，而与及伦的党结，为司法卿，有内阁之权。

罗伯卑尔，久据雅各伯党为魁，尤枭鸷。自马拉死后，负其资望，欲专制全法而徐图为王，而与己并名者惟有段敦，则尤忌之。既有安利痾八万护国兵为爪牙，乃立国安委员会，掌全国权，在议会之上，使其幕僚十二人桑妃斯古敦为委员，分掌政权，兼收海陆军。又令哥罗德波亚入市厅，以分马拉党之权，以都马掌革命法院。又收地方自治权。乃造诽拘段敦与埃卑尔交恶，而助段敦以杀市厅党。三月二十日，自埃卑尔旭墨诸渠及无政府党魁十五人皆戮之。四月五日遂诬段敦通王党而阻革命，以

兵协议员，皆畏之而画诺。市民皆哗然，终执而杀之，并戮其党人，散其哥尔德尔社。罗伯卑尔既剪除异己之政敌，又虑同党人之图己也。以自保之故，猜疑愈深，既立嫌疑之刑，谋举向之同事，自山岳党议员及警保委员、国安委员、民政议会委员而尽除焉。且扬言于议院而不著其名，于是同事人人疑惧于将为段敦也。七月二十七日，就议院反执罗伯卑尔而诛之，并执其心腹护国兵帅安利痾、革命法官都马二十人，与其亲党七十三人并诛焉。此则所谓恶毒既尽将自毙，必无幸逃者，无得而议焉。

渠魁既除，又分为二党，杀罗伯卑尔者为其亲党哥罗得波亚、比罗巴勒内等，专以悍杀为事，又甚于罗伯卑尔者也。是为恐怖之残党，拥国安、警保两会之权者也。段敦之旧党收合议院众党，名为焦月党，平野党久恶山岳，亦归附焉。人数遂多，气势渐震，乃逐哥罗得波亚而废市厅，设警察、财政二司，以代总巴黎市政。于是数年跳梁之酷毒之市民党，乃得扫除焉。人心厌乱，于时有良家子编青年军队，与护国兵队结合，以助议院党，随所在以锄乱民，击败雅各伯党，乃禁闭革命法院与革命委员会，杀酷吏之革命法院长甫几坦比尔及难得斯郡守加利尔，下恐怖党魁哥罗得波亚十余人于狱。乱民两起救之，聚众至三万余人，围议院，尽逐议员，欲复恐怖之政。至夜青年军队救至，大败乱民，杀山岳恐怖残党四十余人，囚六十人，窜六十五人，于是凶残革命之山岳党诛锄尽矣。其后王政党再结雅各伯余党争权，拥护国兵三万而起，为拿破仑所破，是为西一千七百九十五年八月。自革命之事起七年，革命之党派无数，不论穷凶极恶之山岳党，平和义热之及伦的党，附和中立之平野党，皆辗转相杀，同归于尽，乱党乱民，无一免者。其始同托名于覆王政，其中覆立宪，其后则革命之中，互相屠戮，或同志而以异党相杀，或同党而以争权相诛。于一党之中，又分数党，小党之内，又分亲疏。异党屠

尽，则同党相屠；疏者屠尽，则亲者相屠；人人互相猜忌，人人自图保卫，究则无同无异，无亲无疏，不保不卫，一无所得，只有尽上断头台，以为结果而已。其究也，合数十百万革命军之流血，以成就一罗伯卑尔之专制民主；合数千万良人之流血，以复归于一拿破仑之专制君主。然则所以大流血残忍无道者，果何为哉？彼革命之政论甚高，高揭博爱为名；彼革命党之政策无他，以上断头台为实；彼革命党之言志甚侠，皆以舍身流血救国救民为词，而必日杀同志同党左右至亲以为自保。夫彼革命党能日以流血为言，又能日以杀人为事。彼真能舍身流血以救国民，则不思自保可也，而无如革命党之徒，思自保以杀人，且至立嫌疑之狱捕至立杀也。夫革命党果思自保，则勿妄杀人或可保也。既妄杀人，而犹思自保，必不能也。汝妄杀人，人亦将杀汝，安能保也。夫以革命者之必作乱也，作乱者之必无秩序无理义而争权也，其必至同志同党至亲左右展转相杀者，势不可已也。董卓之乱也，卓既诛，而郭灌〈李□〉、李纪、〈郭汜〉、樊稠、张济争而相杀矣。洪秀全之乱也，杨秀清思篡之，于是其东西南北酋杀杨秀清，而又互相杀也。岂惟乱人，其诸学道者犹难之。凡人谈学则易，共事最难，虽有道义至交，刎颈相与，一至于共事则不能相容矣。盖名誉利害之切于身，人人相反也。人既相反，不能不出于自为，则必相失矣。十年道义之磨砺，不及一事利害之反攻。远观于陈余、张耳之交，近观于曾文正、左文襄、沈文肃之事，则耸然矣！当曾、左之互劾也，曾文正曰：不意同里起乎戈矛，石交化为豺虎。幸而诸公非为革命者耳，否则诸公必相杀矣。拨乱之举，事势至难，名分正而权力足者，犹未易定乱，况于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人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毙耳！不解剖割之学，见小病而动操刀，其有济矣。谬意纵火，岂能定大风之从何方来耶？夫当革命

党之举事而语之曰，救国而国将毙，救民而民殆屠尽，凡倡革者身必死，彼必不信，则何不观法之往事乎！夫既必死则不如早自刎，而勿害多人之少为愈也。

法以革命故，流血断头，殃及善良，祸贻古物，穷天地古今之凶残，未有比之。今略举其大端表之，以为前车之鉴焉。

西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乱民始创市厅，募市民四万八千，焚官舍，烧关门，停百业，破巴士的狱，杀守将数人。已而乱民二十余万成大兵团，气焰益炽，虐杀首相弗勒隆及其婿，迫大农输粟而杀之。凡巴黎贵族富豪有资财者皆杀，各州民效之，皆烧诸侯城，袭吏尹邸，杀掠之。中流人无罪，皆视为贵族，皆残杀剽掠之。有一州县而焚邸第六十七家，掘坟无算。于是富家豪族皆走外国，议会不敢问。

十七日，王族皆出奔，王党并从亡。其贵族留者咸被戮，于是十万贵族，日日逃亡。八月四日，废封建之议成，则数百年压制既扫除而乱可平矣。然乱愈甚，盖乱民焰益昌，则不止如其向之求望而遂止也。

十月六日，乱民鏖战王宫，卫士皆死，挟王迁巴黎。商工半逃亡，财政尽坏，乃夺教会地，占全国三分之一者，值二十亿法郎。定法官由民举，于是狡毒横恣小人司民命，而恐怖生于是矣。于是毁全国寺院，崇塔巨刹皆烬，典礼废，家族乱，法纪皆荒，而大乱成，法今寺院名胜不若罗马者为是也。

西一七九一年六月，王出奔，而为乱民截还。王权尽失，王党二百余人皆逃。乱民数万起兵，白喇华叶以护国兵平之，死者无数。自此前杀无辜民三千七百五十三，焚屋无数。于是贵族教徒拥康对公为勤王军，据来因河而内侵，而联盟军数十万来，州县乱民四起。马赛则犯市厅杀吏，老幼男女皆囚，杀囚六十余人，投尸教皇宫。

六月二十日，乱民围王宫。八月八日，斐兰党主救王，乱民击斐兰议员六百余人于道，流血呼号，护国兵总督曼达被刺，瑞士卫兵三百余骑皆死。乃烧宫殿，破镜器，焚古书，毁宝器，法国千年之宝尽矣。乃发国庙，掘诸各相之坟，焚寺社，毁第宅，千年王侯之旧迹至是扫尽。

八月十九日，开革命法院，选酷吏主之，大索官商民家，有嫌疑于抗革命者皆捕杀。瑞士亲兵都督巴隆巴塞曼侯、著名记者德罗索亚并杀。段敦乃日以杀勤王党为事，行大索令，自八月三十至九月一日，按户搜形迹可疑者，一日囚至巴黎者五千人，屠者三百人为一团，每屠者杀百数十人。袭杀亚卑狱，亦尽杀之。袭第宅寺舍，杀男女老幼，流血成河。杀瑞士残兵五十四人。自三日至六日，杀孔西尔，囚二百八十九人，格拉勒舍丁囚三百人，他狱千一百二十三人。围比塞德尔狱，皆非国事犯也，亦尽杀之。乃令各县乡皆设革命法院，以刺客三百人充警兵。没邸寺之财，搜掠富家，胁夺财宝，逢富人于道则夺其金。白昼盗横行，政府不罚，且与分赃焉。至十二月王弑。

西一七九三年六月，主革命之及伦的全党被执杀，八十余州起回罪之师。山岳党征兵州县，少壮皆从军。围里昂，粮尽城陷。凡富人有罪则杀而焚其家，无罪富人则惻而没其财，无智男民则逐之。毁全城市，凡值七百万，尽毁寺院，捕市民皆下狱。投尸于河，水皆赤。又毁土。三市，囚八十聋盲之老者，以其富八百万也。

拉枉德州人八十万，岁为勤王之举，且守教甚笃，与革命党不共戴天，募义勇八万，挈棒提小枪以为战，革命军以二十万大兵破之。曼市之溃死者二万余，既困疾疫，渡河皆溺死。败兵八万，仅余三千，乃派刺客自妊妇婴儿悉杀之。令最凶恶者为队，任所欲，捉人民，收产业，烧屋舍，乃至犬马木石皆仇视之。尚以

行刑迟烦，置囚于大漏舟而沉之，名曰革命宣礼式。对缚合年男女投水中，名曰革命结婚刑。凡刑台水刑死者一万八千余，此外死者三万余，河皆臭，二百里间水皆赤。鸟雀集啄人尸，鱼含毒不能食，舟夫拔锚多获尸。尸投海者，沙鱼海兽噉焉。

九月十七日，发嫌疑刑律九条。凡有非革命政府悲叹而播言者杀；不责王党中立党者杀；口言共和自由革命而与贵族、豪绅、僧侣及温和党通交者杀；不喜新宪法者杀；不效力于巴黎市厅者杀；出入上级人会者杀；曾为立宪党喇飞咽部下者杀；不力求自由者杀；急言危论耸人民者杀。凡涉此九者，革命法院皆捕而戮之，于是法院调查，应杀者七十万人。于是慄悍无赖皆充委员，乱民益擅杀戮，名将加斯丁被疑通外敌杀，王妃亦杀，自王族、贵族、僧侣，凡有门地资望皆杀，资主、银行大商及有才学者皆杀。盖以平等之说不容有才能阶级富资也。农工商贾漂泊沦亡，不在囚则逃域外，发祠墓，尽仆寺庙，悉收其宝器移于市厅。既主无神论，大汰僧尼，勒大僧正哥配尔去僧还俗，皆令誓不信教。改历度，废礼拜，葬送吊唁祈祷之事，奉女美倡美拉尔为神，立于议院坛上，而众议员拜之。于是毁桑特尼之大庙，掘太祖匹宾之陵；发显理第四之墓，寸断其体；掘法兰西士第一及路易第十二之坟，断其头及腕而抛之。全国城塞宫殿，及王侯名将相名士之像，以及累世名宝皆毁焚无余。乱民贱妇践踏帝王英雄之骨以为快。以自然为教，一切无可信者。故举古今之信仰礼义而皆扫除之，道德废尽，男女惟淫乱。有温良纯正者，目为教徒，或勤王党，非革命党即及祸。以服污秽粗野之服，行凶险乱暴之行，为爱国之据。（吾闻上海爱国社言革命者，皆服粗野而行险暴，何其类法国耶！幸事未成而未至恐怖时耳。盖言革命之人，其气凶凶，皆扫除一切，故不待教导而其归必如此。可畏哉！千圣教之而不足，一二凶人一日扶之而有余也。此如服毒之怒发，

无可醒解，及其毒尽则已毙，旁观视之、怜之、怪之，无如彼误服毒何也？若其清醒，岂肯盲从？终日发狂，舞刀杀人，且以自杀哉！）

当恐怖时，国囚逾三十万，但巴黎已逾八千，禁囚会谈，惟坐以待死。囚车昼夜载道，被捕惊悸，母子兄妹相抱而哭死别，公主名媛相继屠戮，法官皆凶徒，不详问。北部求刑，使勒班捕近县民二千余皆杀之。西部加利尔更酷，难得斯市囚常四千，狱室空空，仅铺湿草，男以贿，女以淫，仅得偷一日之生，儿童则立毙。当恐怖时，始则刑贵族、大僧，中则及地主、富室，终则及于缝衣、理发、靴匠、农民。其他乡市，遇人即杀，见物即焚，刀所不及，以火补之。全法人民，人人不保其生。其最反异者，日揭博爱、自由、平等为徽，乃假博爱之名以为屠队，用自由之义以为囚狱，假平等之说以杀夺富资，剪除才望，称自然之美而纵淫盗，一时之才子佳人、名宝珍物皆汛扫净尽，比之黄巾、黄巢之祸，尚远过之。而饰绝美之名，以行其凶残之实，而人或信之。至今吾国人尚妄称法之自由、平等，而欲师之，此则其欺人之甚，而天下之人果易欺者也。当罗伯卑尔以嫌疑刑杀人时，日不下三千。法人民二千六百万，巴黎六十五万人，杀其四十分之一。初时囚千六百一人，至五月八千二百四十一人。革命党报自记之，自九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九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被刑之数如左：〔下缺〕

一四、奥国游记序*

一九〇六年夏

吾游奥，奥之民皆愀然告我曰：吾奥将亡矣。分裂矣。命不永矣。吾以奥地之庞然大逾于英、德、法也，民数亦自德、俄外无比焉，道路邑野虽不甚修，兵虽非精炼，而宫室之玮丽，作厂之繁多，国富之财力，亦与意比。自德、英、美、法外，视国者应尚叹为泱泱雄风焉。

夫奥者，昔奄德、意、比、荷、瑞，为日耳曼一统共主者也，英、丹皆当朝焉。虽近者德收其诸侯，意创为自立，旧霸之威校少衰矣，而岂患骤亡哉？岂知夫奥也，十四州语文不同，各日月谋自立；其在议院也，十四州各自为政党，各日月倾轧争政权。于是奥政府无能数月者，于是奥政治无一能举者，于是坐视其强邻故藩之德日新月盛而已，则袖手待亡。盖国主无权，而数十党剧争，虽百万亿俾斯麦无所用其力。于是宫室之伟丽，作厂之繁多，国富之财力，只为亡国之具而已。夫人民处繁盛之大国，而乃人人终岁延颈举踵以待亡，竟成不治之症，天下之惨，岂有过于于是哉！

吾之为国二十二行省，加以蒙、回、青海、西藏适二十六省，过于奥之州几半焉。而人心之以省籍自画，亦与奥迫肖，则它日开议院乎，其不致于省自为党者几希。加以自由之说利害各半，未为灵药也，而蔽者不知，标为宗旨而日扬之，俾天下醉狂焉。以

此省自为党之政，加以自由之醉，而又非如奥之为白种，与其工艺之多，官室之伟，财力之厚也。俾士麦固不世见，而有俾士麦万亿亦无补于亡。今方开议院立政党之时，国人蔽于一端之说，皆踊跃大喜，以为一端足致治强矣；吾倡立宪者，亦固大喜之，虽然，吾犹有大忧远患在也。苟不立罢行省乎，则但立宪云云，深恐将逐奥之后而更促其亡也。愿国人爱国者不可不鉴于奥，不可不鉴于奥以分州多党将亡奥，则不可不读吾奥国游记也。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夏。更生。

奥 游 记*帝罗宜补

一九〇六年、一九〇七年、一九〇八年

光绪三十二年丁未八月五日二时，自意之唯尼士入奥，车行四时许，道中荠麦青青，菩提弥绿盈滕陌，渐见峰峦远碧相迎，则至阿尔频山矣。盖自山南逾山而后至奥德也。千岩万壑，秀峭竦飞，夕入奥境，行时许，至梯厘认市(STRUERT)宿焉。有古垒甚伟大，盖古侯国也。地产菩提以酒名，人民二万五千，环垒下而居，道中洼如斑墨，盖罗马古俗也。宫室三四层，然甚朴鄙。饮于小酒店树下，亦甚野，惟所寓旅舍甚伟丽。然是夕在此店失巨金焉，或谓意、奥之间多盗，未知然否？六日，七时行，穿阿尔频山，岩洞争荣，峰峦竞秀，山水碧绿，与瑞士无异。湖亦至夥，所逊于瑞士者独不当车路耳。昔览帝罗山水图，为之神往，故今特假道过此，以尽其胜。瑞士以小国为万国公地，又铁路早辟，故先得盛名。然帝罗他日铁路大开通至诸湖，亦可追步，但必不能比瑞士矣。以为大国属郡外人游不便故也。穿山逾隧道无数，山颠亦微带雪，南路人家甚朴鄙，有如中国山寨者，渐北渐佳矣。午至帝罗州会城烟士卜，旧熟读其图，一峰峙城中，四山环绕，中辟

原野，今到如故地也。以山郡极贫，道路泥泞不修，屋四层皆古旧，即有富人亦守旧不变，民皆朴鄙，如吾北方。物价亦贱，食一面，饮菩提酒一大瓶，价均十钱，极似中国，为全欧所无，惟卵及火腿稍昂耳。

帝罗州据阿尔频山之全险，东当法、意之冲，为奥重边雄冲郡，向为侯国，皆以亲子弟镇之，为屏藩锁钥。至今革命后全改郡县，然帝罗之公，今奥主犹自领其爵，其重视如此数百年，故公府第犹存，贴金为之。昔拿破仑三伐奥，逾阿尔频山来攻，守将晏多厘亚士河话拒战最烈，卒为拿擒死于此。北郭山林，草木青葱，有山亭即拿下山而晏战死处。吾登山而倚亭饮酒，四望薄雨无人，山绿浓郁，从者奥人能歌晏将军临死之歌，激昂感慨，盖奥人均惜晏之烈，而人人能传诵之也。山下有古寺，壁作古画花卉，甚佳。

然虽山城，人民六万，而古迹甚夥。其博物院横长数十丈，左右二楼绿铜瓦极壮。旁即大学，三层甚古，及王行宫与邮局、银行、公园相比，皆极壮伟。公园极胜妙，以山城贫瘠乃能如此，吾国愧甚矣。其名寺相望甚夥，皆古物，亦多有售古物之店。中学校文石为之，甚古雅，环廊甚朴，盖十六纪古屋。旁有十六纪古庙，虽小而壁画皆极古旧，且佳妙。其最瑰异为人所感念者，则河负伽核寺，德霸墨西哥怜葬此中庭。夹庭有铜像二十八，皆德古今之名王侯也，此诸像刻最精而有盛名者，故尤宝异云。德王第年创此寺于西一千五百五十八年，成于一千五百六十三年。中庭有文石亭，铁阑之，即墨西哥怜藏骨处。亭上有其跪像，古东西名王尊教归心多类此。

亭四面刻石图墨西哥怜战功及会盟大事，以传其功德于后也。前后四幅，左右八幅，幅大二尺许。朝会则朝堂剑佩，冠笏雍容；战则云烟庐舍如真，士马甲冑无数，一一皆逼真，诚雕刻之

神工也。欧人佳刻甚多，若此之佳妙诚罕见也，吾今犹神往之。其二十八铜像，左柱第一为德之佛兰觐始王哥罗多，持盾佩剑，顶纓高起；第二为兼王班之非特力，年甚少，亦衣甲；第三为路多父德中兴英主也，甚瘦而英，衣甲，持盾剑，甲前以铁袋保下体，披发而冠；四为西一千五百二十五年之德王亚儿伯歪士；五为峨特王挑拖力；六为帝罗公渊士；七为白艮利公挑拨叨士；八为英王噫打，此二像制作尤精妙最著者；九为帝罗公昔门，其头极伟大，殊绝常人。右柱第一为班首王非特难第一，即灭回人者，乃西一千五百二十八年也；正面左一为白艮公卡罗，此公兼主四公国：一巴班、一沽敦、一发罗命，有盛名者；右为白艮公非猎第五，相貌最奇伟，鼻极大。像多不胜录，惟至末之非特力帝相极伟，头长尺许，鼻亦极长，宜为英主也。其爱儿包特帝少年像甚秀，足仅袜不履。市有缩型，吾购得之，诚异宝也。吾中国历朝帝王将相像皆不传，甚愧之矣。烟士卜车场甚小，丁戊两度过此，然云山之胜，良不可忘。夕下山至德之泮认，道广洁而室宏大，气象万千，视奥如野人之邑矣。噫！此德、奥强弱之制，过其邑野而知之矣。

波 緬 记

丁未十月二十五日自瑞士入奥，由筛离下至大原，循阿尔频岳之趾而东也。至花论踪，两山夹湖，人居湖边，雪峰峻峭，光景甚佳。十二时入奥境，复见帝罗之山矣。奥关吏衣长衣如俄，视行李甚苛。自瑞士购一时钟亦税三克郎，以瑞士物贱，故重税而严搜之也。

吾于是再至帝罗矣，惟自瑞士入奥之山路自此始，经万壑千崖，长松匝岭，时有人家，青绿无尽，山势直走千里，两嶂相夹，渐入渐窄。经丫芬士多眠士村，绿杉满壑，长桥架之，兰敌邑废垒

倚山，长桥渡涧，人家着崖，土刁边瀑奔泻如练，灰土激湍溜石，白波纷纭，帝山那桥尤高长，如落机山中者。过边士村、曷士村人家依山，甚秀绿。至非厘士村则作大斧劈，如读李将军金碧山水画图矣。车行渐高，由先鸢顿村至钵士山峰皆雪，人家皆在大雪中，屋树一白，居人着冰鞋作雪嬉，车行相去一时许，而青绿山水变作冰天雪窖矣。气候变迁，想逾山而过也。天遂黑，不能睹，然山色涧流，雪光树影，几似瑞士道中，但青绿逊之，以稍乏湖故也。山有白鼠，夏则变灰鼠，能食鹿，其皮最贵，昔欧土惟王侯乃衣之云。夜绕烟河，三时至灵士，候易车马。

灵士为上奥地利州会城也，冈陇起伏而环之，人民十余万，惟停车场已剥坏不修，道路宫室皆不整洁，客舍污朴无饰，自德国来见之，几若异域。候车之客甚多，盖车行不时故也。候二时许乃行，吾向闻奥各州地皆朴鄙，其文明繁盛所恃以立国者，惟上、下奥地利二州，今乃若此，然则除湾京外竟无一可观者矣，同为旧德意志，何相去之远也。盖德之僻壤尚无此荒废之景，不能治其国如此，何能竞乎？众党争政之祸，亦甚矣哉！

丁未十月二十六日十一时至波问京迫勒，车场前环列皆小山。波问三面环山，立国千年，淮南与上奥地利州通，故卒并于奥。然其人种为斯拉夫，风俗、语言皆与奥异，故其人民常怀自立之志。波问，英语作波希缅者也。此京甚有名，今虽为州，然王宫在焉，尚有都城气象。其在奥国，当自湾京及匈京标德卑士外，当次第三矣。楼阁宏壮，道涂不甚洁，以古旧之物甚多也。惟磨刀河长桥新宅甚丽，道亦广洁，有北欧气象。

其大道列树两行，甚广大。袄祠居其中，高塔颇严庄，是日聚众万数于庙前，有一大教习演说。先是德国禁波兰买地，集巨款十五千兆尽赎波人之购德地者，德相保罗之谋也。波问人恶其虐斯拉夫族，故集众演说自立（即日本译为革命，实非也）。万

众奔走，塞巷盈衢，大攻德君相，警察立视而不呵止，以人太众，且所拟离畔护顺者（即译革命者，实则举兵）拒德而非拒奥，又手不执兵器，故警察听之。观波兰乎！知亡国百年，地且禁买。观波问乎！知同种相怜；观奥国乎！知民拒敌国者听之。

迫勒京最著者莫若大学，几为欧土最古者矣。创于西千二百四十八年查理第四。校外古旧，门巷低暗，⁶登级数十入正堂，两旁设多座，壁上悬像数十，皆教皇及德先朝诸主像也。虽小而颇严庄，其余则尘黝黑污暗昧。屋四层，瓦盖如中国，墙厚四尺，地泥尤污甚，一望而知为数百年前物，室重其古，故不改也。惟上幕已能用交纹形矣。学分神、哲、律、医四科。学律者波问千人，德种五百人，医一千二百人，然两种人不相容，律讲堂不能互入，昨日方有两种学生互斗于此。此堂为德种，教授十四人，修金每时二克郎，学生皆居外，略与德国同也。

此京名胜在拉煎，冈颠为多，过楂理第四桥有盘马路曲绕而至顶，林木蔚然，上作公园，林亭花木，回路秀折，临冈颠之边又作兵房，可俯瞰全城。此城凡七冈，甚似罗马。前冈城堞高下，直临河，旧址犹存，其名亨牙言俄也。盖西十四纪时大饥民噪，楂理第四命筑城，以工代赈，故得此名。冈颠有铁塔甚高，似巴黎，但略低耳。旁为罗伦士寺塔，全城凡塔一百十一，寺六十七，旧犹太教十寺，新教寺仅三，一俄、一英、一意。有旧塔为约翰呼斯党所毁，王宫冈下环桥，内室宅皆前大将军华伦士旧第，买六十七宅筑之者，几占全城五分之一。华伦士即三十年教争之元帅，屡破新教各国之兵，后奥帝疑而黜之，乃罢兵权，归营此第，吾尝见其缩型，五色石柱金堂，侍女五百，穷极奢丽。以吾国人拟之，功名富贵颇类汾阳，但汾阳纯忠，华伦士骄蹇。后奥帝再起之，不肯，要约多端，拥兵养寇，卒以致败，此则不如汾阳远矣。吾闻华伦士勋名久，不图今见其遗宅也。

王宫筑于西千六百四十年，马梯士所作，分五座，四面四层，一面朝寺塔，层入弥深，颇类中国。铁门夹二像，有马兵红帽灰袍守门，是日奥主之侄适驻，不能入。旁为卡颠拿路宫，前为控慎伯宫，制稍狭小矣。朝寺前厂地数十丈。

王宫后坟陵寺塔最古而华严，为全京之冠，亦楂理第四所造也。属于王室寺塔，峨特式，雕刻极精，略同佉论，今尚修之，亦经五十九年工程矣。故正塔甚新，顶用绿瓦，高一百四十二迈当三湾度。此塔作七百小塔为饰，故最闳丽，塔脚作人像横出，大口吐舌，以为古王侯之贪横者喻。其塔内衣冠妙严者，则贤王侯也，以此为法戒焉。入门楼上座为帝临幸座，寺内雕刻陈设之美在欧土亦为罕见，有银制先贤尊之像，重值四千七百启罗迈当，侍者二人像亦银制，其重同。先尊之棺皆银制也（先者，贤也。波问人尊其名）。其上幕以全金刻花为之，四角有银人执盂，其灯及烛台皆银，共费三百万。欧人银制奇丽之物以此为最，盖欧人之多奇丽物，由多王侯使然，非封建安得此巨观，此亦臭腐生神奇，而今即以为文明所自出矣。其木栏刻画作瑞典兵毁寺像，亦十六纪物，甚朴古也。

一室七百年前之壁瓦，依然如旧。壁有画，以波问之宝石砌成，红绿相间，瑰伟奇丽，得未曾有，今遍游欧土，只有德主之新宫一殿似之，制较新雅，然专以宝石成室，欧土更无他处。此在十六纪时尤可宝贵，吾阅波斯王一殿以宝石为之，度亦尔尔。内有以宝石作人首者。其一神座纯金银镂者，波命王辽波第二所赠。又西千五百三十八年波问王波里沙杀其弟公爵某，真首犹露，亦异观也。有西千五百三十四年，其先贤济士葬此，其铜像前今犹日然蜡烛供奉，此亦大类中国矣。

一室为将军捺沙罗狮像。

一室为三十年教争坟。

一室先贤诗坟。

一室基督神座，以杂宝为之，乃某伯爵所制赠，前有千六百二十年木画，刻古迫勒城垒桥人家，亦可考见旧俗。

一室路多父宰相坟。

一室教皇卡的挠陵，上有其跪像，有一灯从十字军致来，乃犹太所罗门殿中物云。

二室为波命前二王陵，又为波王波都伽第一、第二之二陵，旁为先贤快墓。

中庭深一百六十迈当，高七十六迈当，上作圆穹，峨特式，庭中葬波先王十四人，皆于陵上造石像，欧人于寺中葬名王名贤，以表敬念功，然如此寺之庄严实罕比也。虽以巴黎、伦敦、南京三地不得此，况于柏林之新造乎！寺外有古宫，有刻文，为千二百九十三年作者，高三丈四尺，乃理布射后所作，亦甚壮，但古旧耳。其门楣一石刻先助伽利忌斩蛟图，甚逼真，乃九纪古物，如此亦可宝矣。旁有小寺，乃西九百十二年者。其塔遭火，今乃新造，十年耳，然甚佳。

寺旁大第乃马利亚后给三十侯之寡妇者，俯视都市，甚饶风烟，壁皆悬前相后妃各像，堂设三十几，岁凡八会。

其旁兵房，旧本尼庵，租赎第二逐之，改作。

环宫方塔旧二十四，今惟余此大塔耳。其旁小屋十四，矮小嶙峋，当路多父帝时以居，制金人路中注，后不能制，遁往萨逊制瓷者是也。

出寺有六百年前波王食馆，矮小而黑暗，只有腊肠，更无他物，且以手擘食，盖因其旧俗尚不知用刀叉也。

波命人变俗甚迟，山间人衣皆未改，一家父子兄弟夫妇同炕而卧，所在甚污，盖斯拉夫种犹未改故俗焉。故若非铁轨，虽万年难变陋俗也。铁轨之功莫大，区区至粗之物质，而其大力且在

道德之上，然则精粗之不易言矣。惟波命人貌甚秀，音甚清，冠于全德，宜其千年自立哉。遍观各自立小国，若荷兰、瑞典、葡萄牙，人民相皆秀彻，其聪明必有过人者，故能寡众，小国自立有以哉。日本人貌亦黠，于高丽、安南，亦可证矣。推此而欧人之与非人相主奴者，亦以相貌迥殊之故。再推其原，则生人之所以，地理之海陆寒热为之，以人无能遁于地外也。楂理十四之桥长百丈，夹桥数丈，立一像，刻画甚精，楂理十四之像亦在焉。临此摩刀河桥甚多，夹河人家，风景殊胜。

楂理十四门接河桥，门上作塔，雕刻精丽，觚棱三层，人像无数，皆峨特式。

市长署塔尤雄伟，迫勒分四市，此一市长也。

大法院绿瓦，方塔方院，皆闳丽。

建筑学校规模甚伟。

博物院虽不能比德、奥，然亦博大繁夥，门堂极丽，凡七十八屋，亦可称矣。书藏附之。

其新大学以文石为之，新丽庄严，几为欧土第一。金穹，上作周廊，皆刻金花，不意僻都得此巨制，盖后来居上也。大教授六十二人，分教授二百人，学生三千，女学生二百人，皆居外，教科神、哲、律、医四者，同于德国，讲堂列室，在至高层。律、医每小时听讲五墨，其各种学四墨，劈梯路则十墨。讲堂方广，能容四百人，学生俭者月费一百八十墨可足，俄、日及亚洲各国在此留学者十三人，无中国学生。医校在外。此大学本在五百年，今重修成，仅十年耳。古地新式，尤可爱。乐院亦极壮丽。

有俄希腊寺，刻镂甚精，寺寺相望，未暇一一入视。必烈寺、塔罗射寺，皆寺之有名者，寺庙至多，人民之迷信之甚，亦可窥矣。

德意志人新戏园颇壮丽。

有王宫在爹顺，长桥横噫路比河，林木蓊蔚，宫临河对山，光景甚丽。

临噫路比河者佳处颇多，波敦巴夏邑有湾峰者峭壁临河，上有宫垒阗绝。阿伯哥论邑临河依山，风景至富，富人别墅多在此，名园相望，林木荟郁，有怪竭尽山者，译言波命之瑞士也。岩翠林霭，幽峭无尽，磴道盘上，人家夹岭，汽车过此，为之神爽。

极北境山上与萨逊分界处有界塔高耸，楼阁美丽，盖波、萨皆自此山南北别异，诚天险也，今即作德、奥界焉。

夜十二时入萨逊。

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九日再游奥湾京，乃得游勒慎堡离宫，距湾汽车半时许。全邑惟宫园，园大甚，周四启罗迈当，皆种这士“尼乞”树，高数丈，绿阴浓深，开白花，其实可养马，夹道坐憩，实嘉树也。此宫创于十六纪，非特难第三役兵为之，临多饶河而导水为湖，中叠多岛，当三十年战时，岛有小殿，非特难帝饭于此。一千七百九十六年，佛兰诗士第一增筑之，尤为幽胜，大致略似西湖三潭印月，而岛湖堆山叠石，筑垒耸塔，曲折高下，则非吾国人所能为也。欧人故善为室，而平地中凿空构山池塔垒，幽深雄妙，则欧土亦少见也。

园中湖水周漫群岛，有一名基尼士，一名歇拿，尤幽折，引水穿入岛中作溪洞，横以略约，盘以磴道，缀以林苔，时着楼台，遂如逼真。但石太方，不甚类生成者，欧人古旧时讲此不精，如今德国汉堡腊色所作假山则与中国同，尚逼真矣。园凡七岛，树多松、桦，有一岛树皆白叶，号为银花，尤少见。一小岛专为白鹅卵处，一小岛亭屋缠薜荔，昔马利女王常饭于此。其园正中一岛为宫，环以垒堞，以小舟牵缆渡入，此岛宫垒台高下，楼室幽深，陈设之古而精，布置之曲而妙，实为全欧所寡有也。入门第一室白壁穹上峨特式椽，红白六角砖地，遍悬与突厥战时弓弩刀剑，

中供佛兰诗士第一像，盖西一千七百六十年作也。穿入峨特式圆穹，环列诸先帝文石像甚精，路多父像尤精采。入食殿，皆十七纪物，壁皮木几皆刻画，其炉为西一千五百八十年者，其鹿角几，墨西密怜手作，以所猎得之鹿为之。其壁上皮画自巴宾伯迁来。又一食殿，壁上皮画自诃士卜迁来，四皮画几同，三橱置食器，刻画极精，皆峨特式，亦十七纪物也。室中置圆桌，佛兰诗士第一银婚物也，一千八百零七年者，刻镂精绝。室中悬佛兰诗士第三后马利域各像及结婚大宴二图。又佛兰诗士第二之玻画，四后三子图与大朝大宴二图，陈列侍卫仪仗甚伟，可资考证旧俗也。其食桌四柱上镶白牙画十余，能作乐，盖一千六百二十八年物。欧洲多王侯，故制品之精有自来也。此食殿甚丽，五色文石峨特式，多小柱形，橱中列瓷，乃十五纪奥人始作者。入寝室，六角白花间红，木床甚矮而精，嵌在内，亦十五纪者，有罗丁覲王像。内一圆穹小室，壁列多神像，像上小塔甚精，亦十五纪迁来者。一牙桌嵌文石，尤精妙。自曲廊入方角室，一文石桌甚丽，有卡罗连奥古士多画，一千七百九十二年者。遂入宝座正室，宝座以一千六百二十七年迁自巴宾，壁上盖亦自十六纪迁来者，座后列金屏，四壁红绒镶盾，壁悬佛兰诗士第二加冕图及大宴图，王皆独坐。旁为小庙，多十五纪文石柱。又旁为圜狱，囚可吊上下，四周有梯，有一假人执链铿然，百四十年矣。入一长室，旁有花木，有非特力为匈牙利王图，勒马台上，临河士马旌旗交拥，贵族士女咸从，极闳丽。又有佛兰诗士第二始封侯图，其炉为一千五百六十八年者。其琴华甚，一千六百八十三年者，乃聊波第一遗物也。行曲廊，壁皆画，有非特力第三诣罗马受封该撒图，帐幕甚多。一陆多父登山失路坐盘石绝崖上三日图，石仅容足，士马从官群屯崖下望之不能救，后有神人负之而下，亦异事也。有尼波会见波兰王约翰苏阜士敬图，二王相见约助攻突厥也。三

画事皆奇伟，笔极神妙，观之不能去也。入大室，悬诸先像，有佛兰诗士第二与其母及九弟、六姊妹图，上盖画十七纪迁自佛罗吝士者，窗作小玻画，甚精。此宫望之甚小，而游之曲折窅窞无穷，所藏皆数百年前物，又皆至精好者，非徒佳妙，诚足供考欧古物之助也。

其近门大宫黄色，凡三百室门，四室悬中国画，皆康熙时北京风俗也，亦二百年矣。内殿悬约瑟第二及佛兰诗士第一、第二君后及诸子像。入大宴殿，椭圆，一切皆白，惟几缘蓝。有非特难、佛兰诗士第一、马利梯利女王像，此宫佳甚。然奥主宫垒二百余，老而少游，不幸此者四年矣。湖中凫雁呷喋，小艇甚多，只供游客之玩。王从子时来游，亦如常人，不预供办。导人年八十一矣，守此宫六十三年，好酒无妻，所得导游费衣食粗足，自称若养妻则不足给食。不至湾京已三十年，告以湾京繁丽彼皆不知而骇讶，且述少年骑骡出湾京，言其时朴鄙状，极类吾北京也。云初见铁路时土人皆惊。吾欲携与一游湾京，彼以无归费辞，不料守宫之人尚有此朴鄙之状，亦可异也。今奥主佛兰诗士约瑟父即位六十年，在法第三次革命时，此导者能言革命前时风俗，甚悉，盖野蛮甚，见其为王子也。

绕湾京小山甚绿，盖自阿尔频山来者，距湾京汽车可二时半至杆马令雪山，高千迈当，冬夏积雪不消，夏时都人士女多避暑于是，客馆无数，楼阁相望，抗山俯瀑，岩壁青郁，甚似瑞士。外务大臣常居于此。甚近都市，他日积久必为避暑胜地，自瑞士外殆难偶也。

是时奥主佛兰诗士约瑟行即位六十年大庆，各国帝王皆遣大使贺，而德霸威廉亲率二十五国联邦王侯大长，皆以四月初七日亲至湾京。盖诸联邦百年前皆奥臣属，后亦为霸主同盟，及普破法后，乃隶于普而复旧号为德意志，自是与奥绝，不宾垂四十

年矣。至是，威廉欲怀奥人，故亲率诸王侯咸集，以重礼奥主。诸王侯之至也，奥主派亲贵迎之，亦有不預告不受迎者，若阿论卜公，直以电车自其境至是也。惟德霸威廉晨至，则奥主亲迎于车场，同乘入宣哀宫，千乘万骑，清道而行，严装盛饰，云屯道旁，体制几近中国矣。宣哀宫在京外，电灯万亿，陈花无数，置乐歌人五千以竞乐，亦可谓大观矣。至一时，奥主复还正宫，与各王侯相见，道旁观者如云，然奥主仅以一马车至，一将军陪乘，人皆不知其过也。年八十余，精神矍铄，大地万国帝王彼最长老矣。彼即位于西一八四八年，乃第三次大革命时，躬当大难，是时欧各国未大变，电线、铁路皆未出世也。今乃至于文明，虽丧德意而阅历之老未有若此帝者，亦一无双谱之人物矣。是日大酺，夹道楼屋皆垂黄红鹰旗，长七八丈，披拂满道，游人如蚁，百戏并陈，客舍皆塞。闻其国筹百兆以供给此大典，惜雨色载涂，亦无绝异可观之物也。

公园二三亦再游之，绿草芳林，自瑞中苦寒来，骤睹欣然。

再游议院。建于西一八七三年，虽不崇高，费二十兆佛郎矣。穿门皆五色文石刻像，中堂大红文石柱四行，每行十柱，皆以一石为之。委员室列坐处皆刻金文石，其壁红白黄文石相间，上下院淡白文石镶蓝柱，刻列像，可谓瑰丽极矣。后来居上，可壮外观，若内之筑料，甚难加美矣。上院三党，二百四十人，下院五百六十人，凡三十余党矣。立宪之制至奥遂不见功而见过，则以党多，吾别有考。

戏院文石精丽，但体裁略小于巴黎，然非英、德所能望其肩背，亦建筑百年，几与巴黎比古旧矣。

博物院两大座相对，中旷地植花草，有喷池及女主马利像，瑰伟精美，几冠各国，亦仅次于巴黎耳。

大学校、市长署相对，隆崇伟丽，则冠于各国矣。

王宫甚古旧，惟后门侧半壁楼甚壮丽，以上宫院，衡宇相望，连压街衢，仰望崇闳之势，足令柏林、伦敦失色也。

全湾京室皆旧，最壮丽者，其亲王非特难府最丽。绿铜瓦，二圆穹，刻多像。一侯爵大宅喷池如雾，闻全京以男爵路朝为最富，其宅亦甚丽。

其蜡人院在百戏场旁，最朴陋矣。以板为之，然掌故甚多，可考国俗也。有拉都士侯在囚三十二年矣，面壁白须，遇赦放出，乃不愿归而复投狱，强放之，则生病而死。人性习久自然，虽狱之苦尚爱不忍去，苟强易之且致死。由此推之，然则人之生于性不如成于习之甚矣。故荀子贵于彘括尚习也，孟子主于扩充尚性也。有妙女为人诬奸，数判官以灼火迫其诬服，当时惨狱固自畏人。法国古刑具，足悬二石，系手缚背于轮而转之。班国刑同，有置囚钉桶中而旋，其桶倒悬而火之；或系背而火其足；或倒热铁汁于口；或钳其腹足，真是佛说之地狱现相也。由今人思古人之艰苦，如登天堂矣。狱卒皆戴面具，仅露其目，亦与佛说地狱卒无异。有法大革命时女侠沙罗的在狱型像，即杀马喇者，妙颜姝丽，乃有此烈，吾缁紫之后，未见其比。今俄侠女至多，然安能比沙罗的之诛此民贼耶！有王子亚间战突厥像，有三十年战名将像加拉父拉爹士忌，有法大哲窝朵像，极类中国人，即今误译作福祿特尔者。此院于生人学陈列甚备，每增一复列一胎型。始成胎，七日大五六分余；三四来复，增长一二分；六七复时，成寸许人形，然有五复成矣。十二复寸半，然有十四复已大三四寸者。黑人则十六复三寸耳。若双胎，则十八复可四五寸；四月后，可五六寸；五六月大六寸矣，皆首大而手足小。八月首大二寸，其双胎有二身相连者。其解剖形，自人胎生至百病皆备。

湾京数百年帝都，宫室瑰伟，然人民穷苦，京边道多不洁，小

室穷巷岷岷污困之情，犹吾北京也。若小国丹、瑞则无之矣。

奥千年古国，又为德意志正统，既多侯封，又尊旧教，千数百年之名寺古垒多有存者，其寺多有书藏，学舍甚整丽。吾国尚文学，然书藏则愧之。盖中世之文明皆赖大僧主持之故能尔。吾搜得其寺垒图甚多，欧土之旧制旧俗于是可考，非徒奥也。将次第译印之。

迦鲁士拔记

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十日，自奥湾京往迦鲁士拔，夕八时行，晓七时到，仍奥属地也。奥地利州皆大原，西行逾波緬而见群山，则至矣。山自阿尔频岳蜿蜒来，至此皆成冈阜，回环吞吐，碧绿万状，诚胜地也。昔植理第五猎至此，逐鹿而跃，睹温泉出焉，遂为温泉浴胜境。病者多就之，英王岁必来居，而欧土各王公士庶夏时皆鳞萃焉，故客馆、浴室壮丽逾恒，而商贩珍货列陈为市，虽小肆而大地之瑰奇山积焉。火腿则土产最有名者也。病兵院甚宏厂，以逸兵之病者于此。

六时先过马尼勃，其地有英王行宫在焉。地亦有温泉，英王居焉。人民数千，如小村落。英王来时，则百戏骈集，万品并凑；英王去，则寂寂如荒村。英王受廛纳租如平民，其来亦密，以电车忽至，从者无多，只村长出迎于车站，村民聚观而已。

初至迦鲁士跋市车场尚无足观，渐而两山夹涧，市在山趾，涧流潺湲于市中，人家市肆于涧边置数丈隙地，安亭几植花木，殊觉胜异。其中温泉四五，列廊十丈，游人以杯挂肩往酌者如织，有公雇女子专司酌泉与客之事。呢厘逋弄泉尤有名，有如沸汤者。来游者多养病之客，夏时凡六万，居人仅万四千人而已。室屋多佳式，俄寺五金塔尤奇丽，温泉浴馆甚多，而以该撒浴馆为最壮丽，以列沙伯浴馆次之，浴式无所不有，有一浴数墨者。客

馆则以(披曲)为巨丽。市尽处夹涧莎道,两崖松石,绿阴湿翠,绵亘十数里,泉流涓涓,而茶寮酒馆时点缀其间,士女倚裳相望,息于道旁磴边,吾亦食于该撒酒馆焉。驱马车登山,万松阴幽,曲折登颠,曰亚路壁塔,高六七层,四望群山皆绿,百重回抱,山尽为旷野,秀嫩甚,形势极佳,他日必开大都会焉。塔下茶馆,其□黄而白,缘以树枝,作座如亭,游者或坐读书其间以曝焉。

上奥地利州凭接阿尔频山,峰峦秀峦,其扞遁山水尤胜。地兼诸湖,有士洛士曷宫在焉。有长桥通一岛,临都郎湖,旁为噫宾湖、朗巴湖,皆人家甚多。有端花瀑甚广,树石楼阁临之。

此州衣殊山,为奥主行宫,避暑胜地。山水环抱,山市人家万数,其该撒园最有名。一公馆极宏伟。有岛,石上类十字,名曰十字石。不远为裂顿溪,长桥跨两山,水木幽绝,近歌骚湖亦清胜也。

黠士罗今林山瀑尤胜,涧壑宵曲,飞瀑四泻,栈道飞桥交通上下,有应接不暇之势。

若夫名山则心玛令最著,地在阿尔频山麓,奥人名阿尔频曰勒士。奥披山尤秀峭缙绿,隧道长桥,汽车穿山过壑之佳胜,人家倚山坡,士尼壁垒据山颠也。

阿尔频山之胜,以山颠多湖,其在奥者,必爹士加顿湖,旁为王湖、轩多湖,皆为避暑胜地。其踪暗踪湖尤在高处,上接雪山,其颠白雪,为摩踪波顿,有非士刊垒,甚庄严,今属于奥主焉。此处湖山人家无异瑞士,但瑞以小国,几如万国公地,汽车早开,故最有名耳。

其海边胜地,则亚的亚狄海边有之果市,为商舶盛处,港湾深广,道路、戏馆、王行宫即的沙度垒,抗山临海尤胜。奥南近海,冬令甚暖,欧人多来避寒,而科罗士吉最著。其邑临亚扒射

海湾，烟波岛石浩荡相激，旅馆甚多，伴海浴最有名。巴问厘连园蒲葵甚多，游客望洋而坐，有基阿厘那宅，园林临海最胜者。

波喇，则奥海军第一港也。楼阁甚盛，而古戏场古门仿罗马式，与奥古士多庙并伟大而精美，有海军名将的结诃父像焉。

其造船处曰梯厘噫士，亦为通商大市，有王宫在新港湾，船渠颇有容也。

士歹墨州会城曰吉(厘乞)士，倚山临河，其市长署□山草树，喷池尤盛。山有塔，顶有大钟，其希弄池亦佳。其摩论州会城曰般栾，则污旧甚，且无可观，仪市长署刻柱作人物像极精。

奥立国千年，古多封建，侯服二万，故垒甚多，自阿尔频山中及多饶河上弥望皆是。吾尝游帝罗州及自匈京乘船泛河至湾，抗山映波，至为奇丽，除德国来因河外，未有如帝罗州、多饶河之多垒者。欧洲古迹惟有僧侯故垒寺，二者系于欧俗之原因最远大，以吾所见，奥垒之奇特诚有关系焉。

奥公昔与英狮王力查同从十字军，力查王勇而凌奥公，遂与诸侯王班师。力查王道过奥，奥公遂囚之于都伦士歹悟垒，垒在山颠，极峻伟，吾犹得见遗迹焉。

的厘连垒甚峻妙瑰诡，丙午秋八月，吾自意国睢尼士入奥，夜宿焉。

其据山者，则拖罗士堡垒、挞士壁垒、术也垒、可贺阿爹臧士垒、拉便士歹悟垒，皆峻峭，而哈踪堡尤峻妙诡耸。

临河之垒则醇巴士宫，万木森森，临河桥，光景佳绝。托士波垒巍巍冈颠峭临河，干士打嫌壁临河尤峭。卡拉份噙其垒伟如大城，负山临河，吉乞垒、哈罗噙其垒形势并同，其他小垒、破垒临河抗山者不可胜数也。今在荒山中以二万金可购一垒，富贵家多购为避暑处，饰以林园，吾过奥多见之，其楼台亭塔方圆

高下曲直尖无不备美，以宫园居实至佳妙，盖自道光二十八年革命后，侯服多废，非复昔日衽金革临城堡之时，民得安乐矣。奥主至领二百余垒，不暇临幸，徒以宫女守之，故奥主用仆四千亦以此也，亦今古之变矣。

奥国合十四邦为一，语言、文字、风俗皆异，然政权则归并合化久矣。虽波嬉緬至大至文明之古国，吞之既久，亦既合同而化。惟匈牙利之始与奥或分而自立，或合而同王，本与波嬉緬同式，千年来奥帝皆兼匈牙利王、波嬉緬王之号，惟今则波嬉緬改定为州郡，不成国体，而惟匈人以异种之故，桀顽时谋自立，故其国体亘古完全，但奉戴奥帝为王耳。古者君权无限，君视其国如私产，又种系相传，非其胤嗣不得为君，若是者，国以君为主。若在今日宪政之国，立法行政皆由民举之议员政府为之，无论民主君主皆如作官，不能取土地人民而有之，国王不过画诺，以空名领袖，如一群之代表人云尔。且各国多有迎君异国者，如赘婿之入于人家，又如乡局之请邻局绅士来主局事，乡局之为乡局，自在其乡人，与邻局绅无预也。亦如外省人来作官，偶有威权民亦敬畏，而此外省之官不能有此土地人民也。故匈牙利人虽戴奥为王，而匈人自为国体，迥非藩属之比也。澳洲、加拿大之属英体亦相同，惟澳、加皆有英派之总督，而匈则纯以匈人治匈人，自奥帝外无一奥人干预其内治，即奥帝以空名为王，亦不能干预其内治也。其干预匈人者，惟外交、兵、财三者，财之为用亦国防公共之务，于内政无预焉。此几与联盟国无异，但举奥帝为盟长云尔。然匈人与我言仍欲离奥自立，盖自噶苏士以来未尝一日忘也。他诸大国利奥之削也，必将助之，则匈与奥可一日而分矣。就外视之，似因民族义而生，然挪威之与瑞典同一种族矣，复何所托辞而亦力求自立？盖彼既自有国体，则如子之自成一身，势必离母而出然后相安也。吾见奥帝之出游，在奥在匈皆一车两

马，接民优容，免冠答礼，时或下车小步，与民扶杖而语，亦与各国总统无异。其号虽帝，仅有世袭公举之殊，实可谓为民主者矣。德、意由联邦之盟而合一，美、瑞由联州县之盟而合一。然天下由散而合其事至难，美、瑞以自立而竭力御外，其政为民主公举，其理至公，其益易著，中虽经南北之乱，几致分离，而林肯以兵力定之，至于今日，人受其功效，故愈合而胶粘愈坚，人有同心，甚且纷纷愿内附矣。此以德服人者也。意、荷以人种自立，而其王有大功，故始则合诸侯而立国，中间纷纷败亡，而封建且废焉，渐混为一，此以功服人者也。普久与奥争盟，既而胜法，诸侯皆归焉。以小侯既多，普得收议院之权而行其政，今语言文字皆须从普，百政皆听其令，名为联邦实同侯国，于是控制极固，团结渐一。诸小邦多有怨者，巴威尤甚，咸议普人之骄，然势力已定，无可如何，此以力服人者也。凡兹美、意、德诸联邦，意已改为郡县，固无可并论，美则混于一统，德则等于侯服，实皆非联邦矣。挪威之隶瑞典与匈牙利之隶奥，体制至同，今挪威已成自立，则联邦之体只余奥、匈而已。大概论之，欧人不甚解统一之法，故已得人国而仍存其国号，仍存其政府，但自为之王。当日耳曼千年前初创之时已立此制，后沿为例，以今英得印度纯用压制，非谓其控制之力不速矣。若在我法统于一国，夷为行省矣，而英必别而异之，自为印度帝留此余根焉。凡日耳曼诸帝之为伦巴王、罗马王、哀肯添王皆是也，故未几而伦巴、罗马、哀肯添皆自立矣。奥之于匈牙利亦犹是矣。甚至有现为英王、为日耳曼帝而领法国诸侯之土地位号，为法王之臣者，故今者遗俗尚有以本国将帅之号赠于他国帝王以为好焉。此皆欧洲最异于中国之政体也。主臣之位不明辨，统一之术不深固，此所以争乱无已弥于千年者乎！

奥、匈各为政府，而公共之官则有议员六十人，以立法定货

币工商诸务；上议院员二十六；下议员四十人。各于其国议院选充，其任一年，每岁由君主召集，各于其国都开议，不别设一合邦议院焉。此其与德、美最异者矣。其议事也，各笔之于书而后会合互易，其有不同而难断定者，再开会投票，以多数决之。尝原奥、匈之不设联邦议院者，殆匈人不欲入湾京而受挟制乎。以笔墨互易，亦议院最奇之制裁。其行政官凡三部：一外部、一兵部、一财部，惟此三事大夫关于两国者。其租税、银行、钞纸、商标皆能一律，此则以合同而兼受其益者耳，余皆内政，奥无得过问也。凡两国行政，皆依彼一八六七年和约而成，故纯为两对立国之制。

凡两国财政，凡岁用多寡，皆两国均派之，由两国议院公定之，以西一九〇一年克郎之数考之：

公费岁出	关税收入	奥出款	匈出款
三三七〇〇〇	一二五〇三八	一五六九七九	八二三一九

观此，则两国公捐之款亦略照人数摊计，亦颇公矣。此与吾乡两姓两村办公事摊款同耳。

彼一九〇二年两国公费表 以克郎计

岁出费

外部

常费 一〇五五一〇六二

临时 二〇三五九五

总计 一〇七五四三五七

军务

陆军 二七五八五三六一九

海军 三〇八〇三二〇〇

财部 四一七四三〇七

监督局 三一七七六〇

岁入费

外交筹备	三二一〇九五
监督局	二六四八
陆海军	五七六五八一四
关税	一一〇五四一二九九
财务	一〇二一〇二
共捐	二五四六四〇六六七
合计	三六四一八一九六六

有两国公立国家银行发钞八千万。

奥、匈国边界线陆路长五千三百九十六英里，海线一千五百英里，养兵百八十二万六千九百四十人，马二十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六匹，义勇队四百余万，炮千八百六十四尊，将士四万五千二百三十八人，国民皆二十一岁必充兵，与德制同。然德制严切，凡国民二十岁后，虽远在外国，及时必当辞业归充兵。吾尝用一德人，至时果辞业，否则若归国时下狱。奥则远游外国者免兵役，此其宽政也。其义勇队多意大利人，以其勇悍，少被文化，故乐于任兵。然奥语言十余种，将与卒不能通语，兵与兵又不能交通语，此其致弱之原因也。

奥、匈海军皆新舰，旧者皆弃之，亦整严可观矣。其数如下：

大铁舰	十七	自六千吨至九千吨
二等巡舰	七	自四千吨至七千吨
三等巡舰	七	自千五百吨至二千五百吨
水雷艇	十五	各式水雷艇九十

丹中波河别有舰队

奥之海军不大著，远不如德、法者，昔吾疑奥海岸太少，今考之有三千八百里之海线，亦不少矣。所以不能大振者，仍根于国人语文不一，政化难兴，内安未遑，故无暇外略也。故不独德随英、法之后大振海军，醉心殖民之地，即意亦效焉思启。惟奥以

最大之国，乃最逡遁保守，不能肆域外之观焉。甚矣！国民语文不一之害也。

奥、匈之输出品，糖、卵、大麦、木料、雕刻物为多，输入者绵、炭最多，次之玉蜀黍、烟、架非、小麦、羊毛、葡萄酒、刷印纸、书籍、绢布、铜、麻、机器。然奥出品多为天产者，入品乃多人工者，亦足见其民智之未尽开欤！

奥帝之君权，上承一统之绪本甚大，而经君民大争后，王有权而不敢稍用，且虚无党日月窥伺君身甚险。奥帝佛兰诗士第二长子早死，次子久居巴黎，溺于一女倡，欲娶为妃；奥帝大怒曰：若必娶倡者，不得袭位，亦不许入奥境。其王子曰：为帝王者，至险事也。吾宁为法国民耳，不愿为奥国帝也。卒娶倡，居于法而不归奥。今奥帝老矣，无它子，若有丧也，奥必有变，然奥帝拥虚号而无实权，起居服食实与一富绅等耳。而有虚无之险，故欧之士女戏谈多有不愿为王之语。苟非豪杰欲借君权而建大功名者，但求富乐，何事冒险为耶？推此而谈，则王运之将终与宪政之递代相接耶。

奥内政凡七部，内部以总理大臣兼之，教部以文部兼之，次户部、法部、铁路部、兵部、商部，以奥之小，而铁路犹自为部，安有以中国之大而无铁路部，可乎？一国之所以立，在言语、历史、教宗，此国人之精神所托也。日本自无教主，可不必计。若我中国，既以儒为国教数千年矣，国人之风俗心思骨干皆自儒教孕育而成，但当与时扩充，勿以旧说束缚新世界人之心思耳。

诸教之义说皆有所限，惟孔子早有据乱、升平、太平三世之旨，与时变通，待人后行。如昔者据乱，则内其国，故自尊中国而鄙夷狄也。及今升平，则内诸夏，凡文明之国会盟朝聘皆当引而亲之。将来太平，则地球同化，所谓远近大小如一矣。屋亦有三统，畴昔夏统，其屋卑污。方今者商统，其屋高大圆侈，他制类

是，故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故孔子之教真能适乎时宜者也。方今外慕欧美之富强权利自由之说，若洪水之怒淹，巨浸嵒天，不尚德教以救之，将何救乎？普、奥、突、俄、波皆有教部，我国又岂可无乎？

奥公议之级有三：上有国会，中有州会，其下乡邑自治。有议会，皆有议员。

国议会分上下两院，近年议定下院议员三百五十六人，地方代表百二十九人，农代表八十五人，市府代表百十八人，工商代表者二十一人。凡国人岁纳五福鹿林税，皆得被选议员，以六年为期，日给俸十福禄，议长由众员公举。上院分四级，正副议长皆由君命。

州会十七，其议员以僧正、大学总长、田产富豪、名绅、商董纳四福鹿林皆得举。乡邑议员成丁人皆得举。

奥地除匈牙利、波嬉缅甸外十一万五千九百零三英里，略与英、意相比。人口当西千九百年共二千五百九十二万二千七百八人，亦与意等，而仅得英之半数。故奥之实力与意等，国势亦若是班乎。普九万余里与奥内地亦相伯仲，故能争雄，不独俾士麦之才也。

各国人留住奥者甚多，表如下：（据西千八百九十年）

日耳曼	一〇三四三三
意	四六三一二
俄	一八一四九
突	二三八四
瑞士	六七七七
英	二二六一
法	二七二六
美	一七二九

统计 一〇三四三三人, 今则日增多而德、意尤甚, 逾十万以外矣, 以意人贫而德人善营事业故也。

人口职业表(据西历千八百九十年所调查者)

职业之别	雇主	受雇者	家族
农林业等	二〇〇六七六四	六四六二四五九	四八八二一五六
矿业及冶 业等	五六四二二	四五七一八一	七一八〇九四
器械制造 业	二〇九三八	五八八〇一	一一二六一二
建筑业	三五九二六	二五七六五三	四四五五三三
机器业	四三〇〇一	四〇五二〇一	三六二八六八
食料及饮 食店	一三三二一二	三二五四九九	五五〇一三二
织物商	二一八七〇六	三八五一一一	五五一一六六
杂工业	八一六四二	三九五六〇三	五三四二〇八
银行保险 业	二三七二	一三五七三	三一七一三
贸易业	二九二二八五	三四〇八七四	八四九三九五
运搬业	一九九二〇	一四三五〇九	三八九二一二
现役兵		一八七五〇七	二四一二六
官吏	四〇六一五	二二二九二九	四三三〇一九
杂业	二〇八四一	二七六四四	六〇三一二
借地人等	五五一一三八	一二五六二	三二五六八〇
传教者	二四一〇八四		
无职业	六九七七三		五三九八〇
累计	三八四二六四〇	九七二六六四七	一〇三二六一二 六

西历千九〇〇迁居北美，国民九万壹千七百六十八人。

教育

小学校	一八九八年	一八九九年
校数	一九七三五	二〇〇六七
教员	七六一八四	七四七八二
生徒	三五四一六七五	三四八三六四六

匈牙利议院亦分上下。上院议员七类：一华族世爵，纳地租至三千福鹿林以上者；二世爵，成丁以上；三大僧正，僧正四十四人，他教会十二人；四敕选贵族，终身任上议员五十人；五上院选举终身议员；六诸职长官及判官十七人；七克罗选哀州、司赖普尼亚州代表三人。下院员四百九十三人，能纳屋地租及营业税，或有非常学术皆得选举。

行政凡九部：一曰总务部，二曰度支部，三内务部，四文学部兼教部，五农部，六兵部，七供奉部，八法部，九商部

匈牙利十二万五千三十九方英里，以中里计之四十一万六千六百二十七方里，地与英齐，比之奥、意、普皆过之。据西千九百年，人口一千九百二十万七千一百十三人，亦几比于意矣。然普以之强，意以自立，而匈终屈于奥者，以奥借千年帝者之位号权力，而匈为异种，与意、普殊故也。今吾见匈人皆白色，与日耳曼人无异，盖杂居已千年，服食居处皆同，相习而化，学问聪明亦渐相等，以此广土或终自立。然方今天演渐渐吞并，匈以独种小国立于诸阿利安之间，无论复立与否，亦必不能久者哉。匈人见吾叙同种之情，握手勤勤，颇优挚也。

匈于教门平等，各种教徒凡一七三四九三九八人，而天主教为多。

岁入克郎 一〇五六五八二五

岁出 一〇五六五五六四一七

除支余 二五八八〇

匈之田最多，并林木计之，有全人口六〇八分之数。

奥国为罗马帝，向奉教皇，故至今以罗马教为国教，非奉罗马天主教者不得即帝王位。其路德教经数百年之争久为公认，希腊教、犹太教同。

各寺资产，由官监督而保全之，与普、法同。奥国之上议院许罗马宗大僧正十人、僧正七人列席各州会，则希腊教僧正亦得列席，盖奥承教皇之余风，大僧曾为选侯，故开上议院时，亦得为议员也。

奥、罗马、希腊诸教僧衣五条袈裟、七轮袈裟、黑白衣，皆类东洋僧服。湾京至丹牛波河有庙，中供马利，旁供十二使徒像，然灯九十，男女膜拜，皆献白蜡。吾观意大利及墨西哥、班国旧袄祠无不如此，香案金花，然白蜡百数，光明照耀，无一不酷肖佛寺之仪。其供奉马利亚像与供观音无异，无知者以欧美人一日之强，乃动以彼族一切为文明，而旧俗若等于野蛮者，至欲并灯烛一切扫除之。试问意、奥、班又为何洲之国乎？欧人昔师我东方之灯烛以为光明，今人乃必欲舍光明而师欧人之黑暗，不辨得失，媚外而已，何文明之云。

奥之罗马教寺院僧徒表

僧寺 奥四百六十一	大主 奥七人 匈一人	西 奥二十人 匈二十六人	信长 奥二人 匈一人	坊僧 奥六千八百九十人 匈一千九百四十七人	
寺僧 一万五千〇二十六人	尼庵 奥四百二十九	尼庵 奥七千七百人 匈一千七百九十五人	神学 奥十六人	教员 奥二百三十人	学生 奥二千七十八人

日耳曼国土离合表(奥匈离合附)

欧土诸国皆日耳曼之支流也。学者多昧昧浑仑视之，本源不辨，化生不明，种因不著，乌足以知欧土政教之由来乎？不知其由来而盲称欧风，是谓聋瞽。今将其创分之原因、年代表而著之，教宗与政体相关，亦附明焉。奥、匈之离合尤多，亦发明之。表如右：

<p>一、 孔子一千年 西四百五十年</p>	<p>客罗多创佛兰克国，即今匈牙利地。</p>
<p>二、 孔子一千〇三十一年 西四百八十年</p>	<p>佛兰克王客罗特维灭高卢，即今法国也。诛力朴王，即意大利也。此为法、意并归日耳曼之始。 封其将为诸侯，为封建之始，即为竞争小国各立之始也。 始服耶亦教，为日耳曼种人服教之始。</p>
<p>三、 孔子千三百二十年 西七百五十二年</p>	<p>佛兰克国相小匹宾请于教王篡王位，教王许之。小匹宾在位益尊礼教王，此与教皇干预立王及教权尊大之始。</p>
<p>四、 孔子一千三百五十二年 西八百一年</p>	<p>佛兰克王沙立曼即帝位，此为欧洲中原及西土一统之始。</p>
<p>五、 孔子一千三百九十二年 西八百四十一年</p>	<p>路易裂国封三子，小沙立曼有法，路易有日耳曼。今佛兰西仍袭佛兰克之国号，而日耳曼则用其种人之号，是为日耳曼与法分国之始。其先合并三百六十年，人种政俗之杂多矣。分国至今凡千六十余年也。</p>

<p>六、 孔子千四百六十二年 西九百十一年</p>	<p>匈牙利兵入，佛兰克大皮阿三，小路易王仇死。于是沙立曼之哥罗吴革国为匈牙利所灭，故今匈地即得兰克国或境也。此为匈牙利创国欧土之始，于今五百及千耳。</p>
<p>七、 孔子千五百〇六年 西九百五十五年</p>	<p>日耳曼帝阿图第一被匈牙利而降服之，后虽叛服不常，而匈终属于日耳曼，自此始至今九百五十年矣。是时并臣波兰王，灭伦巴与匈牙利，臣于日耳曼三百年然后自立。阿图一又封侯国之大夫为国，为复封建制，盖匈率制争乱之事。</p>
<p>八、 孔子千五百二十九年 西九百七十八年</p>	<p>日耳曼帝利因第二征拜丹支丁，是时诸侯多僭王号。</p>
<p>九、 孔子千五百五十年 西一千年</p>	<p>朱鸾后以厄波儿第一征匈有功，赐以奥大利地为侯，凡世袭二百余年，此为奥大利之始，亦奥、匈之交始。</p>
<p>十、 孔子千五百九十五年 西一千四十四年</p>	<p>亨锐第三帝大败匈军而废其王彼得，臣其嗣王，割其地，以赐奥大利公，是为奥有匈地之始。其先帝康力特第二亦尝败匈军，丹墨、英吉利王皆称臣朝贡，可为全欧帝统之正。</p>
<p>十一、 孔子一千六百二十七年 西千七十六年</p>	<p>亨锐第四为教皇诸侯合攻，教皇废之，亨锐率妻子步行逾山，三日免冠立雪，固请得免废。然勒令以国王权归之教皇，并不得干预选大官监督事。自此教皇权益大，而国王权益削。</p>
<p>十二、 孔子一千七百三十二年 西千一百八十一年</p>	<p>巴威、萨逊王亨锐师叛，日耳曼帝非布腊第一流之于英国，妻英王亨锐第二之女，生子威廉第一，今世为英王，皆日耳曼种也。 是时丹墨、波兰、匈牙利诸王皆为臣属。</p>

(续 表)

<p>十三、 孔子千七百八十年 西千二百三十年</p>	<p>日耳曼僧传教普鲁士被拒，僧请白兰丁堡将士攻之，十五年得其城。逾二十年普内乱，乘时攻取其地大半，徙条顿种人实之，是为普国开辟之始。</p>
<p>十四、 孔子千七百九十二年 西千二百四十一年</p>	<p>诸小侯互争，于是北海八十城邑自立，乃议侯为主盟，合订商约，自练海陆军，此为共和民权宪政之始。</p>
<p>十五、 孔子千八百二十四年 西千二百七十三年</p>	<p>赫不斯鲍族陆德父被选为王，乃灭波嬉缙国，封殖意大利王族以大兵垦，此为今奥帝族帝日耳曼之始。</p>
<p>十六、 孔子千八百六十年 西千三百九年</p>	<p>条顿人攻取普鲁士，此后普鲁士土人服于条顿人。</p>
<p>十七、 孔子千八百八十一年至 八十八年 西千三百三十年至三十 七年</p>	<p>陆德父子爱儿包特为奥地利公，伐取奥南境地，又被选为波嬉缙、匈牙利王，已而举为日耳曼帝。自此奥公赫不斯鲍族世为波嬉缙、匈牙利王，且世为日耳曼帝，至于今四百年。虽中有变乱，大统常属焉。</p>
<p>十八、 孔子千九百六十六、七年 西千三百四十八、九年^①</p>	<p>波嬉缙主教约翰初斯与其徒党翰米攻教皇被杀，此为文教案之始。</p>
<p>十九、 孔子千九百年 西千三百四十九年</p>	<p>波嬉缙始开大学，讲维力克父之哲学，各地闻风兴学。约翰革谷鲍始作印书，为日耳曼大学之始(沙立曼虽开学而中绝)。</p>
<p>二十、 孔子千九百三十七年 西千三百八十六年</p>	<p>阿尔频山诸城邑联盟，自立号曰爱的京罗斯，奥地利公尼波儿得攻之，大败被杀，是为瑞士创立之始。</p>

① 年份疑有误。

(续 表)

二十一、 孔子二千〇三年 西千四百五十二年	非布腊第三入罗马加帝冕，此后帝畏教皇皆不敢入罗马，自后不入罗马而日耳曼王亦称帝。
二十二、 孔子二千〇五年 西千四百五十四年	波兰王伐普鲁士，士人、贵族叛条顿人，条顿人乃纳贡，以西普鲁士割焉。
二十三、 孔子二千五〇年 西千四百九十九年	德帝攻瑞士大败，求成，乃约不纳贡赋，不受管辖，名虽隶于日耳曼，实完全自立矣。
二十四、 孔子二千〇六十九年 西千五百十八年至二十一年	路德作六十条文布于袄祠门攻教皇赦罪纸。二十年教皇下诏数路德罪，路德焚其诏，逐其使，诸侯多从新教，沙立曼开会折之不得，萨逊侯迎馆之，乃作新约书刊布，是为路德新教之始，亦为新旧教交哄之始。瑞士新教以十九年起。
二十五、 孔子二千〇七十年 西千五百十九年	赫不斯鲍族奥公，日耳曼帝之孙沙立曼第五，由西班牙王为罗马嗣日耳曼帝，兼抚有美洲新地，此为西班牙并归日耳曼之时。至千七百年，沙立曼第二卒，乃立法国王子，而日耳曼嗣乃替，凡并归日耳曼将二百年，为班国最强盛之时。
二十六、 孔子二千〇七十六年 西千五百二十五年	白兰登堡贵族爱儿包特以普附波兰为藩，乃为东普鲁士公而自治之。
二十七、 孔子二千〇八十年 西千五百二十九年	路德宗君民自称新教徒，以自别于旧教而抗争之，日北境皆从焉。
二十八、 孔子二千〇九十七年 西千五百四十六年	路德卒，其夏，新教徒与日耳曼帝沙立曼第五战，翌年，大败，诏新旧教联合，此为新旧争教战争之始。越五年，新教徒突攻，沙立曼夜走山中，迫立和约，新教得预国会判事权。后三年，定两教自治不侵权，许人民信教自由。

(续 表)

<p>二十九、 孔子二千一百六十一年 西千六百十年</p>	<p>新教徒与法国王亨锐第四联兵，大败旧教牧师尼波儿得。逾年波嬉纒新教徒劫执日耳曼帝陆德父而废之。</p>
<p>三十、 孔子二千一百六十八年 西一千六百十七年</p>	<p>奥地利公飞蝶南兼波嬉纒王、匈牙利王，自是匈、波二国世为赫不斯匈帝族所有。</p>
<p>三十一、 孔子二千一百六十九年 西千六百十八年至四十八年</p>	<p>新旧教诸国大战，丹、瑞、法助新教，是为三十年战争，祸长而烈，其终新教遂与旧教权力并立。新教侯邦若巴威、白兰登堡及小邦皆自立，瑞士、荷兰布告各国自立。 此为新教自立，侯国自立，瑞士、荷兰自立之始，而日耳曼一统、旧教一统之业遂分微，为千年间最大之关系矣。</p>
<p>三十二、 孔子二千二百十七年 西千六百六十六年</p>	<p>非布猎威廉以白兰登堡贵族为普鲁士公以拒法，有功为选侯，大会诸侯立盟，老盟宣布不受波兰管辖，又兼为克里夫公，取马客锐凭斯的地，普于是大。</p>
<p>三十三、 孔子二千二百〇六年^① 西千七百一年</p>	<p>非布猎以选侯有功，请为普鲁士王，日耳曼帝及各侯不得已许之，是为普鲁士自立国之始。</p>
<p>三十四、 孔子二千三百四十年 西千七百八十九年</p>	<p>约瑟第一削藩，匈牙利叛而自立，约瑟败亡。</p>
<p>三十五、 孔子二千三百五十七年 西千八百〇六年</p>	<p>拿破仑大破奥京，立巴威、萨逊、俄丁堡、巴登为王国，以大牧师为日耳曼盟长而自统之。今佛兰诗士退日耳曼帝号，只为奥帝，自是日耳曼为列国无帝，此为奥帝偏安自立之始，亦为日耳曼一统绝系，分为列国之始。</p>

① 年份疑有误

<p>三十六、 孔子二千三百六十六年 西千八百十五年</p>	<p>奥与联军克拿破仑，于是日耳曼列国与自立城邑三十九，立联盟会，邦王为主盟。一曰各邦有自主权，二曰无相侵犯，三曰不得引外国宗同盟，四联邦事公议。是为联邦会之始。中间虽普、奥迭争盟主，而至普胜推立为帝时，联邦会凡五十五年。</p>
<p>三十七、 孔子二千三百九十九年 西千八百四十八年</p>	<p>意大利十一小邦旧皆属日耳曼，奥失日耳曼帝号及诸侯，而意之侯国仍隶于奥。及是年法革命起，伦巴囉呢士民起而抗奥，北部各邦以意之萨谿尼王皆创民政，皆背奥而随之，是为意人背奥之始。</p>
<p>三十八、 西千八百五十三年</p>	<p>意加富浪岸英、法以攻奥，得伦巴地，于是巴尔马国、摩丹拿国、多士加纳国、拉西阿那国皆背奥而从萨谿尼，而意自立。</p>
<p>三十九、 孔子二千四百十八年 西千八百六十七年</p>	<p>先是普、奥争霸，诸小国分南北两部，北部归普，南部归奥，交争不通凡二十六年。至咸丰三年，普、奥订通商约，乃始通好。至是年，普大破法，诸小国乃咸推普为主盟，普王为盟长。奥自嘉庆十一年失日耳曼一统帝号，犹有霸权六十年，至此同治六年败后，奥只自治其国，日耳曼霸权尽失，所隶意之囉呢士亦归于意，于是旧属之意大利全失。</p>
<p>四十、 孔子二千四百二十一年 西千八百七十年</p>	<p>日耳曼诸小国从普破法，结联盟会，巴威王路易第二议尊盟长普王威为帝，日耳曼复一统。然奥既自立，则德意志虽一统实偏安耳。</p>

奥匈离合表

奥、匈交涉至伙矣。匈虽隶于奥下，然时时谋自立，其离合颇繁，然终为奥有者，则以王位出于公举之故，时时迎奥公为王，

久乃成为世传,非尽缘力不逮也。积久则奥不愿失匈,夫欲自立而政体不坚,时以迎立酿大乱,亦欧土之失制哉。今表如下:

<p>一、 西九百十年</p>	<p>匈牙利即匈奴,自东游牧来,大将曷拉未尝大破罗马,其后尝助日耳曼帝阿勒父战。至小路易帝时频犯境,日耳曼步兵不敌匈之马队,是年小路易帝大败,纳贡于匈。</p>
<p>二、 西九百十一年</p>	<p>日耳曼小路易帝忧畏匈人而死,匈人灭哥罗灵革匿佛兰克创都之地,即今匈牙利地也。是为匈奴立国欧洲之始。日耳曼所以见弱于匈者,以沙立曼分王诸子之故,国土割小而力弱故也。</p>
<p>三、 千四十四年</p>	<p>亨锐第三败匈军,迫废匈王彼得,于是彼得入朝。后再攻匈,嗣王恩特里斯请臣属,乃割其地归奥地利,是为日耳曼臣服匈,而奥有匈地之始。</p>
<p>四、 千四百三十三年</p>	<p>奥地利公爱儿包特被举为波嬉缙及匈牙利王,是为赫不斯堡奥帝族为匈王之始。</p>
<p>五、 孔子二千〇二十六年 西千四百七十五年</p>	<p>先是数十年,尼柔兰土以婚嫁故归于法之布尔奔侯王,是女侯马利嫁奥公遂改隶于奥,是为荷兰比利时改归奥之始。</p>
<p>六、 千五百二十六年</p>	<p>奥公飞蝶南为匈王之婿,选为波嬉缙王,匈贵族亦举为匈王,贵族驾因不服,请兵突厥索立曼大举围湾京,飞蝶南却之,于是奥公得世为匈王,不由公举矣。波嬉缙亦从此归奥,奥是以大而自立,以兼有此二国故也。</p>
<p>七、 孔子二千一百〇七年 千五百五十六年</p>	<p>马利女侯孙沙立曼第五,以西班牙为帝,封其子非猎布为班王而统尼柔兰,是为荷兰,比利时改隶西班牙之始。</p>

八、 孔子二千一百六十年 西千六百〇九年	自非猎布统尼柔兰强以旧教，土人不从，荷兰侯威廉起而抗之，至是得英、法之助，遂自立国，是为荷兰人创国之始，其后威廉入王于英。
九、 二千二百十一年 千六百六十年	尼柔兰人复隶日耳曼。
十、 千六百八十三年	匈人以从新教为日耳曼帝尼波儿得所攻，法王诱突厥攻日耳曼，围洛京，帝出奔，援兵至，乃解围。匈人遂自立国，其王由公举，数年又改世传。
十一、 千七百四十二年	马利亚以匈牙利后嗣父为女帝，为各国所攻，大败走避于匈。匈民哀之，为起师却敌，复入于奥。
十二、 千七百八十八年	匈贵族以约瑟第二削藩，乃起兵自立。约瑟败，忧死，尼波儿得抚之归顺。
十三、 二千三百四十五年 千七百九十四年	拿破仑大破奥，比利时割隶于法，上溯隶日耳曼者凡八十年。其后拿破仑败，荷兰复合比利时而自立，后以新旧教不同，千八百三十一年比利时又拒荷而自立国，是为今国。以久隶于法，故操法语为多。

奥、匈民数在西千八百三年，匈人千二百六万，奥仅千一百万七十六万，匈尚多于奥。今则奥千八百余万，而匈仅千七百余万，其升降相反之故，即文野之度之比也。波嬉缅甸文明，故生人愈多。

惟移民之数，五十年中移者百四十万，匈最少，岂以匈地疏易得食耶？

自汽机发明，人民不愿为农而乐为工，不愿居野而好居市，

以市易得乐而野寡慙也。英、美工艺最盛，故徙居城市之人尤速，自非甚愚，无有愿安居于野者，此亦新世之新理也。奥、匈、波之农民移入都市亦盛矣。以六十年计之，西八百六十年，奥之湾京二十八万，当时为日耳曼一统之帝京，又铁路已开矣，而寥寥如此。匈京标德卑士仅七万，此亦七八百年之王京矣。今当西八百九十年，一百三十七万，标德卑士则五十一万，今又不止，数十年间几至十倍，加增之速率亦可惊矣。吾国无轮船，铁路，而广东人已百余万，顺大二百余万，视彼日耳曼千年大国，相立何远也。昔在齐时临淄七万户，以一户七口计之，尚当有四十九万人。日耳曼一统之湾京，仅若吾二千年前之一列国之半数，乃叹吾国文明繁盛，诚为大地所无，徒以欧洲新器骤出而逊之耳。学者患不考古，徒震惊欧人今者一日之富强则愚矣！吾国若全开铁路，宅新京于大江以南，东自上海至苏州，北界长江，而南襟杭、湖，大野数百里引太湖为池圃，可使数十年间新京居人至四千万，比今英、法、德、奥、日本全国之人数，令全地人游者震骇之。吾别有宅新京记详之，请后士拭目以睹地球古今第一之大华京也。

奥国地方广漠，数十年前道路未开，诸侯大地主广据土田，日以畋猎为事，每侯畜奴万人，奴岁以百四十日为主服劳，纳其收获物九分之一。及西八百四十八年，民党大变，奴遂解免，诸侯尽削，以其地半给奴为农人，农偿二分半之税，自此田有生机，不及二十年田价增倍，欧人倡自由之义虽不可行，亦有所因，观诸国无王侯压制之苦、杀奴之多，而可见矣。若吾国则封建之削已二千年，光武时已放奴，民有土田，听其自耕，听其买卖，税敛之薄，古今无伦，除江南承宋官田之后，亩税有三四钱银以上，若天津则每亩十三钱，即吾奥南海号称都会富饶，亦亩收一钱八分，此兼官吏一切言之矣。夷考各国之税之重，吾国不及其十之

一，甚有百之一者，平等自由之盛美，未有古且乐于我国者。所未及者，独举代议人一事耳。故吾国无自由之义，非先民不解也，乃自由已极，不待求也。今学者不加鉴别，以欧人之病引为已病，无病而呻，致使人人媚外，开口谬称欧人为文明自由，轻其东家邱，亦何愚也。计奥自削侯放奴之后，农业增殖十一亿万镑，亦可惊矣。其数如左：

	土地	农工	余类
西千八百四十年	五万四千二百万镑	五千万镑	五千九百万镑
西千九百九十四年	十四万七千三百万镑	一万六千一百万镑	一万六千三百万镑
	前数六万五千二百万镑		后数十七万九千七百万镑

（一）统奥、匈之土地分属三种人 其数表于左：

（一）国君与僧及公业	贵族	释奴之农	以英亩噬架计
奥二三、八〇〇、〇〇〇	二〇、六〇〇、〇〇〇	二五、二〇〇、〇〇〇	
匈三四、〇〇〇、〇〇〇	二〇、四〇〇、〇〇〇	二五、三〇〇、〇〇〇	
共五七、八〇〇、〇〇〇	四一、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五〇〇、〇〇〇	

平均之，奥贵族每人八千噬格，波嬉緬贵族每人二万噬格，匈牙利贵族每人二万四千噬格，每农夫有田一噬格耳。吾国无世爵，故无大地主，人民略平等，虽有富者田连阡陌，然亦无有万数噬格者，以此推之，欧人贵者之穷极富豪，贫者之无立锥，颇与今印度人相类。印之诸王侯富拥千数百里之地，吾馆于一王弟家，岁收租三百万，此岂吾国所闻乎？故其第宅闳伟，雕刻华侈，亦与欧人同也。大约有等级之国，民皆若此，故其小民呼号无告也。如欧人贵族平民之争，君民之争，亦其势必至者也。吾国民无级，人人平等，以地大，故官虽少尊，而人人可得科第而为之，

故自由已甚，民气久平，不可以欧人相比例矣。夫大道之行，事理之变，皆自不平而渐底于平，如水流之就下，然但需时耳。故孔子之立升平世、太平世，乃人道之必至，而无可遁者乎！中国平等无级自由之乐，诚为大地之最先进者哉！

奥、匈耕地比较表

	奥	匈	合计	以英亩嗒格计
耕地	二五、一〇〇、〇〇〇	二七、二〇〇、〇〇〇	五三、二〇〇、〇〇〇	
牧地	一四、二〇〇、〇〇〇	一八、九〇〇、〇〇〇	三三、一〇〇、〇〇〇	
生产地	三九、三〇〇、〇〇〇	四六、一〇〇、〇〇〇	八五、四〇〇、〇〇〇	
材木	二四、二〇〇、〇〇〇	一八、八〇〇、〇〇〇	四三、〇〇〇、〇〇〇	
山地	六、四〇〇、〇〇〇	一四、七〇〇、〇〇〇	二一、一〇〇、〇〇〇	
合计	六九、九〇〇、〇〇〇	七九、六〇〇、〇〇〇	一四九、五〇〇、〇〇〇	

考各事，匈无不胜奥者，匈地膏腴，收获多于奥。奥每嗒格收十八稚，匈每嗒格收二十稚。

	谷类	杂类	肉类	乳饮类	合计(以百万镑计)
奥	四八	五四	二六	三七	一六五
匈	七二	三六	二五	二一	一五四
合计	一二〇	九〇	五一	五八	三一九

统计生产地八千五百四十万嗒格，谷产额一千九百五十万吨。岁有余，输出谷类五十四万吨，肉类五万吨。

奥多山，故林地占国土四分之一，多属于国王及寺产与各公业。每嗒格可产半吨，三分二充薪炭，三分一为木材，林业者约三十万人，岁值材价一千八百万镑，外运者二百二十万吨，值五百万镑，此亦奥为山国所最多者矣。若吾国东三省之老林窝集，

川、楚、陕三省间之南山，滇、蜀及南界野人山之树海，若设林虞，所入何量。

奥[匈]之业农劳动者，奥则八百四十七万人，获利一万六千五百万镑，每人得二镑，匈则四百四十七万人，获利一万五千四百万镑，每人三镑四，奥民与匈相等，而劳动者倍之，所入又相等，以此推之，匈人劳动较少而入多，富饶自多，宜其不少相让，而日求自立哉。

今以两国之财富比较之，表如左：

	奥	匈	百万镑 合计
土地	七九六	六七七	一四七三
牧畜	一七六	一四八	三二四
屋舍	四六〇	一五〇	六一〇
财产	二三〇	七五	三〇五
铁道	二一七	一五四	三七一
制造	六〇	四九	一〇九
商品	一九八	一六九	三六七
地金	二八	二三	五一
杂类	五四一	三六一	九〇二
合计	二七〇六	一八〇六	四五一二

全奥国平均一人十七镑，匈人多于奥十四诗令，全国富三十三亿三千万镑，平均每人四十诗令，法人则六十八诗令，远逊法矣。

匈地膏腴，然每噉格值十六镑，奥地则二十一镑，以每方里匈人少而奥人多也。每方里匈四十五人，奥五十六人，合计地价六亿五千万镑。

	奥	匈	百万磅 合计
农业	九九	九三	一九二
工业	九〇	七四	一六四
林矿	一七	一一	二八
商业	三九	三四	七三
运输	四一	三五	七六
家货	二八	九	三七
仆婢	一九	六	二五
公务	二八	二〇	四八
杂业	三六	二八	六四
合计	三九七	三一〇	七〇七

奥屋价四亿六千万镑，租二千七百六十万镑，税二百七十六万镑，盖租与屋价一分五计税之与租十分之一也。湾京屋价八千八百万镑，每人平均八十镑，匈屋价一亿五千万镑，合计六亿一千万镑，平均每人三十镑。

吾游湾京，见其馆舍崇伟与巴黎竞矣。欧美人皆矜夸馆室，以为人居之安而国体之壮也。其本出千大僧与诸侯，而今新器日出，富力日增，已成为风俗矣。然人民馆室闳伟，非独壮观听也，国税亦因之大增，观奥之屋税二百七十六万镑，是将三千万圆矣。故诸国之宫室日丽，税入日增，若朴陋者，则税无所取矣。吾国承薄敛之训，不为间架之抽，迩者采用欧法，亦既行之矣。欧美人日以增馆屋，美土木为事，其业此者，非力有余也，彼与匠人熟矣。与匠人约营屋，先给十之几，屋成乃给十之几，又几岁几月，然后毕给其值。故欲营百万之巍楼，彼以地价押于银行，可得数万，即以先给匠人为定焉。楼既毕工，彼以楼押于银行，而又得值价十之五六焉。乃以楼分出租赁，因以岁月所得租

金分岁月以给匠人，阅几岁而讫，乃以岁租分偿银行，则百万之楼为彼营业者所得。或楼工成时即以出售，除贖于银行给值匠人外，彼有赢余，又以与匠人再营他楼，如是展转，巍楼遍市，国税日增，而道路、沟洫、园囿益修，国体益美，而人民益乐，非甚难为也。吾国昔缘封建，诸侯大夫虐用其民，于是有峻宇雕墙之戒，今之治法与古相反，吾国将欲壮国体而增国税，亦将必于高阁闳巍楼阁是务，有若瑞典之令，限定京城室屋必以五、六层为度，不得少卑焉。五、六层诚为太高，若吾国都市城邑，今者定例以三、四层为度，不得在三层之下则亦可矣。人民得安，国体因壮，以屋税所入，修道路、作园囿，当必日增美焉，可不务哉！

奥之制造亦甚古矣，当道光十四年（西千八百三十四年）制造所已有一万一千六十处，职工二百三十三万，成货值一亿四千二百万镑。今西千九百年，一万七百五十处，蒸汽力四十八万马力，工人三百八十七万四千，平计人出八十四镑，共值三亿二千八百万镑矣。织物价昔值千五百万镑，今值五千万镑。

波嬉緬善织毛，百年前已著名矣。惟封建时工业不进，羊毛未消，多输国外，三十年前出入渐平。今则消羊毛五万五千吨半，仰外国之运入，国内所用每人六仙，然比于德国人十六仙去之尚远。我国口外自蒙古、新疆、西藏皆产羊毛，而自未能织，徒运于外，只为天产之国而未有人工，岂不惜哉！尚未能逮奥百年前也。

波嬉緬之织麻尤著名，在彼十四纪时，其后乱离多损害，近者大厂裂为小厂，用各色麻凡十八万吨，价值千六百万镑。

织丝出已六十年，产于伦巴。岁出约百五十镑，今消丝一千五百镑，十之九自外国来，织成价四百五十万镑，十九皆国内用也。奥产丝、织丝盖犹幼稚时状。

织棉当道光十年仅萌芽，销五千吨，今则上奥大利及波嬉緬

工人十万，稍稍十四万吨。纺锤二百四十万，既足国人用。人价八仙，德国则人十一仙焉。

波嬉緬旧以工艺为名，都会制陶及玻璃最有名，当道光十四年时已值二百六十万镑，今值八百万镑，输外国者二百万镑。

制革岁消八万吨，价四千万镑，内国料不足，六分之一输由待外国，此亦吾国好销场也。平均人数十八仙。

糖岁出七十万吨，多以红萝卜制成，国内人用十三万封度，其三分之二输出外。吾国萝卜甚多，价极贱，尚未知制糖之用，当用奥、德人以机为之，可争非常之大利。

产铁九十三万吨，制铁九十九万吨，输入者六万吨，奥产四分三，匈产四分一。消铝七万吨，铜一万一千吨，四之三为自外入者。制铁价千五百万镑，他金物四百万镑。

酿酒、蒸酒四千一百所，制麦酒三亿三千万加仑，火酒三千万加仑，值二千一百万镑。

奥、匈多山，以富矿产名。波嬉緬岁出银五十吨，亦多炭与铅矿。匈牙利岁出金二吨，石油出二亿万加仑，值八十万镑，褐炭输出八百万石，岁消炭二千万吨。奥铁路始铺于我道光九年（西千八百二十九年），成于道光十六年，自放奴后，任铁路之工自是岁增四英里，今国有铁道万二千二百七十英里，商有铁道六千五十英里，每英里费二万三百镑，奥铁路一万一百英里，每英里费二万一千五百镑。匈铁路八千二百二十里，每里费一万八千七百镑。当道光三十年，全奥路仅九百六十英里，我当同治时，筑铁路真未晚也。我国工贱地贱，每里仅费万两，彼筑价多于我二倍，故我国筑路至易也。

湾京国立银行创于咸丰十一年（西一八六一年），本九百万镑，独有银纸权。其两国通融一亿四千七百万镑，比法国之半余，银行二百二十四所，比于美国五千银行不及二十之一，观银

行之多少可见贫富之差矣。然所在乡曲亦有支银行在，虽农家有所入，亦皆存于银行中，则转输亦甚流通矣。银行与铁路皆为理财之父母，若二者缺乏，则血不通流而病生焉。吾国人今渐知铁路，而银行之要图尚未深知也。

奥之铁路一万八千英里，马车道九万九千英里，江河航道七千二百英里，水陆交通共十二万四千英里，国内商业今值七万三千三百万镑，赖以转输，比五十年前增三倍矣。

其海运只有烈员安得一港，有商船公司，汽船凡百八十六，铁船七百，凡二十五万吨。以海线短，无佳海湾，故远逊他国也。

统观奥、匈之生计，工艺未大盛，矿产未全出，虽政俗同于德、法，而富力大逊之。闻其乡曲野人甚朴愿，田间妇女奉夫贞静，颇有华风，而田间识字人亦少，其国势之位置可知矣。以万国竞争之时，则美为最轶出，精工巧艺，穷奢极淫，而奸诈盗伪之风亦美最盛。其工艺未极盛，奢淫未出，田野朴鄙，则忠信质朴之意亦多留遗焉。此真新旧世之得失，可细鉴观者也。老子当周末文艺盛俗华侈之时，而曰弃智巧而复朴，亦有为之言哉！特时势所趋，如转石于峰巅，不下流至麓趾不止也，非人所能为也。老子欲逆天违时安能哉！循此势也，则必皆若美国然。以急流至大同太平之海，而后百川汇焉，中虽有弊，岂得已耶！

一五、补德国游记*

一九〇七年

吾游德国久且多，九至柏林，四极其联邦，频贯穿其数十郡邑，接其都人士，游其工厂、官府，本其史谱，搜其图象，考其风俗，总而记之久，且多佚略，不及其十一，乃倦而归。客问于余曰：“子历览万国殆尽矣，何国为善也？”答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夫固各有所长也。”如言治国乎，则德为第一，德国之成上治也，古之以道德为化者，非所论也。若以政为治也，昧昧我思之，则大地古今万国，殆无能比也。古者之不及也，则物质未修，机电之器未备也，今各国之不及也。美、法则自由太甚也，英则自尊不迭也，余则小国寡民无力也，否则守旧也，是以今德独先也。夫德三四十年前，小国杂乱，百政不修，犹不齿也。及破法一统后，百度修明，于是大跃为万国冠。今者德乎，武备第一，政治第一，文学第一，医术第一，电学第一，工艺第一，商务第一，宫室第一，道路第一，邑野第一，乃至音乐第一，飙举骤进，绝尘而奔，天下万国进化之骤且神，未有若德者也！其理由固多，然以宪法之民权为体，而以英绝之君权为用，或亦国竞时一最新式之政体耶？略以欧美近世政体论之，自吾嘉、道五十余年间，彼为君民争政之时也。又五十余年，余波荡及全亚，至吾光绪四十二年亦立宪政，则全地移风矣。自道光二十八年后至今宪政日盛之时，而至近二十余年，威廉以英辟专制治德，爹士以英辟专制治墨，

两国遂大治。若法为自由之太甚，败绩不振，乃至英为宪法之先师，亦瞠乎其后，或者自由太甚，则痿而难举耶！甚者美至平等，而近者麦坚尼、罗斯福二总统，亦日收权，崭崭起头角，岂非新式之治法又将出世耶？盖治法无常，如医方然，惟在适时宜民，非必参朮、苓草，遂能起病，而天雄、大黄，无所用也。游于全德，法鉴其为治与其效，虚其心以审世之变，与治之宜，无徒以已过之治体为泥，而以今行之实效为断，则德之治乎，岂非有可采鉴者乎？吾国之变法也，苟勿误其途，折衷损益于百国而采其尤效者，以吾土地之大，人民之多，十倍于德，然则致效之速且大，尚可逾于强德，而何有于他国欤？故详述之以待采鉴者焉！甲辰游德曾草游记，失落数卷，今补写以示国人。光绪三十三年冬康有为。

补德国游记

一九〇六年、一九〇七年、一九〇八年

普鲁士游记十四篇

柏林记
波士淡旧京记
克虏伯炮厂记
京外再游记
墨的卜记
佛兰拂古东都记
来因观垒记
来因河西二大市记

佉论摩塔记
亚痕故京记
蔑士古战场记
士遮士卜记
波颠湖记
刊士丹士记

侯邦问俗记十五篇

泮认王国记
免痕京记
暖壁观会记
萨逊王国记
爹厘士顿京记
玄色大市记
滑敦壁王国记
士笃吉京记
措鲁壁访古垒记
乌弄观塔记
巴登公国记
迦鲁士跋京记
唯士巴登记
嗜顺公国记
埃士拿公国记
可逋可大侯国记
抛士域公国记
汉堡共和市国记
威廉霜古伯国记

柏林再游记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十一月十九日，自瑞典行，极目铺雪尽白，二十夕到柏林。

再游柏林王宫

孤非土室有银尊，刻各国旗。有银乐台，高丈许，重八千启罗，可容乐手四十八人，门贴金绒封爵，室皆衣长帔。临议院之殿，金花穹白，文石柱上下衔金，丽极，已在西一千六百四十年，当康熙时，已尽丽如彼矣。

武库图画遗物甚多

非特力第一加冕图，百解倍位甚庄。其西一千七百零六年战法图亦在。大非特七年战图，及谋于诸将图，以一小侯国而抗奥、法、俄三国。又有其离雪图，英姿睿算，诚绝人矣。有西一千六百七十五年非伯连战瑞国图，俄、普、奥合兵拒拿破仑工约图，法拿破仑第三遣使递降书于卑士麦图，战丹、奥二图，大非特力之名将诗顿擒拿破仑之名将螺嘘像皆在。画于麟阁者耶！新炮有一时放二兆弹者，价二十兆墨。古炮则西一千六百八十五年，当吾国初时，尚用石弹，进化之速，亦可惊矣！

再游威廉第一故宫

入第一室，下刻花板，壁上陈铜器甚多，一贝桌有山水形。过文石穿廊，穿非特力室，入宾殿，有胜法图，旌旗士女拥接，成功之威，如兹二柱，以俄摩色石为之。

入密议室，威廉与俾士麦、毛奇计议处也。陈俄赠碧石器十

数，悬始封之荷烟台论垒图，今在泮认城，即有邵家室，至可念也。

石梯登楼，金阑甚华，廊旁圆玻花室，有埃及文石盘。书室有大非特力儿时像，已如乳虎食牛矣。左桌右屏分两间，左室皆俄孖喇希石为之，食室碧磁为之，圆穹室上绘云气，有俄大玻盆。穿舞殿，宴殿七十年矣，上悬各侯金像，上穹刻画精甚也。

再游博物院

有罗马王尼罗像，赤体不袜，以布裳作搭，故知罗马文明不如吾国也。希腊像三十六，皆移从希腊者，在耶稣前三百五十年，刻甚精。苦行贤人的阿迦尼士像存焉。非洲木鱼大有七尺者。吾国物有四大玉瓶刻钟鼎，皆康熙年物。有御制西番莲诗玉册，乾隆玉茶碗三；有八寸绿松石屏，画刻碧及刻兽之碧露犀三寸许；有乾隆丁巳御题玉册，皆内府难睹之珍品，伤心哉，何以至此！

再游历代先王遗藏殿

有《封太子图》，一授墨鹰徽章，一授金章。有《朝元旦图》，夜十二时黑，一时光大放，各贵族趋朝，相见握手。有德元银婚，《元帅嗅后手图》，《佉论蔑士大僧来朝图》，《新开庙图》，皆可考其典礼。德主长轂二丈，冕章作黑鹰，鞞银绣手套，广五寸。威廉纪功银亭，大四尺，金冕作顶，中立威廉，功臣环列，威廉所戴白羽弁存焉。戴此则举军先走，以死为事矣。闻威廉待兵甚厚，皆与握手，或抚肩，故甚得士心，其成功亦有自乎！有非特力小轿，扛以二人者。大非特力善乐，其笛犹存。先公孤非士帽亦在。有牙床刻花五，几二架，有西一千四百四十一年《德主诗伽士们封普先君于荷烟台论图》、《大非特力战荷图》。有作中国室

以玻间画，又镜内镶小镜，置灯，上悬像而下又镶镜，颇诡妙。一室贴中国云鹤绒也。普先君失顿为大将军时，偏袒衣，如今匈牙利。

波士淡旧京记

波士淡故京，旧宫六七分峙，而吾最尝叹者，迫披路士壁宫也。此室虽古，而雅妙绝伦，倚冈麓而临湖波，长桥通处，老木森蔚，中现楼塔，光景绝佳，盖普开国王非特立、威廉创于十八纪者也。其建筑布置绝异，长廊通门，廊横直各三方，殿为内外室，为书室，外为六角殿，后为八角高殿，上旁更着六角尤高塔六角，殿外又为小方殿，突两室外，又为高下二圆塔，其高下方圆曲直尖之妙，可谓尽矣！其陈设皆甚古佳品，六角殿为茶室，前临喷池，有门下阶，碧草芳花，置中国瓦鼓，长松荫焉，至幽胜。后殿上穹作多星射形，极诡，过数书橱，所藏皆十四纪者。入长方殿甚高，上穹作白垂花尺许，极清异。又出一圆穹，上有周廊，下为食殿，刻画皆峨特式。自圆穹分前后室，又过四室，室各异式。自廊登楼，以峨特式，尖突白灰作穹，花及壁花壁纸，衬白灰条，食厅金像十。浴室仅以布障。楼室室穿长廊，至威廉卧榻，皆素木，画圆穹林，为读书见大臣处。书桌上置架，下楼通两廊，陈遗物甚多，他室亦精洁，此宫不丽而雅，曲折古妙，诚可摹仿也。每六七过，辄徘徊不能去。

生苏诗宫亦数过，其宏深幽隽，喷池旁引白石像十数，大非特力英雄之像，独立碧草绿松中，流水涓涓，令人忘其为宫庭也。宫中一室为馆窝朵处，榻桌犹存。而窝朵法大哲学，今译日音作福禄特尔者是也。大非特力之好贤如此，宜其强也。君后各一室，有大非特力自制之纸画屏，食殿金花穹，白文石柱，大非特力

寝殿帖金花，即坐而死于此。其石像目神犹炯炯，大非特力与窠朵，皆短小如中国人，而一雄一英，遂移易德、法，人才所系，岂不大哉！

十六日自柏林出游温氏湖，距柏林二十一启罗迈当，烟水明媚，直通旧京波士淡，雪色满湖。此道马路整而广，夹道人家，最华妙新整，多有园林，盖德之富贵第宅别墅多在是。屋式诡异，亦近汉堡，然终不如汉堡、士笃吉、暹士巴登之精妙。吾闻满的加罗屋最华，然不过屋瓦多用五色，此外皆不如。统欧美而论之，园宅终以汉堡、士笃吉、暹士巴登为第一也。波士淡草木尽脱，故宫台垒，虽屹然于湖山中，无复有夏秋间之华妙矣。冬间柏林公园亦荒落无可观，巴黎褒论园亦然。盖全欧冬景皆冷寂，雪后泥融，满街皆污，虽以德人之整洁，然亦三日乃能扫之，他国无论也。瑞士冬景颇佳，然雪后亦皆尽污泥，终不如瑞典之遍地白玉，故深冬欧土无可游，惟瑞典独绝耳。是日欲行已晚，次日十二时乃行，乘电车以便歇住，查考风俗，又重经此路，风雪萧萧，光景颇胜。二时至卑烈住，乡屋卑小，仅丈数尺，与中国北方同。而童儿满街，德境乡落皆是，足见人丁之繁。盖德自胜法以来，三十余年间，添人丁逾三千余万，居原数十分之六，大地诚无其比矣！

二时过沙梨河，河不甚广，雪流淅淅，桥前有环垣数尺，内为兵房，甚矮小，金字瓦如中国。盖出波士淡，后德兵房即如此，盖亦城市之兵房常居者，乃壮观耳。长堤夹树，直望无际。过一村，有红衣妇，背负一笠，乃售面包者，所经乡落多如此。意之戴，德、班之负，旧俗未除也，仅大城改观耳。欧俗极争都会之观，盖以隆万国之瞻，为使人勿轻也。中国反是，则昔以一统，无所比较，以为进化故耳，今既为列国，当易旧俗矣。五时至哈梨城，萨逊州都会也。灯火荧煜，人口十万，道路楼馆颇整胜，然在

德域内为下矣。此州为普割萨逊者，今日所行半此州城，民不甚富，自此南行，屋多木架，加砖灰，今美中新屋慕古装者多仿为之。再行至七时，于佯色堡宿焉。小店不甚洁，自哈梨来，道路皆泥泞也。自此东行，入埃士拿、可逋可大、佛兰拂，见侯邦问俗记，遂游来因河。

墨颠卜为柏林旁大市，相距二时许，自抛士歪还行车二时到游之地，滨河港湾广大，长桥架之，宫室壮丽，道路广洁，盖一入普境，其修治如此，比之抛士歪公国有天壤之别。有大学，学生三千人，甚著名，夜不及入观也。入一旧小客舍，红文石柱，浴室及各室刻缕甚精，盖德宫室之美久矣。游卜拉寺，峨特式，甚壮也。戊申四月。

来因观垒记

未游欧土者，想象而推测之，以为善见之天，妙音之国，极乐之土，金堂玉宇，神仙圣贤也。以吾遍游欧国，熟观其博物院，及王宫之珍储，则举目所见者，金铁之甲冑戈盾也。游于其国内山野之间，则接目而睹者，巍巍之战垒也。其垒突兀于云表，纵横于江边，凭险据隘，式制诡奇，诚吾国人所未睹也。数求其遗图于柏林、巴黎、维也纳、美兰、马得理诸都会，亦不易得。盖自道光二十八年来，奥、普民变，侯封尽削，垒随而废，欧人亦耻称之，而古迹亦渐渐灭矣。游欧者徒观于其大都会，睹文物之殷赧闳溢，宫室之奇丽闳敞，则震而敬之曰：文明哉！文明哉！然此其最新之迹耳。试与游奥国帝罗之阿尔频山，奥、匈间之多饶河上，又与游德国汉那话州中，乃若苏格兰阿尔兰山野中，则屹然苍然于山间云际者皆垒也。然遗迹疏落，尚未能恻然动游者之心，至于循来因河边数百里河道中，波浪泱泱，崇冈截薛，夹河对

岸，三数里间，凭险相见者，果何物哉？则皆垒也。垒也者，故侯之宫，而争战之场，欧人之白骨所筑，赤血所染而成之者也。伤心哉！吾国之古战场可吊者有几？而来因河畔则接目皆古战垒，五十年前之欧民何罪何辜？而二千年蒙此惨酷，吾至今犹为欧民哀之也。吾国民生于一统之国，万千里无一战垒，民多老死，不见兵革，父子夫妻相保，以长子抱孙，岂识欧人之苦哉？欧土之侯，日夕披数十斤之金甲，童子亦然。引尺许之玻杯，以饮葡萄酒，醉则卧地，劫抢民女，醒则出猎，入民家而夺所有，或攻邻国而掠其商民，大举则大剑长枪，以攻其垒，非深宵入内寝见其妻，无敢解甲者。头目戴密孔之铁胄，足股踏缠裹之铁膝，甲厚如钱，楯长过丈，苟非刺喉，无自杀之。若其垒制奇诡，凭山颠而俯绝壁，峻耸入云，处处断而续以桥，面面壁而隔以城，高下方圆，可遁可绝，可降可升，不知几经战争，乃得此式也。故皆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以区区小国寡民，凭险守隘，虽有谋臣如雨，猛将如雨，莫之谁何。故德意志千年帝主，自路多父平九十垒以外，无有能定之者。自非中国创火药大炮，自蒙古、突厥而西渐，则封建之争，至今存可也。吾人幸生中国，不知一统之治寡者，其缓游诸国大都，而先循来因河畔，必将愀然于欧民之不幸，而自庆生存于中国之治安也。然祸福无门，得失相召，欧人以竞争致今日之治，乃反有以过我者。然后反复其致治之由，乃游各大都，鉴而采之，其庶几真有得于欧游而不入于迷途者乎？故游者不可不游来因河，而学者不可不读来因观垒记也。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十二月朔夕五时，自嘻顺公国京渡来因河，长松夹道，苍翠无尽，车坏少停而修之，徘徊松间，气清神暇，回望嘻顺京楼观峥嵘，河流汪洋，一时许至冰靳邑宿焉。自此夹河皆山，依山皆垒，数百里相望不尽。冰靳邑仅数千人，前临江之山，有西十二纪来因士太垒。屹然垒中，双塔高拱，山角则旅爹

士太塔，山颠则有奈顺拿路像，宏巨甚，昔战罗马之名将也。河之中则为梅牛谈垒塔石，壁上则为申喧垒。申喧垒上下方圆咸备，布置极佳。昔申喧公恶其夫人有外交，置铁匣中而饿死，即在是垒。此数垒皆冰靳河前数里，一望可数者也。行数里至噫伦科路士垒，新修五十万金，规模尤宏，上圆垒三，下圆垒四，建旗于第五层最高处，崇阶数百级而上，环堞甚远，方圆大小之垒，尚无数，下临河干绝壁，有人家百数，景亦最佳。今其家人传爵未绝，时来居之垒中，陈设亦甚精丽也。又过数里山颠为峨方鞞丁非路士垒，凭最高之石壁，上多坏矣。今余方垒，高下凡五，其故家伯爵，岁来避暑。此山足有小村，亦名丁非士，人家数十，古屋二层，甚卑小，人贫而衣敝，盖穷乡也。过此山有河溯垒，大小圆垒各一，低处圆垒一，大方垒二，高方垒一，稍远方垒一，错落极可观，今名海卜垒。所环堞甚远，对河凭山麓曰罗垒，败废矣，今仅余二者。

行数里山颠，有西十二纪之科士淡壁一圆垒，极高大，二方垒稍低，余皆倒坏，败壁犹有存者。对河南岸人家百余，屋颇整峻，惟山石作大斧劈甚粗，上有那灵靳垒，甚颓废矣。来因河流已窄，又多洲渚，故极可观。河中岛名靠，数里至巴尾拿村，人家数百，颇整，山上有废垒基甚大，今余败墙数四耳。垒名士打卢益，言铁角，喻其坚也。夹河山高皆数十丈，总名皆曰来因也。山皆可耕，种葡萄甚盛，掩被山麓，夏时尤芳菲。来因葡萄酒甚有名，吾饮焉。行数里，至花士村，以石筑河堤甚整。山上有葛顿非路士垒，高下皆方垒，行数里，至孙壁村，村前有古塔，废矣。村后山颠为阿卑匪垒，前高下圆垒二，后六角垒一，余多废，壁犹屹然。城址甚大，环山下临河，河流甚窄，故此城尤扼险，人家宅舍二层，颇高壮，人貌秀彻，沿河皆然，冠于德境，宜有百战之争也。行数里，河有七石，以瑞士高峰之翁美劳名之。滩溜湍激，

船过甚险，德人以为滄预堆也。自此山石危巖，其罗厘黎山峭壁临江尤耸，然横垒处，顶着酒楼，风景至佳。

过此山麓，有咳如寺，高塔苍苍。行数里，为多论望壁垒，上垒圆，下垒方，夹河人家数百，北曰山戈，南曰山戈敲顺，屋甚壮美。河岸敞整，山颠有二垒，亦名山戈，垣堞多废，惟新修者甚妙严，盖废垒即路多父所毁者。

过此河有长洲，河岸有阑，列树成行，木条成堆，盖以修河者。河流益窄，山景益佳，而岸道亦弥整洁，铁路轨在外，少过夹河人家皆百数，南岸人家尤新整，大约当河流出处，即有村落，此自然之势也。

过数里，至山诗村，山诗译言涩也。山上凡二垒，高垒为廉士哩便士歹，低垒为士颠壁，二垒距数十丈。昔者兄弟二人不和，终日操戈，各筑一垒以相拒云。

自山诗以南，皆崇山危石。自过山诗渐北，山稍斜迤，渐开平原矣。葡萄满山，河岸有阑，冈邱绵亘，其颠茅亭临崖，木阑长迤，夹径幽林，风景至佳，盖人家园林来避暑者。行数里，南岸人家数百，屋甚整美。又行数里，山尽为坡，河流回曲，开小原，临河人家千数，屋尤靓丽，园林楼阁，佳妙幽秀。行数百里至此，眼界一新，盖富人多爱河流，来此避暑故也。既山尽而为平原，垒亦渐少矣。河中有挖泥船二，长平底轮船二，自此以下，平底轮船相望。盖前此夹流皆山，故刮溜峻急，河流可深，今为平原，浮泥易淤，故河广而浅也，此亦大地河流公共之势矣。

南岸山顶，有哩建匿垒，其山足亦落为小原，有阿士爹士卑村，人家百数，行数里，群山皆尽，遂开大原。坡埠肥润，深冬而一绿无际，其地之沃可知也。南岸冈颠，有赤士卜垒，上为高塔，下有方堞环之。当此群山之冲，扼河流处，有沙立曼之连士古城，环长百余丈，垣堞如中国城，中有石坛临河干，下作六角亭，

登亭上二成，共二十级，以灰沙作地，外周铁阑甚新，盖重修旧迹者。此坛即沙立曼即位处，盖佛兰觐之兴，即起来因河畔，历世增拓，日以广大，至沙立曼之父披宾，遂三分有二，而沙立曼乃成统一欧西之势。盖以欧土形势论之，罗马起于南欧半岛，德意志后起而逐鹿与争，若在多饶河奥境，或在先河法境，皆与罗马太近，而邦圉之开辟不固，人种之杂化难驯，故法、奥久为罗马所定，即罗马亡后，高卢、伦巴亦难别成一坚强之大国也。若在北海、波罗海边，则今普地尚在，老林人烟未辟，固无庸议，且荒寒瘠壤，亦非所以造初开之人民，惟萨逊依山为雄，地奄今德东之半域，南阻阿尔频与波希面之雄岳二重，沙梨河贯其中域，此真西向而争霸于欧北者，若萨逊胜佛兰觐，则全欧之一统在萨逊矣。其频瑞士府波颠湖之旧(的嘘)灵靳国，两失其势，固不足与争雄矣。惟佛兰觐起于来因河，水土沃而富，地势险而广，背海而东南争，其势实有胜于萨逊者。一有英主出，内平群雄，外与萨逊百战而灭之，遂以余力收阿尔频山北，多饶河南，东取高卢，南定伦巴，欧西一统之势遂成。观沙立曼即位于连士，进则大会于佛兰拂，退则西保于亚痕，以为东西都，盖皆不离于来因河流域，而千年之德意志帝王力争者，亦遂在来因河流。德、法既分，于是两国千年兵争，亦在来因河岸。故来因河乎，真德人立国之本也。故德人之来因河歌，爱来因河如命。路易十四取来因河，德遂分散而破碎，而俾士麦破法，亦以德来因河故壤为完固，自是俯临巴黎矣。盖欧境分碎，实无一中原之奥区，阿尔频山波颠诗湖，徒为百战之孔道，如春秋之争郑虎牢，南北朝之争江淮，此不足以立国者也。从古强大之兴，皆起于边地，故萨逊如晋，表里山河；佛兰觐如秦，关中天府，以临东诸侯，终得胜势；法之高卢如楚，偏在一隅；(的嘘)灵靳如韩、魏，居于中原，难展拓矣。然则沙立曼之兴，固由人杰，亦地势之所凭致然哉！天下

皆有英杰，若其成就之大小，则必视其民族地势之如何。罗马以最得地势于往古，故致一统，苟非其地，则迦太基非无汉尼巴，亦难成耳。登兹坛也，想见汉高光武之霸上隔上，凭眺山河，弥增感喟耳。

来因河连士古城临河石坛为沙立曼即位处凭眺放歌

来因河流滔滔徂，群山环走石气粗。百垒摩天半废枯，渐落平原草木腴。古城扼河冲要俱，石坛临流铁阑扶。云是沙立曼即位之遗模，旌旗影绝卫仗逋。河山壮伟自紫纁，尚想隔上遗雄图。佛兰拂大会诸侯作东都，亚痕阻海关中无。根据尽在来因乎。来因河流德人命，据险东争终取胜。吁尔萨逊表山河，蜀晋终难一统竟。德法千年铁血多，孰成霸者来因波。路易十四俾士麦，后来之英奈尔何？霸图大小得失在地势，横览天下无殊科。石坛兮嵯峨，云影浪流共婆娑，江山凭吊夕阳过。

行数里，有山，见士多尽非路士垒，在峭壁上，庄严华妙，前以双塔为拱门，最高之斜角大垒一，六角小垒三，下为平垒，六角者无数，盖普先王非特力者。今属德帝，新修之，故壮丽，德帝时来避暑也。垒下村曰岌逋兰，人家数十，村有大客舍，行幸时从官所居，然则亦险苦矣，岸南为兰益邑，人家千数，迤为阿话兰士歹大邑，人口一万三千，工厂颇多。有二垒，高者圆，下者方。河渐斜环，山尽开大原，遂成可布录士大邑，人口五万，市屋四层，甚壮丽。河干林园胜妙，市长署宏壮如王宫，而新白妙丽过之。其前敞地花木尤整整，兵房纯白而净洁，居然大都会气象，而更新丽矣，至此神为一爽。河中有山屹然，自西十五纪即营为垒，至今德尚驻兵三千，以守来因之冲焉。上有将军署，河尖对垒，有威廉第一像，宏伟无伦。盖全德国以汉堡俾士麦像为第一奇大，此像次之，所费五十万墨云。以巨石作阑，高丈许，环三面，每三户用巨柱小柱二，尽处作两大方柱，顶刻花，平墀数十丈，皆以巨

石，登以四成，下成十四级，上三成，各十二级，合为五十级，已窳窳矣。于平墀上作方台，每面用丈大石柱四，其内四尺大柱九，中空可周行。登台又分方圆二层，各九级，共十八级，台上以方丈石作圆础。上立铜像跨马，马长大四丈，像亦四丈，气象飞扬，如在天上。旁立神女捧冕，亦数丈，以先帝威灵，镇压江干，真足以壮雄观而瞻万国也。此像临模士河，即自此入于来因，有茂士桥甚长以度之。闻威廉初王时甚压制，民不悦而逐之，威廉易服作郎夫，夜走英。既归改民兵，民大不悦，及胜丹，民乃称之。至破法一统，民大荣乐，死乃戴之不忘也。盖变法自强，万不能尽听民自由。观子产乎，前闻孰杀之歌，复为谁嗣之思，同一人也，前后之恶爱相异若此。然则但求之舆论未可也，顾成功如何耳？适德人操新兵于林下，停车观之，其坐作进退，矫手顿足，执挺持枪，亦未甚严整，殆新自乡曲来乎，遂行。数里冈上有古城堞焉。

自嘻顺之冰靳至可布录士，凡七十启罗迈当，当中国百八十二里。连山夹河，垒凡百数，地势至险，风景亦至佳，古迹至多，最令人留连感怀者也。自此开百里大原，别为境界，至先陀矛士，连冈互迤，地多砖窑，而垒亦渐小矣。南岸则为耐啡市，数里为耐的士多邑，北岸循砖寄至晏爹拿，人口仅万，而规模似甚大，有罗马古城古垒及塔，城门石筑，雕镂尚存，有古石弹无数，迭成斜塔，盖用努之时所用。古炮字文从石，吾国宋前亦如是。其塔体制亦颇精，下层圆，上三层，八角，渐上益小，高六十启罗迈当。来因河畔，多罗马古迹，罗马非不刻意经营，尚过于我之经营新疆、西藏，而一败不振，并本国而永远沉沦。若吾国虽间乱于五胡，亦复时失于北漠，而本国政教，本原极厚，入焉者只有同化，而拓外之力，暗寓于无穷，请观东三省与新疆，孰非华俗。而欧北之条顿，确有自立于罗马外者，足知罗马政之远不如吾国。

而今罗马律，则有间接而入于我者，此则吾子孙之不克振拔也，亦可耻哉！

自晏爹拿后，游记已失，然垒亦略少，自是记来因而非记垒，观垒记亦可止于是。迄今披览图画，绝壁古垒，侵云摩天，郁郁犹在目前也。在今惨淡风云，已为过去，无限碧血，亦复痕销，临眺山河，但觉有垒处增添异景，而五十年前蛇豕纵横，铙镗鸣突，流血渍地，横尸遍野，来因河波，为之变赤，附垒之村人，即当日依侯之隶民也。日日惨杀，月蒙劫掠，何辜于天，如是千年，掩卷思之，此岂中国数千年人民所尝见者乎？来因河畔之民，是亦苍生也。吾别有德国垒图记，今先记来因河畔者。

自晏爹拿后游记失去，或在他行篋中，今略记忆其大者，先补写之，若后检得游记再刻。

来因河二市附记

自晏爹拿循河行南北岸，亦多砖窑，而葡萄满野，林木当深冬犹绿，古垒亦复寥寥。北岸人家，沿河相接，渐益佳胜，凡行数十里，楼阁幽靓，园临河干，草树绿茂，多有亭台磴道，幽敞妙丽，可与汉堡、免痕、波士淡争胜，全德景甚少其比也。妇女尤秀倩，亦为德之最焉。楼阁愈壮大，路道愈广洁，则已入般之大市矣。般人口十万，实为来因河第一新丽之市，公署弘敞。般故自立之公国，今废隶于普，其公宫今改作大学校，甚有名也。前环廊作正门，皆黄色，敞庭花木幽茂，学舍三层，虽无雕刻之丽，然白壁长敞极光朗。管校者领游各堂室及博物院，亦略与各国大学同制，但稍朴耳。普王子皆在此就学，德主昔亦学于是，世爵子弟尤多集，盖以地临来因，水土清胜，远过柏林之器故也。适一学生死，校长率诸生送之，旌旗甚丽，全校皆集，学生送殡者，皆作

五色服，扬旗执鼓，吹箫笙以送之，如赛神然。夫送殡以哀死也，死者不可复生，既与我有交矣，今不可复见，则是永绝之日也。忖忖予心，夫宁不少有恻恻乎？故哀之而素服是也。而乃为五色游戏之服，作乐鼓歌以送之，是乐其友之死也。在其校制，以为优恤学生之大举，而游戏若是！昧昧我思，是以悦人目为事者也，未免乎野蛮之举。吾国学生，仅有一人，为湖南李复几，卓如主讲时务学堂之学生也，聪明成学矣，相见殷勤慰勉之而别。夕五时自般驱车至佉论，仅一时许至，道中平畴广野，人家楼阁甚佳，市当来因河曲，为来因河汇流之大市，别见他篇。

佉论观塔记*

十一月二十九日，自般至佉论，汽车一时许到，时已近晡。佉论英音也，德音曰佉论花顿，以制花露水著，即以为名，德西边第一大市也。人口五十万，大道广洁，几能比柏林之灵顿街，临来因河曲，自古为雄镇。盖自罗马开辟至今，罗马古城门犹存，筑以小石颇奇。又有十二纪之古城，周环木，后列石像，形制甚诡。河干大道，有威廉父子像。戏园壮丽，所费至六百万，河上横桥，皆以小铁柱承之，可开合。公园广大森蔚，中有楼阁，一杂货店，女工三百六十。雕饰诡异，各都会所无。客店布置陈设，亦复古雅奇诡。信乎都会之繁丽富靡，而德人之心思，善于制作，即此亦为各国所未及也。

然佉论所以著名，与为各国游客履齿所走集者，则不以其都邑之盛，而皆以其塔寺来也。佉论之塔寺，为大地建筑工程久远之第一，自其十三纪，当宋理宗时创建，至同治七年乃落成，前后凡八百年，故为惊人之绝作。袄祠双塔杳杳入云，高百六十八迈当，盖当中国四百有六尺六寸，顶之相轮亦高十余丈。然在欧土

高仅居第三，尚不如滑敦堡乌弄之塔及罗得彼得殿也。其制为峨特式，雕刻精美，然在欧土峨特式为第二，尚不如美兰那尤精。惟八百年工程久远，实冠宇内，为独奇耳。全祠巍巍如山立云耸，高十许丈，长二十余丈，殿后座作回廊式，左右五间，前列龕灶，左右两高座，长十丈许，设灯甚多，高处供多像，柱及半皆作立像，每二柱，间作一户，上作四户，再上数丈，以五色画玻为之，极瑰丽。堂上深四柱，每柱距二丈许，入门三层，大柱以三十八柱合作一柱，大至丈许。左右深列十柱，亦皆以十余棱作一柱，每柱上列九户，壁列像于中层，右作乐管极巨，藻井作大交文二十，绘红白二色，白灰饰顶，峨特式皆如此，遍游意、班皆然。设拜几甚多，有警仪者，红袍持杖巡察，以纠喧哗，禁闲游者，大僧诵经于坛上，士女罗跪堂下。前门两塔作四层，刻像皆渐尖狭，顶作棘刺形，十丈许，上作十字为宝相矣。中顶高处，玲珑三门，两在二塔下，一在中。左右四层，下窗二，上窗一，如是各二层，门刻十数桁，每桁刻像满焉。窗皆四桁，双塔塔中作尖层，层尖棱瘦刻，每尺许一棱。第三层以上，四角尖棱，另作小塔，尖棱各三层。东西亦作三门，门中立柱，分为二柱，中刻一像，左右刻棱桁无数，左右各七像，上列六小像，正门上列像四行，极其刻划，其门檐作人像，凭空斜飞。

祠身左右五尖窗，上下二层同，距各丈许。每窗隔作墙，每墙三尖棱，高二丈，每棱亦复十数小棱，中又作花。祠中间顶亦作大塔，惟低于前门双塔耳。渐至后殿，左右十八窗，上作八棱，塔下小上大，中作门形，后殿圆拱处左右三窗三墙，墙顶各作棱塔三，每塔三重，亦有多数小塔围之，各驾成桥形，内室顶皆作穹，左右各八，前为喷水也(见图)。

佉论官署银行、邮馆，诸大客店，皆四环此袄祠，以游客之来，皆为观此袄祠来也。一名祠之动人如此！

佉论新道左右，室屋精美，若旧道之屋，则极古旧卑污，亦与汉堡同，可考见进化之序焉。

亚痕故都记*

丙午十二月朔，自佉论往亚痕，凡四十一启罗迈当，大原长道渐西，冈阜迤迤。有古城高丈许，周垣尚在，炮眼甚下，高仅尺许，广数寸，当时拒步兵来犯，故愈卑而对愈正，发逾烈也。今有兵守之。

亚痕为沙立曼故京，冈陵绵亘，道皆崎岖高下，至今尚规模狭小，人口十余万，一无可观，惟沙立曼故宫及陵庙犹存，二事可览，亦可借以考其制，以见其文野之度耳。

沙立曼陵庙，本其自筑之宫，及其殂，即葬是间。庙斗耸可七八丈，前门四层，上作双塔，可十余丈，中为圆穹，共高三十三迈当，左右圆垒，又东西各小塔，中半皆刻列像。后殿半壁形，在欧土实不足道，以其古而为沙立曼故迹耳。

殿前圆穹，金摩色画五色玻窗，三僧梵诵于神座前，呗声烛光，繁其升降，望之无异群祠，无可观者。惟其一木一石，皆聚千年帝王之施舍，一一皆珍异，以此独令人流连耳。正殿酷肖中国神祠，为十四纪所筑，其五色玻窗二十四迈当，为西千八百五十年非特力第五所赠。中阶铜雀大数尺，乃十五纪时物。殿上神像相轮全金，乃阿图第二所赠，今千年矣。殿上画极佳，乃十七纪物。旁室为帝更衣处。壁间宝座为大僧正座，西壁二亭饰金，为非特力、威廉所赠。其中庭北，阿图第三帝即葬于是。中庭有圆穹，其摩色画，赠自教王聊三，即为沙立曼加冕者。穹下八文石白柱，沙立曼所手营，其灯似中国，为十二纪巴巴路筛所赠。有石狮尺许在门，则四纪物。作果叶形者，十纪物。登楼在圆

穹下，可俯视下殿，沙立曼朝群臣即于此，然地甚狭小矣。有沙立曼宝座存焉，以六文石板为之，每石板二尺许，座下四立石承之，七级而升，沙立曼即死于此座，西千零六年，阿图第三开冢而见之，乃为敛于金棺云。

楼左一室，十五纪筑者。有石棺刻人马，自罗马移至。又一室亦十五纪者，置沙立曼十二纪、十五纪时棺，玻窗及床亦十五纪物，有耶稣像画石画甚古。其铁窗网则十七纪物，有沙立曼托塔像，大丈许，其意与托塔李天王同，何其暗合耶？北有甲像。

后廊短窗，石柱十二，沿廊皆作海棠形，廊壁皆十五纪之画。有祀基督十字架像以灯烛，极似中国神堂。转入一神座及堂，皆十五纪物，妇女以灯烛祈拜于地甚夥。

入门在殿旁圆塔下，为藏沙立曼金棺处，有僧司匙皮藏之。开门入，乃如小博物院也。仅此一室，正面及左右列橱十余，沙立曼金棺亦如一古物，列一橱内耳。遍开各橱，金宝灿烂，皆千年列国帝王遗存赠送之宝物也。左第一橱，有九纪罗他王之尺许十字架，皆缀宝石。沙立曼之六角金器。十二纪之四角金珠牌。十五纪之基督十字架像金珠六事。四角、六角、圆式，皆十五纪物。一教皇金珠像。一沙立曼所佩之十字架。缀杂宝小表十四。一查理第五所赠之十字架。一十五纪美国所献之十字架。一为十四纪宝石。一十三纪大金座马利女帝金像。其一为十四纪小塔。以金银刻多像，自沙立曼诸帝咸肖焉。一沙立曼剑。

第二橱为十四纪造沙立曼金珠像，内有沙立曼骨，又有沙立曼冕及猎刀战角一，为十五纪造之三尖金银塔。

第三橱有一金手，内藏沙立曼手骨。一为马利女王冕。一为十一纪希腊金箱。一为十二纪十字军之金灯。一为金像藏彼

得骨，有十一纪造之象牙箱及筒。十四纪造之像及刀与小桌及画。十五纪造之经。

第四橱有基督经册，大尺许，金珠作夹，二册，略小。一为查理第五赠之钻石，十四纪造之马利亚像。九纪之经，一金宝作面，一银作面。沙立曼金棺在此，上饰如屋脊，有足，全饰金花，亦极丽矣。外有八像，前后凡开三次，今德帝威廉再欲开视，议院未之许也。此为千二百四十五年巴巴路沙所为者。置棺骨如陈设博物院，此吾国人所万不能料者。

第五橱有彼得骨，以金轿藏之。二小金人扛之。有九纪造之金宝经册，有马利女遗衣宝盒十余事，此外金珠亦十余事。又藏法论名僧亚住其骨一，显理第二象牙亭镶宝石。

余数小橱，不及一一观。然就此言之，德意志千年帝王之珍品，与其尊教之俗，亦可见矣。德意志本甚野蛮，今其金宝刻划，精工珍异，岂不近于文明。然蒙古王珍器亦复金珠灿烂，达赖、班禅与西藏诸大僧宝器皆精工，以王者教主之力，虽极野蛮，自能致其珍异，与余国之文明无预也。统观其政俗，金甲石垒，与蒙古无异，未能以区区金珠之物，及殿宇之精而称之也。庙首有坏砖圆柱数尺，以铁阑护之，盖十二纪物。

今之市长公署，前后敞地，为市民所聚，然规模亦甚小耳。吾访问德诸帝故宫，则只有此市长署为其遗殿，后为新修者正面，旧者高塔入云，在屋顶上五层，高可二十余丈，崇墉刻像成列，皆德诸帝像，备极雕饰，高四层，仅如一富人屋耳。入内门，顶作交纹，似峨特式。入一室为公议堂，正面沙立曼像，饰大鞍皮靴，人面铁铠，短衣镶边，胸上下二带，手持球及杖盾，面长鼻直，眉目有威，大须与佛兰拂像相同。左壁为聊波大像，亦大鞍持杖皮履。下为路易第六第七象，皆大鞍披发，手足铁铠。马利女王像，旁为佛兰诗士第一夫妇像，铁甲贯大鞍。前悬今德主威廉第

一及威廉第二、非特力第三像。转入崇阶十三级，分二陛，再上为穿门，乃十三纪被火而新修者。遂入正殿，深六丈，广十二丈，中四大柱，可五六尺，上盖作交棱金花，地砖砌花，四壁皆画故事，壁脚刻金琐画。然画饰皆新修，非原物也。

此正殿为沙立曼所筑，加冕受朝处，凡三十四王加冕于是。后诺曼人毁之，十三纪再建焉。规模皆狭小，比之教寺，相去悬矣。盖欧洲尊教，教皇为一统，诸国王仅如诸侯，野蛮世亦如土司蛮王，未能盛仪物而壮观瞻也。其与建章之千门万户，未央之建五丈旗，前临渭水而后枕南山，相去远矣。盖一统及文明之帝，与野蛮小国极相反不类，不能以欧土今日之文明，而并尊其先世也。壁画皆沙立曼故事，一启沙立曼陵见沙帝冕而端坐像；一沙立曼破萨逊图，割其上帝像，萨逊人皆跪；一胜回教之沙罗麟国图，沙立曼跃马，左剑右戈，回人败状；一胜意大利之巴非亚图，画者丫路夫烈地，路精尽而死云；一萨逊王控得败降从教图，王黄袍大帔，皮靴半跪，将士皆跪，沙立曼跪于上，大僧立而教之，一沙立曼加冕图，建庙图，即今陵庙也；一沙立曼为子加冕图，子跪受，凡加冕皆跪，如吾国冠者加冠之礼也。可知欧洲王者加冕，乃侯礼，非帝礼，以侯为受封于人，而帝为封人者也。其穿殿左右壁二大画，一为千二百四十八年，巴巴路沙帝时人民请筑城而许之，皆作举手状。其后旁坐，黄袍垂帔，甚端正，帝冕而红衣持杖。右为罗马兵入德意志饮热泉图，短衣行滕露趾踵，皆名画也。

遍问亚痕，更无遗迹，只此一宫一庙二者。区区小室，不意德意志三十余帝，而陋俭若此，乃知较希腊、罗马之文明相去远甚，宜亚痕之不著名也。吾昔怵于日耳曼之盛，思亚痕不已，以为当与雅典、罗马并驱，否亦必有可观，不意仅此一小宫一小庙之存，而绝无他迹，有以见日耳曼三十余朝之霸者，但穷兵力，而

非有文明可称，最为明矣。试访蒙古之上都，岂有可考耶？若其殿构犹存，则以石筑之故，故久经兵燹，而遗宫无恙，一制之善，则虽野蛮之朝，亦可久存。吾国土木为堂构，一制之不善，则虽秦汉隋唐宋之遗迹，无一能留，以自证其文明。始创作俑者，可不慎哉！

亚痕之都，几八百年，及奥公赫斯鲍氏兴于维也纳，而代帝统，仍来临莅，王迹未熄，不意遗物凋疏，乃若边邑。由是观之，德意志之文物，比于希腊、罗马，不啻天壤也。盖其始基起于戎狄，如金元之初，本无可道。至十字军后，覲于君士但丁那部，及底格里河、幼发拉的河之文物，乃始惊骇，乃始仿慕。至西十六纪后，欧土文明始曙，则大势已移于湾京，此亦如金元无可称矣。其陵殿有一二金宝雕镂之珍重，柱壁刻划绘画之文美者，则以罗马之文明存于其教故。当时祠庙已极华严，即今日亦有未能过之者。故宫壁刻石，有峨特式之精美。沙陵金器，多出教皇，乃诸国赠品，故有雕金灿烂之观也。此在今日欧美之富民，珍品已多，民居雕石，谁不如亚痕故宫者，眇兹小室，实为蛮主之真相，何足道哉！游亚痕乎，乃益审德意志古旧野蛮之情状。故近世欧土开化，自暹士尼、佛罗炼士导其先河，班、葡、荷兰开其轨辙，而英、法继之。今全德之域，以波颠湖为文明之先，而皆自巴黎传来，全德之宫室杂器，莫不摹自路易十四。近百年来，机汽已出，文物方新，诸国竞于珍奇，德则在路易十四、拿破仑第一蹂躏碎散之中，诸侯分崩，贫弱喘息，又频乱于革命，无自从容研究，以与诸国争长，故三十年德之列邦，仅与瑞典、丹墨、俄、波之文明比耳。至俾士麦破法后，美国费城赛会之品，尚只有克虏伯炮一事，德使惭而顿足。及光绪四、五年，俾士麦以一统专制之政，大奖工商，曾几何时，今制造品冠冕乎英、法，遍弥乎大地，一国商业敌全欧，文学、化电、医术之精，皆冠欧土，虽以先导之英，犹

有瞠乎后尘者。若其道路、宫室之广洁稍妙，更冠全欧，上下其间，不过二十余年耳。同在一国，文野相去之度，何其绝远也！夫自罗马分乎东西，其后欧土别乎南北，沙立曼应运而兴，实与罗马代统。然蒙古入华，何关文物哉？只得谓为蛮夷大长，窃帝为娱耳。欧土三面滨海，地势槎牙，文物之兴，皆在海国，希、罗为之先导，班、葡起于中间，荷、英接其后轨。德虽为中原大国，而上迷于战事，下压于侯封，千载昏昏，反让海隅诸小国以先驱，而未尝有文明之一线。然土厚气深，地中族大，发扬虽后，光焰弥奇。德意志乎！实可谓千年尚在野蛮之域，而近数十年乃始入文明，然则亚痕之无可观也，亦何怪哉？沉也何深，兴也何骤，中原大邦，固不可以边海小国量之哉！况堂堂吾中国，本自有数千载之文化，无待他求，徒以近数十载，机汽日新，国竞相形，故不能比较此区区之短期耳。以吾土地人民十倍于德，而教化之传于人种者益古弥长，若以一变其速率，更有远过于德者。但无徒以民权、自由、政法等空论为变，去其虚而骛其实，不入于迷途，不作于自乱，则吾国文物之冠于大地，在反掌耳！志士鉴于德乎，当令道不迷而气益壮矣！

游记已失，若检得当补详之。市长署后有一公馆，作金字形，累层甚低，闻亦旧宫之物，今改作者，然无足观矣。真不意千年霸国乃若是也。

亚痕纯冈陵，故颇崎岖高下，登公园高处可一览也。宫外大市有温泉，病者冬日多来浴焉。市外公园凭冈甚大，亭池葱妙，风景甚佳。

吾自亚痕入荷兰数刻，即至荷境，自荷复还亚痕，而入比荷时，亦不半时而至北境，三宿于亚痕，今乃德之极边也。当时荷、比同隶于德，则沙立曼卜居亚痕之形势，欲以阻海而东争也。

游银行规模颇大，同于柏林、巴黎之式，故不详。

自法难施入蔑士记*

光绪丁未十月十三日晓，自巴黎入德，道中无大城邑，惟难施大城犹存，则将近德界矣。难施在大革命时蒙难最甚，过之凄怆。三时许至蔑士城，巫射河绕之。寒松苍翠，冷霜遍野，升根的垒在山巅，俯临城河，德兵大破法师，即在此地，今尚如见其疮痍也。城甚旧，道甚狭，市甚污，屋甚古，人民十许万，盖无足观。郊野新建者，乃稍壮丽耳。德国都邑无不可观，惟此为法旧邑，仍不治也。驱车过市绕视，尚想古战场焉。有古德意志门，圆塔高下，甚壮伟。寺祠最多，其最严庄有名者，十一纪之大袄祠，名唤的里。耸然壮观，工程凡二百年，几次于罗马之彼得寺矣。内多前王珍异物。寺门刻像二层，上层五像，中层十七像，下层八幅，每幅二像，尤为精美。内殿穹柱雕镂，实开今各国大寺峨特式之先。即意之美兰、德之佉论、班之筛非极意经营，无稍出其外者。十一纪之建筑如此，欧洲宫室之美真有自来也。非宣士寺极壮丽，门作三层，上狭下广，以多柱为之。又诗孤厘拿寺，双塔入云，余未暇尽游矣。人民鄙朴，相貌亦不佳，不甚类德国人，乃知法、德为治之远也。

公园在大道，亭池居中，林木森荟，整齐可观。

沙自卜记*

夜六时，至沙自卜都，德取法奥鲁沙士洲之都会也。道路洁敞，宫室壮丽，房舍夹来因河，灯火煌煌，自法入德，耳目开朗，与德国诸大都邑无异，视蔑士有若绝域之不同矣。德人驻重兵，设总督，以为重镇焉。地若自立之州，不隶于普，而隶于德，但总督

命于德主，与隶于普实无异。其总督以亲贵重臣为之，兼统文武，而并设百司，迥异诸州长官，有吾督抚气象矣。名士的乞哈打(Staahtater)，哈打者，言管守也。其职犹英国加份拿毡那路。

人民三十余万，市廛广大，甚繁丽焉。城临来因河，有长桥渡汽车者，极庄伟。余河桥甚多，其敞场四面王宫、大学、书藏、戏院、博物院、市长署皆聚焉。并巍楼广厦三四层，雕镂庄严，望之瑰耸，外环林木，王宫以备德主临幸，高穹中耸，顶加二方塔，上刻大像焉。

罗爹士馆甚壮丽，馆前有破法名将基厘罗像，石座刻碑纪其功焉。有伽玛尼亚大院，临河岸，极壮耸，寺塔甚多。有眠士打袄祠至古，门右平而左矗，单塔，其高侵云。有大钟，为十二纪时物，有台顶作二大鸟，传闻昔能翼小孩云。

此二州在来因河外，为德、法千年争战之所。法人得之，则易入德而躏之，故路易十四、拿破仑，以此几分德国。今俾士麦得此二州，可旦夕临巴黎，盖吾南北朝之争淮也，亦欧洲得失之林矣。此州壁兵闻有三十万，然甚秘，以法人顿兵三十万筑长垒以守之，计德亦同，天下屯兵之重，无如此地者哉！

波 颠 湖 记*

十月十八日晓七时半，自乌弄行半时，至波颠踪踪湖也。波光漫山，草树云烟，映带人家，与楼阁相映，朝曦初上，船笛呜呜，临流横望，于今又三年矣，风景依然。波颠界德、奥、瑞士三国，昔全为德境，则为德文明开发最先之地，亦以湖山之胜也。其在德诸邦，则潞认、滑敦壁、巴登三邦，皆临湖者也，故亦秀出诸邦。来因大河自阿尔频山穿湖而出，盖阿尔频山顶诸湖流下汇于此，巨浸千里，光景明媚，湖中多岛，巴登之来乾阿岛最大，凡八十层

罗蔑度，皆种菩提。辨认之灵岛为名都，楼阁尤丽，吾三年前曾过之。埋饶岛大半里，近刊士但士，则已登上公营行宫在焉。环以林木、铁凳，为湖中名胜，巴登公避暑，常居此湖中。有汽球室甚长大，为伯爵摄披会藏汽球处。此汽球如非路鱼，身长头圆，有翅，球长一万一千蔑度（以三角计），费一兆五十万擘，盖伯爵鬻宅竭力以为之。当初放日，德太子亲临观焉，盖为全地第一大汽球云。吾过湖适遇放球，升落毕见，先是于电戏三观之，不意今日亲睹之，亦幸事也。各国人皆有助款于伯爵，德人以公款还其所费，今更欲制一大者。欧美人好事，能出新奇，国家助力劝工以助之，此人所以益劝也。船小泊伴士卜邑，为滑敦伯邦地，临山有其八纪古垒，今分为二，有桥通焉。平冈迤邐，皆植菩提，有佳酿之厂，古为僧舍改之，今旁尚有僧舍存焉。

刊士但士记*

船行一时半，至刊士但士邑，则波颠湖最著名地也。昔为自立市府，今属巴登矣。地临湖而跨来因河源，河自阿尔频山流下如飞瀑，有垒临之，隔河为大客舍。夕阳返照，飞瀑作红色，最奇丽，未知吾龙门三峡之流比之如何耳？

刊士但士昔为方岳，盖德境之南界阿尔频山而临千里湖，南国诸侯易集，德帝巡幸诸侯则止此，为朝觐讼狱，有刊诗廉楼存焉。本罗马六纪时物，为西千四十三年所修，墙瓦古朴，皆类中国。三层木作板，柱甚坚厚，长方广十余丈，庙甚小，大类吾五层楼，德帝亨利第一、第三，非特力第二，马西密怜皆临幸焉。

教皇亦多有至者，彼之明堂也，千三百年之遗物，亦可宝矣，吾登览久之。推近停车场，地价甚高，土人频年多议毁之而售其地，而一党欲保存之，至今未决，果尔真杀风景矣。

楼四壁皆绘图画，并数百年物。其最古者，罗马来攻取刊士丹士图，士女新信基督教图。一为教皇玛颠第五来临图，冕高三层，四人执帐，四角盖之，威仪严重。一墨西哥怜居此出战囑居民保护其后图。一作德始祖非特力何烟台论受王封为班颠卜地主之伯爵图，德霸主冕而临朝中坐，二大僧陪位旁坐，伯单膝跪，霸主赐旗剑，一官立读册书，伯跪受，西千四百十七年也。班颠卜即今柏林。吾观欧人封爵图画甚多，其仪皆类中国，古者册封，亦礼之自然者耶。何烟台论氏即今德帝威廉第一。先世此自风爵迁兰加拉父爵，兰加拉父者，为一邑之主，降刁一等而权相同，始则民举，继受王封，盖纯乎君位而最卑者，盖战国封君之比也。以其在刁之下，姑译为伯爵，风则未有地治之爵，其详见《欧美总论爵国篇》。

一西千五百二十一年新教人毁旧教大僧器物图，与路德毁教皇诏同时，然则是时恶教之俗已渐盛矣。宜路德之能乘时而起也。

一作刊士丹士人与西班牙战图，一勇士挤班人十余人于水，生气蓬勃。一作奥人攻刊士丹士图，奥人渡城桥，土人空巷而走状，皆西千五百四十八年事也。瑞典兵来攻图，则西千六百三十三年者。

一租摄第二开放刊士丹士自治图，西千七百七十八年事也。刊士丹士自尔为独立市府，百年至近乃隶于普鲁士。观此诸图；刊士丹士千年之沿革，已了如指掌矣。

而刊士丹士及此楼最动人纪念者，则以约翰呼斯之事。盖欧土大事，莫大于新教之变争，而约翰呼斯实为德人唱新教攻旧教之初祖，师弟遭焚，教皇与德主诗伽士们同讯于是楼，其影响所关最大，纪汉高不能不先传陈涉，感路德不能不先述呼斯，事虽不成，波澜无二。约翰呼斯虽为波希缅人，而囚于此，讯于此，

焚于此，遂为刊士丹士之莫大纪念名迹焉。此楼即德主及教皇讯约翰呼斯处，有图写德主中坐，一僧为书记，旁坐写供，前诺之，而今畏教皇违约，呼斯立对教皇时，从旁观讯，从官甚多。一图作繫呼斯加手镣，夜火隐隐，以小舟送之狱，盖畏其得人心生变也。一作驱之就焚图，将军旗马先行，一卒执索曳于先，一卒执矛驱于后，一人荷薪，男女小儿从之。一作约翰呼士去须发图，以其得人心使人不识也。一作焚呼斯图，系于板，足立柴上，将军立马监刑，有旗，群僧怒目，农民哀求，二人添薪，一人燃火，呼斯仰天祈祷，神气如生，亦动人感念矣。

临河有古僧舍，昔德帝驻蹕之所。楼下一地窖，昔囚呼斯于此，凡三年，吾临省之。有图作呼斯披发摊卷，旁一水瓶，此僧寺占小岛为之，通以桥，此地最名胜者，自租摄第二逐僧后以赐贵族，今为大客舍矣。

外绕水，环植花木，两堂及周廊犹是十三纪古物，堂画多脱，廊画甚完好，今帝威廉亦补像立此。廊壁厚二尺，中植花木，僧舍画甚劣，如中国村檐壁画矣。

又临湖桥，有古屋，曰葛理吉宫，呼斯因此经年。此宫新修二塔，三层楼，长杨临水，甚都丽。道过十四纪古楼，乃昔杀人处也。名士呢士门，五层，有大钟，杀人则鸣之，楼左小屋三层，甚卑陋，约翰呼斯著书居此。门有石刻像，吾购之归。遂观其弟子僖罗尼谟士囚室，凡二层，近市长署处。驱车数里，观焚约翰呼斯之石，高四尺许，大六尺许，围以铁阑，今生蔓草矣。焚时为西千四百十五年七月十四日，次年其弟子僖罗谟同焚于此石。凡四人，彼教徒多能守死善道者，吾教人亦可观感矣。诚至勇，天下恶有不成之事乎！吾有诗赋之。

《刊士丹士观约翰呼斯焚石》：

白石周遭绕绿芜，铁围焚处血模糊。首排旧教终成就，化碧

千年亦可吁！

车场临湖为公园，青紫芳菲，至冬不改。长桥驾来因河，有十四纪古楼，风景甚佳。处处多古宫室，道亦纡曲，以之览古则佳，不如新邑之美矣。小儿未尝见中国人，到此结队百数十，追这里许来观。眠士打袄祠峨特式，白石颇佳。方塔屹矗，惟雕刻颇少。有德主非特力巴巴罗沙行宫在，西千一百八十三年，四层斜瓦，层甚矮，而门前壁画像极精，至今犹存，颜色不改，德人之能保存古物，亦可贵矣。今德帝威廉始封之祖非特力姓何烟乌论受封班颠卜兰加拉父，即在此室，即有邵家室，自此始也。此宫今为市长署，后堂白石崇塔，花木甚整。

地近来因河瀑，盖河流临崇崖泻下，而成瀑也。美之奶格科亦同。吾国河流，龙门想亦同此，恨吾尚未见之，谁为胜也？临瀑旁冈上有古垒甚大，作客舍，茂林翳翳。

观瀑最佳。当晓日夕阳射瀑作红色，尤为奇丽，夏时避暑胜地也。

二时乘汽车行，过来因河，广十里，烟波渺渺，居然有大江气象。过拉多除路邑为瑞士自立者，卑谦梯生处有其像，道上僧尼甚多，亦多僧舍，此间似旧俗极深也。车路回环，循波颠湖，波光云影，映带山色，与古垒人村相杂，甚类吾西湖也。渐至山，遂入瑞士境，夕至筛离。

德国侯邦问俗记序

吾少日读吾三代春秋战国书，至久且熟。然封建之蕞尔国寡民，何以立国如此之固，官才如此之多，兵力如此之盛，室器如此之美，礼俗如此之交，实未深得其故也。以后世一统之俗，实与封建相反，故多隔膜，如闻谈异域者尔。及游德国，则彼二十

余联邦，盖皆彼古代封建小侯之余也。吾驱车而遨，周其十国，几及其半矣，乃恍然如置身春秋时，游于宋、陈、郑、卫、曹、许、邾、莒间。游罗马则如游周室乎，其立国之固，用才之多，兵力之厚，室器之美，礼俗之交，奢暴之遗，与吾春秋封建时几无少异。于是吾身忽生在二千年前春秋时，凭轼于宋、齐、郑、卫之都矣，岂不异哉！若参其同异，比其文野，岂非尤考古访今者所欣乐耶！更生记。

威廉筛记

光绪戊申四月，游德国威廉筛垒宫，自埃士拿往，可二时到，绿松遍山夹道，地甚幽秀，故擒拿破仑第三幽置于此者也。前岁车过而企望之，今乃来游。此地离宫十余所，或有废者，游不及遍，仅游其半耳。威廉筛邑于山趾，人民十五万，亦有公园、博物院。昔为嘻顺自立国，西千八百六十六年助奥战普，俾士麦遂废灭之为郡县，故今地属于普，而各宫亦属于普君主私产矣。宫旁卖茶，亦为普王租出。其人民于公园刻狮，作愁卧状，盖不胜故国山河之感焉！吾亦为抚摩久之。此地于德国颇僻，少憩茶室，呼电车不得，道不整洁，山径崎岖，而游人咸集。英、德君主常至，则以宫垒之奇甲绝欧北也。

诸宫垒皆作于嘻顺兰加拉父累世，兰加拉父者，译言地主也。兰者，地也。加拉父之爵，德国今有之，英、法译比于子，日本译比于伯。德国古小君长，有墨加拉父，铺加拉父，与兰加拉父，盖德王授为郡守，以抗诸侯，久之，渐皆效诸侯，自据其地，以传子孙，如唐藩镇然，自是自为国土矣。其爵位在科士之下，更在歇叔之下，又更在咽住歇叔之下，歇叔之译作公者也。是时诸侯若波緬及普已爵为倾，倾译以王，恰比春秋之公，则兰加拉父

位乃最卑，实比于子男。然德非一统，实比晋、楚，则兰加拉父实比下大夫之采邑。然以自立国而世传子孙，故尊贵富溢，亦与大国之君同，今观其离宫十数，林园数十里，壮伟精妙，令人叹绝，乃为中国万里一统之所无，于此见小国诸侯之虐用其民，而封建人民之苦也。又以见宫室什器之精，亦造因于封建也。二者得失互见，而孔子之讥世卿而尚俭，令后世无力役之苦，而中国室器亦渐陋，亦可于此推其所因矣。

赫高厘士台塔瑰异，实为北欧第一巨物，盖自山颠作八百四十二层水流级，上下作八池，以蓄水而时宣泄之，又遍为水管千万以喷薄之。自邑至拿宫，直登数里；又自拿宫至山颠垒台，直上三里许，凡二千余级，垒趾三成而登台，凡数百级；台颠更筑七层塔，又数百级，乃至赫高厘士之跨下。垒台共高六百蔑度。赫高厘士者，嘻顺兰加拉父之作此台也。自制赤身大像于塔颠，三年乃成，高十蔑度，其足一蔑度半，其杖空其中，容六人，开窗于杖中而眺远焉。远望其像，如在天际，其怪异如此！今嘻顺民犹怨其虐，骂其赤体无耻也。赫高厘士曾为选侯，游意大利，慕意大利宫室之瑰玮，归乃延意名匠佛兰诗士、孤亚尼利作此，役民数千人，凿石移来，人日仅给二钱，自日以马抬二石登山以先民，毙马亦数百，以西千六百九十六年创之，至千七百十四年乃讫工。盖非有嬴政、杨广之暴虐，必无长城刊沟之巨工，而吾今以竟欧人者反赖有此也。然则孔子之贵卑宫而戒峻宇者，殆有鉴于封建诸侯而有为言之哉！

此山最奇伟惊人者，山颠赫孤厘士之台池也。自汽车远望，其台如垒，屹然山顶，皆如层云。陂池数十，层级而下，白波飞射，下至亚利自宫为八大池。林木草树，浓绿蓊荟匝四山，幽奇令人艳羨。今亲入一一游之，益令人适适惊绝，即欧美亦罕靓也。

台趾百丈，作十二角形，前突后洼，内外四成，每成绕台，外作磴道，斜上各半周其台，其阑之石，皆作嶙峋不凿形，一高一下相衬，全台上下假山之阑皆同，突兀嶙披，即此亦一异观也。两成合处作一圆，阶下有穴可俯也。第二层作通廊，第三层作室圆，窗高深皆四五十尺，石皆宏巨不削，环中十丈而空之，下作池蓄水焉。绝顶四层，作大平台，可百步，但空其中，可瞰下池耳。每石广四五尺，登楼八百级，经岁久皆半低陷，亦可见游者之多也。周步台上，四山回迎，左右峰夹峙如门，形胜极佳。台左角有室，为运水铁管上下处。台旁作数塘，蓄诸山之水为池而灌下作瀑者也。

台颠正南处，更作方塔七层，环石柱作梯而上之。至第五层，仅作圆孔二尺许，直梯而上，幽黑相摩。至第六七层，可容六人许，有小窗尺许，可周览风景，此第六七层幽黑者非他，则一铜杖也。赫孤厘士作此台毕，又上作塔，乃于塔颠自作其大铜像，高十蔑度，倚杖望天，神气飞扬，其杖高十五蔑度。其无道至矣，然奇伟亦甚矣，令其兼有秦皇、汉武之地，不止作中天之台已也。

自台上而俯瞰，则直山而下数里，水池数十万管，并喷射于绿树幽林中，诚人为之异境也。正台直下作八池，左右两平台，又稍低远，左右两台在上，可步可坐，环以嶙峋高下不削之石阑，在下望视，则正作四峰拱形也。连正中作飞瀑之石流，下为五岩洞，作庵甚多，每庵一白石像，前为椭圆大池，遍岩洞间，皆作铁管于石像手口中，有人司之机，一宣放，千管并一喷，如珠如雾，几不及避。至第二层，岩峰前池，庵中石像，左骑马，右踏虎，泉能吹角作响。每岩高四五丈，八池上下凡八百四十二层，每层高七尺许，亦作七级，共约六七千级，中作水流三，各如山形，每数十层则作池蓄水，池中并有水管，随时宣发之，大发则万亿管并

射矣。至第六池，广数十丈，池上岩如山形，左右石峰嶙峋，旁则渐下，绿苔小松缠之，正面作五岩，皆列白石像，石峰藏庵甚多，昔皆有像，今多失之矣。法路易十四宫石像，多自此移去云。此池旁有食堂，游者多憩食于此。万松弥山，雨后温烟凝绿，幽胜甚。下数里许，至第七池，则渊滢泓浩，广大如陂，绿草成茵，芳树如幄，正对囚拿破仑第三之亚利自宫矣。池中有长桥小岛，白鹅唼喋其间。池上有亭可坐，数里间芳草繁花，绿松古树，中引溪流；或如瀑响，曲折而下；或积石作滩濑；或堆土作坛坫，处处置铁几设桥，倚阑借草，深林无际，泉声鸟声，树影波影，相交于耳目，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左右高处作石渠，引水高数丈，辟门十数，如临深崖，望如宫阙，左右各疏大池，置水管，以宫中之图考之，古今三改，然大致论之，则引百泉以泻瀑，筑多池以蓄水，置万管以喷水，则与法路易十四花踪喇之宫同。而冠山抗殿，绝壑为池，则幽胜远过之，不可以道里计矣。人为之宫园观止矣。

亚利自宫左旁里许高冈，为螺韵卜垒，万松夹道，烟径森森，宫左为花厂，崇丽如广殿，又前为袄祠，又前为克兰大客舍，花径幽深，绿阴弥道，盖无在非幽胜之境。时已夕，宿克兰客舍，食堂伟丽，盖各国贵族来游多居是也。

亚利自宫依山麓，复上则正对赫孤厘士台下之七瀑池，而前则直临威廉舒市邑者也。殿阁高壮，前后作希腊式，亦极宏巨。耸几十丈，左右二大球，前门惟君主来入，而以后门为正。宫前茵草百亩，正对大池，上览八百余层之瀑泉，最为奇胜，昔囚拿破仑第三在此。德主、英王来游皆居焉。自后门入，有半壁绣室，以待外王。二室壁几，一蓝绣、一绿绣，桌皆文石刻金。由拿破仑食殿入红绣室，而入拿破仑卧室，亦半壁式，壁幕门金漆，作多幅形，阑内作床，今德主威廉，亦食宿于是，甚恶言拿所居而讳之也。下楼入半壁室，有赫孤厘士像，黄袍大红套。有其先公十四

子女图。穿黄缎小室，有米因邦加拉父像，三十年战图，今德霸先世为铺加拉父像，铺加拉父亦兰加拉父之比，亦如吾之伯子男也。穿赫孤厘士书室、球室，盖西一千七百八十六年者，陈器皆其遗物，白幕金饰，左右二黄炉，上置石像。穿宾殿，壁以黄文石为之，甚丽。壁作多庵，皆文石。炉上置像，其壮丽，与大国王宫竞也。

第七池旁穿林时作石峰嶂，皆堆成者。深林幽径，蟠曲邃密，则见垒形突兀，迥出林表烟间，此垒制作精妙，实为所见各德垒之冠。垒名螺韵堡 (Lovenburg)，创于嘻顺之兰加拉父非特力第二，即兼王瑞典者。其垒塔高下方圆，凸凹幽深，皆极奥妙，惟图能略见其表，非笔墨所能形也。逾桥入门，城堞二重，有堑，亦有坠闸杀人者。东北南三门同，内作敞地十余丈，西夹阑置狮，乃入门一方室，有七尺圆桌，嵌十二团乐弦，中团作画精甚，盖西千五百四十二年物。各室壁画及几，皆十六七纪之织画，为兰加拉父家人所自制。所绣人物，颜色丽密绝伦，有木几镶银花者。入一室为兰加拉父聊波织画，其镜作金画，二百年矣。有小室置卧榻，织锦帐被似中国。三室左右有窗，可望外，有门可出，墙外隙地甚幽。出一圆室，遂登楼，自长房入方室，壁皆作斗方画，每行五幅，顶亦然，甚精异，皆千六百另八年织画。有中国画桌，三百年矣。一文石书橱，一皮画桌，皆以四美人作柱。又入一方室，有五百年前织画，作耶苏像者。有金银织之圆桌及织画床，尤华。有选侯威廉第一书桌，上作数十小橱，以贮诸臣章疏者。有一金柜。又入一方室，近内作阑，为兰加拉父夫人榻床，刻小像甚多。壁有一千二百四十七年始侯儿时像，陈二中国金花漆桌，甚精工，乃明时物，在中国反不得见，弥可珍矣。登圆塔二层，壁遍刻小木甚精。上下层皆隔一窗为门，其间即藏橱，一以弄珍器。登塔顶层，藏大画，玻酒杯数十，高尺许者甚多，闻制

以金，今失其制法。有阿刺伯杯一，波斯杯一。右榭为唯尼士玻璃杯，其壶大尺许，古玻甚多。桌有三角式者，塔外有廊阑，可俯望万松裹碧也。对阶左室，藏先公甲仗，有一千五百二十年赫孤厘士威廉金甲，及死时黑裙；右三十年教争瑞典将军之甲；有名将巴宾威甲；夫人马利亚马甲；其余铁甲刀剑，皆十五六七纪物。观农人战具，以钉木相拍者。比室为庙，甚小，而文石刻峨特式甚精。玻皆十四纪物。有先君赫孤厘士威廉第一卧像，下为其塚。有西一一二四时荷兰免地伯木像，极精矣。又左为路德昔日讲亭，其乐管十三纪者，有一六一七年河鲁班画，甚精，自此出北门矣。其上平台高塔密室，诡制异式，非笔所能刻画也。欧人垒制多精妙，而若此比者，只奥京恪慎堡行宫及西班牙一宫垒耳。

卡黛霜市民十五万，倚山开市，然博物院、戏园甚丽。市中亦有行宫，高仅二层，威廉临幸经市，必少驻蹕，后有敞台俯敞地。今德主威廉必倚台而演说，民甚喜之。此行宫为嘻顺兰加拉父孤科士威廉第一所筑，在西一千七百六十年也。凡二十二室，其舞殿为其子威廉第二作画，穹文石壁，绿石柱刻花文，木地精丽极矣。两铜炉刻美人，一灯柱甚大。其旧食殿、新宴殿皆文石壁，有八面镜屏，每面七行四列，每镜大五寸许，照之可作百人。其炉有金疏帘，其楼梯文石列柱，刻像甚丽。入小廊，路以四色文木砌花，但此已费四万。穿余室皆同。环以黑花小木柱，础以文石，每室费一万二千。正殿有室，座门皆镂金，绿绣壁，文石柱，但文木刻花地，亦费一万二千。各像座瓶皆金，几有冕形，有旁坐一几，昔俄帝来游陪朝坐于此，欧土诸侯国君之尊大，可窥一斑。穿各殿，白文石柱红绣壁，今德主威廉幸时所居，其榻皆黄绿绣顶白绿花。有画作索格底就讯状，判官马索，皆袈裟偏袒草屨。一画作其讲于衢，有座，一人跪听之，皆袒肩露足，后吾游雅典，益追思之也。

此宫在市，至无壮丽之名，然尚精妙乃尔，德之诸侯奢丽真不可思议，而民之苦酷亦可推矣。

冈下为歪路诗渠迦腻宫，宫横列，中为圆室，宫前敞地百丈，列石像甚多，前左右为长池，嘉木列荫，周围百顷，体制阔伟，今为公园，嘻顺人以其灭而隶于普也，刻病卧之狮，以志其亡国之感焉！

此宫已废，今为花木所，其最有名而以奇丽为后人所保护者。宫旁二百年文石之浴室也，大数丈耳。上圆穹，以一大画石为之。下分七幅白石，刻美人。顶孔刻多小孩，皆玲珑精绝。壁间五色文石作庵，刻突像无数，中浴池水管二，环白石几刻像十二，四面各三像，其文石以小片贴成，此浴室为兰加拉父卡罗作于西一千七百二十年者，其精丽乃为全欧所未有。以吾所游大地，惟印度、蒙古帝浴殿阔大过之，而刻画尚不如。印度人最讲浴室者也，何问其他，德之古迹精妙者，诚不能尽也。

距市五启罗迈当，当山麓处有威廉士打路宫，西一千七百五十三年嘻顺兰加拉夫非猎第八所作，万木浓郁，夹道弥山，芳草芊芊，倚坡凿池，旁带百顷，昔有百喷池，今废，然虽旧废，而风景幽胜，令人忘世，欧人园林之胜固有自来。所游埃士拿公之离宫别苑有四，亦皆长林丰草，中间大池，自然幽妙，既考见诸侯贵族之阔侈，因推及吾春秋之世，及一切封建之制焉。宫中旧式，但髹白，不见异，惟内有数室，以绿衬白，所刻门屏、穹各异式，花枝鸟雀，皆以一木制成。其滑敦堡王女来宾之床，白帐，刻木作花，并枝间一鸟笼，同归一木所制。拿破仑弟黔隆王此时其床亦精，湖青作门，亦皆一木刻花。一室遍悬其族亲像，有金鸟能自鸣。有萨逊初制之金磁值十万，有紫磁今不能制云。其作一车二马形者，可考其制。有中国二百年前物，其屏帐皆中国，亦悬中国画，皆明世物，皆亚欧新交通之物，亦可珍矣。一文石室为嘻顺贵族女

所居，甚美。卡篩霜宮壘佳者凡六，其一壘远，吾不及游矣。嘻順及其造宮，今皆隶于普王，地近柏林，景复幽胜，而宮泉林苑之精奇几冠欧土，盖不知几世几年积欧土封建之精华而作者。此为关封建之大事，故不隶于普游，而隶于侯邦问俗记焉。

吾于欧土封建旧物考求至多，法以九大侯，而二在荷、比，一在波多，奥仅一公，后为帝矣。惟德之封建绵亘千载，至今尚成二十四联邦，而佛兰拂为其朝会之都，佞论为其东方都市，若巴威、萨逊、滑敦堡、巴登四大国，益更华严矣。萨逊公馆之美，既久著于欧洲，而嘻順实与争雄。其余潘士歪、埃士拿、可逋可大、吕觀诸邦，吾皆游之，与来因河、多饶河、帝罗诸壘，于今联邦，几游其半，于其封建之遗迹，亦粗知其大概矣。今欧美豪侈之俗，皆出于封建，今人所震为文明者也。而其淫侈虐民之政，吾中国二千年久无此梦，亦可为论欧政俗者考也。①

丁未十月十三日，从法国入德游，经难施、蔑士、沙自卜三大城，夕十一时许，至巴登邦加魯士雷京。法境皆平原，自近巴登境渐见山，松岭耸而平，河流回环，野甚洁除，峰峦极秀，颇如江浙道中。

寓迦玛尼亚大客舍，正对车场，巴京第一大客舍，厅亦甚佳，浴室尤大，然寓客仅数人，气象寂寥。呼电车无之，觅马车亦须久待，其视柏林之嚣繁乎，小邦与大国何远也。

巴登虽公国，而为德四大邦之一，与巴威、萨逊、挖敦伯之本王国齐名，并千年旧邦也。法境人物不足观，一入巴威，便觉秀朗，盖倚山傍铺敦诗湖，地势致佳故也。北欧文明先开于铺敦诗湖，故巴登与巴威尤秀美，其曼海为都市，而巴登之巴登尤富而文，官室精丽，人谓为全德冠。其地有温泉，夏时游客尤夥。巴登公盛饰游戏具以广招徕，每赛马出游，以大车载舞女，上下围以生

① 以下手稿。

花，招摇过市，大家世爵，皆争饰花车，载以游观，故花车无数，夹道人家亦挂花叶助兴，观者如堵。其赛马为欧洲第一，英、法各国王侯及柏林与德列邦王公皆集马，埽最精，马亦最骏，赌亦最大，有赌至十万以上者。德帝亦时来会，士女缤纷，衣香花影，杂沓于湖山佳处，遂为大观，盖小邦无他大政，故其上公作湖山主，特妙为游乐之事，以广招游客，而兴盛其地，因以富乐其民。故大国则竞争势利，小国则竞争乐利，皆于列国竞争之世乃有之。中华一统大国，不尚竞争，不尚繁华，令民尚俭，百里间老死不往来，诚不能知有此义也。盖中国赛会演戏等事，虑民淫逸而浪费，其家主虑有接亲友饮食应酬之苦，欧美人无之，但欲邀致外国游履，以收其客舍舟车购物之利，美术日新不穷，小邦君躬为会主，视为大政，亦有味乎其为之也。

巴登公国千年矣，开基于西十纪，当西千六十年封侯，迦鲁士雷乃今巴登公所营之新都，其制为一圆规罗盘，道路如线，最内半线为公宫，内半为都市，外半为园林，森绿数十里，诚大地所无也。二十年前人民仅一万七千，今启新都，忽已十四万五千矣。游之如大都会，道路极广洁，宫室极庄严，小国乃能若此也，然非启新都，亦不能得此瑰妙诡异也。

公宫规模阔伟，过于列国王宫，盖后起愈胜也。建于西千七百另九年巴登公卡罗非特力。其详见图。宫前斜作八字，门中及殿上皆建崇塔，宫前敞场百丈，左为厩，前为世子戏园，内圆外方，后园四门，林木苍苍凡里许，其体制与印度总督衙同也。

世子府楼阁四层，甚伟，而刻亦精，园林极大。其旁为战死事者之坟堂，列以长廊，中立圆堂，围以铁阑。

乃观巴登公之陵寝，长林夹道，坟寺甚新，峨特式，红石磨莹，公新死葬于此。花圈数千，前有公子像，盖前死而葬于是者。巴登上公尊富，礼与各国王平等，此上公名非特力第二，年

八十二矣，曾与威廉第一会兵破法，卒于波敦湖中埋铙岛行宫。比岛大半里许，只一行宫在焉。周以林木，湖波漫绿，为湖中第一胜地。吾尝望焉。公柩自湖运至京，其妃世子步送登舟，都人家皆黑布缠叶以哀之，直至公宫，旌旗掩映，武宫前导，金棺累饰丈许，六马衣黑衣载之，棺前有八人，执其遗物前行，妃及世子随柩，各国王公及送葬使为第二队，本国大臣世爵从其后。世子以至世爵皆戴绿绸，衣灰衣，世爵皆金饰兵服。于是马队步队拥后，大概礼仪亦同中土，惟临丧而金绣服，不如吾礼之用素服为得宜尔。

有美兰顿塔寺甚新丽，塔顶白石瓦，以金饰之，鳞鳞伟异。美兰顿者路德之友，改新教最得力者也。为此地人，故隆其纪念

公园大数里，内有三湖，波光烟艇，缀以亭榭，堆石作山，置亭其上，蹬道回曲似中国。有茶馆，高塔数座，喷池高至数丈，此本上公御园，今施之大众者，最大而有名，游者人收银一掣。宅舍多新式，甚妙丽，一将军宅雕镂尤精，以大原平廓，土木相望，德国建筑之精奇，实为万国冠矣。其建筑学校甚宏大而佳，不减柏林，德之都邑，莫一不有一建筑校，他国则除大都会外无之，此德建筑之所以独胜也。

过一兵校，长数十丈，三层宏伟，小国武学乃亦精修如此。

石筑一狱如垒形，亦壮丽。驱车周游，及于原野，松林中新式之屋栉比，新气迫人，何与法境之远也。

近巴登、滑敦伯两国间，有朵踪多父大城，人二十余万，多富室，德人赛会多在此。刁士堡人三十万，而工人已二十余万，以近山多铁矿，工人皆铁厂之工也，吾未往观焉。

巴登人民百余万，地分四州，州长命于公。政府五部，一民部、二兵部、三外部、四度支部、五法部。德诸邦各国亦多有驻

便，故有外部焉。上议院二十八人，下议院八十六人，世爵百数。

十月十六日，自巴登京往搭鲁壁垒，盖拜认阿留轩利先公之垒也。分封隶于巴登，仅百年，筑于西一千二百十二年，德之名垒以此为最。地两山夹匿卡河，最为扼要。吾驱车渡河桥，环视风景苍然，思我赤壁也。垒下有西千二百三十五年古寺，马车崎岖而登垒，倚山临河，石壁嵒然，垒外今多依山之人家，垒门内古木遮天，蔓藤碧绿遍地，此藤名挨文利，十二纪物，今大若树，高数丈，人皆摘其叶而珍之。过汲井，古石亭粲然。东有方楼二层，千四百十三年所筑，为茶亭，败础遗砾，甚荒凉也。今以为公园，长路夹树千万，红叶满山，石蹬倚崖，来游者多学生，可俯瞰山河城市，至为佳胜。有诗人踪父像在，赋此垒最有名者，如崔颢之黄鹤楼矣。小桥俯视五丈，有水，下为狱，逾桥入垒门，门雕像，高二层，垒内如吾国城内，门作六尖椎垂下，以便杀人。门内石廊，一室缠垂藤红翠。一室为博物院，入门多织画，古石像十余，皆罗马及德各王名将相像，杂尘埃中，皆十六纪前物。一室之顶为雷摄去正殿，四层，盖十五纪物，德王非特力第二所筑。列户之柱，皆刻人狮像，或盾形，极庄严精美。一室有灯，以宝石为之，光闪如电，各宝物皆为路易十四取去，置于花踪宫矣。下数十级为厨，有高墙，亦十六纪所筑。殿外临崖旁三层之六角塔为书藏，十四纪物，今为路易十四炮所毁，层壁突兀，颓垣披离。正殿有庙甚新，下有酒室，学生所修以饮酒也。其酒桶可容六万加仑。下室有古大酒桶，可容三十六万加仑。桶形如侧鼓，有机管，可引酒上注。上有舞台，下有人像名偏歌路，其人能饮十八加仑。地下平石，以待醉者之卧。其涵荒无道，犹可见其遗迹也。

此地有西千三百八十六年大学，盖最古之迹，楼三层，高三丈，旁堂甚小，甚黑暗，而学者尚之，爱其古也。教习一百五十，

学生夏时二千余人，今冬时一千六百三十人，学科与柏林同。俾斯麦今帝威廉第二，皆尝学于是。今大教习名遮尼，师生皆居外，讲堂二十三。此校古朴已极，吾遍游全欧未见其比。板楼板室板梯，皆甚卑小黑暗，室小六尺许，极似吾粤书馆。而板扉内外门及路，刻像殆遍，皆极粗恶，盖学生犯罪者刻像于此，以示戒也。初望之，如入野庙，牛神蛇鬼，满目极怪事矣。以其数百年物，故德人宝之，以示进化也。其升级考室桌皆古坏，惟一演说堂稍华耳。依此而言，吾华旧物亦应珍之。德学生好斗，面无刀痕者则以弱，为人所轻，吾甚怪之。来此垒下山边，有学生公会，舍矮小无楼，白灰甚朴，乃十五纪古僧舍，学生留其古迹，不少改也。入门即食室，亦朴极，桌上刻字皆满，俾斯麦与今相蒲罗，亦有题名在焉。入正堂为学生相斗室，有医者护视，壁列诸帝像，壁悬绿红，地铺沙，旁置锡床。相斗之具，自刀剑、技毬、手袋、沙袋偏一壁，视地沙斗处，血痕犹斑，盖适斗去也。乃卧锡床，医者裹创痍焉。今帝威廉，昔亦斗于是，为巴登今公所伤其臂，今以电机嵌而屈伸之，然犹双手不齐，时时置手于他手上，巴登公则去其卵，不能育子。德人之好尚武如此，宜其强也，然真战国乱世之事也。入古寺，西千四百年所作，然甚高矣，其柱一千三百六十年者画，甚多而佳。

游古审院，高四层，亦西千三百十三年物。

渡匿卡河，有十六纪之桥。桥尽为古垒，乃扒拉颜侯看那刁多路所作。沿河人家屋舍，园林楚楚。

近垒冈上有非罗娑父里，译言哲人里也。昔哲学家多居此，故以名。草树婆娑，山河环拥，亦佳胜处也。

十月十七日四时，自措鲁壁垒往士笃吉，汽车行二时许，道中多山，松崖翠壁，河流回绕，光景可人。夕六时，见倚山烟筒弥望，人家蔽岭，则已至矣。士笃吉为滑敦壁王国京，居民二十余

万，人家皆斜倚山，道路广洁。有一长街，三启罗迈当半，屋宇高广，不减泮认，但差小耳。德有三王国，自泮认、萨逊而外，惟滑敦壁称王，人民五百万，其声名虽远在泮认、萨逊下，而诸公国莫能比焉。即观其京，过于瑞典、丹墨、荷兰、比利时、班、葡远矣。德人之善治都邑，诚大地所不能及，即车场之宏敞，全美已少见，马车一绕，只有叹美。其曠域街及囉拉壁街，皆富贵人新第宅，结构精美，皆至新式。吾向谓汉堡宅舍甲天下，由今观之，园林自是汉堡为胜。第宅则在二十年前式，已旧，若论新异，则此二街实后来居上。德人善为室，各都邑皆日新月异，以吾所见埃士拿之新舍，巴登之巴登及囉士巴登与曼海，皆新异甚，皆胜柏林。惟柏林郊外空的伽梨大园林之第宅为佳耳。若十年再游德之都邑，其新诡当又不同，今吾所见日多，且不敢甲乙之矣。

道中所过大学、中学、音乐学、兵学、营筑学及各公司，皆方广宏伟。书藏楼三层，夜灯炯炯，读书者未收也。

王宫有四，吾游其二。一为古宫，今施作博物院；一为新宫，营筑于近年，故体式弥精。其二宫，一在山上，一为别墅，园林绝胜。若以大小适宜论，在邑中者，竟可谓此王宫为欧土最美可也。

第一宫为十一纪物，制甚朴拙，厚板为楼三层，盖滑敦伯先君初为地主所居也。楼上有王库，岁入五兆，中庭有其开创初祖先公衣霸乞像，室有德主墨西密怜封衣霸乞为滑敦壁公图，西千四百九十五年也。墨西密怜冕而衣大套，幕中正坐高处，衣霸乞跪于前，而德帝亲为加冕于首，百官陪位者皆跪，幕左右卫士，执旗者四，典礼严重，极似中国，可考见其册封诸侯之仪焉。盖衣伯乞自县君升封为侯，传至拿破仑时，以助拿帝，与泮认、萨逊并封为王，遂传至今。下数十级为王加路陵，棺上有石像，宫门高三丈余，守门人肩金斜遍。

入门一大室，为古武士斗处，有十字军时之盾，皆作十字。有十三四纪石弹。有十五纪兵衣及棉纱袜，衣甚长，至十七纪，兵衣渐窄妥，然皆有辫。有战法师丹之兵衣及弹，与威廉之兵衣。

此宫累有增修，至十四纪加饰，至美，崇隆五六丈，如城，四角着高塔，雕峨特式，今施为武库，有中国旗枪在焉。有宝星制甚详，分十三等，官得第三等以上者，岁给俸二千五百，其兵得金牌者，月给永俸三十五元。

第二新宫高二层，作门形，敞地前作大照壁，制乃类我国大衙署，为全欧所无，盖西千八百六年作。然则吾制固非尽非，但土木太恶劣耳。自旁门入，门内置古金烛台十架，高丈许，以今用电灯，故废置于此，以美外观。列室重门洞辟，凡数十座。一正室，金缘白，有其先公非特力战画；一室有教皇赐其先公金花图，亦跪受；一室白下兰上而白盖，配色甚佳，各室以五色缎裱壁；一室有埃士拿垒图；一室有俄王衣凡织画；一室拿破仑尝宿焉。登楼左入舞殿，穿宴殿乐室，存灯十万。穿一长镜殿，入一黄文石室，有一金银盘。有椭圆五色文石宴殿，过于萨逊、辨认王宫远矣。惟其五色文石，皆作片瓦粘壁，或无力耶？抑作新式耶？有路多父帝入土笃吉图，有西千三百八十八年战士厘路图。右室有王全家像，其宝座乃在一隅，六角，楼下各室皆白。惟公主厅及卧室甚丽，几榻床皆饰金，其门不知为门，以镜为之，甚诡妙。

宫前百步敞场外，为崇隆列柱，屹然百数，望之华严，如中国照壁，然皆列肆也。其前敞场作公园，华表喷池，铁几乐亭石像，红花畦，绿草坡，列树成行，士女杂沓，益助繁丽，此又新式矣。

王常居乃在别墅，去新正宫不远，前作宫，而后作园，中作大圆池，列植南方棕葵大叶树，四周以长廊数百丈，廊中作崇楼，此亦类中国，而欧土未见者。其一宫楼三层，林木荟蔚，前有大湖，

道夹石像，皆甚深秀，观其新式，采自中国，故为欧人所无。德人之讲求新异，此亦其一斑矣。

道中新式屋甚多，即市长署崇塔屹屹，白石为壁，刻镂新异，亦全德所少比也。

大审院方广宏伟，前临公园喷池，甚修饰。

中学校甚闳丽，其前公园林木外绿，喷池花畦内错，亦可人。

苏哩度屋左右崇阶，中作大圆穹，左右斜环之，制颇佳。其先公衣霸乞卧像后有侍者，石刻极玲珑。先公埃覲像在山，崇级百数，三成而登，林木夹之，游人多赏览焉。又有先公基士多父像。

公园甚大，尽畦，多植小松，堆以石，与美之哈佛公园同，亦新式也。山上有射圃，道屈曲，中有亭，缀以松畦，山颠作楼，游人甚盛。

猎舍松径森森，高垒十丈，下有板屋，甚萧散也。其十七纪之屋，多金字形。然西千三百九十三年屋式，已有用峨特式，已甚佳矣。

百货博物院，横三层，左右作崇塔，颇严庄，与铸金局相对。

其袄祠以士的父寺最有名。前有诗人诗喇像。而约翰尼士寺，半岛临水，湖中作喷池，环以林木，至为佳胜。啤估庙亦雄伟。

公园亦佳，闳整，花畦林木楚楚，烟靛水池，崇阶如环，林木蓊蔚，尤为游人所聚。

道中俾斯麦纪功碑建于陂上，隆崇十数丈，式如亭盖，四方百步，周以铁阑，自汉堡望碑立像以外，此为工细矣。德都邑皆有俾士麦像，皆宏伟绝伦，蜀人思诸葛之德，何其远也！宫前威廉第一金立马像，后作华表，前作二狮，甚狰狞。毛瑟枪厂即在

王宫前，即此邦，作工数千，去此仅二英里。惟越日来复闭厂，又当复反措鲁壁乃能去，又未有携中国何等凭据，恐往不得视，徒费二日力，甚悔不一视也。制电车厂甚有名，工人二千，制表厂、木厂工人皆数千，并有名。山多矿产，金、银、铁甚饶，故多铁厂也。

国民五百万，地分四州，有兵七千。政府有财部、兵部、外部、农部、内部、法部、铁路部七大臣。以区区小国而有铁路部，何况我中国乎！其世爵贵族五十，内有四歇叔、二科士。歇叔即英之刁侯爵也，而今人译作公。科士如伯爵，俾斯麦及今相蒲罗即封科士，英人译之为偏士，以有土之君故也，中国人误译为亲王则甚谬。

自士驾士得京往乌弄，亦仅二时许，沿道皆士不士啤路山，土人辟山园种树甚多。午行二时而到，寥寥山市，乃无马车，一无可观，惟屹然一古塔矗市上而已。乌弄古为大市，当西十四纪时，为往来波颠孔道，人民二十万，今仅七千，市廛寥寥，亦多破落，德境最无足观，仅以一塔名而已，亦可见人事之变，盛衰无常矣。以其渡波颠湖道至顺，故顺来游，不意僻地车期至疏，竟候晓七时乃行，汽车行一时许，即乘湖船而至刊士丹士矣。乌弄之塔，十四纪物，峨特式，尖棱万千，亦与佉论塔略同。后二塔不甚高，门前独塔高一百六十一度，深一百二十三度，广四十度，为欧洲寺塔第一高者。罗马彼得庙圆穹，尚为第二，而佉论塔为第三云。大端分四成，每成五六丈，四角各有塔，宝相最高十一层，上又三层摩霄矣。每层作玲珑式，而门前雕镂之精不如佉论塔远甚。殿庭上盖交纹，高二十余丈，窗皆五色玻，中庭九拱十柱，柱六丈许，并十余棱，每柱一像，上作塔门极雕镂，高五六丈余，上作像二列，圆楣刻像三重，每重层累十余像。门作三间，每间二层，每层又作二层，出入之门，当其高大十分之一而

已。一横门中作棹，分为两间，上列像二重，殿壁间刻像无数，并精严，然亦欧土峨特式大寺之通式耳。

萨逊游记

戊申四月十一日，由奥国迦普士拔还，再过萨逊。汽车晓行四五时，每时六十启罗迈当，十时至奥士武。见噫路比河流甚狭浅，多以匾底船载货，吾国内地多河流，正可造此式船，以便运输也。夹河皆山，肥嫩绿缙，山颠并种苹果、舍利，遍地饶果树。至坡顿伯，乃入萨逊境矣，关吏视物而税之。

往闻萨逊山景甲德国，吾两过之，未尽揽胜。今自南境入，夹噫路比河，山壁峭立如削，绝壁方平堆叠，如一一方砖砌成，无异人筑，间有圆立如柱者，凡数十里，诡异甚矣！桂林笋矗，萨逊砖砌，皆为奇绝之山，而笋矗尚多，砖砌尤罕，行遍大地，只见此耳。其最妙异处曰筛拿色地泊，石壁呀开，长桥架木，壁洞幽窟，曲折中着楼阁，望之如神山。自是山势益平，与城垣堤岸无少异。然垣下夹河，皆有人家，至卑论拿，开大原为大邑矣。遂再至萨逊京厘爹士顿再游焉。

是时萨京开赛马会，各国良马咸集，别毛色，审蹄鬣，分闲列厩，凡以万数。然地球马种无逾阿喇伯马者，吾亦未知大宛天马比之何如？然凡有沙漠之地，马足踏久，遂成轻瘦，以传种焉。吾观马既多，遂颇解事，凡碧眼、峻耳、昂首、细头、长颈、平腹、瘦蹄，神气清跃，为阿喇伯马传种者，必为佳品。乃预第良马甲乙之等，而吾仆密记之。已而斗赛，略皆不失，其失者仅颠倒乙甲，要不至误入丙丁也。吾相马学益以自信。昔马伏波善相马，当时诏铸铜马式，置宫门外，其奏章尚存，惜金马已失矣。然马援伏处中国一隅，固不若吾周游大地之博。吾北边蒙、回万里

之地最宜牧马，昔唐时太仆张景顺牧马四十万匹，雄视北漠。今吾与强俄对壤，应牧马三百万匹，以凭视中亚细亚，而改种之学，赛马之会，应致意焉。

道广洁，夜灯辉煌如昨也。再饮于公园旧馆，则林亭少易矣。萨逊营筑术最有名，前此匆匆观会，未及领略，今一一观之，其体制之精博，刻镂之妙美，几可谓为冠欧洲焉。盖其先王路易慕法路易十四宫观之丽，乃欲争胜。及奥古士庄兼王波兰，益好壮夸丽，其王宫先为斗兽场，乃西一五二二年筑者，后一六八五年增修作宫，今为博物院矣。前宫门前有华表崇楼三层，后门以塔观耸矗，环壁厚数丈如城，城上层楼，左右凡四，凸凹异式，以俯临内外。皆绿铜作瓦，刻像作柱，藻珞御兽，备极刻画，今斗兽处改为花畦矣。然以欧土之绘镂，兼中国之庄严，欧土各大国王宫实少比之也。其西一六六五年之戏馆，云屯神拥，簇出天半，与旁之古庙及建筑会馆，金顶辉然，皆临河邻比，在今王宫外者，并萨逊建筑之杰构，吾国若开营筑学，所宜摹仿者也。博物院绿地白间，色甚雅，有十三纪之磁，为德国最有名者。有刻文方钱甚多，大有二三寸者，厚二三分，名画甚多，吾两读之。其山水画有租赙安顿可贺，深妙逼真。其人以西一千七百六十八年生，一千八百三十九年死也。又亚罗巴及大罗律域二人皆佳妙，吾今犹神往之！

再游萨逊王宫，观其宝藏室，所值八十兆云。入门有二金盘像，座刻甚精，奥古士多座尤精。一室藏牙器数百，牙船大数尺，一人举之。一室藏驼马卵及蚌，亦百数，有作尊镶银者。一蚌船精，且大同牙船，有文房四宝牙珊杂宝作刻像浓深。其一大尺，镶银杂宝摩色花卉作桌者数四矣。琥珀柜五尺许二。一炉以红文石白磁刻像及花，上五座以杂宝石间珠华妙甚，盖一千七百八十二年者。珊瑚食具。一以文石刻鸚鵡。其银器数室，有

柜，以杂宝镶之，有盘碟百数，一杂宝石镶银镜，有大银盘滴漏，有刁多叨尾所作宝石镶银刀，一大金表，有时刻日月最精者。杂宝香奩，刻楼阁，顶刻美人及鸟，盖西一五四年湾士歆尼士制于暖壁者。入大石室，柱皆红镜镶之，藏尤珍品。

杂宝石器无数，刻奥古士多像尤精。刻金小盒，缀杂宝，尤精，十六纪架厘几父所制。有突人物之宝石画屏，十六纪士挖士卜制。有镜架置象牙宝器百座，瑰珍千品，刻划大小入微。饮器佩带，以珠为之。一塔钟，金架，银镂人物。楼五层，窗百数，精甚，奥士卜制。晶器数百，镶于镜面。一晶尊，镶杂宝，值六万。晶球六寸，能照人。一室文石地，金门，柜尽藏金器，有王波兰时之杂宝冕及球杖，顶作兰，袍绣金花。一柜藏金刚钻二，剑柄一，红宝石大寸许，土马辣绿宝石大寸许，沙快亚碧宝石大二寸。滴加连一百九十，大半寸者十五，茶器一座，金牙磁文石镶之。丁灵伽制金殿一座，值十九万，西一七零一年作，八年乃成。印度式陛廊仗马华盖，皆以杂宝为之，极庄严。一埃及华表，以五金宝石刻画人物，如此者华表数四，皆丁灵伽作。有像存萨逊国，今不过五百万人，如此小国，而王之宝藏如此，可推封建世之贪虐矣。闻王一岁甚少入视，王子时来一观，则与我等耳。

王宫奥古士多室，旁有中国织画。其塔室遍壁上下置各磁，值百万，皆中国、日本及萨逊磁，以万数。萨逊磁不佳，皆白花人物，如瓦。其朝殿、宴殿、舞殿皆边的间画，壁以文石镶摩色画，左右三间缘金兰，甚华。一白殿极净妙，士焉所作后室，白镶金红壁。小舞殿黄白壁，上刻金。内宴室皆织画，有拿破帝赠王波兰红袍，白袖，其日用银器，皆西一七一七年者。胜突厥鼓四，汤盂四十四，刀叉一千八，式一百八，擎盖一百六，花盘一千七百四十，西一七五四年者。银桌四，蕉兽为之，灯六百，茶具一柜，外金内牙，镀金者。一橱则奥古士多王波兰时一七一七年物。碟二

百四，刀叉八百，又食具及盘皆全金也，共值六兆。一室磁器食具肖中国，摹龙凤，亦一七一七年者。萨磁须下有星形则真物，其制磁在埋士拿，王之白磁，人物者颇佳。碟各碧绿异式，花叶颇奇，有卉字者，一七三一年制也。有冕者，真金为之，各异号，有叉字者真品也。有磁五色，文石塔座置食器，有加冕图，一八零六年也。凡各金银磁具，皆先王奥古士多物。其人好大喜奇，尝作大饼，重五千磅，长六十尺，以五千六百卵、三千二百六哥伦面为之，载以八马，其切刀尚存，饭单三千六，小国君侈如此，亦可惊矣！吾万里大国帝王乃逊之，其民艰哉！然欧人工艺之精，今日文明之盛，则造端于是也。美艺院在河边，极精，中穹，镶铜，金顶，上立女神。

德国车有行二百四十启罗迈当，疾杀飞鸟，只供调兵。

萨逊女优楷尼曼莱曼，在纽约每餐八百，在美吾尝听之。

萨逊邦猎色市记

十月自瑞士入奥国波命，遂还游萨逊之猎色市，非都会而为市者，猎色实为全德之冠。人民五十余万，道路广洁，屋宇尤瑰丽，殆过于柏林、汉堡，而争胜于免痕、佛兰拂焉。甚矣，德都市之盛也！其市长署有新旧二者，其新署雄丽奇耸，殆为寰球第一。德、美市长署皆竞新奇，而德尤胜。爹L士顿之高耸，士笃吉之精美，佉论之古丽，汉堡之庄严，皆卓绝，远非美之所及。而猎色市长署，几可与比利时法部署争雄，虽各国王宫，无一能比之。盖德人既妙建筑，而猎色市之富足以举之，其八面高楼华表，既极雄丽，正面八层以上乃作表观，刻镂三层，翼以双塔，已高甚，其中高塔更雄耸入云，见图自详，非笔墨所能写出也。旧署今亦更新，红石列户，如古垒，亦复大佳。其大审院方广雄壮，

中方塔绿瓦，高甚，外有敞场植花，亦为全德冠，几几比于比利时之大寺院矣。其大学亦复方广精严，堂中楼上环廊，可俯视，皆作绿瓦画壁，虽非精丽，而甚新鲜。学生四千人，时方就讲，解外套入，甚彬彬也。其教科与柏林同。当大学之前，为敞场喷池，全市游人所集。左为书藏，右为戏院，前为博物院，公家最要之院宇皆聚于此，皆备极壮丽。旁为新庙，皆庄严，总之新丽华严之楼阁照人而已。其音乐院与旧藏书楼同式，稍小，然去他国，尚为极○丽者也。道中所过，若兵校、营建校，皆规模阔绝。兵校三层，长几弥街。一公司制极奇诡，四角有塔，中为四圆角，外作半月，下则列户数百。公园名约哈拿，大二十余里，望极无滞，林池、溪沼、草坡、亭榭、游船，幽胜宏雅。约哈拿盖名女地，为其所施也。其动物园堆石为山，高五丈，峰峦高下，岩洞曲折，洞路窅冥，此则类中国，而精肖过我，虽不能比汉堡动物园，而亦目无余子。其余百屋，列廊耸垒，如欹破，如庄严，皆精妙。盖后来居上，日构愈新，德国结构之精，诚无与抗行者也。道旁有胜法华表，女神在颠下，四方作威廉第一、俾斯麦、毛奇、及萨逊王像，戈旗士马森然。此市制纸、制琴、制皮、制玩器遍于地球，而印书肆亦皆出于是，为德最大者，惜是来复日，皆闭户不得游也。

补埃士拿游记

埃士拿一小公国，而公之私富三百兆。有大行宫十五，小者不计，皆钟鼓帷帐，不移而具。其猎林亦十五，每林十数里，而暇则纵猎鹿兔焉。近欧洲君主皆以猎为乐，吾尝游其猎宫，林中见鹿无数，绿草成茵，曲池幽静，他国君主时来日猎而游焉。以小国公如此，可推见春秋诸侯国旧俗矣。小国宪民供给其君亦苦矣。今埃士拿公岁俸百八十万，其娶夫人亦加供百万。闻今议

院以既须供给本国君公之重费，又须供德联邦之公费、兵费，苦甚，将议减之，又足见封建之民之苦矣。今以埃士拿地不过吾一大县，而民供全国经费外，又给其君俸百万。其猎林占地无数，设吾中国二千县皆改诸侯，其费甚相等也。则吾一统之民之乐如何可推也。然人各有习，埃士拿之民，语及其公之物则欣欣然。若嗜顺之君被废，则立病狮像以自伤。那威自立国，必迎一王而厚敛以供奉之。今欧人之好自立者，必欲别立君以自为一小国，而不欲合于大国，固旧俗使然，故其爱君甚也。奥各洲语文不同，其好自立尤甚。若波兰之为人夷灭，以异种故，为人轻贱蹂躏，则必以万死争自立为能免。若那威、瑞典人平等无异，何必自立，而嗜顺之并于普，久同种族矣，更何必伤于废灭乎。然德人如此也，盖故家遗族遗民，不忘故国，不忘故主也。人之情也。故宁糜身破家，以爱其国，供给其君也。

抛士歪公国记

四月十六日游抛士歪公国。自柏林十二时行，四时到其京潘士歪地，甚陋，道泥泞不整，一切公私屋三四层，皆旧式，卑不庄丽，甚尘黝，盖一出普鲁士国境，即不能大治矣。古屋凡数十街，有十一二纪者，层甚矮，有四五尺者，层突外有一二尺者，亦画花。盖地处土中，无大工商，民贫国小，不足回旋故也。然有大街，颇似柏林之连顿，人民十五万，占地甚宏阔，人家多园林，公园甚多。而丫路迫叻大公园甚大，绿树幽秀，水桥四绕，有游河之船，听人乘游，士女如云。公园外有敞地，立先公骑马双像，公宫高三层，横可数十丈，四兵持枪守门，比之各侯邦，亦不为庄丽。潘士歪公为汉那话王族，汉那话王以助奥战，奥败，汉那话国灭，而公亦遁，去奥不敢归。俾士麦恶而不立其子，以觅论卜

公子摄之，在位二十年矣。至今潘士歪实无公，以故君尚在，故仅号公子君，此亦欧洲之特制也。养兵九千，有兵寺。其地分城最多，然在公国实为大者。惟地虽贫瘠，人民甚秀，妇女尤丽，红色照人，与柏林不远，而美恶相反，故知生人在水地也。潘士歪妇女颜色殆冠德国，与来因河竞秀矣。大道有十一纪寺，甚古，高五丈余，瓦甚异。先保连寺颇佳，外有花木盛绕之。十四纪之蔑爹离寺，亦甚古式。马颠尼寺，则西一五六七年者，门刻人像，甚拙，可笑。亨利狮故宫犹存，石筑，峨特式，不大而颇精妙，前临池，先公威廉像在焉。霸亨利狮尝王波緬，争德王而败逃英，尚公主生，后子孙久王德者。与新市长署相对，此署新壮，胜旧署多矣。旧署筑于西一六八一年者，峨特式，亦不恶也。有西一五二之门，刻镂甚精，重檐皆突，每突拱刻像，甚恶。有古市七层，戏院颇多，大者甚阔丽，在公园口，尤便走集，士女游观甚盛也。

然虽小国，犹有一大学焉，创于西一七四五年，先公下路第一也。白灰二层，甚朴。廊列数像。藏书楼以木架为之，与仪器室皆甚朴。建筑院陈器亦无多，盖小国力薄故也。工科器仅三橱，实只与高等学同科。学有工、农、化科，教习二十七人，学生六百人，多英、美人，一俄，一日本，每时脩金一墨，每季一百七十墨，最俭矣。国岁助四万四千，盖既名为国，亦必名为大学，若吾国之大，而亦仅有一大学则失矣。校长殷勤赠书而别。停车场壮丽，环以水木，小饮候车。七时行。吾好观德之小联邦，恍然游春秋侯国，时回思古书所言，益醺醺有味也。

一六、补比利时游记*

一九〇六年

丙午十二月五日三时，自德之亚痕京入比利时境。吾乘电车仅一时许可至，冈原回亘，林木参差，道中少大城市。四时到比境，索税二千三百佛郎，行囊不足给，无如何，乃回车还亚痕，往银行再取款，则夜不及入关矣。宿亚痕，翼日破晓早行，至关尚早，晓日初升，野田草树，尽着薄霜，弥望如开白花。听关吏验索，吾自散步郊外，有长桥临溪，流水浚潺，回望霜树，甚似故国。欧土度数甚高，而凌冬小冻，亦异境也。乃口占诗：

关征阻我遂回车，破晓重来雾满沙。独倚溪桥听流水，野田霜树白成花。

十一时半至囉哩孙市，人口六万，然气象似甚阔大，惟道路甚不洁，终日所过比境之大城市皆然，法亦略近之，较之德国道路之整洁，真有仙凡之判，不解比邻相比较，而政治之差乃若是其远也。始以为比人多矿工，故污漫，及观法、班、意、葡之污莱，乃知政俗之殊，乃以占德国之兴有然也。单子入阵，道弗不治，单子叹其将亡。觐国者岂不要哉！一时半至厘噫士大市，人口十五万，然占地甚广，惟道路益污，屋亦不整，比、荷之屋皆太整而少变，虽多用红砖而屋外少廊，楼数层，皆贯以直柱，太无味。其入民服亦不甚洁。智识程度皆远在德国下，自德而来，相形之下，种种不如，令人易轻，乃知立国相比相竞之要也。

行数百里皆两山夹涧，林木峰峦相望，石桥尤多，人家仆缘于山麓，楼阁掩映于林间者，村屋不多，然处处不绝，以视他国之郊野数十里动无人烟者，诚相反，其景象颇似吾粤，但不如吾村居之多而人众耳。然在欧土中，方里人数以比为最多，诚有然也，但比之吾广则不如远矣。以乡落论，吾广之人众，诚甲绝大地哉！

二时到曜市，人家夹来因河而居，沿数百里不断，极似德国来因河畔。屋亦新整，飞桥横山，气象丰润，为比之膏腴要壤矣。夹江之山皆铁矿穴，开矿熔铁，工厂无数，熔铁列灶数十，穴山筑石，尚多余烟，亦有稠老山空弃如废壑者。若夹江之修岸茂林，时作危崖峭壁，风景颇佳，然在吾国湘漓江岸则皆然矣。

已而至那呢噓大市，人口二十万，临江有大垒，以石桥通之，形势雄要，似德之佉论焉。三时到喃罇，人口二万，然夹河楼阁最崇阔，可比德，比以所见比境，此最大矣。

四时至沙罗大市，自此入法境仅四十启罗迈当耳。自晓至暮，可贯穿比国境。其北有恪慎伯公国，亦可假途入法，以稍迂道，故不往。

沙罗市人口二十余万，在比推京以外，此为第一。遍周其境，工厂甚多，最为富裕，屋宅多新，吾遍游之。议院、戏园、审院皆阔壮，汽车场小河横长桥，敞地隔之，气象亦敞。然道污益甚，吾不欲观之，乃命回车。久游德国，他境真不堪至也。是市亦有织纱厂、纸花厂，少游焉。

夜宿于沙罗大客店，亦甚小，而画玻窗户亦如比京。翼辰入法境，以来复日，关吏请假不在关，不能验行。过关处小市无大店可置，电车复返沙罗市则午后矣。关征之累人如此，吾遂弃电车不复用，别乘汽车入巴黎。

一七、满的加罗游记*

一九〇六年

丙午十二月十二日晓车自法之奸吾，午至满的加罗国，其国之特异，实为欧地所艳称，而大地所寡有。国土横长十八启罗迈当，深十启罗迈当，方五迈当，略当中国方十二里耳。一荒山凭峻岭，绝海疆而立国，如吾中国之山海间荒乡耳。然以此弹丸蕞尔而立国欧土，不灭而特立，与英、德、俄、奥并峙而无所属，其特异一也。此为独立侯国，故属于法，而今为自立国，国旗信印皆别立，不与法同，惟用法语及法币之佛郎，衣服饮食一切行用法俗，过桥度壑，移寸步皆为法界，而满的加罗之国旗，摇扬于一山颠一水涯自若也。以视万里印度，何其远哉？此其特异二也。欧土事情诡异，以此弹丸国而自立，实吾中国人所梦想不到。而此弹丸国之繁丽华妙，甲欧土各大国，尤为大地人所梦想不到，亦满的加罗侯所梦想不到也。

其国土背挂崇山，面临大海，形势极似香港，楼阁皆抗山占壑为之，乃无尺寸平原，在其自立之所以然，则亦以地扼山海之险，而他国得之不足增大，故听其蠕动之生命于海滨。往古欧土，中原多故大国争雄皆不争海而争陆，故满的加罗侯得以妄窃自主之君号以自娱，以此海滨荒山实为弃地，无所用之。而今满的加罗侯乃以其无用为有用也，是其以臭腐化神奇，尤可异矣。一英人语我以欧游曰，曾至满的加罗乎？不可不一游满的加罗。

满的加罗实甲天下。乃诘其故，乃曰满的加罗宫室第一，满的加罗服饰第一，饮食第一，戏乐第一，女亦第一。吾向仅闻巴黎之丽华，而未知满的加罗，及告者益众而益惊。然安有弹丸国而能胜妙过欧土诸大者乎？及此亲游，虽以告者过，然其妙丽亦几几有以甲欧土者焉。

吾食于巴黎大客店及一二食店，酒饌价奇贵。在巴黎店吾以三人午食四品，一蒸双鱼，一白笋条，一鸡汤，一鸡与茶及红菩提酒 在中国乃常食之俭者，吾以百佛郎银纸与之，仅余二佛郎余，盖取费九十七余佛郎也，遂尽以二佛郎余与为赏费。若复日夜食，若加饮三边，则不知取费至几何。吾行遍大地，未尝见此，令人骇绝。若旅费稍少，候汇数日，则不知所糜若干矣。吾夕食于外间酒店，食仅三品，亦取费五十余佛郎，然饌良美，极似中国。巴黎店饌尤精，双鱼尤妙似中国，诚甲于欧土。法京巴黎，号称美饌，然吾累食于克兰大客舍及诸酒店，未能比之，不论余国也，饮食第一诚然。道中多服饰店，妇女冠服店甚多，华妙新诡，无色不有，遍行巴黎诸大店，不可睹也。惟法人在美兰赛会有之，而满的加罗触目皆是，则胜巴黎多矣，服饰第一亦诚然。吾所居大客舍，名巴黎，俯海临公园，乃最胜处，遍满的加罗皆游客，故客店以千计，而巴黎客舍第一。其前面白石璀璨，塔瓦金碧五色，巍巍若王宫者，则戏园博场也，此屋诚玮丽矣。其他客馆人家，亦多妙丽，率用五色瓦，夕阳晓日，其光陆离，乃最胜处，然白灰粉壁为多，又室多倚山，极小材料，刻划精严华妙，皆逊汉堡。德国宫室极新诡，故汉堡实冠大地，即埃士拿亦极精妙，满的加罗惟五色瓦胜，宫室当在二三以下也。戏曲乐音，则吾所见者，未极其胜，女色无从窥见领会，然闻妓乐最多，理或然欤！吾游目浅，或未能尽其妙，然无论甲欧美与否，要为华诡妙丽，地球上绝美之观矣。

满的加罗南临地中海，碧浪紫澜，万里卷波，风景佳胜。去赤道不远，几在欧土极南，深冬草木不凋，青葱弥望，能植棕榈蕉葵，大叶夹道，公园依山上下，百花烂漫，亦极似香港公园。博场巍峨，正当公园，巴黎大旅店临其旁，道尚多泥泞，小石未修者。然全欧冬令草木尽落，游各都会皆索然无味，惟此地独绿叶青溇，又兼海景，宜其游者相赴也。故他地皆避暑，而满的加罗独为避寒。马路环山，又有一公园，临海倚崖者，更为幽胜。遍山屋瓦皆新，土木相望，兴筑之盛，日新月异，他日诡胜，不知至何而止，其在满的加罗吞并后乎？

游其公宫，倚崇崖而临绝壁，旧垒旧壁至今巍然于山颠，尚想古昔百战支持之艰难也。今因旧增修新垒数四，峻丽摩云，在公宫西角宫前，辟冈颠为敞地，两面临海，前门外环壁楼，有卫兵持枪守门，入门投刺，即可引观。全宫中作敞院落，正中设两阶，登楼盘曲而上，楼横列十余室，悬古画及其历代先君之像，铺陈甚丽，与各国王宫同。宫前绝壁上，列树成行，俯临大海，盖侯夫妇二人而月收四百万佛郎，无所用之也。

满的加罗何能以蕞尔国而繁丽甲欧土哉？欧土贵族侯封数十万，王孙公子更无数，富贵既极，思所以纵欲游乐。而欧土各大国政令颇严，德国夜十时停戏剧，十二时百戏皆止，禁妓馆，巡徼甚严，英、意、瑞、丹、墨同之，丹惟夏时一公园稍闹耳。自巴黎盛游乐，次则匈牙利之标德卑士，又次则奥之湾京矣，然警政苛之于前，报论伺之于后，法、奥虽乐，仍非贵游所能尽纵恣也。惟此区区侯国，绝无苛政，遇客极厚，而听客所为。又无警吏、报论之伺察，故驩饗王孙、绮纨公子，得以肆其情欲，无所不至。又当汽车飞渡，全欧各国皆可一二日而来，至杂沓行游，日增月盛，列国既行立宪，帝王无所事事，故亦多作微行。吾在巴黎酒店，店主人指某室曰，此昔瑞典王、比利时王所居也。若其余大贾，挟

多金而来纵乐，更无论矣。故满的加罗以其极小国而得成为极乐国，历时既积，踵事益增，于是淫乐侈靡之具，因巴黎之旧而少加焉，盖其势使然也。夫既聚全欧穹富豪贵之人于数里之地，以穷欢极娱，纵极所欲，而无清议以从其后，既以挥金如土之豪，又加一掷百万之概以济之，则缠头之费，饮酒之资，必无可量，则亦必合全欧华丽之具，致乐之道，以日增饰而加美之。所以穷人欲者，不外乎声色、服食、室器数事，其日讲求以致精极妙，因以极速之率，遂甲欧土，乃自然之理，不足怪也。所可怪者，仍是海滨能存一独立侯国，不收他税，独收博税之一事耳。然其展转相成，遂成一极怪之极乐国，乃知春秋之郑、卫，声色独盛，非无故也。

大地极乐国，曰满的加罗。领土二十里，小侯何么麽。山海翩翩独立旗，附庸于法仍不磨。灭得不足以为大，苟存性命乱世过。跨山南临地中海，云石嵯峨荡紫波。气候不寒海气活，深冬木青花繁多。侯国如弹丸，侯政不繁苛。顺人之欲纵人乐，归者如市满山阿。博场闲丽过宫殿，公园妙美百香和。靡颜腻理四方集，遗簪墜珥深宵多。宝钗珠履日诡饰，锦衣玉僕加婆婆。鸣琴利屣繁曲剧，雕墙文瓦增嵯峨。欧土华族数十万，束于严政无奈何。辟此桃源异国土，纵极人欲无讥诃。汽车一日可飞至，避寒牵袂争来过。隳辔王孙金络马，绮纨公子玉人歌。列国帝王居无事，微行时举金叵罗。挥金如土掷百万，踵事增华日相摩。服僕曲乐皆第一，甲绝欧土理则那。小侯故垒凭海噬，宫阙壮丽摩天霏。月收博税百万钱，一切无征人衍惠。旅者如家歌乐土，妙音之天何人世。腓尼基、隳尼士，欧土权丫多产异。皆从极小生诡奇，无若满的加罗极乐之怪事！

一八、西班牙游记*

一九〇六年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十二月十五日，自法国之南入西班牙，携婉络及幼女同复行。同复适自中国来，癸卯吾自印度还游于爪哇，而同复生于濠镜，今四岁。乃复见哇哇者，犹在抱也，然舟车见惯，已绝不惊。法班之界曰要离，十二时于此易班车，关吏验行李，有巡警三人立焉。望见比里袅斯大山，汽车终日穿山行，岩壑百重，峰峦万簇，争奇竞秀，青绿未了，山秀嫩已极。岭颠皆种葡萄，连畦接云，望皆碧绿。渐至正峰，其高摩云，涧水涓流渐成河而黄色。行百里至素乌拉加市，班人屋虽四五层，甚污陋，白灰平直，无他饰，裙褴褛置闲干皆满，污乱触目，有极似中国北方者。瓦旧坏不堪，屋脊金字形，且泥砖，夹路以石，与欧北相比，有若天渊。但甫入其境游其野，而班之贫弱不治已可窥其概矣。穿隧道三十里许，大地之隧以此与瑞士为最长矣。逾峰颠至西尔沙素，开大平原数十里，沟水涓涓，盖大山之顶反平故也。渐至绝顶，但见积雪封山，平岭纯石，有若卧虎。其最顶则为大雪所蒙，不可得见，气象雄奇，绝欧南壁，群峰横排，极于海滨，南走为班、葡，至海滨为赊[尼]华，群山复穿海而成，非洲皆祖此山为所自出。而全班、葡境半岛皆山境，亦此山余枝所腾溢而成。其山盘亘二千余里，当冠欧洲，虽瑞士之阿尔频岳尚逊其大也。中国内地则无之，惟自太行走西山隔绝漠北者似之耳。若无冬无夏，

终岁青青，此惟罗浮有之，衡、庐尚不及。吾未至天台、雁荡，不知相似否？但台荡之小，比之培塿耳。吾于大地至大之山，若印度之须弥，居之经年；美加之落机，四过之；墨西哥之贯山；欧洲之阿尔频山；及再穿之此山，皆再过。而在吾国穿居庸关走七十里而出西山表，与及绕庐山、罗浮一周，则若丘垤，殆不足数。须弥山横绝印度南北，其长万里，每望绝顶雪峰，若片云在河汉，其高大为宇内第一。在加拿大逾落机山，汽车须三十余时，南入美大半国，当次之。阿尔频山汽车七时可过，逾此山十一时乃毕。吾惟未至南美安底斯山，则此山之雄奇伟大当在第三。然须弥、落机终年常雪，若千里青峰，竞秀争荣，则此山与阿尔频尤令人应接不暇，惜谢康乐、李青莲不及游也。吾生也晚，而幸当交通之运，名山履齿，足傲前贤，通人良用自慰也。夕七时下山，至美兰大。九时至班家谟，群峰次第渐低，排队而下，如勒仗卫；如立亭盖，如劈金斧。异色□赴，月光照人，与积雪相映。耸崖峭壑，奇碧无尽。乃赋长歌：

《过比尔畏斯大山》

雪色何穹窿，横绝欧南壁。延亘三千里，天作法班隔。翩翩峭醉姿，一青惟头白。绝顶辟大原，莽莽接苍碧。横嶽偃长霄，积玉凝巨石。突兀耸天宇，连峰走额额。俨若分军队，仗伍各部勒。亭亭旗盖出，森森金斧劈。涧流泻绝底，浑灏黄河窄。葡萄遍山麓，蒙茸发芳泽。千岩与万壑，竞秀绿可摘。浓姿若美人，容华倚天末。不知衡岱色，颇觉台庐索。南走踪尼华，磅礴露节目。余枝落非洲，万里变平漠。南欧萃菁秀，宜开文明国。忽念千年战，英雄梦已昨。山色泽不改，青青横海角。

是夕，严腊奇寒。行遍欧北，皆不觉冷，至班境以为渐暖，忘带毡裘，不意白雪遍地，又适资斧已匮，是地无通行之银行，尽易

各国金钱，不足上等客位之数，所宿下位板几无暖炉，寒气益迫。旁舱客多，如盗如丐，恶臭蒸薰。巡警数人，处处相随，持枪巡视，似警盗然。买酒支夜，益不敢寐，与家人拥足假寒，终不能寐。旁客来往无常，有时无入，则巡警亦复可畏。幸竟夕月明，越山过野，景皆绝佳，足以消遣。既而审知班境多盗，常劫盗汽车中客物，故汽车中常派警吏持枪相从，有时并警吏亦被杀也。此夕千余里荒山，其劫盗亦固其所，即大市密乡，汽车亦常见此事，班、葡交界处尤甚。后此，吾一夕在上等车夜卧，有客无行李，破扉而上，目炯炯，发蓬蓬，吾虑其为盗，告知所携向导者，乃竟夕与之对坐，此人觉，至下站遂行。向导者曰：在班、葡间多盗，有金银首饰宜别寄，否亦不可少露，行李上下宜戒慎，深夕尤宜检点，不宜熟寐，游班、葡者不可不知也。吾行遍欧美数巡，未闻有劫盗事，不意来班而闻此，班与诸欧比邻，政治皆同，民权立宪无异，而民贫多劫盗，行李多警，人视为畏途乃若此也。他日，吾国汽车遍地时，未知尚有盗戒否？或亦处处须巡警随车耶？若班、葡者，不可不以为戒也。

十六日早六时至西班牙京马得理，停车场即在王宫前。御园旁扫夫若丐，执帚而扫街道，马车小而劣，街道狭而污，砌以小石，犖确殊甚。屋三四层，白灰方平，无刻饰，道狭仅丈许，最广者亦仅二三丈，时有敞地立石像喷泉者，亦复湫隘。客店皆偏小，且无炉。行遍数大街，遍入最大客店数处，吾睹其规模之小，街道之狭，皆以为偏僻之所，不欲止焉。既又易佳马车，再遍问最大道之最大客舍，则皆昔所曾经而曾问讯者，乃班京第一大道，且开敞最聚众处，如吾北京之骡马市、吾粤之双门底矣。市长署前银行各大公司皆在是，其客舍乃班京最大者。吾初到不知，犹以为偏僻狭小也。盖吾习于欧北美东之俗，未见有狭道小客而为国京之最也。即丹墨、瑞典、比利时小国，其京师客店广

道之规模亦尚伟，然不料班之大国文明乃若是也，益为失望。又晨光方启，马车驰问时丐者已遍地，随车行乞，上车、下车、出门、行路，无在非丐者攘臂低颜求乞之时，稍有所施，则塞门壅路不得行。其在中午，或在广场，或在游观要地，乞者连环百十，或高或下，或老或少，或男或女，跛者瞽者，逐车拦路而乞，施钱尽而不及给，或施不均则谩骂，必待御者挥之以鞭乃去。吾昔游意大利讶其多丐，今游班益骇其多丐，比吾京师有过之，岂凡旧国新政未行，机器未行，养民无术，其必不能免于此乎！吾不知贞观盛时，斗米一钱民生何若，否则必如欧北各国之政善于养民而后可也。班与德、英不远，观感至易，而绝不知采其政法，民无以为养，乃多墮为盗丐，亦可哀夫！同为欧民，苦乐何远也。

马得理京散衣施多路创于西十一纪，当吾宋时。据坡陀群冈而立，群冈自后拥至，地势似扬州。王宫立其冈势尽处，前尽低洼，为御园，又远为行宫，为火药房，在王宫前可凭眺而尽揽其形胜也。在群山崎岖之中，既无江河以去其秽而便流通，又去海甚远。以地形论，近海平陆，而膏腴不如筛非，宅中险壮不如迦怜拿大，回人二京诚得全班之势要，马得理僻远崎岖，如州郡城市耳。以揅理第五之雄，内帝德、奥、意之壤，外启全美洲之土，应在临海之灵对以宅新京，否则稍北而在嵇秩，或在筛非，皆大原广壤，绮野绣错，运输便利，农商益富，胡为其在马得理也。不过唯难开创，启自山僻之侯封，渐定四疆，亦不复迁焉。揅理第五以入德道近，又时巡回京而分驻之，故安而不改，至今此京长仅十里，横仅三里，当英一里耳。曾不能当吾国府城，何有于美国新辟之万家市邑乎？西班牙数百年前在宇内实为第一大国，自拿破仑后，美洲诸属地尽失，而非利宾、古巴犹为其殖民之地，即论本国土，亦十九万英里，在欧土中亦复泱泱大国，与法比大，不意其京邑之狭小如此。当时新辟大地奄有美洲，万货渡海而

来，咸辐凑于马得理，于是千年商国之暹尼士为所夺而遂衰。吾昔读书，侧望马得理及理斯本，庶几于伦敦、巴黎之殷赆焉。及亲至其地，乃见二京之崎岖山谷而褊小也。追思昔者奄有全美时，物品转运，皆赖骡马驮来，南自灵对，北入要离，骡铃相属于道，陌尘飞扬，正与吾京、津、居庸、北口相同，厥惟艰哉！巴黎、伦敦百年来式廓累增，柏林五十年前人仅六万，今乃三百余万。马得理乃不见增，如吾北京然，可慨矣夫！此旧国也，蕞尔堙堞而已。

马得理昔号称欧美转运市第一，聚美欧之货而享受之，因大民富。自西十五、六、七纪，三百年间雄霸于欧。史称其俗淫佚骄奢，衣饰珠宝绝丽，车马华都，宫室严妙，戏曲食谱皆别出精妙，王宫尤有名，欧人亦至今称之。吾未至时，想像思议其富丽，又于戏场见其衣制，以为国虽近弱，应并驾巴黎而别开生面，旧霸之国，必有稍异者。及亲见之，乃若无睹，凡旧史所谈，今人所道，皆非也。其市道之狭隘，宫室之灰污，乞丐盈道，一望已非。其居室之内多垫白石，亦有走楼间以铁网，陈以花木，惟外观不整，素灰无饰，或多凋坏，亦不修治。其内室似稍丽，而厚壁阶砖楼道灰土色迫人，不恶坏则朴拙，绝无欧北精妙华雅之气。其宏大而带土气，尚不如印度，乃甚似中国北方，但内室华饰与崇大过之。京师第宅之内，铺设亦有精美者，但皆不顾宅外，故道污屋旧坏，令观者失色，正与班同也。美、德之宅以园林环外，而一屋峙中，又复楼塔诡妙，阁廓突兀，五色相宣，家家异式，故望之滋美。班乃高墙围，但见败砖落灰，宅内美不彰，睹之黯然，正与中国同。京市仅有一二大街，虽或百货鬻溢，而狭隘卑小，过之而不知。吾尝入其大银行，灰楼两转，绿板无饰，若吾国当店。然其视纽约、芝加高之层楼入云，文石摩色以为阶壁，光彩照耀，广大都华，比之何啻蚁壤也。入其大戏园，略饰金彩而剥旧，皆用

厢房，而红板甚粗，地毯污旧，而坏壁不涂饰。戏曲服饰铺设与欧北皆稍异，而土气不除，比之巴黎之华妙，有都人乡夫之别。戏调之女喉，时带男声，即看戏诸厢房之妇女，倾国之富贵者备在矣。而衣饰不甚华，钻石杂宝无多，求如巴黎、纽约之宝光照耀者甚少，亦远不能如伦敦、柏林焉。惟陈市廛中妇女衣饰尚多新式耳。其道路虽劣而狭，公园虽荒而尘上，而游者车马无数，油壁新式，骆黄雄姿，相随踵接。当夕阳至黄昏时，富贵家必以车马一出游为荣誉，至入夜八时乃归。大街之中驱车者，非别以金钱领凭牌者不能驰也。以道狭，故无凭牌者旁行，地小道窄，全京仅此一二大街。自公园还，至市长署戏园前，及夫王宫议院不过三数里，回环周遭，载驰载驱，只此矣。道狭人众，鞞击肩摩，车马皆贴尾逐辕蚁磨而进，岂止不能驰逐，日日如此，亦有何意味。而班之巨家贵女，日必盛装涂泽以出游，不则不齿于上流人数，勉强为欢，只有苦耳。

惟烹调颇美，能合数味为之，甚似中国。班、葡皆然，直有过于法焉。不知班师法耶？法师班耶？以文明之先后考之，班先觅新地，先开文明，法在其后。吾游遍大地，惟中国烹饪冠绝万国，大地各国皆不得其术，法国何以能产此，计必自葡萄牙得澳门而传中国饮食之法。明正德时，葡租澳门在西十五纪中，法未大开化也。葡、班语言种俗多同，皆同时辟新地而好异。自葡传中国烹饪法于班，班、法交通至多，路易十四之孙又为班王，因以传中国烹饪之术于法。时法方强大汰侈，思以嗜欲诱诸侯而合之于华踪喇及巴黎，故烹饪事讲求。而以未用切法，故不得不因其旧俗，大截而加之味焉。遂为今日欧洲烹饪之祖。吾观班、法之切卵为四块，又食生菜与其他调味，多类中国。葡人好茶，呼茶为茶本音，其饮食之味又同中国，故可推而得其祖所自出。吾常谓中国饮食之美必混一地球，今益信也。葡、班饮食本美，

今欧美人盛称法，而不大称班、葡者，以国弱不显故耳。其王宫白石三层，有内外庭，周廊以柱，外环三面，右长廊以双柱为柱承之，门为铁阑，规模类法之护华宫、华踪话宫。祭殿全饰五色文石，盖路易十四之孙王班，故模仿祖国，在众小国亦稍可观。以欧洲如国王宫皆不大，如班王宫者，白石庄严，虽不能如德之新宫，其亦英、意、奥之班者乎。班、葡人衣冠讲礼甚至，相见必高帽短后衣，乃至大戏园非高冠燕尾服者不得号座。及视之，遍座客无一非高冠短后服者。戏一出散，座客或起立，或散步，或出茶室，无一非高冠短后服者。苟非其衣冠间厕其间，则众视而讪笑之，余风及于墨西哥京亦同。犹太人家破落，而衣冠讲礼法，仍过于寻常百姓家也。班人其犹是夫。观衣冠如是，其他薄物细故繁礼可知，其文物之见称于欧土亦以此，其物碍难变亦以此。吾在美见总统也，见朝房之人士皆常服，有持伞者，有跛而扶两杖者，总统亲开室门，衣白背心，坐而招手以对客，其简易若此，此其所以取班之古巴与非利宾也乎！

游 王 宫

王宫为西十八纪时非猎第五所建，正面四柱，左右各五柱，左右翼廊，室突出，廊六大方柱，自廊远望全胜。正门惟王出入，宫前路及后门惟王族能行之。有长桥以通御园，宫门门卫兵持枪巡警。是日天主教大祭典，群臣咸集于王宫。遍宫廊壁皆悬织画为满，大有三四丈者。吾请于管宫大臣派群长导入宫观礼，入宫门，内外纯以白石为之，登数十阶，陈列卫士皆红靠衣袴持戟巡楼上，每一丈立一人。至十时有卫士三百六十人轮直，皆荷戟。王祭庙顶为伽多治画，圆穹半壁饰金，神案前供一书，西班牙之拉飞所作。其对朝室，墨西哥文石柱为王坐处，右室王妹所居，廊四像，皆刻罗马前王也。是日士女请于宫内，大臣入宫观

礼者甚多。王来时，乐队先行，群臣及国戚王族分左右两行，前行皆衣金绣大礼服，宰相茅拉相十五年，白发老矣。亦前行，此为保守党从太后以守旧教为义，压班人而拒新法者也。惟王与后行于中，其姊妹二人从之。王衣金绣戎衣佩剑，逐队徐行。吾行礼，王答礼免冠。盖旧教最重大祭典，故是日举国贵戚咸集。班、葡、墨奉旧教，一岁中祭典甚多，故罢市日亦甚多。班王年逾冠，而甚长，视甚徐。旧教非所好也，欲力改之，今抑于其母后，未能行其志，然英主也。以女后而几陷国于危亡，何中西一辙哉！宫门乐兵二班，卫兵皆骑马，凡一百五十人，每日十一时轮直。王出入则从，旧白衣黄边二十四人，新兵黑绒衣红边。其在内庭卫兵三十八，步兵一百二十，工兵、炮兵十二。兵名亚喇伯兵，每二时一易，皆奏军乐，其乐声清哀而不壮，此西班牙所以弱也。吾昔游南洋，听印度、霸厘、廓尔喀、缅甸、爪哇诸乐皆哀咽，如泣如诉，真亡国之乐也。欧北诸国乐，皆古铙，吹以笛角箏箫，多屈折而加高之，故声最雄壮。所谓夏声，必大发扬蹈厉，宜其强哉。吾在大霹雳六月举行祝万寿礼，是日午寐，骤闻中国乐作，其声清壮，奋而上扬，吾抚枕曰中国不亡矣，但不能无少乱耳。时久在南洋，日听亡国之乐，故闻声而能辨之，乃叹闻乐知政为不谬也。昔万宝常闻隋乐而决隋亡，吾昔甚惊其神明，由今观之，乃正无奇异，不过备闻兴亡之乐，则自能审音知变耳。今观班乐之比于欧北诸国，亦可鉴也。各国王宫皆无马兵百数爆值之礼，惟班有之，想是旧制。然国弱民贫而政不修，铁阙外乞丐无数，兵值何为？且观各卫兵黄馘菜色，其弱已甚，凡旧国危弱者，虚文愈繁多哉！此不类吾国督抚之朝晚鼓乐出入仪仗乎！王后妃与子女日必出游园，黑漆车而朱轮，将出时卫官红靠服金边冠立于门。宫后大街名摆廉，林木夹荫，筑以白石，最整阔矣。有白石园坛，立王非猎第四像，环周诸前王像十数。王宫有大石像，名噫士哥

厘,为千五百六十七年时非猎第二所作,工程凡二十一年。宫后为戏园,二层,甚小,前为女王以列沙伯像。海军署、内部署、议院皆在宫旁,近而甚小,小国寡民固无如何,议院制更斜而不正,抑可异也。德之佛兰拂选帝宫亦斜,欧人殆不计此,然遍全欧只此二所耳。议院前有议长郁拿文士像,曾为外务大臣,最有才名,西千八百九十七年为无君党毆死。全议院地皆铺红毯,甚华,乃班自织,软厚似印度者。丝织者每玛值五千或七千线,八月乃成一毯。吾尝游其厂,工人三百,以绵绳十余色为之,甚粗。有十四纪旧织画而重补者,有十六纪佛兰命画而修坏者,班人工艺以此为最矣。其门镶红绒,平无雕饰,似北京及各僧寺制。议坐处椭圆,上议员世爵三百六十人,皆王命。正面作王坐,对楼为公民听者坐,左右室有知识于议员面请观者坐,又左右室各国公使坐,又左报人坐,又右贵夫人坐。王至,由中门入,移中坐议长坐,而中坐左为大臣坐。右一高位读文处,夹长廊,贴金皮,藻井甚丽。中座画堂凡大画四,左为今王母后临朝图,母后黑衣抱小儿坐,前二小女为王姊妹,后二妇为先王姊妹,皆黑衣。前列诸大臣,后立诸将军锦衣,母后捧经而誓;右为十一纪初班王烈加列度信教图,们若的忌连所作,王指经作誓,旁二人跪,一人以首捧经,一人跪捧杯,王珠冠珠补,后妃珠珥,悉此以明班国教所宗议院所定也;一为科仑布像,纪辟美洲之功也;一卑路沙将军像,纪灭秘鲁之功。又有回王波哈的噫痴路之故献匙图,乃西千四百九十二年班王非难及后以列沙伯平回城故事。又有巴的拉围回之迦怜拿大京城图,纪开国之功也。有千八百八十八年摩文路作十字军图,纪文明所自也。有十六纪陆军将嗜约翰像,纪武功也。画堂左右为书记室、秘书房,毯、几桌、藻井皆极精。内一室黄缎几,有以列沙伯后故几,有卑理尤所画王亚拉宽叟十一像,今王父也。有今王母后抚王背图,王时

十岁，像貌甚苦，宜丁艰难也。环以前后议长像十余。

议院中之藏书楼最奇丽，班特色也。西千八百八十二年以铁作峨特式，工甚精细，一切皆铁为之。有西十四纪之皮纸，取之丫士惕者；有墨西哥文及牌；有非立第二亲笔、楂理第三所读之经。内室壁皆皮，几皆峨特式。有科仑布旧地图，极粗略。其库室六画大数丈，似织者，实写成，亦奇作也。乃写楂理第五灭突尼斯者。是画始有枪。有一海舰破巴护士国，甚妙。藻井则回式。一室有班人始从教食餐图，闭门开灯观之，光阴如生，乃亚L河L(拉下)所作。一室有楂理第五作僧图、非猎入回境大战图，皆佳。各室毯几异色。下议院别在他所，议员四百八十。院半壁形，班人于两议院经营甚至。下议院各室毯几壁皆异色，密室绣尤华妙。议员书室有橱藏印。其大臣室有痴士伯所画楂理第五与班战图，甚佳。此院议长厅在中，王出入左门，常时闭之。班两议院甚大方，不让他国。王宫旁为王之博物院，多藏十四五六纪古甲仗，游此乎！可考欧土何时为文明矣。最古德王楂理第一甲，肘有黑鹰。德帝马西密怜钉甲，德王非立第二遗旗，非难王长剑。又一剑一经。以列沙伯剑及峨特装甲，胸前用银刻，尤精绝。楂理第五遗旗，楂理第五为大王，兼王德、班，遗物最多，遗金甲凡五，皆红裙袴，其步甲裙画马。圆盾二，自意米，胄二，自德米。又二胄，有甲首，意工也。又有五胄，极精，以阅兵者。意工之胄一以抢婚者，可考旧俗矣。其马首钢甲稍薄，开多窗，手持长剑五尺。又有两剑与切肉刀。楂理第五初至班时，跨马衣甲胄，手持丈八长矛如伞，大二寸，手仅能握之。胄上有髦，长翎三尺，马衣绿裙，盖欧土在昔国争侯争无时或息，故王侯躬擐甲胄以为常服，乱世之苦哉！今欧人安平日久，已忘之矣。楂理第五为德帝时甲胄，及攻突尼斯之胄，皆上插孔雀翎，与中国同。但中国拖下，不如彼之上插，要以为穹贵者之美观，

则一也。国初孔雀翎只以赏亲贵，亦不如后之滥也。楂理第五有胄，刻划象人首之发。二盾刻战年者极精，一刻人首形，一刻狮首形。又遗甲马二，皮履八。楂理第五遗枪甚多，子母短枪二，已甚精。又一金枪，刻划精甚，突厥十四纪所制。二金枪刻白花，尤精。又有连弩，如吾宋制。其万钉甲，蓝花长袜，俄国履，皆可观其俗也。其游车黑皮者，前作一箱，若京师之车然。有二铁碟，为楂理第五所食，其朴拙甚矣。有红绣帐二，甚粗，其一长圆，乃楂理第五与法战者，内用画柱，亦颇文矣。一书为楂理第五甲式，盖其享国久，甲甚多，故后宝其式也。然岂闻吾国帝王有甲式乎？非立第一以美名，乃奥人始王班者。手有刻文甲裙，手持长枪。非立第二十九岁之金甲、金盾、金鞍，又有五金甲，一软者。二马甲以巡游者；金马甲六，杂金刻花，以大阅者。又西千五百六十五年王族所献二金甲。又短金枪二，前有斧矣。非立第三第四各存二金甲，其金鞍为诸侯所献者。苏格兰王赠长枪二，短枪二，皆甚精。非立第三童时跨马佩盾小枪像，其三子皆童像跨马，甲首开一面窗，白裤袜，其他童子甲十八，非立第四子美兰所作，盖以与童子军也。又有犬甲。哀哉！生战乱之世，自儿童已终日被甲胄，为王子乃得终身甲胄，其苦如此，此岂中国人所讥哉！然则吾太平之日久，而文明之至矣。人不幸而生欧土，昔时险难甚哉！吾心伤之，徘徊于中外之故，而感不能已。其制镶金枪百余，皆甚精，皆非立第三者也。佛兰诗士法人始王班者也。其胄刻多像，甚瑰玮。

拿破仑送三金枪与楂理第四者，亦佳。

王亚拉宽叟十二，今王父也。所遗金剑三，摩洛哥之金枪一，在英、奥陆军校冠各一，旗甲鞍各一。

葡王素巴士顿第一钉甲，墨西哥王赠鸡毛织战画，则十五纪矣。突厥帝赠金枪四，西千七百八十二年者。又长枪十三，镶红

宝石，极华。又猎宾度之荒头金剑金筋。中国剑十有七，日本十六纪皮盾。有意大利将军加里波的攻奈波里之甲，罗马式肩胸及靴皆刻狮，令人想见加里波的当时顾盼之雄也。有灭秘鲁将军卑沙路所佩短刀，灭秘鲁为班奇功，故卑将军之遗物班人甚宝之。有尺许大胄，圆如回帽，乃巴巴拉国所赠。其十字军有教旗，刻马利像。又彼得第一戒指与大翡翠宝石，峨特装蝇头翼高冠，皆足考其俗也。大概所陈列，彼十五纪多弓弩，十六纪多甲，十七纪多枪，可考其兵器进化之序也。十五纪始用镶木枪，如中国抬枪然，此枪之滥觞也。而十六七纪间，诸剑皆遮手有护，可见未离剑世界也。至十七纪非立第三，枪乃颇精。观十四五纪与荷兰大战，兵器仍是剑戟，其器犹存。十六纪与德、法、突战，各国灯如日本神灯。十五纪甲兵，胸有突管，以为用矛之力，其甲甚高，想选兵必用长人，观其甲矛如此其精。其始用枪，殆非注意，而间用之耳。其十七纪矛戟柄多钉棒镶金以为战令，卫士镶金冠及盾，有二小盾椭圆，镶宝石者。观此院也，吾重伤于欧民也。彼十七纪以前，殆无日离甲胄剑戟弓弩之世也。其以精枪横行，仅三百余年耳。吾崇禎时炮，康熙时枪，已甚精。但无竞争之国，偃武修文，销锋为器，故不事此，因以不进也。夫道得失相反以相成，神奇为臭腐，臭腐复为神奇。吾国文治之至而遂衰也，欧人争乱之极而遂进也。故夫言道之难也，有所偏重者必偏亡。印度戒杀生言仁太甚则亡，中国重文化言安太甚则弱。

今王新大婚于英，其婚礼之庙甚小，如中国小祠庙，创于西十六纪，千八百六十年再修之，颇多画像，王婚图犹存。王与后各立室门，大僧嗅王及后手而引之，贵夫人立左右也。然门外石亭已无盖，不解王何以成婚于此小庙？或言近而便民观之也。

班王前年之遇无君党之刺客也，幸无恙。吾过玛若街，各国

使馆所在也。导者指八十八号之六层新石楼，曰：此即炸班王之所也。王舆过，楼顶掷炸药下，幸中电杆，王得免。此与荆轲刺秦王剑中柱无异。铁铉之以铁闸断燕王也，断马首而朱棣无伤，岂非有所谓天命者欤！班王虽弱，然深恶旧教而欲政与教别立，虽今有母后之阻，将必行其志也。天其或以王救班乎？然无君党之誓行其志也，不论王者之有道与否，又不论为王者与否，乃至后妃、总统亦刺杀之，如奥后与美之麦坚尼然。今方乱世，岂见群龙无首之时乎！不当其时而妄行，断脰决臆而无补于世，何哉？或曰是党虽无道，而足以寒暴君之胆。今各国君主皆慄慄不自保，常裹甲，为君主于今日何不幸哉！积之累世，君主自是将绝迹于天下，民权大昌之后，自有是党应运而兴，以为天雄鸟首，不期至而至者，岂不异哉！

游 画 院

班画为吾中国西画所自出，凡港、沪、粤城之作西画，俾色揣称，皆法班人，盖葡近班而俗同，画派亦同，葡据有澳四百年，濡染至近，恶得而不从之也。吾久见西画，绝不爱而美之，自见意、德、法诸画，乃大称之，则以班画在欧为别派，多用青绿，而最恶劣也。吾不喜之，亦不欲观之。惟班人既为吾国画所自出，则其名家自有佳者，亦不可略也。班名画家有四，士加士拉化以人像著，路厘描次以作教画名，此院凡数十幅，致佳。路啤黎及亚该以山水楼阁兼该名。此院之圆穹外室皆四人之画也。亚该好用淡笔绿色，今中国人所师，则亚该派也。写像则士加士拉化派也。亚该作犬马田家刘禾画，颇有生趣，但见惯，终不爱好耳。

士加士拉化生于西千五百九十九年，死于千六百五十年。画凡百数，以与荷兰父兰命战图最有名。所作非猎第四家人行乐

图、拉士绵尼拿家人图皆有名，其犬神似，二画亦吾国西画派所自出。又楂理第四后全家，非立第四女甚秀美，两髦垂下。楂理第三鼻甚高。其烧人院图，观者尤众。其写巴拉嬰将军像如生，孟梯尼像亦佳。路啤黎作多人物画，近荷兰，于四家中似为最，然是守旧。亚该专以秀淡生逸胜，与欧派之深浓真为别裁，而脱尽欧风矣。此为开新，其易传染于中国，亦以轻淡与中国画笔相近故也。故亚该之变意大利拉飞尔，亦如文、董之变南宋院体，皆以生逸胜，然不免变而失真，变而愈下矣。吾于是于欧画之派别尽之矣。院仅有拉飞一画，秀甚，别为一室，甚重之。的部路画人鳄鱼湾治美人，皆佳。铁住五画，作楂理第五者佳。路易第一、非立第五及家人像皆存。林吉画埃及女王甚精丽。亚该以西千八百三十八年死也，当道光十八年矣。其珍品有教皇所赠两织画。非猎第二曾住暹尼士，其宝石盒碟及宝石摩色四狮桌犹存院中。

十八日游博物院，院以白石为之，颇壮丽。门外立石像十数，有散衣施多路者，十一纪初开马得理京之人。

亚拉宽叟噫何比，创律于十二纪者。门内有女王以列沙伯抱子像，佛兰诗士像，女王马利欽利士颠像，暹难第七后像，皆存焉。有名画者玛打拉傻像，左为书藏地，素板无饰，然书皆手写者。又藏十三纪至十六纪之古书万册，皆金花边者。有十三纪之可兰经，有十五纪以列沙伯所读之经，锦匣。盖近世刻印本书皆不收焉。有马西密怜王出游图，大车上作宝座，前三列皆宫女也。前驱十二马，亦皆宫女，其淫侈，惟杨广似之，亦异观也。

有哥伦布手笔一，存其寻美洲笔记第一卷至第二卷，其第三四卷则失矣。此为世间瑰宝，与海军博物院之哥伦布寻美洲地图并为双璧矣。寻新地之名船主沙罗难地手笔亦存。灭墨西哥之葛爹手笔亦存其二。

大名诗家乌打绵度士始、作曲家拉悲的囉加，又诗人些坟地手笔，以列沙伯手笔一，楂理第五手笔三，非立第二手笔一，非立第三童时学书，非立第四译意人所作班书，彼得第一手笔一，今王亚拉宽叟十三手笔一。

有十六纪之天文图，度仅有经纬，甚粗。十四纪之班战图，亦甚粗。班古王各像，葡国炮垒图、印度炮垒图皆珍品也。其余无佳品物，不意以班国之有名，而博物院之寡小如此，不如荷兰、瑞典万千焉，何欧南之国远逊欧北若是乎！仍是旧教拘碍之也。有鱼形似波罗，有鱼骨大数丈。游海军博物院，此院尤班掌故所聚之“天禄”、“石渠”，恍然见班国辟地之雄图，为欧美文明之启明焉。班之有功名于世界者，在此院也。

第一是哥伦布寻美洲之船型也。船似中国，大眼鸡平头，四帆，凡七船，船灯犹存，恍然如见哥伦布指挥西向之象焉。哥伦布遗物别为一室，悬二像，一老一少，面长，鼻甚瘦，广额，老时尤丰，吾曾购其十像焉。其手画地图，横长五尺，深二尺许，方针盘线极多。所画人马红绿袍，城郭塔宇无数，多平方者。其画美洲全形，墨西哥海湾形已甚似，此最奇矣。

哥伦布寻美洲图，凡作三线。第一次至都架；第二次至山多呢匿架，山多多明固，岌部唯，梯□太；三返皆自北。

哥伦布既得新美地，饮酒谢天，其杯藏以文木匣，裹以女王以列沙伯所织冕锦。吾抚摩之，想见其苦心毅力卒庆成功之时，其欢慰何如也？其同寻新地之友遍得绵夜像亦附存焉，目甚圆。

灭墨西哥将军葛爹、灭秘鲁将军卑路沙二像，葛爹状圆壮，卑路沙长面而锐眼。班有二将驰功域外，辟地万里，诚不世之奇功。葛爹以炮十三、马兵五百灭墨，乃并其文字图书而尽灭之，可谓惨矣。吾虽壮其事，而恶其人。葛爹灭墨之旗，犹存寸许，

今以金牌系之。其余海军战将三十像遍悬壁上，二百年前班海军实为大地雄也。各名将冠带宝星别藏一室，兵校缩型附焉。又有将像十一，以班人观之，不胜今昔之感。

班初王非难第一，黑衣冠及杖，与女王以列沙伯白帽，先王亚拉宽叟十二任海军时衣及游船在焉。其游船如中国扒船。有中国牙紫洞艇焉。有嵇秩市、非路市船坞型，二地皆班屯海军处也。卡打贱吕宋船坞型亦存。西千八百六十年，吕宋兵船如鱼，吕宋他兵船十数，左右扶木，自十八纪下之兵船型皆在，然甚粗，惟可以观化矣。然不及荷兰鹤士淡之博物院船型十之一，抑何荷政之修也。荷船型又不如英，与美战败之船型犹存，盖沉溺死士五百，故蒙以黑纱而哀之。阿根廷助班舰以战巴西者犹存。又有十六纪非立第二拒突战图。其鱼雷别为一室，以海军器械观乎，则班今者尚不如墨，何况其他。当时之雄而今安在哉？此又为国者之鉴也。

观陆军武库

西班牙乎，枪炮无多可观也。只夸其在昔，可以考古班之灭回也。以千四百九十二年，哥林布寻美洲之岁，回之炮以籐缠铁者。

最可惊者，西千五百四十七年楂理第五之炮，长丈余，大尺许。计当嘉靖晚年，德国新旧教争时，欧土全未开化，而有大炮若是其巨也。盖彼十四纪自蒙古传于中国，十五纪突厥传于蒙古以灭东罗马，而即入于欧土也。故考大炮之自来，但于吾明世，彼十四五六纪蒙古、突厥与东罗马、奥、匈之战，考其展转传授可见矣。以后则彼所制日精，只有欧人之进化，无关传授矣。

有西十四纪短炮弹，用石，大同今所见来因河畔罗马古城前石弹，堆成尖三角形。盖吾五代宋时已有之，炮文从石，乃创制。

之始也。其明末攻吕宋之炮已长五尺，大三寸，亦存。惟葛爹攻墨之炮，长二尺，大仅二寸，此则西千五百二十一年者，盖渺乎小矣。然墨人无炮，亚谛苏孟王遂以三万兵而被擒，焚其身而灭其国，利器之所关，以为国土之存亡亦大矣哉。近年吕宋人阿坤丫杜之败于美，亦以无炮故。有非立第三夺荷、法之炮。今班炮厂四，皆甚小，有在陀利度者，所陈各炮亦甚小，反不能如楂理第五时，何其类中国之甚耶！德克鲁伯炮厂赠今班王七尺银炮一，轮轴皆银，以四马驮之，其所赠之厚如此也。其所获班人购炮之大利可知也。立国者不能自制炮，致以大利贻人，至急时则一无可恃，亦可哀也。孰非治国者，而让德人也。有中国古枪四，银花精凿，轻美甚。吾昔在盛祭酒伯熙家见乾隆时枪略同，仿康熙时精制。此枪无文，要康、乾盛时物，今乃反不如之，令人俯仰古今，不胜感慨也。有墨西哥十六纪枪，此则班人得墨而制之矣。

战图甚多而致佳。其千八百六十年，有将军编之车，为人所炸者。名将唯拉特安杜威之棺，以石板承之，护以铜阑，覆以金花金盾，盖千八百二十五年与英战亡者藏棺院中，重死事如此。拿破仑死时铜像三，存巴黎、湾京各一，存此院一。而威灵顿剑杖亦存此院。

登楼垒型甚多，回古垒尤夥。筛非之垒及教堂尖塔则吾曾登者。有灰得非垒与法对海者；有阿利卑射垒据冈临海，形势尤佳。玛利也，海港型浮桥三型。有西千八百三十年马得理京地质，南北三启罗迈当，东西七启罗迈当。又有地图，高下十层，至今无大增，一一可按图索之。有回王波哈必地噫之固旧殿，在迦怜拿大者之型甚华妙。奥大将军华格林金宫型，有兵仗极精奇，以赠楂理第四者。楂理第五与突厥战之帐犹存，颇文，有长木板二丈，楂理第五画名之用也。其一室置吕宋兵仗器物室宇，其兵亦有纯甲者矣。

游沙农诗情大学

门不阂壮，长廊白灰，入一堂多画，其十八纪之班王像在焉。有王临雍之殿，甚庄严。王宝座居中，左右列百几坐教习，阑外有桌，诸生毕业授文凭焉，必亲临，旁有高坐，宣读文者。壁镶红缎，柱绣金花，顶绘教习有名者像十八人，环以五色杂宝，亦不忘先师之意也。班于尊师重士，有与中国同者二焉。

学生三千人，教授百有四人，学科与英、德同。讲堂有数百坐，盖用方蓝花。入天文历算室，仪器颇多，学生皆无住舍，与德同。

游西伽哟罗咦哥博物院

伯爵霸连诗亚生当关赠出者。门外文石为楼，中多西十六纪皮画、瓷画、织画，亦多班瓷。有非难及非立第二像，有十六纪大织画十丈许者，凡十余幅，一侯所赠，至难得矣。登楼皆贴瓷瓦，有一图案全雕垂花，二百年矣，最珍重。多翠金织画，中国翠画亦存，皆珍品也。一室置吕宋物，有安南石钱、银钱，大同，值五十。有非立第五大金钱，大二寸，厚一分，今值卑打一千。吕宋人以鸡毛织布为冠帔，亦与墨西哥同。罗马瓦甚多，若重台之瓦座亦少见。然此院物品本无多也，当以大织画为第一，若其墨西哥、秘鲁古器室，则可珍异。甚难得矣。墨王孟谛苏玛像，皮鞅无裨，绒大套红边，裨裆下有带，耳有环，以鸡毛织牌写国旗，手执石刀，与在墨所见同。葛爹灭墨图凡二，以贝为之。又有十画，一墨使来媾和图，使者与葛爹同食，以手持食品，今日犹是也；一墨王许葛爹为城主图；一墨王赠葛爹品物图；一墨人杀班人以祭三神图，其三神一牛形、一羊形，一豕形，此与印度、爪哇同，盖野蛮人之敬神多托于兽类也；一墨人千数助葛爹攻墨国图；

一墨人初信教图；一墨王孟谛苏玛王子行半跪礼献物葛爹图；一葛爹骑马初入墨京图；一墨王孔雀衣下四犬捧几图，上有帐，旁有跪者；一墨王延见葛爹并坐图；一墨王赠葛爹金器图。吾尝游墨，草墨国史未成，睹此图乎，于亡国、亡教、亡文字之惨尤怛怛也。天下亡国之祸多矣，未有惨于班之灭墨者。乃并其文书烧之，有知识文学之士流杀之，实行焚书坑儒之法，而墨前劫之文明尽矣。呜呼！墨以五色鸡羽织冠，其可观，今无之矣。有三尺大圆碟，中绘画，亦可观也。

秘鲁一室人鸟像器，尤极诡异，不及详录。

班新筑兵房，白石，颇庄洁。

大道中有王非立第三像，环以廊，与墨国卖夜胡克家制同。又著作家他罗爹罗帝拉巴加像。

拖厘度门乃数百年古城门，长围周之如城，城中屋舍庙宇道路皆极古旧敝坏，极似中国北方僻郡县，亦可见班京数百年景象也。凡机器未出之先，数百年前大地城邑多如此。机器开后，乃能日见精新，今经德国、瑞典城邑乡落无非新屋，其国民之日富可想矣。法南方意、班、葡间，极望皆旧屋，其国民之日贫可见矣。吾中国乡落亦然。是故士食旧德，农服先畴，工用高曾之规矩，商循先世之所鬻，若是者，村舍市宅必黯旧而无光，民必贫而不振。昔为文士之美谈者，置之今竞争世，乃为窳陋之旧俗，令觊国者所轻笑而已。故一统之世尚廉让，但使家给人足，仰事俯畜；鸡犬桑麻，含哺鼓腹；岁时伏腊，足供祭祀；庠序学校，但明人伦，则太平成而颂声作，先圣所望，至是而止。竞争之国尚富强，则穷工竞巧，争奢斗富，必至贱廉让而崇权利，轻耻辱而作奸伪。噫！当今之世耶！虽使圣者复生，亦无善道以易之，否则以蛮陋见轻，而不能与富强者骖靳而骋。呜呼！治道无常，惟变是适，是以论其世，观其会通，而行其典礼。孔子不作易也，亦焉知圣

心之弥纶通久乎？

班京惟亚拏驾拉牌坊内至公园及博物院处，道路屋宅有欧北之风。极望华整，道广二十丈，夹以林木，牌坊前有喷池，有女神坐石舆，雕刻甚精。环牌坊楼皆新耸，红砖瓷瓦杂沓悦目。夕阳时车马无数，士女联镖倚袂，长驱而直至公园。公园虽复尘土盆人，而有花坞铁磴喷池，据冈颠而临下原，遥望百里，俯瞰郊郭，风烟草树，光景常新，都人士女无他游，亦惟竞来翩跹而已。然班人不解布置园林，处处皆用方局，如井田然，绝无曲折高下之妙。吾在墨所游各都市千篇一律，望而生厌，不意班京亦然，盖本此手笔，不能改也。印度园林亦近于尚方，但不如班、墨之甚。吾国最尚幽折。欧人虽贵平坦种草，然大致好仿山壑，其曲折也，亦与吾国同。惟班人之愚，殆不可解。吾观回人园多方者，或班人因回人之旧耶？

近此牌坊，第舍厂场皆新丽者，市长署红石新筑，尤壮丽，且有园林，甚佳。球场以玻为之。地质古物馆抗冈颠。度支部银行夹大道。工艺院红墙四层，以左右望，皆闳丽可观，如新国。然凡旧国之新营筑者，皆类新地之开辟，文美未备，而新气迎人，亦自可喜者也。近此一白石坟院，塔门尤壮丽，门左右二圆穹，中为一院，环廊皆雕镂，内藏将军铺廉棺，以金银铜合为之，左右有画，其部校及兵所赠费百万，云于今三十六年也。一为外部大臣厘阿罗萨墓像，以白石为屏刻之，甚华妙。一为将军元乍墓，雕狮上有神女，甚精丽，西千八百九十二年者，皆有大功于国，乃公许葬此也。织画厂即与之相对。班京之佳处尽在此矣。侯爵拉利阿士第亦在此，富十五兆，班之巨擘也。其国大银行，三层，内外上下板扉无饰，梯登回楼数层，如当店然，岂以避盗耶？开十四年矣。支店四十。然吾取六千元，欲觅一金钱而不得，强请之，乃得一金钱，求与二枚，则无之矣。司事谓，自战后库藏空

虚，又无铸金局，故至此。然又有用金之钞也，亦以国力行之，故无不可，不意班之贫也若是。

班人沿罗马之俗，所在城市皆作斗牛场，圆周数层，截分数百室。牛养之数月，选其膘健而角尖长者乃入场，斗牛者锦衣携数剑而与牛戏，张裳以遮其目，俟牛走倦而刺之，血流殷地，数刃乃毙。其能者以当牛前直插剑牛颈为工，则观者拍掌喝采矣。时或为牛角所破，撑肠破腹，目不忍视，而观者无睹。每日先以人跨马持枪与牛斗，必先毙数马，而后人斗焉。墨西哥亦仍其俗，吾频观而厌之。班、墨人虽贫，嗜之甚笃，北欧美人则鄙之。班戏有二，一种与各国同，一种为班、葡所独。其与各国同者，女喉尾声类男子音，不如欧北也。其班、葡所独者，则衣班人古装，唱班人里曲，虽多为男女游观谑浪之戏，而红帛缠腰，花草满棚，清歌妙舞，别有生趣。其声音衣饰皆今欧北各国所无，亦自流利可喜，足博异观者也。瑞典、德、奥之戏，亦多有衣其国古装者，但通行已多，不如班之少而生新耳。班人字母后成于英，而略近于法，清甚，略近吾吴音。昔楂理第五兼王德、班，而奥、意、比、荷皆其属地。其言谓班音似神，法音似人，德音似马，英音似鹅，意音似鬼。其爱班音若此，故班人之歌清婉可听，然吾谓不如法音之清脆为上也。

游噫士歌罇王陵

自马得理京乘汽车南行一时许，见寒山迤邐，村舍匝合，庙塔巍峨，依于山麓者是也。是日大雪满山，寒气彻骨，携家人出，冒寒探古，实是异事。下汽车，乘马车至饭店，少饮御寒，饭毕，乃往陵庙，相距半里耳。陵庙虽耸兀而灰旧，似中国北方寺庙。又依寒山，益觉萧然。庙高二百九十三尺，横四百五十二尺，门之结构及前敞地皆似中国，令人生故国之思也。此为西十六纪

非猎第二所筑，殿内雕石，穿殿作画颇精工。出其横门，下有隧道，四成而下，每成十余级，夹壁皆以红蓝云石，阑以铜花门。乃入藏槨之室，以黑文石为之，高广二三丈，室分东西，东室则藏王与后之槨，西室甚长，则藏王亲族之槨，非立第三所创，非猎第四成之。其置槨法如家橱之陈器，以室之高量分四层，层约四五尺，每层置一槨焉，首尾有墙隔之。其槨以碧黑文石为之，极精莹，下微龛，上侈，有桁，下有四足，以金为之，约四寸许。槨前和可开合。王死经年，自木棺改置石槨，自前和入焉。他国棺皆杂置地上，惟班作橱层。又王与后分置，比于诸欧最为楚楚有序焉。

今将其诸王槨表如下：

非立第一	非立第二	非立第三	非立第四	每四王同室分列上、中、下四层
植理第二	路易第一	植理第三	植理第四	
囃难第七	以列沙密第二	亚拉宽度十二	今王预槨	
以列沙伯	晏尔	马加列度	衣沙伯拉	

余三列如各王之后

别预三槨，为今母后与王后及将来之后也。

西室隧道同东，凡数室，壁皆文石，室各异色，光可鉴。

第一室、先朝二后，法波旁王族女也。有后金像，跪而诵经焉。

第二室、二槨，王亲也。前和可开，中供十字，杂宝成之，以王冕之珠为饰。

第三小室、名将军赠烈吉道槨，有像。将军奥人也。其左右二槨为非立第二外妇二子。

第四室、壁穹皆以白石衬黄石，尤华采。中作文许大之塔，如王冕形，尤奇丽。四角以石作守门者，像如生。

第五室、罹难三后之槨。对面五室，其五子也。

第六室、八槨，皆前朝王子也。

第七室、石槨两列，每列九槨，共为十八，皆王亲族之葬者。壁以白石衬红石，上刻冕，下刻家旗，顶为攢文，石色金花各异。

吾遍观于各国王陵矣，未有若班之华而当者也。凡各国必各有其所长者，岂不然哉，在博观之。

自陵登出庙廊，则前朝隐居之遗迹，历代珍传之宝器多在焉，宜导者之亟导游也。遍廊皆绘大画，皆战回故事。遂入画室，其门乃西十五纪者，上盖花摹邦俾。其壁木画图地狱，甚怪，其凶险之处火烧锯解，略与释氏同，然不能如《楼炭经》、《阿一增合经》言地狱相之繁博耳。但耶教本祖于佛，以神设教，俾万众畏而万民服，则设教者同有不得已者也。若十六纪扒颠尼之山水，梯诗亚那之画厨食，意连狄之战图，梯贱之约翰读经图，须发筋骨如生。画皆彼十六纪以上者，有颠多烈度大画，甚佳。有十六纪织金画，一银画牙画逼真，并珍品也。又有十六纪大僧衣，金织人物者，凡三衣，值百万。又有大僧白绣衣，以送殡者。墨西哥鸡毛织僧画冠一，楂理第一赠出之五宝石瓶盂，皆宝器。吾尤爱其尺许文石像，刻划精绝。又有非立第二之花瓶。又近门银器十余，皆可贵。登楼，其上方盖为西十六纪画，大六丈，作云中仙人，上下华严极矣。此庙也，非猎第二尝为僧居之，非猎生也，亦在此庙。旁室灰沙曲巷数折，填灰沙阶砖，室中亦然。桌几榻床琴皆白木无饰，地毯以皮，盖为僧时之室也。生于此室，亦死于此室，死时几犹存。有天文仪器一，银箱一。室前后二间，卑小而暗，素朴无饰，亦如中国僧室，想萧老公当时白木榻亦如此。欧人最尊教，帝王为僧者甚多，楂理第五兼帝德、班，以新教与争，极不得意，晚亦为僧，于班中英主之举动不可测哉。日本帝为僧甚多，中国则自魏献文帝、梁武帝后无之。明建文则久在难

中，寄托为之。若本朝世祖传闻有此。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谓：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又曰：道参无生妙，功谢有为始。此则治定功成而去，虽楂理第五尚不能比焉。

旁为行宫，则非猎第四所筑也。二层甚卑，地铺以席，然织画至佳，列室壁皆是，皆十六纪父兰命画，至古而多，最可珍异。有名画家该亚作画而织之者，凡二室，皆精妙。一室作邦俾画，有一瓷作王猎状。出一长二十丈，扫全壁为大画，写其千四百九十二年班王攻灭回迦怜拿大京城图，画长五十四迈当，高六迈当，分十数处，直自起兵至破回京止。马前环方帐，非立第二帐有四小塔，圆龕，全似吾宋元画之穹庐，回兵作数十万人，班兵多马队。最异者班兵衣铁甲，回人无之，想回人起自摩洛哥，地太热，不耐铁甲，班人胜回之故，此亦其一事也。一面作战船图，盖以海军夹攻之，此为班人立国之始，复数百年之仇，欧人壮之，故法国路易十四宫亦作此图，亲昵其诸夏故也。摩河末回人亡于此时，而前此十七年，君士但丁乃为回教突厥所破，岂不异哉！要欧人昔非文明，赖班为回，得藉回人之科学，以发其知识，故意人之文明因十字军得于回，班人之文明因回京旧地而开之，欧土近世文明始于意、班，皆自回人得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况前识之先导者哉！故是役也，几谓之回文明之终，欧文明之始可也。所关亦大矣。但就大画论之，我行遍大地亦未见其比也。古国曾经文明者，虽后破坏，必有可观者焉。

回国三京访古记

班地于古初开于除路大(Celta)，次辟于希伯罗(Theuo)，又归于除大希伯罗。中属于腓尼颯(英文之腓尼基也)；又归于加大希尼士，(即希腊)。后隶于哥多(即罗马)；终为摩河末回教所吞据。至西千四百九十二年，明孝宗宏治六年，班人尽逐回人而

复国至今。

回建京于班地者凡三迁，第一次在陀釐度，第二次南迁迦怜拿大，第三次南迁筛非。盖每迁愈近东南，近于海，迺于原，以便民故也。迦怜拿大凭山据形胜，筛非近海宜生阜。若陀釐度纯乎岩山，俯临大河，但凭险而已，争垒之地不足为邦畿也。此盖回之据乱世耶！迦怜拿大凭山野，极雄秀，宫室最丽，^{*}或以为冠大地，虽未然，而阴雨有观阙之美焉。回之中世升平也。筛非在近海平原大陆，但以阜民，回之末季，亦太平世也。以吾观班、葡半岛地，宜宅京为民所止者，诚无如筛非矣。田野膏沃，近海便控御，人民富而秀，非马得理可比，但太迫于葡耳。若班、葡合一，吾为择都也，其必复回之旧都曰筛非哉！

西班牙无可游也。其政之宪法、民选无非从英、法、德之后，其衣服宫囿市廛道路皆略同于英、法、德，而污劣卑狭耳。饮食则与法同，室宅则与意同，而方板土气远逊于意，其醉迷旧教亦与意同，故夫游班者无可观也。徒观其政治不修，民贫俗陋，乞丐满野，屋污道莽而已。故夫观班者，新无可见，惟考古迹，而欧土启明之星，不能不属之于班者，以班地乃故回教，先启文明，先开诸科学，以为欧洲之导师者也。吾欲考之久矣。班京之游既毕，于是次第游回诸旧京。先访陀釐度，次寻迦怜拿大而先便道过河度焉，终访筛非而以便道游摩洛哥国、直布罗陀峡，再入班境之灵对市，宿于嵇秩，还游筛非。而西班牙之游毕，回故京之旧迹遗制亦略可窥焉。

陀釐度距马得理仅数百里，晓八时汽车行，十时半至。道皆广原，绝无陵阜，极望亦无一人家，但风卷飞尘眯目而已。以班土地之腴，假使为德人有也，青绿极目矣。班人民之少，百数十年皆千数百万，不加多矣。用使至室如悬磬，野无青草，郊绝行人，畿无居民，以太平之盛时，畿辅之首近，外内无警，何以至此

凄惨景象哉！吾问之班人，亦自伤其人丁之稀绝也。法之寡民，为其女俗淫不育子耳。班则不然，其人不能自解其故，我仪图之，班既民少而又税重民贫，乃又惑于新俗，竞于奢侈，不乐家室。夫国以民为本，民穷且稀少绝乏，其忧又不止在危弱也。有小河名打孤士，广不容□，能直通葡京以入海。

遥望陀釐度，楼塔屋宇皆在山颠，耸然云表，道狭而曲斜，小石崎岖，马车曲折而登，甚苦。横河有长桥，两山隔河相对，皆有垒，前山为罗马故垒，废矣。过桥有古垒门，盖临河而桥可开合，故临险而筑也。桥名心玛颠若，西十六纪重修之。下为□摩洛哥女王浴房，亦灰沙筑。城垣环山临河滩，迤迤高下，周数里，高三丈许。门前有钉，刻石精好，式似中国。临河桥回教一屋，八角，峨特式，乃西千四百八十二年者。高处一垒门，梯路曲折，甃积红砖为之，如印度式。时回据印度，殆仿自印度也。下有隧道可通外，乃彼九纪物，城多圆墙，令难攻也。垒顶以砖为堞，以灰为柱，而尖顶皆用小阶砖，其壁上皆刻交纹。其十七纪院宇尚完好，人家数百，多在城内，亦有环垒外居者，其人家门有钉，窗有网，并似中国。盖欧洲封建之世诸侯千万，日寻干戈，故各依山据[据]筑垒而居，其垒大小方圆不一。然大概抗崇山，临危崖，俯河流，备极精险，其隶民即环其垒而居。吾所著德国来因观垒记述之已详。观此垒乎！极似吾国乱贼之据山寨，然思之可笑。然生当乱世，据险以自保，亦岂得已哉！《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国。固先圣所不能废。吾所游德、奥、英、意，观垒万千，率皆侯垒。若此垒为彼回王之都，而规模之狭小如此，乱世之难阜民，亦可慨也。以视吾古丰镐作洛，大王畿而为民止，一统宏规，岂彼崎岖山谷之土酋部落所可拟哉！

其故宫凭山颠，有敞地石阑，四顾无际。大河前横，诸山匝查而走绕，气象诚为雄奇。然中国久为一统城邑，宫室皆在平

原，无在山颠凭高据险者，有兹气象，亦复弃之，此平世之与乱世，野蛮之与文明，最相反者乎。此宫自峨特王湾罢创之，回王釐加L度修之，楂理第五再修，以为行宫。今门外有二古王像，而楂理第五像立于庭中，四角有塔，高耸摩云，虽乱石为之，外似甚粗，而内甚整。四层皆周廊环拱，白石楚楚。今以作陆军大校，容学生八百人，为全国人士所集，亦人人可入，但须中学毕业者。用教习七八十人，学生红袴灰衣绿帽，年自十四至二十为入校期，若武弁子则十二岁可入。步兵学三年毕业，内分五校，天文、地理、数学皆备，修金日三佛郎半，月学费须二百五十佛郎。此地市巷车场无非学生，相好端秀，询之多世家子。此地人家市肆颇盛，百物腾备，皆藉学生为养。妇女亦多娟妙，于此荒山落确之中有此人物，诚异事也。

此地山明水秀，盖自吾汉末，彼三纪时，希伯来人已来居之，今遗宅犹存，已甚文矣。门有白石，高可五六丈，屋内以石刻白花甚精。堂中十四柱，上刻牙木密桁，藻井六角。贴近瓦处，有文一行，周环全屋，有架可登视。吾扪抚之，此一千七百年物，亦大地之瑰宝也。

彼十纪摩洛哥白庙，名山打玛釐，译白也。自壁穹柱础皆以白灰为之，门平面，制甚小，广深三四丈，似吾粤乡曲小祠。正寝登阶四级，而空其庭，阶亦类中国，庭八柱四列。惟其地镶白瓷，以长五尺，深三尺，为一幅，则以二寸瓷隔之。柱上以灰刻白花，穹攒屯字花，或长方，或圆，最为精奇，此则回屋式之独也。一为十三纪先拿哥加他拉先度屋亦同。又一回教庙，刻划尤精。今为车场，牛粪堆积，而上穹长广数丈，以白灰攒密花，圆方三角，精微尽致，尤胜前庙。有此精妙千年古屋，而付之牛粪，昔人言金盘载狗矢，诚非虚语。此亦班人有之，若在英、德则护惜深矣。此亦觐国之一事哉。吾中国号称数千年文明，而不知保存古物，

僻壤荒陬类此者不知凡几，正恐我之消班者，人亦以消我也。若其十四五六纪峨特式庙，凡三四。一古塔而门刻狮，一层楼周廊皆以石柱，上穹绿花，桁角木架皆十五纪峨特式，殊为华妙，殆自意大利传来。

陀釐度虽山市数百家，而千余年古迹，有希伯来屋、罗马垒、摩洛哥回宫庙、峨特式庙，亦足观矣。其尤瑰丽著称之峨特式庙，而为班之天主教分封法王所驻，亦在是焉。此庙创于西千一百二十年，而大成于西十六纪时。其塔庙之巍峨，门壁之刻划，与峨特式最著美兰那、佉论两庙同，但稍粗，不如美兰之精；稍低，不如佉论之高耳。然高尚二百五十七尺。其庙中铁阑作于彼十四纪，其壁古画则荷名家噶湾赋伯作也。庙内广大，柱分五列，每列十柱，柱大丈许，以十余棱为之，每柱距二丈。壁上用十五纪意大利之五色玻，上盖刻□纹，其他刻划皆精峭透露。盖峨特式，实为刻划之至佳者也。正殿下分三门，左右有金亭，奉神像。中堂如亭，亭广十丈，顶列多像，后为乐亭，管凡数十，大者围尺而长丈，以风奏之，嗵嗵眩眩，其声震撼街市。中堂后左右高列木座，为大神父所坐，后殿金刻耶稣自生至死事迹十六幅，四层四列，备极华严。又后环圆殿，列十数室，以葬名人。圆殿后对后门处，尤奇丽，以文石五色作为天堂柱皆刻金作像，圆穹作诸神下，前开大窗，作诸神环朝状，而正面以五色文石作马利抱儿，顶放圆金光，诸小儿从之，下作诸神扶翼状，极妙，庄严宝相矣。班人溺于旧教，吾意壮丽之庙甚多，然峨特式大庙虽伙，而马得理迦怜拿大嵇秩庙无有大于是者，筛非或与仿佛，可称班、葡之冠，而在欧土亦在五六之地位者矣。彼小法王驻是，安得不庄严哉。

行于市中，百货颇盛。有小银行土室二丈，板扉二室，伙三人，太不足道。惟市长署甚壮丽。小学校白石筑，颇可观。有一

井，极似中国。人家窗皆有网，必多盗也。其市旧杀新教者，此地虽小遂为教宗霸业大关系处矣。惟亦乞丐满道，衣颇完好，貌亦不恶，不解何以好为乞也？

二十一夕，自马得理行往迦怜拿大，至三时易车，枉道至河度，七时至矣。若直往筛非，不往河度，则晓九时先至筛非，若往河度，则自十二时开汽车，晚七时至迦怜拿大，多一日之程也。然河度四庙最奇丽，为班国之冠，宇内亦少此式，不可不一游也。班汽车别男女，与印度同，即男位亦以先至计，不得同坐。于是同游者五人分作四室，夜不得卧，苦恼甚矣。后以十一金仅觅得一床，寒甚，买酒御之，乃得一睡。至二时又促起而易车矣。后有游者，不可不预也。

河度连山迤邐，而厘得几非河滔滔环山而流。晓日方出，映照塔庙，河流潺潺，长桥卧波，式似中国，风景壮丽，令人有故国山河之感。桥十七孔，过桥为垒式，四方而四圆，下有城，亦同式。桥垒皆罗马物，石式诡奇，开德之先。临河有城，似苏州，今为分封法王之园。其中林木塔石颇苍古，带城屋瓦鳞鳞，人家百数，有回人旧宅。其城门刻划颇精，乃非立第三所筑，门名逋傍啤釐度。山上有白屋，皆寺也。约共二十余寺，每寺仅一僧，其僧犹守旧静修定业之法，不与人语，呼人以响钟，惟法王与语乃言，人与之言，则以手指口开手点头，又以口啜十字而祝降福，其坚苦尚类印度婆罗门，真是十年面壁者也。吾闻耶旧教有如是，不意在班见之。耶教之出于佛，更足增一证据，然坐破蒲团无益于世。今大变之，专以传教为主，又可携妻传教，益便于人情，而教以此而大行，其法妙矣哉。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宏人。故教之大与否，不在其旨之精深，而在其传之之法之得否。若今波罗特士顿教者，传教之法最得者也。吾国教与回教皆以闭教为主，自珍重其道，待人至诚，下问乃告之。夫天下不知其道，而敝帚

自珍，安有至诚而来下问他人之教者哉？此犹欲入而闭之门也。其难于自张其教矣。是故昔者孔子之徒七十，弟子三千，徒六万，偁行教于四方，则儒教遍中国矣。佛变婆罗门之法，僧徒行教于各国，则佛教遍于东亚。摩诃末以创行其教所至，以兵力破人之国，灭人之教，而自行其教。今所至印度诸佛迹，皆为回教所破灭，而易为回教矣。故非、亚二洲，热带之地，无在非摩诃末兵力所到，即无在非摩诃末教力所到，然其传教待之兵力，不用兵力者则教不及。夫传教不以托之于人人，此其教所以不广也。惟今耶教之教徒开穷僻之地，教愚野之人，无幽不辟，无远不届，无险不继，到处开堂，所在说法，指天为教，令人易知，此其所以遍地球而大行也。岂无故哉？此亦传教得失之林也。有志于教者，亦可鉴矣。

城有十一纪回教大庙，摩洛哥工程也。门上为十五纪方塔，高六层，悬钟十余，盖班俗寺钟皆从多。今墨西哥亦然。大门丈余，铜皮纵横钉之如O形，似中国。垣上周刻文，阶庭攢小石，分行，广二十余丈。有洗手足之池。橙树十列，凡数十株，皆十一纪物，死者新补之，吾摘得数叶以归。其殿中尤诡丽，最异在多柱也。全殿方式，而中央作一圆穹，外四方，凡三百六十五柱，每行三十二柱，每柱上作一圆拱，而又互交之□，极望不可测识。中圆穹之殿，乃非立第三改作者，则峨特式，而非回式矣。其殿几壁刻划金碧，皆精甚。东有三小室，平列，皆圆穹，金刻密攒花七层，上下大小交互，金光照眼不可辨，回式之最精密者也。见图。疑当时祭殿只此，非立第三于中增作峨特式殿耳。然欧、回兼备，更为备美集成，奇诡罕有。回教碑文亦在此。圆穹室前中殿方，有僧十数人，地藏帽，白袈裟，黑袍，膜拜而诵经。殿上然烛，殿外黄布帘与其诵经声，皆若印度梵呗音，盖无一不与印度同。信乎？即此寺柱式，亦出印度。耶教之出于佛也，久假不归，乌知

非有稍善变之后来居上矣。

河度路狭数尺，小石筑成，崎岖而中洼。吾久行墨国皆然，盖班制固如此也。人家门窄巷曲，高门崇壁。

西班牙游记(下)*

自可度十二时行，道旁皆平原小冈，地最膏腴，岁三熟，亦多果树。夜七时许至迦怜拿大，大市颇整丽，灯火荧煌，班所少见矣。入华盛顿大客舍，此客舍近回故宫，而美人多来游，故以为名。迦怜拿大为回第二次故京，其宫城名亚蓝罢罇，群山盘亘，逆行纡回，耸矗而入，大河如带，曲曲远盘，乃临大野而建京。其宫殿据连冈，以营城垒，民居环山下，盖乱世欧土王侯皆凭险以自固也。然气象颇广大，比之陀釐度过之远矣。

迦怜拿大有国时，有地百八十叻叻，当中国十里。盖地方千八百里，如吾两三省耶。当西十四纪时，人民二十万，而充兵者五万。班王囉难自迦士的年国，命将军刊地爹噶加拉士来攻亚蓝罢罇，回王罗夏命名将西釐亚打拒守三十四日而破，今城有地穴，末王波哈佛地路匿于此，后搜得于穴中，自此献魁，为西一千四百九十二年一月二号。今自城上入穴，有门可下，小道屈曲，即其穴遗迹。自市入亚蓝罢罇，宫城屈曲，渐上有希腊式古门，擅理第五所建。门内古木参天，浓阴绿舞，凡里许，盖英驻帅威灵顿所植云。

城高数丈，筑以灰沙，甚坚。沿达罗山，环数里，拓开七门。右方古塔在城上，名囉夷磨，传谓腓尼基人殖民所创，或谓作自罗马。登之，壁厚窗小，甚黑，可望全城。别出一垒，名郅尼拉肥，亦临山与宫城相通。其城墙上突出高耸作楼，下临无地者数

所，皆王宫之别馆也。

入申租釐诗亚门，盖西九纪物，译言公平门也。入门，甚曲而渐高，填以小石，门内有绿摩色瓷壁，一角尚存，楂理第五所补。门高五丈许，刻镂甚精，门正面上作手形，写神灭国回先驱。其手五指之义，一曰神、二曰信神、三曰合群、四曰爱、五曰回教之地。盖夙无律，讯罪人于此门，以经义议决之云。亦近于我王居门中以经义决狱之意耶。

门内白石阶名亚拉拓架，楂理第五作。大鱼池百三十尺，广三十尺，绕以玫瑰之花，今残破矣。入为菩提酒门，盖收菩提酒税故也。回人名此宫曰亚历伽沙，今亚蓝罢罇，盖班音也。

门内有楂理第五行宫，据冈颠，石筑二层，外方内圆，圆处周廊，壁柱有楂理第五战胜像数四，规模甚伟。然闻因财竭，工未完而中止，实为未成之宫也。

宫前有古井，为西九纪回人所作，曰伏流台。宫旁有售古迹及拓影店三家，皆作古摩诃末式，班王来游亦在此拓影，游客多有作摩诃末衣装以为纪念者。

自此沿冈颠行，后山耸列如屏，远望赊厘士尼华山，高处皆白，盖顶有雪也。行人及河上舵工望雪解热，作歌唱之。自此高山逶迤而来，回环此京。此冈沿麓皆有人家，其形胜极似杭州诸山，曲折走至吴山而下城，群山走至此冈而迤平，可周望，独据形势，亦如立马吴山第一峰也。遥山微径，即末王波阿白逃去国回望处，故名曰挥泪山。达罗赊厘河白波浩浩，曲折环紫如带，绕赊厘士山，环此京而走，形势佳绝。

游摩王故宫

回宫之刻镂精密，大地古今最诡异之式，实万国所不能比者。此宫及筛非宫，其遗迹也，故游班者必游观摩挲焉。考其精

工，因以推其文明之治与科学之盛。由此而推之，则吾国阿房、建章、仙掌、铜雀、临春、结绮、西苑、迷楼，所关于美术不少，惜皆一炬，不足以著吾国之文明；空有遗文，不足以示外人之徵信，诚非常憾事也。闻今罗马京亦欲毁古迹，以地出售，若果尔，其杀风景殆亦与吾国古人同矣。

回宫制度，崇殿环廊，高阙列柱，广庭方阶，斜瓦飞檐，对厅荫檐，铺淡红阶砖，居地少楼，无一不与中国同式，但刻镂加精耳。盖自唐初摩诃末教已至中国，辟地至今，西域回鹘人尽从之，故国人误称为回教。在西六纪时，是时回至盛强，东至我新疆，西至班、葡尽海中，包印度、波斯，声教合一。故吾宫殿之制度流入于回，迤递于班，即其刻镂至精，如崩云垂乳，纶连亦多吾古式，不足惊奇，如裔孙之流，转异域而已。吾昔游印度、蒙古王宫，见其制皆中国，已自奇之。不意今游班，复见吾古宫室之制。吾向谓阿喇伯人之文明多传自中国，今此宫乎！亦足为阿喇伯人传吾文明之一证矣。后有通学，当印吾言。

外门如垒，正门中高耸如阙，左右二台，门外中作池，左右作两阶，夹以花径，庄严而华妙矣。此宫为育色第一王筑，德帝兼班王檀理第五见而叹曰：人生不到此，未为有福也。正殿曰狮子殿，有檐殿甚浅，而三门左右环廊列柱低于殿，此为中式而最异于欧制者。惟正门高与殿齐，殿檐前与正门檐前各有方亭，大丈许，相隔方阶十丈许，中有大喷池，以十狮承之，刻阶石作引水管焉，故以名其殿也。柱及阶皆以白文石为之，柱大五六寸，上则甚大，磨甚滑。其逢湾转角处作三柱聚一处，余每间二柱辄以双柱同处，皆上下刻花。殿三门及廊角圆穹皆作垂乳形，殿顶作洞形，壁至高层作五色突花，广四尺许，廊顶刻蓝色，作天星万亿。亭上盖作方纹纶连，阶砖甚大，广六尺许。左右廊瓦上各作亭，亭后六角。左右短廊刻画略同，瓦亦有以五色鳞砌者，然淡红瓦

为多，与中国同。左右廊内有户可入，左右室昔回王亚悲踪拉虚士所居处，中庭有喷池。室深广二三丈，高四丈，上作方穹，洞乳垂下，中截环十四户，凸凹互出，亦作乳形，壁石皆刻纶连，方纹上作卐字，今千年不坏，足见选石之美也，壁脚砌五色瓷瓦。

自左右廊出，正对为色来齐殿，乃审判处，⁵回人自序之六碑存焉。功臣阿本色来齐为权奸矫诏杀于此，有紫石血痕，今尚存。“班史”称末王淫虐，其后外遇囚之，刃其二子及妹，杀色来齐家人三十六。而回人私史文集无之，疑班人诬之也。殿内正室五，上穹作画，则班人补绘逐回人事也。其中室□□，室上刻回教书，壁皆文石刻花，左右二小室为侍卫居处，壁脚皆五色瓷瓦地，以色砖大二寸许者，角相间铺成。左廊喷池边有文石，大盈丈，左室壁皆刻回文，上刻突花，甚生动。壁角有大瓶，三尺许，右耳缺矣。先回王左室，正左上穹六角，作十二洞乳，下为五色玻窗，俯临小园，仅数丈，中有喷池，草木如剪，亦以作篱，盖回俗也。此殿为姊妹殿也。出左廊，室两三重。又穿一廊，可望后山郊郭矣。廊临峭崖，廊尽为梳妆楼，上着城墙，下临无地，泉声潺潺，山色苍苍，斜瓦列柱，式类中国园林甚矣。沿廊柱大二寸，楼室壁有画，甚佳，壁下瓷瓦丈许。

一楼铁廊外通，下俯庭园，亦有喷池，草木幽幽绕之。廊尽有崇殿，曰康麻利斯塔，高十余丈，亦在城墙上，下临为达罗山谷之危崖，乃回王见外使处也。左右各三户，正中列三户，望外处则王坐，前中有方瓷瓦，为外使拜位，以列沙伯女王遣科仑布即在此殿也。所关亦巨矣。此殿隆隆而高，上穹攒木刻贝作花，备极方圆，精甚，记之如在心目也。吾有诗记之。

崇殿临崖压古城，攒花嵌贝上穹精。女王临遣科仑布，大陆新图自此生。

此殿亦为班王非力第五迎后以列伯沙处。入为穿殿，名金

奈拉立甫，如船形。上洞乳皆泊金，惜多坏矣。楼底壁厚数尺，柱四通，秘书官室也，即末王避居出走处。有伏泉，名曰泪泉。上作圆形，饰蓝白灰。又下有密室，方形穹，刻木作白花，满壁画五色突金花，皆作神字，曰：“丫沙丫多丫拿摩河灭拉疏那罽”十三字，译言惟神混一地球也。刻书频言灭地球，足见回人之志大矣。壁脚五色瓷，与金花相映，光华炫目甚矣。开四窗以透光，四周有廊，前后室作炕床，为王卧处。外有喷池，颇为深诡矣。其楼上出门三重，皆有左右廊，中庭两阶皆有喷池，后一曲径，有小儿浴室，文石池，瓷壁上有中霭穿八孔。又出浴室，二池，一王一后浴所也。下阶文石穿水槽，上穹刻天星以漏光。王浴池大丈许，中作梳洗更衣室，比之印度、蒙古王宫之浴池，石莹如玉，雕镂精美，逊之甚远矣。寝窗上下皆嵌绿磁，炕床亦然，高尺许，前后室相朝，一室中有柱隔之，然甚暗黑。室后一座为卫兵守夜立处。自此出，甬道十余丈，黑暗异常，王自卧室往祭殿经行处也。出甬道后有二室，为亲贵侯王朝庙处，中有喷池为洗足处，遂入庙。庙以白石为之，上阶二层，四白石柱，中有正坐，其朝室为王及后休息处，上有矮楼，下有榻室，方穹攒木刻花，中作日光，颇奇丽，但太暗耳。出为小园，六七丈，可望外。左有小室引水，园树如剪作篱，皆同前式。故官只此数座，甚小，尚不如吾粤大富室潘、卢、伍、叶及孔、黄、马诸大宅也。但刻镂精耳。吾国宫室无结构刻镂之精，若论座数之多且大，则大地无之。盖由聚子孙以立一室家同一屋宅，故纵横可至十余座，合共百余座为数百室，亦异事也。

沿冈颠行，禾油麦秀，废堞十余丈，令人生黍离之感。有二层塔，为王弄儿所居，塔形四方四室，中作喷池，楼上同式，刻花垂乳皆甚精，此似印度式矣。东窗眺外，群山走集，后有横岭，盖山脉至中处也。此塔或即康马利斯塔耶？

其南临崖处为愁闷楼，灰墙甚朴，入门甚曲，而中室乃文石方穹，四壁刻镂甚精。远望城墙周绕，人家依山，风景甚佳。盖十四纪时，回王哈必度哈擦住焦素父第三居此。有回贵女意士巴拉下从天主教而囚于此楼六月，及班人破回乃放之，故后以愁闷为名。后有回庙，今易为天主教塔庙，亦名三公主塔。此冈走尽处临崇崖数十丈，上有古垒屹然，周数十丈，壁多破矣。垒角有楼，壁厚数尺，旋梯甚黑。登颠为大平台，王宫内家游处，可临眺全京。上悬一大钟，班人平回时击之，以告大众者，全城皆闻。此钟为拿破仑取去，今钟乃补作者也。

宫旁故御园甚小，名“林达拉哈萨”，美人名也。美人父为马拉力镇帅，断臂摩河末王蒙尘时，赖其力，曾抱此美人，养于宫中，嫁之于王子那萨，此其成婚地也。第一王育色成宫而见弑，又一王以阻近臣婚，亦见弑于此也。门以二松合为之，门有二石狮，乃耶前四纪移自亚细亚，今为突厥地。园尽有九纪之庙，园穹亭窗刻镂亦同，下有池，临王宫，园中剪草木为篱，高二尺许，顶广平尺，路曲折，皆有此绿篱夹之，班各王宫苑陵庙苑皆同。有八松亭，括八松之尾以为盖，青绿森鲜，下置几桌为茶坐，甚新诡也。尚胜于法路易十四宫园之剪树为盖焉。

乃游其避暑山庄，盖为太子阿默德而筑，防女色。顶为朱砂塔，鸦理他女以银琴愈其疾，嫁弄儿阿拉贡。沿山腰行，长松夹道，甚苍绿，盖其松叶甚长如发，甚绿如草，故色之滑美他处少见。此园为西十一纪回第二王诗的巫来太亚部所作，园名这呢拉厘（非唳），依山上下，仅廿丈余，班人甚夸为名胜。其古固可称，然狭小仅如中国乡曲富翁园耳。其式亦极似中国园林，乃知摩河末之文明多自中国来也。今详其形式如下：

自西入门一小门楼，略似城堞形，楼上三户，楼下五户，南临崇崖处接门楼作步履廊，有多窗，可俯视烟树万家也。廊北临一

长方池，花径夹之，凡二丈许，即为崖级矣。廊长十丈许，东对门楼作一堂，外檐广丈，内三间，一堂二室，铺淡红阶砖，洞窗以揽外景。下作花径，室内悬先王像，此下层也。

园高四层，广十丈，尖上渐窄，自檐廊北行，拾级升高层，亦东向为堂，与下层楼接通。敞廊外向，临方池，引山水为之，澄碧湛然，花畦绕之，三丈余外。拾级少登，截壁上作小台，石磴花畦。又登一层，花树中作小亭，以六松为之，绿篱曲间。自此窄仅六七丈，左右垣内作灰沙，磴级斜上至颠又三层，极颠中有三层楼，可以远眺，园大只此矣。其布置极似吾邻乡一山园，其檐瓦、阶砖、石级、花径、池廊无一不中国，吾几疑复还故国。但其壁作纶连方曲较精耳。似此置之中国何足道，而班人能保全至今，其爱惜古物亦已至矣。若在吾国，毁之久矣。特详记之，以告考阿喇伯之文明传递及爱惜古物者。然回王之别苑仅如此，其规模之狭有如庾信小园，欹侧八九丈，纵横数十步，比昔文王之囿四十里、梁冀之园千里，乃至李德裕之“平泉”、裴晋公之“绿野”，及近者治贝勒之“三贝子园”，及吾粤“海山仙馆”，皆不得其规模百一，蔑矣哉。回人之所谓文明也。

宫下山腰马路乃班人攻回时凿山所开，沿山腰过隔冈，道曲折崎岖，人家夹路，皆白灰斜瓦之方矮屋，盖故回人室与今摩洛哥屋同。道既不平窄曲，又多小石瓦砾，马车盘旋极难行，须收拾小石乃得过。又矢溺满道，秽气熏蒸，居人门户对之不觉，昔疑北京之秽殆非人道，不意今于班见之，无独有偶，亦可见治化略同之成验矣。至颠有九纪之古井，井前有庙，前作时表，门作盘形。曲折行二三里，山多蒺藜，则气他那人居之，欧人号为唆氏种，往以幕居游所至乞掠，今土着矣。然不筑室，穴山为窑，比户而居，如古之陶复陶穴。门前必种蒺藜，山皆剥裂，男妇围坐于地，多无履。凡二千余家，环山高下数层，占地数里，以欧人为

文明乎，此亦中国所未见矣。

其屋制穴山作户，掩以板扉，有粉白者。门即作灶，室内巉岩突兀如山洞然。其山小石层为之，虽巉岩，然不坠，不须木柱之，亦间有坠者。左室稍低作卧房，右室如穴置什器。亦有深辟一二室，如洞穴之径黑无光；亦有穿中窗者，恍然如见太古穴居时，今亦间有床或木几桌一二矣。惟能制铜器出售，故壁间悬釜、锅、盘、碗，皆铜质而漆之颇洁，沿途以此争求售，以一白琐半白琐可得一具。吾买之，则余争请售相詈毆，有追马车至里许者，盖奇贫，以此为生涯也，至马夫鞭之始去。亦多作盗，立近身旁车旁即盗物，故游者切勿携带银物于身及车，否则多人哗争，转瞬失去，亦不能知。间有一室，敞二丈许，涂白粉稍光，壁悬铜器甚伙而整，则其酋也。有数舞女红衣黄裳黄巾涂粉，持小板跳舞，此则气他那人之妓乐矣。其衣饰甚类巫来由人，固知野蛮之俗相去不远。其面黄黑，颇类中国山僻人，绝不类白种，与隔巷居民异色，盖穷困蒸晒于日，积久使然。今游欧者，但至巴黎、伦敦、柏林大都会为之震惊，而过夸之。未游欧土者，空怀想像，以为玉楼金屋，阆苑瑶台。吾昔亦然，今乃知其穷民无化，乃有至于此也。且迦怜拿大与筛非皆为故京，而气他那种人各有数千比居京邑，与编民齐，能无为大辱乎？闻京民摈之不齿，不得就学，故气他那人多不识字，亦不商贾，只以农工乞丐为业，或有类于浙江之丐户。然并为国民，岂能过分厚薄，即使摈之，徒令其种民无化，为国大耻耳。班人亦愚矣哉！然其他白人良民妇女亦复洗衣于道上秽渠，班人之不治亦极矣哉。

自气他那人窑出百步许，即为京城下之大道矣。此地而许气他那人如此，班人亦太自污矣。此城人皆担水，水夫皆加里西人，以大皮袋为之，塞其口，今墨西哥亦犹行之，盖班俗也。而埃及、摩洛哥犹然，盖非洲俗也。

宫城下有庙二层，楂理第五所筑，门有楂理第五像。郊外数里有十五纪大庙，岿然山丘上，累石百级，三成而登，门上一白文石女神像如生，殿内刻划颇精。廊图地狱，皆十六纪以上古画。一门以牙贝嵌之。后殿益精丽，金碧辉煌，白黑文石作神坛之亭，神像神桌刻精甚，壁亦光丽，多古画，地皆文石。旁殿奇丽，几冠西班，与罗马之彼得寺争胜。壁柱地皆雕砌，灰红白三色文石为之，凸凹纶连，雕镂精丽，光泽可鉴，神座尤华妙。门以贝牙琥珀嵌成。有大橱藏衣，亦皆以琥珀牙贝为之，穹画镶金五色，精丽甚，而画尤佳妙，行遍班、葡得未曾有。此庙创于十三纪前，王频改作，旁有高屋，乃王后宫墙，此寺华严甚矣。惟门有丐者百数，跛髻相接，当出入时牵衣曳轮，几不能步，臭秽迫人，强丐不已，至于怒骂，此则行遍全球未之见也。惜哉！庄严妙相，乃示现此乞丐图，班之为班乎，吾可以鉴矣！

西班牙古回京迦怜拿大歌

千年回宫，雕刻丽密甲大地，惟矢溯满道，其气他那士人犹穴居，但称欧人文明者，不可不游迦怜拿大焉。

群山回翔从中落。龙飞凤舞紫气错。长河紫带开原漠。古回王都于此作。遗宫故殿已千年。画阁穹楼尚岿然。刻金镂采密雕鏤。分寸绮错皆纶连。乍讶崩云天际压，忽惊垂乳洞中悬。天华攒花乐字曲，画壁衣薄回文宣。万国土木多妙制。丽密无与斗精妍。别苑长杨欲插天。秣绿夹道扬风前。四松结亭尤芊绵。剪树作篱尤翩跹。其崇二尺周中边。堂阶亭池自娟娟。制类中华想有传。古木千章环宫园。呼釜旧道沿山颠。危楼长廊瞰风烟。春树万家翳平原。故垒危墙屹崇垣。降王献赴迹犹存。山河依旧雄纒益。感怆兴亡几辛酸。驱车环山道曲拳。蒺藜遍冈

地窟联。以木柱巖穴居颯。上开中窗光下穿。崖壁巉岩住稳偏。一二几桌曲以调。床灶同处眠食便。乱舞傴僂红黄缠。赤足绕车乞争先。或盗客物慎防窃。无一识字类野蛮。形如鹿豕可恻怜。久居名都化不迁。吁嗟！欧人之文明兮，乃都会有陶穴之野番。叹回政之不修兮，故宫惨惨而云寒。呜呼！班人之不治兮，得失可以鉴观。

迦怜拿大之大寺可与各京抗行者，有西十五纪大坎寺，葬班开创男女二王大纪念处，而楂理第五所筑寺也。崇穹十余丈，石柱大盈丈，廿余棱，殿上及壁刻纹纶连，峨特式，极壮伟庄严。中座殿有大僧披袈裟然烛讽经，高处风琴甚巨。后殿圆穹圆拱柱，金碧尤辉丽，高处僧梵吹于此。左一殿奉囉难第一及后以列沙伯铁棺，夫妇合棺，王右后左，亦周人合葬之义耶。其棺置地下一室，方二丈许，室上刻石棺，卧石像于上，雕刻甚精，周以铁阑。旁有十四纪古画，作《二王合婚图》，将卒士马如云相从，盖班所以骤强能灭回，由二王合婚而合国故也，此诚大地之佳话矣。况囉难能灭摩诃末，以其科学及治法输于全欧，故欧人输回之文明，实以囉难为继往之祖。以列沙伯能遣科仑布寻新大陆，因辟全球，于是欧人新知识大出，倍根、笛卡儿等皆学于班，而为怀疑实验之学，以开新学，故以列沙伯实为欧人开来之先。然则此《二王合婚图》几可谓欧人辟新世界之亚当、夏娃可也。殿左角葬其子王非立第一，殿右角非立第一之后，又一王子附殓焉，皆文石棺上卧雕像，极精。一室为王每年谒陵坐息处。入一室，藏古物列像陈櫛甚多，女王遗物尤多，有织金袍及金冕，金剑一、金杖一、金面经一、旗一，他金器尚无数，其金银边之屏尤贵重。有二王对跪诵经金像，女王貌甚端秀。殿外有铁阑刻花，高三丈，十六纪物，二王之旗遍插焉。吾摩娑感念二王之泽，不能去也。

大道上有女王以列沙伯铜像，旁作科仑布献地图像，承以四狮，围以石阑，盖此地为科仑布见女王而遣寻新大陆处，此为全地球之纪念，而非徒西班牙之文献矣。旣旣美洲，茫茫大地，皆于是乎为开辟之初哉首基。女王之典首饰以寻荒，科仑布之耐众怒而不倦，用成大功，亦足令人兴起感喟矣。吾尝咏之：

地图手献望君王，铜像巍峨照大苍。假使副笄终不质，宁看大陆得开荒。旣旣十书天北阙，飞扬双舶海西洋。只今大地开新世，鱼水君臣日月光。

欧人开新大陆而通大地，实为开辟之元功，世惊叹之久矣。吾今跨汽舰而周寰球，足遍万国，窃窃感科仑布之元功，而祖所自出，则女王以列沙伯为之也。自尔之后，寻新地者踵班而起，葡、荷争鹜于东西南洋，英、法拓辟其殖民地域，于是浑圆坤舆，凡为欧人剖圆之具，而瓜分殆尽。新识以开辟而日进，新学以交通而日新，新器以比较而日精，新政亦以互改而日美，欧人遂以横绝宇宙，吞吐八荒。或者竟误以地球主人翁属之，而我五千年文明之中国几瞠乎在后矣。或者遂以为欧人才气智识远出万国，则大不然。吾考其由，则辟新陆通大地之事必属于欧人，必不能起于中国及他国；其在欧土必起于南欧，而必不起于北欧。盖事势自然，无可观望，亦无庸惊羨者也。何谓必属于欧人也？盖欧洲南有地中海，北环波罗的海，外则港岛权丫，中则山脉隔绝，故各阻险，立国统合极难。昔在罗马虽号称一统，然自阿尔频山北蟠木深箐，日与德意志人争，时进时卻，诡得诡失，如中国之争匈奴漠北然。如汉唐盛时，然终不能谓中国能统一漠北也。尔后诸国列峙，垂今千年，尚难有所兼并。近者拿破之雄，拔山盖世，终蹶末路，况当彼中世黑暗之时乎！侯国竞争，大僧擅权，自沙立曼之雄，东不能兼东罗马，西不能及于班境，余无论也。以是破碎并峙，日求辟境，德法战争千载，血流盈城野，仅得尺寸之

土。危垒如林，崇崖杰峙，血飞肉薄，不能得一。倦极思反，鉴观四方，不能得于内者，则思有得于外；不能得于实者，则驰想于虚；不能增拓于陆者，则思增拓于海。远览腓尼基、希腊诸殖民，近睹暹尼士、郅那话诸商市，皆贸贸泛海，竟得新地以立国，则瞻彼洪涛瀚汗，望之无极者，宁能不触其别有新地之思耶？然必不起于北欧而起于南欧者，以北欧草昧，开辟日浅，以今普鲁士之强盛，而西十三纪大僧传教乃始疆之；若诺曼北部，仅以剽劫为业者，必无新思想之事，故欧北大陆既日寻干戈，其近海之民则文明未启，安能发此新奇之大业耶？惟意大利人旧属于罗马，为欧人文明之正统，中有教皇，学业未尽绝，而暹尼士市以十字军交易致盛。郅那华计之，地既边海，以商市船舶为国，居人习于驾驶，视海如地，视船如家，日涉波涛，易生异想。而地中海地如环玦，处处皆得近陆，处处皆得见岛，人性多因近而推远，以所见而测所不见。然则意人之以地中海而推大西洋，乃为正比例，事至寻常，此等异论，计意人必多发之。科仑布本聪颖，有妙想，然鲁无君子，斯焉取斯，其久于海船，远有传闻，殆必然之事。但无人能如科仑布之定识毅力，信为必然而力行之耳。然凭空虚而欲寻新地，如中国方士欲寻三神山，其说亦有自来。然望风引去，自非帝者，谁能出此大力，毁家探奇。故寻常百姓非独无此舍大财之人，亦恐学御风屠龙，为人所欺诞而憎笑诽也。此科仑布所以书十上而说不行也。意既无王法，则惊于大陆，而不能闻此异说。然则近海王国稍大者，莫如班矣。加以时方开创，人多雄奇，易信异说，而自意之班于地为近。然且男子王力征经营，狃于旧习，尚不肯信任，盖绝特奇伟之说，几如谈元说鬼，愈有知识愈难信从，惟妇人女子乃好信神鬼诡异之说，故乡曲妇人妄听巫覡，祭祀祷祠，以求虚冥必不可得之福，往往不惜典簪环以从事，而男子绝少。科仑布之说，不见信于时王，不见听用于唯难，

而见信于女王，至质钗环一为之。盖近海之人，既有海外神山之异说种于耳根，偶尔探奇，拔钗一试，以冀或有天幸之一遇，此亦风俗之常情也。故以列沙伯之赠金，颇类秦皇汉武之遣方士事，苟不当，则科仑布为栾大之续，此事遂止矣。然且拔钗钿为之，而不能支分毫为正之供，盖亦以事属诞谬故也。从来非常之原，黎民所惧，冒险之举，守正所诃，而天下奇事则多自冒险中得之，事成则为非常之功，事不成则受荒谬之诮，此固然矣。秦汉采药之方士，惜皆欺谩，且畏海风，不多移民日本，否则日本久隶我疆我理矣。又欧土亦多好奇之人，何以不先不后，必及科仑布、以列沙伯乃为之？盖自腓尼基、希腊甫启文明，则全欧未辟，罗马以地中海为湖，经营北土，奄然广漠，自奥古士多已定保守之策，不辟地矣。何事再思开大西洋以外乎？及彼中世黑暗之时，群侯兵争，士不知学，益无新思。惟当彼十五纪时，意大利承十字军后，初开复古之学，暹尼士诸市府以舟楫商易为国，治舟日精，海道日熟，新思渐生，科仑布乃乘时运而出，其地其时，是皆有故，非偶致遭值，亦非人才独倜傥过我也。中国地大物博，北荒西域，卫、藏、緬、滇间，至今尚有未尽辟者，若周盛时，吴楚尚为蛮荒；及汉一统，滇、蜀乃为始辟，珠厓尚拟捐弃。盖以一君统治，但论中国之大，无田甫田而长骄莠，鞭长难及，不得不有割舍。加儒学创说实在周时，其见闻所及仅限华夏。此外蛮夷即在羁縻之列，不臣不治之科，经义所垂，有若玉律，故汉武辟地，夏侯胜等至欲黜先帝之庙祀。其后唐弃维州，宋安偏壤，皆根于此，有若富人营生，已自饱自足，岂愿再劳心力而他求。若夫谬异之说，则秦皇汉武频遣方士，皆受欺给，久为世笑。尔后益无异说，间有之，亦无人信从。若夫海外九州，则中国古有是说。张骞凿空，甘英远探，传幻人于拂林，识鸟卵于条枝，同在大陆，无暇交通，千年闭关，各已自足，即观法显、玄奘之西游印度，郑三

宝之累下南洋，通人共知，谁事开辟，况于逾二万里之巨洋，而欲探检于必无之新大陆者乎！盖一统自足有以致之，必无可望于再开新地者矣。故中国断无能产出科仑布者也。然郑芝龙父子出自蛋家，江、浙、闽、粤沿海数千里，招招舟子岂无英才，能辟台湾实为伟异，虬髯海外遂王扶余，南洋海岛万千，辟不胜辟，何事再发新地之想哉？假有科仑布之妄想，则中国君门九重，谁能呼吁？但求见令长亦已綦难，然则谁为具舟试其跋涉？故谓发见新大陆交通大地之事，必不能产于中国，实理势使之然也。其亚洲诸大国，若摩诃末人、波斯人、印度人皆能以海商擅长，然终为国土太大，邻域太多，旧论太严，无暇发此异想，盖亦与中国同矣。故能发此异想者只有日本与意、班，为其近于太平洋与大西洋故也。然日本海东无地中海，触处皆岛陆之奇诡，则无从发其异思；又服习中土儒学，亦无从起其异说，而太平洋隔绝二万里，又不若大西洋之近而易至。其西伯利人日引月长，走至秘墨去而不返，又不交通，永永闭关，为野蛮而已。故寻美洲辟大地之事必出于意、班之人，地势使然。故欧人今日之享受极乐，霸于大地，皆出地中海形势为之，此实天骄，无能与争者也。

宫旁山腰有富人一园，砖屋二层，颇藏各国物。外门堆石作小山，缠以藤萝，冈颠凿池，筑三小岛，冈麓遍植繁花，园制亦似中国。实不足道，而班王亦来游焉，班之乏文物，亦可窥矣。

兵房颇壮敞，兵皆红袴红缘帽。市廛无多，人民十余万，仅一医院。只有农民，皆手耕，少机器，绝无工厂，班人之贫亦甚矣。其邑长命于官，非由公举，班地皆然。闻踪拉呢华大雪山，石洞甚佳，其顶亚峽诗罅，吾曾望之，未暇游也。

其第三故回京曰筛非，地开平原，与海为近，盖自比尔曼斯大山横奔二千余里而开大原，筛非实据其胜以开大都会。地有河，膏腴秀绿，能产烟，穀、米、菩提皆盛，人民亦秀美而富，盖全

班都邑无能比之者。女王以列沙伯本都于是，以嫁班王囉难第一于马得理京，故弃此。前后班王皆不知定都于是，诚失计也。都马得理，则近于北欧，可争中原，若筛非，则稍南矣。然班地势僻处太南，实不能与中原逐鹿，虽以楂理第五以德霸兼王班土，尚不能得志，况仅王有偏隅者乎。班既抚有南美，以海为命，若能据临海之广原，阜殖其民，奖励工商，因专治海军以威内外，内之扼直布罗陀峡，以地中海为池，如罗马然；外之以大西洋为衢，则成海王之国，势莫盛焉。而计不出此，坐令英大，虽扼于旧教致然，假若有大彼得其人者，其必迁都筛非，专营海略，则天与班之雄图不可量也。德欲掩盖北欧，必当迁都汉堡；班欲自强南欧，必当迁都筛非，尚叹二国之失策也。他日未知行吾言否？悬以观之。

筛非在马得理东，本可一日而至。以南游可度而至迦怜拿大，则于直布罗陀为近，以为地中海之天险，欲一观之，顺可游之道行，故自迦怜拿大二十五日汽车晓行，午后四时至临海亚咦诗罇，沿途皆山，似广东也。七时易车，邑各汽车皆至此，人家数百，亦多新筑室，道污不足观。寓海边英、班客舍，皆解英语，作英食矣。此地即德、法议摩洛哥事处，议和院在海中一岛，可望也。距直布罗陀峡数里，凭窗望之，灯火依山，上下万亿，海舶环其下，追思英、班十七年之战，为之慨叹，俯仰无穷。其往来直布罗陀之船，每二小时一次，船行二十五刻可至。

直布罗陀峡山势陡起，望如孤岛，形如伏狮，雄首内向地中海，尾向西洋，形势雄峻，极以亚丁。英人越万里重海，据此一峡，与亚丁、香港相类，其事极难而势极要。当西千七百零一年，英将军佐治乐忌夺之，遂为海王，当欧土昔时法最盛强，竟一切让英独步，谋国者亦可鉴哉。自马得理京至可度和一千七百六十九启罗迈当，自可度和至迦怜拿大九百八十八启罗迈当，自迦怜拿

大至亚嵬诗罅千二百四十启罗迈当，共三千九百九十七启罗迈当。英人于亚嵬诗罅筑两长堤，以泊船通直布罗陀。十二月二十六日轮舟渡海至直布罗陀峡，人民七万一千四百，英兵八千，廛舍卑陋，道路不洁。道中多摩洛哥人，首缠白布，足无袴，着屐，披衣如袋，背离披，内白外黑，二衣为一裘，袖袜履皆半短如日本。此间语杂英、班、摩，仍以班语为通行。至银行易金，店仅二伙，候久之而后得，然全取百镑之金钱可得，不若班京易六千之仅得一金钱也。仍见英之富力焉。人家廛舍无多，登山绕诸炮台至公园，有亭，花木亦楚楚，全山皆暗炮台，非外人所能窥测也。山屹高数百丈，横地中海之口，嶽鬼雄峻，左右所无，盖自班南近海处至摩洛哥皆小冈，平伏迤邐，绝无如直布罗陀之雄峻峭崿者，真天险也。自直布罗陀出地中海口至大西洋，约三十里许，海口灯塔小埠白打厘（非下），圆冈至美，有回古城堞，口广十余里，左右青山，排衙相送，雄涛泅泅，紫澜翻卷。南岸行四时许即摩洛哥界，行十二时到摩境大埠当之。游摩洛哥四日，除夕元旦之间自摩洛哥还，复望直布罗陀，青山如昨，顾盼伟然。

山容峭崿水容惊，直布罗陀红日明。万里吐吞地中海，丸泥封塞天下兵。海波泅泅容飞舰，战垒纵横颺片旌。半日两洲三国地，老来道长到元正。

除夕自摩洛哥返西班牙，经直布罗陀朝行夕至，历大西洋、地中海，摩、英、班三国地，穷年地角，为之感怀。

汗漫穷年赋远游，今宵除夕渡非欧。两洲连跨三邦土，半日飞行一叶舟。千载雌雄争地角，九年飘泊望神州。明朝五十应知命，空念君亲摩白头。

船中无历，是日实戊申元旦，误以为除夕，及登陆省历目乃知之，下改正。丁未元月晚六时舟泊灵对，白楼玲珑，临海波映红霞，光景焕发，海岸埔头亦极整丽，汽船颇多。市中多新楼阁，

道路广洁，遍行班国未有其比。灵对市昔当班人抚有全美时，美中百货云屯，于是舟车络绎，皆自此而输全欧，其形势与今纽约无异。自巴西、阿根廷独立后，班人失南美利权，于是此市顿衰。然形势之胜地，商旅所走集，故仍西班中最丽之都邑也。闻人民十五万，有十八纪大寺曰嵇秩捞。

海波淡淡夕阳红，楼阁鳞峒矗碧空。记百年前灵对市，美欧琛琛此输供。

自灵对市乘汽车夜至卡秩市宿焉。寓佛兰市大旅舍，白木床，有帐，浴用二尺许大圆盘，置水其中，皆与中国同，盖未有机器。卡秩为班南近海第一大都邑，人民二十余万，道路整洁，屋舍崇丽。是夕为吾国元日，而适逢班人教中大典嘉辰，行人如织，男女皆丽服，出游，时作黑人伪面具相扑戏。其市长署前敞地作高台，奏乐唱曲，台阶丈余，四出缠以五色布，人家悬灯，亦缠五色布，或举国旗相辉映。有作虾服者；有作大人头者；有以十余人作一高人荷锄行，以十数妇女作一高人携小儿；有大车载男女缠花奏乐，袷装诡异，穿错而过；有作中国版，龙狮舞，鱼虾灯先驱，魔次之，马三，灯笼八对，美女二十人，后作花架；有作地狱相者，如中国出赛会然。音乐冬冬而震天，肩摩毂击而匝地，终夕不绝。吾客店亦有班人舞女数四，两手挟板，结队而舞，一替者弹弦，坐客赏钱而去，极似中国。行客寂寞，令节羁孤，五十之年漫游飘泊，不意忽逢盛会，甚慰寒寂也。

卡秩在班得美洲时为第一市，欧土之货皆自此输出，今失美及古巴，大衰矣。然尚新整，冠全班。有城，今以作海军大校。卡勒价有造船厂，西十八纪时植理第三自卡秩筑长堤通卡勒价，至京路上作桥拱形，亦大工也。更有天生长堤，曲折伸出如一岛，凡十一启罗迈当，然别筑海堤藏艇，惟百千八百二十年被淹耳。卡勒价有盐田，极望田野绿辇，其沃美为全班之最矣。地形如

下(图略)。过花打勒邑，西七百八十三年摩洛哥王于雪来破班战处，其城堞如中国，乃罗马旧基，而十一纪摩人筑之者，至暹难第三取之。临河旧有两公园，名过兜基暹。正月初二日六时起，乘汽车北行八百九十二启罗迈当，九时许至筛非矣。并海行，途中田塍绣绿，至为肥沃。经一菩提佳酿处，班人最有名者，有百金一尊者，百年前名酝矣。吾非酒客，购其次者二尊，云已数十年，未知然否？然芳妙已甚，吾国酿酒远逊之矣。在巴黎、波多两处，饮其嘉酿，亦未及此。地多橙，班人名之为拿冷赫。

筛非为班故京，而又平原，最为繁盛。道路颇广，但泥沙盈望不洁耳。邑中横河，长桥驾之，小舟树底，甚似中国天津，河边古垒古寺盈望，多剥落。逾河桥，则贫民白屋狭道，益卑污，盖有气他那士人所居也。其大道夹以棕榈，为茶馆公园。有双像华表插云际，盖班之名将也，东曰亚釐佯打，西曰希古釐士。市长署颇壮，前有方敞地，环以棕榈花草，吾寓客舍即在是，盖筛非至闹处也。班客舍佳者多白云石方式，以北欧今制论之，甚古旧矣。有一巷道至闹处，不许车行，石道窄而颇洁，如吾粤然。凡银行、茶店、戏园、服物佳店皆聚于是。一二男女歌舞场，阅者骈阗，吸烟气臭秽不可近，盖古国多如是也。

筛非之最有名者，则以古回宫犹存也。其外围城数里，墙堞屹高数丈，方垒高下甚多，有高十丈者，虽有剥落，然大致完好，盖西八纪物，在吾唐之中叶矣。城外大道夹植树，风景可观，城门颇壮。宫在城内，班人名此宫曰“欧隔沙”，盖十一纪彼得第一作，十三、十七纪重修之，深廊广厦，甚闳杳。宫楼二层，重重深入，殿廊门庑阶庭柱础皆如中国。其圆穹楠桁刻镂精细，如崩云、垂乳、虞牙、卐字、纶连，五色杂沓，制皆同迦怜拿大，而精采尚过之，则远非中国能比矣。

门有长廊，阁道承柱皆双，甚宏大。正门金饰藻井尤奇丽，

以牙贝嵌花，作红蓝白绿色，比法人方点部螺宫之饰金尤雅妙矣。穿廊门，西十三纪所作，大门刻籀，中作小门，金五色。中庭白文石，有喷池，左右廊绿砖铺地，五色瓷作壁，雅丽罕见。平列两正殿，穿殿以宴，皆藻井金蓝刻奇丽，地砖以绿白花相间。左殿上穹全饰金，楂理第五来居此，有各王之冕存焉。朝群臣之殿在左廊，最为华严，圆穹金饰，四角洞乳，崇隆而空，其阁中环以小廊，有一户，王坐其中，可临视下列户，绘前王诸像，全壁皆金花，阶以白文石砌，地砖以小花衬大。出穿殿三重，穹壁皆刻白花。穿殿近园有一室，为女王以列沙伯卧房，圆穹刻苍花。再出一壁，厚四尺许，有长室十丈，藻井皆突金花，甚诡。出一六角小室，圆穹苍花。

转数廊，登楼有小祠，壁以五色瓷画为之。其神座前柱上交纹，十五纪物；其上穹作四角六隅八方交互突式。入宴殿，有十六纪织画，长十丈许，亦少见。周壁作班先王像，第一王亚打夫父也。墙每角突刻十六，四角共突五十六，四门可俯视。后楼为王子女所居，有尺许时表一座，内作水流鸟行而啣。殿楼尽处，一室近园，全刻花，廊白净，无雕刻，有先王银像，文石刻四狮承之。又转一横楼，各室甚华，陈设类今制，红绒衬壁，为班王来宿处。出为书房，大二丈许，有楂理第三像。又出为后梳妆室，设饰甚精美，有二桌雕饰尤精丽。又出二室，皆织画也。下有唾难王所作大浴池，长十丈，楂理第五久居此，因购得其像。绕宫外文石广阶十数丈，甚恢伟也。此宫比迦怜拿大宫稍小，而刻镂之精更过之，宜其名于大地也。宫旁为苑，大不逾百丈，以今观之，则小甚，故回王撒多罗第一所建也。棕榈盈望，疏池筑台亭，极类中国，剪草木二尺许作篱，中分花畦，四角置喷池，像设篱，皆方，每三四丈必一篱。而道通之制亦似中国，花径而剪草木为之，以视中国砌砖较雅耳，而其大致与印度园林皆甚类中国者也。其苑

壁长数十丈，则甚奇丽，墙作廊，或列柱，或开户，或作龕绘像。正中作崇楼，上缀尖柱十六，间以紫泥蕊之，色状鲜新。有古松甚大，其干有穴，能容数人，昔回王有妃与从官通于此，王杀之，有一说部言此艳迹也。

宫外有十四纪之大寺，雄崇入云，前有钟楼，高十余丈，峨特式圆穹，居中上复作圆亭，尖柱无数，插云扶之，体制庄严。外环铁阑，上作交纹，高二十余丈，柱大丈许，十余棱，雕镂甚精。

其旁殿室有四校冕裳绣衣，金杠一棺，以绣幕盖之，尊重华严，绝出寻常者，则始寻美洲之科仑布之遗躯也。科仑布葬于古巴，后班人迎葬于是寺。吾闻欧人之俗，皆尊其国之贤达英杰，他国人则不施敬焉。以华盛顿之功德，而欧人之愚贱者，或不知其名，至拿破仑、俾斯麦，则尤多为异国所恨矣。求全欧美所共尊礼者，除基督外，只有二人：一创新教之马丁路德，一寻新大陆之科仑布而已。

夫欧土十五纪以前，一□僧黑暗世，至野蛮矣。至三人出，乃大放光明，普于大地，余波施及中国，然则此寺遗骨关于大地者亦大矣。

筛非故京道中，见班后以列沙伯受科仑布献美洲地图像。及游其古寺，见班初王唯难第一与女王以列沙伯结婚图及棺，及来筛非，见科仑布棺，以四校金冕绣裳□之。三人者，为欧土文明之导，而余波及于大地者也。为赋长歌：

欧洲昔何有？万侯战垒血在手。侯为劫贼拥女而醉酒，民如奴隶马役而柴瘦。人不识字如鹿豕，日闻干戈而骇走。稍能教人惟寺僧，人人迷信纳钱而泥首。寺庙遍地人祈生天而外无谬巧，宋世九起十字军。始惊君士但丁之繁华而美文。摩诃末教不徒严武勋。文学遍集中西人。天算医学皆精真。是时欧土翳黑云。长夜漫漫何向晨。班王唯难英武伸。以列沙伯女真人。

崛起比尔裘斯山南端。男女二王分地垠。二王嘉会忽交婚。骏马腾跃从官勤。苍苍山河尔人民。遗图采会犹有神。合国强兵平回氛。战图廿丈陵寝存。□幕士马莽云屯。降王献匙一统吞。陀螯度校纳其文。科学创导欧洲新。班人先受智识均。人才辈起造乾坤。女王神识尤度世，冥想海外别有天地春。时有畸人科仑布，怀策十上人莫徇。女王受图赏识频。国小地瘠内府贫。欲助舟资翳钗裙。创新大陆萃百珍。荷荷英继寻纷纷。乾凿坤露启弥文。万国交通指掌纹。政学艺俗皆更新。汽船铁轨缠地殷。欧美秣华都彬彬。余波荡入东洋滨。饮水思源此三君。斯寺遗骨千秋芬。我亦顶礼心香薰。

有十三纪回之古庙，甚旧坏矣。门为回旧制，殿则改作峨特式，其钟楼揭然入云，高十层，乃新修者。庭有喷池，回人浴足而后入殿。悬大木鱼，有类中国寺，盖亦自中国传来也。

游画院，前后两庭，周廊以瓷瓦嵌之，列柱无数。一院圆穹，一上盖刻白花，丈许，中配蓝色，壁作红色，中庭栽花，惟椽上木板不饰，下铺淡红砖，太朴耳。班之名画师摩螯路生于筛非，故此院可观，门立摩L路之石像。摩画占一大室，诗士哥佛兰遮尼木画甚多。正院有十六纪苏伯兰画，其最瑰矣。可考旧俗者，有雕难第七娶葡王女图，大车如亭，可容数十人，王及后暨宫女侍臣咸在，以六马载之游街，数幅略同，可与法路易十四之龙舟竞瑰伟矣。其一大室乃新画也。

游加螯打地庙，西十六纪古祠，最为严丽，门皆瓷画，地铺白文石，左右各三龛，中有横廊，左右两大画为摩螯度十九岁作，已大佳矣。殿上画甚多，并皆佳妙。入门处小室供耶稣卧像，列灯烛，作多人捧泣之。僧之作此，其以耶稣蒙难感人深矣。

筛非临河，有长桥百丈，泥污甚。过河为气他那人所居，约五千余，白灰矮屋，无楼，颇类吾粤旗人居屋。彼气他那人乃班

人所不齿，而类于我旗人，亦足耻矣。

有古大庙一，今已改为学校。

筛非大道中有班王行宫，棕榈相映，甚严庄。旁有大宅一层，则制烟厂也。故暹难第六宫门外花石铁阑甚敞，厂工八百，盖班工厂第一者。此外惟有制衣厂，工人三百，余则无之。班工艺之不开，故民贫之不振，尚不如吾国也。其得失可以鉴矣。

筛非人家多住宅，铁阑文石壁阶者无数，外壁虽污旧，而中藏甚富，此与美国新俗并邻之交篱亦撤去正相反也。盖旧国盗多使然，犹中国也。尝游一故公爵宅，重楼广阶，环廊柱壁，雕镂精采，无异王宫。庭角四大石像，中庭喷池，室壁涂绿花，盖此公爵久游麦加及君士但丁，归而仿作者。其富室之宅，吾亦频入之，有名第以十三纪古寺改者，其楼廊曲折，颇类吾中国；其楼梯以土阶为之，皆铺红方砖，无毯，遍壁悬画，皆作一小室供基督，神龛烛台一一与中国无异，乃知旧国之俗之多同也。入门方廊，上下回廊，左廊为食厅，一室方穹，刻金甚精也。

正月初五日自筛非乘汽车行往葡萄牙，夜车多盗，有逢入吾头等舱，发蓬蓬，目炯炯者，相戒不敢睡，并拔刀游戏以示之，至下站即去，然亦有戒心，不得睡也。国无政，民多贫，行旅不安，遂若此也。

自筛非至马理打埠九百六十启罗迈当，又行二百四十迈当，乃至葡界巴得河，易葡车，傍晚三时至马理打。人家千数，有罗马引水桥二道，今断矣，犹耸然上矗也。大村市屋皆无楼，白灰卑小，斜瓦方庭，有类吾国北方。

班地有三分之二不能种植，以地太燥，故英人贱视之，如非洲。昔法人破班京笑之曰：“河乾而走去矣。”闻罗马时何能至可度画云。

其树多热带者，而南方屋亦多摩洛哥、非洲之屋式，北欧人

甚笑之，谓班一切犹如前二纪时云。

班俗一切事开口曰慢耶拿，译言缓也，故百事不举。吾久于墨，墨人每事开口皆曰慢，盖班俗也。美国人办事最急，故趋事赴功亦急。印度人最慢，强弱之故亦可观矣。其贫既甚，则古宫庙第宅不能修，名胜污坏不可观。

班京地度高二千四百五十尺，为全欧所无。自植理第五创建之。盖以班地热，惟此高，稍凉耳。墨京尤高，亦以地尤热故也。地全无水，惟藉人运，皆供饮食，不能及沐浴矣。自一千八百五十四年英人来，始开自来水，乃有水用。

班京拉麻车查街有小店坐卖，如印度、波斯。刮度拉哈拉有欧唆氏种人，能立木脚行游。欧唆氏种人无定居，随处行游。

昔时后妃乘八驴车，扒拉度大街至晏拖治庙。

班画院画二千。

班画家磨L路、唯拉是竭、L啤拉最有名。

院有意人梯顿画三，拉飞十，仅二三佳者，贤人家乐者最佳，此植理第五送出者。

有意人刮度、颠多烈度、抛唯啰呢氏、卢吉士、天赋士、先打士、觅叻希、可罗地各名画。

衣士孤离创自非猎第二，昔多僧众，经营十九年，非猎第二殁于一千五百九十八年。

陀盞度乃希伯来音文(犹太人语)，当罗马灭犹太时人来走此，创于耶前一百九十三年。

罗马人马娇士、孚理唯士、糯啡利来夺取之，后属峨特。后亚喇伯人学校之盛亦在此，教以种植。及一千零八十五年耶教来灭，尽废回教庙，至十七纪时仅余二十万人，今仅一万五千。其制刀最有名，于欧可与亚喇伯之爹玛士加士比此都之盛。藉犹太与摩洛哥人及逐二种人，此都遂落。两古犹太庙今改为耶庙

仍存，乃犹太式也。其一九纪建者犹存，名山打马利丫，译圣玛利亚也。法人破之以养马。此庙之盖木料运自犹太之立吉尼，土料运自蕤山。其一庙为彼得王度文大臣签约L 雕所建，在一千三百五十七年。

可度话故摩洛哥京，昔有八十大邑，三百小邑，万数乡，五兆磅之税。计医院八百，学校九百，浴馆八千，店二十六万三千，屋六百，小客舍一，书藏有书六十万卷。人口一兆，环京邑以园林，今仅三万人。

庙初筑时柱一千二，皆以红铜镶金箔，四千七百灯以三种香油为之，今仅余千石柱耳。隔柱之道纵二十九，横十九，此石料运自西西利、希腊、罗马、迦太基、埃及、腓尼基各国，有红白黑绿黄各文石，惜耶教米而毁柱数百，楂理第五责教人毁地球文明之物云。惟可伦藏书楼不毁耳。穹顶以一片白文石为之，皆金刻回文，后摩洛哥王来观此，跪倒而痛哭，盖伤心故国之文明也。以精刻论，全欧无比，但外不如耳。其树为摩人手植，或谓亚布拉焰手种。其长桥下为罗马，上为回物，即班撤战网皆于此地，其长围砖，皆罗马石，则峨特而摩人筑之，至今如故。地多葵，有诗人哥之曰：

有美葵树，其根得肥地，其尾得风气。汝不患有恶，亚喇人移我客此。我泪流同要非地，何此树与何忘我之苦。汝葵亦忘祖国，我不忘故国则益苦。

可度至迦怜拿大，道中平原小冈肥膏，岁三熟。

回王罗夏。亚蓝罢拉城门七。

破亚蓝罢拉之班将刊地爹噫士加拉士，回将亚釐亚打，三十四日而破。其一全名郅尼拉肥。

迦怜拿大同有一百八十叻，叻当中国十里，盖千八百里也。当十四纪时，人二十万，而充兵者五万。小溪打路入之。

唯难创于迦士的年国。

亚蓝罢拉园树为威灵顿所种。一门为希腊式，楂理第五所建。

古塔名唯唛磨，甚古。有谓腓尼基殖民地创者，或谓罗马。

城楼门名曰公平，摩讯罪人于此。无律，但以经议之。一门上桥拱中石刻一大手，门内白石阶名亚拉杯架，中有鱼池一百三十尺，长广三十尺，周绕玫瑰之花。

一九、补法国游记*

一九〇六年

路易十四宫画无数，皆会盟战伐大事。丙午冬十二月再游，更有所记，补录焉。

入门第一室，有法王路易第九与英王显理第三相会图；有沙立曼像，与亚痕京者相类；有沙立曼伐伦巴图。

一室教皇遣大僧正为法王查理第七加冕，女将噶厄金甲，左持枪，右执旗，祷天图，噶厄之父亦在，一乡曲人也。时法为英袭巴黎英主王，法查理第七遁法南方，得女将噶厄，胜英而自立。噶厄面圆秀，其英武诚古今所罕见。

有女王马利因于塔而兵叛图，西千四百三十六年事也。

有英、法大战，将军厄加士战死，其弟哭之，神采精妙，西千三百八十年事也。

路易第九即位图，二女执裾，百官陪位。

路易十二与西班牙大战二图，一作上垒状。

法卖夜将军与西班牙大战二图，此图刻划如生。

法王佛兰诗士与英王显理第八相会图。

刊伦公接班人赠剑图。

勇将伽士暂的灰累战十九伤图。

众助显理第四即位图五幅。

显理第四赏老人图。

路易十四伐德过来因河图(此画甚多,各地皆见),
法、荷战于剔士图。战船式可考,此即荷兰独立而拒法之战
也。

路易十四取比利时之多邑图。

路易十五与英战图,西千七百四十五年事,士卒如云,气象
深茂。

路易十六在筛波渡海图,船如楼船,不大,如通州河大座船,
兵卒扛之,垒上放炮迎之,从船甚多,烟云缭绕,迫真。

自此出后廊,左右列坐石像无数。穿廊入一殿,上穹金碧甚
丽,壁间亦画,皆十字军战图,连数室皆是,可与曜尼士议院诸十
字军画参观,则九次兴师,当时之旗甲帐垒风俗人情战状,皆如
在目前矣。今略择其关史要者录之。

第一图为西千二百零四年五月十六号举第□□次十字军,
法兵入东罗马见其帝图,法人自将卒皆长跪。以外臣犹如此,足
见当时犹行跪礼也。

曜尼士总统命众出师图,其地议院今犹在,吾曾游之,无少
异也。

英黑太子烈住将兵图,英黑太子最以勇名者。

攻耶路萨冷及近城邑十二图,攀垒而攻,戈船而渡,勇气凌
云,烟火蔽天,真令人游目于当时情状,以此感人亦最易入。吾
国画乐二者颓败,其所以感人心者亦浅。今若以张骞凿空、班超
三十六人灭鄯善、甘英问大秦、郑三保下南洋等画,多为发挥于
人心之激劝,未为无补也。

路易第九为回人所擒图,路易第九囚后赎出,中道而死图,
写此者所谓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今法人之割摩洛哥之
半,尚日有事焉,其在此耶!

再入一殿西班牙王曜难攻□摩洛哥回人八图,其在摩难夜

战，画色如生。班、法虽累仇战，至于逐回之事，则快如己国而亲之，岂非以种俗大异之故。内其欧人则诸夏亲暱，外其回人则戎狄豺狼，盖古今中外无少异者哉！

将军方愔攻君士但丁图。

路易第九宫内祭殿祈祷战胜图。

教皇散的尼跪求某公爵图。

第二次十字军大祷图，

焚士伽论义图，巴勒斯坦地烽火弥天，甚大观也。

耶路萨冷护墓王杯翁三图，一在船，一在红幕，一攻垒。王乃荷兰人，时荷属于法，杯翁或译作罗云。

攻非洲之君士但丁三图，大三丈，焚垒雄奇。

攻比利时图。

攻意大利图，在西千八百四十年。

攻墨西哥图。

三者皆近百年中外战之大事也。

路易十六大阅图，画大数丈，仗马数十万，甚宏伟。

路易非立五子图。

拿破仑举作议长图。

议院议定律书图，有议员卑利、咩利鄯二人辨难状。

路易十八复位图，西千八百十四年。

楼中一室，皆革命惊怖时代惨刑图，有一狱门捉人往杀门外，男女甚文，而而色皆青白如生，今阅之，尚可怖也。

其一请兵拒奥图，颇壮耳。

拒俄图三，其一英、法、意合兵拒俄，乃咸丰三年事者。

拿破仑第三战奥图。

一室有大画，高十六尺，横长七十一尺，可谓大地绝少者，乃战非洲之丫黑□里图也。驼上多作垒，可见风物。

拿破仑第三战墨西哥四图。有一中国茶箱，亦异事也。

巴黎胜兵归自意奏凯图，亦拿破仑第三事，在西千八百五十九年。

拿破仑自俄败归图，大雪遍地，死伤满野，不堪回首。

拿破仑第三临朝图。

暹使跪见拿破仑第三图。

法、俄夜战图，此图极佳。

入路易十四祭殿，路易十六婚礼即行于此，金碧辉煌，乃各国所共也。

穿大方殿，上穹甚大，作大画，凡百四十二人，而人貌各各不同，乃最有名者。自此数殿，皆五色文石作壁柱，最精丽矣。

前总统葛论那被刺出殡图送者甚多，盖民哀而思之也。

德、法大战图，即西千八百七十年事，法人不讳之，以励后人之愤心。

穿两殿，皆见群臣者。又穿一打球殿、乐殿，皆文石精妙。穿入寝殿，壁织画三，甚精。入舞殿，长二百尺，文石柱玻璃，上作画极丽。英女帝域多利、德主威廉第一，皆常来舞云。入路易十六寝殿，有大金时表，为西千七百六十年者。入路易十五寝殿，壁皆织画。出为见臣工殿，有画桌。入大殿，当宫之正，为路易十四寝殿，金穹藻井，新丽诡奇，锦帐下垂饰，褥被金床，前有阑，左右画几四、贝几榻各一。出一殿，壁有西八纪时非猎王像，无履，二殿皆以花白文石为之，壁悬此宫之平面图。出楼诸室皆五宝石，最丽美，为后所居。拿破仑第三之后咩厘烟拖尼即于此室门逃出，盖宫中隐门，画成壁形，外人不能知也。从六角小室出，一藏书室。入一室，帘几皆蓝，其厕皆文石，此为后居，皆小而精，颇类中国精室也。从此登第三层楼，自此数殿至登楼阶梯，皆五色文石砌成，似罗马彼得保罗殿，盖此宫之最精美处，若在外观之，及

他殿观之，尚未觉其奢丽也。

顶楼正面皆革命时人像。

罗伯卑尔有数像，貌丰秀，不意其狠毒乃尔，真失之子羽矣。有马喇像，瘦峭固为悍酷矣。有侠女沙厘可狄刺杀马喇图，马喇方在浴，侠女长面秀睐，明艳绝伦，不意义侠能舍身为国除贼，若此更不能以貌取人，且远过罗兰夫人像矣。拉飞咽侯石像，下部甚削，助美则成功，自为法则大败身虏，不得其宜，祸败若此，可以鉴。其余革命名人像百数，不胜录。拿破仑跃马像，则极佳。左一室皆拿破仑夫妇、父子、大臣像，拿破仑攻埃及三图，烟树山石皆逼真。拿破仑病死于圣螺论岛图，又革命时乱杀之图，皆可鉴者也。

故十七房以居五子，今改作画院，直长数十丈。左皆拿破仑战图，其右则法属国献旗图，法大陈将士大臣兵卒以接之，甚伟丽。

显理第四初入法取匙图，西十五纪。

梳理第八入奈波里图，人皆跪迎，可见战胜者之威也。

将军罗他拔战死于伽士论图，西千四百五十三年。

樽厄女将出战图，僧从之，士女如云。

非猎王号最美者举十字军图，路易第九出十字军图。

非猎奥古大战图。

诺曼侵巴黎图。

沙立曼伐萨逊图，此当自亚痕京抄来者耳。

宫中有朝房，其华整与诸殿同，各有更衣之橱，亦以见法待大臣之厚。吾国朝房之卑陋污狭，相去不止天壤矣。

其一殿当千八百七十五年，改作公举总统院式。如议院、凡设八百六十位，文石方柱红壁，楼上有八百位，以待来观者，煤灯凡三千，左右二大画值百五十万佛郎云。

宫外圍周四英里，別殿曾游數所，惟此稍似中國制。若其噴水池，中以銅刻人神魚鳥像，則真瑰偉矣。吾遂三游之。

丙午十二月再至巴黎，游方點部螺宮，自巴黎往汽車一時半。此宮營自路易第七，在西千一百八十六年。初為壘，前王累代增修，於是規模日大，並其園圃凡為地方一千七百邁當，宮三層而為室三千六百，設床二千，金鋪精麗，室室不同。就吾所游各國宮殿論之，內室之多且美，當以此為冠，而盛名不甚彰者。以宮經數百年，諸王修拾奢儉不同，不能均一，其外體又粗朴，遠不如普波士淡京新宮之麗。其園圃亦小而不精奇，不如華賒路易十四宮之多噴池及銅石諸像故也。若欲考列室之陳設裝式，則未有比于此宮者，吾僅游五十餘室，已嘆觀止，況于遍覽其三千六百室乎！其宮不高，故望之不知其容數千之室，而前後各開三面，凡為大庭者六。若正面大庭，脩廣數百步，截以鐵欄，左右高廊伸出，故容多室也。

正殿中磚階左右盤曲數十級而上，入門置石像四及鼎，頗壯。左有高塔突出，乃路易十三所筑之祿祠也。柱穹皆金碧畫飾，地皆砌五色文石，路易十五、拿破侖第三、阿連侯皆在此行婚禮焉。入門重牆厚壁，猶是壘形，非獵惡吉士始大修，增入一殿，有路易十六時表，凡計月、計日、計時、計刻七針，莫不備焉。

入拿破侖居殿數室，初入浴室，室分內外，金花玻璃，文石小而致麗。北為密談室，拿見親臣論事者，几榻紅色，桌有刀痕，乃拿帝怒所刺者。入公事室，拿帝日理萬機於是，綠帳小床以備偃息，左右陳四几、兩長几、兩鏡，前一長桌。再入為拿帝寢殿，穹地精麗，金斗帳、金綉床，室楣白描畫六幀，如石刻，甚可異也。長几屏各一，大几中几共六，床織綉綠花，登床有三級，華麗極矣。然拿帝日去此遠征，彼英雄人豈懷居者哉！向南為見群臣大殿，十二綉几環一大圓桌，列屏金畫，前有六角明窗，地板皆新花樣。

氍毹三，周圆，极阔丽，各室地毯皆异色样，而此毯尤美。出为正殿，东有室，三级上，座南右六几，北左两重十二几，以坐群臣，左右金柱，藻井金刻，本为路易十六殿，但金玻灯已值五万，此似玻璃而非，乃欽士路也。入小便殿，六角饰金花，几亦金黄花，地攒花，开闭之门小口，皆金花，此为路易十六后作。自此出为后寝殿，自路易十四、十五、十六及拿破仑第一、四君之后皆居此。正中金大圆穹，床上小穹作金人金花，白底绿花绣帐，盖路易十三遗物。床前有金柱阑壁，绣白底碧花，花内着鸟，列几绣画同。二贝榻，奥公主之衾，来嫔拿破仑者。其织画多白底加花色，弥显也。入乐殿，金画穹壁，白缎绣几。过便殿，几桌用琴式，皆白花。出为藏书楼，长九十迈当，穹幕皆画，中置长榻如桌，左右玻榻，书三千册，有大三尺之地球图，甚精详，类今式，制之七年乃成，传为拿破帝按图征伐者，令人想见摊书据图时之雄心焉。有女将军噶厄像，显理第四骑马像，马毛鬣飞腾如生。有路易第九囚于埃及图。有四尺大磁瓶二，金灰色，能离合开放，以置饼饵。前后柱皆文石地，五色石。

游方点部螺宫，观拿破仑帝后殿，上穹金画，柱地文石，床几绿绣，及其后奥公主衾榻有感：

绣床玉柱倚金穹，殿阁华严霸业空。尚想桃华奥公主，百花舞凤隐英雄。

拿破帝书楼有三尺大地球，甚精，当时按图征伐者。

地球图精绝七年成，玉斧当年指列城。万马奔腾叱咤去，记兹隐几决长征。

自此入路易十四遗殿矣。凡十余重，初穿殿数重，皆十六纪织画，以金线为之。一殿织荷兰名家塞忌画，一殿织荷兰佛兰命人之画。以多圆穹为藻井，地毯色伟异。佛兰诗士第一曾居此殿也。穿一殿，有宝石大瓶，高四尺，刻人物五层，各以杂宝、文

石、海贝或金为之，光怪陆离。又穿一殿，几皆蓝缎，上穹金画，壁作无数小榻。画镶一玻璃，为唯尼士物，以西千五百十五年初入法者。此二殿甚阔大。再穿九殿，有路易十四立马像，甚精。皆金藻井，别作圆拱门入。几皆红蓝花，有路易十三刻花橱焉。

穿武将朝房，壁地皆以文木作花，上穹用回教式，中金桌置一大磁盘，法之待臣工亦厚矣。以视吾国朝房之卑污寒陋，相去何啻天渊！出一殿，白文石为炉，刻像大丈余，甚精，壁皆画屏。过小圆殿，上下攒花，金圆穹，翠壁。出为梯室，皆五色文石画，穹壁金白刻花，盖本寝殿而路易十三改作者也。

穿廊二十丈，厚壁甚朴，路易十三所作门也。穿出小殿，室数重，为路易十四外妇蔑的儒所居。白板金饰，方穹红绿花，几十余，云石金桌。穿小殿，室内外二重，盖寝室也。白缎绣床，厅仅丈许。其外廊室可望园，有园图焉，犹想见当时繁丽之气象。穿假石廊，入大舞殿，显理第二所作。金六角穹，壁皆金画，然画不甚精。文木攒花作地，兼六角、方、圆诸式。上有乐室，壁以素木饰金作榻，显理第二时已有此宫室，法之文明亦已久矣。

穿出长殿，凡六十四迈当，壁以二突像作一榻，左右衬以突金花，凡数十榻，精丽极矣。其下素木饰金桁，此为佛兰诗士第一所作。出为路易十三殿，门凡数四，刻人物极精，余白灰花，有银女玉衣像，甚新丽。

自此至路易十五殿，有其夫妇像。大织画几三丈，作烟江景，极佳。

入路易十六小便殿，穹壁几皆金黄色，壁角亦不肯方作半圆橱，有榻。再入路易十四大殿，壁皆织画，金穹作海棠形，其地毯五色尤丽，云值二十五万也。出为路易十四馆后母之殿，穹中方四圆，几壁皆织画，作像数十，有非洲人所献牙匣三尺者，甚精。

出为小殿丈许，昔拿破仑虏教皇飘士第七置于此。过三穿殿，陈设楚楚，有显理第四、路易十五织像，甚精。

自此至后殿，室临园，风景颇佳，为路易十六寝殿。红绣帐床，几有云母匣三尺，其后置首饰者。转角殿有织画，间镜织画之花鸟精绝。其一殿室三大织画，皆极精，有小榻画几。

入侍卫室，甚卑小，壁桌多金碧画，几桌甚佳，法之待侍卫过于吾国远矣。吾国侍卫襖被曳刀于宫门，斗室尘污，坐横木磴，以敲石取火而吸烟，何其贱苦哉！复穿室，至正门前大殿，拿破仑第三所作。有白文石金桌，承一大红磁瓶。壁皆织画，几皆红白绣花。入小穿殿，素木作榻，中为小柱二十二，左右室九柱，每柱镶四碟，穹壁皆然，每磁碟值三百佛郎云，此为路易非猎作于西千八百四十五年者。

右所游五十五室，仅得其百分之一，而瑰丽已若此。若全游其三千余室，不知若何，真可惊叹！然吾遍游欧土各国王宫，率皆一式一宫，而周穿作室，方板甚，尚不及中国屋，无亭塔凸凹奇妙之态。又无花木，但有金绣，甚无意味也，反不如民居之奇妙，真相反也。戏园甚小，在正门左廊下，乃拿破仑第三所作。穹柱金饰，黄绶坐，帝后居中，大臣在左右室，武臣在下之正面，所以优武士者至矣，亦国争时所不得已者哉！

后园临池宫角，西千八百六十一年以作博物院，置安南物，以张属国之威名也。内实中国物为多，有大珧琅鼎值十二万，其一值十五万，一瓶亦十五万，尺许。画金宝盆值三万五千，金盘载二壶值十万，宝石金冠值七万，金花尊值二万五千，金带值四万，其一值万九千，金花果值二万，金刀叉值五千六百，鞞金桥值七八千，馆人所矜重在此。考南洋各国贡品多作金花树，亦南洋各国之珍品也。然此院玉器大而精美者二十余，紫白绿碧瓶盘各皆妙品，刻玉筒六、玉碗九、玉碟四，宋刻漆画及瓶皆二尺许。

法人无玉，未之识也，所经欧土各国皆如是。

御园甚大，有大方塘养中国鲩鱼，诸堤列树成行，亦有喷池石像，但远非路易十四宫之比。

宫外民居明沟道路甚臭，宅仅二层，欲觅一食店而远不可得。居民遗矢溺于道上，亦无河禁而收拾者。昔者极怪吾北京之奇俗，今游西班牙迦怜拿大遍道皆是，而法近京亦若此也，治之自由哉！若德则全国无是矣。

法之东北境与西南境迥异，其佳处在北与东耳。吾于法之北境凡数过：一自德入巴黎；一自英都华海口入巴黎；一自比利时入巴黎，皆楼阁崇闳，街衢广袤，然比之德国之道路人家整洁严肃，逊之远矣。盖自德而入他国处处皆失色，国国皆不甚整齐严洁，虽英亦不逮，法更无论也。法之美胜只有巴黎，德则全国皆新洁。即巴黎而论，醉酒喧哗不绝于道，此岂德国所有乎？

法之东南境尚佳，吾自巴黎以南过里昂至马赛，汽车遵海而东，过奸及尼士至满的加罗，凡数千里，丘阜绵联，林木葱郁，葡萄满野，夏时数千里极望皆绿，所谓沃壤神皋得百二以为雄国也。然屋虽颇有新整，未为巨丽，道路亦未整洁也。法京外都邑以里昂、马赛为最大，然马赛仅五十万人，里昂不过三十万。里昂为产丝织绣之地，为法数百年名都。马赛旧为欧洲第二海港，今虽逊于汉堡，降为第三，然握地中海之冲，据欧土之要，故终为法南第一大市，如吾上海。而里昂居巴黎南、马赛北，实为全法中央，如吾国汉口焉。但法人人口稀少，虽以此大市，尚复寥寥三数十万，此等人数之大市在德国，则随在皆是，英美亦复多数，而法仅得二市，法之衰亦可见矣。盖法自路易十四削侯权，聚法之富豪、诸侯于巴黎，极歌舞宫室之乐，故至今成风，巴黎之华实都丽甲于大地。然法自巴黎以外都邑，实无可观者，其精华全吸聚于巴黎矣。然伦敦吸聚之力尚不及之，况柏林乎！惟奥之湾京吸

力略近之耳。凡京邑吸力太大，必其野鄙，文明之度不足，若美之散与中国之散，京邑不能吸之，而文明力更大。吾观法、班、葡而知之。吾尝停车里昂，夜火星繁，阗阗阗阗。马赛曾两过之，环海风景颇佳。其十四纪袄祠、塔寺伟大，为全欧第五，但内无雕，与奈波里争胜，然不及奈波也。道路葑秽不治，与德有天壤之别，乃叹自由太甚，必不能治，观于德、法可比证而决其得失焉。夫此言专制者，徒以君主威权无上，淫暴其民，故不欲以一人肆于民上耳。若既有议院以伸民权，定法律，君主自不能专恣横暴于上，是则可矣。若行政者又无权以为治，畏民过甚，一步不敢行，一事不能举，如奥、法然，宜其政治之不修而民智之不大发，国之不强，职由此故。昔者以专制过甚而攻之，今矫枉过正而自由太过，皆失其中，过犹不及，楚固失矣，齐亦未为得也。

自马赛汽车东行遵海数时许为尼士邑、间邑。二邑临海依冈陵，东毗满的加罗侯国。全欧寒度为多，惟法南近海处，深冬草木青葱，故富豪贵族多于冬时移家避寒来居，多建别墅，沿海而处。冈阜相望，林薄弥属，多棕榈、蕉竹、桄榔大叶通绿之植。楼阁抗山临海，碧波浩淼，光景至佳，楼馆诡奇，园亭妙丽，错落于山陬海堤间，应接不暇，全法自巴黎外二邑最为华妙矣。近北海处为蛇矛市，自美船来泊于此，吾尝泊而登焉。山陵林木馆室之盛，亦略可比，然无尼士与间之妙丽矣。其海中炮垒横数百丈，费二十兆云。法南境近西班牙者，则贫苦陋恶，近于班俗矣。自马赛东行千余里至大西洋边，为乌得大城，法南之大都会也。旧为法、班百战之区，今城郭尚壮，而海临江口，最得形势，前王古迹多有存者。古城门及宫馆刻划精妙，皆前数纪物。惟道路甚秽，民贫已甚，望之如天津河边，回顾德国之盛美，重增叹息。自此南行千里，室屋卑小，金字瓦，或无楼层，土灰筑之，直如中国

北方，人民褴褛穷困，杂于牛马。筑堤群夫遇雨，男妇成群卧于草上吸烟。其生计苦辛程度之下，亦与中国北方人同。人民鲜少，大野旷莽，亦与班同。其民皆通班语，盖昔多为班民故也。呜呼！不深入法境者，岂知自由之害一至于此。故法之美观者，实只巴黎一都而已。观德、法盛衰之悬，为政者可以鉴矣！

二〇、葡萄牙游记*

一九〇七年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正月初七日，自西班牙之筛非故京游葡萄牙，夜车行二百四十启罗蔑度而入葡境。班、葡民贫，故多盗，而交界处盗贼易匿，故纵横尤甚。多劫杀汽车之事，虽派兵常驻车中，而停站上下太多，终不能防也。车中客戒严不敢睡，夜深时，有客无行李，发蓬蓬、目灼灼入吾车室，从者引刀开枪以示之，彼见不睡，无下手处，次站起去。若不知其俗，以北欧之例，行之高卧，听客出入，则必遭毒矣。

葡境入关处地名厘路咩，关吏视行李，自此易葡车，车高广华洁，远过班车。入葡境，人貌皆秀，地亦稍洁，葡人如此，宜其能以蕞尔国而自立也。

自班至葡，率皆崇山绝壑，巨岫危崖，峻险隄深，隔千余里。而又边海得自展布，故以班昔日之强，而无术灭之，屹然与班峙立于欧海南角者数百年，则天险故也。又其人民秀敏，略近荷兰，故相与角立于南、北海中，同争新地之利，非无故也。

夕三时，至马理打，有罗马引水断渠，耸然两段，犹巍巍也。人家千数，屋皆无楼，同吾北方。

晓至葡京里斯本，车场在山顶，百级而下。车场既小，崎岖萃确，又无马车，几类乡落。吾既竟夕不寝，又须步行数里乃至大客舍，沿途欲觅一马车无之，行人劳苦甚矣。不意于京邑见

之，乃知小国别有气象也。

里斯本京临海依山，形势颇胜，数山突兀，高下环络，颇类罗马。惟平地殊少，惟近海湾处差平耳。人民五十万，楼阁依山，道路崎岖，狭隘不洁。惟海湾回环深入，不见出口，大河流出，迤会于前，如大湖然。几与美之三藩息士嘴相比，而胜于古巴之夏湾拿、挪威之歌士的亚拿、丹墨之哥本哈觐，若德、法、意、美、日本各名郡海湾，未见其比也。

游议院 上院甚朴落，登楼廊，道甚广，惟朴甚。上下皆净板，无毯，几与工厂同，又无痰壶，烟灰满地。书记室二，皆极朴，有今王楂理第一半像，后马理像，即戊申被弑者也。王祖彼得路倾度王父路易第一像亦悬焉。上院半壁圆，中悬王像，有议长座，而无王座。听众三座左坐，故议员右坐。世爵圣民，有初立议长高几。

下院别为院，甚伟丽。二层，前五柱，广廊三级为檐廊，中为大门，制类中国。议长前七坐为大臣楼，左角王亲，右角外使，下为客生民坐，占上一十五室，比各国最为多而广，或其民权胜于班耶。然其政制同班，远不如北欧诸国也。地皆红毯，楼阶甚广，白文石镶淡红，上作玻瓦，光明相映，惟甚污，太不洒扫耳。各国上、下议院略同，惟葡独别异，盖西千九百一年经焚后新修下院故也。秘议室方数丈，颇文敞，有四像：一公罗利；一公巴利咩拉；一教长；一干的“的嘘”拉父拉的路，最有才名者。

道有兵一队过，高下甚不齐。

王宫据高冈，俯瞰一切，门有兵十数，杂坐嬉戏。门前敞地甚狭，植花木，作圭形。前座二层，广二十四户，后座四层，皆淡红壁。右为御园，花木甚盛。

其右山颠，隔园林里许，有二宫耸兀烟霭间，一圆一横。有二塔者，王母所居也。远望之，风景气象皆佳。

葡京狹隘山间，一无可观，其最瑰异者，新修大街曰的拉彼得，宏丽精妙，实甲全球。道广十余丈，分为七道，左右各三，中各植林木花卉，电车、马车、马行各为二道，人行其中。左右林花，中作池，堆石、筑桥、置乐亭，如一花园。其道小石刻花，如摩色然。夹道皆新屋，高皆六七层，其诡丽者。有尖华表二：为西千六百四十年非立第四王拒班纪功者；每截作碑，西千八百八十四年新立者。

吾昔遍游美及北欧，欲改良中国大道，取巴黎、柏林与美之叠彩之大道，而润色加美之，拟创此法，以冠大地，不意葡人先我为之，乃竟暗合也。墨京大道亦仿此，然不如远矣，惜短仅里许，盖财力不足以济之，然小国得此亦足夸壮观矣。以视比人之仅经营一大法衙，以求胜全欧，过之远矣。此道每日夕三时后，车如流水，马如游龙，冠盖相望，袂服相摩，士女杂沓，衣香鬓影，倾倒全京。此固各大都会所同，而其车马影与花木影相掩映。亦多挟册呻吟于树下铁床上，则葡人视为公园，此所独异，他日合大道公园为一，必见法于全球矣。葡王与其后妃王子每日亦必游此，吾两遇之。王衣金绣戎服，一次携太子匿士威廉，貌甚端秀；一次携将军，皆并坐。后过于道，黑衣步行，甚顾硕，同行一女书记也。道旁游人知者，免冠起坐，亦竟有岸然不顾者，其简率若此。吾在丹、瑞频见诸王后妃步行或购物，与常人同，盖小国寡民位同吾守令，不足异也。故译者若误以吾四万万人之大国例之，则大相反矣。史佚之戒成王曰：愿王近于民。自为中国言，欧洲国王皆春秋诸侯之比，自于民近，况经立宪后君权久削，更无可论。游恰经年，王与太子遂遇弑，即在此大道，弑者即立此华表也。追思旧游，为之惊愕。王颇贤，民甚戴之，貌丰有威，以误听其相言，闭散议院，遂为无君党所弑，父子同尽，盖散议院之大举，欧洲自德主威廉外不行久矣。当民权大昌之时，而敢为

此闭塞公议之举，宜其及祸哉！闻其后少长于法，其父曾蒙革命之惨祸，其母走避，故临朝下谕能党人，以安民心，并大仇亦不敢复，其言甘而其志苦矣。遭世不辰，生帝王家，而子不敢复父仇，妻不敢复夫仇，乃平民之不若，虽谓知几审时，然岂非大变哉！迩日波斯王又觐斯祸，追思吾所过瑞士郅都话，杀奥后之道，边班马得利炸班王之宅顶，与葡京此道之华表、马车、人影犹在心目。荆轲之剑，博浪之椎，霹雳震惊，宇宙为动，为君相者，曷其奈何，不畏民岩，而吾国政府尚有以江浙路款、粤江捕权，力与国民为敌者，何其慳也。先是有谏王当戒勿游者，王曰：以恺撒之才贤犹不免弑，听之可也。游大道如故，遂及祸，单车无卫，人人得以弑之，羌戎接踵，亦太不备哉！骄而不备，安得不及于难，不得以达观恕也。自此大道出，夹道皆新宅，盖不许有一旧宅以损观瞻争国体者。若匈牙利京、瑞典京，佳道皆然。吾国人久在大一统中，无与人比较，故美恶皆所不计。今已在列国比较中，道路、宅舍尤为视国者所易睹，而菲秽卑狭最为不修，今拓影大盛，欧美人多以示我，为之惭汗，其轻视我因以召侮，非细故也，此所关于国体民格，令人敬贱既甚大矣。况因轻视而凌侮，小之多启交涉之争，大之可开兵戈之祸，我国人不可不鉴而变计焉。此大道为葡京富贵人所聚，班、葡皆鬻爵，故贵族无数，列大第而居，有伴拉下公爵夫人大第，园林弥里许，为最壮丽矣。盖葡人至富者也。

游动物园 此园新营，即在公爵第尽处，门作垒形，楼堞三层，嵯伟奇丽。垒上作亭，园内屋多以瓷瓦为之，疏池曲之，筑桥渡之，虽亭台朴略，亦复楚楚，班京且无之。此道与园，足见葡人之振作过班矣。惜道边有一大狱，太杀风景耳。

游植物园及大学 葡京风物至佳，园林最胜者莫若植物之波尼园矣。割山为园，自颠至趾大数十顷，花畦竹径，林木森

尉，俯望全京，可全揽胜。依山环海，楼阁新耸，景物极佳。民亦不贫，人口六十万，已多于班京十万。视班京楼阁之旧敞，则富整亦远胜于班。虽班、葡为旧教所压，政俗皆同，远不能比北欧诸国，而二者谁为伯仲，则班人远逊多筹。然则葡人之向来能以小国抗班，非无故也。冈顶列畦植花，太朴略，国都如此，则贫故也。

大学即踞园中之冈颠，植物学、动物学、博物院及玻璃教别植物亦即在此。日本东京大学农科亦在植物园中，盖仿此也。大学校舍颇壮，入门小方堂内作长廊，大方堂中为空庭，有鲸鱼骨，长丈余，方首而尖嘴；有网鱼，翅在上下；有 Jeixe Frade 文拉爹鱼，长丈余；有 Peix Cornetdo 哥奴度鱼，二目生于翅上立方，长五尺许，皆异物也。

望前山为先彼得垒，驻兵，旌旗披随。

游武库 库二层，颇宏敞，门以攒古剑为之。室多奇丽，每室必有三四金人。有一室以绿石衬红灰石为柱础尤丽，上盖攒金为画，作故事尤多，战画亦多，为葡公馆之最壮丽矣。有攻麻六甲战图，船中望得印度图，一室藏攻印度夺印王垒图及遗物，一寻印度遇浪图，皆大可纪念者也。其王彼得第四放奴有图，此在林肯之先矣，但葡小，所感动不大耳。其军器有十四纪之大炮一截，大尺许，在尔时有许大物亦难得矣。有十五纪三四尺长之铁炮，有一千七百九十七〔年〕王聘第五之短铜炮，王金像画像并存焉。十七、八纪枪炮各为一室，斧钺甚多，有剑自枪身横出者。诸先王像及兵器分存各室，十六纪之除巴士的亚第一、聘第三衣皆红背心，膝有二金钉。今王及后两子像甚丰秀，王为水师官时金弁存焉。守者谓华人未尝有游者，请书名而去。

游多连度噫士拉寺 西十八纪时王租撮第三所建也。内外全白文石，甚高敞，前门檐廊与议院同，类中国，全欧无此

式，想采法中国也，膜拜者满地，妇女为多。寺外公园正对花厂，此园在平地，草木纒纒，甚秀绿，如吾粤冬时。全欧苦寒，草木冬枯，惟满的加罗与葡京有此景象耳。

园内有大地，有幼稚园，幼稚居此吸养气诚得宜。理斯本甚少峨特式大庙，惟名坟之破庙存耳。十四纪矣，内殿颇高壮，柱十余棱，上穹，虽少金饰而画甚佳。殿旁室为王听讲处，其旁高坐为大僧宣讲处，阶以五色文石为之，昔有名僧花士哥叔玛曾驻此两年云。地下石棺甚多，皆葡之名王、才相、名士、名将葬处也，有亚喇宽将，又王之后棺在焉。一室棺铁阖，亦十四纪物。有一大室，德国式，壁绘大画甚佳，壁脚瓷画亦皆十四纪物。此寺高壮，可与欧土各国大寺齐等，惜后殿已破，寺僧今以为园，断础零垣，尚堆阶砌。然周廊巡视，刻画甚精，王后棺在此，而葡人甚贫，尚无力修辑以保存古物也。若在德国，则不得见此矣。

葡京亦多敞场，以集市民。临海一方敞场，有门曰奥古士多，三面楼观庄严，环租摄第一像，如宫阙，最当大道，其他如此甚多。扒拉家地啤地路街中敞场多林木，游人憩之。

先彼得亚拉奸打公园亦据冈，可望远，但甚小，长方二层，整整无味，有机车斜轮脚转上，其他冈颠升降道多如此。此园虽小，惟所列石像多寻新地最有功于全球之人，今择其最著者，依葡音录之：花士哥奸玛，寻印度者；彼得亚花利士迦巴打，寻巴西者；迦士多路，以水军攻印度者，在西千四百九十八年；阿亚巴路，寻印度者；德矛，西十六纪寻得孟迈加拉吉打；亚道迦忌，寻印度者；卡梅，大诗文家，作卢都亚得之书，述寻印度事；佐欧巴路士，作的卡得书，述寻印度事；轩理忌，船主，寻先非先新海湾者，为著水师学之始。

一报记者噫都华多哥唾哟像，卒于光绪十年，其人有文章盛名，能抗政府，累下狱，变新政者，葡人极尊之，为近今第一才

志之士也。葡虽海隅弹丸国，而印度远东乃其交通，巴西数万里为其开辟，欧人与我通商，遂为第一最先之国，奄有南美洲，实为泱泱大国，至今马交片石犹求彼焉。今南美全洲虽失，而人种语言皆其余裔枝流，他日必合为一大国。与华、英、德、班五种语文并峙世界，则寻地诸公之精魂毅魄有以致之，其功力岂不大哉！吾于百战辟地之名将不甚敬，而于先寻新地者不胜爱情也。假无科伦布及诸公，吾其能游大地而睹新世界哉？故览诸像甚拳拳焉。

游散落哥袄祠 庙甚小，然华严，多古珍。物门五龕，如中国城门，上下白文石镶磁，饰以金碧，地皆摩色，壁皆大画。神座尤严丽，蓝文石八柱，灰花文石二柱，摩色大画三，极佳妙。其金灯烛台三，乃教皇铺第三赠葡王赠第五者，数百年矣。惟庙前拥挤多人，污秽坐地，或饮或赌或乞，人手一纸，盖开赌票也。妇女赤足，以首戴物，盖尚未去负戴之俗也。其他庙前敞场，倚墙坐地开票者皆是。尚有秘馆，专以妓赌为事者，此真游遍北欧各国之所无，但丐者比意、班稍少耳。乃知澳门赌风，固有自来，彼首善之区，固以为通俗矣，因而移植，亦何怪焉。入墨国而见班风，过马交而审葡俗，适西贡而知法政，游香港而覩英势，子必肖父，无少异者，固不待远游彼都，而可先得大概矣。

吾尝游中国南北十一省矣，虽得失不同，而广东盗赌二风之盛，实为全中国所无。而盗所由盛，则赌为之媒也。历世贤吏，无能整顿，稍加芟刈，旋即繁滋，此岂吾华产土物哉，何以他方无之？又岂吾粤人性质哉，何以他府遂少？今得其由，乃知质澳门之感化，谢葡人之移植来也。夫近朱则赤，近墨则黑。自有轮舟以来，羊城、佛山、陈村、石岐之往澳门者，仅数时许，工商往来如织，故皆沾被赌化而归，余波及于全粤村野。及赌败则为盗，故人日多而盗日炽。畴昔虽极无耻之督抚，尚畏名顾义，不敢公然

以政府而开赌主。及张之洞督粤，乃公然开赌而收其税，中国之以赌政府名者，数千年来无之，张之洞遂真得葡人赌衣钵之正传矣。此等乱政，惟班、葡有之，北欧诸国以为耻极，甚笑之，不意中国百物未维新，而开赌先维新也。凡赌必抢劫，抢劫必杀人。吾昔教授于广府学宫之万木草堂，吾家在惠爱街云衢书屋，每夜归，则赌馆煌煌，灯称奉宪，既而枪声轰然从耳际过，人声哄然从背后追，吾仓卒避入一店，赌者同时避入，追者携枪追入，为店伙所止，立门外久候乃许，吾几濒于险死，而传闻无辜之死者无数也。而劫风之盛至今未弭，此皆赌之为害。张之洞为葡人承流宣化，而葡人乃为祖所自出矣。甚矣，宁知五百两租地与葡之余害若此乎！若夫澳门政府无政事、无工商，除赌外无所入，皆其祖国所贻。今葡京亦商贾不盛，工厂全无，仅一制衣厂，亦在京外，其不知所以富民教民，亦可见矣。葡兵来澳，横行肆淫，无所不至，葡长吏听之，野蛮不治，真无可道。所最可恨者，与通商四百余年，吾无所获益，徒资化其赌风以害吾粤民，蕞尔不治之葡，复成何国？畴昔曾惠敏公以区区鸦片之税，以马交与之，实为失策。吾曾面与之争，惠敏以国力既不能收，不如因与之，以助截缉鸦片之餉。然今鸦片既禁，复何助焉？而欲收难矣，但眼中岂可着沙？蕞尔葡不能自治其国，安能远治吾澳门？彼欺吾国人不知其内情，复敢横侵香山之界。若尔者，彼实内乱，弹丸蕞尔若吾一郡，又无兵、无船，而日暴吾民，吾自取还，自保吾民可也，英、德各国不得借口焉。受辱于葡、荷诸小，实不可忍，彼实弱极，无能为。彼欺吾国不知其内情，己庚之间葡人曾遣兵舰一艘来索香山，可笑如此，惜吾大臣昧昧不索其以理斯本易之也。

庙前有宅，以五色瓷瓦衣墙，甚丽。班、葡甚多，北欧则甚少也。

六日游王陵寺，凡欧洲王棺皆藏于寺。寺建于十六纪，甚崇

阔，殿柱用班式，左右各三室，中有神亭，金碧庄严，庭阶文石刻纶连，王噶第三以下马利二后皆葬此。长室十余丈，左右列棺，亦有累叠二棺者。中作道，可左右望。自门入左，南置噶关度棺，以四鳌足承之，中作山，横置一后棺，次三王子，又次巴西王女，又次第五棺王噶第三。至此道中，今王之父路易第一石棺，有花亭覆之。右北王噶第二与其后，右近路易第一处为王唯难第六，棺面以玻镶之，盖尸以锦被，人人可视，头甚长，面变灰色，似此露尸之制，全欧美只此一棺耳。巴西王亡国逊位后，以葡为宗国，居此而殂，王及后三子棺皆附置于此，其棺如杠，有数匙可开，特许其附殡葡王，亦春秋诸侯失位，待之如初之义，盖情理兼尽，抑可见春秋之义合行于欧，不可易矣。大概欧人名人、贵王之棺多不葬地，只陈于庙，俾易瞻视，甚至披盖露尸，俾人易见，盖几如博物院之陈设矣，不独秽恶，失葬者藏也之义，得无褻乎？

葡第一构为先之罗磨士寺，十六纪王曼奴唯第四所筑，在京外啤论邑，电车半时可到，有王宫在焉，高三层，临海风景甚佳。寺横长百丈，雄杰甚。中一大塔侵云，两头各二塔，墙上雕阑各作尖柱，隆隆而起。寺外广地数丈，乃置阑干，临海伟然。旁为海军校，此寺即海军瞻礼者，故前王及名将多附殡于此。寺中又割为恤孤贫院，养贫儿八百于此，环壁以黄瓷画，孤儿食于五长桌，甚整洁。外有园，亦同名，皆曼奴唯士王所施，其举动奇伟大慈，惟印度王多此，余少见也。全寺峨特式，寺门左右刻王及后跪像，微积之柱甚多，楣上横刻突画二，余门亦如美兰佉论，雕刻无数，盖西千七百七十五年作也。殿及廊门穹幕皆作交纹，柱刻分五截，每截丈许。又作八角，皆密刻人物，如印度神坛。旁讲座以三柱上擎一石，坛六角，刻人物无算，其尤精者。别殿一廊，上下雕刻，其下周廊，每拱门分四柱，柱上作环镂通花，环上空

之，又上作花。上层廊，每拱门二柱，余雕镂同。廊檐石狮喷池，环廊内庭分植花畦，其式精妙，几冠欧土矣。殿角刻柱，上散如刺之有枝，下藏十榭，以皮古器。一室葬史家先亚力山大意力哥拉曼，以西千八百十年生，死于西千八百七十七年者，盖近人耳，而尊礼甚至。室幕交纹纶连，石棺以四狮承之，外三拱户，刻柱六，刻花精极，围以铁阑。一史家耳，中国如此者千亿，而葡人敬之若此，所以奖劝者至矣！诗人亚理蔑刻花石棺，卧像亦极精，皆葬此寺也。诗人又译作金玛士。吾携姬人梁婉络及幼女同复同游，复生于澳门者三年，竟游葡，题名并记焉。一室为王见外使处，一铜鼎，一白文石圆桌，列几皆古物矣。寺外一纪念祠，一石塔如垒形，前对青山，横临帆海，诚葡之胜地也。

理斯本近京，处唯丫拿迦士的路，临大河，横长桥，登山芝诗地曠地寺，络山为园，林木苍翳，铁轨直登山颠，双塔耸云，俯揽一切。

监蒲非利亚庙形胜亦同。夹林直道，道外立两石像，前敞场林木翳然，士女游者娑娑甚盛。

地呢拉湖石桥长整，堤树如荠。

近拉架，依山临水，长桥卧波，第宅甚华，公园花茂，皆可游者也。

先槎尤为葡胜地，王行宫在焉。有扒架里路古宫双塔，巍然光净，如吾粤光塔，盖印度式也。宫内一室陈设华美，古物甚多。一室上穹画像数行。今行宫在古垒墙内，据山颠营之，树林森爽，此宫略似英之云塞尔宫，方圆凸凹，尤胜妙。东角圆盖，西室数座，尤玲珑妙雅，与德故京波士淡威廉行宫相类，其宫门蕊以小石，左右作二蚌壳，盘植花，上刻数像，缀一半亭门，尤为精细逸雅，绝去土木雕镂之迹，得未曾有。右四重方塔，愈高愈小，左右垒，波起云委，皆佳妙。

其曼賒梨地宮，用回式刻画，中方殿，而前后两圆穹门又作方式，若中国制，极诡异，宫内文石重柱，直视数十，皆可观。又有卸爹梨士宮，中崇门隔二小门，左右平室，门内石狮喷池，花木蓊绿，皆数百年物，亦佳所也。

吾寓葡京临海□□□□大客舍，气象稍大，过于班京，葡之外务大臣亦寓于是，约见，未遇。食饌甚佳，颇能调味，略似中国。呼茶音为查，亦粤音也。吾遍游欧美十余国，久居五年，食饌之佳以葡为最，而班亦伯仲。葡、班乡曲小食馆烹饪亦皆有味能食，若英、美大国，虽上等馆子，日食万钱，几难下咽。吾非何曾，又居欧美久，尚不能食，凡中国人士初来者，尤难矣。美本后起勿论，欧人能作宫室、器用，而不解饮食，若印度食，则更不可近，南洋各夷益不足道，盖全地之大，真惟中国人能知饮食，能调味耳。盖必大国而当大陆之地，乃能兼备百珍。印度大矣，而教主之忌讳戒禁甚多，则不能善用品物。欧人奋中世黑暗，侯国日争，隔垠不通，故不能兼陈水陆之珍。我国一统既久，承平又多，盖自周时八珍之饌已极精矣，酱豆筵至百二十，品物日多，后益增加，宜其用宏取精冠绝全球也。欧美人最称法国饌，其调饪亦间有味，似中国。然欧人向不解食，法人亦何能创造。及游班，则班之饌馆、客舍随意皆佳，远过于法，即蕞尔草昧之墨，其食饌亦复大佳，则自班移植而来，故远胜于美、英也。凡文明之物必有自来，不能以一国尽创之。及游葡京，饌益佳，益近中国，而后尽得其故也。盖葡当明正德时已有澳门，正当西十五纪，时全欧草昧，文明未启。法之巴黎，莽莽小岛，仅十数万人。是时西开美陆，东辟远东，首作绝地天通之大业，皆葡、班两国为之。全欧之货皆自理斯本、马得理输出，地球新知识皆自葡、班人以海舶载来，法犹文明未启也。至路易十三，相黎塞留乃渐收王权，路易十四乃成霸业，则在十六纪时矣。路易十四穷奢极，欲以柔术

收诸侯，乃始穷声色饮食之欲，及强立其孙王班，法人入班者，多食班之食而美之，乃始效班人烹饪之法而移植于巴黎。路易十四享国七十余年，计班食入法当在十八纪耳。英则十六纪以列沙伯时尚用手食，未解刀叉，况能调味哉？益不足与于斯。法后饮食日精，又以拿破仑混一全欧，移风各国，大餐美馆必请法厨，于时数典忘祖，欧美人称食者，动曰法人，而不知其本原出于班也。若夫班效于葡，葡人移植于澳门，澳门近师于粤城，祖所自出，益为茫昧而难知，亦何怪焉。然试观美国芝加高中国酒楼乎，自李鸿章游美后，有李鸿章杂碎之售，不三年而酒楼二百家岿然于蕞尔之芝市矣。美人之饮食有同嗜焉。岂得不然，故一问葡、班与法孰为先开文明，孰为先通海外，孰为先交中国，则移植源第秩然可以逆推。然则今欧美人一饮一啄，醴醢有味，皆我国之所贻，用以报铁路、轮线、电线之功，交相酬报，不为薄矣。夫羹者，人情之所同趋也，故敢断然曰，大地饮食必全效中国，葡为鬲子，班为文孙，墨、法为曾、玄，而各国皆吾云来也。人莫不饮食，人以饮食为大举，中国关系地球之大事，嘉惠普天同胞之口腹，恢食乎，功最大矣！

葡之泉币制最不善，其所通用者，如中国近者之七钱二分之墨银也。盖自班女王令科仑布始得美，班人葛爹始破墨，墨银矿甲天下，故班有墨而铸为七钱二分之打拉银钱，亦遍万国，其财力之横，无有能外之者也。葡迹于班，而用七钱二分之打拉以为本位计数，岂不甚善。今德、法皆以打拉易五墨、五法郎矣。乃葡人不以为本位之称，而以千厘士名之，三钱六分之银圆，则以五百厘士名之。厘士者，铜钱之本位也。银钱只此二品，盖亦墨制也。中国粤地昔行之其锡钱二品，大曰百厘士，半曰五十厘士。铜钱三品，大者曰二十厘士，中曰十厘士，小曰五厘士。然厘士本位仅为空名，实无厘士之钱也。而计数号称以厘士起，虽购小

物，亦必云千万厘士；至稍重大千百金者，或积多少，则动皆京、陕、秣之厘士矣，备极繁难，苦心费日，未有甚焉。而葡人安之不改，亦可见变法之难矣。此制极似京师之以一钱当十，计为二十，其谬正同。但吾稍多折以两计，不若彼一概以厘上起算之愚耳。

葡人用二十厘士之钱为通行当五当十者，甚少见。质而言之，二十厘士之货乃本位，则七钱二分之每打拉易五十个钱而已。葡人贫极，力不能铸金钱，而吾于银行力为之不得。然其能定金作本位，以英镑易钱，仅找其四千五百，则每银打拉几作吾国二元计矣，此其运用金本位之妙善矣。然他国能信用之，不可解，更当详求其故焉。

正月九日夜去葡京，乘汽车还巴黎，凡一千九百启罗迈当，几五千里矣。车行极快，三十六小时可至。头等位每人五万三千厘士，又加车位八千余。行十日，夕六时至囉拉科摩，遂入班境，凡行十时，四百启罗迈当。车十一日十时入法境易车，葡、法车皆极美，为欧美冠，室皆绿褥，各有小浴室，碎玻为窗，文石为地，夕可引之作床。法车灰褥，每室一床、二几、一桌，二人为一室，别有公厅，他日各国必当尽效之，德他路无是车，疑起于葡也。

二一、再游匈牙利

一九〇八年

光绪三十四年六月游阿连诸国，道经匈京标得卑士，夜易车乃再游焉。公园、百戏园皆少易矣，惟百戏园二，花畦木坞布置幽曲，士女掩袂来游甚盛，服饰之美几不减巴黎，盖匈京妓馆茶寮极多，有东巴黎之名。以远东阿连五国，若突厥、罗马尼亚、布加利亚、门的内哥、塞维皆无机器，无百货精新之物，贩商运货皆于匈为近。阿连五国又无声色之美，故其富人大商皆以事以暇游乐匈京，故其茶寮、戏馆、浴室、公园之盛比踪巴黎，与满的加罗鼎立，为欧洲行乐之地焉。其浴室有女浴，亦男女同浴，与日本同，全欧只有匈京耳。匈京夹多饶河而居，对河为博落士伯山，楼阁压山颠，王宫亦在焉。王宫费二千万以崭筑，故且抗山临河，故壮丽几冠欧土，初议奥主半岁驻此，后奥主临仅一日即去，民甚怨焉。宫下临河为园林，穿林百级数成乃至宫。宫前敞地数十丈，花畦石像无数，两阶数十级，环曲而登如玦形，中门为圆穹，左右出高突如廊，外两低凹，又外更低凹，其临河矶数重，有先王立马像，宫内环庭院皆雕刻精美。穿数殿至后室，陈后遗衣物甚伙，后以列沙伯游瑞士被无君党所弑者，被刺之衣尚存，令人不胜感怆也。宫中有温泉，乱石上立也刁士王像，记所自也。奥主有私宅，临街双塔耸然，盖奥主为各侯国赠物甚多，故宫垒数百，不暇临幸云。

宫旁□□寺为十一纪者，甚古旧。所筑渔矶百丈高下，叠石矗墙，横列百户，侧竦亭塔，上有匈王士的份骑马像，盖匈之始从耶教者。矶墙亭塔皆峨特式，极奇诡，号为地球所无，亦非虚也。黄河五桥，王宫前请悟桥；又汽车桥；又一以列沙伯桥；一佛兰诗士约瑟桥，皆以帝后名，而悬铁索为之；又有玛结烈桥，则公爵玛结烈所筑。其河中有岛数里，公筑为园，今以舍为游人而收其游食费，中有温泉，吾昔曾浴焉。林馆十数，花木甚盛，不意再游，午食于此，而所见既多，遂不复如初来之叹美，天下人情之所谓美恶者可推矣。故昔之所谓美者，后此见以为恶。然则今之所谓美者，亦岂得为真美乎？美恶既无定，则是非亦何从而定。故孔子尚时而贵变，乃能宜民而可久，当时以为美则美矣，岂不然哉！

此外大寺甚多，交佞庙为王加冕者，衣士份庙亦有名。

其大建筑亦多伟丽，自议院、审院为最外，律师、公衙、银行、音乐院、股票交易所、戏馆皆翫皇精妙。建筑校在公园中，为希腊式，其余精丽者不可数。道路广洁可比德国歪士那灵，夹道植树极广长，其余迫可治街、匈王街、以列沙伯街、来阿街皆大道也。

其著名像有诗人踪佯路歪士像，在公园中，名将加拉父、积颯尼像及名士疏步拉像，此像下数十人刻尤精。匈将官至兵皆衣偏衣于左肩，金绣甚新奇，昔我晋世子申生曾衣偏衣，讥为服之不衷者，而今匈兵皆衣之。

匈人精于音乐，其琵琶最有名，欧各国多延致其乐部，衣红花衣，稍黄面者是也。匈人颇以为食，行道间皆多以乞食者。今欧人琵琶之制日精矣，其木通中，其大有五六尺者，自琴之外以为通行乐器，其形皆与中国同。琵琶入中国自随之郑译始，此为吾北部音乐，匈牙利本自匈奴迁来，然则此乐自吾北部入欧至明。

也，惟琴未决所自耳。

匈京佳丽矣！然几皆为德人所居，若匈人则乡居为多，帐幕如故，仍随地移，间有室居，则父子夫妇兄弟同裸卧，以手掬食饮，秽污不可近。性好劫掠，结队游行乡邑，奥人极畏之，盖虽二千年而旧俗尚有不改者。

匈人食颇有佳者，有斫生牛肉食，配以酱，颇佳。乡曲屋卑陋，白灰金字，颇有类中国北方，惟面目稍变，与突厥、阿连五国颇相近。

匈人无日不谋自立，日日幸奥之有兵事，然奥主必不许之，他日奥主若逝，奥内乱，则或真能自立，竟不可知。然强德大国在旁榻侧，岂容鼾睡，终亦并于德，而后定德联邦之制，实已预备网罗，诸欧小国但少须时耳。

京外东行二千里大原，麦已登场，极目无绿，时有羊牧骡车载货鞭尘在远远疏林中，时有帐幕在旷野间，极吾蒙古风景。原中有德之滑敦壁人种甚盛，盖昔从十字军战留居于此者，衣服稍异，驱车大原，飞尘滚滚，至夕过多饶河，近塞维亚国始见一小冈，其平如此。盖一出匈京，铲尽欧土繁华之俗，而亚洲尘土之形起矣，地亦枯槁，远非德、奥、法、意绿缟之色，然则亦有地运耶？

二二、塞维游记*

一九〇八年

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夕十一时到塞维亚京，距匈京仅汽车十时耳。京名悲罗吉辣，以其地之山名也。吾游地球殆遍各国，惟未见如塞维之所以宅都者也。其都即建于悲罗吉辣冈颠。自匈西来数千里，平野无寸山，至此突起冈峦，俯临多饶河，河盘环数曲，中有四岛，西北河曲霸辣为匈境，西南河曲诗廉镇为奥城，隔河尺寸，界绝三国，皆屯兵焉。然奥、匈以极边兵顺流而东，塞都已震，不待破之。若稍破之，塞不国矣。若塞人犯奥、匈，则在数千里极边，其内地烽候无惊焉，如之何其可都也。冈颠有城，如中国，皆兵房。盘道入城，登颠，城道颇洁，绿柳毵毵，亦多花畦。有武库及将军驻署，颇壮。署前陈古炮颇多，有西一千六百五十七年奥国炮，亦有突厥炮。凭阑俯眺，方作晓操，河山表里，沙水苍茫，若在一国，颇得形胜，惜乎其为京邑也。然塞维亚之大观与奇险皆在是矣。昔属罗马地，犹有古隧道，五百四十级，下蓄水。吾下之，阴森袭人，然罗马人之能作大工，预防围城，则吾中国不能及也。

武库仅小室数房，然亦藏其国古物，以鼓后土，亦可矜矣！塞维亚初自立时，仅号科士，今为王矣。科士位在公下，今布加利牙之主亦仅科士，中国译以君为最宜。其始封君美啖勒，羽冠印钥旗多存。旗以百数。有自立时所自制尺许炮，甚粗，乃嘉庆

九年拒突厥者。有今王祀科士娇必多挖象，短而黄，盖土酋自立耳。有一木刻鹰及座稍精，只此一佳品耳。

全京人民十余万，道路泥泞，室屋卑污，亦复寥寥，惟王宫一街稍可观。王宫三层，黄色颇丽，然临街仅如一富家屋耳。往闻塞维亚内乱弑君后，惊其易，今观之，乱民一拥入室，即可行弑，如我国多曲行劫富家，亦何难事，若以中国禁城之森严广大比之，则岂能顷刻成弑乎？故以中国人俗推外国，皆不类也。宫旁林木为御园，亦如富家园。其太子白兵衣，方偕一将官步自宫出，睹吾马车服异，以手相招，其游戏如此，然已而使俄，则为郅世子来朝矣，小国状仅如此！宫左为外部署，甚小，蓝色稍洁，旁为银行保险公司，最巨丽矣。银行前有始封君美咦勒像，惟农部署与兵部署稍宏大，以在人居外，而塞维亚以兵为国，故兵部权重，而亦壮观也。剑佩兵衣者满道，不独兵部署前，盖塞京无工无商，只有兵也。然民之苦至矣！吾闻议院，欲游之，则指兵部署旁，如一小茶馆者是矣。其旗高扬，亦疑为茶帘也。塞行一院制，无上院，高方约二丈，如陋乡之乡约，诚万国所未见。有僧议员守此出迎，能法语，盖全塞学校士人皆谈法文也。正中悬今王彼得像，中设王座、农部及大僧，凡三座，左右五坐，以备大臣。大臣凡八部，议员百有六十人，几桌朴陋极，地无毡，盖开院仅四年，赁屋为之，今绘图营构，拟工程千万，体式宏丽，未知何年能成耳。吾出入，兵皆举枪致敬，盖小国寡见远人来游故也。政党甚多，大者凡三，盖新立使然。

博物院乎，亦赁一泥筑长方小室，极卑陋者。然但求备物足以考证，增人民知识足矣。吾国新变法，各州县开议院、博物院者，乃正可为法也。所陈物，皆塞维人种者，率草瓦木具，极粗，如野蛮制，毡亦粗恶，惟金银杯盘稍佳，盖教物也。织绣金银线颇可观，故女衣颇丽，新妇戴孔雀翎，以银钱缠颈，以多为贵，富

者或重至五十磅，腰悬五寸许大钱，惟足线履，或皮尖鞋，则甚粗矣。高髻亦缠钱，盖二百年前矣。其人民红布裹首，束腰披毡，如今墨西哥人、门的内哥人。蓝长衣开襖，如中国袍式，或白布包面颈，小儿藏蓝如笠兰人。能以面制诸器，以贮茶酒，又以面作字写医方，此最异物矣。有突厥刑具，置首木颠，甚惨。大概论之，与缅甸、爪哇博物院相近。惟一古庙式，曰拉沙，甚壮丽，西一千四百另四年遗型。是时，塞维亚人种自立国，而未隶于突也，则制作颇佳矣，庙毁于突。

游其大学，开四十八年矣。当闹市前三层，在塞维亚为壮丽矣。学生六百，教习七十，凡教三科，律学、哲学、工学，亦知所择哉。塞维亚小国，百余万人，而亦备一大学，此特如吾国一县耳。奈何以吾四万万人之大国，而亦限于一大学乎，岂非愚甚！

游弑王亚力山大夫妇园寝庙，极小。右列诸神像，盖希腊教式也。葬处有白石碑焉，有遗像，导者言王甚仁惠，民咸戴之。今王彼得为大将军，覬大位而弑之也。彼得托居瑞士，密令其党人弑君，归不讨贼，足为其证，英人知而不认之。然彼得善待官与兵，故位定，民无如之何，英人久乃不得已而认之，塞维亚之立王三世矣。始王美勒被废，次即此弑王，盖同族立王，势必相争。故罗马尼亚、布加利亚皆迎王于外。罗马尼亚迎德阿论卜公之子为王，布加利亚迎德可逋可大侯之子为王，非徒异国，且异种族焉。而希腊迎立丹墨王子为王，亦异国异族，至近之那威迎立丹墨王孙。是其国人岂不能王，而必远迎于外者，岂非以同族中之相争更剧哉？夫立君以安民也，立君而频争杀，以乱害其民，则不如迎于外者，无权无党，仅收其靖乱之益为已足也。此等异义，皆久经阅历乃得之，中国学者今尚未见也。塞维亚民权甚盛，然王为其本族人，又拥兵，故塞维王权立阿连，新立诸国中为最大，吾国人亦可鉴矣！

其王庙为希腊教式，本远不能比罗马教式，况又小国乎，仅如吾国乡曲祠堂耳。入门有先君美勳像、士的凡像，殿中旁三坐，金饰，王与后及小僧正坐者，殿前黑垫为王跪处，正殿列屏，神像甚多，双灯下垂及地，然东教庙多类此。

公园据冈，颇大，花畦林径青青，喷泉旁铁床游人集焉。地盛暑，故尤多游者。

道皆粗石，尤泥泞，市以篷作廊，如中国。人民故俗衣尚多未尽行欧式，鞋软织。

其税八千六百万颠拿，即佛郎也，当吾国三千万两。蕞尔百余万人之国，而征税若此，民甚苦矣！极贫者人税四佛郎六先甜云。

然此小国极贫，而筑宫费一兆四十万，大学费一兆九十万，则吾国未之及矣，今新卜筑议院，拟费七兆云。

塞维亚常兵四万五千，战时兵二十五万，几居其国民六之一。夫民以幼稚妇女占五分之三，然则自老弱外，壮者几尽人皆兵矣。故带剑塞途，而全国工厂商店无一，余惟有农业，瓜菜甚伙，西瓜尤美。然以蕞尔国自立，舍兵何恃？故近者与奥开衅，几欲称兵。岂有万里之大国如中华者，而畏人不敢言战，岂非异事哉！

自塞维京至布加利牙京苏非三百八十启罗迈当，车行十二时，车费五十颠拿。

二三、罗马尼亚游记*

一九〇八年

罗马尼亚人种，自东罗马来，尼者人种之名，盖突厥灭君士但丁那部，故东罗马人北徙居此，故语言风俗多传故国之旧，而文明程度亦比塞布与突、希为特高。且游其境，土辟野治，驿站之洁美，道路之整齐，可比欧北诸国，而意、班诸罗马人尚不如之，他日之盛不可议，诚为欧东阿连五国之特出也。乃知立国真有自来矣。

自布加利牙晓七时行，入罗马尼亚，逾巴根山而北，自此千里平原，绿野秀縟。夕三时至多饶河，划为两国界。多饶河流至此，曲折万里，汇合众流，遂泱泱浩荡，其广数里，有吾粤牂柯江之势，可比美之鸟柯连为密士必失河入海处，吾足迹遍大地，此为江之广矣。次则印度恒河、安南湄江入海处，然皆远不能比吾长江也。故吾今敢谓长江之泱泱浩远，为大地第一大水，但南球未游亚马孙河，未知比吾长江何若耳？

多饶河北为罗马尼亚境，河南为布加利牙境，两国皆有关以讯行人，皆索视护照，罗马索五金焉，以护照但游突而无罗马使印云。小轮舟徐渡，夕阳下时，光景至佳，追念布立国时，俄舰队自此破江而下，罗人阻之不得，突人阻江为战。今三十年间，但见微风作漪，鳧雁唼喋，罗布之旗相映于隔江中，大地今古事皆可以是观也。口占一诗：

多饶河流回碧漪，隔江风飏布罗旗。

追思三十年前事，俄突楼船金铁飞。

自多饶河南望北岸罗马尼亚，气象便自不同，其宫室尤妙异，盖地处欧东，兼有欧亚东西之文明而熔铸之故也。其宫室本自希腊教庙式，兼有回人式，又有欧西式，三合而成之，故望之耳目一新，且尤妙雅。盖回式刻镂精美而患太密，希腊教庙式塔瓦兼印度之长，欧式大方而少刻镂，今集三者之长而去其短，实为精异。故除大建筑勿论，但言室屋之精雅，则德人新式为最，而罗马尼亚荟合欧亚之美亦次之，与夫印度捺饶之奇伟，三者几可谓冠大地矣。游于罗马尼亚京卜加利士也，妙庄华严之楼阁相望，其各部官衙各竭其胜，邮部署外刻像最多，耸凸最曲，最妙丽。宰相宅亦大佳，其余人家园宅亦多胜妙，以视突京有同土壤，若视布塞真同蚁蛭矣。虽室屋不高，然新整广洁，道路亦然。夜十一时至卜加利士京，乘车一游，夜市甚闹，电灯荧荧，食馆、戏馆、庙宇、银行皆极壮丽，舞馆、歌场竟夕，虽不能比匈京际德卑士而可称缩本矣。数日来，经布塞之朴鄙为之一张目焉，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入其都邑，令人敬侮之心生，昔闻欧人亟称罗马尼亚，今乃信。

翼日为六月二十七日，遍游卜加利士京，王宫诸衙皆黄泥色，欧东诸国皆然，盖师于奥者。王宫不大，王避暑于北境□□山中，盖王名卡罗路，后以列沙伯，太子名非特难，王实无权，可以泮奂优游也。离宫有图，此国亦行一议院制，盖无世爵而新立国故也。以旧院狭小，今增伟丽，方当营建时，据冈颠为之，甚壮，尚未毕工也。议员二百人，凡分三党，上议员一百五十许。

院前希腊寺塔甚奇丽，旁为大僧居，道中有贤相咳拉厘招像及内务大臣亚力山大·拉孤啤像，盖罗之立国致治所自，而咳拉厘招功最伟。何所无芳草，但问香远否耳！为低徊久之。盖罗

立于突之属部，政治最荒秽者，今仅四十年，尽脱突俗，而与欧西诸大国齐驱，或有过者，则二公之功德可思也。苻秦之有王猛，郭周之得王朴，岂易然耶？不独以布塞比之而见长，即班、意对之而生愧，若突人见之益增惭矣。

王庙亦希腊教式，外为园，花木楚楚，庙雕刻甚精。庙中左设王与后及大僧三座，悬其王与后及大僧像，中阶三级，座稍高，有地毯直设上，中置大僧拜垫，内隔以门，饰金作银像，门内供十字像，制似中国庙堂，比之罗马制则狭小甚矣。欧东希腊教庙式皆如此，述一可概其余，且远不逮欧西之壮丽，无足记也。

园内旁舍亦甚丽，乃僧舍兼恤孤院云。

公园大二里，回溪曲折，柳阴路曲，繁花甚盛，至水榭作纯绿色，度以长桥，风景似中国。热甚，吾昼夜坐食于水榭亭台间，观鳧游舟戏而听乐，亦旅人不得已之逍遥也。以候黑海船期，故留此二日，午到园榭中，无人迹，而但闻鸟声，致足乐也。

罗马尼亚京卜加利士公园水榭午憩。

高柳垂垂路隔溪，微波绿树鸟空啼。

绝无人到忘身世，故国园亭梦似归。

有自立四十年大赛会场，依山傍野为之，如一城邑。冈上作垒塔楼殿，冈下湖岛，以木为塔亭，养群鸟，两旁列堂室，尤妙丽。罗人既善作室，而此场布置尤善，美之新藴会场亦稍师之。吾所游各国会场遗址，此间为之冠，真不敢小罗矣。

罗人能治其都邑，田野人家皆极整洁，车站尤胜。站场外垂藤高柳，绕屋幽阴，设栅种花，扫洒极洁。惟欧北各国似之，欧南若法、奥、意、班、葡皆不如也。

罗全境皆平原，东临黑海，多饶河汇诸流至此又分为支流三，故地极肥沃，草树绿缦，与布塞迥异，故民多以农富。又有铁

煤火水之矿，故罗之富人过百万者以千人云。多饶河股入黑海，作无数洲渚，绿擘甚，而罗人以为下湿弃之，盖于麦不宜故也。然稻田最宜，惜罗人不知，人固易蔽哉。

有二长桥为汽车渡诸洲，一五启罗迈当；其一为三启罗迈当，中作高拱形，桥头有大金人守之，形胜奇壮。纽约桥最有名于大地，吾于此桥以为不让纽约也。

罗马京人稍黄而不甚黑，近黑海田野人则甚黑，有掌与背纯异色，如印度及无来由人，白人亦多变赤，盖自匈京以东人皆黄黑，由日力过蒸晒致然，故欧人之白，亦惟欧西北诸强国，稍东北即逊之矣。富强亦皆迟之，岂不异乎？吾昔有诗云：地中有海生人白，二者天骄我不如。今仍只诵此言。吾在南洋舟次，见二人骨相极似华人，举动亦有法，以为必吾国学，问之，乃西班牙人久留非利宾者。盖种随地迁而地从日变，欧人之骨相色采亦皆其地生是，使独稍易其度，即不能尔，故无可强也。

是日阅报言警电，称皇上圣躬不豫，为之大忧，飞电北京问讯，并令全会祝寿，请圣安，越日万寿于客店恭祝，口占：

日绕龙鳞又十年，朝班省识凤楼前。

圣躬安否惊寰宇，莫祷金滕只问天。

博物院与大学校同一所，外有园，罗马遗碑像无数，此外无他品。学生六百人，教授五十人，四科同德、法，而国人皆以操法语语法文为通行，盖与法同为罗马种人故也。

工厂制作尚未开，虽有二十七厂，皆衣酒等物，然不能责之新造国也。商货皆自德来。官分九部，财、邮、内、农、商、学、兵、法、外，宰相则兼外部，塞布略同。

地分三十三州，常时兵十五万，战时兵三十万。

二十八日四时行，汽车与船二人凡一百四十四佛郎。道平如掌，大野无树。车行六时，夜十时至刊士但沙，则为黑海岸，罗

人多避暑于是，林馆颇盛。十一时汽船开，船甚小而无浪，晓视黑海波平似镜。二十九日十二时到突京，未知中国人渡黑海者有几？

二四、突厥游记*

一九〇八年

自罗马尼亚乘船，戊申六月二十九日晓起，自船中望黑海澄波万里，紫澜微回，渐见冈峦，惟多剥皮。东坡岐山诗曰：有山秃如赭。盖地有运会，苟非其时，则气不泽润。行数时，渐近突京，平冈迤递，颇有古垒及村落，然山色枯而力弱，与欧西迥异，足觐突厥之衰矣。

六月二十九日晓泛黑海

澄浩万里碧，接天镜谁磨。紫澜更不回，稳渡枕席过。远通地中海，深处室奥何。战舰几千里，白浪若山陀。我来际升平，幸睹不扬波。朝日升熹光，反射金勃罗。横览大地国，感慨起啸歌。君士但丁帝，当年挥金戈。雄霸奄两海，宅都移作家。遥望山秃枯，破垒枕山阿。突厥昔何雄，今兹衰可诃。极望高加索，美人产婆娑。雄涛鼓湮渫，北岸俄舰多。耽耽出海峡，英法实两锄。余怒徙东海，我遂遭祸殃。黑海虽绝域，动若洛钟和。横槊谁赋诗，吾应先支那。

十一时半，将至君士但丁那部，沿海边冈阜渐绿，皆有人家，地名耶尼玛哈，距京七英里，皆有欧式住宅，白窗三四层，英、德、荷使避暑别墅在焉。凭对黑海，渐入海口，自此屋宇相连矣。

入口处窄不及里，两岸为欧亚之界，两岸皆有古城斜墙至海，欧岸圆，垒堞完好，高耸云表，亚岸大圯，仅余坏墙，此二垒盖

摩河末手筑，坏希腊教庙为之者。自此两山夹岸数十里，如江湖然。人家楼阁，弥山上下，汽舟帆樯，映带碧潄，风景之美，略似长江之武昌、汉口黄鹤楼前，晴川阁外。而碧海回环，岛屿外点，则为内地江山所无。且兼控两海，形势奇伟，寒暑适中，实可谓为大地都会第一。君士但丁之营此新都，可谓有识。若不裂国与诸子，实为控扼欧亚之大都会，虽罗马尚不及，何况今之巴黎、伦敦、维也纳、柏林乎！近世惟俄大彼得之迁圣彼得堡略似之，而形势尚远不如也。遍大地中控扼两海之口，绾毂两洲之地，以为都会者，亦惟此一都。若中国、印度、波斯域内，皆无此奇辟之境，且无论何京也。惜哉付之突人，如此江山，岂不可惜！若以拿破仑、俾士麦有之，则北出师以捣俄，南驰舰以扰班、意、奥，西扼直布罗陀、埃及之口，东辟波斯之地，欧西一统之局，何难有成？惜哉突人抚有之而坐困也。

此京既控扼山海之险要，而规模伟大，亦无伦，后山自巴根涌来至近海，多成冈阜，如洪涛之奔放，而枝叶重重环抱如竹之苞，扬州蜀冈之势颇肖之，但包裹不如之耳。君士但丁来此宅都，始营城郭，自后山数重至海环数十里，崇垣屹屹，圜垒嵯峨，依冈筑之，自西千四百七十六年，突人破京而坏之，而今垒堞尚半存焉。盖将二千年物，英主遗构，大都壮观。中国自长城外，长安、洛阳久毁，今南北京比之既幼稚，南京大亦颇相仿，其雄伟精美亦逊之。波斯古京毁于蒙古，印度吾曾游遍，舍卫、鸭忌喇远不能比，然则就一城论，雄伟亦当为大地冠焉。英雄作事令人惊，君士但丁在二千年，已能如此也。吾策马游览城址，抚其颓垣断堞，拾其灰石，为之惊叹！

登其正门之楼，俯瞰山海之势，其冈脉出土担逋者最高，因为王宫。左旁稍低之冈护从匝绕，其前亦然，凡数十里，皆楼阁布满矣。外有四岛侍之，今皆人家，而冰奇波岛尤为胜妙，欧人

以为避暑地，园林相接，今汽车新成，袍日之盛，不可思议。又外有三岛远拱，突人昔囚□□王于此，又逐犬数千于此，自此出口，故此京之大，蟠亘百里，闾阎扑地，其人口号百万，然近京邑聚，今皆相连，观其气象之火，实今不止百万矣。园林楼阁日盛，连百余里，若他日接连诸岛，则开方二百里以饮于山海，规模之大，益为无伦。今柏林新辟京地二十五启罗迈当，欲争雄伦敦，而巴黎环山以内，广原旣旣，然较之君士但丁那部之控据山海，气象万千，终有天壤之别也。惟突京之污秽破坏，实为全欧所无。盖人家日夕粪除之物，皆弃于门外道中，其致秽之本一。突京人家皆好养犬，更有衢巷之野犬，乃不属于人家而野生者，国家乃禁人杀踏之，车徒行游，犬多横卧道中，车徒经过，委曲回避之，甚苦。其犬无所事，终日懒卧，连群相与擲粪除物为食，故粪物污秽塞途，其致秽之本二。其贫人既多跣足，褴褛相望，或更病丐行乞，坐卧途中，观望不鲜，其秽三。室屋既多古旧，岁时不葺，破坏不修，木折瓦飞，其秽四。道路填石，而岁久不平，遂多坎窞。其无石者，晴则飞沙眯目，雨则泥泞污溅。又甚者，便旋道上瓦砾堆中，积久益臭，其秽五。至此乎，日日掩鼻而过，吾遂怀大耻，盖恰与十年前北京无异。乃至夹道之店，执役之工，亦有类者，几若梦回故国，但无卧道之犬以擲粪物，惟此稍胜。宜欧美人以吾国比之波、突，诚非误谬，而不治之形，暗合乃尔。盖古国文明之余，政治弊坏，遂有若闭门造车，出门合辙者，亦可异也！吾未至波斯，然可冥推而得之矣。闻突京人须税三啤亚士打，以为修道费，不可谓少矣。此与北京岁拨修道费六十万无异，而皆为吏所中饱，是亦暗合之一。盖突京未设市长，不行地方自治，与北京同付之官吏之手，故官吏恃势而人无由究诘之。惟地方自治，则市长出于公举，即无由全侵公款，而又有多人，余日相助为理。夫民人自经理其都市，犹自治其家，岁岁公议而公

行之，虽欲不整洁不可得也。官吏与民隔绝，痛痒不关，视如传舍，有司少而日力寡，可偷惰则偷惰矣，况于可中饱乎！虽欲不污秽不可得也。故付权于官吏，虽有圣主，必不能行纤悉之治，即有杜父召母，一人精神犹有不及，或权力有所不给，况间世乃一遇乎！故突与吾国之污，为人轻贱者，乃自治之制不行，非有他也。

突人地处欧洲，与德、法汽车道交通不二日，与奥且数百里为界。而迩来二百年欧西诸国突飞骤进，雄强文明，我东洋远隔数万里，犹震惊而思变，而突在近邻，有若鼯睡，甘为坐亡，绝不少动，岂非大异事哉！虽由回教压抑，亦何闭塞乃尔！

然数十年来，经布加利牙役后，不可谓突不大变也。以吾所见考之，国之政，曰兵制、曰刑狱、曰学校、曰警察、曰衣服、曰几桌床什器，突人于是数者，殆无不尽变，与欧西诸国同矣。

突人开口辄以强兵自许，其练兵法皆师德，常时兵四十万，战时兵百二十万，精练者八十万，其马西多呢州兵十五万，尤为胜兵，盖阿喇伯人强大耐苦，今请立宪者即其兵也。突人陆军向有名，吾观之甚不肃，其长仍在耐苦耳。

突人法律亦皆变矣，向时吏得恣意鱼肉百姓，今须奉法，凡事皆有辩护士任之矣。吾视其判官讯处，问官四人上坐，辩护士北面辨难，讯者立不跪，后高坐为观者。院楼亦壮大，而污秽不堪，散肆无纪，官及辩护士贪甚，官得贿二十五镑，即杀人者亦放之。其外国人有罪不敢问，大罪拘之，则领事来争领去，即讯得实，仅放逐还本国。所见狱卒，乃用奥人，而不敢用本国人。其狱砖墙内以木室为之，无几榻，每室大二丈许，可囚系四五十人，通以铁窗，墙不坚高，易跳去，此为死囚之狱矣。然仅囚突人，若白人则不能囚。

由斯以观，然则所变律及刑法亦何益？警察立满于途。吾又

游其总监之院矣。楼板内外污秽不整，欹坐笑语，食烟杂谈，虽有持枪者巡行何为？若道中警察，则以苛细故、勒金钱为事。昔有延外人操外语则拘囚之，盖徒增压制之具而已。

十年以来，举国学校皆法欧西之法矣。小儿入学，月脩四啤亚士打，外人死收其资为学费。其学室连长几，分课室，悬各图，写黑板。吾入一校，小儿一百六十人，岁避暑假二月。其大学二层，学者甚少，自律学外，他科仅二百人。其设科，曰律、曰兵、曰医、曰工，凡四。无哲学科、神学科。工科教习二，医科教习三。律学并哲学、文学、各国语学。惟兵科兼之，兵不另设学，而附同大学，亦惟此邦，其少可想矣。欧人之所长，突人似未知之。吾游其工商业学，学生三百五十人，自十岁至二十岁，仅学制几桌鞋袜，其粗浅可见矣。然床榻食室极整洁，岁费四万五千。全国如此，仅二十五所。凡各学楼层甚大，欧几桌寥寥数具，地板无毡，望之极不类。惟上幕则绘画甚精美，然一无地毯，即觉朴野，故配物不可不讲。其总理派人导游，则甚恭，以为中国人未尝有到此也。然突人之多如此，而入学尚寥寥，民僂愚已甚，岂能周于用乎？变学十年，效乃如此，或昔者压抑过甚耶！

今兹突人讲外学者，皆法国学。语言文字悉师法国，故政论亦以法为师。入突境而不通法文法语者，犹盲哑也。然法人不同英、德，本不长于政治，但哗于革命耳。突之前辈，久压抑于君权之下，日思以法之前事，导其后生，亦此不得已者耶！惟人心既动，飞扬不已，今虽言立宪乎，恐未必遂能安也。

游于都市，极望皆欧式衣服矣，短衣草履，剪发易服，自苏丹以至小民皆然。惟存红绒帽以记其教，故道中极目皆红冠，此外与诸欧无少异。惟士担通市中极穷者，犹存突人旧服式，则多褴褛不堪。旧服杂以红黄色，如蒙古喇嘛然。其长衣无钮，似中国者，则回教旧服，吾新疆之回教人亦同此，则阿喇伯及波斯人为

多。若几榻什器宫室铺设乎，则自王宫及贵人富家，无不用欧式矣。突故俗席地坐，设锦垫，有小桌，略近印度，与波斯亦同。盖变服及器已十年云。

夫突人兵刑学校之大，衣服之式，警察之制，一一皆同于欧西，而积弱贫困之形，污秽不治之状，为外人所欺凌欺藐者如故也。而变法者仅求之数事，或下及于变服，亦何益耶！此亦不可不深思也。

过河桥为士担道，依冈凭海，则尽突人所居也。君士但丁故宫在焉。突旧据以为宫，则临海者是也。自生苏非庙、索立曼庙，及一切大庙、狱囚、警院、学校、博物院、巴沙（即市），及一切古迹，与突种人家，皆在士担道。故欲观突俗之真相，必当深观而多游士担道，否则犹未至突也。

士担道宫室道路尤污秽，人多褴褛，乞丐相望，与诸犬横卧庙前尤多，且跣足。其大道中为墟，陈售器物，杂坐卧歌唱，占卜饮啖，北京旧状，几与逼真。若其市之规模狭小，更有印度气象。

市名巴沙，此市名呢屑路巴沙，自为一地，如小城。而上有厚盖，不通光气，故阴沈暗黑如地狱焉，盖百四十年矣。凡十数门，数十道，初入为眩，列肆骈闳，肆仅占地数尺。售药之医，高踞床上，后列药物。米商后堆米包，仅容身坐，一切类是。亦有粥卖如中国。其中多大商，备百货，资本极厚，而列肆亦同。惟问地球万国之国，则无之，且所售皆突人用品耳。想其创法之初，以便交易，自谓至善，即今欧西各国食品列市及大杂货店，亦用此法，而合众商万货于是。地隘无光，人气薰蒸，吾少步游，犹思掩鼻，安得不为欧人所轻笑乎！

至夜则道断行人，亦无街灯，马车夜归，殊形不便，以视法、美之专营夜市，何其闹寂之殊，而文野之度，亦以此定之。然我

国若此者甚多，犹与突相比之时也。

士担逋在过桥不远，即为君士但丁。华表凡七截，每截丈许，下柱二层如塔，昔者顶有金神，后破于雷火，此为二千年物矣。

君士但丁陵距华表不远，今已尽毁，仅一瓦砾堆中地穴耳。君士但丁为奄人所弑，奄人墓同存此砾石堆中，反整洁，土人然灯奉之。闻君士但丁甚暴此地种民，故此奄弑之，人心更称慕而永永祀之云。

其宫庙圣迹至古而瑰玮者，皆在士担逋尽处临海冈边。东罗马故宫，抗山临海，颇伟大，在生苏非寺后，今虽为古树疏林，如吾煤山草木，而遗堞皆存，故宫尚在，胜吾长安城上，汉唐陵厥，一无所有者远矣。宫城雉堞，如中国，内环数里。法部审院在城外，奇大。突京衙署至大者，几与兵部署比。城门外敞地有泉亭，方广数丈，百六十年苏丹厄蔑第三所作，刻划五采甚精雅，上五圆顶，此回宫室之精，当与博物院同比，此泉甚芳，苏丹饮而作。有回僧，尺许灰高帽，长黑衣，直袒前，司之。此城门昔为宫，今门上之室，即以藏国宝，有始教主摩诃末一杖。

苏丹者，闭深宫而不出者，惟岁一来开此室视之。其银币局亦在此，同时一视之，千万骑从，而观者如堵云。城上有古树盘屈，六百年矣。门旁有二石龕，凡大臣以罪杀者，悬首此龕，其暴政嗜杀亦可想矣。入城门内荒草百丈，有君士但丁所筑寺焉。寺门外四柏，有阙，内为回教先贤墓，盖千七百年前物。旁大厦三层，涂黄色，则今钱币局也。局前老树杈丫，亦六百年矣。前百武为白宫，有二塔五门，有二丈之周墙围之，盖自东罗马及突厥诸先主皆居此，最为古矣。今有先帝遗妃五人居此，突人之为奄者居守焉。盖近世诸王别营欧式宫囿于外，不甚居此。而奄人皆改用非洲之黑人，不欲伤其类也，亦胜吾国一筹矣。此宫不许

人入。

自海中望之，层楼抗山甚胜，其后圆穹二、三十，则背者诸妃嫔各食之厨也。

生苏非庙即在此宫外，此庙已二千年，其阔大华妙，令人惊绝，以古旧论之，可谓为地球华严第一。但太古旧，而经世变，遂有剥泐，则不能不少让步于西罗马之彼得、保罗二庙。然彼二三百年来之近，校此二千年之古，而华妙壮严已至是，又剥坏无多，且为彼得庙之师，以鄙意论之，终不能不以为第一也。然无论如何品鹭，终不能置为大地第三物，印度沙之刊陵，古与华终不能逾之也。苏非者，教之先贤也。生者即先音之转也。今教人称其先贤如彼得保罗，皆曰先，或译音曰圣，吾《意国游记》作珊逊者，即此庙也。但译音少殊，今依此土作生苏非，名从主人也。此庙创于君士但丁帝中，非理多韶士帝继之，而成于茹斯底年帝，盖亦经三百年工程，与彼得庙同矣。其崇雄峻廓，度宏规而大起，四角作四宝塔，高侵云，盖采印度制也。过于保罗庙，但少逊彼得庙耳。然地球大庙亦鲜过之，今彼得庙式，亦取法于此耳。后门作广廊，廊分内外二重，皆八门九柱，柱大盈丈，柱壁皆文石，每门隔三丈高，深三丈，上作金摩色画，中门甚大，有昔帝后二像，回人虽灭之，痕犹在。入门一柱有孔，回人病置指孔内，抹面及足即愈云，今孔甚大矣。遂入殿，殿上作大穹一，其四方作四半穹，四周环楼，前后四角，洼半壁式，神座旁左右楼室，各五柱，楼下二大柱，正东西楼室各六柱，楼下四大柱，皆青紫圆文石，大合抱，楼上廊石长丈余，广三尺，柱大盈丈，壁厚五尺，廊玻窗方尺，皆君士但丁遗物。楼上下壁，皆青红文石，门亦然。楼上下门多刻十字，今回人灭之，而迹犹存。一门作善神开钥与果，后穹下楼阑左右为茹斯底年帝后对坐，视下处东楼为西一千二百四十年盲将军轩力可士但多罗士葬处，楼巢鸽无数，以为先贤所

托，禁人取之。楼盖作交纹，为峨特式所自出，各六穹顶楼幕及板，上下一切皆金摩色画，绘种种花式圆像，各别万千，殊妙如游天宫，华严宝相，无以尚之。虽为回教人多所毁涂，而妙相金光摩色留存大半，视保罗一穹渺乎小矣。就大地金摩色画之广且多，尚无以比之，况其精妙殊异，而又为二千年之古物乎！吾足迹遍全球，惟波、俄未至，而宫庙拓影皆已见之，吾敢定评，为全地第一华严楼阁矣。宜欧东十字军来，震其文明，惊为未见也。后穹摩色金处，有基督像，虽为回人灭作花样，而遗迹尚存，今改为摩河末庙，而耶教人爱惜而指点之，易教而用其庙法最美矣。今吾国人有恶佛教者，乃并庙而毁之，如吾粤羊城长寿寺，实为全粤寺观之最伟丽而古者，若改为博物院，岂非至善？乃以第一妙庄严之古物，虽有巨工不可再得，乃毁之开街，是有何用何地不可开街乎？甚矣吾国人不知保存古物，故文明扫地，令外人游者无可凭证，后人起者无可感兴，此俗之奇，乃野蛮国之所无，而中国学士大夫，乃不知而甘蹈之，真可恨也！中穹今刻回文曰帝与月地明。正中神座旁二白烛，大如柱，外二烛更大，有金座，右旁有金亭，王坐处左旁小金塔为讲经处，上插二旗，为突厥胜东罗马破君士但丁那部之物。塔高二十余级，楼六角悬丈大金牌，篆回文，写其先贤名。殿左右有三尺大石球，自麻巫拉岛移此。下小石池，谒神者日洗手足五次于此。有数拜亭，以文石为之，膜拜者亭上下皆满。其柱皆红文石，上刻花，下衔铜，今欧人多仿此式。一柱有掌血痕，盖四百六十年前，回人杀希腊人二万于此染成云。若其全殿壁门，皆五色文石配成，花纹如云如山，又各异色，正殿处尤为妙丽。今保罗庙专以此制胜，五色六章，波起云诡，皆祖师于此。而暹尼士之议院、法路易十四之花踪喇宫、巴黎之护华宫，及欧土各国宫庙之以五色文石砌花者，亦皆取法此庙。以吾遍览大地，宫室之制，仍以五色文石者

为最清瑟，若上衬金摩色画则华妙极矣。金石相合，清华严庄，故创此在二千年前，而至今宫室日精，亦只能效法而不能别有以胜之，信乎为宫室之极则也。计后来新法日出，亦不易胜，宜其冠绝万国，独步古今，而为观止矣！彼得、保罗庙乃其子孙徒属，即略能踵事增华，亦只为其龙象耳，岂得谓过之哉！其外涂黄，太朴无文，则峨特式、印度式较为奇丽耳。殿内垂万亿灯，然油烧之，男女膜拜者万数。庙外有石阑铁网，阑内有亭，水管无数，以备谒庙者洗手足于此，是突庙之公共式，后不详。其庙角四黄塔，则突厥四苏丹所增建，盖参用印度式也。突人岁课二啤先打为庙费，其保存至矣。在君士丹丁那部京中，二千年华妙之遗庙，犹存者在后山正北，烟地利那部门内尚有一庙，亦即名摩色庙，亦君士但丁创作，而非理多韶士继成之。庙颇小，不及生苏非十之一，而金摩色画之穹，五色文石之墙，精妙华严，则与生苏非合作，其古旧亦同，二千年华妙之宫，只此二所，亦为大地之珍品矣。与生苏非隔十八里，旧有地道相通，东罗马帝谒庙由此近地震，道小毁，然犹可秉烛而游也。吾则不暇入。庙门廊有罗马非理多韶士帝像，白足而长袍，盖帝即葬此庙中，左右为彼得、保罗像，穹壁皆摩色画，多剥落矣。旁小穹室，画皆完好，为基督十二徒像及基督医人图，皆以摩色作画，精华浓甚。入为教中密祷室，其长椭室小穹有摩色画一，牖有君士但丁君后像，此室下有地穴，即通生苏非庙者。正殿甚小，其上穹摩色画皆剥落，惟壁间五色文石皆配成花纹，大小横竖相间，精美甚矣！有二龕，旧者，向耶路撒冷，突厥改之向麦加，各尊其教主也。此庙虽不在士担通，而亦在突人群居地，以至古精华之物，故特附记在此焉。

距生苏非庙百步，有巍然大庙曰厄天庙，以突厥前王名庙也，三百年矣。方广二十丈许，旁为王庙，稍新而尤精，二庙皆文

石为之，大相等。王庙左右前廊作矮穹，亦如麦加庙，然舍卫佛讲堂，已如此矣，盖印度制也。廊柱各六，庭中为亭，亦文石，外六柱，塔正门广廊八柱，门垂朵云，殿方广十余丈，大柱四，大丈余，中作大穹，四方半穹，四角小穹，皆以金碧瓷贴之，中垂万亿油灯，地铺席以待膜拜者，凡突庙皆如此，今王小儿时许愿之灯犹存焉。其屋制类印度，其多灯膜拜亦类印度，多灯颇类中国庙，盖皆出印度也。此庙九年前震坏，今修，故新好。

庙前有埃及华表，刻埃及文，在基督前四千年者，与巴黎者同。盖罗马王刁多廖士迁来者。旁有绿铁柱，长五尺许，盖五千年物云。

又有犹太极缺蚀之石柱，不方不圆，高四丈，盖八百年物。二柱皆有铁阑围之，三者在大道中相望也。

道中有今德霸主威廉纪念亭，甚伟丽，威廉之雄心可掬矣。

狱室即在威廉纪念亭前，是日适逢立宪庆典，大赦囚徒，观者如堵，咸呼万岁。有罪重未释者，众人亦撼狱门请释，卒同赦焉。

博物院塑古衣冠者，在埃及华表前，别详于后。

此百丈地，王宫、古庙、狱室、名院、古物咸集，突京最要地矣。①

有大庙曰疏伦墨尔顺，旧为基督庙，索立曼今改为回庙，甚壮丽。柱大盈丈，贴金碧瓷，制同王庙，灯凡一万二千。

白鸽庙，壮丽亦同。王庙皆文石，前广廊方亭，亦同，盖三百六十年矣。飞鸽满天，游鸽蔽地，居人不得取之，而咸施食焉。每来复五日，鸽鸡大集会，亦异观也。突京鸽著由此。昔有一女乞王施，王施以二鸽而养之，今其遗族云。

全突京庙寺凡三百，杰构相望，皆圆穹四塔，压诸冈峦。而

① 以上据康有为手稿抄出。以下为抄本。

士担通临海，冈边最古胜而伟大，远望郁然抗山者，则此四五庙其尤也。过士担通桥前之庙，二百九十年矣，闾大亦同。游人坐卧，前为市，如吾国，余游不胜游，书不胜书，可以类推矣。索立曼者，突之英主也。吾游其陵庙甚小，方广三丈许，枢亦停庙中，如欧制不葬也。陵庙正中棺最大者，藏索立曼者也。棺高七尺，长丈余，棺之和及横处刻文，上铺白布，盖以旧蓝绒，余各陵棺皆同，余不再详。左为索立曼第二第三两棺，大皆尺余。又左三后之棺，小如常人，盖突俗抑女故也。前后有大白蜡烛六，高数尺，庙虽小，而壁间贴瓷瓦皆波斯千年者，模作回文，亦可珍矣。陵庙外有园，花木楚楚，多贵侯将相陪葬之坟，文石柱础如斧如堂，而多作二柱，一横式，皆刻回文，填金，此如昭陵陪葬之功臣耶？左小室为索立曼后停棺处，附以其二王子之棺，其前有三盒，置三部经焉，皆数百年物。瓷壁华严，忆索立曼帅三十万兵，攻匈牙利时，曰金幢羽冠葆盖盛饰玉童金女出师之盛，从古所无，此道皆我所曾经而想像者。观此则盖世之雄，埋于七尺之棺，而今何在？为之怆然！口占诗：

百万麀兵匈奥京，金幢玉女夹雄兵。当日威棱震欧土，只今毅魄奠阶楹。金灯照夜骊山梦，纛帐垂昏阙殿清。循省昭陵从葬路，赠花幼女不胜情。

吾于诸教主之地，皆欲一游，以志瞻仰。而麦加之制，非本教者不得游，遂中止。闻其庙至闳丽，吾既得其庙图，又于此寝庙观全麦加之缩型，与摩诃末之陵塔，亦可少慰矣！今附记焉。

麦加之城周以群冈，夹山而穿道入焉，遂见方城。城门壁上瑰异作小穹三百，其摩诃末陵环侍在塔中作圆周。廊屋以三十四柱为之，皆长方灰白色。正中为方塔，塔旁有小门，登之。塔顶中即贮摩诃末棺，衣墨幕上钩以铁阑焉。余平无他物。塔外有三亭，其小穹亭二，亦壮伟矣。昔闻其棺悬空中不贴地，盖摄以

吸铁，今观之果然，虽以诡术惑愚民，亦足千年矣，黠哉！摩河末，

又游突近代寝殿，前王亦名摩河末，棺至大。其子鸭套丫诗士乃被弑者，其棺亦甚高大。左右斜垂，今王祖若父棺藏焉。凡九棺，王棺凡四，其五棺则后也。

王摩河末遗冠钻石顶甚大，有英女王域多利所赠灯，法拿破仑第三所赠二钟存焉。一写经九百年矣，传为先教皇摩河末所写云。此陵同前，外廊及园阑铁石刻花甚精，其陵纵民男女游，小女子以花相赠，此则尚胜吾国也。公坟所在多有，亦有坟堂，皆刻文石为碑，多作两柱刻文填金，外周文石阑刻花。在士坦通者多数百年物，其慎终之意，亦甚厚也。

博物院有二，而皆在士坦通。欧美博物院国国皆同，习观颇厌。如澳洲、爪哇、缅甸博物院，则皆野蛮之物，无可观者。惟加拉吉打之博物院，观印度物；启罗之博物院，观埃及物；君士但丁那部之博物院，观突厥及回人物，至为博异新鲜。突京院甚小，而物不多，远难比埃、印二院，而阿刺伯之文明，突厥之宏伟，观此，文明亦足窥一斑。吾虽未至波斯，然彼俗皆同突厥，譬游法之巴黎，虽未至英之伦敦，亦可窥欧俗矣。故曾游欧美者，不可不游此三地博物院，以尽大地之胜，庶几无憾也！

博物院据冈望海，绕以花木，皆欧式。外门曰可士冰冷，在士坦通最清胜者矣。院亦壮丽，刻石甚精。院分二所，一院藏万国物，欧式也；一院藏突厥物，突式也。布置甚得宜。

欧式环楼二层，崇陞中登，新筑仅十年耳。有亚力山大时石棺，刻希腊战波斯事，其驻马像甚精，有将军爹聊士像如生，其棺上刻多人像，四角作兽，皆精妙高大，凡丈余，于此见希人工艺之盛，而文明亦足觐矣。刻棺甚多，此为第一。有亚力山大头甚大，有色尸以石像者，亦刻文。其罗马后棺因刻石像三层，亦甚

精，而长大丈五尺，此为次矣，余问各国。

突式院即与欧式院相对，盖移突古宫而作也。式如明堂，九间五个，上圆穹而下方壁，每室各为圆穹，后一小穹，外门为横廊，全院内外壁皆贴蓝绿瓷，此制盖出波斯，甚为清瑟。罗马之五色文石，波斯之蓝绿瓷瓦，并室壁材之至华妙者，如计久远，则瓦不如石，然则罗马胜矣。若夫迦怜拿大古回宫之刻灰、日耳曼之刻木次之。近者欧美人专以缎绫或纸裱壁，则尤省费，以屋不呈材、墙不露形为主，我汉时富人墙屋被文绣，先开此制矣。

此院分〈以〉织、木、铜、瓦、书、画分类别室，皆古精品，壁瓦皆极古物。有前王文石浴室甚小而精，其古银器尤佳；有瓦炉炕床几似中国，疑突人自东北来，而传吾俗也；有苏丹锡廉之几，五百年矣，传其王因诵经死于此几云；有八百年织画甚精，盖突人甚长于织绣也；有一室全波斯物；有尺许高座，如矩形，甚古。

波斯物与突物无少异，地近而同教，计波斯先启文明，然则谓突厥文明皆波斯可也。有文石洗，雕刻极美，此院开创日浅，搜罗未备，他日数十年后，必有可观矣。

距此院不远，有千七百年前地室，为君士但丁帝所作。下百级有广堂，以藏金银者，凡四百六十六柱，皆圆文石为之，设水管一千七百，盖备有变，则泄诸管，而水封全堂，人皆溺死矣。吾入之，今地尚沮洳也。

闻君士但丁制金藏七所，大者千柱，然则此尚为小者也，如此古异之物，亦瑰伟哉！罗马人极能作巨工，天上飞渠，地中通隧，多百数十里者，以导今欧人之新制，亦有自来，此诚吾中国所愧也。盖吾国为政以德，导俗以俭，自无从产此，吾国之短，乃吾国之美也。虽然君士但丁之雄伟，令我庶几于秦皇、汉武矣！

屹然峻峙者，有六大国公馆，盖突久弱，为英、俄、德、法、奥、意所凌，六公使在突，有非常大权，尊严异常。随时会议于此，苏

丹甚畏之，六国人之横行，突人无如之何也。突又负六国债，每日分偿之，俄千镑，英六百镑，法四百镑，意三百镑，奥百五十镑，德百镑，吾闻之既病突人，亦自病也。望此公馆，回首燕京，真所谓同病相怜者矣！

埃及华表前之博物院甚小，所藏皆突人古衣冠也。突厥自光绪二十年改欧服，故此衣冠亦至西千八百九十三年止。始于西千四百九十八年，当明宏治初年，盖突人破得罗马后，突人自此号为赞呢沙利士时也。所塑诸种人像略备，独缺君后耳。各官皆盘坐，盖旧制无几也。然今满、蒙人皆盘坐，计突厥传自北方，必有自来，其白事者多跪，亦北方旧俗，盖皆起于无儿也。中国宋前无跪礼，故知起自蒙古。

兵部大臣衣绿皮长袍，内锦金锦，白方冠，高尺许，皮履，左右蓝冠白，系红袍锦边。侍者锦衣裤，不袜。兵官红布袍，上绿衫袒胸，锦袴不袜，后锦短衣。其参将白高冠，腰枪。又兵官衣突色皆手剑，兵厨皆白缠。

法部大臣衣白袍广袖，副者雪青袍绿搭，白衣者，绿衣下有袍鞋。凡书记白事皆跪。

外部内部大臣，紫白缠首，锦袍搭。左右官白高冠尺半衣袍搭，亦有绿袍红衫者。宰相衣同，惟锦搭肩，腰剑。两从官高冠尺余，红垂后，红蓝衣带铜镞一。堂上官白缠头，绿窄袍，黄锦皮搭。左右侍官同，惟高冠背垂白毡二尺。一直圆冠垂后黄衣，下裳半黄白，有衣皮袍褂，胸有补服，此则甚类中国矣。奄官首领，高白冠尺许，皮锦帔持杖。从者六人，尖白帽，中红绿，有横角绿环，白摺束带，长袍窄袖。囚杀者髡而袍，剑手绿皮袍，其铜甲则同欧式。今突京王及士民变欧服，惟红绒冠不变，而京外之民，仍旧服白衣短袍，红绿衣袴。波斯人黑冠，突僧灰高冠尺许，长黑衣，直裾，今不改。突人高余冠之岌岌，体制庄严，殊

可观也。其襟自肩垂下，如袍袴，则与吾国古制多同，盖突厥出自自我，宜其类也。《曾劫刚日记》称突人衣似吾国，盖是时尚未改也。

突诸部衙门皆欧式，甚伟大。法部近生苏非庙，兵部近白鸽寺，二署尤大。兵部外门作堡垒式，雕刻亦精。突以兵立国，故兵署最阔伟，署重楼，横百丈，前厂地百丈，尤壮丽，几冠各国。兵校亦奇大，兵房同于王宫，吾国尤愧焉。

闻突京王宫旧有四百，今突京所在皆有，盖前王随意而建行宫也。然仅如一大第宅，甚雕镂，有园墙耳。其千年正宫，在士担逋，今以居先王遗妃，苏丹岁一到耳。今诸宫多营临海旁，一甚壮丽，乃今苏丹之父所建者，太后居焉。殿阁不高而雕刻甚精，门亦镏金甚华，御园甚小。各王子公主驸马列第临海相接连，皆欧式涂白，皆甚小不足观也。对海为亚善冈，有宫，欧式也。昔馆德主威廉于此，后有依山之广园焉。威廉居此三月，日见突臣民极意抚之，其雄心亦不可测矣。各国使署皆近王宫而宅焉。使署五层，尤伟，今苏丹营新宫苑于临海宫之冈颠，其广十里，林木森苍，其内殿阁凡五十座，皆欧式为多，间亦作突式。苏丹行幸无时，盖苏丹每年仅一出，则宫中不能不广为园圃以自娱，又踪迹甚密，惟妃嫔乃知所居，盖避弑害也，亦苦矣哉！此宫有墙环之，如北京香山之静宜园也。禁人游。吾在外宫门观之，崇壁巍峨，外有金饰之庙，对庙一殿阁，余皆园林，花木楚楚，皆欧式。以吾为中国人，特许游。遂至内，宫门饰金，高广丈许，门东向，门内夹路，花木深深，乃至正殿，此则不能游矣。然规模狭小，尚不能比督抚将军辕门。

盖万国王宫之伟大，未有如中国者。盖数千年大国，一统之共主，积久致然，非各国所能望也。欧土各国皆起侯邦，即突厥雄武，亦争于群雄中，未有一统之宏模，故无由与我比盛。我虽

未至波斯，而彼千万人之小邦，亦可推得之矣。行宫共四十，大宫凡四也。

突王用奄人，各宫门外及道中与茶楼，奄人相望，皆服欧式长衣，甚整洁，闻八百余人。然今皆不阉突种，而用黑人矣，与中国何暗合乃尔！盖严男女之别，而妃嫔又多故也。

突苏丹既深居简出，一岁一出游，今以立宪故，欲慰塞民心，乃以吾七月二日谒其庙，观者如堵。警察虽林立，然以立宪故，开放其民，不欲以小故拘系，致失人心，只用诃禁，而观者愈拥愈众，愈逼愈上，遂一拥而入宫门，警察无如何，又一拥而折殿外槛，于是登砌槛，或登树而观，渐拥入御园，所列马兵队亦不能截住，乃拥塞于二重宫门，诸从官奄官处，警官以好语渐渐喻导，仗队以数次整列，仅能辟一御道以容王车，故太宽则民慢，亦自然之理矣。警察畏民如此，恐后有变，突主将为路易十六矣。苏丹少出，故观者益众，有四国公使亦杂稠人中观之。吾时已身入羽林豹尾中，与诸卫将奄官杂于二宫矣。其兵官服金绣插羽佩剑，皆改欧式，无可观，惟地熟用白色耳。时改立宪媚外已甚。有卫将军来握手讯问，奄官亦然，吾郤之，奄官遽巡赧而退，然卫官奄官仍不过二三十人耳。兵队两列，马队十余横排，于是九嫔从横门乘双马黑漆车出，每车三人，凡三车，御者黑冠金顶，金绳衣，诸妃嫔白纱障面，金绣或紫衣焉。其后则绣衣独乘双马车，从苏丹后由金门出，百官于妃嫔出时，皆鞠躬额手施敬焉。妃嫔出后，金门开，卫将二人结队，次第先驰，乐队红衣继出；卫将骑马次第出，约十余耳。苏丹鸭都哈密第二乘四马车，金缰鞞出金门，冠者皆免冠，山呼万岁，其声动天，苏丹亦起立点首答礼。苏丹年六十二，白须红绒冠，而欧服黑绒衣，金扇，仗剑，遂驰入庙，遂有卫士陈□持茶饼、架非、柠檬水以劳观者，人皆争领，吾亦取焉，乃散。从官不多，威仪颇简，以视吾国之千乘万骑，迥不相

侔。吾初以为突厥专制之威仪甚盛，今观之终非吾国一统大朝之比也。或谓突昔者王出，卫兵二万，未知然否，则今减之欤？若以较欧北诸王及后，常服持杖游行街市，观人民儿童嬉，吾在丹、瑞频遇王道中，希腊王与刑部尚书同持杖步行，在葡京遇王后与一女伴黑衣步大道中，其他以一马车常服出游，比比皆是，则视突厥苏丹，而以为东方君主太尊之俗亦然矣。它日王权日减，千乘万骑渐无，吾昔犹见中国万人卤簿，计从此结地球仪仗之局，后此则无。突君主简出，又严别男女，女子出必障面，而后妃处深宫，益不可得见，吾不意以漫游而尽见其礼仪。波斯与突同俗，吾于大地万国之礼俗、朝仪，于是尽见之矣，亦足资多识而备择善者也。

突既别男女，故宫中皆用奄人，宫门外及近宫道上、店中，奄人相属，皆改衣欧服，长衣甚整洁，与人握手额手，皆行欧礼，惟今者不用突人为之，而但阉黑人，恶自伤其种也。其用阉与吾国同，而不残同种，犹胜我国，然欧人指目而讪笑之，其国耻哉！吾国何不幸而与突同。今大地中亦惟吾国与波、突有此怪异，不祥之事耳！常侍亡汉，天策亡唐，魏氏亡明，祸患险酷，而国朝尚不去之，真大险大耻之事也！夫苟严男女之别，则全用女婢何害焉？奥主宫女四千，德主宫婢三千余，玉面霓裳，奔走先后，袍袴宫人扫御床，岂不顾而乐之，何事用此黄黑皱瘦之刑人耶？古者刑人不在君侧，身既阉割，出必寒微，否或罪余无所识知，加以险谲之心，邪薄之行，而乃使其当后先疏附，俾得狐假虎威，甚至有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定策帷幄，门生天子，国命听其转移，朝廷待其顾盼，前车多覆，后轨方道，大弊昭垂，竟难除革。方当万国交通，以政治比较之时，阉宫绝类，已伤天地之和；刑人在侧，更犯春秋之戒。后汉襄、楷，谓占无宦官，自汉武多游后宫，乃有奄官之制，而后世采用伪周官，附会而存奄官，则刘歆之作俑哉！吾

游突厥诸宫，复睹此物，目击面泚，追思吾国，与乱同道，不禁为之惕惊而汗下也，乃赋诗曰：

人道有耻辱，国事忌险危。大耻吾未觉，大险吾应知。汉由常侍亡，唐乃天策师。天子为门生，废立任尔为。鞭笞朝士夫，何况国民卑。汉唐作殷鉴，明祖严制垂。直瑾既駸驩，忠贤更骤驰。峨峨九千岁，东林肆醢醢。庄烈亲讨戮，身复用奄儿。司礼与监军，大权赫火曦。开门降闯贼，覆祚谁贻罹。国初垂铁牌，内监只守闾。干政罪则斩，煌煌祖训遗。近者李联英，弄权苞苴肥。宰臣与疆吏，鬻卖视馈施。甚乃废圣主，由其媒孽之。拳匪以攘外，联军入郊畿。津辽血涂地，西道雨淋漓。京邑既邱墟，庙社皆离披。中国儿陆沈，不绝如亘縻。亡人遁海外，十载良为兹。行行至突厥，频过王宫扉。奄人道相望，黑面而欧衣。闻凡八百余，覩此吾皱眉。云何亡国政，暗合复在斯。宫刑绝人类，不仁久已嗤。刑人在君侧，春秋大书讥。品污智昏愚，况复心险波。天宪衔其口，王爵任所私。宫闱听离播，大祸国遂随。覆辙岂不多，何为再蹈其。况今万国通，得失较其微。岂能容此物，辱国可不思。欧土用宫婢，霓裳玉面姿。奥既四千人，德亦三千姝。袍袴扫御床，殿户引朝仪。紫袖侍玉座，顾之可乐娱。岂不胜奄官，黄黑而绉皮。治反乱同道，惊惕可骇喜。况突刑黑人，我乃种自诛。二千年国耻，愿言一扫除。廓清比武事，洗涤险亦夷。鉴此祷祀求，东望吾涕洟。

突王宫及欧人所聚处曰加拉縻，以古塔得名也。

近王宫处为全京最盛之区，其冈最高，冈颠峨峨，为五百年前之加拉縻塔，高圆入云，于绝顶十丈上，更作四层，极雄伟。旁为兵校、兵房，皆在冈上，伟大如王宫，盖突人最注重兵故也。京中卫兵凡八万。此地百官世爵豪贵所居，人家楼阁最高壮，有五层，然皆朴旧甚。冈上有古寺基，寺为前王建，今王弑之，并毁此

寺，寺正临下太后宫也。

过其宰相宅，土堙不饰，板筑三层，屋甚朴陋。园颇有花木而甚小。其兵部大臣宅园较大，然亦土垣不饰。大官世爵宅，间有欧式而外陈花者，然甚少矣。道上沙尘濛天，屋间敝旧，迎目极似吾京师。但木屋稍高，即欧洲各公使署及园林，亦从而污恶。英馆最高大，然外亦尘秽。公园有二，然不过百数十丈，小园粗具亭池，陋甚已，须买票乃许入。顷当初立宪时，夕则鼓乐喧呶，扬旗演说，听者云涌雾集，举目皆欧人，妇女尽为欧人，尚未见一突女游园也。然则此园之设，为欧人设耳。若非立宪时，游人更寡，盖此地有欧人二十二万五千，皆宅于是，久居于此，面色亦变黄黑，亦从突俗戴回教之红绒帽，几与突人不能辨。其银行十四家，尽为欧人，而突人不能一焉。交通大商务皆欧人为之，而德国为多。大客舍亦然。吾所寓克兰大客舍，为突京第一者，昔时号称三千室，其实数百耳。然欧人虽居此，道路之尘秽亦无以异于突人所居，粪土堆道，野犬横卧，而挪食之犹是也。乞人结队牵裾，以手摩地，一手加额相乞，客来苦之。道路狭隘，车马相摩。仅一闹街，为欧人欧货所聚，德人尤多，别有公司食馆、茶架非馆焉。

盖自欧洲古垒连冈，皆王宫及百官与欧人所居，为最盛处。逾桥曰士担通，为突人所居，古庙官署大市古迹在焉，皆为欧洲地也。

欧垒下有曲溪，号曰甜水，在诸冈曲抱处。嘉时良辰，小舟兰桨，千百并集，士女如云，夕阳下时，衣香人影，相望于溪滨，突女亦敢撩其面纱而游焉。然萋草荒林，与工厂杂，实无坐处，而公使、贵胄亦多随喜。其对海当亚洲古垒内，溪冈抱处亦然，轮日为欢，乃君士但丁那部游观最胜处也，亦可怜矣！

过垒外为科士科。近黑海入口处，沿冈多佳宅，多欧式，盖

欧之公使及富豪避暑处。法部大臣之宅，绿窗白屋，幽花临海，颇幽靓。

过此为奄马近村，俄人侵突京深入至此矣。奄马近村有公园，连冈绿舞，花草妙妍，纯为欧式，突京未之有也。其园属波斯人，昔三百四十年前，突与波战，虏其公主，置此，王时游此，闻其歌，乐而爱之，遂赐以此村，故今仍属于波斯人云。此虽村也，而连于京都如一，汽舟往来，交通颇便，惟车马交通，则远数十里矣。

长桥横海度过处，曰哥敦刊，言金角也。有海部署在焉。甚阔大，上为海军校，我尚无之，可愧也！此冈峻拔，长松绵亘，下临碧海，洄抱湾环，兵舰多泊于海中。古坟石碑，连冈多名人墓，游者多来凭观，吾亦策马登山而望，自此冈后出黑海矣。以上皆突京之欧洲域也。

士担逋冈前，海中小岛有小塔室，昔西一千四百五十五年时，王有所爱女，术者谓其当为蛇噬，宜慎护之，若以公主嫁我可免。王乃置此岛塔中，已而公主下船，果为蛇噬，术者以药救之，遂尚主云。

哥敦刊对海之冈，为亚洲域。亦复连冈四伏，人家蔓延，然工厂为多。

渐入亚洲古垒处，与欧洲垒对峙紫澜中，垒下群冈深入，溪水洄曲，近凭一王宫，垂杨密茂，敞地游人甚盛。卖茶饮冰，小舟咸集，桂棹联翩，入洄溪深处，水滨草际，坐卧以嬉，与欧洲垒下，每一来复，轮日大会，如唐世之曲江矣。然实无一净洁处，更无亭台，不过舟游之盛耳，甚似京师南河泡、十刹海，朴陋亦复相等，而士女及公使豪贵，舍此无之矣。吾亦游之，遇德、荷二使，既嗤突人之陋，亦自嗤也。但碧澜洄深，都邑至少见耳。

策马游古城古庙，还乘小艇游亚洲垒下曲溪，得诗：

江山雄锁两洲垒，都会凭凌二海波。金石华严庙迁变，城墻圯坏堞嵯峨。英雄割据今时异，坊宅泥污旧政苛。裙屐似忘危乱险，夕阳轻舫万千过。

渐入为亚善，地多大园林，有王宫，即馆德主威廉于此者。威廉今又建宫于是，甚伟丽。后苑弥山连绿，垣墙上压冈颠，威廉驻此三月，大召见突之臣民，一一善抚慰之，其雄略殆不可测。此宫正对今突王宫，但隔海耳。海中有苏丹汽船一，甚小。

自此人家益盛，连冈渐东，与士担通相对处为乔地利，有英兵坟。昔咸丰五年，英人救突，与俄战，丧兵八千，咸葬于此。有英域多利女王像焉。压冈亦有兵房、炮垒，盖临海尽矣。

突京形胜风景，皆甲全球，其都会景色既夹海为人居，近有四岛点缀海中，大约百数里，皆有人家，且楼阁妙严，园林幽葩，为突京富贵人所聚，故风景最佳，最有盛名。近者轮舟往来如织，四岛横列，左曰坡忌岛，中右曰安底哥尼岛，中左曰高忌岛，其前冈之颠，有大校据之，万松环拥，乃东教之僧校也。

其左曰冰奇坡岛，最高广，欧人多辟为别墅，故尤胜。凌晓，吾渡海至对海之亚善，乘汽车行数十里，平原广野，楼阁园林，日辟日盛，开辟于近二十年，而人家遂弥数十里，且皆新妙，为欧式，胜君士但丁那部之尘秽远矣。有以知近都会而聚人民之易，辟新埠，而整洁之美也。突犹如此，况吾国乎！

汽车场屹然雄美，铁路汽车亦佳，问之，乃知德国所筑。直通亚洲，伴颠拿州者，盖阿连五国工商无在，非德国利权所及矣。至茅德必卑一小市，而下汽船，小市甚污，船行半时而至冰奇波岛。岛中楼阁绵亘，漫坡压山，泊船处已成闹市，茶馆酒楼，帐幔弥海边，皆新筑者。意大利之戏，突厥之弦歌盈耳，游客满座。策马登麓，长松漫山，夹道人家，园林相望，皆欧人为多，而希腊人久宅此，视为定居焉。耕者多皆希腊人也。匝岛一周，凡二

十余里，而登岛颠，绿松夹径，碧海回环，弥望杳茫，极颠盘石茅亭，突人卖酒于是。引酌横览，云海天光，此岛之胜，又过于昔者登奈波之酒楼矣。旁有先佐治故居，今祀为庙，庙小盈丈，壁瓦厚皆二尺，上饰洞形，阴深真如山洞也。然地以文石为阶除，千余年物也。先佐治生当彼一纪，在吾东汉，初以斩蛟著大名。欧土刻石绘画处处有之，盖如吾国周处，而欧人尤施敬焉。午饭于山麓大酒店，敞地白幔，白浪轰兹之声，与绿松之影相俯仰，幽胜几忘人世，宜此岛之有名，况其近京都乎。近大酒店数里，园林楼阁最妙丽，园中古石像甚多，藤架花畦，皆佳。引水机亦多，然草木仍带尘土色，远不能比欧北之嫩绿。以海岛富家，犹枯槁如此，土地失运，真无可如何！然是日百里间，园林楼阁之多且美，居然欧化，则吾国甚愧之。然若无汽车汽舟以速缩其路，则京外百数十里之岛，岂能骤盛如此乎？此其繁盛之由，诚非古人所能想望也。

四岛外有二岛，十二年前，突王恶民之立宪思乱也，囚士民于此。又远外一岛，为犬岛，突人多犬，昔曾放犬于是岛云。

突之货币亦已定金本位矣。惟其币制以四进数，与印度同，当自印输来也，不便甚矣。吾昔在印度，与印之学者较算，吾速彼四倍，足见其法之愚滞焉。惜突人犹不改也。

突之铜钱曰啤亚士打者，主币也。币最小数曰巴拉士。钱凡七种，有当五，有当十，有当二十、四十、五十、一百、二百者，以当五为至小矣。自二十以上为铜，自四十以下为银，每巴拉士四十，为一啤亚士打。

啤亚士打八种。有一、有当二、有当二半、当五、当十、当二十者，如中国七钱二分银圆之大矣。其一啤亚士打，略比吾三分六厘之小银乎。二啤亚士打以上，皆小银钱也。有当二十七者，则小金钱矣。夫十进之数至精善而简易，而突人乃不用之，故其

算数极艰，而游客至此少不留意，即为所欺矣。彼一切之数，皆以啤亚士打为起数，故买小物动盈千百，再多则万亿矣。乃以金钱给之，则以二十七之数，与百千万诸数相乘，甚为委曲繁重，多费时而易谬。其零数或以各种银钱入之，益难算矣。盖其通用者仍为银，金银交葛，零数繁难。京中欧人太多，故又杂用英镑。法国佛郎之数，每佛郎找五啤亚士打，英镑之数，又假途佛郎以计之，故游客易欺。此与班、葡币制之谬，皆相仿，而国之弱亦因之，亦可以鉴政之得失矣。

金钱曰厘拉，凡四种。一厘拉值二十七啤亚士打。有半重者，有四之一者，有五之一者，要皆多而乱耳。

突人自古虽尚武功，然迄今已灭封建之世爵，其平等颇与吾国同。此亦突政之善过于欧人也。

突人今有虚爵，名啤，更无他名。古者以邑地封功臣，名啤，其大功封兼数邑，曰啤厘，只此二级爵。以春秋比之，如大夫之受采邑，而卿受数邑，则二级者卿大夫之比也。以汉制比之，爵只一侯，而有县乡亭侯之别，亦其类也。今欧人译啤，或作马规士，日本译即侯，则正同汉制也。百年前苏丹摩来第二，今王祖父也。已尽收诸啤土地人物之权，如欧洲各国，啤遂为一虚爵，亦能传于，然人民视之，不甚贵重，尚不能比诸欧人之贵族也。他日变法，此亦一易事矣。

今突宰相大臣公使，多带啤沙之称，非其姓名也，即同诸欧例，有爵者带爵称之义。

凡封啤者，皆得为姓氏，子孙传之，此与吾古者起家大夫得立氏同义。今无自立氏者，以无实封也，此与中国同。

以吾所见啤沙甚多，宜其不贵也。而其对外，啤译为侯，啤士啤译为编士，如中国译为王则大谬矣。亦不可不知也。

当西十八纪，苏丹收诸大小啤权之时，诸啤擒王置海舰中，

既而王聚诸啤兵八万于都中而杀之，削藩之事乃成，盖天下从古削藩之事为不易矣。杀兵至八万，苟非极雄武猜忍之主，亦未易哉。观德意志之久乱，乃知贾谊众建诸侯而小其力之策，诚为至论，汉既行之，而法之黎塞留，与国朝之待蒙古亦行之，而著成效，胜于突之妄戮远矣。

突税甚重，民虽极贫者，岁出四啤亚士打，外国人十啤亚士打，修路费三啤亚士打，小舟月税二十啤亚士打。然财政不修，上下交困，贫匿已甚。

突人甚贫，其全国银行仅十四家，皆欧人为之，一切商务皆不解，而属之于欧人，故以京师之大，而富者仅二三十万镑。惟一希腊人富百万镑，月用百镑极矣。富人之用，日百余二百啤亚士打，中人以上百啤亚士打，贫者每月三百啤亚士打，亦当吾国十余金矣。大约房租月须二十五啤亚士打，而一室可居数人，以其无床桌如日本，故同居尤易省俭也。每人日食约二啤亚士打有奇，当吾国七八分银，亦甚俭过中国矣。盖税重民贫，绝无工商故也，故民之贫过于吾国。以故乞者遍地，污秽狼藉，凡乞者一手摩地，一手加额，以为敬。突食品甚能调味，又能切碎，远过欧人，法、班、葡且不及，其他国无论也。其一切肉品并切粒片，且先下味，极类中国。其作饭必用鸡，或牛羊杂揉之，此则青出于蓝矣。盖突厥本出于中国北方，而得中国之调味也。吾尝就食于士担逋之酒馆，及突人贵家皆然，以国弱，故欧人不称之，惟食品亦只四五味而已。突人皆不饮酒，以其教禁之故。惟所制果汁甜水甚佳，市上以大玻璃储之，听人买饮。突人举国皆食稻米饭，烹饪皆如中国，惟饭必加酱味，或肉粒，而加厘亦多。小饭馆煮大馒头，旁置架厘肉汁肉粒一大盘，听贫人作工者就食焉。其烧牛羊鸡鸭悬店中，香味皆似吾国，点心面食亦可口，盖皆于吾国为近，而日本自烧鱼外无一能比之也。

突之乐，琵琶二十三弦，以四人为乐队，有二薄鼓，式似西班牙，相与唱和，其声嘈嘈，然尚无印度、爪哇、缅甸之哀涩，当未为亡国之声也，然而乱矣。

突人宫室甚高大壮伟，多四五层者，皆多室而广堂，又能饰花于上穹，惟壁与地无饰耳。其门与窗同式，惟窗则下截有阑耳，门窗稍多，惟突人居者皆闭，盖不令妇女视外也。其屋制每间必门窗三列，而中作一凸廊临外，一律同之，又髹同一色，其无味正与中国同。若其宏大，则近西班牙。大约欧北未兴时，班与突、印之民居，为万国最伟大者矣。吾国对之则大愧。惟多板屋，此则不如班、印矣！

突人尊男抑女，故其别最严。女子出必以黑纱蔽面，长衣草履，人不能见。女衣多丝，且丽甚洁，即丐人亦整洁，无一敝服垢面者，此胜吾国远甚。然皆步行，甚少乘马车者。其居也，群坐室中，男子非父兄至亲，不得见而坐谈。既嫁后，岁仅一出省亲归宁。其婚祭之礼，亦多有与吾国同者，亚刺伯行族制，亦与我类，盖摩诃末之教然也。但抑女子则过于吾国耳。观于古文明国，如印度、埃及、波斯、突厥皆抑女如囚，男女同为天生人类，岂可如此？吾国不如欧人之纵肆，而比之诸古国者，又最为宽大矣。吾尝极意考此四国之礼俗，与其立教之本意，及与吾国有略同之原因，详于别篇。惟男女之别，多妻之制，以明父子，而传宗姓，以繁生也。故中国人类最繁，而埃及古种几绝，今与波斯人民不过千万，突厥亦不过三千万，略当吾一省人民之数，此则不可解也。

突人多妻，今王之妃嫔十八人，昔者有八百人，今多改制矣。民间多者八人或十人。突女无为娼者，有之皆欧人，突俗亦少奸案，适与欧美反，盖禁制极严所致也。其女颇秀美，色黄白，亦有红者，其人色殆比吾江浙人。惟男子身体颇大，然多连眉蹙额，

望之甚恶，如甚忧者，此为万国所独，波斯与同教，然貌丰而开爽迥异。窃意以兵立国，久厌其民，又终日执业愁苦，无一乐事，其道太毅，传种至久，习而成貌。此亦吾国人所宜鉴耶！突人足迹极厚大，盖其教跣足膜拜，久而传种成形，故一切慎其所习也。

突之浴堂乃为最胜者。文石喷泉，周浹堂户，式如明堂，五室九个，人择一焉。冷热水各有池，各有管，次第洗濯，皆有隶人供浴，且按摩焉。

堂中有大石板，蒸卧出汗，则投大池中，或用小釜闭门卧而下蒸之。今欧美浴堂，有突厥浴式，即取法于是。盖突地颇热，故好浴而立此法。惟罗马古时浴堂极丽，观邦俾沉城处可考，计必突人兼采罗马法而为之也。凡国俗能创一事，为天下所效者，其文明必有自来，无无因而骤致者也。今突人之穷乡小邑，浴堂亦大而精，盖民俗所传好。其民俗未有者，则虽极有用之要品，亦未遑及焉，盖识蔽于近，诚不能强也。

突厥真专制之国也。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忽下诏复行立宪法，定于西十月十四日即开国会。吾以诏开立宪之日，适到君士但丁那部京，自车中船中，已闻阅报者欢呼声，至京则半月之旗蔽道，饮酒击鼓，联队歌舞，欢呼万岁者，旬日尽夜不绝，凡道路公园公馆公地之中皆是也，可谓极欢幸之至矣。立宪之事，三日而成，国会之开，三月而举，自大地万国，无如是之速且易者，天下咸怪之。盖立宪之制，突人于光绪四年与俄战败后，贤相阿士文曾行之，今苏丹立而深恶之，逐阿士文而废宪法，压制其民益甚，有好言变法，皆逐之，通欧人者禁之，其与宪法民权最为反对，亦无人敢言。三十年来人民望维新，而苏丹守旧恶新至极，渺渺沉沉，断无立宪之妄想，何况国会之实事也。乃民噪三日，而立宪即定，天下莫不大奇之！道人皆言是时有小校呢诗宾（第八级武爵如日本中尉）者，先联亚昌班年州十邑兵六千

人，登山而盟，誓请立宪，突主怒，派卫兵八千人讨之，则此八千人同时兵变，皆电奏曰，呢诗宾非叛也，不过请王行立宪、开国会，臣等与有同心，不敢奉命，请王即行立宪、开国会。突主大怒，次日即调卫兵二万往讨，皆电奏如前卫兵所为，突王大惊异之。已而卫兵八万人同时电奏，请行立宪、开国会，又遣亚喇伯之马亚多呢兵二十万，突之最精兵也，突主所倚，皆同时电奏请行立宪、开国会，突主乃徬徨大恐。召诸大将而问其故，皆叩头曰：万国皆行立宪，惟突厥立而后废，故民积怒，今者全国兵心尽变，臣等不知死所，臣等无他术，惟陛下鉴于法路易十六、英植理第一之祸，决自圣心。突主无语，又召诸大臣而问之，皆叩头对如诸大将言；突主无语，召诸宦官首领问之，皆恐惧叩头对如大臣言；突主无语，归内召诸妃嫔问之，皆叩头对如宦官言，且与宦官同，更泣奏曰：望陛下立决，否则臣等皆从死地下，望陛下哀之。突主无语垂涕，乃援笔自作诏书，且定立国会，未晓而召政府诸大臣而示之曰：吾已决行立宪、开国会，可即颁发，以大慰吾民。诸大臣皆叩头欢呼万岁。及诏下且赦呢诗宾，举国欢呼万岁，声振天地，而突厥苏丹鸭都哈密第二之像，与第八级小校呢诗宾之像，交荫半月双旗，印万亿纸，家家画放翁，而绣平原矣。

呢诗宾年三十三岁，貌恢杰，遂为一国英雄，所在演说，人人想望如神明。

有三益啤者，名吾，故外部大臣之子，其姨为妃，世袭父之啤，而姓三益者也。新党之豪富，慕吾而宴于其第，园林大里许，楼阁草树，华妙皆欧式。识呢诗宾焉，吾欲介绍一见之，三益啤曰：“此非呢诗宾之功也。乃吾全少年党人为之也。吾党自阿士文罢逐后，累见逮捕，乃散于欧北各国，或着书撰报，以警国人，国人日明于事势，从吾党者日益众，近则大臣大将，多归吾党，咸

以苏丹压制，君权过重，非立宪、开国会不能振救，而兵力无目起也。乃令党人编结兵官，而非散金不能也。乃各毁家醖资，得四十万磅，乃以阴结各兵官内监，且及大臣宫妃、卫将军，某阴实主其事，而令其心腹校呢诗宾先登，乃遍电全国同时并举，苏丹震惧，立宪竟成，乃吾全党人，三十年经营阅历，苦心破家而得之，呢诗宾姑使为先锋者，党人多贵族富豪，不便出名耳，非其功也。”吾乃恍然，既美其党人之苦心历久，然其成功之故不可言，乃亦如陈平之散四万斤金，且买闾氏也。甚矣！乱世之事也。

阿士文罢相久，游诸国死矣，而党人日盛，王故有党曰士湃，今散矣。既立宪矣，苏丹乃徇民望，而赦罪囚，宽警察，凡所以得民心者，无不为，论者皆称苏丹之智，而讥其不卑自为之，而待民变之迫也。虽然，犹知补救者也。既立宪开党禁，新党人皆自外归，苏丹又因民望，逐故相，而立新党之蕤巴沙为相，既才且勇，除旧政百余条，越日革放贪污吏二百余人于外国，前大臣尽逐，吾往希腊船有三人，即逐而携家去者。当放诸旧党贪吏时，人民聚埔头而观之，警官引队，贪旧吏大为民所呵骂，有剃须而遁者。报纸日日传报新政，除苛解挠，民心大悦，日日欢呼万岁不绝，犹解倒悬，盖久压于苛政者，有如是夫！

戊申六月二十九日到君士但丁那部，适逢突王诏许立宪，国民欢呼十日，述事感赋：

百夫挝鼓吹笳悲，千夫塞巷拥马嘶。万户舞破半月旗，倾城士女酣歌嬉。大呼万岁祝主厘，公园灯火不掩扉。拥观演说百千围，鼓掌拍破笳鼓微。烟火射争星月辉，释囚破狱会逢稀。十日大酺何淋漓，苏丹亲巡盛銮仪。金幢羽葆校尉飞，折槛闾宫民纵娱。警卒立仗不敢讥，国民欢舞千载期。举国若狂问何为？诏行立宪苏丹慈。偌大国事起几时，诸欧铁血百年飞。法国兆人血肉糜，今兹三日功成奇。何能捷疾有若斯，少校呢诗宾致兹。

兵諫虽譎实得机，挟兵三千，登山如飞。大呼立宪，苏丹怒之，重兵来剿，如熊如罴。八千兵变，立宪同期。苏丹益怒，尽发卫师。桓桓三万，于京未离。全国兵变，电请同时，苏丹大恐，召问军咨。言舍立宪，无术可施。更问群臣，奏对同词。退讯宦官，且质宫妃。咸跪啼泣，死无所之。君臣并命，法事可唏。苏丹无言，悚惧涕洟。一昔不寐，亲草制书。立宪复行，国会即咨。国民大悦，欢慰无逾。侧闻呢诗宾，遣自大将军。将军心已附新党，新党创从故相阿士文。一自卅年宪法废，分走列国鼓国民。卅年功未成，压制乃益闻。贵戚大僚忧瓜分，咸纾心腹助党人。毁家纾难同勤勤，四十万镑旋乾坤。下通兵校同时变，上贿贵官及宫嫔。内外交通皆同意，乃以兵諫胁主君。吁嗟乱世金用事，立宪乃用贿奏勋。吁嗟！乱世散金斗列国，吾国久鉴颂钱神。

突今宪法，悉用三十年旧宪，乃蔑乞(MAHATPACHA)总集而定之者，颇收集各国之良法而行之。故今复旧不俟多议，即于西十月开国会，在吾行后三月，距诏行立宪三月耳。吾于舟中遇突议员，言突各州郡民智未开，选举法又草率未善，暴民力争，党人自私，作弊百端，举议员多豪强暴夫，无政治学，只有嚣哗，恐突之乱未艾云。

阿士文党人多游学于法，归国标自由之义，以熏其国人。初只在君士但丁那部耳，突主恶其乱，而放之于小亚细亚，警官拘逐，苛辱甚酷，阿士文党人益怨怒，乃以其自由之义，怨毒专制之说，大扇于小亚细亚中。先是小亚细亚人久在压制政体中，民皆忘之，至是咸为青年党所浸润，皆愤然起而恶专制，渐推及全国各州郡矣。渐而回教徒、耶教徒、突厥人、亚马尼亚人皆思自由而排帝政焉。喀司他摹尼之民，占电局而电突主，请废新税，罢长吏，突主知军队与诸教徒通，不敢惩之，于是益尔绝尔模效之。突主非徒不敢惩，且再三许其更长吏，其第三次命吏派兵四大队

护之入境，终为人民拒，不得入，乃引还，皮得利士得人欧长吏大伤而去，突主不敢罚其民。来平孙忒及茄尔别克尔，与二十州县同效之，以军队加入，突主皆不敢惩。于是突民轻突主之无能为也，益肆无所惮。阿那忒利耶之维新党人，将请求宪法之檄文，加以歌词，上于政府，虽间有逮锢，然各地反抗迭起，军队官吏加入日多，皆视突主为不足畏，盖威久泄而令不行，非一日矣。加一年之中，新增报纸十六种，皆以攻专制倡自由为事，其文自突语外，或阿拉伯语，或希腊语，或亚马班尼语，或亚马尼亚文，遍布于全国各种人心中，故一发而若破江泻河，洪水滔天，大火燎原也，莫之能御也。

虽然突之人民太愚，不识立宪之义，以为立宪则猖狂自由，无不可为，无论何政俗，皆曰今行立宪即改矣。夫政体至无定，而民权至无穷。当新变法之始，君主甫以其权予民，已为甚难矣，而民之所责望无尽，君必不能履其求，则上下必不能洽者，势也。一有不可，民即愤怨，至于是时，一切开放之矣。如再压制，则民怒大盛，若其听之，则积愤怨而责望愈深，君终不能如其愿，则更怨愤而大乱起矣。或君主闭议院、逐议员而激变；或民聚乱兵而为难，鞞毂之下，弄兵肘腋，何求不得，何事不行，观波斯之近事，而已然矣。故突虽立宪，乱未定也。昔人讥俄主亚力山大，决堤而自浸，今突人未可知也。欧土各国皆有戒心焉。

欧东、亚西、俄、波各国，皆采法国语文，学校读法国书，盖为通行之正矣。久压于专制，先发难之士，皆发愤之人，莫不以法革命为师法，而导其国人，故一切师法国，欲其国人之雄心也。故游突厥、俄罗斯、波斯、罗马尼亚、门的内哥、布加利亚、塞维亚皆学法文，乃能游之，法之倾动力亦大矣。然凡物偏重则有害，过激则生变。既以法文法书立学官，全国人民日浸淫于法革命之说，深入其心，而上之行政，必不如其所愿，则安得不起而图

乱？波、俄之已事可鉴也，则突安得而独安乎？恐法革命之事不远也。或曰突今请立宪者，皆出于兵官。兵官非学者也，兵官不乱，夫谁与乱？故突可不乱，其然欤？不然欤？非吾旅人所能深识而预断也。

突为摩诃末教，然教内亦分多派，尝观其爹维士派，大舞诵式，重木楼如明堂式，先栖多僧楼上，数僧吹笛击鼓，奏弦楼下，方坛周以木阑，外以待观者，内以行礼，中一八十老僧，或立或坐或拜，闭目合掌，口喃喃诵，群僧从之，已而绕堂步行三周，群僧亦从之，立坐拜绕，四者相间，为节而绕终之。绕既毕，则只老僧中立，一僧先向老僧揖，以首俯嗅老僧身，则翻身而舞，后僧到者，与前僧一揖一背，乃翻身舞，余皆同。其舞闭目举手，向上回旋，其身皆衣白长裙，随风飘散，舞至一二时之久，老者倦困，壮者亦苦，所见十余僧，只一少僧能不倦耳。凡息三次，而后舞，行礼皆如前，亦绝异之观矣。其意盖谓栩栩升天，冥想至乐者也，惜太久而人不堪。老僧盖主教者也。

又观一别派，重木楼上先栖多人，亦为方坛如前，而于室奥设神位而拜诵，多人跪距丈余，拜诵时拜时起，时就神前，颇有节奏，诵时或摇身无数，则可异也。此则人人可就席拜诵，但僧能指神位前耳。

二五、希腊游记*

一九〇八年

希腊为欧洲文明之祖，向慕之久，欲游数矣。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七日二时，自突厥君士但丁那部乘汽船往雅典，船甚小，凡船行三十六时，八日泊士免拿岛，小泊两时，以九日十时半至希腊，泊丕寥市海湾。

始吾览地图，睹孟摩那海与地中海间岛屿万亿，以秀灵为胜，妙不可思议，恨不甚发明。又向慕希腊自古之文明，皆由海岛所发达，心向往之。及此乘舟，终日看山，望此十洲岛屿，应接不暇。惟山皆枯槁，绝少林木，色皆灰淡，若剥皮，睹之索然，绝无滋味，虽复峰峦起伏，有若希腊内地，尤为秀特。然自黑海来此，万里岛陆，枯色皆同，以视欧北之浓秀绿缛，有若尘土乞丐之视紫霞天人，何其反也。且地近热带，草木易生，应更绿缛，翩其反而，岂不异哉！吾想昔者希腊及东罗马盛时，山必秀绿，异于今日，乃知气运为之，真非人力所能为也。以突厥园圃观之，不得谓林政之不修致此矣。人天有劫，是时为帝，乃叹欧土之盛，惟气运所致。吾未入雅典，而已索然矣。

丕寥市人家数千，白粉墙，多平顶，道未整洁，盖希腊久隶突厥，故宫室亦多与突人同。然自南意大利以南，旧式之宫室道路，自罗马至今已多如此，不独初开化之希腊也。自此汽车行五刻至雅典矣。

大地文明古国，惟吾中华、印度、巴比伦、亚述、波斯、埃及与希腊矣。夫希腊之文明，以雅典为盛。国会、议院、立宪、民权之制，雅典实为大地之先河。图绘、音乐、诗歌之美，哲学之盛，公园、浴场、戏馆之游乐，凡今欧洲号称文明之事，无一不导源于雅典，而石室之壮丽，刻像之精能，尤绝伦特出，为欧人先师。吾游欧土各国博物院，摩娑俯仰其遗物久矣。今其余波风靡大地，虽谓挟欧土各强国之力以行之，而其良法美意，精工绝艺，实有造微诣极切当乎公理，而深协乎人心者，故若决江河，莫之能御。而遂当大地通交之会为万国师，即吾中国最为数千年独立文明国，而今者立宪、民权、国会、议院之制，石室、公园、浴场、戏馆、刻像、音乐之事，不能不用欧制，即亦不能不溯远祖于雅典，则埃及、印度虽有绝大文明，然其波荡乎大地之力，故当逊之。故雅典区区片土，实为大地文明诞育之场，诚可珍异矣。惟吾向往久之，故裹十日粮而来，以访古探胜穷极其迹。而自下汽车至登马车，遍游两小时，吞雅典者八九，则意兴与游观萧然而尽，即决归矣。天下凡有盛名之事，盖无不类此也。

举目望之，山陵枯索，岩石凿凿，虽地近热带，而临半岛，海波浩沓，而原泽陵陆，山麓城野，皆无寸草尺木，且无苔藓、藤萝，望之童童，即之索索，如剥皮然，绝无点绿。即人家园林，如王宫前及宫前第宅，极力灌溉，枝叶扶疏，飞尘濛天，灰沙蔽之，亦复无色。若夫姹紫嫣红之美观，碧黛岚翠之鲜丽，更何可得。行遍全希腊，惟北极可孚岛稍有绿意，其余枯土，则全国从同。固若其烈日炎熇，蒸人若甃，沙尘坳卷，扑而而飞。时已七月，而日午自十时至三时，人皆闭户昼寝，道断行人，商旅不行，京城阒寂。日惟晓起至九时，夕四时后，乃开市作工及办事往来。吾不知此，呼车出游，久待乃至，既游，则全雅典京几若无人。

但观其屋皆平顶，则其终岁之无雨泽可推矣。计雅典盛时，

必不若此，盖失气运久矣。登厄岌坡利士冈，俯瞰雅典，感喟累欷！

欧土侈文明，胎孕自希腊。诗乐与刻像，精妙垂今叶。宫室及道路，瑰庄经历劫。民权尤先导，万国被大业。大地谁大力，雅典实为极。平生想像之，神往抚图籍，冒暑跨海来，故京今遂即。山岳虽秀挺，秃赭殊可惜。绝无寸草木，但见飞沙磧。大风时卷来，对面眯尘壁。日午闹市闭，道绝行人迹。吾驱车过之，萧索惊适适。宫旁列大第，园林无绿色。徒观屋平顶，足觐无雨液。走遍二千里，山野枯不泽。厄岌坡利冈，城中耸兀嶮。观庙抗山椒，场馆环麓揭。陟冈肆一眺，雅典揽目睫。海水荡西南，波斯舰所截。百万师何雄，竟为小邦折。乃知寡政国，民气最腾达。巍峨厄天拿，三功表观阙。俯视城闾雄，纵览山川烈。初祖存清庙，噫叻地是作。刻像负作拄，郁郁垂式辙。堂皇扒地嫩，杰构遗螭喝。文石百余柱，壮丽压天□。高高当烈风，二千年不灭。议院倚其址，阶陞级可摄。尚想梭伦辈，雄论发咄咄。大地此先河，吾欲瓣香谒。除拉觅遗碑，熊首方丈揭。文字皆完好，摩娑叹此碣。

希腊地域甚奇，几几周海，凹凸杈丫，而无数岛屿辅之。复割地为二，有内海以通流，故吞吐山海，牙角崎嵌，不可思议。吾自雅典乘汽车至可连士，易汽船穿内海二千里，至北极之可孚岛，群山连亘，突兀起伏，变化波峭，雄秀奇妙，亭亭媚妩，宇内少有其比，惟意大利、那威及吾江浙间稍近之。其在北者稍粗豪，群山奔走，龙飞凤舞。至极南之端，以渐淘汰其粗，则秀美而峭特，独臻其胜，东坡诗所谓：“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矣。况又与海波相映带，遥遥千里，若美人临镜，罗袜凌波。而雅典都邑三面半环山，惟西南一角临海，尚有小冈障焉。以山为郭，中开数十里平原，而郭中冈阜起伏，皆石山嵯峨，绝无平迤冗□者。正

北崇山穿中，至城中突起，石冈高十余丈，曰厄岌坡利士冈，为京城城镇。气象骏骖，古寺庙、议院、古胜迹多在其颠麓，王宫在其前。吾乘马车登冈颠而望全城，侧睨海波，俯瞰邑野，群山嵯峨而合抱，海水喷激而飞扬。西南一冈，为囚索格底之狱，冈外海角名沙林士，即昔战拒波斯，大坏波人军舰数百艘，大流士王遂遁处，以百万之师船，临葭尔国之京邑，而能以数万之众破之，用以保其文明，导扬光大，而传于欧土。雅人虽文乎，其武功之盛，惟项羽以三万人破章邯百万之师可比之，嗟乎！岂非山川奇秀，吞吐海波，有以致之耶！迄今登冈，顾盼古堂遗庙，败堵危墉，壮丽遗模，林立可指，郁郁多在，历世多祀，垂二千余年。金石不刊，巍峨犹昔，尚想其制作之美盛，政俗之风流，令人慕仰徘徊，摩娑感慨于不尽。盖雅典人以美为大义。夫美者，人情所爱乐，号称圆首方足含识之伦，孰有好恶而憎美者。墨子至仁矣，然尚俭太过。庄子以为其道太黷，去天下之心，天下不堪，故去王远。孔子以人为道，故以文为尚，故其道能行，盖文者美也。美之为义于文之中，又充实华妙焉。盖文之至矣，安得不为天下后世师乎？盖雅典之山川至美，故其人之文物、义理以美为尚。夫人类之生，多本于山川之观感，若生于沙漠及卫藏之地，虽有聪明睿智之圣，岂能为文美之制作乎？中华、印度皆大陆，巴比伦、埃及皆江流，其人文美之好尚，必不若海波浩渺之岛国为尤华妙矣。况希腊后起，兼有埃及、巴比伦、亚述、腓尼斯之文明，而易于踵事增华乎！故雅典之文明皆典之地为之，非人力所能强致也。今虽枯山瘠陆，广地不毛，而它日气运转旋，必有复荣之候。雅典重生，未必无日，但必非今日，而在千数年后耳。

厄岌坡利士冈，全石顶平麓峭，古迹大者萃聚于是。四千年前巴拉士覲始作庙，冈颠古名诘伋比亚。车至其山，上稍平，即为庙门，历崇阶七百级乃至颠，左右廊门各二柱，迫住迦拉厘所

作，在耶前四百四十年，当吾□□□。左为厄天拿，观石壁，颇完好，前廊四柱，盖纪三战功之观也。一胜波斯，一胜玛拉章，一胜斯巴达。于此俯望城闾广密，山海雄奇，此最胜矣。

入正门之左为噫叻地庙，古祀雅典之首王者。左有五柱，横楣尚完，前后垣崩其半，惟前一亭，四柱刻人像为之，甚精。今欧洲宫室伟丽者，刻柱为像，即仿于此也。北行数十步，至高平处，为扒地嫩庙，堂皇宏壮，方广十余丈，十八柱，柱皆伟大莹滑，盖雅典之最瑰构矣，各庙文石皆极精，皆取材于编梯利颯大山，盖免呢华第八所作也，此为雅典最高处。周望都邑，山海尤胜，如京师之煤山、钱塘之吴山、吾粤之粤秀山。此庙数千年，犹完好，其稍坏者则近数百年鄧那华人来攻，炮弹所败者也。吾徘徊览眺，感不能去。

议院在此冈麓，今全坏矣。以冈为基，仅存石址十数级，峻上平台正面左五级，右三级，又左五为议台，此院虽坏乎，而基址完好，盖大地民权国会之先师，最为可珍，亦以此为基者也。登此乎，如见梭伦诸贤抵掌高议之丰采焉。以富级为议员之例，虽似不平，然亦权利义务之说，亦至论也。然希腊之能创民权政治者，实只希腊能之。若吾中国之大，虽有圣者善政，必不能创此义。盖希腊地僻国小而民寡，又多富民、秀民，地僻海岛易守，国小则易于交通，民寡则易聚集，富民、秀民多则其势平等，而难以一人行专制，即如今者瑞士以二十二乡合国，只立议长，并不设民主而能治安。又若噫之唾尼士、佛罗链士、鄧那华，德之汉堡、伯雷问、吕璧，皆自然创立民主国，亦以地小民寡故耳。若吾中国，自黄帝时即已征服万国而统一之，泱泱大陆，比于全欧，假令立民主乎，则中国反不能强，不能安，而为人所弱，或分乱久矣。数百里小岛之与数万里大陆，形势至反，故政法亦至反，惟其相反是以得宜。若今日之宜行国会民权，实赖物质发明，铁路、电线之缩

地为之，此又与旧地相反，而政治亦宜反矣。或者徒以近事责古人，则未知事势也。然民权、国会，公理也，义之至也，势所必行也，但待其时耳。今乃其时，于是希腊之政法，遂为法于天下。

环厄崑利士冈之二分为罗马戏场，在耶前四百五十年，曰噫罗爹士、厄的哥士，高五层，自冈足至颠，今其下三四层多有存者，列如城门，尚百数十户，皆圆拱式，石壁巍峨，刻划精工，其规模之大令人惊叹。其旁为绥士庙，十二柱，甚完而壮，柱上横楣亦完好。庙旁为希腊古戏场，乃耶前五百三十年，亦依山为之，其零石断碣败柱无数，有石几甚完好，石多刻像，多完好而精美者。其巴孤士酒神石十二像，坐、立、跪各精妙，摩娑不尽。

议院冈外之厄冈，横亘如平台，削石成壁，高可数丈者，即因杀索格底之狱室也。石壁古为室，二层，其梁栋之孔犹在，狱开三户，中户上人字，左右长方户有铁柱，左方户十三柱，二横，中户十五柱，四横，右方作铁栅，可开，其中以现成石室为狱室幽阴袭人，想见索先生为之不厌，诲人不倦，明其明德，照此幽室，至今数千年尚放大光明。人谁不死？若索先生亦何尝死乎！吾见索像奇丑，而头甚大，匹布缠身，行滕缠足，希腊之服几似今印度，太不文矣。故罗马从之，亦极不文，岂地太热故耶？

有文石大戏场，长六百五十尺，层高一百三十五级，可坐四万八千人，乃耶前三百五十年者，其旧石多为突人取去。今新修之，费凡三兆，嗟乎！希腊二千余年前之戏场宏壮已若此，今全地各国戏场，纽约、巴黎至大，无有能坐其人数之半者，而彼在远古合群之大、行乐之盛已若此，诚令后人惊绝。盖欲致地方之美盛，非大行地方自治不为功，尊而优之，俨成国体。当其沃土近江海者，其盛不可思议，观于意之喱尼士、佛罗链士，德之汉堡而可推矣。吾国土地既大，而州县之治最与相反。盖县官至卑，科

举太少，受治太重，而不能自立，民愚而卑，日趋陋儂，其乔野亦与自治之小国成反比例也。

道有华表，屹然数丈，下方，中六角柱，上平台，又上作数尺柱，花形，作三足碟，今铁栅护之，是何物哉？则戏院赏物之盛具也。一戏之美至微也，表之于众以荣之，盛饰其华表以重之，其政如此，然而美术之精即由此起，人民之乐利亦由此生，遂以音乐戏曲为全欧导师，余波及于大地矣。中国以尚俭为俗，必斥其淫乐无度矣，相反甚远，无得而称焉。

除拉觅碑，长方丈许，有盖，制似中国。盖上刻巨石兽如熊，下护石壁，二千余年，完好无少缺，文亦存，真可宝也。其旁碑柱屹然无数，雅典古物以此为最珍异也。

非罗拍皮士华表，三层，下大上小，下整石，中为横像，刻人马，顶为二龕，左圆大者，一像盘坐，首断矣。右方者，像垂足，石与刻皆精美甚。

风神塔，六角，崇二丈，下周三阶，顶数尺，刻人物画，甚完好而精，其像逼真，欲飞，余石皆磨滑晶莹。

右三事皆二千余年，至完好精美者。

罗马王大哈练门，二层，下作拱门式，上分三户，颇完好，在西一百二十年者，刻画尚存。

市门五柱犹存，耶前四百二十五年者。

租必大庙遗柱十七，昔尚存一百二十云。庙在耶前五百三十一年，此庙在今新大学外，至近矣。罗马时哈地那王再修建，后中止。

有小庙九百年者，刻石甚佳，其余坏墙败柱颇有存，然无足观矣。以雅典之制，柱皆刻圆，而刻凹行，无他式，多则厌矣。

王宫四层，新立国后乃新建，居都之中。前作敞场，植花木，陈喷池，石像分三成而下，即以为公园。其前则卖茶酒，夕时都

人士咸集，灯火弦歌，如吾粤藩署前。小国而王无权，故若此。环王宫前，则银行、邮局、大客舍皆在。宫旁街道最新整，皆富贵者第宅，颇新。旁为王庙、博物院、大学、书藏高等学骈列焉。只此数者，一览可尽，余无足观矣。

王庙颇崇焕，希腊为东教，与各东教庙同式。神座阶列王及后，大僧座同。有前教皇伽厘个棺，千八百二十一年者。

大学红墙加画，其内式与各国同，学科亦然。书藏高等校，白文石高台，刻画精雅，然不高，藏书亦不多。希腊新建筑反不如古者，此三者至美矣。

博物院，红文石壁，方柱，甚宏丽。门外即为公园，颇有花木，然极小，不足数矣。

希腊以刻石像名天下，此虽不大，然十数室亦美不胜收矣。入门左右阑，有小铜马二三，甚精。最盛名者二像，一堪骂士天使，乃阿速比亚新出土者；一亚天拿女神像，高髻，像如玉，华严妙庄，二千余年物，几可为极矣。

其日天子像，赤体，神像多然。大哈练王像甚秀。名医结笠刁士像，奕奕有神，凡前六百年，衣巾皆如埃及也。有三棺，刻文甚精，所刻神马足甚奇伟。

其玻器创在耶前三四百年，当吾春秋末，已甚精，此玻之始也，宜今欧人之推而愈精也。金器极多。王之挂花冠多存焉，此愷撒欲戴而不敢者。其印章女服之饰极多，悉与今欧制同，乃知欧物所自来也，今已风荡至日本矣。然其制金甚精，信乎？希腊之文明也。有希腊车亦同罗马，而三层。吾辈终日注《考工记》，安得一周室之车存至今日乎！孔子之车在阙里，然毁之久矣，甚矣！中国之不知保存古物也。

雅典之盛名，昔读图绘如林，神往久矣。今来游，乃寥寥仅得此，甚失望也。然诸名迹皆二千余年物，玮伟妙丽，又多完好，

大地自埃及外，未有比焉。试问吾中国久号文明，万里之大，千年宫室无一存者，而此区区一城之地，备此二千余年之数十巨迹，岂非最难得者哉？希腊日有新出土之古物，其瓦器尊、罍、瓶、盘及人物像二大店尚多有焉，真者颇昂，索百数佛郎，贗者贱甚，仅十数。吾遍观之，真者亦甚珍异，且多破裂，吾购得十数器，为二千余年希腊古尊罍入中国之始矣。吾所购者皆有画，如武梁祠堂画像，但论画已足珍矣。希腊网制禁购古物出口，欲寄不得，当请命于外部，吾速行无暇，乃挟之而行。更游数地，至毕地利士，而先直寄可孚，累重甚苦，至意大利乃能寄之，与在印度时携佛像同艰，乃知得一古妙异之物，其福亦不易享也。所居克兰客舍，乃昔英王咽活第七曾来游止者，故厅事及饭厅门楣帘幕皆用金冕，极辉丽，出入门即多人拂尘。

希腊金币同突厥，故不再详。

雅典热甚不可耐，在突京时，颇欲自此游耶路撒冷及启罗，以雅典在三十余度，其热如此，况又南乎，必不能耐，徒生疾耳。遂以凌晨十一时北行，乘汽车，遵海而北，波澜杳淼，山冈起伏，秀峭甚矣，景与日本，惜皆枯槁，几所谓野无青草焉。其耕成稍青绿之壤，则见似人而喜矣。渐至可连士，此地为希腊两岛相连之海颈，遂令内海至此不通。十五年前乃开一渠，长四千八百英尺，为二十五启罗英尺，费十四兆佛郎，亦可谓非常之巨工矣。游之，仅如一坑堑耳。行二时至可连士，人家寥寥百数，热极，但以水湿巾障面。乘马车行一时许，野寡种植，间有西瓜、菩提，凡行二十二余里，望见秀岭嵌岩，古垒压颠，古宫遗柱在麓矣。

可连士，古希腊名国，今之得大名者，则以掘地新搜出此古城，日搜日大，德博士常驻此搜而购之。今已有半里许，他日不可量，或与罗马之邦俾并美，而古尤远过之。德人以一兆金买其石之有像刻者，置柏林博物院中，吾昔曾摩娑，不意今无意中亲游

其地也。停车处有博物院三间，古瓦石堆满，有人司之，专以搜新出土者。古城前丘阜累砌，今多堆画石，渐入至正堂之基，尚得数尺，路边基上堆画石无数。堂后列户数十，上顶铁柱，下有喷泉，亦有暗渠，以铁管运水。其户内横方希式，外半圆罗马式，将来开之，户尚无数，盖在西六百年前。旁又一堂尚存七柱，则西前七百年，当吾春秋前矣。循路而行，道窄而屋甚小，盖昔皆妓馆，凡千间，皆石室式，亦略与邦俾同式。在希腊时，可连士繁富甚，故能容千间妓馆，于是千妓馆遂为可连士最有名之事物。其浴室尤古而奇，以天成三丈之大石，凿成喷池以激水，上下开数斜道以流水，互相通，可居，可浴，制甚诡。昔有罗马将军爱一女，两年既而淡置之，女忧而服毒，医者救之，乃居此石室。盖此石浴室西前一千一百年，在我周文武时矣。此外绕道漫山，皆新开之堂室，堆石两旁无数，以吾所见各国搜出古城之大且多，此为第二矣，将来必为最名胜地。今以太僻，讥禁不严，吾得持多石以还。复至停车处，热甚饮水，游近地人家草圃，豆棚瓜架，粪道间皆堆古文石像，极精，而他处不可一观者，此诚非希腊不得有此矣。吾国开博物院，若希腊石像为大地第一精妙物，必不可少者，亦宜来可连士采购，且宜速之，迟则恐不易买矣。山上有石垒，甚新，乃四五百年前，唯尼士人来据此而筑守者。雅典毕爹利士皆然，亦可想见唯尼士人之雄矣。

自可连士渡河，其渡船以铁链转运之。马车行二十余里，至海边迦怜拿忌止焉。有客舍，有文石之温泉浴室，甚洁。倚阑夜饮，望海月生，感慨希腊故事，歔歔不绝！此市之开，仅十五年，甚得地要，当成大埠。小睡至夜一时起，候船至三时行，船甚小，热极，卧船面，晓六时泊衣爹。

衣爹海边，小市人家数百，而为名地者，以为爹非必经之路，而候船之所也。

爹非，希腊古名国，辟在西前五百九十八年，土人谣传，上帝乘龙，寻得温泉于此，乃命僧建寺云。雅典人曾来战，争此地于是时，昔多美园宅，皆文石，遗基多存焉，后无人居，盖希腊种人于是尽矣。近六十年，德人始来开辟，自海上望之，楼阁冠冈麓，而后枕山林，高一千八百八十尺，由衣爹乘马车一时许，可盘旋。至今所存古迹，有鸭婆罗庙，甚大，且完好。古戏场圆规甚大，可容万数人，可想见当时立国之盛矣。其余小古迹数四，亦有博物院搜存石像无数。希腊凡四博物院，雅典、可连士及爹非与阿连比亚也。自爹非乘船西渡可连士之海，乘马车共六时，至阿连比亚，盖又一希腊古名国也。古迹颇存，有绥士神庙，甚壮丽，有古操体校，皆文石为之，希人之能创体操久矣。颇有工厂焉。惟车行大陆，野无青草，山川虽秀，而沙尘滚飞，热日炎蒸，苦甚矣。有客舍可宿。翼日复至衣爹候船，行一日至毕爹利士。毕爹利士背山临海，又希腊古名国也，为希腊内海北出口处。故都会最大，人家万数，市井繁庶，其市制亦有类君士但丁那部者，货物骈阗，官署敞场花木整整，士女凑集，然一切皆似君士但丁那部，近虽多有作欧武者，而尘土盆人，士女亦复乔野，实无可观。自北欧来观此，全希几类野蛮矣。盖地既极热，又久隶突厥，新开化无可责者。在此候船，竟日不出而频浴，其浴无室，以圆盘注水，如西班牙及中国，亦进化程度之自然耶！晚间食于客舍前海边，盖客舍不设食厅，亦一异事也。希腊宫室皆一式，无变化，山上虽有古迹，畏热不复游，仅望唯尼士之古城而已。夜十时，又乘船行，晓至可孚。

可孚为希腊极北岛，又希腊一古国矣。行遍希腊南北二千里，历六古国，至此岛乃稍见青青，宫室、道路亦稍整丽，花木极盛，农事甚修，亦多柳。王有二行宫，在此一小宫，在公园中，盖王岁避暑居此。吾今来时，王则往避暑瑞士云，如此热地，王者

亦苦，幸无事权，得以避去耳。临海二山，凿筑为垒，置兵守焉。形势最胜，旌旗飞扬，山颠垒下为王宫，后为操场，二垒中为人家，仅数百步，甚短。后冈为公园，甚大，夹道繁花，林木幽深。中为王宫，据冈颠，可望海，其他曲径、砖砌、盛花，颇类中国。此园地位与花木，皆为阿连五国之第一矣。盖可孚一岛本最得地故也。德王威廉亦爱此岛，特买行宫于此岛，崖边尤据幽胜焉。此宫地名亚论氏，十七年前，奥后以列沙伯营之，及死后，威廉以百万购之而润色焉。亚论氏宫距可孚市二十余里，穿冈绕阜，越陌渡阡，林木芜菁，百果诸菜，道中多暹罗树，如柳而枝不垂，干多孔，青绿满野。十日来久不见此，颇为欣然。行宫据冈颠而临海崖，高四层，门左食室，正阶登楼，壁皆图画，二层顶楼横列，与地接，拱檐下立希腊石像十二，皆古名人也。前为园，林深径曲，因冈颠之广狭高下为之，大可里许。正中敞台望海，对立二铜人，乃西历前百年物。有白石园规以测日，如中国。林下曲径有英诗人罗拜认像，极精。台下假山藏镜，垂藤夹径。自此下崖，万木盘深，至山足临海为浴室，随地可以望海，波光如镜，崖石纵横，岛屿杂沓，诸山回抱，浪声打石，终日汹涌。左望一岛为僧舍，今为德商之公司焉。锁钥南北，览掬宇宙，诚大观也。威廉营行宫于是，岁避寒而来，曾驻三月，置电话以通往来焉。守宫之宫女，亦自柏林宫中派来者。观君士但士那部与此并置行宫，威廉之雄心远略，不可思议，即今商务亦多归德人矣。

可孚岛，地形横长，大二百七十八英里，人民九万一千，地辟于西前六百五十年，当吾春秋时，想尤盛矣。此岛为希人盛称，船货所聚，有直通墨国者，然市实甚小，电局亦仅一小室，市亦寂然，而已为希腊第一也。

游二时已毕，吾自乘原船还意大利之巴连德诗，行十八时也。

希人币制仍用突厥，而英镑、法佛郎皆通行。

希男子履皆尖仰。

希兵甚困悴，盖热甚故。

希人种皆杂乱，盖无复古希腊遗民。盖一服于罗马，再灭于
唯尼士，三灭于突厥，文字皆变灭，前人种频遭战乱，无复留余。
即有留余，不能保守，亦随人变灭而不能复认，盖耗丧尽矣，岂不
哀哉！

二六、补英国游记*

一九〇九年

吾于英游十年之间凡四矣，游稿累成，既乃复失，久懒补述。然而英者为宪法之先河，而欧土先创文明之大国也。其政俗所影响于大地者甚大，是岂可以已乎？乃略其琐文而补记其有关系之大者，不能复如前之详备也。

吾戊戌八月九日，乘英国重庆船到上海，将至口外三十里，则英总领事璧南遣工程局长濮兰德来船，持吾像访余，告以奉伪旨逮捕事，因出上海道交出之密旨，称吾进丸弑上已大行，即欲投海。濮兰德谓上存亡未知，不可死；上海已遍布罗网，不可入，英国已备轮船相救。乃扶绳梯而下船，英国乃调兵船护送至港。于港督署见其前兵部大臣子爵柏丽斯辉，慷慨以救上事自任，因约往伦敦。而日本宰相大隈伯电请游日本，乃从日本行。至己亥二月乃往英，道加拿大而至英伦。

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十日三时至利物浦，夜八时至伦敦。道斜滑覆车，伤吾胸，就近投客舍。柏丽斯辉遣其书记来谓，与吾大臣相见，不可居客舍之小者，因询费足否？请移居于其园，而先代租诗士大客舍一厅三室一浴室，费日百诗令，吾实力不逮，而以方有事，故不能不强支也。柏子殷勤相助，先是，柏子游日本、德、美，欲约三国合力助中国，皆未成。而柏子乃又进步党魁也，与当国之保守党不相能，保守党沙士勃雷方为相，吾约见之，

而沙士勃雷先惑于其党驻中国英使突纳乐之言，突纳乐不知中国内情，为荣禄所卖，于是柏丽斯辉之说不得行。及议院开议，保守党主不理中国事者多十四人，进步党员少，遂败。柏于深恨突纳乐，骂其出身于兵，不知政体，而怪沙相误听之也。吾以不得意遂行，五月，乘船复还加拿大，乃始开保皇会，以求人无权不如求之己也。此行以事等秦庭之哭，不及记游，事变而曲折甚多，有关于君国者事皆不成，亦不复喋喋也。

去英伦五年，至光绪三十年甲辰，游意、奥、瑞士、德、法，以六月八日复至伦敦。夜渡都华海，望见炮垒，灯火森列，海波浩渺，仅隔水八十里，如一衣带，晴明，两国壁垒可相见，而夜深灯火可相望也。以此八十里海，故产出种种非常异事，震动大地，开发文明，且以遥遥绝域数千年神圣之中国，亦赖此八十里紫澜以为之隐庇默护而不沦亡。噫！岂不异哉。倚楫中流，凭阑太息，素月半轮，波影相照。追思甯尔逊战破拿破仑而死时，此月亦相照也。令吾发思古之英情，生地势之异论焉。

今论者以英之强盛，政治之创美，工艺之先精，啧啧道之曰，此由条顿种人之强毅活泼好自由也。条顿盎格鲁种人能自治也。然德意志岂非条顿种之宗邦哉？萨逊岂非盎格鲁之本种哉？即至危弱之奥、德种人尚千余万，其他诺曼种人遍于欧北各国，何以立宪之政，工艺之精，不始于大陆诸国何哉？以此知谓条顿种之尤能自由自治者非也，盖英所以为立宪之先河，为工艺之先达，实以岛国不连于大陆故也。

昔罗马之政，文明仅在其三十里之京。意大利虽其本部，仅服戎出租，余则羁糜，而未开辟，如吾之蒙古、西藏等耳。自罗马解纽，峨特南侵，全欧大乱数百年，文化扫地，耗矣尽矣。沙立曼虽创业一统，而起自佛兰覬草昧之地，以兵力立国，如元、魏、辽、金、蒙古耳。既大封群臣以为部酋，而北人方为海盗，日作边警，

治本榛狉，未识文明。奥、法分裂，日寻干戈，上则有教皇为牵掣，下则有群侯与竞争，故千年以来大陆王侯惟有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以兵为国，不知政治。夫以兵为国者，奴隶其民，邱甲其赋，以严酷为政压抑其下，以戈甲为器无事美艺，其与立宪自由、通商惠工皆最相反者也。又以近世言之，条顿种人之正者莫如德意志，而德意志之主为普鲁士，而普鲁士极北，自其先王大威廉、大非猎累世以来穷兵黩武，东征西定，以有于今。自彼十八、十九纪开国以来，奥、法、俄大敌频窥累至，无少休息，以故用兵日精，屡耀其武，君权日盛，服从日甚，立宪自由之理何从而天降地出哉！且国大民多，亦无能产宪法者也。

德意志与法分裂后，实兼合德、奥、意三国之壤，地半全欧，在新旧教争时人民已三千万，故死者至有千八百万之多。当铁道未开之世，安得而聚集人民以大开议院哉？法虽尝召群英而公议政，然法之君权方且日涨一日，所以集议者，乃欲煦民为削侯之计，非开诚布公以为议会之谋，故迹愈类而去逾远也。惟意之唯尼士、佛罗链士诸市以商为国，真有民主宪法之生存。而瑞士二十二村、汉堡诸七十市府与之相应和，皆以弹丸入市国。上传雅典、腓尼基民主之政体，此则欧土环海为洲，港汊歧互，适于诸侯争乱，故得以别体争存，其伏流所发，乃为美洲新政体之基，而于大地万国立宪之本原，政治之先型，究不属焉。

惟英僻远，在西北之岛，立国千年，与大陆之会盟征伐渺不相接，其岛内之兵争，惟有苏格兰；其大陆之兵争，惟有法国，若与班、荷争，则远在其后矣。英以岛国习于水战，故其十三、四纪与法争者，几灭法国。而法虽有英主如路易十四、拿破仑，亦无如英何。路易十四且岁赂数十万金于英，以免其助邻兵也。故英之为国，自非初未开化之时，稍为大尼萨逊诺曼人所服，后垂千年，未尝有外国之兵能一破其都，而少瞞其国者，此与日本之

立国东亚正同。虽以蒙古混一亚洲之力，而范文虎十万之水师卒无如日本，何也？盖其所恃者，以海为池，以岛为城，故虽众无所用之也。是故以岛国之故，得从容自保，只有君臣之内争，而无外警之迫切，故贵族得以敌其君，民生得易以自由，其文化虽后，而与大陆近，得徐以取人之长，此其大原因也。以是原因，故有数果。条顿上世会议之俗，乃今我瑶、黎、侗通行之风，吾粤乡曲械斗之事，非足为贵异也。故一入沙立曼一统之国，而灭绝不行，惟其入于英也。七酋之时，人十数万，及威廉末造，当宋南渡时，全英人民仅百七十万耳。乃至康熙初，威廉第三入英时，人民不过五百万。夫其立国千年，人民不过吾一大县，而又有世爵大地主万数，以与其王相支柱。当威廉第二、显理第一之时，尚无法度、无刑例，故得设陪审人以证定而判罪。王仅有百余万众，战争频仍，奢侈无厌，则日求金于其下，而其下之贵族、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各有隶民。王不能直取于佃农也，必问于有地之诸侯大夫，诸侯大夫有地者既以万数，自必合力成党，而不任王之横征苛敛，故约翰之大宪章、显理之请愿书，乃势之自然也。假令此大宪章、请愿书在德、法也，敌战既多，君权日盛，即贵族有权间开议会，浸假而有选侯之立，选侯地位尊重，亦何异于英之国王乎！而议会断续无力，终不能与民权而成宪法者，则以国大民多，争乱相仍，断无权以下与于民，亦势之自然也。其在中国以经法为治，所以治君者亦有限制矣。明世台谏之伏阙力争，唐宋给事之驳还诏旨，明争大礼议致有空朝者，此其民权党力亦奚让于英之初开议会焉。徒以国大民多，君非有莫大之权不能治国，而文治既久，安平日多，君权益尊，此又势之自然也。故立宪之独出于英岛国后兴而民少一也。

英既地僻民少，贵族之权得与王相争，外患绝无，故得以其权分下，而又内乱相继，君一次为议院所去所立，即一次失权。自

红白玫瑰三十年之争，查理第一之弑、占士第二之逐，积渐而来，故成兹宪法，其间稍有强武之君，若咽活第一、第三，显理第三、第五、第八及女王以列沙伯，即复夺议院之权而行其专制矣。假令英国有若中国，法制早定，纲纪肃然，以立嫡为主，否则立继，世嫡早立，君臣分严，女子无立嗣立嫡之争，宗亲无柄政分藩之力，则试观宋明及国朝千年嗣位之变有几哉？嗣世无事，君位久安，乾纲益振，国事益定，民心亦寡思乱者。若是，则议会从何而得权，宪法如何而能立，即有一二强劲之夫，若哥克敢与王抗者，逐之囚之斯已矣。惟其本出草昧，未有政法，君位不定，争乱相仍，故议会以静制动，以治待乱，因得有其权，积数百年，体遂坚固，宪法永定，民权永伸，议院之制遂为万国师。是则以臭腐而化神奇，其与政法久定数千年之中国，乃为最相抵拒之反比例，无得而言者也。夫六朝之世，一国之君位数争，内乱频仍，则权落于大臣之手，而篡业成焉。以无贵族故也。春秋有贵族矣，凡争位而酿祸乱者。国人亦多立君杀君，若卫人立晋，莒人杀其君庶其。而周人流厉王于彘，周召以共和治国，此亦与英议会之逐弑其君，而别事拥立相同。然亦不能创成政体者，亦以政法已古，一成难变故也。故宪法之独出于英，以岛国草昧未有政化二也。

然大地之岛国多矣，何以不能成此政体乎？若西西里则地太小而不能久自立也；若锡兰则开化太久而政体早成也；若古巴、马达加斯加及南洋诸岛则不与有治化之大陆近，而无从开化也；惟日本三岛皆可自立，而又近于中华之大陆，宜有新政体出焉。然而不能产出者，则土地人民颇已广大，王者无劳贪求，亦无贵族合党，王室政体师法中国，亦少内乱，故政权之失落于权将，而亦无有议院之能产。假令大地各国能产此宪政者，然其国不当新旧教争、新地日辟、机器日盛之时，有汽舟、汽车、电线

以张之，亦不能推行于大地万国也。当彼十六纪时，大陆争教三十年，德国死者千八百万，民无所归，争托命于英，于是文学艺术之士咸集岛国矣。于是以列沙伯受而用之，而英之学艺骤兴，倍根之流乃出焉。荷兰侯威廉入主英国，乃挟荷兰之海军商船所历世争之班、葡者，尽以归英，于是英海力骤涨，奄有印度、南洋与北美、澳洲矣。法之大革命也，法之贵族、富家、学人、艺术无所归，争托命于英，佐治、彼得受而用之，于是英之富力才人大盛，而莫与京矣。夫英所以独得此者，以海岛之别有天地，而乱世人所乐托足也。赵江汉走蒙古而理学大开于元，朱舜水走日本而儒学大昌于德川，故英者以岛国安乐之故，为大陆之桃源，坐受而集其大成焉。故以拿破仑之强雄，几混一全欧之诸国矣。当其时，大陆各国无大无小，无强无弱，无智无愚，当之者靡，拒之者碎，而英遣肅尔逊、威灵顿一二偏师，当大陆锁港之淫威，乘班、葡破灭之凶焰，乃破众舰于海，擒猛虎于陆，波清尘息，欧土复平，则以此都华海八十里隔绝之功也。若使英土连于大陆，则向已并吞于路易十四矣。借不然者，区区三岛八百万人之小国，其能当拿破仑之鞭笞哉？英不能立，则拿破仑必一全欧，如是，则挟其全欧之土地、人民、财赋、兵力，与机器之日盛，新学之日兴，席卷全球，囊括东亚，自印度东来，从安南西入，海疆既压，水陆交侵。吾国在嘉道之间，闭关斲睡，文武恬嬉，虽草寇大呼，犹能乱十余省。一旦若拿破仑横天而下直，若葛爹之入墨西哥，秘沙路之入秘路，惊为天神，一鼓而亡矣，岂待庚戌洪秀全之内乱，庚子联军之入京哉？乃以连鸡之势，群雄不得逞，而留我以变法之从容。今吾神州赤县黄帝子孙犹得有保国保种之一日，则实赖英岛有此数十里之衣带水以保障之。然则此海也，近保英及诸欧，远之保大地各国，以及于远东数千年文明之万里中国，岂不异哉！区区海波，蒙作天幕，亘作长城，以保我人，叹息嗟异甚

矣！地势所关之大也。深思远怀，与月同光照，与海同浩瀚，未知百年渡海望月者，几人同此怀抱也。

夜十一时到伦敦，即与罗昌同入悉士佛大学，游数日，其详见英国学校图记。

十二日自悉士佛还伦敦，凡百二十余英里，汽车一时半可到。沿途小麦青青，红楼弥望。仍居诗士客舍。先是，过锡兰时，访英督卜公夫妇，卜公昔为港督，在己亥废立时，曾派警察二十人力保护我者。卜公乃为介绍数书致英之贵显者，至是，持卜公书访其姨公爵夫人。夫人以公爵之第，然亦甚小，与吾昔所访兵部大臣柏子爵之第相比，乃叹吾国京官之寒，亦不足异也。乃访《太吾士报》主笔□□，月报主笔□□，皆英之名士，主清议者也。又访其法部尚书噶夫人，噶夫人有文学盛名，主持女权，其婿为印度部尚书，一子及婿皆充议员，一门鼎盛。噶夫人豪谈善饮，厚意殷勤，延宴观剧，电车请游，介游各地，及见英之名宿焉。乃带游英及诸名胜海舰及银行焉。见故商部大臣□□，问吾识张伯伦否？吾问张君大名如何？君谓吾虽不同党，未见其长，彼有何才何功，其异党而不相能如此也。